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五二册目次

岳陽風土記一卷（宋）范致明撰 明嘉靖四十二年許𤩽刻本 〇〇一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十卷（宋）孟元老撰 元刻本 〇一九

六朝事迹編類二卷（宋）張敦頤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〇五〇

會稽三賦一卷（宋）王十朋撰 周世則 史鑄註 宋刻元修本 一一七

中吳紀聞六卷（宋）龔明之撰 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一四六

桂海虞衡志一卷（宋）范成大撰 明刻本 二二四

歲華紀麗譜一卷牋紙譜一卷蜀錦譜一卷（元）費著撰 清康熙顧氏秀野草堂刻閭丘辯囿本 二四四

吳中舊事一卷（元）陸友仁撰 明刻本 二五四

平江記事一卷 （元）高德基撰 明刻本 二六六
江漢叢談二卷 （明）陳士元撰 明萬曆刻歸雲外集本 二八一
益部談資三卷 （明）何宇度撰 明刻本 三〇八
顏山雜記四卷 （清）孫廷銓撰 清康熙十七年師儉堂刻孫文定公全集本 三二八
臺海使槎錄八卷 （清）黄叔璥撰 清乾隆刻本 四〇七
龍沙紀略一卷 （清）方式濟撰 清乾隆二十年桐城方氏刻述本堂詩集本 五一三
陳眉公訂正遊城南記一卷 （宋）張禮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五二九
佛國記一卷 （晉）釋法顯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五四五
真臘風土記一卷 （元）周達觀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五七一

岳陽風土記一卷

（宋）范致明撰

明嘉靖四十二年許嶽刻本

岳陽風土記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范致明撰。致明字晦叔，建安人。元符中登進士第。是編乃其以宣德郎爲監岳州商稅時所作。不分門目，隨事載記。書雖一卷，而於郡縣沿革、山川改易、古蹟存亡，考證特詳。如樂史太平寰宇記謂大江流入洞庭。致明則謂洞庭會江，江不入洞庭。惟荊江夏秋暴漲，乃逆泛而入，三五日即還，名曰翻流水。圖經以鄭王廟爲鄭德璘。致明則謂爲隋末鄭文秀，與董景珍同立蕭銑者。故其北又有董王廟。沈亞之湘中怨記岳陽樓聞氾人之歌。致明則核以地形，謂舟中之歌，樓上不聞。杜佑通典謂巴邱湖中有曹洲，即曹公爲吳所敗燒船處，在今縣南四十里。致明則謂今縣西但有曹公渡，考之地理，與周瑜曹操相遇處絕不相干。漢陽圖經謂赤壁即烏林。致明則謂曹操已至巴邱，則孫劉玄拒之於巴陵江夏間，所謂烏林，即烏黎口，不當在漢陽界。世傳華容爲章華臺。致明則謂舊臺在景陵界，華容隋縣，乃取古容城名之。酈道元水經注謂澧水會沅，然後入湖。致明則謂澧沅雖相通，而各自入湖。澧所入處名澧口，沅所入處名鼎江口。皆確有引據，異他地志之附會。其他軼聞逸事，亦頗資採擇，敘述尤爲雅潔，在宋人風土書中，可謂佳本矣。

嘉靖甲辰鐫

岳陽風土記

宋范晦叔先生著

重刻岳陽風土記序

昔之人以罪去國往往不獲善地其尤甚者則猩鼯之與群魑魅之與隣必令厭苦而思他徙而世有拓落之士達觀宇宙之表施施漫漫不以傪人屑意雖窮荒絕徼不憚搜剔剪刈之勞務以發露造化之秘以娛其耳目若柳子厚黃溪鈷鉧諸記鏞叙山水奇勝以謂酆鎬鄠杜有所不及至樂於夷而忘其故土及以其所記徵于今之吏来者皆稱湮滅不可考觀乃乃知當時固有所託以凝神而釋慮也假令子厚處善地其文或不能與山水爭奇勝而耳目之觀無不當意則又無俟于文以自娛者然則古今去國之臣蓋有幸不幸焉岳州自楚通中國之後其地當文明正治川形勢甲於天下余嘗登岳陽

史252-003

樓以南望衡湘北窺夢渚西覩巴峽東瞰鄂黄所謂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造化自然之秘不待搜剔剪刈而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雖善記者不能益其奇勝及詢其風土則有故宋范晦叔氏之記具在大都州民勤業而嗇出閭閻之需不仰給四方得自厭魚鮮而飲秫秫縉紳家無華屋文繡之侈爲奇伎淫巧者不輕鬻其境今

之稱善地者殆無逾此即叙遷者得之以爲幸剡去國之臣有厭苦而思他徙者哉昔范公以直道不容於朝出監酒税秩至眇耳然猶惓惓于風土之記則公之所自慰藉于岳陽者何如也同年少岷許君襄由水部郎陟觀察大夫嘗以其權專制一道與方伯連帥等顯矣竟遭讒黜廻旋一倅同時去國者多駸駸進復顯列而

君獨二年不調然每見君略無厭苦狀豈是邦風土故能療繫遷客而君之所以凝神而釋慮者抑自有在耶君爲人拓落而老善爲予厚之文然不肯輕吐一語以別自爲記惟取范本刊正以傳又知君不欲與山水爭奇勝乃屬予序之是歲癸亥立冬吳郡徐學謨書於江夏舟中

史252-004

岳陽風土記

宋宣德郎監岳州在城酒稅務范致明撰

明進士岳州府通判後唐許樾重梓

岳州南鄰蒼梧之野古三苗國地又爲麋子國春秋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麋即此地也戰國末屬楚羅子國秦并天下爲長沙郡漢因之以爲要扼之地置戍以鎮之建安中吳使魯肅將兵萬人屯駐於此吳錄云晉分長沙之邑爲巴陵等縣置建昌郡在巴陵今州即建昌郡也以陶侃鎮之後省入長沙至宋文帝又分其地置巴陵郡齊武帝永明二年封子子倫爲巴陵王遂爲巴陵王國子倫爲明帝所害梁武帝封齊明帝子保義爲巴陵王奉後以繼三恪元帝都荊州立巴陵郡武帝末湘東王遣陸法和等據亦亭湖即其地因以名之後平陳廢郡改爲巴陵縣煬帝元年改爲玉州又改爲羅州三年又改爲巴陵縣唐武德四年蕭銑道巴陵郡華容沅江及汨羅湘陰五縣六年改爲岳州省羅縣天寶元載改爲巴陵縣乾元元年復爲岳州至南唐遂爲周行逢所有隸武平軍

節度武平舊朗州今鼎州是也是時猶屬湖南皇朝下荊南始隸湖北

巴陵荊湖二流之合劉備既定蜀孫權往求荊州不得使魯肅以萬人屯之輿地誌云巴丘有大屯戍魯肅守之今郡城乃魯公所築也酈道元水經云巴陵山有湖水岸上有巴陵本吳之邸閣城也城郭殊隘迫所容不過數萬人而官舍民居在其內

州地客山高奎山隱伏不甚利土人而僑居多興葺者俗謂之扁擔州

皇朝岳州領巴陵華容臨湘平江沅江五縣元豐末鄂州通城縣隸岳州其後又以沅江隔湖割隸鼎州而通城復以還鄂今領四縣

岳州常賦之外與他州名額不同者茶籠竹箭蘇翎毛魚麴蘆蓆鐵葉窑籠

巴陵本下雋縣之丘漢書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按今在鄂州蒲圻縣界此其地耳水經所謂本吳之巴丘邸閣城也晉平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

蓋巴陵對長洲其洲南分湖浦東北屬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夾洲列閙亦謂之巴陵關江記言羿屠巴蛇於洞庭積其骨爲陵淮南子曰斬蛇於洞庭今巴蛇塚在州院廳側巍然而高草木叢翳張燕公有登巴丘望墨山之詩集有巴蛇廟在岳陽門內太守歐頴廢之

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寛闊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說除守此州每與才士登樓賦詩自爾名著其後太守於樓北百步復創樓名曰燕公樓

山海經言洞庭沅澧之交蕭湘之淵是爲九江之門按澧禺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爲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而東州據其上水經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右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到微湖世謂之麋湖西流注爲江謂之麋湖口左則澧水謂之武陵江凡此五水注爲洞庭北會爲大江名曰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渚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皆其地也

寰宇記云郡有青草洞庭巴丘二湖青草湖中有青草山冬春水落皆茂草也洞庭洞府之庭上有洞庭真君廟堂巴丘之名今不著青草湖在壘石山與洞庭相通其南羅水出焉故羅縣在其上其東汨水出焉下有潭謂之屈原潭屈原懷沙自溺之所忠潔侯三閭大夫廟在其上

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湧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混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還俗云水神

朝君山

岳陽井邑舊皆瀕江郡城西數百步屢年湖水齧今去城數十步即江岸父老相傳今江心舊闤闠也瀕江沙積地尚有稅緡甚重云祖來宅稅今不曾除陂北津舊去城角數百步今過近石嘴蓋荆江日嚙而南湘江日嚙而東也

江西沙洲舊長洲今名鱘魚嘴昔傳有異人云嘗生過岳陽樓即出狀元岳陽樓舊岸有港名駝鶴港商人泊船于此地勝千石載今已湮沒如平陸不復通

史252-006

舟尾過君山後湖一、留公館遷還岳陽見江西新生
湖六人洲中當有異人臨此皇祐二年英宗以團練
使領岳州及登寶位果符其説
岳陽樓上有呂先生留題云朝遊北越暮蒼梧袖裏
青蛇膽氣麄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今
不見舊本墨蹟但有刻石耳先生名岩字洞賓河中
府人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
州刺史先生海州出也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即有
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

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于市以混俗人莫之
識也慶曆中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坐事謫守岳陽一
日有刺謁云回巖客子京曰此呂洞賓也變易姓名
爾召坐置酒高談劇飲佯若不知者密令畫工傳其
狀貌既去來日使人復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夜
去矣留書以遺子京子京視之默然不知所言何事
也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
楚澤門即湘門舊羅城門也楚澤門經火不復完治
今但有遺址

灉湖在州南春冬水涸昔人謂之㴩湖水經謂之滃
湖秋夏水漲即渺瀰勝千石舟過關子鎮
灉湖諸山舊出茶謂之灉湖茶李肇所謂岳州灉湖
之含膏也唐人極重之見於篇什今人不甚種植惟
白鶴僧園有千餘本土地頗類此苑所出茶一歲不
過一二十兩土人謂之白鶴茶味極甘香非他處草
茶可比並茶園地色亦相類但土人不甚植爾
灉湖并唐人嘗稱甘水今荒穢不治汲者亦少當不
逮昔也

魯將軍廟在會泉門外乃魯肅廟也孫權使肅守巴
丘後人祀之
劉備既與肅畫湘為界遂築地烏沙鎮對壘在州北
六十里俗謂之金鬥劉備城
南樓陽公臺皆見岳陽詩家今並無遺跡可證或云
楚澤門舊南樓也今廢
孟浩然洞庭詩有波撼岳陽城蓋城據湖東北湖面
百里常多西南風夏秋水漲濤聲喧如萬鼓晝夜不
息激齧城岸歲常傾頹滕子京待制欲為偃虹隄以

史252-007

捍之計成而滕移郡後遂不果

江岸沙磧中有冶鐵數枚俗謂鐵枷重千斤古人鑄鐵如燕尾相向中有大竅徑尺許不知何用也或云以比壓勝辟蛟蜃之患或以爲可石疑其太重非舟入所能舉也或以爲植木其內編以爲栅以禦風濤皆不可知

龍興觀舊基在太平寺東舊有西閣爲登覽之勝見滕公詩咏皮日休陸龜蒙亦爲觀步之什今治平寺江路兩山間林木邃密故基存焉天禧中賜名天慶昔時觀名因而泯沒

白鶴老松古木精也李觀守賀州有道人陳某自云一百三十六歲因言及呂洞賓自近在南嶽見之呂云過岳陽日憩城南古松陰有人自杪而下來相揖曰某非山精木魅故能識先生幸先生哀憐呂因與丹一粒贈之以詩呂舉以示陳陳記其末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明日陳行留之不可後年餘李守岳陽因訪前事果城南有老松以問近寺僧曰先生舊題詩寺壁久已摧毀但能記其詩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爲亭松前曰過仙亭舊松枯槁今復鬱茂得非丹餌之力耶

蕭梁故將董景珍率鄭文秀共立蕭銑爲梁後乃封景珍爲晉王文秀爲楚王今北廟董王廟南廟鄭王也[illegible]以鄭王廟爲巴陵令鄭德隣者過洞庭君三行道祠耶然後[illegible]救夾舊傳者過江海今湖沉湮訛不復如昔

紫溪臺亦曰紫荆臺在灉湖上下有石高四尺曰紫溪石

南廟乃孝烈靈妃孝感侯廟秦武陵令羅君用因督鐵運溺水死其女挈弟尋父屍不獲遂相絕赴水死邦人哀而祀之謂之羅娘廟靈響赫著凡有舟楫往還祈之利涉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湖南馬殷承制列姊在左弟在右元豐中始賜今封岳人禱祠無虛日舊在烏龜渡南祀者以爲不便託言神意遂移今廟按李頻寄遠詩曰化石早曾聞節婦沉湘何必獨靈妃其意似與今聞差異

史252-008

重景巫鄭文秀師古論咸通役築羅城南今失其
處
崔魯有登岳陽懷雲夢亭夜登洞庭樓二詩今雲夢
洞庭亭遂莫知其處
太平寺在郡治後舊爲屈原宅蓋屈原放逐嘗寓此
廣教寺後唐天成二年置舊爲聖善寺故基昔呂雲卿遇
江州黃孝宇以爲岳洞庭諸洲即其地也
金雞石在巴陵驛舊步有金雞翔其上
剪刀池在郡城東北陽或云池中有剪刀高數尺其

岳陽風土記　九

甲容人往來上有識文善泅者常見之
靈妃廟有銅鼓元豐中永慶莊耕者得之圓口方耳
下有方竅皆古篆雲雷文色正青綠形製精巧非近
世所能爲也取置于寺太守李觀用番舊之說以爲
陸賈使南越嘗以銅鼓獻之于廟歲久失之意其必
此遂移置廟中方移置時護持不謹因誤墜損今已
不完或云聞初獲鼓時同獲銅鐸一枚以其完好遂
致禮部今藏秘書省鼓以墜壞遂留承慶寺李觀之
說似非其實

此亞之作湘中怨云歙有以爲在岳陽太守因上巳日
與家登岳陽樓下望鄂渚顧見汜人歌有所見歸
汜人歌曰溯青山兮江之湄泝湘波兮泉綠稱意奉
奉兮心莫舒舟中人亦歌非樓上之人所能辯
洞庭湖岸有石井二相去數百步俗號秦皇井其泉
甘美
鯿山湖本名㴩湖語說以其在洞庭之角故謂之角
子湖灉湖亦謂之鍋子湖楊行密以木籠鎖舟之地
或謂灉湖也旱歲苦水患民多重屋以居故謂之閣

岳陽風土記　十

子湖
湘州記云岳州有昭潭其下無底湘水最深處今岳
州無昭潭昭潭自爲潭州
閣子鎮有隄曰白荊堤石壁潭在其下亦謂之釣絲
潭其深莫測夏秋水漲一日之間或增或減土人以
爲龍出入此潭其間多蛟蜃爲行旅之患滕子京作
碑隄上戒往來者使陸行
啞潭在白荊隄側歲壞邦人方完築忽有大鯉魚躍
其中役夫殺而食之往往皆死然瀕江漁人不以魚

史252 009

之長大爲許不能制者皆謂之不知此又
何也
水經云湖水廣五百里日月出沒其中大抵湖上舟
行雖泝流而還順風帆之人力自旦及暮可行一百
里岳陽西到華容過大宂漢汴湖一日程又西到澧
江口鼎州江口皆通大宂汶亦從三日程南至沅江
過赤亭山鹿角日程又東至湘江過磊石青草湖兩
日程夏秋水漲其道如此冬春水落從港汊灘江道
回曲或遠或近雖無風濤之患而常苦滯閣

洞庭山之北宜春口出焉韓退之詩湖發宜春口即
此地也
鼓樓山上有石峰下瞰洞庭中容數千人群盜逋藏
之所後謂分金洞統制官巡捕後遂少衰息按水經
云洞庭鹿角山西有講亭戍萬石戍鹿湖口有金浦
戍然則屯兵捕盜舊矣
烏石山在州南所謂烏頭石也其地五山相峙亦名
五龍山下有港曰石墨港水中石如還磨然之可愈
喉腸壅熱之疾或云亦可代墨用

君山在洞庭湖中昔人有詩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
有山正謂此也夏秋水漲皆巨浸不可以陸行徃近
年冬深水落渡江有舁以遊上有廟曰淵德侯洞庭
君廟舊祠以爲湘君遂以爲二妃誤也上有野馬鬃
乃是韭菩之所謂爲歲久滋生山多古木少蔓夏秋
皆冬度多饑死故其數不尤廣
左以崇勝寺禮後異哥也有斤曰椰數并按靈姻傳
始言還湘廣將歸吳國無定處然則前人因
事關文後人遂以爲實此亦好事者之過也

荆州記言君山上有道通吳之苞山今太湖亦有洞
庭山亦潜通君山故得名耶山後響沙頗足聽之有
靡鄉善長言君山有石穴潜通吳之苞山
郭景純謂巴陵是湘君所遊處故曰君山湘州記言
秦皇欲入湘觀衡山遇風濤漂溺到此山而免因號
君山或言秦皇遣風於此問博士曰湘君何神曰堯
女舜妃也神遊洞庭之湖出入多風雨秦皇大怒乃
赭其山漢武帝亦發卒以射蛟郡國志洞庭山院堯
女居之內有君山然則君山洞庭之分耳博物志云

史252 010

君山即洞庭之山堯之二女居之長曰湘君次曰湘夫人今黃陵廟二妃廟也

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即不死為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欒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君山虎洞石宂夏秋水漲即沒春冬水落即露朝廷嘗遣使投龍于此歲旱郡人往往祈禱焉

君山東對艑山山多竹兩山相去數十里廻峙相望孤影若浮湘人以吳船為艑山形類之故以名山上有塔曰啞女塔舊傳有商女祟病至此忽能言指其上可置塔與家為之置塔因以名焉

通典州郡錄云巴丘湖中有曹洲即曹公為吳所敗燒船處在今縣南四十里按縣西有曹公渡考之地理與周瑜曹公相遇處絕不相干不知何所據而言也

楊濟岸在荊江舊大湖也水經云江中有觀濟濟東有大洲洲東分為爵洲南對湘江口分觀濟口徐師港在三江口北三十里爵洲在三江口南四十里又曰湘山逼于巴丘北謂之射獵磯江浦之右岸在城陵山山有故侯景港乃侯景泊舟師之所

雲夢澤寰宇記曰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土丘半出杜預所謂雲夢藪巴丘湖是也酈道元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藪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然則夾江南北皆其地也

麋子東西兩城春秋時楚昭王奔隨王使王孫由於城麋

永慶寺在山頂有井水泉清澈僧齊己詩云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還

楓橋堡有古塚歲久傾圮耕者得磚上有文曰大唐秦公之塋皇家因不可發縣令秦光亨為封完之

諸邑僧寺大小百區多五代所建太平興國五年皆始改賜寺額者乾明寺舊永慶寺也昔謂之新開寺雪竇語錄所謂新開者乾明祖師也

岳陽舊隸武安軍日有天策府牒丁兒楚興寺科
率帖開運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文字係書吏入補典
禮副驛使官簽書官柱國攝察處官王天府學士鎮
南軍節度判內諸司馬武穆亦自係天策府將軍江
南諸道都統尚書令楚王衙後書押蓋五代時藩鎮
行移有餘紙即郡縣曹縣令長皆稱老祥符已後始
書王官稱有稱天策府知客元監州發運使序衙在
發運之下監州㩀乎通判職發運使並藩鎮轉輸之
官耳亦恐是監州之類已上簽書官稱乃開運二年
帖也

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搖扇蛙鳴似夏鳥鳴似
春濃雲踈星震雷暴雨如中州六七月間
湖江水退漁人於沙磧得箭鏃甚多形製不一貴銅
爲之歲有得十數者足以見前代爭戰之衝也
岳州北濒江州郡氣候尤熱夏月南風則鬱蒸特甚
蓋湖南千里無山多得日色故少陰涼之氣也居民
每至夏秋多病痢瘧皆暑濕所致也
洞庭湖中舊有蚌其大如牛脊深夜側立一放來風

往來煙波間中吐白珠與月相射漁者百端取之終
莫可得近久不見
岳州夏秋水漲即生飛蛾皎白而飛夜見明即投至
不可燃燭雖樽俎之間須臾稱滿久之投水中俗
謂天蛾
[illegible]人稱蜃蛤亦有等得之者以是屑米少許澄清
之[illegible]食之無異
江湖大而肥圓者多數漁人以爲蜃自云網中得鰣
無魚可貢十年前土人亦不甚食近差珍貴

岳人以兔爲地神無敢獵取者
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鴉無敢弋者穿堂入庖廚略
不畏人林果實未熟耗啄已半故土人未嘗見成實
之果半生半熟採之
湖湘間賓客燕集供魚清羹則衆皆退如中州之水
飲也
馬援征諸溪蠻病死壺頭山民思之所到處祠廟具
存至今婦人皆用方素蒙首屈兩角繫腦後云爲伏
波將軍持服禹門澧之民率皆如此巴陵江西反無容

閩或以竹筒貯俗已久不可頓革閉其戶則曰去之
則皆惡其患頭疼身不知天色異自發風寒也雖六
風俗然用方素蒙首郡邑亦自當禁止
江西婦人尚有男裝以新婦重往往力勝男子或
[illegible]縧綸[illegible]之上以帛為帶交結胷前後
[illegible]作也而自以為禮服其事
蓋[illegible]所結人畏其咸不敢輙去因
以成俗至今江西草容之民猶間如此男子亦然
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贅生女反致[illegible]居然男

子為其婦家承門戶不憚勞苦不復以為恥俗之移人
有如此者
荊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
之歌場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占卜
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親族不相視病而鄰里往往
問勞之謂親戚視之則傳染鄰里則否死者多不埋
葬或暴露風日或置之木杪謂之死喪伴葬多舉樂
飲酒
鄂岳之民生子計產授口有餘則殺之大抵類閩俗

湖湘間南風三月或陵塘穀水[illegible]城門[illegible]土人謂之
南馬杓
湖中有[illegible]多為風濤所[illegible]以為龍神
[illegible]人[illegible]亦然近日[illegible]少驚恐
[illegible]皆陵[illegible]一夕風色便
[illegible]所[illegible]境湖上漁人[illegible]沒者云洞
庭湖[illegible]深不過數十尺[illegible]口水深一二
尺窮冬湖[illegible]水已退[illegible]江湖[illegible]在徒涉處得
魚數百斤者[illegible]荊江魚重不過數十斤

岳陽之民歲暮取江水一斗歲旦取江水一斗較其
輕重則知其年水勢高下云重則水大輕則水小甚
驗
江上漁人取江豚家深水落視其絕沒處布網圍而
取之無不獲或用鉤鉤者鉤中喉吻雖上綸亦不敢
或掛牙齒間則隨上下推人所制略不[illegible]然至腥
臭不可近惟取脂油以供燃照上人間有能食者
江上漁人取巨魚以兩舟夾江以一人持綸[illegible]一
綸繫其兩端度江所宜[illegible]中[illegible]有大

秤鉤背個連每鉤相去一二尺鉤盡處各縈黑絲
一尺形如錐以候水勢深淺繩上綴以五寸許正鉤
布於水則繩浮往來牽挽以待魚行至取之謂之䌙鉤
魚聽此而下每中魚則振其絲急則縱緩則收
二三日待其力困然後引而取之至有相逐數日
者甚至大魚皆可鉤綸用一百二十絲成魚至
大者須用舊鉤以環稍綸投副鉤助之亦須熟人
得心應於手也
巴陵府舊傳臨江仙一闋滕子京所作其詞曰湖
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
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
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華容漢孱陵縣也或曰漢武陵縣地吳太皇帝分孱
陵縣地於今縣東二里置安南縣或曰劉景升所置
宋志爲晉武帝分江安縣立也隋平陳改安南爲華
容縣屬羅州取古容城名之世傳爲章華臺非也古
章華在景陵界今監利縣離湖上與今邑相近耳大
業三年以州爲巴陵郡十年移縣於今地垂拱二年

以犯武氏諱改爲容城縣神龍元年又改爲華容縣
華容地皆面湖夏秋霖潦秋水時至建寧南堤决即
被水患中民之產不過五十緡多以舟爲居處隨水
上下漁舟爲業者十之四五所至爲市謂之潭戶其
它則湖耕而已
岳陽今呂祠巖北有石字洞內大皇雞門之左右有一
神像頗奇所謂的見龍也觀其精巧非常人所能
形容其奇異觀者往往驗之以爲異其實者
京中盛如此者何也詳有八年春二月既望審察曰
亢西北邊上有倒書謝仙火字入木分寸字畫遒勁
人莫之測慶曆六年滕子京令摹而刻之問零陵何
氏女仙而之何仙姑者乃曰謝仙火雷部大神也兄
弟二人各長三尺形質如玉好以鐵筆書字其字向
下當以身等驗之皆然東南樞亦有謝仙二字遍江
柱歲久不知何也其後摹刻岳陽樓上元豐二年岳
陽樓火土木碑碣悉爲煨燼惟此三字曾無少損至
今尚存謝仙火與歐陽永叔所記大同小異永叔
說恐得之傳聞耳

史252-014

懸山舊名玄石山[illegible]懸于卓於玄石步于焉

洞庭

大雲寺雲母泉李群玉詩序云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之南有大雲寺寺倚松嶺之下有雲母泉泉出石穴流入於湖輪于夾發源如乳大旱不絕灌溉輪里皆取之玄墨山西北至石門二十里間盡生雲母石隱迤路燦煌如列星又有寶慈觀乃張真人遠[illegible]飛昇之所殿宇並其衣冠俗謂之衣冠塚丹竈遺跡尚在

仙廬峯在石臼下因岩石爲之

方臺山在縣南荊南志雲山出雲母土人採之先候雲所出處在其下掘之無不大變有長五尺者可以爲屛風當擂時有聲即粗惡也

錫子洲洞庭記云此洲之間常苦蛟患昔荊佽飛將大附渡江蛟夾船飛入水斬蛟而去今廟在洲上

赤亭湖本赤湖梁太清六年湘東王遣胡僧祐陸法和誅侯景將任約於此爲亭因名焉

紫港湖在縣西今曰私港夏秋水漲與赤沙湖會北通于江今曰鵜池南通于湖水經謂之決口

御池在湖南出對岸有墓大者

赤沙湖在縣南夏秋水漲與洞庭共通杜甫道林岳麓詩所謂燹角轉入赤沙湖也

水經云澧水上承武陵縣澧水王仲宣曰悠悠澧浦下會赤沙湖東南注于沅水謂之澧口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注云洞庭湖之澧口江時此澧水會于沅然後入湖也今澧沅雖相通然澧水注于洞庭謂之澧口沅水注于洞庭謂之鼎江口豈歲月之久遂變遷至此耶

禹山上有禹廟

石佛山在縣北石堆成佛像衣服皆具

平江本漢羅縣後分長沙爲漢昌縣孫權於縣立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改爲吳昌縣隋平陳省於湘陰縣唐神龍三年又改爲昌江縣以界內昌江名之嘗採傳令錄每後唐改平江其民善鬬訟有犯輙竄他界公事比之巴陵諸邑數倍

幕阜山洞天天寶中改名昌江山幕阜山記曰山有

史252 015

石壁刻銘上言禹治水登此山高於平地一千八百丈周五百里二十四氣福德之鄉洪水之災居其上可以度世又有列仙之寶壇場在其側傍有竹両本脩翠猗然隨風拂拂其上有池水甚澄潔時有二魚游泳其中有葛仙翁煉丹井藥臼尚存山無穢草惟杞與芳芎之屬有石山產如丹珠絕頂有石田數十畝塍渠隱然非人力所能爲地絕高險莫能上有僧園曰長慶有宮曰玉清訪衆徒亦云鳥道斷絕不可登覓左黃龍右鳳凰皆在山麓也

梅仙山在幕阜山之麓層巒疊嶂望之極葱翠子眞舊隱也有井曰子眞丹井有水出焉謂之梅仙水

連雲在幕阜之南峭拔萬丈常有雲氣覆其上有吳眞人煉丹壇下有石壁廣數丈昔有田先生隱焉曰田翁巖

香爐山品在縣東下有老子祠上有丹壇丹竈有池歲旱祈禱有感有許旌陽試劍石

龍隱洞在縣西北有影如繪畫望之鱗角皆具

汨水出豫章界與純水合純水在縣南三十步

石瀨廟乃關羽廟荆州記云石瀨下有小灘灘水駛激關羽南征嘗憩此因名羽灘今廟亦以此名之隨軍土地三軍廟助順廟圖經皆以爲關羽拜呂蒙行軍所置

平江有李材甫墳在九峯劉光謙墳塔在長慶陳希烈墳塔在惠泉院善墳在芭蕉徐安貞墳塔在下臺今無遺跡但長慶有劉光謙繪像

王文正公嘗宰平江令宅舊爲山魈所據前令不復敢居一日吏或夢見其告者曰宰相至吾當避之如有影響相率而去已而文正下車處正寢無復驚動前知公之貴也治平與攸邑人爲立生祠至今尚存

臨湘縣本巴陵汝地唐泰清年置王朝場以便人戶輸納至淳化五年陞爲縣治至道二年改曰臨湘

鴨欄磯建昌侯孫慮鬥鴨之所陸遜嘗諫止之與白螺山相望

象骨山山海經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謂之象骨港

烏石山仙隱嵓洞深數里有芝山石乳烏藥之屬

烏黎口即烏林也鄉舊老云吳黃蓋敗魏武於烏林即其地也太平寰宇記引通典州郡錄云曹州即曹公為吳所敗燒船處又云今鄂州蒲圻縣赤壁山即曹公敗處按三國志劉表卒其子琮代襄陽劉備屯樊口琮降曹曹公恐備先據江陵遣精騎急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數十騎走趨漢津濟沔到夏口曹公進軍江陵得劉琮水軍船數十萬自江陵上巴丘遂及赤壁孫權遣周瑜水軍數萬與備併力逆之曹公泊船江北岸瑜部將黃蓋詐降戰艦千艘因風放火曹公大敗從華容道步歸退保南郡備瑜等復追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以自徑北歸夏口今漢陽軍也而漢陽郡圖經云赤壁亦名烏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漢陽縣西八十里皆誤也曹公既縱江陵水軍沿流已至巴丘則劉備在夏口孫權周瑜與備併力逆曹公自當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漢陽圖經併俗說皆謬也

岳陽雖水鄉絕難得蓴菜惟臨湘東尊湖間有之

龍窖山在縣東南接鄂州崇陽縣雷家洞石門洞山

極深遠其間居民謂之鳥鄉語言侏離以耕畬為業非市鹽茶不入城市邑亦無貢賦蓋山猺人也

岳州自元正獻歲鄰里以飲宴相慶至十二日罷謂其日為雲開節春社後遇好天色往往相繼上山中州人所謂拜掃也至寒食而止四月八日取羊桐葉漸米為飯以祀神及先祖瀕江諸廟皆有船四月中擇日下水擊畫鼓集人歌以櫂之至端午罷其實競渡也而以為禳災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際設神盛以祀神為酒肉以犒櫂鼓者或為草船泛之謂之送瘟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可種竹齊民要術所謂竹醉日也

岳陽風土記

建安范致明晦叔宋元符進士第二人仕至次
對嘗謫監岳州酒稅務撰岳陽風土記一卷紹
興中刻于郡淳熙再刻今其本皆不存乃予得
其本于鄉大夫石泉老人胥柳州家因爲校其
舛譌時方轄郡寮參取證焉同寅袁司理汝中
請復付梓夫風謂風氣也强弱本地靈之剛柔
土謂水土也殊異稼人情之漸染夫岳陽山川

岳陽風土記　衣戶

藪壤猶昔而風氣俗習乃又有不同矣故變通
因乎時損益視之政應感係乎人微哉神乎故
曰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可
從者深然則風土記之由作也是記括蒼葉子
奇氏亦嘗有更定本刻仍以范本存舊也
嘉靖甲辰春三月吉嘉禾陸珦識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五月十八日　心泉讀一過

史252-018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録十卷

（宋）孟元老撰

元刻本

東京夢華錄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孟元老撰。元老始末未詳。蓋北宋舊人、於南渡之後追憶汴京繁盛、而作此書也。自都城坊市節序風俗、及當時典禮儀衛、靡不賅載、雖不過識小之流、而朝章國制、頗錯出其間。核其所紀、與宋志頗有異同。如宋志南郊儀注、郊前三日、但云齋於大慶殿、太廟及青城齋宮。而是書載車駕宿大慶殿儀、駕宿太廟奉神主出室儀、駕詣青城齋宮儀、委曲詳盡。又如郊畢解嚴、宋志但云御宣德門肆赦。而是書載下赦儀、亦極周至。又行禮儀注、宋志有皇帝初登壇上香與玉幣儀、既降盥洗。再登壇然後初獻、而是書奏請駕登壇卽初獻、無上香獻玉帛儀。又太祝讀冊、宋志列在初獻時。是書初獻之後再登壇、始稱讀祝。亦小有參差。如此之類皆可以互相考證、訂史氏之譌舛。固不僅歲時宴賞、士女奢華、徒以侶悵舊游、流傳佳話者矣。

宋刊東京夢華錄十卷

高麗女史吳孝媛

夢華錄序

僕從先人宦游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於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公主下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創建明堂冶鑄則立成鼎鼐觀妓籍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看變化則舉子唱名武人換授僕數十年爛賞疊遊莫知厭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妄生不然僕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為可惜謹省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覩當時之盛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錄然以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經從處得之於人不無遺闕倘遇鄉黨宿德補綴周備不勝幸甚此錄語言鄙俚不以文飾者蓋欲上下通曉爾觀者幸詳焉紹興丁卯歲除日幽蘭居士孟元老序

史252 021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目錄

卷第一
東都外城　舊京城
河道　大內
內諸司　外諸司
卷第二
御街　宣德樓前省府宮宇
朱雀門外街巷　州橋夜市
東角樓街巷　潘樓東街巷
酒樓　飲食果子
卷第三
馬行街北諸醫鋪　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
大內前州橋東街巷　相國寺內萬姓交易
寺東門街巷　上清宮
馬行街鋪席　般載雜賣
都市錢陌　雇覓人力
防火　天曉諸人入市
諸色雜賣
卷第四
軍頭目　皇太子納妃
公主出降　皇后出乘輿
雜賃　修整雜貨及齋僧請道
筵會假賃　會仙酒樓
食店　肉行
餅店　魚行
卷第五
民俗　京瓦伎藝
娶婦　育子

卷第六
正月　元旦朝會
立春　元宵
十四日駕幸五嶽觀　十五日駕詣上清宮
十六日　收燈都人出城探春
卷第七
清明節　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
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
駕幸瓊林苑　駕幸寶津樓宴殿
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
駕詣射殿射弓　池苑內縱人關撲遊戲
駕回儀衛
卷第八
四月八日　端午
六月　是月巷陌雜賣
七夕　中元節
立秋　秋社
中秋　重陽
卷第九
十月一日　天寧節
入內上壽　立冬
卷第十
冬至　大禮預教車象
車駕宿大慶殿　駕行儀衛
駕宿太廟奉神主出室　駕詣青城齋宮
駕詣郊壇行禮　郊畢駕回
下赦　駕還擇日詣諸宮行謝
十二月　除夕

東都外城

東都外城，方圓四十餘里。城壕曰護龍河，闊十餘丈，濠之內外，皆植楊柳，粉牆朱戶，禁人往來。城門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唯南薰門、新鄭門、新宋門、封丘門皆直門兩重，蓋此係四正門，皆留御路故也。新城南壁，其門有三：正南門曰南薰門；城南一邊，東南則陳州門，傍有蔡河水門；西南則戴樓門，傍亦有蔡河水門。蔡河正名惠民河，為通蔡州故也。東城一邊，其門有四：東南曰東水門，乃汴河下流水門也，其門跨河，有鐵裹窗門，遇夜如閘垂下水面，兩岸各有門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夾岸百餘丈；次則曰新宋門；次曰新曹門；又次曰東北水門，乃五丈河之水門也。西城一邊，其門有四：從南曰新鄭門；次曰西水門，汴河上水門也；次曰萬勝門；又次曰固子門；又次曰西北水門，乃金水河水門也。北城一邊，其門有四：從東曰陳橋門（乃大遼人使驛路），次曰封丘門（北郊御路），次曰新酸棗門，次曰衛州門（諸門名皆俗呼，其正名如西水門曰利澤，鄭門本順天門，固子門本金耀門）。新城每百步設馬面、戰棚，密置女頭，旦暮修整，望之聳然。城裏牙道，各植榆柳成陰。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庫，貯守禦之器，有廣固兵士二十指揮，每日修造泥飾，專有京城所提總其事。

舊京城

舊京城方圓約二十里許。南壁其門有三：正南曰朱雀門，左曰保康門，右曰新門。東壁其門有三：從南汴河南岸角門子，河北岸曰舊宋門，次曰舊曹門。西壁其門有三：從南曰舊鄭門，次汴河北岸角門子，次曰梁門。北壁其門有三：從東曰舊封丘門，次曰景龍門（乃大內城角寶籙宮前也），次曰金水門。

河道

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繚繞自東南陳州門出。河上有橋十一。自陳州門裏曰觀橋（在五岳觀後門），從北次曰宣泰橋，次曰雲騎橋，次曰橫橋子，次曰高橋，次曰西保康門橋，次曰龍津橋（正對內前），次曰新橋，次曰太平橋，次曰糶麥橋，次曰第一座橋，次曰宜男橋，出戴樓門外曰四里橋。中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東去至泗州，入淮，運東南之糧，凡東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給焉。自東水門外七里至西水門外，河上有橋十三。從東水門外七里，曰虹橋，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飾以丹雘，宛如飛虹，其上下土橋亦如之。次曰順成倉橋。入水門裏曰便橋，次曰下土橋，次曰上土橋，投西角子門曰相國寺橋，次曰州橋（正名天漢橋），正對於大內御街。其橋與相國寺橋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過。其柱皆青石為之，石梁石筍楯欄，近橋兩岸，皆石壁，雕鐫海馬水獸飛雲之狀，橋下密排石柱，蓋車駕御路也。州橋之北岸御路，東西兩闕，樓觀對聳。橋之西有方淺船二隻，頭置巨幹鐵鎗數條，岸上有鐵索三條，遇夜絞上水面，蓋防遺火舟船矣。西去曰浚儀橋，次曰興國寺橋（亦名馬軍衙橋），次曰太師府橋（蔡相宅前），次曰金梁橋，次曰西浮橋（舊以船為之橋，今皆用木石造矣），次曰西水門便橋。門外曰橫橋。東北曰五丈河，來自濟鄆，般挽京東路糧斛入京城，自新曹門北入京。河上有橋五：東去曰小橫橋，次曰廣備橋，次曰蔡市橋，次曰青暉橋、染院橋。西北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水築堤，從汴河上用木槽架過，從西北水門入京城，夾牆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浦矣。河上有橋三：曰白虎橋、橫橋、五王宮橋之類。又曹門小河子橋曰念佛橋，蓋內諸司輦官親事官之類，軍營皆在曹門，侵晨上直，有數千在橋上念經求化，得其名矣。

大內

大內正門宣德樓列五門門皆金釘朱漆壁皆磚石間甃鐫鏤龍鳳飛雲之狀莫非雕甍畫棟峻桷層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樓朱欄彩檻下列兩闕亭相對悉用朱紅杈子入宣德樓正門乃大慶殿庭設兩樓如寺院鐘樓上有太史局保章正測驗刻漏逐時刻執牙牌奏每遇大禮車駕齋宿及正朔朝會於此殿殿外左右橫門曰左右長慶門內城南壁有門三座係大朝會趨朝路宣德樓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左掖門裏乃明堂右掖門裏西去乃天章寶文等閣宮城至北廊約百餘丈入門東去街北廊乃樞密院次中書省次都堂（宰相朝退治事於此）次門下省次大慶殿外廊橫門北去百餘步又一橫門每日宰執趨朝此處下馬餘侍從臺諫於第一橫門下馬行至文德殿入第二橫門東廊大慶殿東偏門西廊中書門下後省次修國史院次南向小角門正對文德殿（常朝殿也）殿前東西大街東出東華門西出西華門近裏又兩門相對左右嘉肅門也南去左右銀臺門自東華門裏皇太子宮入嘉肅門街南大慶殿後門東西上閤門街北宣祐門南北大街西廊面東曰凝暉殿乃通會通門入禁中矣殿相對東廊門樓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廚殿上常列禁衛兩重時刻提警出入甚嚴近裏皆近侍中貴殿之外皆知省御藥幕次快行親從官輦官車子院黃院子內諸司兵士祗候宣喚及宮禁買賣進貢皆由此入唯此浩穰諸司人自賣飲食珍奇之物市井之間未有也每遇早晚進膳自殿中省對凝暉殿禁衛成列約攔不得過往省門上有一人呼喝謂之撥食家次有紫衣裹腳子向後曲折幞頭者謂之院子家托一合用黃繡龍合衣籠罩左手攜一紅羅繡手巾進入約十餘合繼托金瓜合二十餘面進入非時取喚謂之泛索宣祐門外西去紫宸殿（正朔受朝於此）次曰文德殿（常朝所御）次曰垂拱殿

殿曰皇儀殿次曰集英殿（宴殿）後殿曰崇政殿保和殿內書閣曰睿思殿後門曰拱宸門東華門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在此凡飲食時新花果魚蝦鱉蟹鶉兔脯臘金玉珍玩衣著無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數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隨索目下便有之其歲時果瓜蔬茹新上市並茄瓠之類新出每對可直三五十千諸閤分爭以貴價取之

內諸司

內諸司皆在禁中如學士院皇城司四方館客省東西上閤門通進司內弓劍鎗甲軍器等庫翰林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省內藏庫奉宸庫景福殿庫延福宮殿中省六尚局（尚食尚醞尚藥尚衣尚舍尚輦）諸閤分內香藥庫後苑作翰林書藝局醫官局天章等閣明堂頒朔布政府

外諸司

外諸司左右金吾街仗司法酒庫內酒坊牛羊司乳酪院儀鸞司車輅院供奉庫雜物庫雜賣務東西作坊萬全修內司文思院上下界綾錦院文繡院軍器所上下竹木務箔場車營致遠務騾務駝坊象院作坊物料庫東西窯務內外物庫油醋庫京城守具所鞍轡庫養馬曰左右騏驥院天駟十監河南北十炭場四熟藥局內外柴炭庫軍頭引見司架子營推貨務都茶場大宗正司左藏大觀元豐宣和等庫編估局打套所諸米麥等自州東虹橋元豐倉順成倉東水門裏廣濟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國廣盈萬盈永豐濟遠等倉陳州門裏麥倉子州北夾門山五丈河諸倉約共有五十餘所日有支納下卸即有下卸指揮兵士支遣即有袋家每人肩兩石布袋遇有支遣倉前成市近新城有草場二十餘所每遇冬月諸鄉納粟稈草牛車闐塞道路車尾相銜數千萬量不絕場

史252-024

內墀積如山諸軍打請營在州北即往州南倉不許雇人
般擔並要親自肩來 祖宗之法也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一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二

御街

坊巷御街自宣德樓一直南去約闊二百餘步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於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杈子裏有磚石甃砌御溝水兩道宣和間盡植蓮荷近岸植桃李梨杏雜花相間春夏之間望之如繡

宣和樓前省府宮宇

宣德樓前左南廊對左掖門為明堂頒朔布政府秘書省右廊南對右掖門近東則兩府八位西則尚書省御街大內前南去左則景靈東宮右則西宮近南大晟府次曰太常寺州橋曲轉大街面南曰左藏庫近東鄭太宰宅青魚市內行景靈東宮南門大街以東南則唐家金銀鋪溫州

漆器什物鋪大相國寺直至十三間樓舊宋門自大內西廊南去即景靈西宮南曲對即報慈寺街都進奏院百鍾圓藥鋪至浚儀橋大街西宮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橋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驛（大遼人使驛也）相對梁家珠子鋪餘皆賣時行紙畫花果鋪席至浚儀橋之西即開封府御街一直南去過州橋兩邊皆居民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至朱雀門街西過橋即投西大街謂之麴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樓子後有臺都人謂之臺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戶銀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街北薛家分茶羊飯熟羊肉鋪向西去皆妓館舍都人謂之院街御廊西即鹿家包子餘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藥鋪居民

朱雀門外街巷

出朱雀門東壁亦人家東去大街麥稭巷狀元樓餘皆妓

史252-025

館至保康門街其御街東朱雀門外西通新門瓦子以南殺猪巷亦妓館以南東西兩教坊餘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過龍津橋南去路心又設朱漆杈子如內前東劉廉訪宅以南太學國子監過太學又有橫街乃太學南門街南熟藥惠民南局以南五里許皆民居又東去橫大街乃五嶽觀後門大街約半里許乃看街亭尋常車駕行幸登亭觀馬騎於此東至貢院什物庫禮部貢院車營務草場街南葆真宮直至蔡河雲騎橋御街至南薰門裏街西五嶽觀最為雄壯自西門東去觀橋宣泰橋柳陰牙道約五里許內有中太一宮佑神觀街南明麗殿奉靈園九成宮內安頓九鼎近東即迎祥池夾岸垂楊菰蒲蓮荷鳧雁遊泳其間橋亭臺榭棊布相峙唯每歲清明日放萬姓燒香遊觀一日龍津橋南西壁鄧樞密宅以南武學巷內曲子張宅武成王廟以南張家油餅明節皇后宅西去大街曰大巷口又西曰清風樓酒店都人夏月多乘涼於此以西老鴉巷口軍器所直接第一座橋自大巷口南去延真觀延接四方道民於此以南西去小巷口三學院西去直抵宜男橋小巷南去即南薰門其門尋常士庶殯葬車輿皆不得經由此門而出謂正與大內相對唯民間所宰猪須從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萬數止十數人驅逐無有亂行者

州橋夜市

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爊肉乾脯王樓前貛兒野狐肉脯雞梅家鹿家鵝鴨雞兔肚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每箇不過十五文曹家從食至朱雀門旋煎羊白腸鮓脯𤋳凍魚頭薑豉剿子抹臟紅絲批切羊頭辣腳子薑辣蘿蔔夏月麻腐雞皮麻飲細粉素簽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兒生淹水木瓜藥木瓜雞頭穰沙糖綠豆甘草冰雪涼水荔枝膏廣芥瓜兒鹹菜杏片梅子薑萵苣笋芥辣瓜兒細料餶飿兒香糖果子間道糖荔枝越梅鋸刀紫蘇膏金絲黨梅香棖元皆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盤兔旋炙猪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鱠煎夾子猪臟之類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

東角樓街巷

自宣德東去東角樓乃皇城東南角也十字街南去薑行高頭街北去從紗行至東華門街晨暉門寶籙宮直至舊酸棗門最是鋪席要鬧宣和間展夾城牙道矣東去乃潘樓街街南曰鷹店只下販鷹鶻客餘皆真珠疋帛香藥鋪席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綵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以東街北曰潘樓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至平明羊頭肚肺赤白腰子妳房肚胘鶉兔鳩鴿野味螃蟹蛤蜊之類訖方有諸手作人上市買賣零碎作料飯後飲食上市如酥蜜食棗䭔澄沙團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類向晚賣何婁頭面冠梳領抹珍玩動使之類東去則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自丁先現王團子張七聖輩後來可有人於此作場瓦中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潘樓東街巷

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裹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以東街北趙十萬宅街南中山正店東榆林巷西榆林巷北鄭皇后宅東曲首向北墻畔單將軍廟乃單雄信墓也上有棗樹世傳乃

史252-026

梁棗家鬆芽生長成街又謂之棗家子巷又投東則舊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遊喫茶於彼又李生菜小兒藥鋪仇防禦藥鋪出舊曹門朱家橋瓦子下橋南斜街北斜街內有泰山廟兩街有妓館橋頭人煙市井不下州南以東牛行街下馬劉家藥鋪看牛樓酒店亦有妓館一直抵新城自土市子南去鐵屑樓酒店皇建院街得勝橋鄭家油餅店動二十餘爐直南抵太廟街高陽正店夜市尤盛土市北去乃馬行街也人煙浩鬧先至十字街曰鵓鴿市向東曰東雞兒巷向西曰西雞兒巷皆妓館所居近北街曰楊樓街東曰莊樓今改作和樂樓樓下乃賣馬市也近北曰任店今改作欣樂樓對門馬鐺家羹店

酒樓

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綵樓歡門唯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閤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北去楊樓以北穿馬行街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小貨行通雞兒巷妓館大貨行通牋紙店白礬樓後改為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初開數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夜則於瓦隴中皆置蓮燈一盞內西樓後來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州東宋門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樓藥張四店班樓金梁橋下劉樓曹門蠻王家乳酪張家州北八仙樓戴樓門張八家園宅正店鄭門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靈宮東牆長慶樓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餘皆謂之腳店賣貴細下酒迎接中貴飲食則第一白廚州西安州巷張秀以次保康門李慶家東雞兒巷郭廚鄭皇后宅後宋廚曹門甎筒李家寺東骰子李家黃胖家九橋門街市酒店綵樓相對繡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後來景靈宮東牆下長慶樓尤盛

飲食果子

凡店內賣下酒廚子謂之茶飯量酒博士至店中小兒子皆通謂之大伯更有街坊婦人腰繫青花布手巾綰危髻為酒客換湯斟酒俗謂之焌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子弟少年輩飲酒近前小心供過使令買物命妓取送錢物之類謂之閑漢又有向前換湯斟酒歌唱或獻果子香藥之類客散得錢謂之廝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些小錢物贈之而去謂之劄客亦謂之打酒坐又有賣藥或果實蘿蔔之類不問酒客買與不買散與坐客然後得錢謂之撒暫如此處處有之唯州橋炭張家乳

酪張家不放前項人入店亦不賣下酒唯以好淹藏菜蔬賣一色好酒所謂茶飯者乃百味羹頭羹新法鵪子羹三脆羹二色腰子蝦蕈雞蕈渾砲等羹旋索粉玉棋子群仙羹假河魨白渫齏貨鱖魚假元魚決明兜子決明湯齏肉醋托胎襯腸沙魚兩熟紫蘇魚假蛤蜊白肉夾面子茸割肉胡餅湯骨頭乳炊羊肫羊鬧廳羊角[illegible][illegible]子鵝鴨排蒸荔枝腰子還元腰子燒臆子入爐細項蓮花鴨簽酒炙肚胘虛汁垂絲羊頭入爐羊羊頭簽鵝鴨簽雞簽盤兔炒兔蔥潑兔假野狐金絲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鵪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渫蟹洗手蟹之類逐時旋行索喚不許一味有闕或別呼索變造下酒亦即時供應又有外來托賣炙雞燠鴨羊腳子點羊頭脆筋巴子薑蝦酒蟹獐巴鹿脯從食蒸作海鮮時果旋切萵苣生菜西京筍又有小兒子著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挾白磁缸子賣

鮮菜。又有托小盤賣乾果子，乃旋炒銀杏、栗子、河北鵝梨、梨條、梨乾、梨肉、膠棗、棗圈、桃圈、核桃肉、牙棗、海紅、嘉慶子、林檎旋、烏李、李子旋、櫻桃煎、西京雨梨、夫梨、甘棠梨、鳳栖梨、鎮府濁梨、河陰石榴、河陽查子、查條、沙苑榲桲、回馬孛萄、西川乳糖、獅子糖、霜蜂兒、橄欖、溫柑、綿棖金橘、龍眼、荔枝、召白藕、甘蔗、漉梨、林檎乾、枝頭乾、芭蕉乾、人面子、巴覽子、榛子、榧子、蝦具之類。諸般蜜煎、香藥果子罐子、黨梅、柿膏兒、香藥、小元兒、小臈茶、鵬沙元之類。更外賣軟羊諸色包子，猪羊荷包、燒肉乾脯、玉板鮓、鈀鮓片、醬之類。其餘小酒店亦賣下酒，如煎魚、鴨子、炒雞兔、煎燠肉、梅汁、血羹、粉羹之類，每分不過十五錢。諸酒店必有廳院，廊廡掩映，排列小閤子，吊窗花竹，各垂簾幙，命妓歌笑，各得穩便。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二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三

馬行街北諸醫鋪

馬行北去，乃小貨行時樓、大骨傳藥鋪，直抵正係舊封丘門。兩行金紫醫官藥鋪，如杜金鉤家、曹家獨勝元、山水李家口齒咽喉藥、石魚兒班防禦、銀孩兒柏郎中家醫小兒、大鞋任家產科。其餘香藥鋪席、官員宅舍，不欲遍記。夜市比州橋又盛百倍，車馬闐擁，不可駐足，都人謂之裏頭。

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

大內西去右掖門、祆廟，直南浚儀橋。街西尚書省東門，至省前橫街，南即御史臺。西即郊社。省南門正對開封府後牆。省西門謂之西曲子，曲史家瓠羹、萬家饅頭，在京第一。次曰吳起廟。出巷乃大內西角樓大街，西去踊路街。南太平興國寺後門，北對啓聖院街，以西殿前司相對清風樓、無比客店、張戴花洗面藥、國太丞張老兒金龜兒、醜婆婆

藥鋪、唐家酒店，直至梁門，正名閶闔。出梁門西去，街北建隆觀，觀內東廊于道士賣齒藥，都人用之。街南蔡太師宅，西去州西瓦子，南自汴河岸，北抵梁門大街，亞其裏瓦，約一里有餘。過街北即舊宜城樓。近西去金梁橋街、西大街荆筐兒藥鋪、棗王家金銀鋪，近北巷口熟藥惠民西局，西去甕市子，乃開封府刑人之所也。西去蓋防禦藥鋪、大佛寺、都亭西驛，相對京城守具所。自甕市子北去大街、班樓酒店。以北大三橋子，至白虎橋，直北即衛州門。

大內前州橋東街巷

大內前州橋之東，臨汴河大街，曰相國寺，有橋平正如州橋，與保康門相對。橋西賈家瓠羹、孫好手饅頭，近南即保康門潘家黃耆圓。延寧宮禁，女道士觀，人罕得入。街西保康門瓦子，東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級皆於此安泊。近東四聖觀、襪袎巷，以東城角定力院，內有朱梁高

史252 028

出保康門外新建三尸廟德安公廟南至橫街西去通御街曰麥稭巷口以南大學東門水櫃街余家染店以南街東法雲寺又西去橫街張駙馬宅寺西佑神觀後門

相國寺內萬姓交易

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大三門上皆是飛禽貓犬之類珍禽奇獸無所不有第三門皆動用什物庭中設綵幙露屋義鋪賣蒲合簟席屏幃洗漱鞍轡弓劍時果臘脯之類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趙文秀筆及潘谷墨占定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幞頭帽子特髻冠子絛線之類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後廊皆日者貨術傳神之類寺三門閣上并資聖門各有金銅鑄羅漢五百尊佛牙等凡有齋供皆取旨方開三門左右有兩瓶琉璃塔寺內有智海惠林寶梵河沙東西塔院乃出

角院舍各有住持僧官每遇齋會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雖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辦大殿兩廊皆國朝名公筆跡左壁畫熾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戲右壁佛降鬼子母揭盂殿庭供獻樂部馬隊之類大殿朵廊皆壁隱樓殿人物莫非精妙

寺東門街巷

寺東門大街皆是幞頭腰帶書籍冠朵鋪席丁家素茶寺南即錄事巷妓館繡巷皆師姑繡作居住北即小甜水巷巷內南食店甚盛妓館亦多向北李慶糟薑鋪直北出景靈宮東門前又向北曲東稅務街高頭街姜行後巷乃脂皮畫曲妓館南北講堂巷孫殿丞藥鋪靴店出界身北巷口宋家生藥鋪鋪中兩壁皆李成所畫山水[illegible]門大街[illegible]西曰[illegible]

[illegible]門正店向北入[illegible]曰車輅院南曰第二甜水巷以東審計院以東桐樹子韓家直抵太廟前門南往[illegible]第一條甜水巷也太廟北入榆林巷通曹門大街[illegible]也

上清宮

上清宮在新宋門裏街北以西茆山下院醴泉觀在東水門裏觀音院在舊宋門後太廟南門景德寺在上清宮背寺前有桃花洞皆妓館開寶寺在舊封丘門外斜街子內有二十四院惟仁王院最盛天清寺在州北清暉橋興德院在金水門外長生宮在庾家巷顯寧寺在炭場巷北婆臺寺在陳州門裏兜率寺在紅門道地踴佛寺在州西草場巷街南十方靜因院在州西油醋巷[illegible]院在第三條甜水巷福田院在舊曹門外報恩寺在鹽巷太和宮女道士在州西洪橋子大街洞元觀女道士在班樓北瑤華宮在金水門外萬壽觀在舊酸棗門外十王宮前

馬行街鋪席

馬行北去舊封丘門外祆廟斜街州北瓦子新封丘門大街兩邊民戶鋪席外餘諸班直軍營相對至門約十里餘其餘坊巷院落縱橫萬數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市井經紀之家往往只於市店旋買飲食不置家蔬北食則礬樓前李四家段家爊物石逢巴子南食則寺橋金家九曲子周家最為屈指夜市直至三更盡纔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尋常四梢遠靜去處夜市亦有燋酸豏豬胰胡餅和菜餅獾兒野狐肉果木翹羹灌腸香糖果子之類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剿子薑豉抹臟紅絲水晶膾煎肝臟蛤蜊螃蟹胡桃澤州餳奇豆鵝梨石榴查子榅桲糍糕團子鹽豉湯之類至三更方有提瓶賣茶者蓋都人公私榮幹夜深方歸也

般載雜賣

東京般載車大者曰太平上有箱無蓋箱如构欄而平板壁前出兩木長二三尺許駕車人在中間兩手扶捉鞭綏駕之前列騾或驢二十餘前後作兩行或牛五七頭拽之車兩輪與箱齊後有兩斜木脚拖夜中間懸一鐵鈴行即有聲使遠來者車相避仍於車後繫驢騾二頭遇下峻險橋路以鞭謊之使倒坐綞車令緩行也可載數十石官中車惟用驢差小耳其次有平頭車亦如太平車而小兩輪前出長木作轅木梢橫一木以獨牛在轅內項負橫木人在一邊以手牽牛鼻繩駕之酒正店多以此載酒梢桶矣梢桶如長水桶面安駁口每梢三斗許一貫五百文又有宅眷坐車子與平頭車大抵相似但樓作蓋及前後有构欄門垂簾又有獨輪車前後二人把駕兩旁兩人扶拐前有驢拽謂之串車以不用耳子轉輪也般載竹木瓦石但無前轅止一人或兩人推之此車往往賣糕及餻糜之類人用不中載物也平盤兩輪謂之浪子車唯用人拽又有載巨石大木只有短梯盤而無輪謂之癡車皆省人力也又有駝騾驢馱子或皮或竹為之如方匾竹筥兩搭背上斛㪷則用布袋馱之

都市錢陌

都市錢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魚肉菜七十二陌金銀七十四珠珍雇婢妮買虫蟻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短長使用

雇覓人力

凡雇覓人力幹當人酒食作匠之類各有行老供雇覓女使即有引至牙人

防火

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

及領公事又於高處磚砌盖望火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屯駐軍百餘人及有救火家事大小桶洒麻搭斧鋸梯子火叉大索鐵猫之類每遇有遺火去處則有馬軍奔報馬步軍殿前三衙開封府各領軍級汲水撲滅不勞百姓

天曉諸人入市

每日交五更諸寺院行者打鐵牌木魚循門報曉各分地分日間求化趨朝入市之人聞此而起諸行門店多點灯燭沽賣每分錢不過二十文并湯藥者直至天明殺猪羊人擔及拖車上市動即百數如果木亦集朱雀門外為之果子行紙畫兒亦在彼處行販不絕用太平車或驢馬馱之入城貨賣更有御街州橋至南內前趁朝賣藥及飲食者吟叫百端

諸色雜賣

若養馬則有兩人日供切草養犬供餳糖養猫供食小魚鰍路釘鉸箍桶修整動使釘鞋刷腰帶修幞頭帽子補䩉角冠子日打香印者沿街市賣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及有使漆打釵鐶大斧斫柴有洗鑊淘井者舉意皆在或軍營傳放樂人就坊巷引小兒婦女觀看街市賣如宅舍宮院前則有就門買賣有諸般物件惟小居民每日賣蒸梨棗黃糕麋宿蒸餅牙豆之類官差人在城收置出入照管也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三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四

軍頭司

軍頭司每旬休按閱内等子相撲手劒棒手格鬬諸軍營列
前指揮使直在禁中有左右班内殿直散員散都頭散直散
指揮御龍左右直係打御從物御龍骨朵子直弓箭直弩直
習馭直騎御馬鈞容直招箭班金鎗班銀鎗班殿侍諸軍
東西五班常入祗候每日教閱野戰每遇諸路解到武藝
人對御格鬬天武捧日龍衛神衛各二十指揮謂之上四
軍不出戍驍騎雲騎拱聖龍猛龍騎各十指揮殿前司步
軍司有虎翼各二十指揮虎翼水軍宣武各十五指揮神
勇廣勇各十指揮飛山林子弩雄武廣固等指揮諸司則
宣效六軍武肅武和街道司諸司諸軍指揮動以百數諸
宫觀宅院各有請衛廂軍禁軍剩員十指揮其餘工匠修
内司八作司廣固作坊後苑作坊書藝局綾錦院文繡院

内酒坊法酒庫牛羊司油醋庫儀鸞司翰林司喝探武嚴
營官亭子院皇城官親從官親事官上下宫皇城黃皂院
子孫除各有指揮記省不盡

皇太子納妃

皇太子納妃鹵部儀仗宴樂儀衛妃乘厭翟車車上設紫
色團蓋四柱維幕四垂大帶四馬駕之

公主出降

公主出降亦設儀仗行幕步障水路凡親王公主出則有之皆
係街道司兵級數十人各執掃具鍍金銀水桶前導洒之
名曰水路用檐床數百鋪設房卧並紫衫卷脚幞頭天武
官擡舁又有宫嬪數十皆真珠釵插吊朵玲瓏簇羅頭面
紅羅銷金袍帔乘馬雙控雙搭青蓋前導謂之短鐙前後
用紅羅銷金掌扇遮簇乘金銅檐子覆以剪椶朱紅梁脊
上列滲金銅鑄雲鳳花朵檐子約高五尺許深八尺闊四
尺許内容六人四維垂繍額珠簾白藤間花匣箱之外兩壁
出欄檻皆縷金花裝雕木人物神仙出隊兩竿十二人竿
前後皆設緑絲條金魚勾子勾定

皇后出乘輿

皇太后皇后出乘者謂之輿比檐子稍增廣花樣皆龍前
後檐皆剪椶儀仗與駕出相似而少仍無駕頭警蹕耳士
庶家與貴家婚嫁亦乘檐子只無脊上銅鳳花朵左右兩軍
自有假賃所在以至從人衫帽衣服從物俱可賃不須借措餘
命婦王宫士庶通乘坐車子如檐子樣製亦可容六人前
後有小勾欄底下軸貫兩挾朱輪前出長轅約七八尺獨
牛駕之亦可假賃

雜賃

若凶事出殯自上而下凶肆各有體例如方相車轝結絡
彩帛皆有定價不須勞力尋常出街市幹事稍似路遠倦

行逐坊巷橋市自有假賃鞍馬者不過百錢

修整雜貨及齋僧請道

倘欲修整屋宇泥補牆壁生辰忌日欲設齋僧尼道士即
早辰橋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謂之雜貨工匠以至雜作
人夫道士僧人羅立會聚候人請喚謂之羅齋竹木作料
亦有鋪席磚瓦泥匠隨手即就

筵會假賃

凡民間吉凶筵會椅卓陳設器皿合盤酒檐動使之類自
有茶酒司管賃喫食下酒自有廚司以至托盤下請書安
排坐次尊前執事歌說勸酒謂之白席人總謂之四司人
欲就園館亭榭寺院遊賞命客之類舉意便辦亦各有地
分承攬排備自有則例亦不敢過越取錢雖百十分廳館
整肅主人只出錢而已不用費力

會仙酒樓

史252 031

如州東仁和店新門裏會仙樓正店常有百十分廳館動使各各足備不尚少闕一件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盌遂亦用銀盂之類其果子菜蔬無非精潔若別要下酒即使人外買軟羊龜背大小骨諸色包子玉板鮓生削巴子瓜薑之類

食店

大凡食店大者謂之分茶則有頭羹石髓羹白肉胡餅軟羊大小骨角炙犒腰子石肚羹入爐羊罨生軟羊麵桐皮麵薑潑刀回刀冷淘棊子寄爐麵飯之類吃全茶饒齏頭羹更有川飯店則有插肉麵大燠麵大小抹肉淘煎燠肉雜煎事件生熟燒飯更有南食店魚兜子桐皮熟膾麵煎魚飯又有瓠羹店門前以枋木及花樣沓結縛如山棚上

掛成邊豬羊相間三二十邊近裏門面窗戶皆朱綠裝飾謂之歡門每店各有廳院東西廊稱呼坐次客坐則一人執箸紙遍問坐客都人侈縱百端呼索或熱或冷或溫或整或絕冷精澆膘澆之類人人索喚不同行菜得之近局次立從頭唱念報與局內當局者謂之鐺頭又曰著案訖須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馱疊約二十碗散下盡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錯一有差錯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罵或罰工價甚者逐之吾輩入店則用一等琉璃淺棱碗謂之碧碗亦謂之造羹菜蔬精細謂之造齏每碗十文麵與肉相停謂之合羹又有單羹乃半箇也舊只用匙今皆用筯矣更有插肉撥刀炒羊細物料棊子餛飩店及有素分茶如寺院齋食也又有菜麵胡蝶虀餶飿及賣隨飯荷包白飯旋切細料餶飿兒瓜虀蘿蔔之類

肉行

坊巷橋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從便索喚闊切片批細抹頓刀之類至晚即有燠爆熟食上市凡買物不上數錢得者是數

餅店

凡餅店有油餅店有胡餅店若油餅店即賣蒸餅糖餅裝合引盤之類胡餅店即賣門油菊花寬焦側厚油碢髓餅新樣滿麻每案用三五人捍劑卓花入爐自五更卓案之聲遠近相聞唯武成王廟前海州張家皇建院前鄭家最盛每家有五十餘爐

魚行

賣生魚則用淺抱桶以柳葉間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賣每日早惟新鄭門西水門萬勝門如此生魚有數千擔入門冬月即黃河諸遠處客魚來謂之車魚每斤不上一百文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四

民俗

凡百所賣飲食之人，裝鮮淨盤合器皿，車檐動使，奇巧可愛，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賣藥賣卦，皆具冠帶。至於乞丐者，亦有規格，稍似懈怠，衆所不容。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着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加之人情高誼，若見外方之人為都人凌欺，衆必救護之。或見軍鋪收領到鬬爭公事，橫身勸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無憚也。或有從外新來隣左居住，則相借借動使，獻遣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隣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其正酒店戶，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只就店呼酒而已，銀器供送，亦復如是。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衆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不欲繁碎。

京瓦伎藝

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嘌唱弟子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教坊減罷并溫習張翠蓋、張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稱心等；般雜劇杖頭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頭回小雜劇，差晚看不及矣；懸絲傀儡張金線、李外寧；藥發傀儡張臻妙、溫奴哥、真個強、沒勃臍；小掉刀、筋骨、上索、雜手伎渾身眼、李宗正、張哥；毬杖踢弄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王顏喜、蓋中寶、劉名廣；散樂張真奴；舞旋楊望京；小兒相撲、雜劇、掉刀、蠻牌董十五、趙七、曹保義、朱婆兒、沒困駝、風僧哥、俎六姐；影戲丁儀、瘦吉等，弄喬影戲；劉百禽，弄蟲蟻；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毛詳、霍伯醜，商謎；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說諢話；劉喬、河北子、帛遂、胡牛兒、達眼五、重明喬、駱駝兒、李敦等，雜班；外入孫三神鬼；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鈞容直，每遇旬休按樂，亦許人觀看。每遇內宴前一月，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習隊舞，作樂雜劇節次。

娶婦

凡娶媳婦，先起草帖子，兩家允許，然後起細帖子，序三代名諱，議親人有服親、田產、官職之類。次檐許口酒，以絡盛酒瓶，裝以大花八朵，羅絹生色或銀勝八枚，又以花紅繳檐上，謂之繳檐紅，與女家。女家以淡水二瓶，活魚三五箇，箸一雙，悉送在元酒瓶內，謂之回魚箸。或下小定、大定，或相媳婦與不相。若相媳婦，即男家親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釵子插冠中，謂之插釵子；或不入意，即留一兩端綵段，與之壓驚，則此親不諧矣。其媒人有數等，上等戴蓋頭，着紫背子，說官親宮院恩澤；中等戴冠子，黃包髻，背子，或只繫裙，手把青涼傘兒，皆兩人同行。下定了，即旦望媒人傳語。遇節序，即以節物頭面羊酒之類追女家，隨家豐儉。女家多回巧作之類。次下財禮，次報成結日子，次過大禮。先一日，或是日早，下催妝冠帔花粉，女家回公裳花幞頭之類。前一日，女家先來掛帳，鋪設房臥，謂之鋪房。女家親人有茶酒利市之類。至迎娶日，兒家以車子或花檐子發迎客，引至女家門，女家管待迎客，與之綵段，作樂催妝上車。檐從人未肯起，炒咬利市，謂之起檐子，與了然後行。迎客先回至兒家門，從人及兒家人乞覓利市錢物花紅等，謂之

夢華卷之五

史252-033

新婦下車子有陰陽人執斗內盛穀豆錢菓草節等咒祝望門而撒小兒輩爭拾之謂之撒穀豆俗云厭青羊等殺神也新人下車檐踏青布條或氈席不得踏地一人捧鏡倒行引新人跨鞍驀草及秤上過入門於一室內當中懸帳謂之坐虛帳或只徑入房中坐於床上亦謂之坐富貴其送女客急三盞而退謂之走送眾客就筵三盞之後婿具公裳花勝簇面於中堂升一榻上置椅子謂之高坐先媒氏請次姨氏或妗氏請各斟一盃飲之次丈母請方下坐新人門額用綵一段碎裂其下橫抹掛之婿入房即眾爭撕小片而去謂之利市繳門婿於床前請新婦出二家各出綵段綰一同心謂之牽巾男掛於笏女搭於手男倒行出面皆相向至家廟前參拜畢女復倒行扶入房講拜男女各爭先後對拜畢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婦女以金錢綵菓散擲謂之撒帳男左女右留少頭髮二家出疋段釵子木梳頭須之類謂之合髻然後用兩盞以綵結連之互飲一盞謂之交盃飲訖擲盞并花冠子於床下盞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則眾喜賀然後掩帳訖宮院中出參謝諸親復就坐飲酒散後次日五更用一卓盛鏡臺鏡子於其上望上展拜謂之新婦拜堂次拜尊長親戚各有綵段巧作鞋枕等為獻謂之賞賀尊長則復換一疋段謂之答賀婿往參婦家謂之拜門有力能趣辦次日即往謂之復面拜門不然三日七日皆可賞賀亦如女家之禮酒散女家具鼓吹從物迎婿還家三日女家送綵段油蜜蒸餅謂之蜜和油蒸餅其女家來作會謂之煖女七日則取女歸或送綵段頭面與之謂之洗頭一月則大會相慶謂之滿月自此以後禮數簡矣

育子

凡孕婦入月於初一日父母家以銀盆或𩈀或綵畫盆盛粟稈一束上以錦繡或生色帕複蓋之上插花朵及通草帖羅五男二女花樣用盤合裝送饅頭謂之分痛并作眠羊臥鹿羊生菓實取其眠臥之義并牙兒衣物繃藉等謂之催生就蓐分娩訖人爭送粟米炭醋之類三日落臍灸顖七日謂之一臘至滿月則生色及繃繡錢貴富家金銀犀玉為之并菓子大展洗兒會親賓盛集煎香湯於盆中下菓子綵錢葱蒜等用數丈綵繞之名曰圍盆以釵子攪水謂之攪盆觀者各撒錢於水中謂之添盆盆中棗子直立者婦人爭取食之以為生男之徵浴兒畢落胎髮遍謝坐客抱牙兒入他人房謂之移窠生子百日置會謂之百晬至來歲生日謂之周晬羅列盤琖於地盛菓木飲食官誥筆研筭秤等經卷針線應用之物觀其所先拈者以為徵兆謂之試晬此小兒之盛禮也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五

史252-031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六

正月

正月一日年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士庶自早互相慶賀。坊巷以食物動使菓實柴炭之類歌叫關撲。如馬行潘樓街，州東宋門外，州西梁門外踊路，州北封丘門外，及州南一帶，皆結綵棚，鋪陳冠梳、珠翠、頭面、衣着、花朵、領抹、靴鞋、玩好之類，間列舞場歌館，車馬交馳。向晚貴家婦女縱賞關賭，入場觀看，入市店飲宴，慣習成風，不相笑訝。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小民雖貧者，亦須新潔衣服，把酒相酬爾。

元旦朝會

正旦大朝會，車駕坐大慶殿，有介冑長大人四人立于殿角，謂之鎮殿將軍。諸國使人入賀。殿庭列法駕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諸路舉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量冠、白袍、青緣。諸州進奏吏各執方物入獻。諸國使人，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帶，如漢服。大使拜則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著右肩為一拜；副使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樣製服、緋窄袍、金蹀躞、吊敦背，叉手展拜。高麗與南番交州使人並如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疋帛纏頭，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氈笠、金絲戰袍、束帶，并妻男同來，乘駱駝，氈兜銅鐸入貢。三佛齊皆瘦脊纏頭，緋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番，皆椎髻烏氈，并如僧人，禮拜入見，旋賜漢裝錦襖之類。更有真臘、大理、大石等國，有時來朝貢。其大遼使人在都亭驛，夏國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紇、于闐在禮賓院，諸番國在瞻雲館或懷遠驛。唯大遼、高麗就館賜宴。大遼使人朝見訖，翌日詣大相國寺燒香，次日詣南御苑射弓，朝廷旋選能射武臣伴射，就彼賜宴。三節人皆與馬并招箭班十餘於架子前，使人多用弩子射，一裹無脚小幞頭子、錦襖子，遼人踏開弩子，舞旋搭箭過與使人，彼窺得端正，止令使人發牙。例本朝伴射用弓箭，中的則賜閑裝銀鞍馬、衣著、金銀器物有差。伴射得捷，京師市井兒遮路爭獻口號，觀者如堵。翌日人使朝辭。朝退，內前燈山已上綵，其速如神。

立春

立春前一日，開封府進春牛入禁中鞭春。開封、祥符兩縣置春牛於府前。至日絕早，府僚打春，如方州儀。府前左右百姓賣小春牛，往往花裝欄坐，上列百戲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獻遺。春日，宰執親王百官皆賜金銀幡勝，入賀訖，戴歸私第。

元宵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擊丸蹴踘，踏索上竿。趙野人倒喫冷淘。張九哥吞鐵劍。李外寧藥法傀儡。小健兒吐五色水、旋燒泥丸子。大特落灰藥榾柮兒雜劇。溫大頭、小曹嵇琴。党千簫管。孫四燒煉藥方。王十二作劇術。鄒遇、田地廣雜扮。蘇十、孟宣築毬。尹常賣五代史。劉百禽蟲蟻。楊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蟻。其餘賣藥、賣卦、沙書地謎，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辭出門，燈山上綵，金碧相射，錦繡交輝。面北悉以綵結山沓，上皆畫神仙故事，或坊市賣藥賣卦之人。橫列三門，各有綵結金書大牌，中曰都門道，左右曰左右禁衛之門，上有大牌曰宣和與民同樂。綵山左右以綵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於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用轆轤絞水上燈山尖高處，用木櫃貯之，逐時放下如

史252-035

布狀又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自燈山至宣德門樓橫大街約百餘丈用棘刺圍遶謂之棘盆內設兩長竿高數十丈以繒綵結束紙糊百戲人物懸於竿上風動宛若飛仙內設樂棚差衙前樂人作樂雜戲并左右軍百戲在其中駕坐一時呈拽宣德樓上皆垂黃緣簾中一位乃御座用黃羅設一綵棚御龍直執黃蓋掌扇列於簾外兩朵樓各掛燈毬一枚約方圓丈餘內燃椽燭簾內亦作樂宮嬪嬉笑之聲下聞於外樓下用枋木壘成露臺一所綵結欄檻兩邊皆禁衛排立錦袍幞頭簪賜花執骨朵子面此樂棚教坊鈞容直露臺弟子更互雜劇近門亦有內等子班直排立萬姓皆在露臺下觀看樂人時引萬姓山呼

十四日車駕幸五嶽觀

正月十四日車駕幸五嶽觀迎祥池有對御謂賜羣臣宴也至晚還內圍子親從官皆頂毬頭大帽簪花紅錦團荅戲獅子衫金鍍天王腰帶數重骨朵天武官皆頂雙卷脚幞頭紫上大搭天鵝結帶寬衫殿前班頂兩脚屈曲向後花裝幞頭著緋青紫三色撚金線結帶望仙花袍跨弓劍乘馬一扎鞍轡纓紼前導御龍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頭著紅方勝錦襖子看帶束帶執御從物如金交椅唾盂水罐果壘掌扇纓紼之類御椅子皆黃羅珠蹙背座則親從官執之諸班直皆幞頭錦襖束帶每常駕出有紅紗帖金燭籠二百對元宵加以琉璃玉柱掌扇燈快行家各執紅紗珠絡燈籠駕將至則圍子數重外有一人捧月樣兀子錦覆於馬上天武官十餘人簇擁扶策喝曰看駕頭次有吏部小使臣百餘皆公裳執珠絡毬杖乘馬聽喚近侍餘官皆服紫緋綠公服三衙太尉知閤御帶羅列前導兩省宰執皆

選諸軍膂力者著錦襖頂帽握拳顧望有高聲者捶之流血教坊鈞容直樂部前引駕後諸班直馬隊作樂駕後圍子外左則宰執侍從右則親王宗室南班官駕近則列橫門十餘人擊鞭駕後有曲柄小紅繡傘亦殿侍執之於馬上駕入燈山御輦院人員輦前唱隨竿媚來御輦團轉一遭倒行觀燈山謂之鵪鶉旋又謂之踏五花兒則輦官有喝賜矣駕登宣德樓遊人奔赴露臺下

十五日駕詣上清宮

十五日詣上清宮亦有對御至晚回內

十六日

十六日車駕不出自進早膳訖登門樂作捲簾御座臨軒宣萬姓先到門下者猶得瞻見天表小帽紅袍獨卓子左右近侍簾外傘扇執事之人須臾下簾則樂作縱萬姓遊賞兩朵樓相對左樓相對鄆王以次綵棚幕次右樓相對

蔡太師以次執政戚里幕次時復自樓上有金鳳飛下諸幕次宣賜不輟諸幕次中家妓競奏新聲與山棚露臺上下樂聲鼎沸西條樓下開封尹彈壓幕次羅列罪人滿前時復決遣以警愚民樓上時傳口敕特令放罪於是華燈寶炬月色花光霏霧融融動燭遠近至三鼓樓上以小紅紗燈毬緣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車駕還內矣須臾聞樓外擊鞭之聲則山樓上下燈燭數十萬盞一時滅矣於是貴家車馬自內前鱗切悉南去遊相國寺寺之大殿前設樂棚諸軍作樂兩廊有詩牌燈云天碧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照樓臺并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之詩貝燈以木牌為之雕鏤成字以紗絹冪之於內密燃其燈相次排定亦可愛賞資聖閣前安頓佛牙設以水燈皆係宰執戚里貴近占設看位最要鬧九子母殿及東西塔院惠林智海寶梵競陳燈燭光彩爭華直至達旦其餘宮觀寺院皆放

詣遊燒香如開寶景德大佛寺等處皆有樂棚作樂燃燈
惟禁宮觀寺院不設燈燭矣次則葆真宮有玉柱玉簾窗
隔燈諸坊巷馬行諸香藥鋪席茶坊酒肆燈燭各出新奇
就中蓮華王家香鋪燈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場打花鈸弄
椎鼓遊人無不駐足諸門皆有官中樂棚萬街千巷盡皆
繁盛浩鬧每一坊巷口無樂棚去處多設小影戲棚子以
防本坊遊人小兒相失以引聚之殿前班在禁中右掖門
裏則相對右掖門設一樂棚放本班家口登皇城觀看官
中有宣賜茶酒粧粉錢之類諸營班院於法不得夜遊各
以竹竿出燈毬於半空遠近高低若飛星然阡陌縱橫
城闉不禁別有深坊小巷繡額珠簾巧製新粧競誇華
麗春情蕩颺酒興融怡雅會幽歡寸陰可惜景色浩鬧
不覺更闌寶騎駸駸香輪轆轆五陵年少滿路行歌萬戶
千門笙簧未徹市人賣玉梅夜蛾蜂兒雪柳菩提葉科

頭圓子拍頭焦䭔唯焦䭔以竹架子出青傘上裝綴梅紅
縷金小燈籠子架子前後亦設燈籠敲鼓應拍團團轉走
謂之打旋羅街巷處處有之至十九日收燈五夜城闉不
禁嘗有旨展日宣和年間自十二月於酸棗門二名景龍門上
如宣德門元夜點照門下亦置露臺南至寶籙宮兩邊關
撲買賣晨暉門外設看位一所前以荊棘圍繞周回約五七
十步都下賣鵪鶉骨飿兒圓子䭔拍白腸水晶鱠科頭細
粉旋炒栗子銀杏鹽豉湯雞段金橘橄欖龍眼荔枝諸般
市合團團密擺準備御前索喚以至尊有時在看位內門
司御藥知省太尉悉在簾前用三五人弟子祗應燈燭
照耀有同白日仕女觀者中貫邀住勸酒一金盃令退直
至上元謂之預賞惟周待詔瓠羹貢餘者一百二十文足
一箇其精細果別如市店十文者

收燈都人出城探春

收燈畢都人爭先出城探春州南則玉津園外學方池亭
榭玉仙觀轉龍灣西去一丈佛園子王太尉園奉聖寺前
孟景初園四里橋望牛岡劍客廟自轉龍灣東去陳州門
外園館尤多州東宋門外快活林勃臍陂獨樂岡硯臺蜘
蛛樓麥家園虹橋王家園曹宋門之間東御苑乾明崇夏
尼寺州北李駙馬園州西新鄭門大路直過金明池西道
者院院前皆妓館以西宴賓樓有亭榭曲折池塘鞦韆畫
舫酒客稅小舟帳設遊賞相對祥祺觀直至板橋有集賢
樓蓮花樓乃之官河東陝西五路之別館尋常餞送置酒
於此過板橋有下松園王太宰園杏花岡金明池角南去
水虎翼巷水磨下蔡太師園南洗馬橋西巷內華嚴尼寺
王小姑酒店北金水河兩浙尼寺巴婁寺養種園四時花
木繁盛可觀南去藥梁園童太師園南去鐵佛寺鴻福寺
東西柏榆村州北模天坡角柸至倉王廟十八壽聖尼寺

孟四翁酒店州西北元有庶人園有創臺流盃亭榭數處
放人春賞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並無閑地
次第春容滿野暖律暄晴萬花爭出粉墻細柳斜籠綺陌
香輪暖輾芳草如茵駿騎驕嘶杏花如繡鶯啼芳樹燕舞
晴空紅粧按樂於寶榭層樓白面行歌近畫橋流水舉目
則鞦韆巧笑觸處則蹴踘踈狂尋芳選勝花絮時墜金樽
折翠簪紅蜂蝶暗隨歸騎於是相繼清明節矣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六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七

清明節

清明節尋常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大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麪造棗錮飛燕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頭寒食第三節即清明日矣凡新墳皆用此日拜掃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發宮人車馬朝陵宗室南班近親亦分遣詣諸陵墳享祀從人皆紫衫白絹三角子青行纏皆係官給節日亦禁中出車馬詣奉先寺道者院祀諸宮人墳莫非金裝紺幰錦額珠簾繡扇雙遮紗籠前導士庶闐塞諸門紙馬鋪皆於當街用紙袞疊成樓閣之狀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各攜棗錮炊餅黃胖掉刀名花異果山亭戲具鴨卵雞雛謂之門外土儀轎子即以楊柳雜花裝簇頂上四垂

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墳但一百五日最盛節日坊市賣稠餳麥糕乳酪乳餅之類緩入都門斜陽御柳醉歸院落明月梨花諸軍禁衛各成隊伍跨馬作樂四出謂之摔脚其旗旄鮮明軍容雄壯人馬精鋭又別為一景也

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

三月一日州西順天門外開金明池瓊林苑每日教習車駕上池儀範雖禁從士庶許縱賞御史臺有榜不得彈劾池在順天門外街北周圍約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徑七里許入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面北臨水殿車駕臨幸觀爭標錫宴於此往日旋以綵幄政和間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數百步乃仙橋南北約數百步橋面三虹朱漆闌楯下排鴈柱中央隆起謂之駱駝虹若飛虹之狀橋盡處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設御幄朱漆明金龍床河間雲水戲龍屏風不禁遊人殿上下回廊皆關撲錢物飲食伎藝人作場勾肆羅列左右橋上兩邊用瓦盆內擲頭錢關撲錢物衣服動使遊人還往荷蓋相望橋之南立櫺星門門裏對立綵樓每爭標作樂列妓女於其上門相對街南有磚石甃砌高臺上有樓觀廣百丈許曰寶津樓前至池門闊百餘丈下闞仙橋水殿車駕臨幸觀騎射百戲於此池之東岸臨水近牆皆垂楊兩邊皆綵棚幕次臨水假賃觀看爭標街東皆酒食店舍博易場戶藝人勾肆質庫不以幾日解下只至閉池便典没出賣北去直至池後門乃汴河西水門也其池之西岸亦無屋宇但垂楊蘸水煙草鋪堤遊人稀少多垂釣之士必於池苑所買牌子方許捕魚遊人得魚倍其價買之臨水斫膾以薦芳樽乃一時佳味也習水教罷繫小龍船於此池岸正北對五殿起大屋盛大龍船謂之奧屋車駕臨幸往往取二十日諸禁衛班直簪花披錦繡撚金線衫袍金

勒帛之類結束競逞鮮新出內府金鎗寶裝弓劍龍鳳繡旗紅纓錦轡萬騎爭馳鐸聲震地

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

駕先幸池之臨水殿錫燕群臣殿前出水棚排立儀衛近殿水中橫列四綵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棹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又有一小船上結小綵樓下有三小門如傀儡棚正對水中樂船上參軍色進致語樂作綵棚中門開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人垂釣後有小童舉棹划船遼繞數回作語樂作釣出活小魚一枚又作樂小船入棚繼有木偶築毬舞旋之類亦各念致語唱和樂作而已謂之水傀儡又有兩畫船上立鞦韆船尾百戲人上竿左右軍院虞候監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鞦韆將平架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韆水戲呈畢百戲樂船並各鳴鑼擊鼓動樂舞旗與水傀儡船分兩壁退去

又有小龍船二十隻，上有緋衣軍士各五十餘人，各設旗鼓銅鑼。船頭有一軍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揮兵級也。又有虎頭船十隻，上有一錦衣人，執小旗立船頭上，餘皆著青短衣長頂頭巾，齊舞棹，乃百姓卸在行人也。又有飛魚船二隻，綵畫間金，最為精巧，上有雜綵戲衫五十餘人，間列雜色小旗緋傘，左右招舞，鳴小鑼鼓鐃鐸之類。又有鰍魚船二隻，止容一人撐划，乃獨木為之也。皆進花石朱勔所進。諸小船競詣奧屋，牽拽大龍船出詣水殿。其小龍船爭先團轉翔舞，迎導於前。其虎頭船以繩牽引龍舟。大龍船約長三四十丈，闊三四丈，頭尾鱗鬣，皆雕鏤金飾，槾版皆退光，兩邊列十閣子，充閣分歇泊，中設御座龍水屏風。楻板到底深數尺，底上密排鐵鑄大銀樣如卓面大者壓重，庶不欹側也。上有層樓臺觀檻曲，安設御座。龍頭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槳，宛若飛騰。至水殿，艤之一邊。水殿前至仙橋，預以紅旗插於水中，標識地分遠近。所謂小龍船，列於水殿前，東西相向。虎頭、飛魚等船，布在其後，如兩陣之勢。須臾，水殿前水棚上一軍校以紅旗招之，龍船各鳴鑼鼓出陣，划棹旋轉，共為圓陣，謂之旋羅。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而為二，各圓陣，謂之海眼。又以旗招之，兩隊船相交互，謂之交頭。又以旗招之，則諸船皆列五殿之東面，對水殿排成行列。則有小舟一軍校執一竿，上掛以錦綵銀碗之類，謂之標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見旗招之，則兩行舟鳴鼓並進，捷者得標，則山呼拜舞。並虎頭船之類，各三次爭標而上。其小船復引大龍船入奧屋內矣。

駕幸瓊林苑

瓊林苑在順天門大街，面北，與金明池相對。大門牙道，皆古松怪柏。兩傍有石榴園、櫻桃園之類，各有亭榭，多是酒家所占。苑之東南隅，政和間創築華觜岡，高數十丈，上有橫觀層樓，金碧相射，下有錦石纏道，寶砌池塘，柳鎖虹橋，花縈鳳舸。其花皆素馨、茉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閩、廣、二浙所進南花。有月池、梅亭、牡丹之類，諸亭不可悉數。

駕幸寶津樓宴殿

寶津樓之南，有宴殿，駕臨幸，嬪御車馬在此。尋常亦禁人出入，有官監之。殿之西有射殿，殿之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毬之所。西去苑西門水虎翼巷，橫道之南有古桐牙道，兩傍亦有小園圃臺榭。南過畫橋，水心有大撮焦亭子，方池柳步圍繞，謂之蝦蟆亭，亦是酒家占。尋常駕未幸，習旱教於苑大門，御馬立於門上，門之兩壁皆高設綵棚，許士庶觀賞，呈引百戲。御馬上池，則張黃蓋擊鞭如儀。每遇大龍船出及御馬上池，則遊人增倍矣。

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

駕登寶津樓，諸軍百戲，呈於樓下。先列鼓子十數輩，一人搖雙鼓子，近前進致語，多唱青春三月驀山溪也。唱訖，鼓笛舉，一紅巾者弄大旗，次獅豹入場，坐作進退，奮迅舉止。畢，次一紅巾者，手執兩白旗子，跳躍旋風而舞，謂之撲旗子。及上竿、打筋斗之類訖，樂部舉動，琴家弄令。有花妝輕健軍士百餘，前列旗幟，各執雉尾蠻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變開門奪橋等陣，然後列成偃月陣。樂部復動蠻牌令，數內兩人出陣對舞，如擊刺之狀，一人作奮擊之勢，一人作僵仆。出場凡五七對，或以槍對牌、劍對牌之類。忽作一聲如霹靂，謂之爆仗，則蠻牌者引退，煙火大起。有假面披髮，口吐狼牙煙火，如鬼神狀者上場，著青帖金花短後之衣，帖金皂袴，跣足，攜大銅鑼，隨身步舞而進退，謂之抱鑼。遶場數遭，或就地放煙火之類。又一聲爆仗，樂部動拜新月慢曲，有面塗青綠，戴面具金睛，飾以豹皮錦繡看帶之類，謂之硬鬼。或執刀斧，或執杵棒之類，作腳步蘸立，為驅

擬牙之狀又爆仗一聲有假面長髯展裹綠袍靴簡如鍾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鑼相招和舞步謂之舞判繼有二三瘦瘠以粉塗身金睛白面如髑髏狀繫錦繡圍肚看帶手執軟仗各作魁諧趨蹌舉止若排戲謂之啞雜劇又爆仗響有煙火湧出人面不相覩煙中有七人皆披髮文身著青紗短後之衣錦繡圍肚看帶內一人金花小帽執白旗餘皆頭巾執真刀互相格鬥擊刺作破面剖心之勢謂之七聖刀忽有爆仗響又復煙火出散處以青幕圍繞列數十輩皆假面異服如祠廟中神鬼塑像謂之歇帳又爆仗一聲次有一擊小銅鑼引百餘人或巾裹或雙髻各著雜色半臂圍肚看帶以黃白粉塗其面謂之抹蹌各執木棹刀一口成行列擊鑼者指呼各拜舞起居畢喝喊變陣子數次成一字陣兩兩出陣格鬥作奪刀擊刺之態百端訖一人棄刀在地就地擲身背著地有聲謂之板落如

是數十對訖復有一裝田舍兒者入場念誦言語訖有一裝村婦者入場與村夫相值各持棒杖互相擊觸如相毆態其村夫者以杖背村婦出場畢後部樂作諸軍繳隊雜劇一段繼而露臺弟子雜劇一段是時弟子蕭住兒丁都賽薛子大薛子小楊總惜崔上壽之輩後來者不足數合曲舞旋訖諸班直常入祗候子弟所呈馬騎先一人空手出馬謂之引馬次一人磨旗出馬謂之開道旗次有馬上抱紅繡之毬擊以紅錦索擲下於地上數騎追逐射之左曰仰手射右曰合手射謂之拖繡毬又以柳枝插於地數騎以剗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謂之蹾柳枝又有以十餘小旗遍裝輪上而背之出馬謂之旋風旗又有執旗挺立鞍上謂之立馬或以身下馬以手攀鞍而復上謂之騗馬或用手握定鐙褲以身從後鞦來往謂之跳馬忽以身離鞍屈右脚掛馬鬃左脚在鐙左手把鬃謂之獻鞍又曰棄鬃

背坐或以兩手握鐙褲以肩著鞍橋雙脚直上謂之倒立忽擲脫一脚著地倒拖順馬而走復跳上馬謂之拖馬或留左脚著鐙右脚出鐙離鞍橫身在鞍一邊右手捉鞍左手把鬃存身直一脚順馬而走謂之飛仙膊馬又存身拳曲在鞍一邊謂之鐙裏藏身或右臂挾鞍足著地順馬而走謂之趕馬或出一鐙墜身著鞦以手向下綽地謂之綽塵或放令馬先走以身追及握馬尾而上謂之豹子馬或橫身鞍上或輪弄利刃或重物大刀雙刀百端訖有黃衣老兵謂之黃院子數輩執小繡龍旗前導宮監馬騎百餘謂之妙法院女童皆妙齡翹楚結束如男子短頂頭巾各著雜色錦繡撚金絲番段窄袍紅綠吊敦束帶莫非玉羈金勒寶鐙花韉豔色耀日香風襲人馳驟至樓前團轉數遭輕簾鼓聲馬上亦有呈驍藝者中貴人許畋押隊招呼成列鼓聲一齊擲身下馬一手執弓箭攬韁子就地如男子

儀拜舞山呼訖復聽鼓聲騗馬而上大抵禁庭如男子裝者便隨男子禮起居復馳驟團旋分合陣子訖分兩陣兩兩出陣左右使馬直背射弓使番鎗或草棒交馬野戰呈驍騎訖引退又作樂先設綵結小毬門於殿前有花裝男子百餘人皆裹角子向後拳曲花幞頭半著紅半著青錦襖子義襴束帶絲鞋各跨雕鞍花韉驢子分為兩隊各有朋頭一名各執彩畫毬杖謂之小打一朋頭用杖擊弄毬子如綴毬子方墜地兩朋爭占供與朋頭左朋擊毬子過門入孟為勝右朋向前爭占不令入孟互相追逐得籌謝恩而退續有黃院子引出宮監百餘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裝飾玉帶紅靴各跨小馬謂之大打人人乘驕驍騎如神雅態輕盈妍姿綽約人間但見其圖畫矣

駕幸射殿射弓

駕詣射殿射弓垛子前列招箭班二十餘人皆長脚幞頭

紫繡抹額紫寬衫黃義襴雁翅排立御箭到則齊招舞
合而復開箭中的矣又一人口銜一銀盌兩肩兩手共五隻
箭來皆能承之射罷駕歸宴殿

池苑內縱人關撲遊戲

池苑內除酒家藝人占外多以綵幕繳絡鋪設珍玉奇玩
疋帛動使茶酒器物關撲有以一笏撲三十笏者以至車
馬地宅歌姬舞女皆約以價而撲之出九和合有名者任
大頭快活三之類餘亦不數池苑所進奉魚藕果實宣賜
有差後苑作進小龍船雕牙縷翠極盡精巧隨駕藝人池
上作場者宣政間張藝多渾身眼宋壽香尹士安小樂器
李外寧水傀儡其餘莫知其數池上飲食水飯涼水菉豆
螺螄肉饒梅花酒查片杏片梅子香藥脆梅旋切魚膾青
魚鹽鴨卵雜和辣菜之類池上水教罷貴家以雙纜黑漆
平船紫帷帳設列家樂遊池宣政間亦有假賃大小船子

許士庶遊賞其價有差

駕回儀衛

駕回則御裹小帽簪花乘馬前後從駕臣寮百司儀衛悉
賜花大觀初乘驄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小烏其馬至御前
拒而不進左右曰此願封官勅賜龍驤將軍然後就轡蓋
小烏平日御愛之馬也莫非錦繡盈都花光滿目御香拂
路廣樂喧空寶騎交馳綵棚夾路綺羅珠翠戶戶神仙畫
閣紅樓家家洞府遊人士庶車馬萬數妓女舊日多乘驢
宣政間惟乘馬披涼衫將蓋頭背繫冠子上少年狎客往
往隨後亦跨馬輕衫小帽有三五文身惡少年控馬謂之
花褪馬用短韁促馬頭刺地而行謂之鞅韁呵喝馳驟競
逞駿逸遊人往往以竹竿挑掛終日關撲所得之物而歸
仍有貴家士女小轎插花不垂簾幙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
日閉池雖風雨亦有遊人略無虛日矣

是月季春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
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幙
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聞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懸生
最一時之佳況諸軍出郊合教陣隊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七

史252-041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禪院各有浴佛齋會，煎香藥糖水相遺，名曰浴佛水。迤邐時光晝永，氣序清和。榴花院落，時聞求友之鶯；細柳亭軒，乍見引雛之燕。在京七十二戶諸正店，初賣煮酒，市井一新。唯州南清風樓最宜夏飲。初嘗青杏，乍薦櫻桃，時得佳賓，觥酬交作。是月茄瓠初出上市，東華門爭先供進，一對可直三五十千者。諸果則御桃、李子、金杏、林檎之類。

端午

端午節物：百索艾花、銀樣鼓兒、花花巧畫扇、香糖果子、糉子、白團、紫蘇、菖蒲、木瓜，並皆茸切，以香藥相和，用梅紅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賣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家家鋪陳於門首，與糉子、五色水團、茶酒供養。又釘艾人於門上，士庶遞相宴賞。

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

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多有獻送，無盛如此。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為繁盛。廟在萬勝門外一里許，勑賜神保觀。二十三日御前獻送後苑作與書藝局等處製造戲玩，如毬杖、彈弓、弋射之具，鞍轡、銜勒、樊籠之類，悉皆精巧，作樂迎引至廟，於殿前露臺上設樂棚，教坊鈞容直作樂，更互雜劇舞旋。太官局供食，連夜二十四盞，各有節次。至二十四日，夜五更爭燒頭爐香，有在廟止宿，夜半起以爭先者。天曉，諸司及諸行百姓獻送甚多。其社火呈於露臺之上，所獻之物，動以萬數。自早呈拽百戲，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撲、鼓板、小唱、鬥雞、說諢話、雜扮、商謎、合笙、喬筋骨、喬相撲、浪子、雜劇、叫果子、學像生、倬刀、裝鬼、砑鼓、牌棒、道術之類，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盡。殿前兩幡竿，高數十丈，左則京城所，右則修內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藝解。或竿尖立橫木列於其上，裝神鬼，吐煙火，甚危險駭人。至夕而罷。

是月巷陌雜賣

是月時物，巷陌路口，橋門市井，皆賣大小米水飯、炙肉、乾脯、萵苣笋、芥辣瓜兒、義塘甜瓜、衛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鶴棃、金杏、小瑤李子、紅菱、沙角兒、藥木瓜、水木瓜、冰雪涼水、荔枝膏，皆用青布傘當街列床凳堆垛。冰雪惟舊宋門外兩家最盛，悉用銀器。沙糖菉豆、水晶皂兒、黃冷團子、雞頭穰、冰雪細料餶飿兒、麻飲雞皮、細索涼粉、素簽成串熟林檎、脂麻團子、江豆𡓁兒、羊肉小饅頭、龜兒沙餡之類。都人最重三伏，蓋六月中別無時節，往往風亭水榭，峻宇高樓，雪檻冰盤，浮瓜沉李，流杯曲沼，苞鮓新荷，遠邇笙歌，通夕而罷。

七夕

七月七夕，潘樓街東宋門外瓦子、州西梁門外瓦子、北門外、南朱雀門外街及馬行街內，皆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裝欄座，或用紅紗碧籠，或飾以金珠牙翠，有一對直數千者。禁中及貴家與士庶為時物追陪。又以黃蠟鑄為鳧雁、鴛鴦、鸂鶒、龜魚之類，彩畫金縷，謂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種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態，謂之穀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樣，謂之花瓜。又以油麵糖蜜造為笑靨兒，謂之果食，花樣奇巧百端，如捺香方勝之類。若買一斤，數內有一對被介冑者，如門神之像，蓋自來風流，不知其從，謂之果食將軍。又以菉豆、小豆、小麥，於磁器內以水浸之，生芽數寸，以紅籃彩縷束之，謂之種生。皆於街心綵幕帳設出絡貨賣。七夕前三五日，車馬盈市，羅綺滿街，旋折未開荷花，都人善假做雙頭蓮，取玩一時，提攜而歸，路人往往嗟愛。又小兒須

買新荷葉執之蓋効顰磨喝樂兒童輩特地新粧競誇鮮麗至初六日七日晚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鋪陳磨喝樂花瓜酒炙筆硯針線或兒童裁詩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謂之乞巧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里巷與妓館往往列之門首爭以侈靡相尚磨喝樂本佛經摩睺羅今通俗而書之

中元節

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先數日市井賣冥器靴鞋幞頭帽子金犀假帶五綵衣服以紙糊架子盤遊出賣潘樓并州東西瓦子亦如七夕要鬧處亦賣果食種生花果之類及印賣尊勝目連經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織燈窩之狀謂之盂蘭盆掛搭衣服冥錢在上焚之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般目連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增倍中元前一日即賣練葉享祀時鋪襯卓面又賣麻穀窠兒亦是繫在卓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又賣雞冠花謂之洗手花十五日供養祖先素食纔明即賣穄米飯巡門叫賣亦告成意也又賣轉明菜花花油餅餕豏沙豏之類城外有新墳者即往拜掃禁中亦出車馬詣道者院謁墳本院官給祠部十道設大會焚錢山祭軍陣亡歿設孤魂之道場

立秋

立秋日滿街賣楸葉婦女兒童輩皆剪成花樣戴之是月瓜果梨棗方盛京師棗有數品靈棗牙棗青州棗亳州棗雞頭上市則梁門裏李和家最盛中貴戚里取索供進內中泛索金合絡繹士庶買之一裹十文用小新荷葉包糝以麝香紅小索兒繫之賣者雖多不及李和一色揀銀皮子嫩者貨之

秋社

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賫送貴戚宮院以猪羊肉腰子妳房肚肺鴨餅瓜薑之屬切作棋子片樣滋味調和鋪於飯上謂之社飯請客供養人家婦女皆歸外家晚歸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蘆兒棗兒為遺俗云宜良外甥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雇倩祗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

中秋

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是時螯蟹新出石榴榅勃梨棗栗孛萄弄色棖橘皆新上市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翫月絲篁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雲外閭里兒童連宵嬉戲夜市駢闐至於通曉

重陽

九月重陽都下賞菊有數種其黃白色蕊若蓮房曰萬齡菊粉紅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黃色而圓者曰金鈴菊純白而大者曰喜容菊無處無之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倉王廟四里橋愁臺梁王城硯臺毛駝岡獨樂岡等處宴聚前一二日各以粉麵蒸糕遺送上插剪綵小旗摻飣果實如石榴子栗子黃銀杏松子肉之類又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於糕上謂之獅蠻諸禪寺各有齋會惟開寶寺仁王寺有獅子會諸僧皆坐獅子上作法事講說遊人最盛下旬即賣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燒獻故也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八

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宰臣已下受衣著錦襖。三日，士庶皆出城饗墳，禁中車馬出道者院及西京朝陵，宗室車馬亦如寒食節。有司進暖爐炭，民間皆置酒作暖爐會也。

天寧節

初十日天寧節。前一月，教坊集諸妓閱樂。初八日，樞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十日，尚書省宰執率宣教郎以上，並詣相國寺罷散祝聖齋筵，次赴尚書省都廳賜宴。

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

十二日，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大起居，搢笏舞蹈。樂未作，集英殿山樓上教坊樂人效百禽鳴，內外肅然，止聞半空和鳴，若鸞鳳翔集。百官以下謝坐訖，宰執、禁從、親王、宗室、觀察使已上，並大遼、高麗、夏國使副，坐於殿上。諸卿少百官，諸國中節使人，坐兩廊。軍校以下，排在山樓之後。皆以紅面青墩黑漆矮偏釘。每分列環餅、油餅、棗塔為看盤，次列果子。惟大遼加之豬、羊、雞、鵝、兔連骨熟肉為看盤，皆以小繩束之。又生蔥、韭、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列漿水一桶，立杓數枚。教坊色長二人，在殿上欄干邊，皆諢裹寬紫袍，金帶義襴，看盞斟御酒。看盞者舉其袖唱引曰「綏御酒」，聲絕，拂雙袖於闌干而止。宰臣酒則曰「綏酒」，如前。教坊樂部列於山樓下彩棚中，皆裹長腳幞頭，隨逐部服紫、緋、綠三色寬衫，黃義襴，鍍金凹面腰帶，前列拍板，十串一行，次一色畫面琵琶五十面，次列箜篌兩座。箜篌高三尺許，形如半邊木梳，黑漆鏤花金裝畫台，朱絲二十五絃，一人跪而交手擘之。以次高架大鼓二面，彩畫花地金龍，擊鼓人背結寬袖，別套黃窄袖，垂結帶，金裹鼓棒，兩手高舉，互擊，宛若流星。後有羯鼓兩座，如尋常番鼓子，置之小卓

子上，兩手皆執杖擊之，杖鼓應焉。次列鐵石方響，明金彩畫架子，雙垂流蘇。次列簫、笙、塤、篪、觱篥、龍笛之類。兩旁對列杖鼓二百面，皆長腳幞頭，紫繡抹額，背繫紫寬衫，黃窄袖，結帶黃義襴。諸雜劇色皆諢裹，各服本色紫緋綠寬衫義襴，鍍金帶。自殿陛對立，直至樂棚。每遇舞者入場，則排立者叉手，舉左右肩，動足應拍，一齊群舞，謂之「挼曲子」。

第一盞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訖，先笙與簫笛各一管和，又一遍，眾樂齊舉，獨聞歌者之聲。宰臣酒，樂部起傾杯。百官酒，三臺舞旋，多是雷中慶，其餘樂人舞者諢裹寬衫，唯中慶有官，故展裹。舞曲破攧前一遍，舞者入場，至歇拍，續一人入場，對舞數拍，前舞者退，獨後舞者終其曲，謂之「舞末」。

第二盞御酒，歌板色唱如前。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如前。

第三盞，左右軍百戲入場，一時呈拽。所謂左右軍，乃京師坊市兩廂也，非諸軍之軍。百戲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注、踢瓶、筋斗、擎戴之類，即不用獅豹大旗神鬼也。藝人或男或女，皆紅巾綵服。殿前自有石鐫柱窠，百戲入場，旋立其戲竿。凡御宴至第三盞，方有下酒肉、鹹豉、爆肉，雙下駝峰角子。

第四盞如上儀，舞畢，發譚子。參軍色執竹竿拂子，念致語口號，諸雜劇色打和，再作語，勾合大曲舞。下酒榼：炙子骨頭、索粉、白肉、胡餅。

第五盞御酒，獨彈琵琶。宰臣酒，獨打方響。凡獨奏樂，並樂人謝恩訖，上殿奏之。百官酒，樂部起三臺舞，如前畢。參軍色執竹竿子作語，勾小兒隊舞。小兒各選年十二三者二百餘人，列四行，每行隊頭一名，四人簇擁，並小隱士帽，著

史252-044

緋綠紫青生色花衫上領四契義襴束帶各執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捲腳幞頭紫衫擎一綵殿子內金貼字牌擂鼓而進謂之隊名牌上有一聯謂如九韶翔綵鳳八佾舞青鸞之句樂部舉樂小兒舞步進前直叩殿陛參軍色作語問小兒班首近前進口號雜劇人皆打和畢樂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畢小兒班首入進致語勾雜劇入場一場兩段是時教坊雜劇色鱉膨劉喬侯伯朝孟景初王顏喜而下皆使副也內殿雜戲為有使人預宴不敢深作諧謔惟用群隊裝其似像市語謂之拽串雜戲畢參軍色作語放小兒隊又群舞應天長曲子出場下酒群仙炙天花餅太平畢羅乾飯縷肉羹蓮花肉餅駕興歇座百官退出殿門幕次須臾追班起居再坐

第六盞御酒笙起慢曲子宰目酒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左右軍築毬殿前旋立毬門約高三丈許雜綵結絡留門一尺許左軍毬頭蘇述長腳幞頭紅錦襖餘皆卷腳幞頭亦紅錦襖十餘人右軍毬頭孟宣并十餘人皆青錦衣樂部哨笛杖鼓斷送左軍先以毬團轉衆小築數遭有一對次毬頭小築數下待其端正即供毬与毬頭打大膁過毬門右軍承得毬復團轉衆小築數遭次毬頭亦依前供毬与毬頭以大膁打過或有即便復過者勝勝者賜以[illegible]錦綵拜舞謝恩以賜錦共披而拜也不勝者毬頭吃鞭仍加抹搶下酒假黿魚密浮酥捺花

第七盞御酒慢曲子宰目酒皆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illegible]參軍色作語勾女童隊入場女童皆選兩軍妙齡容艷過人者四百餘人或戴花冠或仙人髻鴉霞之服或卷曲花腳幞頭四契紅黃生色銷金錦繡之衣結束不常莫不一新粧曲其妙杖子頭四人皆裹曲腳向後指天幞頭簪花紅黃寬袖衫義襴[illegible]杖子皆都城[illegible]當時[illegible]奴哥姐姐哥哥[illegible]不足數亦每名四人簇擁多作仙童丫髻仙裳執花舞步進前成列或舞採蓮則殿前皆列蓮花檻曲亦進隊名參軍色作語問隊杖子頭者進口號且舞且唱樂部斷送採蓮訖曲終復群舞唱中腔畢女童進致語勾雜戲入場亦一場兩段訖參軍色作語放女童隊又群唱曲子舞步出場比之小兒節次增多矣下酒排炊羊胡餅炙金腸

第八盞御酒歌板色一名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合曲破舞旋下酒供假沙魚獨下饅頭肚羹第九盞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曲如前左右軍相撲下酒水飯簇飣下飯駕興御筵酒盞皆屈卮如菜盌樣而有手把子殿上純金殿下純銀食器金銀錂漆盌楪也宴退臣僚皆簪花歸私第呵引從人皆簪花並破官錢諸女童隊出右掖門少年豪俊爭以寶具供送飲食酒果迎接各乘駿騎而歸或花冠或作男子結束自御街馳驟競逞華麗觀者如堵[illegible]

此

立冬

是月立冬前五日西御園進冬菜京師地寒冬月[illegible]上至宮禁下及民間一時收藏以充一冬食用於是車載馬駝充塞道路時物薑豉剌子紅絲末臟鵝梨榲桲蛤蜊螃蟹

東京夢華錄卷之九[illegible]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十

冬至

十一月冬至京師最重此節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關撲慶賀往來一如年節

大禮預教車象

遇大禮年預於兩月前教車象自宣德門至南薰門外往來一遭車五乘以代五輅輕重每車上置旗二口鼓一面駕以四馬挾車衛士皆紫衫帽子車前數人擊鞭象七頭前列朱旗數十面銅鑼鼙鼓十數面先擊鑼二下鼓急應三下執旗人紫衫帽子每一象則一人裹交脚幞頭紫衫人跨其頸手執短柄銅钁尖其刃象有不馴擊之象至宣德樓前團轉行步數遭成列使之面北而拜亦能唱喏諸戚里宗室貴族之家勾呼就私第觀看贈之銀綵無虛日御街遊人嬉集觀者如織賣撲土木粉捏小象兒并紙畫看人攜歸以為獻遺

車駕宿大慶殿

冬至前三日駕宿大慶殿殿庭廣闊可容數萬人盡列法駕儀仗於殿庭不能周徧有兩樓對峙謂之鍾鼓樓上有太史局生測驗刻漏每時刻作雞唱鳴鼓一下則一服綠者執牙牌而奏之每刻曰某時幾棒鼓一時則曰某時正宰執百官皆服法服其頭冠各有品從宰執親王加貂蟬籠巾九梁從官七梁餘六梁至二梁有差臺諫增獬豸角也所謂梁者謂冠前額梁上排金銅葉也皆絳袍皂緣方心曲領中單環珮雲頭履鞋隨官品執笏餘執事人皆介幘緋袍亦有等差惟閤門御史臺加方心曲領兩入殿祗應人給黃方勝紫長襖窄靿袍各有所至去處儀仗車輅謂信旛龍旗相風烏指南車木輅象輅革輅金輅玉輅之類自有三衙閣可見更不縷縷排列殿門內外及御街遠近禁衛全裝鐵騎數萬圍繞大內是夜內殿儀衛之外又有裹錦緣小帽錦絡縫寬衫兵士各執銀裹頭黑漆杖子謂之喝探兵士十餘人作一隊聚首而立凡數十隊各一名喝曰是與不是眾曰是又曰是甚人眾曰殿前都指揮使高求更互喝叫不停或如雞叫又置警場於宣德門外謂之武嚴兵士畫鼓二百面角稱之其角皆以綵帛如小旗脚結其上兵士皆小帽黃繡抹額黃繡寬衫青窄襯衫日晡時三更時各奏嚴也每奏先鳴角角罷一軍校執竹竿上繫朱拂子擂鼓者觀拂子隨其高低以鼓聲應其高下也

駕行儀衛

次日五更攝大宗伯執牌奏中嚴外辦鐵騎前導番袞自三更時相續而行象七頭各以文錦被其身金蓮花座安其背金轡籠絡其腦錦衣人跨其頸次第高旗大扇畫戟長矛五色介冑跨馬之士或小帽錦繡抹額者或黑漆圓頂幞頭者或以皮如兜鍪者或以皮如笠而籠巾者或衣紅黃罨畫錦繡之服者或衣純青純皂以至鞋褲皆青黑者或裹交脚幞頭者或以錦為繩如蛇而繞繫其身者或數十人唱引持大旗而過者或執大斧者胯劍者執銳牌者持鐙棒者或持竿上懸豹尾者或持短杵者其矛戟皆綴五色結帶銅鐸其旗扇皆畫以龍或虎或雲彩或山河又有旗高五丈謂之次黃龍駕詣太廟青城並先到立齋宮前又等舍素旗坐約百餘人或有交脚幞頭胯劍足靴如四直使者千百數不可名狀餘諸司祗應人皆錦襖諸班直親從親事官皆帽子結帶紅錦或紅羅上紫團答戲獅子短後打甲背子執御從物御龍直皆真珠結絡短頂頭巾紫上雜色小花繡衫金束帶看帶絲鞋天武官皆

史252 046

頂朱漆金裝笠子紅上團花背子三衙并帶御器械官皆小帽
背子或紫繡戰袍跨馬前導千乘萬騎出宣德門由景靈宮太廟

駕宿太廟奉神主出室

駕乘玉輅冠服如圖畫間星官之服頭冠皆北珠裝結頂
通天冠又謂之卷雲冠服絳袍執元圭其玉輅頂皆縷金
大蓮葉擎簇四柱欄檻鏤玉盤花龍鳳駕以四馬後出旗
常旗上御座惟近侍二人一從官旁立謂之執綏以備顧
問挾輅衛士皆裹黑漆團頂無脚幞頭著黃生色寬衫青
窄襯衫青袴繫以錦繩輅後四人擎行馬前有朝服二人
執笏面輅倒行是夜宿太廟鳴探警嚴如宿殿儀至三更
以駕行事執事皆宗室宮架樂作主上在殿上東南隅西
面立有一朱漆金字牌曰皇帝位然後奉神主出室亦奏
中嚴外辦逐室行禮畢甲馬儀仗車輅番衮出南薰門

駕詣青城齋宮

夢粱錄　卷之一　三

駕御玉輅詣青城齋宮所謂青城舊來止以青布幕為之
畫砌甃之文旋結城闕殿宇宣政間悉用土木蓋造矣然
騎圍齋宮外諸軍有紫巾緋衣素隊約千餘羅布郊野每
隊軍樂一火行宮巡檢部領甲馬來往巡邏至夜嚴警喝
探如前

駕詣郊壇行禮

三更駕詣郊壇行禮有三重壝墻駕出青城南行曲尺西
去約一里許乃壇也入外壝東門至第二壝裏面南設一
大幕次謂之大次更換祭服平天冠二十四旒青衮龍服
中單朱舄純玉佩二中貴扶侍行至壇前壝下又有一小
幕殿謂之小次內有御座壇高三層七十二級壇面方圓
三丈許有四踏道正南曰午階東曰卯階西曰酉階北曰
子階壇上設二位與褥位北面南曰昊天上帝東南西曰太
祖皇帝惟兩矮桌上設禮料有登歌道士十餘人列鐘磬

二架餘妙樂及琴瑟之類三五執事人而已壇前設宮架
樂前列編鐘玉磬其架有如常樂方響增其高大編鐘形
稍扁上下兩層掛之架兩角綴以流蘇玉磬狀如曲尺繫
其曲尖處亦架之上下兩層掛之次列數架大鼓或三或
五用木穿貫立於架座上又有大鐘曰景鐘曰節鼓有琴
而長者如箏而大者截竹如簫管兩頭存節而橫吹者有
土燒成如圓彈而開竅者如笙而大者如簫而增其管者
有歌者其聲清亮非鄭衛之比宮架前立兩竿樂工皆裹
介幘如籠巾緋寬衫勒帛二舞者頂紫色冠上有一橫板
皂服朱裙履樂作初則文舞皆手執一紫囊盛一笛管結
以紅絨武舞一手執短稍一手執小牌比文舞加數人所掌銅鐃
鐲文鼗如銅竈者又兩人共持一銅甕就地擊者舞
者如擊刺如乘雲如分手皆舞容也樂作先擊柷以木為
之如方壺畫山水之狀每奏樂則擊之內外共九下樂止則

夢粱錄　卷之一　四

擊敔如伏虎脊上如鋸齒一曲終以破竹刮之禮直官奏
請駕登壇前導官皆躬身側引至壇止惟大禮使在之先
正北一位拜跪酒殿訖監東向一拜從臣奠幣再拜禮復
正東一位繼登壇而宮架樂作止則壇上樂作降壇則宮架
樂復作武舞上復歸小次亞獻終獻上亦如前儀
越王為亞終獻也第二次登壇樂作如初跪酒
人讀冊左右兩人舉冊而跪讀降壇復歸小次至終獻如
前再登壇進玉爵飲福矣亞終獻畢降壇歸小次
前立則壇上禮料幣帛玉冊由酉階而下南壝門外燎壇
百餘步有燎爐高丈許諸物上臺一人點唱入爐焚之燔
三層四踏道之周有十二龕祭十二宮神內壝外祭百星
執事與陪祠官皆面北立班祭鼓吹未作外內數
十萬眾肅然惟聞輕風環珮之聲一贊者喝曰贊一拜皆
拜禮畢

郊畢駕回

駕自小次祭服還大次惟近侍椽燭二百餘條列成圍子至大次更服衮冕登大安輦輦如玉輅而大無輪四垂大帶輦官服色亦如挾輅者（…）教坊在外壝東西排列鈞容直先奏樂一甲士舞一曲破訖教坊進口號樂作諸軍隊伍鼓吹皆動聲震天地回青城天色未曉百官常服入賀賜茶酒畢而法駕儀仗鐵騎鼓吹入南熏門御路數十里之間起居幕次貴家看棚華綵鱗砌略無空闕去處

下赦

車駕登宣德樓樓前立大旗數口內一口大者與宣德樓齊謂之盖天旗旗立御路中心不動次一口稍小隨駕立謂之次黃龍青城太廟隨逐立之俗亦呼為盖天旗亦設宮架樂作須臾擊柝之聲旋立雞竿約高十數丈竿尖有一大木盤上有金雞口銜紅幡子書皇帝萬歲字盤底有綵索四條垂下有四紅巾者爭先緣索而上捷得金雞紅幡則山呼謝恩訖樓上以紅綿索通門下一綵樓樓上有金鳳銜赦而下至綵樓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讀開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樓前罪人皆緋縫黃布衫獄吏皆簪花鮮潔聞鼓聲疏枷放去各山呼謝恩訖樓下鈞容直樂作雜劇舞旋御龍直裝神鬼斫真刀倬刀樓上百官賜茶酒諸班直呈拽馬隊六軍歸營至日晡時禮畢

駕還擇日詣諸宮行謝

駕還內擇日詣景靈東西宮行恭謝之禮三日（…）即游幸別宮觀或大臣私第是月賣鵪鶉兔方盛

十二月

十二月街市盡賣撒佛花韭黃生菜蘭芽勃荷胡桃澤州餳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隊念佛以銀銅沙羅或好盆器坐一金銅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楊枝洒浴排門教化諸大寺作浴佛會并送七寶五味粥與門徒謂之臘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雜料煮粥而食也臘日寺院送麵油與門徒却入疏教化上元燈油錢閭巷家家互相遺送是月景龍門預賞元夕於寶籙宮一方燈火甚盛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錢紙帖灶馬於灶上以酒糟塗抹灶門謂之醉司命夜於床底點燈謂之照虛耗此月雖無節序而豪貴之家遇雪即開筵塑雪獅裝雪燈以會親舊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神鍾馗桃板桃符及財門鈍驢回頭鹿馬天行帖子賣乾茄瓠馬牙菜膠牙餳之類以備除夜之用自入此月即有貧者三數人為一火裝婦人神鬼敲鑼擊鼓巡門乞錢俗呼為打夜胡亦驅祟之道也

除夕

至除日禁中呈大驅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鎗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偉貫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冑裝門神教坊南河炭醜惡魁肥裝判官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灶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薰門外轉龍彎謂之埋祟而罷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于外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

凡大禮與禁中節次但嘗見習按又不知果為如何不無脫略或改而正之則幸甚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十卷終

祖宗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至宣政間太平
極矣禮樂刑政史册具在不有傳記小說則一時風
俗之華人物之盛詎可得而傳焉宋敏求京城記載
坊門公府宮寺第宅為甚詳而不及巷陌店肆節物
時好幽蘭居士記錄舊所經歷為夢華錄其間事
關宮禁典禮得之傳聞者不無謬誤若市井遊觀歲
時物貨民風俗尚則見聞習熟皆得其真余頃侍先
大父與諸耆舊親承謦欬校之此錄多有合處今甲
子一周故老淪沒舊聞日遠後余生者尤不得而知
則西北寓客絕談矣因鋟木以廣之使觀者追念故
都之樂當共起風景不殊之歎淳熙丁未歲十月
旦浚儀趙師俠介之書于坦菴

乙卯六月購于日下海王邨文遠堂書肆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illegible]
敘東京夢華[illegible]一本[illegible]
[illegible]元本[illegible]
下有刻工姓名[illegible]
[illegible]一本與[illegible]
元明[illegible]
刊者[illegible]
不在[illegible]
閱其[illegible]
之[illegible]
值[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五月[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朝事迹編類二卷

（宋）張敦頤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六朝事迹編類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張敦頤撰。敦頤字養正，婺源人。紹興八年進士。由南劍州教授歷官知舒衡二州，致仕。是編前有紹興庚辰自序，結銜稱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蓋登第後之二十二年也。其書爲補金陵圖經而作。首總敘，次形勢，次城闕，次樓臺，次江河，次山岡，次宅舍，次讖記，次靈異，次神仙，次寺院，次廟宇，次墳陵，次碑刻，凡十四門。引據頗爲詳核，而碑刻一門尤有資於考據。惟書以六朝爲名，而古迹之中，自南唐以逮於北宋，如丁謂、王安石所建亦具載之，殊失斷限。又總敘門內六朝保守一篇，歷數自吳以來南朝不可北伐，北伐必敗，即侔勝亦不能守。蓋亦南渡之初力主和議之說者，其識見未免卑儒。然核諸情事，其說亦不爲無因，固與江東十鑑之虛張形勢者，較爲切實矣。

六朝事迹編類序

建康禹貢揚州之域斗牛分野在周為吳在春秋末為越魯哀公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自越之後一百四十年為楚周顯王三十六年楚滅越自楚之後一百一十年為秦楚負芻五年為秦所滅乃秦始皇時也初楚威王因山立號置金陵邑或云以此有王氣因埋金以鎮之或云地接金壇之陵故謂之金陵今石頭城是也及秦兼諸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金陵屬鄣郡故鄣郡今吳興郡也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東巡乃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改其地為秣陵縣秦秣陵縣在今府城東南六十里秣陵橋東北漢武帝元封初廢鄣郡置丹陽而秣陵縣不改

初漢置揚州治無定所輿地志云先理歷陽後理壽春其後又徙曲阿漢建安十六年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鄴晉太康初廢建鄴復為秣陵愍帝諱業即改為建康元帝即位以建康太守為丹陽尹宋齊而下咸都於此焉隋平陳廢丹陽郡乃于石城置蔣州併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江寧縣唐武德二年為揚州東南道行臺置尚書省輔公祏據江東七年平又改為蔣州八年罷行臺稱揚州大都督府領上元金陵句容丹陽溧水等縣九年移揚州治江都改金陵為白下縣屬潤州正觀七年復為揚州乾元元年改為昇州上元二年廢光啓三年復仍以上元句容溧水溧陽四縣隸之置節度使天祐四年楊行密據其地為金陵府號曰齊國封李昪為齊王以建康為西都以廣陵為東都昪僭位國號唐皇朝開寶八年復為昇州天禧二年改江寧府建炎三年改建康府此金陵郡之升降廢置之不常也余因覽圖經實錄疑所在六朝事迹尚有脫誤乃取吳志晉書及宋齊而下史傳與夫當時之碑記參訂而攷之分門編類綴為篇目凡十有四卷雖猥陋無益於治道然展卷三百餘年興衰之迹若身履乎

其間非徒得之于傳聞而已同志之士盍補其所未備者而傳之紹興歲次庚辰八月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新安張敦頤序

六朝事迹編類目錄

總叙門第一

六朝興廢　六朝建都

六朝宫殿　六朝郊社

六朝郡國　六朝保守

形勢門第二

鍾阜 建康之東北　石城 建康之西

朱雀航 建康之南　真武湖 建康之北

城闕門第三

越城　吳固城

金城　冶城

琅琊縣城　建康縣城

同夏縣城　白下縣城

臨沂縣城　蔣州城

臺城　檀城

石闕　朱雀門

白下門　丹陽門

樓臺門第四 亭館附

落星樓　烽火樓

景陽樓　入漢樓

梁昭明書臺　衛玠臺

周處臺 即名子隱堂　九日臺

雨花臺　新亭

五馬亭　賞心亭

白下亭　東冶亭

翠微亭　三山亭

儒學館　湯泉館

儀賢堂　祓禊堂

聽事堂　蠶室

三閣　馳道

齊雲觀　層成觀

桂林苑　樂遊苑

上林苑　芳林苑

芳樂苑

江河門第五 溝渠溪井附

大江　秦淮

直瀆　橫塘

青溪　潮溝

霹靂溝　北渠

蟠浦　覆杯池

落叉池　三巖石
邀笛步　迎檐湖
太子湖　蘇峻湖
半陽湖　絳巖湖
固城湖　丹陽湖
溧陽源　五馬渡
桃葉渡　麈扇渡
白鷺洲　長命洲
葛仙丹井　景陽井亦名胭脂井
應潮井　藏氷井

山岡門第六

石碗山　天闕山
鳳臺山　覆舟山
幕府山　雞籠山
方山　攝山
東山　白山
濁山　湯山
大壯觀山　臨沂山
祈澤山　東廬山
盧龍山　馬鞍山

大巫山　小巫山
平陵山　鐵冶山
絳巖山　竹里山
大城山　望祭山
白土岡　白楊路
千佛嶺　謝安墩
桃花塢　方山埭
雞鳴埭　鑄劍坑
射雉場　絕地

宅舍門第七

孔子巷　言偃里
四學　陸機宅
孫瑒宅　劉子珪宅
朱异宅　諸葛恪宅
宋齊丘宅　杜姥宅
烏衣巷　乘黃署
紙官署　扶南樂署
銅螭署　錦署
焚衣街

讖記門第八

秦淮石誌　石印
石室　三斷石
寶公銅牌記　潛鶴鼓
天水碧　獨足臺
靈異門第九
八功德水　誌公鱠殘魚
牝狙觸網　感龍產鯉
郗氏化蛇　燕雀湖
新洲　生人葠
木醴

神仙門第十
茅君山　仙人臺
尋仙觀　太虛觀
華陽洞　華陽宮
鸞洞宮　太平觀
青元觀　洞元觀
仙杏山　白都山
石城洞　道士塢
靜壇　春硎
玉晨觀

寺院門第十一
吳建初寺　同泰寺
蔣山太平興國禪寺　半山報寧禪寺
清涼廣惠禪寺　昇元寺 亦名瓦棺寺
大愛敬寺　法寶寺 亦名臺城寺
法光寺 今名鹿苑寺　棲霞禪寺
祈澤寺　鐵索寺
明慶寺　佛窟寺
普濟寺 亦名頭陀寺　淨妙寺 舊名齊安寺
寶林寺　寶乘院 亦名草堂寺

聖湯延禪寺　景德寺
長干寺 今名天禧寺　能仁寺
廟宇門第十二
吳大帝廟　蔣帝廟
晉元帝廟　武烈帝廟
楚平王廟　晉謝將軍廟
晉卞忠正廟　晉陰山廟
梁祈澤夫人廟　青溪夫人廟
潘真君廟　茅君白鶴廟
荊將軍廟　茅司徒廟

菩提王廟　二判官廟
楚靳尚廟　五龍堂
興德王廟
張僕射廟　炳靈公廟

墳陵門第十三

吳大帝陵　吳步夫人陵
吳宣明太子墳　吳甘寧墓
吳葛仙公墓　晉元帝陵
晉明帝陵　晉成帝陵
晉康帝陵　晉穆帝陵
晉哀帝陵　晉簡文帝陵
晉孝武帝陵　晉安帝陵
晉恭帝陵　晉山簡墓
晉溫嶠墓　晉郭璞墓
晉竺使君墓　宋武帝陵
宋文帝陵　宋文帝袁后陵
宋明宣沈太后陵　宋明帝陵
大司徒甄邯墓　宋謝濤墓
宋謝濤夫人王氏墓　冥漠君墓
齊劉皇后墓　齊獻武公墓

梁吳平忠侯墓　梁始興王墓
梁安成王墓　梁臨川王墓
梁建安侯墓　陳高祖陵
陳文帝陵　左伯桃墓
雙女墓　南唐張懿公墓
南塘李順公墓　南唐高越墓

碑刻門第十四

吳大帝封禪碑　吳後主紀功三斷石碑
晉西平侯頌含二碑　晉竺使君銘
晉竺使君頌　宋謝濤夫人王氏墓記
齊獻武公碑　梁忠武王碑
梁安成王碑　梁昭王墓誌銘
梁敬太妃墓誌銘　梁靖惠王碑
梁吳平忠侯碑　梁建安侯碑
梁許眞人壇碑　陳江揔棲霞寺碑
陳宮井欄題刻　隋平陳碑
唐明徵君碑　唐棲霞寺齊會記
唐律大師碑　唐開善寺記
唐玉清觀四等碑　唐沈傳師齋䟽
唐王法主碑　唐紫陽觀碑

唐玄靖先生碑　唐孫尊師詩碑
唐葦君碑　唐下泊宮記
唐許眞人井銘　唐白鶴記
唐義女碑　僞吳銅鑄文
僞吳釘石鑄文　南唐寶華宮碑
南唐請鍾記　南唐寶華宮什物記
南唐李順公碑　南唐張懿公碑
南唐蔣廟碑　南唐易氏墓誌
南唐李後主祭文　南唐開善寺井記
南唐義井欄刻　南唐棲霞寺詩

棲霞寺殿記　重建蔣廟碑
惠烈廟記　蔣廟纂祭文
道光泉記　八功德水記
蔣山寺莊田記　蕭帝寺記
子隱堂記　白雲菴記
寶禪師語錄　宋齊丘鳳臺山詩刻
潘君校官碑 漢碑附此

六朝事迹編類目錄 终

六朝事迹編類卷上

宋新安張敦頤 編
明新安吳 琯 校

總叙門第一

六朝興廢

吳

大帝 卽位在魏太和七年壬寅歲

權字仲謀姓孫氏吳郡富春人堅之次子兄爲吳侯將死以事授之破曹操於赤壁襲關羽於荊州黃武元年四月卽位在位三十一年年七十一葬蔣陵

年號

黃武七　黃龍三　嘉禾六　赤烏十三

大元二

會稽王 卽位在魏嘉平四年壬申歲

權少子諱亮字子明母潘氏權薨卽位至太平三年謀誅大將軍孫綝不克綝黜亮爲會稽王永安三年孫休鴆殺之在位七年

年號

神鳳二　五鳳二　太平三

景帝 卽位在魏甘露四年戊寅歲

權第六子諱休字子烈母王氏亮廢綝迎休即帝位綝典禁兵欲謀休因臘受賀縛而殺之永安七年七月休薨在位七年

年號

永安七

歸命侯(即位在魏咸熙二年甲申歲)

權廢太子和之子諱皓字元宗母何氏休薨丞相楊興大將軍張布說太后朱氏迎皓即帝位皓既得志驕淫麤暴誅興布殺景后天紀四年晉遣王濬舟師至建鄴之石頭皓降之舉家西遷晉太康元年詔賜

歸命侯越五年死在位十七年年四十三

年號

元興一 甘露一 寶鼎三 建衡三

鳳凰二 天冊一 天璽一 天紀五

右吳四主共六十二年

吳初都鄂後遷建業傳世四東據江南盡海置交(理龍編今安南府)廣(理番禺今廣州)荊(理南郡今江陵)郢(理江夏今鄂州)四州有州四十二以建平(歸州)西陵(峽州陸抗鎮守)樂鄉(在江陵東松滋)南郡(江陵)巴丘(在岳州魯肅鎮守)夏口(鄂州)武昌(鄂州)皖城(舒州)濡須塢(和州)牛渚圻(宣州)爲重鎮後得沔口邾城(黃州)廣陵自孫權破曹操於赤壁之後將劉璋牧益州周瑜請於權曰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東晉(繼西晉)

元帝

諱睿字景文姓司馬氏西晉宣帝懿之曾孫琅琊恭王覲之子母恭王妃夏后氏妃通小吏牛氏生元帝故元石圖有牛在馬後初嗣父位永嘉初用王導計鎮建鄴西都不守承制改元稱王愍帝崩問至遂即位(元年丁丑)金德都建康帝性簡儉初拜貴人有司請市

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永昌元年崩在位六年年四十七葬建平陵廟號中宗

年號

建武一 大興四 永昌一

明帝

元帝長子諱紹字道畿母荀氏元帝貴人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即帝位(元年癸未)大寧二年王敦舉兵內向帝乘巴滇(多年切)駿馬微行觀敦營壘敦夢日環其城驚曰此必鮮卑奴來帝狀類外氏鬚黃故云秋七月敦水陸五萬至于南岸帝擊破之敦憤惋而死三年閏

八月帝崩在位三年年三十七葬武平陵

年號

大寧三

成帝

明帝長子諱衍字世根母庾氏明帝崩帝卽位年五歲中書令庾亮輔政元年丙戌咸和三年蘇峻作亂遷帝于石頭陶侃攻殺峻賊黨立峻弟逸爲師滕含敗逸奉御于溫嶠舟已而造新宮遷之咸康八年六月崩在位十七年年二十二葬興平陵

年號

咸和九　咸康八

康帝

成帝母弟諱岳字世同咸康八年六月卽位元年癸卯建元三年九月崩在位三年年二十三葬崇平陵

年號

建元二

穆帝

康帝子諱聃字彭祖母褚氏康帝崩帝卽位年二歲褚后臨朝元年乙巳升平五年崩在位十七年年十九葬永平陵

年號

永和十二　升平五

哀帝

成帝長子諱丕字千齡所生母周氏穆帝崩帝卽位元年壬戌雅好黃老辟穀餌藥遂中毒不識萬機興寧三年崩在位四年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年號

隆和一　興寧三

廢帝

哀帝母弟諱奕字延齡哀帝崩無嗣皇太后迎帝卽

位元年丙寅桓溫欲立威權憚帝守道誣以牀第廢爲東海王又爲海西公安于屈辱太元十一年崩在位六年年四十五葬安平陵

年號

太和六

簡文帝

元帝少子諱昱字道萬所生母鄭氏廢帝廢皇太后詔統皇極咸安元年十一月卽位元年辛未二年崩年五十三葬高平陵

年號

咸安二

孝武帝

簡文帝第三子諱曜字昌明所生母李氏咸安二年即位（元年癸酉）帝溺於酒色長星見心甚惡之於華林舉酒曰長星勸你一杯酒自古何嘗有萬歲天子耶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李太后有身夢神人謂曰汝生男宜字昌明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簡文後悟乃流涕時帝戲所寵張貴人以年幾三十當廢貴人潛怒向席帝醉遂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

年號

寧康二 太元廿一

安帝

孝武帝長子諱德宗字[redacted]所生母陳氏武帝淑媛太元二十一年即位（元年丁酉）元興三年靈寶逼帝西上後復逼東下督護馮遷斬靈寶帝反正于江陵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崩在位二十二年年三十七葬休平陵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密使王部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年號

隆安五 元興三 義熙十四

恭帝

安帝母弟諱德文安帝崩劉裕矯詔立帝（元年己未）元熙元年六月禪位於裕裕以帝爲零陵王居秣陵二年裕使人踰垣殺帝在位二年年三十六謚恭帝葬沖平陵

年號

元熙一

右江左十一帝都建康共一百六年

劉聰既殺愍帝元帝即位遷都建康號曰東晉傳世凡十有一爰自永嘉南渡境宇殊狹禹貢九州之地僅有其二元帝初命祖逖鎮雍丘（今東京）逖死北境漸蹙于是荆豫（[illegible]）青兗四州（[illegible]）淮陰（今楚州）壽陽（[illegible]）泗口（[illegible]）角城（[illegible]）爲重鎮成帝時鄰守將退屯襄陽（[illegible]）穆帝時平蜀漢（[illegible]）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伐入關至灞上（[illegible]）再北伐一至洛陽（[illegible]）一至枋頭（[illegible]）所得郡縣軍旅又[redacted]洎苻堅東平慕容暐西南陷蜀漢西克姑臧（[illegible]）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爲堅有

及堅敗冉復梁益青徐兗荊河內之地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荊河司陷于姚興以彭城為北境藩扞後梁益又陷于譙縱（義熙初陷）每因劉石苻姚喪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于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今江陵松滋縣）江陵夏口武昌合淝壽陽淮陰常為晉氏鎮守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荊河梁益之地而政移于劉氏之宋矣

南朝（繼東晉）

宋武帝

高祖武帝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楚元王交

二十二世孫父翹郡功曹母穆氏元熙二年十二月晉恭帝禪位帝表讓至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即位改元（元年庚申）都建康傳世凡八帝以儉德先天下碎虎魄挽施直脚牀却入筒布用葛燈籠三年五月巳亥崩于西殿在位三年年六十七葬蔣山初寧陵廟號高祖

年號　永初二

少帝

武帝長子諱義符小字車兵母張夫人永初三年夏五月癸亥以皇太子即帝位（元年癸亥）景平二年夏五月巳酉皇太后令暴其過惡廢為營陽王六月癸丑徐羨之等弒帝于金昌亭在位二年年十九

年號　景平二

文帝

武帝第三子諱義隆小字車兒母胡婕妤少帝廢徐羨之等迎立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即帝位（元年甲子）三十年二月甲子為元凶太子劭所弒在位三十年年四十七葬長寧陵廟號太祖

年號　元嘉三十

孝武

文帝第三子諱駿字休龍母路淑媛殺元凶劭自立（元年甲午）元嘉三十年四月辛酉即皇帝位于新亭帝少機穎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大明八年夏五月庚申崩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葬秣陵巖山景寧陵廟號世祖

年號　孝建三　大明八

前廢帝

孝武帝長子諱子業字法師大明八年閏五月庚午以皇太子卽帝位（元年甲辰）帝自以昔在東宮時不爲孝武所禮及卽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乃縱糞于陵肆罵孝武爲齇（壯加切）奴又發殷貴妃墓十一月帝左右壽寂之等謀廢帝懷刀入宮弒之乃崩于華光殿在位一年年十七葬丹陽秣陵

年號

景和 一〇正月乙未改永光

明帝

文帝第十一子諱彧字休景母沈婕妤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卽帝位（元年乙巳）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崩于景福殿在位八年年三十四泰豫元年五月戊寅葬臨沂縣幕府山高寧陵廟號太宗

年號

泰始 七　泰豫 一

後廢帝

明帝長子名昱字德融母陳氏李道兒妾人呼李氏子明帝崩以皇太子卽帝位（元年癸丑）孝武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元徽五年七月七夕楊玉夫等入氈幄內弒帝于仁壽殿年十五葬秣陵

年號

元徽 五

順帝

明帝第三子諱準字仲謀蕭道成奉太后令迎立昇明元年七月壬辰卽帝位（元年丁巳）改元徽五年爲昇明元年三年四月壬辰禪位于齊齊封爲汝陰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殺之葬于遂寧陵

年號

昇明 二

右劉宋八帝共六十年

宋武帝北平廣固（今青州）西定梁益（今漢中）又克長安盡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爲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景和中武牢西復陷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爲正凡二十有二州揚理建業（今建康）南徐理京口（今潤州丹徒縣）徐理彭城（今徐州）南兖理廣陵（今揚州）兖理瑕丘（今兖州瑕丘縣）南豫理歷陽（今和州）豫理汝南（今蔡州）江理潯陽（今江州）青理臨淄（今…）冀理歷城（今齊州歷城縣）司理義陽（今信陽）荊理南郡（今江陵府）郢理江夏（今鄂州）湘理臨湘（今潭州）雍理襄陽（今襄州）梁理南鄭

秦亦理南鄭益理成都寧理建寧
廣理南海交理龍編越理臨漳郡
凡二百三十八縣千百七十九初文帝元嘉中遣
將北伐水軍入河克魏碻磝滑臺武牢
洛陽 西城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軍克洪
農開方二城以東攻滑臺不克而平碻磝守之尋
皆敗退於是後魏太武總師經彭城臨江屯於瓜
步 退攻盱眙 不拔而還明帝時後魏又南
侵淮北冀徐兗四州又荆河州西境悉陷沒則長
淮爲北境僑徐兗於淮南

立青冀二州寄理贛榆 其後十餘年而
滅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陽垂瓠 彭
城歷城東陽 皆爲宋氏藩扞

南齊

高帝

蕭氏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漢蕭何二十一世孫建
元元年夏四月甲午受宋禪卽帝位於南郊（元年己未）都
建康傳世凡七帝性簡儉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
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
華爪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
土同價四年三月壬戌崩于臨光殿在位四年年五
十六葬于武進泰安陵廟號太祖

年號

建元 四

武帝

高帝長子諱賾字宣遠建元四年三月壬戌以皇太
子卽帝位（元年癸亥）明年正月辛亥改元永明帝性剛毅
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喜遊宴雕綺之事言
常恨之未能頓遣永明十一年七月戊寅崩于延昌
殿在位十一年年五十四葬景安陵廟號世祖

年號

永明 十一

廢帝鬱林王

武帝孫文惠太子長子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永
明十一年戊寅武帝崩以皇太孫卽帝位（元年甲戌）帝淫
亂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
箇不得今日得用汝矣西昌侯鸞屢諫不聽帝欲誅
鸞屢諫不聽帝欲誅鸞鸞使蕭諶等領兵入宮弑之
在位一年年二十二

年號

隆昌一

廢帝海陵王

文惠太子第二子諱昭文字季尚鬱林王廢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卽皇帝位時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十月辛亥皇太后使宣城王入纂帝統令廢帝爲海陵王建武元年冬十月鸞遣師殞之

年號

延興一

明皇帝

始安貞王子諱鸞字景棲海陵王廢太后以帝纂統

建武元年十月辛亥卽帝位(元年乙亥)永泰元年七月巳酉帝崩于正福殿在位五年年四十七

年號

建武四 永泰一

廢帝東昏侯

明帝第二子諱寶卷字智藏永泰元年七月巳酉以皇太子卽帝位(元年己卯)帝惑于潘妃爲神仙等殿極奢麗又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永元三年秋七月蕭衍至南豫州帝閉宮門自守十二月王珍國張稷率兵入殿殺帝斬首送

蕭衍在位三年年十九

年號

永元二

和帝

明帝第八子諱寶融字智昭中興元年三月乙巳卽皇帝位(元年辛巳)三年遜位于梁梁奉帝爲巴陵王宮于姑熟四月戊辰殂追尊爲和帝在位二年年十五葬恭安陵

年號

中興二

右齊七帝共二十四年

南齊淮北之地所有絶少青州理朐山(今海州)冀理渦口(今濠州臨淮縣)荆河理壽春(今壽州)北兗理淮陰(今楚州)北徐理鍾離(今濠州)又置巴東理巴州(今夔州)其餘州郡悉因前代州凡二十有二郡三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四其後頻爲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沔北諸郡相繼敗沒(今鄧州地)又遣軍北伐敗于圍馬屯盆城(今鄧州界)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全盛也南鄭(今興元府)樊城(今襄州臨漢縣)襄陽(今襄州)義陽(今信陽)壽春(今壽州)淮陰(今楚州)角城(今泗州臨淮縣東南)漣口(今泗州漣水縣北)朐山

梁（[illegible]）悉爲重鎮

武皇帝

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人父爲丹陽尹母韓氏中興二年三月丙午齊禪位于梁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帝以梁王卽帝位（壬午元年）都建康傳世凡四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有文在手曰武帝初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有文武才幹性溺于釋教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宗廟薦羞始用菽粟幸同泰寺鑄十萬斤銅像幸阿育王寺設無礙法喜會設四部無遮會講金字三慧經三度捨身羣臣以錢億萬贖帝請臨宸極三請乃許太淸三年五月丙辰侯景擧兵攻陷宮城帝憂懼寢疾崩于淨居殿在位四十八年年八十六葬于修陵廟號高祖

年號

天監十八　普通七　大通二　中大通六
大同十一　中大同一　太淸三

簡文帝

武帝第三子諱綱字世讚母穆貴妃太淸三年五月辛巳以皇太子卽帝位（己巳元年）大寶元年十月乙未侯

景逼帝幸西川使彭儁等進觴與帝極飮帝醉寢儁以土囊壓之帝崩在位二年年四十九葬莊陵廟號太宗

年號

大寶二

元帝

武帝第七子諱繹字世誠母阮采女承聖元年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首江陵十一月丙午卽帝位江陵（壬申元年）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遇有闕魏相安定公憾之三年十一月魏軍至柵下大攻帝出枇杷門親臨督戰兵敗見執十二月魏軍殺之帝在位三年年四十七明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爲元帝廟號世祖葬顈寧陵

年號

承聖三

敬帝

元帝第九子諱方智字惠相母夏貴妃承聖三年七月辛丑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明自采石渡江入建鄴丙午卽僞位司空陳霸先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帝紹泰元年九月丙午卽帝位（乙亥元年）太平二年十月遜

位于陳陳奉帝為江陰王薨在位三年年十六追諡
敬皇帝
年號
紹泰一　太平二
右梁四主共五十六年
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天監中有州二十有郡三百
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十
有七郡縣亦稱此初武帝受禪數家即失漢州及
淮西之地梁州刺史夏侯夔降後魏魏興北光英[redacted]袁翟今甲代其後諸將頻
年與魏軍交戰于淮南淮北互有勝負雖得鄱城

俄而又失又克壽春宋大通初大舉北伐淮北城
鎮相次克平直至洛陽暫為梁有其後諸將又復
漢中自天監二年失漢州天經四十二年克復至侯景以東魏以河南地
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
高齊漢川蜀沒于西魏太清初侯景以十三州來降旋為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又圍建康陷之承聖附齊將辛术有佳盡得淮南江北之地得傳國璽反于齊二年酉魏將達奚武宮漢川梁是遂蜀小其實漢川九年而復大抵雍州州今地食下溠音搓鄧寫反戍今襄陽縣夏口今鄂州白苟堆今蔡州真陽縣硤石
城今揚州地揔合淝鍾離淮陰朐山為鎮
陳
繼梁

武皇帝
陳氏諱霸先字興國吳興人都建康傳世凡五帝所
出甚微初仕鄉為里司又為油庫吏後仕梁為陳王
太平二年十月辛未梁敬帝禪位永定元年冬十月
乙亥即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丁丑帝雄武多英畧
性甚仁愛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班將士
三年六月丙午崩于璿璣殿在位三年年五十七葬
萬安陵廟號高祖
年號
永定一

文皇帝
武帝兄始興昭烈王之長子諱蒨字子華永定三年
六月丙午即皇帝位庚辰帝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
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初起自布衣
知百姓疾苦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于
堦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天康元年
夏四月癸酉崩于有覺殿在位七年年若干葬永寧
陵廟號世祖
年號
天嘉六　天康一

廢帝

文帝長子諱伯宗字奉業母沈氏天康元年夏四月癸酉以皇太子即帝位（元年丁亥）帝性仁弱刑政皆歸冢宰故光大二年冬十一月甲寅宣太后令廢爲臨海王太建二年四月乙卯薨在位二年年十九

年號　光大二

宣帝

始興昭烈王第二子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太后既黜廢帝以帝入纘皇統（元年己丑）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即帝位十二年九月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十四年正月甲寅崩于宣福殿在位十四年年五十三葬顯寧陵謚孝宣廟號高宗

年號　太建十四

後主

宣帝長子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母柳氏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以皇太子即帝位（元年癸卯）帝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常使張麗華孔貴妃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爲狎客是年秋自建鄴至荆州江

水色赤如血天外有如風水相激之聲帝設會捨身大赦天下禎明三年正月隋將賀若弼韓擒虎進軍宮城帝逃于井中以繩引之而出至京師見宥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于洛陽在位七年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煬葬河南洛陽之芒山

年號

至德四　禎明三

右陳五主共三十三年

陳氏土宇彌蹙于梁西不得梁漢北失淮淝以長江爲境（[illegible]）有州四十有二（[illegible]）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有八

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illegible]）更經畧淮北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屬高齊亡又總軍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illegible]）旋爲周軍所敗悉虜其衆（[illegible]）自是江北之地盡入于周復以長江爲界（[illegible]）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illegible]）公安（[illegible]）荆門安蜀地（[illegible]）巴陵（[illegible]）已下並風靡退散（[illegible]）

將梱纖白破信州郎今雲安郡歸州是也隋軍自采石隋將韓擒虎襲陷之京口賀若弼襲陷之渡江而平之

六朝建都

南朝建都之地不過建康京口豫章江陵武昌數處其強弱利害前世論之詳矣吳孫策以會稽爲根本文帝嗣立稍遷京口其後又嘗住公安又嘗都武昌蓋往來其間因時制宜不得不爾及江南已定遂還建鄴保有荊陽而魏蜀抗衡其宏規遠略晉宋而下不能易也故孫皓捨建鄴而之武昌吳因以衰梁元帝舍建鄴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嗣主舍建鄴而還

洪府南唐遂不能以立王導斷然折會稽豫章之論而以建鄴爲根本自晉而下三百年之基業導之力也故孫皓議遷都武昌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危險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童謠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夫民謠本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而知民所苦也蘇峻亂宗廟宮室並爲煨燼温嶠議遷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古之金陵聖皇所居孫仲謀劉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冠衛文大帛之冠何往不可若不續其麻樂土爲墟矣由是嶠等之議不行齊蕭頴胄議遷夏口柳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帝不從俄而巴東之兵至峽口遷都之議遂息梁元帝臨荊峽二十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都江陵周洪正諫曰士大夫言聖王所根本無定處若黔首未見入建鄴便謂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心不可不歸建鄴南唐嗣主用唐鎬計遷豫章而王都官舍軍壘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莫不思歸自此論之六朝以來都邑之議莫不以建康爲根本也

六朝宮殿

吳孫權遷都建鄴徙武昌宮室材瓦繕治太初宮吳實錄有曰臺城蓋宮省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蓋宰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有曰倉城蓋儲蓄之所在也宮室记云皆不出都城之內輿地志云都城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宮址蓋謂是也晉瑯琊王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修而居之即太初宮爲府舍及即帝位稱爲建鄴宮更明帝不改至成帝繕苑城作新宮窮極伎巧侈靡殆甚宋齊而下因之稱爲建康宮以此攷之六代宮室門墻雖時有改築然

皆因吳舊址晉新宮在吳太初宮之東吳昭明宮孫皓
所起在晉建康宮城西南惟元帝建鄴宮乃仍吳太初
宮之舊今[redacted]行宮之東北乃其地也

太初宮

建康實錄吳孫權黃武中徙武昌棟瓦而增起卽長
沙王孫策故府在晉建康宮城西南卽臺城之西南
也

建康宮

建康實錄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名曰建康宮亦
名顯陽宮注云卽今之所謂臺城也輿地志云在法

寶寺之南今在府北五里

新宮

晉脩安作新宮造太極殿欠一梁忽有梅木流至石
頭城下因取爲梁殿成乃畫梅花于其上以表嘉瑞
楊修有云玉案金罏對御牀歸然應是舜靈光蝸頭
直上雙魚尾不讓西京舊栢梁

未央宮長樂宮建章宮長楊宮

南史宋前廢帝景和元年以東府城爲未央宮以石
頭城爲長樂宮以北邸爲建章宮南第爲長楊宮東
府城在古青溪橋東

金華宮

輿地志云梁大同中所築昭明太子蔡妃所居在青
溪東

披香殿

楊修金陵詩注云在臺城後宮庾子山詩云宜春苑
中春已歸披香殿裡作春衣蓋指此也

靈和殿

在臺城內晉武帝時殿下柳本蜀郡所獻條如絲縷
帝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緒字思曼楊修
有詩云得地恩深雨露偏丹墀左右玉墀前君王屬

意君知否好似風流一少年

六朝郊社

終吳之世未暇禮文宗廟社稷不見於史晉初置宗
廟在吳都城宣陽門外輿地志云在縣東二里圖經
云大社大稷壇在縣二里宋齊而下時有改易晉元
帝二年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輿地
志云在今縣城東南十八里圖經云古南郊壇在縣
南十八里成帝作北郊壇于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
南郊實錄云北郊壇在縣東八里潮溝後東近青溪
又按通典宋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于鍾山北原

道西今鍾山定林寺山巔有平基二所闊數十丈乃其地也南唐郊壇在長樂鄉去縣十二里遺址尚存今爲藏氷之所

六朝郡國

三國鼎立之後土宇分裂得失不常魏武定西朔所置郡國十二[illegible]文帝置[illegible]而省者七[illegible]明及少帝增二[illegible]七[illegible]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illegible]後主增二[illegible]

[illegible]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大帝初置郡五[illegible]少帝景帝各四[illegible]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illegible]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illegible]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illegible]郡國一百七十三[illegible]惠帝不君中州盡棄永嘉南渡建鄴[illegible]開基

九州之地有二焉自兹以降國分南北更王迭霸疆理不常宋至孝武大明中州凡二十有二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南齊繼統又置巴東一郡餘並因之爲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頗與元魏侵吞相得失蕭梁之時多沿舊制天監中有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郡縣亦稱於此陳氏較之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而以長江爲境有州四十有二是其地愈狹立名益多爲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有八此皆疆宇之列乎南者也

六朝保守

晉蔡謨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方其強盛皆當詘而避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王羲之曰以區區江左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二人者能言之而不得行之行之而足以安江南者孫權一人耳陸瑁嘗勸權曰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陸遜嘗勸權曰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之曰發調者蓋謂天下

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何
以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以此知權之志未嘗不在
于天下然以傳考之亦未嘗求逞于中國曹公來侵
則破之拒之而已治艦立塢築堤遏湖作涂塘明烽
燧始終所以備魏者至矣及移牋于曹公曰足下不
死孤不得安則權固未嘗得志也嘉禾中因蜀窺魏
一攻淮南聞明帝東行遽則斂避諸將之攻樊城司
馬懿救之亦引軍亟退自後世觀之謂之怯可也而
權不以爲恥豈非天下之勢既未有可投之隙與其
力爭而取敗不若退守而待時也耶史稱權繼父兄

之業有臣以爲腹心股肱爪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
而江南安此權之所以爲智也及嗣主立諸葛恪爲
政首侵邊以怒敵東興之戰幸捷顧不能持勝復違
衆大舉一敗塗地恪既喪軀而孫氏之業因以衰焉
則權之兵不妄動利害果何如也其後孫皓用諸將
計數侵盜晉鄙陸抗曰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
威自保不可輕動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
陟慎刑罰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
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弊寇不爲衰而我已大
病矣夫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謀

非國家之良策也抗之言兼有陸瑁陸遜裴潛王羲
之之論而皓不之用此其所以亡也東晉自庾亮經
管征伐皆不能有成謝安父子乘苻堅傾敗之餘圖
之如恐不及也至于渡河入鄴訖無尺寸之得宋文
自以富强詰戎兵于元[redacted]道濟再行無功[redacted]諸將以
敗[redacted]敗而胡馬遂至瓜步梁武遣魏氏之亂陳慶之
以數千兵入洛而嵩高之襲幾至殲盡及貪河南之
地納叛將棄睢鄰而身國顛覆陳宣帝[redacted]宇
于北齊旋失淮泗于後周雖以桓溫劉裕非常之才
度越歷代諸將而溫伐苻犍慕容[redacted]皆幾成而敗裕

平南燕滅姚秦亦既得而失則六朝用兵攻伐之策
可見矣

形勢門第二

鍾阜 建康之東餘見寺苑門蔣山寺

圖經云在縣東北周回六十里高一百五十八丈東
連青龍山西臨青溪南自鍾浦下入秦淮北接雉亭
山漢末有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於鍾山吳大帝爲
立廟封曰蔣侯吳錄云大帝祖諱鍾因改名曰蔣山
按丹陽記云京師南北並連山嶺而蔣山岩巖嶷異
其形象龍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嘗至京觀秣陵山

阜云鍾山龍盤蓋謂此也又按輿地志云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焉山之最高峯地有五顆樹樹柞木也宋元嘉中百姓祈禱率有應驗寰宇記云自梁以前立寺七十所今存者六又按南史宋散騎常侍劉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息聚石蓄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游又雷次宗元嘉中開館雞籠山文帝為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至齊周顒亦于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後顒出為海鹽令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舊經云晉謝尚齊朱應吳苞孔嗣之梁

阮孝緒劉孝標並隱于此唐大曆中處士韋渠牟亦隱此山號遺名子顏真卿題其所隱之堂曰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又陳后主與張機遊是山嘗以松枝代麈尾故梅摯詩有千松[redacted]麈尾之句又按文選沈休文鍾山應教詩云靈山紀地德險峭資岳靈又云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蓋美之也荆公絕句云偶向松關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又一絕云澗水無聲遶竹流竹間花影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一鳴山更幽又一絕云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山花落

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閑今屬惟政鄉去縣十里

石城 建康之西

吳孫權沿淮立柵又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常以腹心大臣鎮守之今石城故基乃楊行密稍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地利其形勢與長干山連接輿地志云環七里一百步在縣西五里去臺城九里南抵秦淮口今清涼寺之西是也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正謂此也及晉伐吳王濬以舟師沿江而下自三山抵石城劉夢得金陵懷古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索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荒苑至今生茂草古城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歸皇化兩岸蕭蕭蘆荻秋宋順帝昇明元年以司徒袁粲出鎮於此由晉以來常為戰守之地左太冲吳都賦云戎車盈于石頭蓋謂此也宋大明中以其地為離宮及齊武帝為世子郎以為世子宮城之東有巨石俗呼為塘䦨乃王敦害周伯仁戴若思之處按建康實錄晉元帝永昌元年敦收周顗戴淵殺於石頭城東塘顏石上百姓寃之至今紀其處至陳宣帝太建二年其城復加修築以貯軍食後主禎明元年徐孝克為都官尚書

性淸素常以石頭津稅給之唐武后光宅中徐敬業舉兵使其徒崔洪渡江修石頭以拒之敬業敗分軍三百人守之尋置爲鎭仍徙縣倉以實之故唐書地理志云昇州有石頭鎭中宗神龍二年廢鎭卽移倉于冶城德宗時浙江觀察使韓滉迺於石頭築五城今遺址尚在江南野史汪台符上書陳民間九患爲宋齊丘所沮後齊丘使人夜縛其口沈石城下先主聞而歎之江淹侍始安王石頭城詩曰開局迻天邑襟帶抱尊華何遜登石頭詩曰天暮遠山青潮去邊沙出皆謂此也

朱雀航

晉咸康二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在縣城東南四里對朱雀門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橋輿地志云吳南津大航橋也王敦作亂溫嶠燒絶至是始用杜預河橋法作之地志云朱雀門孔對吳都城宣陽門相去六里爲御道夾御溝植柳自朱雀門南渡出國門羅鄴金陵野步望宮柳詩云色承陽氣煖陰帶御溝淸里俗相傳今桐樹灣相對浮橋卽其地也

眞武湖

按建康實錄吳後主皓寶鼎元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巡遶殿堂窮極伎巧至晉元帝始創爲北湖故實錄云元帝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堤以遏北山之水東至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又按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築北堤立眞武湖於樂遊苑之北湖中亭臺四所後黒龍見于湖側春秋使道士祠之至孝武大明五年常閱武于湖西七年又于此湖大閱水軍按輿地志云齊武帝亦常理水軍于此號曰昆明池故沈約登覆舟山詩南瞻儲胥館北眺昆明池蓋謂此也又于湖側作大竇通水入華林園天淵池引殿内諸溝經太極殿由東西掖門下注城南塹

故臺中諸溝水常縈流廻轉不舍晝夜又按南史元嘉二十三年造眞武湖文帝于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固諫乃止今圖經云湖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不知何所據也本朝天禧四年改爲放生池其後廢湖爲田中開十字河立四斗門以洩湖水跨河爲橋以通往來今城北十三里有古池俗呼爲後湖見作大軍教場處是也

城闕門第三

越城

春秋時越既滅吳盡有江南之地於是築城江上以

鎮江險圖經云周回二里八十步在秣陵縣長干里後崔慧景寇建鄴蕭懿入援自釆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上鼓噪相慶兹建康之南也今南門外有越臺與天禧寺相對見作軍寨處是也

吳固城

圖經云在溧水縣西南九十里高一丈五尺羅城周回七里二百三十步子城一百一里九十步勝公廟記吳時瀨渚縣也楚靈王與吳戰吳兵不利遂陷此城吳乃移瀨渚于溧陽南十里改爲陵平縣靈王崩平王立使蘇縱爲將戰于吳吳軍敗收復陵平縣自平王聽費無忌佞言伍胥奔吳闔閭用爲將舉兵破楚奔南海固城宫殿逾月煙焰不滅其城遂廢

金城

建康實錄金城吳築晉桓温咸康七年出鎮江乘之金城後温北伐經金城見爲琅琊時所種柳皆十圍因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楊修金城詩亦引此爲據又按古圖經晉中宗于金城立琅琊郡温嘗爲琅琊内史至咸康七年出鎮金城前云琅琊蓋指此也今去府城三十五里

冶城

今天慶觀即其地也本吳冶鑄之所因以爲名寰宇記晉元帝大興初以王導疾久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爍不利遂移冶城于石頭城東以其地爲園徐廣晉記云成帝適司徒府觀冶城園即此也

琅琊郡城

寰宇記云晉元帝過江爲琅琊王國人立也其城在江乘縣界王隱晉書及山謙之南徐州記云江乘南岸蒲州岸有琅琊城其立琅琊内史以治之圖經云在縣東北六十三里今句容縣有琅琊鄉亦其地也

又按寰宇記齊武帝永明六年移琅琊郡于白下在縣北十八里圖經直以蒲州津城爲白下非也又按南史武帝永明六年于琅琊城講武習水步軍九年又幸其城講武觀者傾都梁徐欽業登琅琊城詩曰表裡窮形勝襟帶盡巖巒登陴起遐望回首見長安

建康縣城

吳冶城東今天慶觀東是其地寰宇記云在縣西一里晉太康三年分淮水北爲建康縣上元之地居多

同夏縣城

南史梁武帝以宋孝武大明元年生于秣陵縣同夏

里三橋宅及即位大同元年分同夏里爲同夏縣寰宇記云在城東十五里其地在長樂鄉

白下縣城

按圖經及寰宇記引輿地志云本江乘之白石壘也齊武帝以其地帶江山移琅琊居之唐武德元年罷金陵縣築城于此因其舊名曰白下正觀七年復舊治此地遂廢今攷唐書地里志云武德三年更江寧縣曰歸化八年更歸化曰金陵九年更金陵曰白下隷潤州正觀九年復更白下曰江寧前說與廢本末與此不同宜以唐史爲正又按南史齊武帝欲修白

下城難于動役劉係宗啓謫役在東者上從之後武帝講武白下履行其地曰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圖經云在西北十四里今靖安鎮北有白下城故基父老傳云即此地也屬金陵鄉去府城十八里

臨沂縣城

按輿地志云晉成帝咸康三年分江乘縣置臨沂縣琅琊郡陳亡廢矣在府城北三十里

蔣州城

杜佑通典隋平陳於石城置蔣州寰宇記輔公祏據江東用爲揚州唐越郡王孝恭平公祏又於其城置揚州大都督後徙揚州於廣陵此城遂廢

臺城

建康實錄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名建康宮注即今之所謂臺城也在縣東北五里周回八里又按輿地志云同泰寺南與臺城隔路今法寶寺及圓寂寺即古同泰寺基故法寶亦名臺城院以此考之法寶圓寂寺之南益古臺城地也今之基址尚在元和初陸喬家于丹陽一夕有叩門者曰我沈約也呼左右召青箱來俄一兒至約指謂曰此吾子也近從吾過臺城命爲感舊詩因諷曰六代舊山川興亡幾百年

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楊修有詩云六朝遺跡好山川宮闕灰寒草樹烟江令白頭歸故國多情合賦黍離篇

檀城

輿地志云本謝玄之別墅太傅謝安與玄奕棊所勝者至宋屬檀道濟故名檀城圖經云在縣東八里今按建康實錄在墅城東八里非去縣八里也地圖謂之城子墅今清風鄉有城子墅在黃城橋之西即其地去府城四十里

石闕

縣北五里有四石闕在臺城之門南高五丈廣三丈六寸梁武帝所造及成朝士銘之時陸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伏侯景作亂焚燒宗廟城郭府寺百無一存蕁高麗百濟等國入貢見其凋殘遂哭于闕下楊修有詩云雙石巍巍慰眼青滿朝珍重佐公銘宮城府寺俱灰燼翻使夷人說涕零

朱雀門

晉都城南門也按晉志新宮立三門于南面正中曰宣陽與朱雀門相對王導嘗出宣陽門望牛首山兩

峯相向導指爲天闕牛首山在今城南門近東面勢正與桐樹灣相對以此地考之今上元在南廂也

白下門

兩漢地里志未有白下縣按南史宋明帝時聞人謂宣陽門爲白門以爲不祥甚諱之右丞江謐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按唐會要及地理志武德二年更江寧曰歸化八年又更歸化曰金陵九年更金陵曰白下正觀九年又更白下曰江寧則白下縣始于此然未知其得名之因一說謂春秋時楚使子木之子勝處吳邑爲白公金陵吳邑也恐白之得名自此始一說謂本江乘縣之白石壘以其地帶江山之勝故爲城于此曰白下城東門謂之白下正其往路也一說謂齊武帝時巳開武于白下自唐武德以後因之也荊公東門詩有東門白下亭之句參寥訪荊公詩曰苦嫌榮祿早收身歸與漁樵共隱淪白下門西山迤邐與來長是岸烏巾徐師川詩曰廣陵才過又金陵白社還思白下亭鴈翅一連千里浪蛾眉山出兩峯青正謂此也

丹陽門

丹陽丹楊丹徒各自有義按前漢志秦鄣郡乃漢丹

陽郡武帝二年更名也九域志引江南地志云漢丹陽郡北有赭山丹赤故因名曰丹陽至東晉始以丹楊爲義按地理志建鄴秣陵丹楊句容溧陽江寧皆隷丹陽郡屬揚州所統注云丹陽山多赤柳在郡西故曰丹揚丹徒春秋時謂之朱方按建康實錄孫權鎮京口注曰秦始皇發赭衣刑徒伐山開道故名邑曰丹徒

樓臺門第四 亭館附

落星樓

圖經在縣東北臨沂縣前吳大帝時山上置三層樓

樓高以此爲名左太冲吴都賦云䘮戎旅乎落星之樓是也今石步相去一里半有落星墩里俗相傳卽當時建樓處今去城四十里

烽火樓

圖經云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楊修詩注云沿江築臺以舉烽燧自建康至江陵五千七百里有警半日而達按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至瓜步聲欲渡江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又齊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

詩蕭穎胄詩合旨帝謂穎胄曰宗室便不乏才

景陽樓

輿地志云宋元嘉二十二年築至孝武大明中紫雲出景陽樓因名之今法寶寺西南遺址尚存

入漢樓

東晉書云義熙八年于石頭城東起入漢樓在城西門外

梁昭明書臺

舊傳梁昭明太子著書于此今遺址尚存蔣山定林寺後山北高峯上

衛玠臺

晉書云玠字叔寶初字豫章南辭王敦歸建鄴鄴人聞其姿容觀者如堵尋以疾終年二十七時人謂之看殺葬江寧楊修有詩云年少才非洗馬才珠光碎後玉光埋江南第一風流者無復羊車過舊街其臺傳在城南十里

周處臺

府雜東南有故臺基曰周處臺今鹿苑寺之後梅摯記云按西晉史處字子隱義興陽羡人弱冠好馳騁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自知爲衆所惡慨然有改勵

之志里人以三害切諷於是射虎斬蛟往見陸雲具以誠告曰古人學道貴朝聞夕死君前途尚可第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遂退而嚮學有文言必信行必謹如是期年州府交辟仕吴爲東觀左丞吴平入洛累遷郡太守率有善狀拜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權貴卒樹功名沒世遠耀噫天地至大根一氣陶鎔化未始無過陰陽寒暑小有繆戾則從而改之卒歸大順而況于人乎古聖賢本天地之[redacted]以修其性亦未嘗諱過後之人不獨諱之而已抑又從而文之自底悔尤良可嗟惜惟子隱少而不逞長乃自悟

一旦翻然去惡即善遂爲名世忠賢可不重乎則中人所稟因物染遷爲時詿誤德有小眚言小疵未甚子隱之害于而鄉又何憚改爲哉予因來是臺新是堂非止卜高明之居包遊覽之勝而與民同樂亦將有激時世云

九日臺

南史齊武帝永明四年四月作商飈館于孫陵岡世呼爲九日臺十道四蕃志云武帝九月九日以宴羣臣孫陵岡即吳大帝蔣陵今在鍾山鄉蔣廟之西南俗呼爲松陵岡去縣十二里楊修有詩云甲光如水

戟如霜御酒杯浮菊半黃東日西風滿天仗簫韶一部奏清商

雨花臺

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于此感得天雨賜花天厨獻食荆公有詩云盤[redacted]長干有絕陘幷包佳麗入江亭新霜浦溆綿綿靜薄晚林巒往往青楊無爲有詩云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微貝葉深山譯曼花半夜飛香清雖透筆藥散不霑衣舊社白蓮老遠公應望歸

新亭

晉初元帝渡江僕射周顗與羣臣遊宴坐中歎云雖風土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因而流涕王導曰諸公當須戮力中原以壯王室何爲作楚囚悲耶衆皆肅然整容宋孝武即位于新亭僕射王僧達改爲中興亭城南十五里俯近江渚楊修有詩云滿目江山異洛陽北人懷土淚千行不如亡國中書令歸老新亭是故鄉

五馬亭

晉元帝與彭城王玄西陽王羕南頓王宗汝南王宏南渡之後當時讖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謂此也亭今廢其地屬金陵鄉去城西二十五里幕府山

之側

賞心亭

丁晉公建也公以家藏袁安臥雪圖張于其屏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太守無敢覬覦者後爲一太守以凡筆盡蘆鴈易之王琪容學來作守登臨賦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臥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坐隅荆公有詩云檻折簷傾野水傷臺城佳氣已消亡雖披草莽尋千古

獨倚青冥望八荒坐覺塵沙昏遠眼忽看風雨破驕陽扁舟此日東南興欲望江流萬里長又詩云霸氣消磨不復存舊朝臺殿只空村孤城倚薄青天近細雨侵尋白日昏稍覺野雲成晚霽却疑山月是朝暾此時江海無窮興醒客無言醉客喧

白下亭

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王荊公有詩云東門白下亭摧甓蔓寒葩則亭在東門明矣荊公舊宅在今報寧寺故基其詩有門前秋水可揚舲有意西尋白下亭之句今廢矣

東冶亭

晉太元中於汝南灣東南置亭為士大夫餞送之所楊修有詩曰忍淚相看酒共持一生心事幾人知年年折盡東亭柳此別綿綿無盡期舊傳在縣東八里

翠微亭

城西五里清涼寺山頂南唐時建林逋有詩云亭在江干寺清涼更翠微陳軒金陵詩集註云清涼寺翠微亭最為佳處

三山亭

城西五里清涼寺石頭城之西面對三山其地屬金陵鄉

儒學館

南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即今覆舟山之南也

湯泉館

徐鉉有湯泉舊館詩今遺基尚存在神泉鄉湯山之下

儀賢堂

建康實錄吳時造號為中堂楊修詩注云在臺城內梁武帝謙恭待士大通中有四人來年七十餘鶉衣

躡履行丐經年無人知者帝召入儀賢堂給湯沐解御服賜之帝問三教九流及漢舊事了如目前帝心異之舉朝無識者惟昭明太子識而禮重之四人喜揖昭明如舊交時目為之四公子楊修有詩云兩兩鶉衣白髮翁講延談柄坐生風昭明太子歡相得應與商山四皓同

祓禊堂

楊修金陵詩注云在縣北五里臺城內天淵池中架石引水為流杯之所六朝上巳日宴錫公卿于此輿地志云宋元嘉二十二年鑿天淵池造景陽樓今法

寶寺之南有景陽樓古巷側有池舊傳即天淵池歲
久湮沒今不復有堂矣

聽箏堂

晉元帝幸謝安宅命謝安侍坐使桓伊吹笛爲一弄畢又撫箏按歌金縢曲聲伊慷慨俯仰可觀安涙下霑襟乃越席捋其鬚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媿色此堂基至今樵采者不敢近楊修詩云鴈柱鸞絃十有三南山安石位崔巍逡巡奏罷金縢曲堂上霑襟嘆不凡

蠶室

隷縣北七里耆闍寺前沙市中六朝皇后親蠶之所也楊修詩云摘繭抽絲女在機茅簷華箔舊堂扉年年桑柘如雲綠翻織誰家錦地衣

三閣

陳後主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牕牖戶壁欄檻之類皆以沈檀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朱簾內設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所未有每微風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麗華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江總等對貴妃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爲詞被以新聲采宮女有容色者千百數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麗華聰慧有神采嘗于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又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于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官啓奏並

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每置張麗華于膝上共決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內外交結貨賄公行賞罰無常綱紀瞀亂矣及隋軍克臺城二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于青溪柵下北史高頴傳隋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頴曰武王伐紂戮妲己今陳平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當以北史爲正

馳道

宋孝武帝作馳道自閶闔北出承明抵玄武湖十餘里爲調馬之所也楊修有詩云路平如砥直如絃官

柳千株拂翠煙玉勒金[redacted]天下駿急于奔電更揮鞭

齊雲觀

陳後主禎明二年建國在臺城內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揚修詩云上界笙歌下界聞縷金羅袖繫金裙倚欄紅粉如花面不見巫山空暮雲

層城觀 亦名穿針樓

輿地志云齊武帝七月七日使宮人集此是夕穿針以爲乞巧之所亦曰穿針樓在臺城內楊修有詩云秋星如彈月如梳宮妓香添乞巧爐萬縷千針同一意眼穿腸斷得知無

桂林苑

寰宇記云桂林苑在縣北落星山之陽左太冲吳都賦云數軍實乎桂林之苑卽此地也

樂遊苑

輿地志云在晉爲[redacted]園宋元嘉中以其地爲北苑更造樓觀後改爲樂遊苑宋孝武大明中造正陽林光殿于內[redacted]之亂焚毀略盡陳天嘉六年更加修葺陳亡遂廢又按實錄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禊飲于樂遊苑會者賦詩顏延之爲序南史梁大通三年武帝幸樂遊苑時新造兩刃矟[redacted]帝因賜羊侃河南國紫騮馬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樹俄而折因號其矟爲折樹矟及陳宣帝卽位北齊使常侍李騊駼來聘賜宴樂遊苑尚書令江揔作詩以贈之寰宇記云其地在覆舟山南去縣六里

上林苑

南史宋孝武大明三年於貞武湖北立上林苑建康實錄云在縣北十三里有古池俗呼爲飲馬塘楊修詩注云其苑連雞籠山在縣北七里

芳林苑

寰宇記云芳林苑一名桃花園本齊高帝舊宅在府城之東秦淮大路北武帝永明五年嘗幸其苑禊宴王融曲水詩序云載懷平浦乃眷芳林蓋此也又按南史齊時青溪宮改爲芳林苑梁天監初賜南平元襄王爲第益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靡命蕭子範爲之記蕃邸之盛無過焉

芳樂苑

齊東昏侯方在位時與宮人於閱武堂武會皇帝正位閹人行儀帝戎服臨覩又于閱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多種樹木日與潘妃放恣褻瀆不可言明帝

崩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常潘妃生女百日
而亡制斬衰杖經衣悉粗布羣小來弔盤旋坐地舉
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樂左右直長閹竪等共營
肴羞爲天子解[illegible]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
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竪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
自爲市吏錄事將鬭者就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
杖之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
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江河門第五 [illegible]

大江

西接江寧界東接句容界北接真州六合縣界沿流
一百二十里按三國志吳書魏文帝有渡江之志徐
盛從建鄴築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文帝到廣陵望
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退文帝嘆曰
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又按江南野史周世宗
問孫忌江南虛實忌曰長江千里險過湯池可敵十
萬之師世宗鬭而忌之

秦淮

秦始皇東巡會稽經秣陵因鑿鍾山斷金陵長隴以
疏淮 [illegible] 其淮本名龍藏浦上有二源一
源發自華山經句容西南流 華山在句容縣界高九里似蔣山 一源
發自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入江寧界 東廬山在溧水縣東南十五里高四十八丈周迴二十一里西一源入秦淮 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大
江其分派屈曲不類人功疑非秦皇所開而後人因
名秦淮者以鑿方山言之楊修詩曰一氣東南王斗
牛祖龍潛爲子孫憂金陵地脉何曾斷不覺真人已
姓劉

直瀆

吳後主孫皓所開隸鍾山鄉去縣二十五里西至霸
埂東北接竹港流入大江楊修詩注云瀆在幕府山

東北長十四里闊五丈深一丈初開之時晝穿夜復
自塞經年不就傷足役夫臥其側夜見鬼物來塡因
嗟嘆曰何不以布囊盛土棄之江中使吾徒免殫力
于此傷者異之曉白有司如其言乃成瀆道直故名
曰直瀆輿地志曰白下城西南蟹浦浦西北有直瀆
伏滔北征記云吳將甘寧墓在此俗云墓有王氣孫
皓惡之乃鑿其後爲直瀆又按晉書蘇峻舉兵溫嶠
帥師救京師遣王愆鄧期兵爲前鋒次直瀆即此地
也楊修有詩曰晝役人功夜鬼功陽開陰闔幾時終
不聞擲土江中語爭得盈流一水通

橫塘

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楊修有詩云早潮纔過晚潮來一一軒窓照水開鑑面無塵風不動分明倒影見樓臺

青溪

建康實錄吳赤烏四年冬鑿東渠名為青溪寰宇記云青溪在縣東六里闊五丈深八尺以洩眞武湖水輿地志云青溪發源鍾山入于淮連綿十餘里溪口有埭埭側有神祠曰青溪姑今縣東有渠北接覆舟山亦近後湖里俗相傳此青溪也其水迤邐西出至

今上水閘相近皆名青溪陶季直京都記云京師鼎族多在青溪埭尚書孫瑒尚書令江揔宅當時並列溪北又南史齊永明元年望氣者言新林婁湖有王者氣帝迺築青溪舊宮作新婁湖苑以厭之又實錄云郗僧施泛舟溪中每經一曲作詩一首隋煬帝平陳斬張麗華孔貴妃二人于此柵下楊修有詩云傾城傾國兩妃嬪此地聞名不見人潛想舊時紅粉面落花風裡步香塵

潮溝

輿地志潮溝吳大帝所開以引江潮建康實錄云其北又開一瀆北至後湖以引湖水今俗呼為運瀆其實自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蔣山寺門前東出至青溪者名潮溝其溝向東已湮塞西則見通運瀆按實錄所載皆唐事距今數百年其溝日益湮塞未詳所在今府城東門外西抵城濠有溝東出曲折當報寧寺之前里俗亦名潮溝此近世所開非古潮溝也

霹靂溝

王荆公詩云霹靂溝西路柴荆四五家憶曾騎款段隨意入桃花在城東五里

北渠

吳後主引北湖水入宮城巡遶堂殿極機巧費役萬工楊修有詩云金殿分來玉砌流黑龍湖撒鳳池頭後庭花落恩波斷翻與南塘作御溝在城北二里

盤浦

輿地志云白下城西南有盤浦源出鍾山北流九里入大江在城西北十六里

覆杯池

晉元帝中興頗以酒廢政丞相王導奏諫帝因覆杯于池中以為誠楊修有詩云金杯覆處舊池枯此後

還曾一醉無東晉中興股肱力元皇亦學管夷吾今
城北三里西池是也

落叉池

蔣山寶公塔之東悟眞菴前舊傳迦毗羅神隋梵僧密多至此與神交戰落叉于此池因以得名

三巖石

臺城内千福禪院本梁同泰寺後吳順義二年置院前有醜石四各高丈餘又三巖山西有白蓮閣閣下有小石池面方一丈餘言是陳時景陽井今有古石井欄其上本鐫刻文字悉已殘毀惟城甃二字可辨

今名法寶院楊修有詩曰蘿蔓藤花歲自添露痕還似雨痕霑莫將廢苑爲閑地猶可巖巖使且聽

邀笛步

舊名蕭家渡在城東南青溪橋之右今上水閘是也晉書云桓伊善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伊素不與徽之相識自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論之曰勝聞君善吹笛爲我一奏伊是時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故今名爲邀笛步

也

迎擔湖

南徐州記云費縣西北八里有迎擔湖昔晉元嘉中元帝南遷衣冠席卷過江客主相迎湖側遂以此爲名在府西北五里石城後其湖溉田三十里

太子湖

吳宣明太子孫登所創謂之西池晉元帝即位明帝爲太子更加修之多養武士於池內築土爲臺時人呼爲太子西池建康實錄云晉太元十年夏四月苻堅爲姚長慕容沖所逼遣使求救詔太保謝安率衆

救秦帝自行西池在城北六里周回十里

蘇峻湖

南徐州記云迎擔湖西北有蘇峻湖本名曰石陂建康實錄晉成帝咸和二年蘇峻舉兵于石頭陶侃溫嶠庾亮陣于白石使將軍楊謙攻于石頭峻輕騎出戰謙詐奔白石壘峻逼之繞交鋒峻墜馬侃督護李陽歸陣斬峻于白石陂岸至今呼此陂爲蘇峻湖在城北十五里周回十里

半陽湖

輿地志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又南徐州

記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熱處可爛物冷處如氷熱處魚入冷處即死冷處魚入熱處亦死民種稻則溉熱水一年再熟今廢楊修有詩云江南龍節水爲鄉水不絕陰又半陽一片湖光共深淺兩般泉脉異温涼在城東北四十里周回十五里

絳巖湖

圖經云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源出絳巖山周回二十里溉田一百頃舊收歲課錢二百二十貫咸平三年正月奉勅除放

固城湖

圖經云水路在溧水縣南九十五里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三十里有四派東經五堰經常州宜興縣界入太湖

丹陽湖

圖經云在溧水縣西八十里與太平州當塗縣分界昔唐李太白常遊此湖酷愛其景乃張帆載酒縱意往來而作詩曰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裡少婦棹輕舟歌聲逐流水

溧陽源

圖經云在本縣西北四十里曹姥山西經溧水縣東流入縣界又南流三十里入長塘湖一名瀨水吳越春秋云伍子胥奔吳至瀨渚遇女子因跪乞食女食之投以壺漿誡曰勿言既濟女巳投水後子胥伐楚還投金于瀨水以報之須臾有嫗行哭而來曰吾女三十不嫁遇窮人食之投水而死乃取金以歸水次有碑李白文

五馬渡

圖經云在縣西北二十三里幕府山之前晉元帝與彭城等五王渡江處按晉書太安之際童謡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元帝登大位乃其符云五馬之名取此

桃葉渡

圖經云在縣南一里秦淮口桃葉者晉王獻之愛妾名也其妹曰桃根獻之詩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不用楫者謂横波急也嘗臨此渡歌送之楊修有詩云桃葉桃根柳岸頭獻之才調頗風流相看不語横波急艇子翻成送莫愁

麾扇渡

圖經云在縣東南四里故朱雀航之左晉廣陵相陳

敏反南渡江時假顧榮丹陽內史榮發舟南岸敏率衆萬餘人出不獲濟以白羽扇麾之其軍遂自潰因以為名也楊修有詩云旌旗爍日刃凝霜甲光如龍人似狼羽扇一麾風偃草策勳多謝顧丹陽

白鷺洲

圖經云在城西南八里周回十五里對江寧之新林浦唐李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長命洲

梁武帝放生之所也在石頭城前帝日市鵝鴨雞豚之屬放此洲名為長命洲置戶十家常以粟穀餧飼

歲各千石而為狐狸所食及掌戶竊而烹者各半與地志魏使李恕來聘帝時於此放生問恕曰北主頗知此事乎對曰魏國不殺亦不放帝無以應之楊修詩曰梁武慈悲不鼎烹蒙恩豢養亦虛名狐狸口腹應潛飽就死多于日放生

葛仙丹井

仙公葛玄煉丹井也按建康實錄吳大帝好道術玄嘗與遊處後玄白日昇天其井尚存外有石欄相傳云南唐所造今去城四十里方山頂上是也

景陽井 亦名胭脂井

臺城中景陽宮井也按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俱入井隋軍出之故杜牧之詩云三人出眢井謂此也其井有石欄上多題字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或云石脉之色類胭脂故云圖經不載楊修有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惶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唐李白金陵歌曰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秀色横飛歷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跡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泰清之歲來關因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為雲

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劒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商山皓

應潮井

蔣山頭陀寺中塔記云梁大同元年後閣舍人石典造山頂第一峯佛殿後有一井泉與江潮盈縮增減相應楊修詩云碧甃時時減復增山頭海面密相應古來泉脉誰穿鑿潮落潮生不暫澄

藏冰井

覆舟山上有凌室乃六朝每歲藏氷于此也楊修詩
云尤喜凌人職未嘗閑藏出納示箴規戢兢國步艱
難者常似臨深履薄時在城東北十里

六朝事迹編類卷上

六朝事迹編類卷下

宋新安張敦頤編
明新安吳琯校

山岡門第六

石硊山 硊牛委切

輿地志云秦始皇時望氣者云江東有天子氣乃東遊以厭之又鑿金陵以斷其勢今方山石硊是其所斷之地也孫盛云東至方山有直瀆自瀆至北山或云是秦時所掘山今方山西九里有大壟枕淮合壟悉是石名石硊京師溝塘累石悉鑿此壟取之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天闕山

晉元帝即位起宮殿城闕郭璞云闕不便王導乃指牛頭山為天闕楊修有詩云牛頭天際碧凝嵐王導無稽示妄談若指遠山為上闕長安應合指終南

鳳臺山

宋元嘉中鳳凰集于是山乃築臺于山椒以旌嘉瑞在府城西南二里今保寧寺是也唐李白詩曰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昔時有鳳凰鳳凰為誰來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回明君

史252-087

越羲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琴醉金罍東風吹山花安可不盡杯六帝沒幽草深宮冥綠苔置酒勿復道歌鐘但相催又詩曰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宋齊丘有詩云嵯峨壓洪泉岸岺撑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盤龍虎健水黑螭蟠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煒爍畫棟泥金碧石路盤墝埆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棲鸑鷟梁間燕教雛石罅

蛇懸穀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廻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窣窣天陰鬼敲椓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嚗嚗峩峩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語興亡事舉首思眇邈吁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橐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矰繁（音勺絲纏也）安得生羽翰雉飛上寥廓（其詩刻今在保寧寺）

覆舟山

寰宇記云在城北五里周回三里高三十一丈東接青溪北臨眞武湖狀如覆舟因以爲名輿地志云宋元嘉中改名眞武山以其臨眞武湖山復有眞武觀故也晉北郊壇宋藥園壘樂遊苑氷井甘露亭皆在此山

幕府山

寰宇記云在城西北周回三十里高七十丈東北臨

直瀆浦西接寶林山南接蟹浦輿地志云臨沂縣東八里有幕府山寰宇記晉元帝自廣陵渡江建康城荒落以府第居縣北山下因以幕府山爲名圖經云丞相王導建幕府於此山因名之山上有虎跑（蒲刨切也）泉其西巔有仙人臺宋明帝高寧陵在山西王導溫嶠亦塋山西又按寰宇記云陳武帝破北齊軍四十六萬於幕府山下至後主禎明中嘗幸此山校獵虞世南獻賦以美之楊修有詩云六代繁華一瞬間平蕪遠樹不勝閒倚樓天暝雲如幕知是琅琊幕府山

雞籠山

寰宇記云在城西北九里西接落星澗北臨栖玄塘輿地志云雞籠山在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如雞籠因以爲名按南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館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于雞籠山齊高帝嘗就次宗受禮及左氏春秋又竟陵王子良嘗移居雞籠山下集四學士抄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略千卷又按宋文帝元嘉中改爲龍山以黑龍嘗見貞武湖此山正臨湖上因以爲名今去縣六里晉元帝明帝成帝哀帝四陵皆在山南中有佛寺五所

方山

寰宇記云山高一百一十六丈周回二十七里圖經云四面方如城東南有水下注長塘流溉平陸又按輿地志云湖熟西北有方山頂正方上有池水山謙之丹陽記曰山形方如印故曰方山亦名天印山秦始皇鑿金陵此方是其斷者文選謝靈運東出鄉里相送至方山靈運嘗賦詩其畧云解纜又流潮懷舊不能發又按南史宋何尚之爲尚書令元嘉末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後果然又按齊武帝嘗幸方山顧左右曰朕欲經始山之南復爲離宮期勝新林苑徐孝嗣荅曰繞黄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少留神乃止圖經謂齊武帝于方山築苑不知何所據而云

攝山

寰宇記云周回四十里高一百三十二丈東連畫石山南接落星山陳江總攝山棲霞寺碑云南徐州琅琊郡江乘縣有攝山其狀似繖亦名繖山尹先生記云山多草藥可以攝養故以攝爲名南史齊明僧紹往江乘攝山今棲霞寺即其宅也今去城四十五里

東山

上元縣有兩東山一在崇禮鄉今土山是也晉書謝安寓居會稽棲遲東山此安之舊隱也後于土山營築以擬東山今去縣二十里一在鍾山鄉蔣廟東北宋劉勔隱居之地南史勔嘗經始鍾嶺以爲棲息及造園宅名爲東山今去縣十五里陳軒金陵集載李白李建勳東山詩皆指土山而作

白下

圖經云舊屬江乘縣周回八里高八十丈東接竹堂山南接蔣山北連攝山西有水下注平陸輿地志云階礎碑石悉出此山南史梁散騎常侍韋載有田十

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天嘉元年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不入籬門者十載今去縣二十里

濁山

圖經云在溧水縣東南十里高一十丈周回五里山北濁水出焉輿地志云溧水縣有濁山下有濁水即秦淮之源也

湯山

寰宇記云在縣東北其西接雲穴山山不甚高無大林木有湯泉出其水大小凡六處湯㴩繞其東南四時常熱禽鳥之類入之輒爛以煑豆穀終日不熟草木濯之轉見鮮茂舊有湯泉館今廢去縣五十里

大壯觀山

圖經云在城北一十八里周回五里高二十丈東連蔣山西有水下注平陸南臨真武湖北臨蠡湖舊經謂陳宣帝起大壯觀於此山因以爲名南史宣帝大建十一年八月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于真武湖上登真武門觀宴羣臣因幸樂遊苑設絲竹之會仍重幸大壯觀振旅而還

臨沂山

圖經云在城東北四十里周回三十里高四十丈東北接落星山西臨大江西南有舊沂縣城

祈澤山

舊經云初法師嘗結茅于此有龍女來聽講旣而神泉涌于講座下後遂爲祈禱水旱之所山因此得名高五十丈周回十里東連彭城山北連青龍山今去縣二十三里

東廬山

圖經云在溧水縣東南一十五里高六十八丈周回二十里有三源一出山西流入秦淮一自山東北流入馬沈港一自山東南吴漕流入丹陽湖丹陽記云溧水縣東有廬山與丹陽分界俗傳云以廬舍爲名

又云嚴子陵嘗結廬于此

盧龍山

圖經云在城西北十六里周回五里高三十六丈東有水下注平陸西臨大江舊經云晉元帝初渡江到此見嶺山連綿接石頭城真江上之關塞以此地盧龍因以爲名

馬鞍山

圖經云以形似得名西臨大江東與石頭城相接南史陳後主禎明三年隋將濟宜黄侯慧紀自荊州帥

將士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彔肅將兵以
鐵鎖橫江隋將楊素奮兵擊之爭馬鞍山四十餘戰
隋軍死者五千餘人今去城十里

大巫山

圖經云在溧水縣北四十五里周回二百五十步高
八丈長塘湖內接鎮江府金壇縣界

小巫山

圖經云在溧水縣東北二十五里周回四里高五丈
長塘湖內石上有獸跡

平陵山

圖經云在溧水縣西北三十五里高三丈周回三里
晉書云永和三年李閎斬韓晃蘇逸于此

鐵冶山

圖經云在溧水縣西南七十里周回二十里高一百
八十丈輿地志云前代鐵冶山

絳巖山

圖經云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周回二十四里高一
百六十五丈上有龍坑祠壇江南地志云漢丹陽縣
北有赭山其土亦赤因為郡名本名赤山唐天寶六
年改名絳巖山

竹里山

圖經云在句容縣方輿地記云行者以其途傾險號
曰翻車峴鮑昭有行翻車峴詩即此山也

大城山

圖經云周回二十二里高八十二丈南接符堅山西
接鴈門山北接竹堂山今去城七十里

望祭山

東晉成帝於北郊以白山鍾山配四十四神之數兼
祭之按通典梁武帝省四望座惟鍾山及松江浙江
五湖白石山並存之

白土岡

圖經云北連蔣山其土色白因名之輿地志云同夏
縣西有白土壟即此地按北史隋賀若弼嘗破陳軍
於蔣山之白土岡今蔣山西北有岡壠土色正白乃
其地圖經云在縣東二十二里非是蓋同夏縣在今
縣東十五里而白土岡在同夏之西不應有二十二
里之遠也

白楊路

圖經云縣南十二里石山岡之橫道是也六朝雜事
云宋袁粲常酌于此忽逢村父便留連笑語人恠而

問之荅曰吾侶偶游非知音也楊修有詩云殘枝敗葉幾雲春莫問栽培迹已陳細雨斜風馬無力蕭蕭滿路更愁人

千佛嶺

在攝山栖霞寺之側按江摠栖霞寺碑明僧紹居士子仲璋為臨沂令於西峯石壁與度禪師鑄造無量壽佛大同二年龕頂放光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及宋江夏王霍姬齊田奐等琢石建像梁臨川靖惠王復加瑩飾嶺之中道石壁有沈傳師徐鉉張稚圭王雱題名

謝安墩

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尚存謝安與王羲之嘗登此超然有高世之志李太白將營園其上乃作詩曰晉室昔横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鬭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蹙中原哲匠感頹運雲屏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塡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返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横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佳樹蕙草留芳根地古雲物在臺荒禾黍繁我來酌清波于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王荆公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桃花塢

在蔣山寶公塔之西北舊有桃花甚盛今不復存

方山埭

建康實錄吴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勲發屯田兵于方山南截淮立埭號方山埭又按南史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行旅以為難齊明帝使沈瑀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其埭今去城四十五里

雞鳴埭

建康實錄青溪有橋名募士橋橋西南過溝有埭名雞鳴埭齊武帝早遊鍾山射雉至此雞始鳴圖經云今在青溪西南潮溝之上又按南史齊武帝永明中散遊幸諸苑載宫人從車至内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景陽樓上應聞鍾聲並早起粧飾帝數幸琅琊城宫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為雞鳴埭若爾其埭又當近北父老傳曰今清化市真武廟側是其處也二埭恐皆當時所歷姑兩存之

鑄劒坑

圖經云在溧陽縣南八十里石屋山之西舊經云昔吳王使歐冶子鑄劒于此

射雉場

圖經云在縣東二十里齊東昏侯置射雉場五百所皆以七寶裝翳楊修有詩曰外作禽荒內色荒三千紅粉日嚴粧潘妃縱有嫣然態不步金蓮到射場

絕地

圖經云在縣南三里古大社西有凶地三畝晉周顗司馬秀蘇峻皆宅于此悉以禍敗宋王僧綽曰大丈夫當以正道自居何宅之有凶吉尋爲元凶所害楊

修有詩曰四壬衣冠今不終高門列戟謾重重由來瘠沃分勞逸莫道人凶非宅凶

宅舍門第七

孔子巷

輿地志云孔子廟在樂遊苑東隔青溪本聖亭侯所奉之廟也舊在溪南丹陽郡之東南本東晉所立中廢宋元嘉十九年詔復孔子廟至齊遷于今處以舊地爲浮圖今名孔子寺亦名孔子巷在城東南五里古長樂橋東

言偃里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言偃字子游吳人今不知其里所在或云在城東二十二里

四學

南史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立儒學館于雞籠山命雷次宗居之因集丹陽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美焉

陸機宅

建康實錄云陸機入洛作懷舊居賦云望東城之紆徐邈吾廬之延佇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其詩云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

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荒苑池光蕩華軒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掃地青玉簟爲余置金樽醉罷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再得洗囂煩圖經云在縣南五里秦淮之側

江令宅

陳尚書令江總宅也建康實錄及楊修詩注云南朝鼎族多夾青溪江令宅尤占勝地後主嘗幸其宅呼爲狎客劉禹錫詩云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今城東段

大夫約之宅正臨青溪即其地也故王荆公詩云昔時江令宅今日段侯家此可驗也

沈約宅

南史梁沈約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叙其事東田在鍾山之下也

孫瑒宅

建康實錄陳起兵部尚書孫瑒居處奢豪宅在青溪東西即江揔宅瑒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

劉子珪宅

南史齊劉瓛字子珪居于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永平七年竟陵王子良表武帝爲立館帝以揚烈橋故主地給之檀橋在今縣東二十五里青龍山之前

朱异宅

南史梁朱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玩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

諸葛恪宅

圖經云在縣東二里古元風觀前南接青溪里俗傳云在今縣東南百餘步直對青溪其東即江令宅也

宋齊丘宅

舊傳在鎮淮橋之北御街之東今南北較務是也其後又爲南唐國子監

杜姥宅

建康實錄晉成帝恭皇后杜氏母裴氏即杜弘治之妻也裴氏名穆孝武帝封爲廣德君初穆渡江宅於南掖門外時裴氏壽考故呼爲杜姥圖經云在舊縣東北三里舊縣在冶城今天慶觀之東是也其宅未詳所在

烏衣巷

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皁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于梁上榭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于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裡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出無消息洒淚臨風幾自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至今歲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

百姓家比見攄遺圖經云在縣東南四里晉書王導紀瞻
宅皆在此巷

乘黃署

輿地志云在東府之西北五軫及朝車凡駕馬者之
所去縣東北六里

紙官署

輿地志云宋永初中立舊日齊帝于此造銀光紙以
賜王僧虔在縣東一十五里

扶南樂署

建康實錄吳赤烏七年扶南國獻樂人于此置舍以
教宮人在縣北二里

銅螭署

臺城刻漏署西本洛陽之舊物宋平姚泰遷于此魏
明帝爲太子時玩以玉手板刺螭口中因入不出後
人常見白蝘蜓在其中梁元帝移之江陵此物後遂
不復見楊修詩云挈壺傳箭遏天聰鑄出蟠螭巧範
同何事腹中藏怪物人驚蝘蜓氣如虹

錦署

圖經云在縣東南十里宋遷百工于此也楊修詩云
人衣繼縷地衣紅不念家[illegible]織文應歲

貢吏翻新樣集機工

焚衣街

齊東昏侯自製服爲四種冠五彩袍一月中二十餘
出辰出三更歸夜出清晨返梁自襄陽出師廢之焚
奢淫服六十二種於御街中楊修詩云雉頭金縷又
珠胎煙緒香塵盡不開御路傷人皆嘆息遂巡紅焰
作青灰

讖記門第八

秦淮石誌

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
六字他字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反江

東時年號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
豈非威令將及而符讖先著也

石印

天璽元年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
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云
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
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
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
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

歷山巫言石印卽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爲王又刻石立銘褒讚靈德以答休祥此見吳志注

石室

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皓乃遣司徒董朝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天紀大赦以協石文

三斷石

吳後主天冊元年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又於吳郡臨平湖邊得一石石中有一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元天璽遂立石紀吳功德按實錄云縣南三十里西接牛頭山丹陽雲巖東路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爲三斷此紀功之碑也今移在府治中可辨者二百餘字漫滅者五十餘字楊修詩曰孫吳紀德舊刊碑埋沒蟠螭與伏龜惆悵石岡三斷在至今猶似鼎分時

寶公銅牌記

按高僧傳公諱寶誌宋元嘉中現形于東陽鎭古木鷹巢中朱氏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爲姓施宅爲寺公自少出家依於鍾山道林有銅牌記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眞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亦皆連弘字以應之而國朝宣祖諱乃正當之

潛鶴鼓

臺城端門上二鼓初得于會稽雷門傳是越王舊物擊之聲聞洛陽後孫恩亂兵擊破中有二鶴冲天而去自是不復鳴後人呼爲潛鶴鼓楊修有詩云端門鼙破使人驚潛鶴雙飛上玉清怪得舊時聲太遠冲天合自九臯鳴

天水碧

南唐末時前數年宮人接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爲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必經宿露之號爲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爲天水趙之望也

獨足臺

陳末時有一鳥獨足飛上宮城臺上以觜畫地云獨足上高臺盛草化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國破隋煬帝館于都水臺所謂上

高臺當水開也楊修詩云烏跡分明在帝臺管絃聲裡輒書來回頭一覺風流夢猶得朱門傍水開

靈異門第九

八功德水

蔣山悟真菴後按梅摯亭記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寓錫于此山中乏水時有龐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措之無難俄而一沼沸成後有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已失其一似竭彼盈此也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故名八功德水自梁已前嘗取給御厨又按楊修詩注云高僧曇

隱遊行于此忽聞金石絲竹之音俄見清泉一泓瑩澈甘滑有積年疾者飲之皆愈

誌公鱠殘魚

高僧傳寶誌嘗對梁武帝食鱠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爲爾誌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金陵尚有鱠殘魚

牝狙觸網

按湘山野錄云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雨淚稽顙屈指其腹主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親錄囚繫一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二子煜感化狙之事罪止于流其山去城東二十五里

感龍產鯉

昔民有女感黑龍于田野歸而有娠後產鯉魚投于水中復能變化隨母所出入後成龍而去母亡每春時必來墳所鄉人懼之因立廟祠焉謂之烏鯉廟在溧水縣東南二十五里

郗氏化蛇

郗氏梁武帝皇后也崩數月帝常追悼之晝則忽忽不樂宵乃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窣(蘇骨切勃窣穴中出也)

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躃上殿睒(式冉切說文云暫視貌)睛呀(香牙切張口貌)口以向於帝帝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謂蛇曰朕宮殿嚴警非爾蛇類所生之處必其妖孽欲祟朕邪蛇爲人語啓帝曰蟒則昔之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妒六宮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射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爲蟒耳無飲食可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鱗甲有蟲唼(子合切)嚙(五結切)肌肉痛苦其劇若加錐刀焉蟒非常蛇亦復變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爲阻耳感帝平昔眷妾之厚故託醜形骸陳露于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拔也帝

史252-097

聞之嗚呼感激旣而求蟒遂不復見帝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苦誌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悃欵不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抒睿思灑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採摭佛語削去閑詞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宫室内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忉利今呈本身以爲明驗也殷懃致謝言訖而去此見梁武懺序

燕雀湖

輿地志云走馬橋見有燕雀湖窮神秘苑曰梁昭明太子在東宫有一琉璃盌紫玉杯皆武帝所賜也旣薨詔置梓宫後更塋開墳爲閽人攜入大航乃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帝聞而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土以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楊修有詩曰平湖岸側見高墳萬土銜來燕雀羣鑑面無波天一色此中文藻似儲君在城東四里下入青溪

新洲

南史宋武帝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明日復至洲裡聞有杵臼聲往覘之童子數人皆新衣于榛中擣藥問其故答曰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可殺帝叱之皆散收藥而反今薛家洲蓋其地也屬金陵鄉去城北四十里

生人葠

南史梁阮孝緒字士宗母王氏有疾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一鹿前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其處果獲此草今山中不復有之

木醴

建康實錄陳後主禎明二年初覆舟山及松栢林冬月出木醴後主以爲甘露之瑞俗呼爲雀餳今廢也

神仙門第十

茅君山

茅濛字初成華陽人也隱華山修道秦始皇三十一年白日上昇是時先有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始皇聞之問故老曰此仙謡也於是有尋仙之意濛之元孫盈得道于金陵句曲山上昇爲東嶽上卿司

命眞君太元眞人居赤城時來句曲邦人改句曲爲茅君山（事見撫遺）圖經云漢時有三茅君各乘一白鶴來居其上故號爲三茅君世傳茅盈茅固茅衷皆蒙之後也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華山華陽鄉皆在句容縣）荊公有詩云一峯高出衆山巔疑隔塵沙道里千俯視煙雲來不極仰攀蘿蔦去無前人間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句曲天陳迹是非分草莽紛紛流俗尚師仙

仙人臺

幕府山之西有石棊盤說者云舊有仙人對奕于此故徐君平幕府山詩云仙去棊枰草自繁卽此地也去城北二十五里

尋仙觀

梁時造也與芝山鶯洞相鄰上有石壇舊經云昔茅君行道之所唐垂拱五年道士宋文幹因石琢像董修壇焉在溧水縣東南六十里

太虛觀

舊經云東晉時李盤白遇仙於此修道白日上昇山頂有會仙亭唐開元五年建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奉敕改今額在溧陽縣西南四十里盤白山下初名招仙觀

華陽洞

舊經云卽第八金壇大洞天也唐改爲太平觀在句容縣東南四十里茅山之側

華陽宮

舊經云張眞人煉丹之所也梁朝陶隱居立爲華陽上館唐天寶七年改今額

鶯洞宮

舊經云梁普通三年晉陵縣女子錢妙眞幼年于此修行誦黃庭經積功三十年道成佩白練飛入洞中有石室醮壇存焉天寶七年奉敕于錢眞人昇仙之所建宮度女道士洞在宮東一百餘步

太平觀

梁書云陶弘景讀書萬餘卷善琴棊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曰此是第八洞宮之名金壇華陽之天乃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唐正觀九年爲昇眞先生改爲太平觀

青元觀

舊經云本吳朝葛仙公宅也梁天監七年建有一丹井在祠宇前去句容縣西南三百餘步

洞元觀

輿地志云赤烏二年吳大帝爲仙公葛玄造玄後白日上昇山上至今猶有壇宇楊修有詩曰葛玄功行滿三千白日驂鸞上碧天留得舊時壇宇在後人方信有神仙觀在方山下去城四十五里

仙台山

舊經云絕頂有杏林及仙人脚跡因以名之又有仙壇石井故一名仙壇石山唐垂拱五年重修壇三所并石井聖曆二年縣令岑仲琢石爲像設香燈供祀之下有清泉流入丹陽湖在溧水縣東南四十三里

白都山

昔白仲都常於此學道白日上昇因以爲名楊修詩云駕鶴驂鸞自古聞策名仙籍是眞君天邊舊迹無尋處滿目青山空白雲在城南八里西臨大江

石城洞

石頭城西嶺下南臨大江有洞宛然按眞誥云此小有洞之南門也

道士塢

蔣山明慶寺前乃陳宣帝禮元靖先生臧兢處今在寶公塔之東

靜壇

舊經云宋侍中周捨立與道士塢相對帝問曰其壇如何對曰風不鳴條雲無膚寸鹿巾黃帔其數甚多白簡朱衣其來罕至因名曰靜壇今按道士塢在蔣山古明慶寺前與八功德水相近則靜壇當在其處

春磵

鍾山宋興寺東梁處士劉許字彥度隱居之所楊修詩云手拖葛履坐蓁林竹樹蕭然一水傍枕上白雲船下月卜鄰東磵勝東岡

玉晨觀

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句曲洞北門之側舊經本晉

許長史宅也昔高辛時展上公秦時巴陵侯後漢時杜廣平並於此學道得仙梁武帝天監十三年陶弘景奏請立爲朱陽館唐正觀中爲紫微國師王先生改爲華陽宮天寶七年爲玄靖先生改紫陽觀前有郭眞人養龍池醮壇丹井俱在大中祥符中奉勅改今額

寺院門第十一

吳建初寺

輿地志云吳赤烏十年沙門僧會自西竺來傳佛法

吳太帝作寺自此起楊修有詩曰僧會西來始布金
常聞鐘磬伴潮音江南古寺知多少此寺獨應年最
深舊傳在城南二百餘步

同泰寺

梁武帝改年號大同起同泰寺在臺城內窮竭帑藏
造大佛閣七層爲火所焚梁帝捨身施財以祈佛福
自大通以後無年不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俄
而侯景兵起陷城遂以虚器進膳自庚辰至丙戌七
日不食而崩楊修詩曰佛事莊嚴國力疲照天金碧
倚欄危沈檀爐上煙雲合恰似當年煨燼時

蔣山太平興國禪寺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以錢二十萬易定林寺前岡獨
龍阜以葬誌公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五級
於其上十四年即塔前建開善寺今寺即其地也唐
乾符中改爲寶公院南唐昇元中徐德裕重修開寶
三年後主改爲開善道場太平興國五年改賜今額
慶曆二年府尹葉龍圖清臣奏請爲十方禪院據高
僧傳及寶公實錄公諱寶誌宋元嘉中現於東陽郡
古木鷹巢中朱氏婦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
爲姓乃施宅爲寺焉公自少出家依于鍾山道林寺

常持一錫杖杖懸刀尺及鏡佛之類由是知名齊梁
間死而將葬梁武帝命陸倕製銘并已賜玻璃珠以
飾塔表南唐保大七年加號妙覺塔名應世本朝太
平興國七年舒民柯萼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松下
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於是遣使致
謝謚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謚道林真覺大師按建
康實錄開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初鄭克俊取之以
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
也寺西有曰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斸得名曰
宋熙泉以近宋熙寺基之側有八功德水在寺東悟
真菴之後一云泉在寺北高峯絕頂寺東山巔有定
心石下臨峭壁寺西百餘步有白蓮菴菴前有白蓮
池乃策禪師退居之所寺後向東有塔曰婁約即慧
約婁禪師之塔高僧傳曰葬于獨龍山寶公之左是
也舊有寶公及婁約塔碑梁王筠撰文今不復存楊
次田詩曰今古忙忙利祿間幾人能此叩松關猿驚
鶴怨不知處虎踞龍盤空見山芳草路隨流水遠老
僧心共白雲閑淮南舊隱拋離久一誦移文一愧顏
荊公詩已見鍾阜下

半山報寧禪寺

王荊公故宅也其地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爲患自荊公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以病聞神廟遣國醫珍視既愈乃請以宅爲寺因賜額報寧禪寺寺後有謝安墩其西有土山曰培塿乃荊公決渠積土之地由城東門至蔣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陳軒金陵集載荊公半山詩凡十五首寺中有寶禪師語錄序王斿撰米芾書

清涼廣惠禪寺

爲吳順義中徐溫建爲興教寺南唐昇元初改石頭清涼禪寺後主復改清涼大道場本朝太平興國五

年閏三月改爲今額舊傳嘗爲李氏避暑宮寺中有德慶堂今法堂前舊基是也後主嘗留宿寺中故其詩有未能歸去宿龍宮之句德慶堂名乃後主親書祭悟空禪師乃後主自爲文碑刻今見在舊有李氏宮人親寫藏經及本朝所賜御書今皆不存唐溫庭筠清涼寺詩曰詩閣小窓藏雪嶺禪堂秋水接藍溪東坡先生捨彌陀畫像于寺中其詩曰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蓋謂此也楊次公題清涼寺翠微亭詩曰君勿愛清涼清涼如火如沸湯君勿惡炎熱炎熱如氷如積雪勿愛亦勿惡未是逍遙處君不見海會山前一條路一車來一車去今古轉轆何日住落花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又因舟次秦淮寄清涼老曰雲居一衆舟次秦淮忽爾狂風動地白浪滔天致此片帆難以寸進又恐是石頭老子把定要津不肯放過今者食時已及香積未充更不敢遣化菩薩去年煩若是靈利人必已會得了也時王荊公在清涼寺見之云清涼應是推辭不得

昇元寺 [illegible]

昇元寺卽瓦棺寺也在城西隅瞰江面後踞崇岡最爲古跡累經兵火畧無彷彿李王時昇元閣猶在乃

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太白詩所謂日月隱檐楹是也 [illegible] 今西南隅戒壇乃是故基南唐將歸我宋數年前昇元寺殿基掘得石記乃詩讖其辭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不憑抱雞昇寶位 [illegible] 走犬出金陵 [illegible] 子建居南極 [illegible] 安仁秉夜燈 [illegible] 東陵驕小女騎虎渡河氷 [illegible] 寺之名起自西晉長興年中長沙城阿陸地生青蓮兩朶民間聞之官司掘得一瓦棺開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頂顱生出詢及父老曰昔有一僧不說姓名平生誦法華經萬餘部臨

夾遺言曰以瓦棺葬之此地所司具奏朝廷乃賜建蓮花寺五代兵火焚之李太白登瓦棺閣極眺金陵城云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營漫漫雨花落嘈嘈天樂鳴兩廊振法鼓四角吟風箏香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氣滅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漢曉蒼茫宮觀平門餘閶闔寺樓識鳳凰名雷作北山動神扶萬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吾京

大愛敬寺

梁武帝普通元年造在蔣山之北高峯上唐乾符間重修廣明元年改爲廣明愛敬禪院南唐改廣孝禪院本朝開寶七年移額入城中今壽寧寺是也李建

勲愛敬寺詩其畧云雲散經窻濕山晴石路香

法寶寺（今名臺城寺）

梁同泰寺基之半也建康實錄梁武帝大通元年創同泰寺寺處宮後別開一門名大通門（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爲名也）帝晨夕講議多遊此門僞吳順義二年置爲臺城千福院本朝改賜今額寺前有醜石四各高丈餘俗呼爲三品石政和間取歸京師其寺今在城北

法光寺（今名鹿苑寺）

即梁之蕭帝寺舊傳天監十三年造元絳寺記云不知從昔之名故後人以帝氏目之南唐保大間重建後主易名曰法光寺有子隱堂郝氏窟今隸祥鸞坊本朝敕改鹿苑寺

棲霞禪寺

攝山齊明僧紹故宅也按棲霞寺江摠碑云齊居士平原明僧紹宋泰始中遊此山乃刊木結茅二十許年有法度禪師與僧紹甚善僧紹遂捨宅成此寺蓋齊永明七年正月三日也唐高宗嘗建寺碑并書寺額武宗會昌中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本朝太平興國五年改爲普雲寺景德五年改賜景德棲霞禪寺

寺有舍利塔乃隋文帝葬舍利處南唐高越林仁肇建塔徐鉉書額曰妙因寺左有千佛嶺乃明僧紹子仲璋創造齊文惠太子同僧琢梁臨川靖惠王釆飾寺後有天開巖碧蘚亭白雲菴迎賢石醒石中峯澗石房白雲泉亦名品外泉寺前有明僧紹高越墓菩提王廟菩提王即攝山蘄神也廟舊居山前今移置寺右仁廟朝嘗賜金寶方牌熙寧間取寄華藏寺中石佛額有玻瓈珠後墜地因置閣盛之大觀中爲權要取去米芾嘗作詩紀其事寺今有唐高宗陳尚書令江摠碑沈傳師齊跡及沈傳師徐鉉題名按陳軒

金陵集劉長卿顧況李紳皮日休韓熙載徐鉉徐鍇柳琰權德輿皆有詩德輿詩其畧云縈紆松路深繚繞雲山曲重樓回木杪古像鑿巖腹皆山中景也今去城四十五里

祈澤寺

寺記云宋少帝景平元年建去府城二十里梁朝置龍堂有初法師者來結茅菴於山下日夜誦法華經有一女郎來聽移時方去師詰之因問其住止女曰兒東海龍女遊江淮間聞師誦經來聽之師曰此山乏水汝能神變爲我開一泉可乎女曰此固易事容

兒歸白父言訖不見數日後忽作風雷良久有清泉涌于座中南唐保大中以久旱祈雨于舊寺基信宿而雨作自後以爲祈禱之所本朝治平改賜祈澤治平寺許堅嘗有二詩其後王荆公題云高人遺跡空佳句誰識旌陽後世孫

鐵索寺

本東晉尼寺也尚書仲杲女見釋書有比丘尼問滿師師曰女子削髮出家爲比丘尼後因鐵索羅國尼至遂就此建寺尼以鐵索羅爲名中國尼自此始

明慶寺

蔣山上明慶寺後別有小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世人呼爲屏風嶺有高僧隱于此忽聞絲竹之音俄而有清泉一派瑩徹并滑有積年疾者服之愈梁已前嘗取給御厨水俗呼爲八功德水楊修有詩云翠壁如屏旱不枯一泓甘滑飲醍醐高僧到此聞絲竹還有金鱗對躍無

佛窟寺

城南二十里牛頭山下有深坑言是辟支佛窟寺記本沙門道慶禪房梁天監中司空徐慶造寺因名曰佛窟楊修有詩云曩事何人爲證明白雲深鎖翠微坑已聞過去辟支佛未見當來彌勒生

普濟寺

梁頭陀寺也建康實錄梁武帝大同元年置頭陀寺記舍人石興造寺在蔣山頂第一峯後移置山下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殿後有應潮井其水與江潮相應及有梁昭明太子讀書臺在其西即普通元年所置大愛敬寺基也

淨妙寺 舊名齊安寺

南唐昇元中建額曰齊安本朝政和五年正月改賜淨妙舊臨官路今移置高隴面秦淮王荆公齊安寺

詩刻云日靜山如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
一溪雲去城四里

寳林寺

舊經云本同行寺梁天監中武帝與寳公同遊此山見林巒殊勝命建精藍因以同行爲額亦名聖遊寺唐會昌中廢僞吳太和中復建後改爲秀峯院南唐保大九年重修本朝嘉祐中改賜今額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詩其畧云影借金田潤香隨壁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建炎間樹爲兵火所焚今寺屬寳林山

寳乘院 亦名草堂

齊草堂寺也寺乃齊周顒隱居之所顒後出仕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高僧傳云時有釋慧約姓婁少達妙理顒素所欽服乃于鍾山舊館造草堂寺以居之今寺左乃婁約置臺講經文之地寺後卽顒舊居也王荆公草堂寺詩云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坡唐會昌中寺廢本朝復建治平間改賜今額隷鍾山鄉去城十一里

聖湯延祥寺

隷湯山下舊有湯泉十所今存者六唐德宗時韓晉公滉爲浙江觀察使滉小女有惡疾浴於湯應時而愈乃以女妝奩建精舍于湯山之右且求僧以主寺事時得竹林寺一市蠱毒藥僧遠近賴之多獲全濟故其藥至今以温湯爲名按唐書滉觀察浙江在貞元以前寺之建當在建中興元間而圖經乃云咸通十二年韓公置精剎咸通蓋懿宗年號是時晉公已亡也

景德寺

僞吳始名崇孝寺本朝景德中改賜今額建炎元年以其地改充太廟今隷嘉瑞坊

長干寺 今名天禧寺

丹陽記大長干寺道西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對瓦棺寺南張侯橋也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棺寺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寺按塔記在秣陵縣東今天禧寺乃大長干也（昔有并州胡劉薩訶死經七日更生云見觀音教曰吾下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之）荆公有詩云梵館清閑側布金小塘回曲翠文深柳條不似千絲直荷葉相依萬蓋陰淡淡岑雲相上下翩翩沙鳥自浮沈羈人

樂此忘歸意忍向西風學舊吟

能仁寺

南唐古寺基也保大年中昇州特進守司徒致仕鍾山公李建勳嘗捨莊田入寺後廢本朝撥賜地基起興慈禪院咸平初李建勳女潤州本起寺住持臨壇精律大德尼進暉申明乞以故父李相公舊所施莊田入興慈寺至今供常住也咸平後改承天寺崇寧間又改天下承天爲能仁寺眞宗皇帝賜昇州法主圓覺大師賜紫德明七言二韻詩一首詩曰精勤演律達眞風釋子南禪道少同（南山多天[illegible]）與旨筌蹄悟佛理慧燈廣布九圍中（眞蹟今藏本寺）

廟宇門第十二

吳大帝廟

隸府城西門外今廟庭卽當時舊宮唐大中初邑人台州永寧簿周知業以家貲重修建炎間兵火廢毀其地在石頭城清涼寺之西今去府七里楊修有詩云古木陰森廟歸然龍蟠虎踞舊山川當時鼎足一場夢空裡旋風飛紙錢

蔣帝廟

帝卽後漢秣陵尉蔣子文金陵圖經云漢末子文爲秣陵尉逐盜鍾山傷額而死嘗自謂骨青死當爲神及吳大帝遷都建鄴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扇見形故吏白吳帝爲立廟不爾百姓大疫權猶未信翼日復見于路云當令飛蟲入人耳後如其言帝乃立廟于鍾山封子文爲蔣侯權避祖諱因改鍾山曰蔣山晉蘇峻之難鍾山神同蔣侯爲助且曰蘇峻爲逆當共誅鋤之後果斬峻按杜祐通典宋高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自蔣子文祠以下皆絕孝建初修復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明帝初四方兵起求救於神遂封爲蔣王齊永明中崔慧景之難迎神

還臺以求福助事平授以帝位又按南史梁武帝天監六年旱甚詔祈蔣神求雨十旬不降帝命載荻焚其廟當神上俄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乃靜自此帝益畏信是時魏軍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泥濕當時目覩爲齊旣封以帝號於是以廟門爲靈光之門中門爲興善之門外殿曰帝山內殿曰神居西閣有佛殿名靈鷲東閣卽子文所居也南唐追謚曰莊武帝更修廟宇開寶八年焚毀雍熙四年邑人張革于舊基重

建景祐二年知府陳待制執中復增修之朝廷賜廟額曰惠烈政和八年本縣復加修飾有南唐及景祐政和廟記可攷今隷蔣山之北去城二十里

晉元帝廟

舊在卞將軍廟側今移在嘉瑞坊城隍廟之左

武烈帝廟

舊經云隋司徒陳杲仁有戰功唐封忠烈公僞册武烈帝本廟在江夏

楚平王廟

吳越春秋云楚平王都于固城廟今在溧水縣南九

十里昔周成王封熊繹子男之田于蠻荆之地至莊王時賜姓爲芈（音敉 楚姓）氏至靈王立與敵曰尋干戈邊鄙不寧時吳軍失利乃陷瀨渚至平王用佞臣之言殺太傅伍奢并其子尚子胥奔吳吳用之破楚而入郢此廟即平王之舊址也唐廣明元年重修

晉謝將軍廟

即晉謝玄也咸通九年置開寳四年重修在府城西南三里

晉卞忠正廟

晉尚書令贈侍中驃騎將軍卞壼謚忠正蘇峻之亂與其二子力戰死之塟吳冶城今天慶觀乃其地也後七十餘年盜發其墓尸儼如生鬢髮蒼然爪甲穿手背安帝賜錢十萬封之入梁復毀武帝又加修治李氏有江南建忠正亭于其墓穿地得斷碑公名存焉徐鍇實爲之識本朝慶曆中知府事龍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又封墓刻石表之改亭名曰忠孝取其母之言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也又五十年左丞葉公夢得來守是邦即亭爲堂圖公像列之常祀春秋祠焉乃爲之記

晉陰山廟

在縣南向西十二里舊經云建武中丞相王導於岡阜間隱約見數十步騎駐立于壠上導怪之使人致問俄失其所夜見夢于導曰我乃陰山神也昨隨帝渡江寓泊于晨見之所御爲我置祠當福晉祚導乃以其事聞上置廟于此仍名其岡爲陰山楊修詩曰爐香煙斷碁雲凝陰德山高衆所稱開府琅邪舊家福龍飛一馬至中興

梁祈澤夫人廟

梁置今隷祈澤寺之側舊經云有初法師者嘗講法華經于山中有女郎來聽初問之荅曰兒東海龍王

女也師告以山中乏水後數日忽聞風雨暴作向曉有泉出于座下後遂爲水旱祈禱之所因號祈澤夫人紹興元年旱禱有應本府狀其事于朝且言已有祈澤夫人之號因賜廟額曰嘉惠今去城二十三里

青溪夫人廟

按輿地志青溪岸側有神祠世謂青溪姑南朝甚有靈驗嘗見形于人祠今與上水閘相近說者云隋平陳斬張麗華孔貴妃於青溪栅下今祠像有三婦人乃青溪姑與二妃也

潘真君廟

舊經云昔潘氏兄弟三人於此山中得道化白鶴冲天後人思而立廟在溧陽縣東南六十里三鶴山下

茅君白鶴廟

茅山白鶴廟記云此廟卽祠三茅君之所也寬旌屢降鶴駕時逢茅君分理于赤城玉洞每年以十二月二日駕白鶴于此會諸真君故名焉在句容縣東南三里

荆將軍廟

舊經荆軻廟也列士傳曰昔左伯桃羊角哀往楚併粮于梁山左伯桃死而角哀達乃厚瘞伯桃于梁山下一夕角哀夢伯桃告曰幸感所瘞柰何與荆將軍墓相鄰每地下與吾戰為之困迫今年九月十五日將大戰至時望子借兵馬于冢上叫噪相助角哀覺而悲之如期而往曰今在冢上安知我友地下之勝負乃命開棺自刎而死報併粮之義也廟在溧水縣南四十五里

茅司徒廟

按稽神錄云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爲瘧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

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卽強起問之荅曰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愛汝被傷故使護汝更欲問卽日已出矣不復見二人卽起而行意甚輕徤至桐城頃之疾愈以所見處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茅將軍廟今俗呼茅司徒在溧陽縣東門外一里

菩提王廟

神卽楚大夫靳尚也今在攝山按神錄楚靳神居臨

沂縣舊經云齊永明初有法度禪師講經于攝山嘗患山路磽确僧徒疲於往來神爲平治之法度因爲受菩提戒立祠于彼故世號菩提江摠棲霞寺碑云梁大同元年二月神又見形著菩提巾披袈裟容止甚都來入禪堂請士衆說法廟舊在山前今移置棲霞寺門之右

二判官廟

舊經云本延祚院土地神唐會昌中寺廢景福二年神託夢于里人曰我二判官也久爲延祚寺伽藍今已遷次于寺外可爲我置祠當福於爾既而夜見火

光連天人卽潛于光所窺見炬輦熒熒焉因就其地建廟祀之在府西門裡

楚靳尚廟

攝山記云楚靳尚以讒殺屈原爲天所譴作一大蟒穴在山後人爲之立廟楊修有詩云汨羅魚腹甕靈均競渡如飛不救人天意明知讒口毒果遭天譴作蛇身

五龍堂

府城西門外古太一觀基也南唐保大八年改爲舞雩祠十三年有玄光尊像乘一木自江中流泛及岸而止道衆迎接入堂供事之徐鍇嘗作記述其事

興德王廟

僞吳天祚二年李先主昇夢中見其神因立廟祀今廢其地在鍾山蔣帝廟之北去城十三里

炳靈公廟

僞唐昇元中置按五代史後唐長興四年封東嶽三郎爲威雄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奉敕封炳靈公廟在府城新橋之西

張僕射廟

舊經云唐天祐中有清河張司徒者營建金陵百姓

懷而祠之今呼張僕射廟廟之北相去四里有南唐張懿公墓道或云僕射卽懿公也名君詠字德之嘗爲特進太子太傅初不曾任司徒其說未詳今在府城西門外十里

墳陵門第十三

吳大帝陵

吳志神鳳元年大帝崩葬蔣陵按樂史寰宇記在縣東北蔣山八里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爲名輿地志曰九日臺當孫陵曲折之傍故名孫陵亭蘇峻之亂王師敗績于西陵卽此地也今蔣廟相對向西有曰孫

陵岡是爲蔣陵

吳步夫人陵

吳志赤烏元年追拜夫人步氏爲皇后後合葬蔣陵今蔣廟西南有孫陵岡上有步夫人墩墩之側有夫人塚乃其地也

吳宣明太子墳

吳志孫權皇太子登謚宣明太子初塟句容後三年移塟鍾山西蔣陵

吳甘寧墓

伏滔記吳將甘寧墓在直瀆之下俗云墓有王氣孫

皓惡之鑿其後爲直瀆温庭筠過吳主陵詩其畧云虛聞直瀆三十里青蓋何曾到洛陽蓋譏之也

吳葛仙公墓

吳太極左仙翁葛玄墓在句容縣西南一里郡國志云句曲有葛玄冢

晉元帝陵

建康實錄晉元帝永昌元年春葬建平陵在雞籠山之陽不起墳

晉明帝陵

建康實錄成帝太寧三年塟武平陵在雞籠山之陽不起墳

晉成帝陵

建康實錄晉成帝咸康八年塟興平陵在雞籠山之陽與元帝同處不起墳

晉康帝陵

建康實錄晉康帝建元三年葬崇平陵隸鍾山之陽不起墳

晉穆帝陵

建康實錄晉穆帝昇平五年葬永平陵隸幕府山之陽起墳今幕府山前近西里俗相傳有穆天子墳即

其地也

晉哀帝陵

建康實錄晉哀帝興寧三年葬安平陵隸雞籠山之陽不起墳

晉簡文帝墳

建康實錄晉簡文帝咸安二年葬高平陵在鍾山之陽不起墳

晉孝武帝墳

建康實錄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葬隆平陵在鍾山之陽不起墳

晉安帝陵

建康實錄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崩明年葬休平陵在鍾山之陽不起墳

晉恭帝陵

建康實錄晉恭帝元熙二年葬沖平陵在鍾山之陽安帝同處不起墳○按東晉十一帝元明成哀四陵在雞籠山之陽簡文武安恭五陵在鍾山之陽並不起墳今不復可辨惟穆帝一陵在幕府山起墳

晉山簡墓

建康實錄晉永嘉六年征南將軍荊州刺史山簡卒歸葬建康眞武湖南覆舟山之陽輿地志云山簡墓在樂遊苑內

晉溫嶠墓

建康實錄晉溫嶠初葬豫章朝廷追思之乃爲造大墓遷葬元明陵北幕府山之陽按晉書嶠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初葬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願停移葬詔從之其後嶠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詔葬建平陵北即是嶠妻何氏墓非嶠墓也

晉郭璞墓

眞武湖中有大墩里俗相傳曰郭璞墓按晉王敦加荊州牧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怒收璞斬之當時或歸葬于此

晉竺使君墓

隸金陵鄉張陣湖墓前有二碑以晉書參考之乃寧朔將軍竺瑤嘗爲桓溫部將太和五年破袁瑾于武丘

宋武帝陵

建康實錄宋高祖永初三年葬初寧陵隸丹陽建康縣蔣山圖經云在縣東北二十里政和間有人于蔣廟側得一石柱題云初寧陵西北隅以此考之其墳當去蔣廟不遠

宋文帝陵

建康實錄宋文帝元嘉三十年葬長寧陵圖經云隸縣東北二十五里與武帝陵相近今未詳所在

宋文帝元后陵

南史宋元嘉十七年葬先皇后袁氏于長寧陵長寧即文帝陵也

宋明宣沈太后陵

南史宋明宣沈太后爲文帝美人生明帝元嘉三十年葬建康之幕府山今寶林寺西南有墳壠相傳爲國婆墳疑即沈后所葬之地

宋明帝陵

建康實錄宋明帝泰豫元年葬高寧陵隸臨沂縣幕府山西與王導墳相近今山前有墳壠晉穆帝陵在山南或以西爲明帝之墓

大司徒甄邯墓

圖經云在縣北七里後湖之側按南史宋張永嘗開眞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

何承天曰此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之墓及啓冢又得一斗復有一石銘云大司徒甄邯之墓今未詳所在

宋謝濤墓

按土山淨名寺新得古碑云宋散騎常侍謝濤元嘉十七年葬于揚州丹陽郡建康縣東鄉土山[redacted]里

宋謝濤夫人王氏墓

夫人瑯琊王氏大明七年合祔于土山[redacted]謝濤之墓有古碑可考夫人之祖曰獻之父曰靜之

冥漢君墓

宋書云元嘉七年彭城王義康修東府城城壍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法曹參軍謝惠連爲祭文其畧云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甎甓銘志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漢君云爾

齊明欽劉皇后墓

南史齊明欽劉皇后高帝爲明帝納之永明七年葬江乘縣張山今隸淨化鎮之北

齊獻武公墓

在栖霞寺側有碑額云齊故侍中尚書令丞相巴東獻公之墓

齊明僧紹墓

隸攝山栖霞寺前明隱君僧紹舊居攝山後葬此今去城四十五里

梁吳平忠侯墓

南史梁吳平忠侯蕭景字子照諡曰忠墓在花林之北有石麒麟二石柱一題云梁故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侯蕭公之神道今去城三十五

里

梁始興王墓

南史梁始興王蕭憺謚曰忠武墓在淸風鄉黃城村有石麒麟四及神道碑云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之碑今去城三十七里

梁安成王墓

南史梁安成王蕭秀字彥達謚曰康墓在甘家巷有石麒麟二石柱一及神道碑二題云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南史稱佐吏夏侯亶等表立碑誌王僧孺陸倕劉孝綽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而

用之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今所存者二其一已磨滅其一字畫猶可讀乃彭城劉孝綽文也去城三十八里

梁臨川王墓

南史梁臨川王蕭宏字宣達謚曰靖惠墓在北城鄉右石柱碑二題云梁故史黃鉞侍中大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去城三十里

梁建安侯墓

南史梁建安侯蕭正立謚曰敏墓在淳化鎭西宋墅石柱塘有石柱二題云梁故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之神道去城三十五里

陳高祖陵

建康實錄陳高祖永定三年葬高安陵隸縣東南古彭城驛側今縣東崇禮鄉地名陵里有曰天子林其地有石麒麟二里俗相傳卽陳高祖墓也去城二十五里

陳文帝陵

建康實錄陳文帝天康元年葬永寧陵隸縣東北陵山之南今鴈門山之北

左伯桃墓

烈士傳曰左伯桃羊角哀燕人也二人爲友同時遊學聞楚王待士乃同入楚至梁山値雨雪粮少伯桃乃併粮與角哀令往事楚自入于空樹中餓死角哀至楚爲上大夫乃告楚王備禮葬左伯桃于此唐大曆六年魯公顏眞卿經此以詩弔之書於蕭塘在溧水縣南四十三里

雙女墓

雙女墳記曰有雞林人崔致遠者唐乾符中補溧水尉嘗憩于招賢館前岡有塚號曰雙女墳詢其事迹莫有知者因爲詩以弔之是夜感二女至稱謝曰兒

本宣城郡開化縣馬陽鄉張氏二女少親筆硯長負才情不意爲父母匹于鹽商小竪以此憤恚而終天寶六年同葬于此冥語至曉而別在溧水縣南一百一十里

南唐張懿公墓

公名君詠字德之有神道碑題云大唐順天翊運功臣特進守太子太傅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張懿公神道去府城十里在石頭城後

南唐李順公墓

公名金全字德鏐有神道碑題云唐故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贈中書令李順公神道在城西金陵鄉七里鋪

南唐高越墓

攝山棲霞寺舊門外北山之麓有石題云侍郎高府君墓去縣四十五里

碑刻門第十四

吳孫皓封禪碑在常州宜興縣封禪山磨崖而刻今尚存

吳天璽元年紀功三斷石碑皇象書

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顔公大宗碑公名含字弘都今在府學顔真卿書

晉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顔府君碑真卿書今在府學

晉建威將軍忠平縣侯竺使君銘在金陵鄉張陣湖

晉建威將軍忠平縣侯竺使君頌在張陣湖碑石損斷

宋謝濤夫人王氏墓記在土山淨名寺後菜園中今移在上元縣

齊侍中尚書令巴東獻武公碑在黃城村梁普通三年造

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碑徐勉造貝義淵書在清風鄉黃城村

梁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碑劉孝綽撰貝義淵書在清風鄉甘家巷

梁永陽昭王墓誌銘徐勉造在清風鄉居民井側今在上元縣

梁永陽敬太妃墓誌銘徐勉造在清風鄉路傍

梁臨川靖惠王神道在北城鄉

梁侍中吳平忠侯蕭公神道在清風鄉花林村

梁建安敏侯神道在鳳城鄉淳化鎮西

梁上清眞人許長史舊館壇碑丹陽陶弘景撰并書
梁普通三年五月五日記唐紫陽觀主劉行矩等重
勒在句容玉晨觀
陳江摠棲霞寺碑在攝山
陳宮井欄題刻在法寶寺之西邦人云字漫滅惟戒
哉二字可辨今不知其所
平陳碑隋薛道衡撰文虞世南書在石頭城西
大唐高宗明徵君碑在攝山棲霞寺高宗撰高正臣
書
大唐棲霞寺齋會記大和五年立

大唐棲霞寺律大師碑大曆四年立
大唐重建開善寺記在蔣山寺
大唐玉清觀四等碑開元十五年立陶巨莊書碑石
損斷今置崇禮鄉玉清觀基上
大唐沈傳師齋跡徐鉉題名在棲霞寺千佛嶺
大唐王法主碑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弘文館
學士劉禕之文唐文明元年立在茅山崇玄觀
大唐紫陽觀碑太子右諭德徐鉉文尚書虞部郎中
楊元鼎書并篆額在茅山玉晨觀
大唐玄靖先生李含光碑湖州刺史魯郡公顏眞卿

文并書在玉晨觀
大唐遥傷茅山孫尊師詩碑唐司空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李德裕述前知鹽鐵轉運使上柱國裴質方書
在玉晨觀
大唐三洞景昭大法師韋君碑檢校國子司業吳縣
開國男陸長源文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賈
泉書并篆額唐貞元三年立在玉晨觀
大唐下泊宮記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裏行王師簡文
弘文館校書郎段令緯篆額在玉晨觀
大唐許眞人井銘徐鉉文并書在玉晨觀

大唐祠宇宫白鶴廟記大曆十二年三月立尚書水
部員外郎河東柳識文華陽崖舍退士中山劉鳴素
書在鴻禧院
大唐義女碑李白文在溧陽縣瀨陽江北
僞吳興化院銅鐘鑄文徐温鑄在丹陽鄉香林寺
僞吳釘石鑄文順義元年鑄在靖安鎮
南唐方山寶華宮碑在方山崇眞觀
南唐洞元觀鑄鐘記在崇眞觀
南唐寶華宮功德什物在崇眞觀
南唐李順公神道碑高越書在石頭城北

南唐張懿公神道碑朱銑書在石頭城後
南唐蔣莊武帝廟碑徐鉉撰朱銑書圖經云已亡今碑石在蔣廟門外此圖經之誤也
南唐夫人易氏墓誌額在土山淨名寺
南唐李後主祭悟空禪師文并親書德慶堂三字在清涼寺
南唐開善寺井記在蔣山寺
南唐義井欄刻字在石頭城後七里舖
南唐僧用虛題棲霞寺詩在本寺千佛嶺
景德棲霞寺殿記在本寺高陟撰

景祐重造蔣廟碑陵陽景撰今置蔣廟庭下
惠烈廟記在蔣廟曹熙立
蔣廟篆祭文蔣堂文部必篆今在廟中
道光泉記王安國撰在蔣山寺
八功德水記梅摯撰在蔣山悟眞庵後
蔣山太平興國寺莊田記僧贊元立
蕭帝寺記元絳撰在法光寺今名鹿苑寺
子隱堂記梅摯撰在法光寺
白雲菴記王安國撰在棲霞寺
寶禪師語錄序米芾書在惟政鄉半山寺

宋齊丘鳳臺詩刻在保寧寺
溧水長潘元卓校官碑今在溧水縣與碑附此

六朝事迹編類卷下 終

會稽三賦一卷

（宋）王十朋撰　周世則　史鑄註

宋刻元修本

會稽三賦三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宋王十朋撰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
進士第一官至龍圖閣學士諡文忠事蹟具宋史
本傳所著有梅溪集此賦三篇又於集外別行一
曰會稽風俗賦倣三都賦之體歷敘其地山川物
產人物古蹟一曰民事堂賦民事堂者紹興中添
差簽判廳之公堂也元借寓小能仁寺歲久圮廢
十朋始重建於車水坊一曰蓬萊閣賦其閣以元
稹詩謫居猶得住蓬萊句得名皆在會稽故統名
曰會稽三賦初嵊縣周世則嘗為註會稽風俗賦
郡人史鑄病其不詳又為增註併註後二賦末有
嘉定丁丑鑄自跋十朋文章典雅足以標舉茲邦
之勝鑄以當時之人註當時之作耳聞目覩言必
有徵覩後人想像考索者亦特為詳贍且所引無
非宋以前舊書尤非近時地志杜撰故實牽合名勝
者可比與十朋之賦相輔而行亦劉逵張載分註
三都之亞也

會稽之山川風物載于圖經地志者
固不少也然人一一泛觀則與易盡屑
屑徧讀則神且疲儻非有所去取纂
次成文焉能資於玩繹紹興間
詹事王公以射策魁多士入官越幕賛
治之暇乃於圖志掇其赫奕之事迹志謂
地志之類今賦注所引惟會稽[illegible]書非先生作賦之前所有者加以舊傳新覩可紀
之事從類鋪張著為風俗賦以抑揚品
藻寓於荅問其事實其辭贍旨趣明暢
字字淵源誠為傑作　公之究心可謂
平章風物之宗主其有光於吾邦者大
矣及賦民事堂蓬萊閣文皆醇正語亦
高妙其有見於奉
君命紀勝槩者備矣吁昔人所言擲地

作金聲者豈得專其美哉竊惟風俗一
賦雖有刻漢　周君之注惟以表出山
川事物為意而　公之文章以經史百家
之言盤屈於筆下者殊未究其根柢暨
民事蓬萊之作其注又闕然無聞遂使
覽者惜其未備、將平日讀　公之文至
於成誦由是不揆蕪淺輙皆為之注
雖未必一一盡得　公本意且以補周
君遺闕而其間固有闕略詳備之不齊
者然而意各有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大率事詳於隱
者則從詳備目熟耳見者則從闕略蓋
非徒事夫繁文而貴夫有以證明也李善注文
[illegible]

若夫士大夫居是邦遊是境則是賦也不可以不知其或外此者苟能一日則不必上會稽探禹穴不必投剡中登天姥其若耶雲門又不必青鞋布襪也或遊宦于此則鏡湖秦望之遊亦不必月三四爲況人材風俗與夫登覽之繁於班麁不具在俾盛傳於世豈曰小補哉凡讀之者嘗患乎奇字之爲梗從而爲釋音區布於句讀之下凡諸賦篇集韻無見者則據黃公古文四聲韻爲音證其中有情後地度者也庶幾不俟討論可以助眼過電而口傾河也區區注釋之意於是乎併書旹嘉定歲在丁丑日長至愚齋史鑄序

會稽三賦

東嘉王十朋撰 紹興丁丑歲廷對第一是年冬到越爲簽幕仕至太子詹事有梅溪前後集凡五十卷行於世 增注 公字龜齡號學者稱梅溪先生

剡谿周 世則注

郡人史 鑄增注 并撰釋音附入

會稽風俗賦 并叙

增注 紹興戊寅冬作 更本紀太史公曰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張勃吳錄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宋圖經與會稽志云秦始皇二十五年定荊江南地置會稽郡漢高帝以其地封荊王賈後封吳王濞景帝四年誅吳王復爲會稽郡前漢志領縣二十六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十西縣爲會稽郡其地南踰閩越兩限而東北至海提封數千里自秦漢常爲都會晉以爲王國領郡十隋大業中改爲越州唐末錢鏐兼兩浙節制時升爲大都督府領縣八會稽山陰剡諸暨蕭山餘姚上虞新昌是也 皇朝因之隸越〇西漢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

昔司馬相如作上林賦設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相命難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是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其詞多夸而其事不實 增注 西漢相如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風諫又其詩曰用 如盧橘黃甘之類蓋上林所無者 增注 上林賦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燃柿亭柰厚朴云云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如盧橘注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

戎如彈丸或如拳遠致食之[illegible]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illegible]不得於一也廣州記[illegible]橘皮厚大小如甘[illegible]明年二月更青黑[illegible]異錄云[illegible]然又川[illegible]上從裵明年夏[illegible]其[illegible]味[illegible]亦[illegible]盧橘[illegible]日[illegible]此左思三都賦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考之則生非其壤[illegible]西京之所有也就[illegible]雖前古今文章中多言盧橘李白詩[illegible]橘[illegible]宋之問詩[illegible]盧橘[illegible]敘倫詩[illegible]盧橘花開[illegible]盧[illegible]不得[illegible]盧橘[illegible]右皆不顯言盧橘爲何物東坡有[illegible]文[illegible]詩[illegible]盧橘[illegible]人[illegible]盧橘爲枇杷也不知何所據而言相如之賦既[illegible]枇杷[illegible]用[illegible]有[illegible]其[illegible]可以相如[illegible]以[illegible]呂氏春秋[illegible]亦[illegible]有盧橘[illegible]盧橘枇杷也遐又[illegible]不聞今[illegible]之世有爲枇杷之說[illegible]師尹[illegible]坡詩引[illegible]秀古今[illegible]盧橘枇杷各是一物[illegible]以[illegible]名蓋[illegible]世假借耳[illegible]上直耕切下音[illegible]切[illegible]猶莊生之寓言也

【注】史記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余賦會稽雖文彩不足以擬相如之萬一

【注】文選左思詠史詩[illegible]擬相如[illegible]又[illegible]匹聖[illegible]不[illegible]容[illegible]分之[illegible]文通[illegible]王[illegible]謝[illegible]

然事皆實錄

【注】[illegible]漢司馬遷傳贊[illegible]不[illegible]實[illegible]

故設爲子眞無妄先生有君含問之辭子眞者誠言也無妄者不虛也有君者有是事也以反相如之說焉有客過越自稱子眞介于無妄先生

【注】[illegible]介[illegible]命

贄見于有君

【注】儀禮士相見之禮[illegible]以至者禮記曾[illegible]

謁入迺膝而前曰

【注】列子[illegible]朱[illegible]而前曰[illegible]武王伐紂微子膝行而前又見[illegible]吳越春秋有[illegible]

聞有君之名雅矣今幸際顏色聆話言

【注】[illegible]話言[illegible]戶快切[illegible]合善言也

睽輒有請文促君其聽焉君世家于越以風流自命

【注】唐書杜[illegible]以風流自命

柴傳紬素

【注】[illegible]

才播歌詠

【注】[illegible]

越之山川人物古今風俗載在君腹有

【注】[illegible]

願聞其略可乎

【注】唐李[illegible]傳[illegible]願聞其略

君迺斂衽肅容謝曰唯唯

【注】戰國策[illegible]王曰先生何以教[illegible]曰唯唯[illegible]

客姑坐焉吾以語爾越於九域

【注】九州之地域

分曰揚州

【注】禹貢[illegible]揚州[illegible]

仰瞻天文

【注】[illegible]

度當斗牛

【注】漢書地理志吳地斗分[illegible]天文志[illegible]

在辰爲丑自夏而戾

【注】[illegible]

郡於秦漢

【注】[illegible]

霸於春秋

【注】[illegible]

州於隋而使於唐

【注】隋大業中改爲越州唐乾元中置浙江東道節度觀察使

公有家而王有鏐

【注】[illegible]錢鏐[illegible]封吳越國王

因種山而中宅

【注】闔閭種山一名重山即今臥龍山也[illegible]西山[illegible]

蠡城而外周

【注】吳越春秋句踐自吳還范蠡築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負三方西北立爲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illegible]會稽治山陰以來世城卽爲郡城

龍樓聳其乾崪石竇伏而巽流

【注】見上

濆天門兮隆戶惟岩岩兮是作

【注】[illegible]

東南之大府

唐肅宗至德二年定爲中都督州乾元[illegible]四年升爲大都督府 一號天下之無[illegible] [illegible]會稽天下[illegible]切[illegible]大切匹也 其

山則巀嶭嵯峨巖[illegible]嵬嵔磅礴蜿蟺 [illegible]古序[illegible]州在

[illegible]上又當中州清淑之氣[illegible]積之[illegible]又引[illegible]云

[illegible]龍[illegible]以蜿蜒[illegible]上[illegible]下音

[illegible]同也[illegible]切[illegible] 嶒崒崥崹 [illegible]切[illegible]

下市[illegible]切五[illegible]注[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切下大[illegible]切山低[illegible] 若[illegible]若[illegible]若闕若闥 [illegible]通用 或丘或凹或昌

或[illegible] [illegible]九切[illegible]同[illegible]古文[illegible]說文[illegible]自大 [illegible]山無石者[illegible]切[illegible]也說文口小[illegible]也[illegible] 或斷而

聯或昂而低虎卧龜蹲龍盤鳳[illegible] [illegible]山之[illegible]

[illegible]龍盤[illegible]山[illegible]也 舒爲屏障峙爲樓臺 [illegible]四面[illegible]時對

[illegible]一家[illegible]日在樓臺 掩映江湖明滅雲霓 [illegible]可[illegible] 八

[illegible] 山中藏 [illegible]之內[illegible]八山[illegible]山[illegible]山[illegible]彭山白馬山[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行者[illegible]山[illegible]郎彭山[illegible]其

[illegible] 千峯周回 [illegible]會稽山 彭鲍名存 [illegible]彭山在會

[illegible]彭[illegible]山一名[illegible]山在今大[illegible] 蛾馬迹迷 [illegible]山不[illegible]

[illegible]山有鮑[illegible]本名[illegible]人[illegible]此 [illegible]五里與

[illegible]東軒亭之下[illegible]之[illegible]

如[illegible]白馬山在[illegible]五里 距若南鎭是

爲會稽 史記[illegible]會稽[illegible]會稽[illegible]山本名茅山[illegible]開元十年封四鎭爲公故會稽山爲南鎭永[illegible]

[illegible]方氏東南[illegible]會稽 洞曰陽明群僊所棲 會稽山周回三百

[illegible]州其山[illegible]會稽[illegible]白玉上[illegible]

五十里名陽明洞天皆 石傘如張 [illegible]石傘山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

僊聖天人都會之所 [illegible]如[illegible]抗[illegible]

此山爲[illegible]之[illegible] 石帆如揚 [illegible]山在會稽[illegible]十五里[illegible]

石傘[illegible]千[illegible]之間[illegible]

丈中央[illegible]如張[illegible]有[illegible] 石簣如藏 [illegible]與地志云[illegible]山[illegible]

石狀如[illegible]人亦謂之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石鶴如翔石壁匪泥 [illegible]注[illegible]

[illegible] 香爐自寠 會稽[illegible]如香爐[illegible]

寠匪[illegible] [illegible]

山[illegible] 天柱可標 [illegible]東南天柱[illegible]一名天柱山 韞玉有笥 [illegible]

[illegible]山在會稽縣東南[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illegible] 降僊有臺 [illegible]上有一

[illegible]生於此[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 禹穴窅而叵探 史記司馬遷[illegible]禹穴[illegible]太史

[illegible]上[illegible]

有孔[illegible]入此穴[illegible]

[illegible]陽[illegible]於此穴[illegible]會稽[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定名[illegible]禹穴[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 葛巖[illegible]而自來 [illegible]云此石於[illegible]

[illegible]年天[illegible]飛來[illegible]

[illegible]仙公[illegible] 射堂豈凶之

的 [illegible]山[illegible]射的山[illegible]石室[illegible]仙人射堂[illegible]射的[illegible]

白[illegible]如[illegible]以[illegible] 射[illegible]

宛委日月之珪 [illegible]一尺二寸 應天上之

玉衡 [illegible]天文[illegible]星名[illegible]

直海中之蓬萊 [illegible]三山[illegible]

[illegible]東[illegible] 至若嵊山踞其東 [illegible]嵊山在[illegible]東

[illegible]名[illegible] 龕山屹其西 [illegible]龕山在山陰[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山之名在於天下者非一[illegible]

由越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傳[illegible]公七年[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

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illegible]又作[illegible]謂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杜注云塗山在九江當塗縣[illegible]此相接之境
地志當塗有禹廟其說與杜氏相符矣越之稽與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云塗山
禹會萬國之所有石船長一丈云禹所乘者此以為在[illegible]中也其說與許氏杜
氏相戾矣按說文云會稽山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塗也據此則塗山古有二所
岸有禹會諸侯之地且舉言或疑焉其說異[illegible]常觀柳子厚塗山銘
本作禹疏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法度云云乃[illegible]州以[illegible]氏以
風流前事垂按家語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問於孔子孔子曰丘
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云云此說則
戮防風當是會稽矣胡曾塗山詩云大禹塗山御座開諸侯玉帛走如雷防風謾
有專車骨何事玉帛後來應縣西征記云塗山也有禹會諸侯之處尚有
禹事之蹟然其實當者乎凡三賢所作皆以會稽而言之雖似合於舊經
然終未為得實且以本郡圖志而成又郡豈止為會稽哉作其事未可定考
邪此皆只據舊注以為證其前所考於經傳及吳書越[illegible]等語史而實之據
通鑑外紀曰禹朝會諸侯于會稽之上執玉帛者萬國
又曰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史記以為禹東巡狩又當
觀書史中所載國都地理圖則其處皆可考然會稽合諸侯于塗山今在
禹跡又會諸侯于會稽合而為一[illegible]以方理論之焉豈不為是處此也故

三賦　　六

劉煜以塗山為南巡狩司馬遷以會稽為東巡狩經理之言皆與國合可見其
先會於塗山則是禹娶之地[illegible]後考於會稽則是禹崩
之地此當以信於吾夫子所[illegible]防風之戮者乃昔
之茅山也[illegible]山若
曰會稽之山乃諸侯會之處也故以為塗山或也何則生前時之巡狩其
朝會不於方岳而於會稽亦以形勢而已[illegible]又按通典
云會稽山在縣東南二百一十里春秋末禹會諸侯於塗山即
其地也[illegible]又按本朝九域志濠州古跡有塗山氏之邑雖非徐
之郡邑[illegible]而禹朝在塗山上乃知漢晉之世塗山則屬於州在晉及[illegible]屬濠
州[illegible]又按濠梁圖經云塗山在鍾離縣西八十里周三十七里
五百七十八丈禹治水時娶于此即位後會諸侯也以東坡過濠州有塗山
詩只川鎖支祁水尚渾地埋汪罔骨應存樵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
坡曰云下有禹廟山前有禹會村焉又詩曰則又行其所矣以及於王同
晉何罕聞言[illegible]若觀者可知所與後會而會稽耳知乎以則知前三賢所作
其執一也又與二子過塗山詩曰此生終安歸旋繞天下走獨來東[illegible]稱
後作據禹娶後祠及後啓傳說偶此歟[illegible]相當所室[illegible]人
尚記於矢曰坡自注云淮南人相傳禹以六月生是日禹將人會山上[illegible]觀此
注又陳公傳良所謂塗山以為禹娶前可知吳若越之會[illegible]文

賦之曰吾將塗山其所表見力可虛其見長丈之石船稽焉[illegible]
規令有禹廟又有禹會村誠不足以取信哉焉應之曰禹功被天下故祠廟
在在有之皆可謂取以為據乎若石船之說殆不可信然是從人為此以神其
事在昔禹之治水也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欙無非適其宜
登肯乘石船而涉風濤之險哉況不得先求與於此也然傳可信謂禹乘此
到越會於茅山則可也安謂乘此到越會於塗山則不可也而其鄉以禹會為名
者亦猶後人美慕皆爭其所在以此人所瞻仰之[illegible]所有之文事明之且許慎之
說文只曰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塗也及淮南子之注不曰在會稽
而獨曰在九江當塗者必有據乎前世而然至杜預集解所傳凡釋山川地理
其實不過社木證於舊文則是見塗山之說以為會稽者其來也遠斯二
善其雖乎不可易之說也故禹所以有取焉耳至於後世所載見由後世考證者
何會其說為之粉飾有矣於古攷焉所以無取焉耳夫何[illegible]江水經與李昉大
平御覽類皆不實其[illegible]非杜預集解之[illegible]是[illegible]
存越山[illegible]不為[illegible]明如此惟然[illegible]明等為九域志不形於[illegible]之非故此州古跡
不書塗山[illegible]於會稽是古[illegible]不[illegible]見之經故塗山於[illegible]不形於[illegible]皆
得見其審此見不後有兩此之惑矣[illegible]切漢書
音義[illegible]尚書注作[illegible]綠切[illegible]書
作輔居及切[illegible]尚書注作山乘[illegible]力追一切 卓至孫蜀 蜀阜山在山陰縣北二十五里
以為[illegible]　三賦　七
[illegible]經云地志[illegible]吾蜀飛來[illegible]二十[illegible]隨山而至[illegible]在
西南今忽至此又云句踐時[illegible]女於山上以為軍士後[illegible]吾由

龜來自齊

龜山在山陰縣東八十步下有東武里或謂之怪山一夕自來
故名怪山[illegible]越絕書云句踐起怪山[illegible]東武城[illegible]天柱
也一云遠望似龜形故或名龜山[illegible]一名飛來[illegible]
[illegible]

梅山遁隱吏之窟

在深泉鯉井開
梅山在[illegible]八里[illegible]所隱之地也
其西則有梅市里梅福里[illegible]西漢
梅福九江壽春人補南昌尉後去官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
見福於會稽者[illegible]信道此梅福遁迹[illegible]
[illegible]鄙山為兩[illegible]謂人曰山[illegible]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

紵羅豢西子之閨

輿地志云[illegible]縣羅山西[illegible] 紵羅山[illegible]寰宇記[illegible]諸暨縣有苧羅山
[illegible]之所至今有西施家東施家別有[illegible]若姓施
而在西也李白詩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

五泄爭奇於鷹蕩

[illegible]集五泄暴布也在諸暨西四十里有兩山夾溪[illegible]壁立高二
百丈[illegible]數十丈水瀉五節故曰五泄山多奇[illegible]云云

四明競

秀於天台圖經四明山在餘姚縣孫綽天台賦云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五雲中令之故居晉義熙三年中書令王獻之舍宅是山有五色祥雲見安帝詔建五雲門寺 十峯昔智翼之招提法華山在會稽縣南四十里晉僧曇翼誦法華經因置寺焉其山十峯其水幽澗今天衣寺是也增注李紳法華山詩十峯排碧落雙澗合清漣○僧史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為招提之號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為道場至唐復為寺 故越為之首兮剡為之面兮沃洲天姥眉兮目兮白樂天沃洲山記云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洲天姥為眉目二山今屬新昌縣增注沃洲天姥本屬剡縣以後來錢氏析置新昌故也唐宋之問詩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縣鍾[illegible]文選謝靈運登臨海嶠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 金庭桐柏僊子庇兮金庭觀在剡縣東王子晉學道登仙之所真誥曰南岳真人云越有桐柏之金庭養真之福地神僊之所窟宅也增注選孫綽天台山賦靈仙之所窟宅司[illegible] 南明巖崆寶相湧兮新昌南明山有寶相寺梁建安王造石佛一軀高一百尺增注[illegible]云分十方國各行成佛皆同一號名曰寶勝如來又云多寶如來塔從地湧出增注崆上口街切下口公切

三賦 八

南巖崆峨海跡古兮南巖在新昌縣西南唐李紳龍宮寺碑云南巖海跡高下猶存增注會稽志南巖世傳任公子釣魚之所莊子任公子以五十犗為餌蹲於會稽投竿東海經年而釣得巨魚[illegible]其魚[illegible]今南巖見此巖釣於此中[illegible]作[illegible]古 陟秦望而望秦兮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刻頌秦德秦望山在會稽縣南四十里又有望秦山始皇登山群臣於此以望秦中 登洛思而思洛兮洛思山在蕭山縣東輿地志云永興縣有洛思山洛下人朱儁來會稽三年不得歸乃登此山北顧而歎因以為名 采葛食薇敬弔前王兮葛山在會稽縣東一十里吳越春秋云句踐使女織葛布以獻吳王於此采葛[illegible]薇山在府治東北三里[illegible]於此[illegible] 脩竹茂林緬想陳迹兮輿地志云山陰縣西有蘭亭王羲之[illegible]晉孫王[illegible]尚留故地與祠堂[illegible]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云俛仰之間以為陳迹 連山如珠秦皇之所驅兮連山在府[illegible]

山與[illegible]夏侯曾先志云連山東關九里西北至定山秦始皇欲置石橋度浙江今尚有石柱數十列于江際世傳秦始皇驅山塞海增注會稽志[illegible]人於越[illegible][illegible]錄以聞僧一行若云此秦始皇驅山鐸也殷芸小說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有神驅石入海其城陽筆山皆起立東傾有趨赴之狀 [illegible]山如玦亞父之所割兮[illegible]山在蕭山縣南[illegible]神異志云[illegible]山是亞父割斷蕭山兩峯并峙於烏江增注東坡詩亂山如玦環[illegible]切玉佩也如環而缺不連 北幹隱兮明月在北幹山在[illegible]蕭山北幹[illegible]許詢[illegible]此山之陽[illegible]明月恨無意[illegible] 東山臥兮白雲迷白敬增注會稽志東山在上虞縣西北二十里謝安石高臥之處李白憶東山詩[illegible]白雲[illegible]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illegible]東山[illegible]一在臨安山中一曰金陵[illegible]太傅之所遊[illegible]非故居之本居會稽東山後入朝乃於此[illegible]以擬之二山雖太傅之所遊[illegible]也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安石家於上虞因成家初辟召不起高臥歷年正在此山 少微寂兮幽鳥怨少微山在會稽五雲門外十里孔方貞外郎[illegible]表公退居此山曰少微依山有[illegible]以書史自娛白[illegible]增注北山移文[illegible]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三賦

太白空兮林猿啼太白山在[illegible]縣西六十里與少白山連[illegible]夏侯曾先地志云嵊[illegible]子天達[illegible]修煉丹登仙之處上有白猿[illegible]吐納焉[illegible]古[illegible] 其水則浩淼泓澄散漫縈[illegible]透漲焉而天[illegible]州之[illegible] 風焉而波[illegible]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 淨焉如練[illegible]謝[illegible]澄江淨如練 瑩焉如磨[illegible]一萬湖水碧[illegible] 瀦而為湖[illegible] 溢而為江[illegible]形如螺[illegible]不受塞[illegible]湖之載於圖經者凡五十一所[illegible]志所載大小凡一百一十三所[illegible]見會稽志 為沼為沚[illegible]沼[illegible]沚[illegible] 為瀆為污[illegible]積水[illegible]蜀水不流[illegible] 匯為陂澤[illegible] 疏為溝渠[illegible]而田[illegible] 淤而泥塗[illegible]音於又[illegible]切[illegible] 生我稻粱溉我果蔬

史252-124

增註西[illegible]越[illegible]令民歌之曰[illegible]兮爲史公決渠水兮[illegible]古[illegible]兮生稻粱[illegible]秋田疇兮生我稻粱 集有

鳧雁 增註王充論衡[illegible] 戲有龜魚賓有菱芡 增註會稽志越中所產唯羅文爲最大山陰梅市之雞頭最盛[illegible]巨險切雞頭也

香有芙蕖 增註會稽志山陰荷花最盛出偏門至三山多白蓮出三江門至梅山多紅蓮夏夜香風率一二十里不絕

鶂舟如擊 晉史海物異名記越人水戰以艇赴敵則有鶂舟名 馬檝如驅 吳越春秋越人以船爲車以檝爲馬[illegible]

船龍夭矯 白樂天詩船頭龍夭矯 橋獸睢盱 矯橋脚獸睢盱 睢上於北切下居表切[illegible]

堰限江河 津通漕輸 航甌舶閩 增註甌今之溫台處郡[illegible]閩海[illegible]甌即東甌也閩今之福建路 浮鄞達吳 增註鄞明州吳浙西

浪槳風帆 增註孟浩然詩[illegible]天台桐柏[illegible]風帆[illegible] 千艘萬艫 增註白氏六帖千艘萬艫[illegible]艫音盧船前頭刺櫂處也 大

三 武

武元緯 增註[illegible]曲禮年日一元大武[illegible]何易于傳 五丁謳謡 增註揚雄蜀王本紀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又吏[illegible]山開道[illegible]金石牛於成都[illegible]論功超五丁〇東漢[illegible]令士女[illegible]東[illegible]若有 榜人奏功 [illegible]注榜人船長也又張景陽七命[illegible]所負[illegible]起而[illegible]呼[illegible]唱在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illegible]月令命漁師[illegible]榜人〇詩六月薄伐[illegible]以奏膚公[illegible]大公[illegible]文[illegible]神廟[illegible]奏功[illegible] 千里須臾 [illegible]文選左太沖吳都賦篙工楫師選自閩禺[illegible]而須臾[illegible]千里在須臾 境絕

利博莫如鑑湖有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膏腴 [illegible]後漢馬臻字叔薦山陰人也爲太守創立鑑湖在會稽山陰二界[illegible]水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開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其堤周回三百十里溉田九千餘頃[illegible]八百里[illegible]度詩[illegible]荷花八百里 增註[illegible]

[illegible]四百頃[illegible]上地[illegible] 浮賀監之家 川一曲 增註唐賀知章[illegible]以秘書監請爲道士[illegible]以宅爲千秋觀[illegible]鑑湖[illegible]一曲[illegible] 寓允常之都 史[illegible]封於會稽後二十餘世至允常[illegible] 人在鑑中舟行畫圖 [illegible]山陰南[illegible]若圖[illegible]從山陰上[illegible]行如在鏡中[illegible] 五月清涼人間所無 杜甫詩鑑湖五月涼 增註山[illegible]天下無

有菱歌兮聲峭 [illegible]調易[illegible]王翰詩不知湖上菱歌[illegible] 有蓮女兮貌都 增註舊注菱歌調易[illegible]若耶溪李白[illegible]

[illegible]越女[illegible]有女[illegible]美[illegible]都[illegible]開世言[illegible]司馬相如傳[illegible]音[illegible]不同[illegible]音止[illegible] 日出兮寶剱

二 氏

增註[illegible]日出不見人 漁郎兮嘖嘷 增註王荊公[illegible]桃源行漁郎[illegible]乃上音[illegible]下音[illegible]也 東泛曹江

弔彼孝娥 [illegible]曹娥[illegible]年十四[illegible]七日[illegible]投江而死 西

觀鶩[illegible]弔夫子胥 [illegible]吳王殺伍子胥[illegible]之封[illegible] 翁洲

訪偃王之廬 [illegible]翁洲[illegible]以爲名 增註十道志[illegible]偃王[illegible]以爲名[illegible]會稽東[illegible]

[illegible] 簞醪投兮沼吳國 [illegible]呂氏春秋越王[illegible]有酒[illegible]投江[illegible]使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 增註[illegible]

洲之水而二軍思焉知外者以石以之及亡也一況占川八何勤而予於対
甚越王句踐伐吳王夫差棲之[illegible]以舟[illegible]一器者王[illegible]上泝使王[illegible]自
下流之[illegible]蠡遂成伯業[illegible]
牟[illegible]一器耳 **扁舟去兮鍐陶朱** [illegible]乃乘扁舟浮海以行
終不反上十隱天下稱陶朱公【補注】吳越春秋[illegible]
范蠡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 **鼓樵風兮游若耶** [illegible]
若耶谿在會稽縣東南後漢鄭弘字巨君山陰人[illegible]行會稽[illegible]大射的山南
有白鶴[illegible]此鶴為仙人取箭[illegible]弘[illegible]所[illegible]何所
欲弘[illegible]其神人也[illegible]常患若耶谿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風
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亦名樵風【補注】九域志若耶溪即歐冶子鑄劍之所余
浴於之[illegible]曾子不居勝母之閭吾
豈游若耶之溪因改為五雲溪 **興霅棹兮尋隱居** [illegible]名戴逵一
晉書云王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四望皎然忽憶戴安道時在剡便夜乘小船
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子猷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
戴[illegible]與 **禊事修兮觴蘭渚** 蘭渚[illegible]有亭[illegible]王羲之序云會于山陰
雲同
流觴曲水【補注】史記漢武帝祓霸上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illegible]
西風俗通禊音[illegible]故於水上盥潔之也[illegible]山陰縣西有蘭渚有亭

[illegible]三[illegible] 十三

曰[illegible]亭晉時太守王羲之所立[illegible]胡計切除惡
以[illegible]祓穢[illegible]切除[illegible]福[illegible]禮[illegible]歲時祓除 **陶泓沐兮池戒珠**
戒珠寺在蕺山本王羲之別業有鵝池硯池[illegible]
墻在焉【補注】韓文毛穎傳[illegible]弘農陶泓友善 **了谿篓兮禹功畢**
了谿在剡[illegible]東[illegible]出了山[illegible]書云禹疏了谿人[illegible]【補注】
[illegible]有了[illegible]禹迹[illegible]功[illegible]散[illegible]去[illegible] **刑塘築**
兮長人誅 刑塘在會稽縣北越絶記云禹會諸侯于會稽山防風後至禹乃誅之[illegible]會稽[illegible]防風氏其身三丈刑
者不及乃[illegible]高塘臨之故曰刑塘【補注】鄭璞[illegible]會稽山[illegible]禹[illegible]會稽[illegible]今[illegible]丈
不受[illegible]乃戮長人[illegible]引[illegible]記此[illegible]國經所[illegible]藏[illegible] **酌**
菲泉兮懷古 會稽山大禹寺有泉名曰菲泉【補注】先生有[illegible]泉[illegible]
知在禍 王宮[illegible]一水[illegible]不知王[illegible]名
名中 **飲清白兮自娛** 卧龍山下州宅之西[illegible]有清白堂
[illegible]泉太守范文正公命名[illegible] **其物則**
有魚鹽之饒 沈立[illegible]州[illegible]以[illegible]【補注】[illegible]
[illegible]封王[illegible]曰山有金木[illegible]水有[illegible]珠[illegible]
竹箭之美 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 **山居海蓄古其有幾** [illegible]不知也

貢入王宮【補注】史記[illegible]吳楚[illegible]不入王[illegible]室 **利周**
蝦涌耕焉日火耨焉日水 [illegible]南[illegible]火耕水
[illegible]耨[illegible]田也 **南風吹苗**【補注】陶[illegible]時[illegible]有風曰南[illegible]新[illegible]
翠浪千里【補注】[illegible]山詩[illegible]秔稏[illegible] **秔稏一空** [illegible]【補注】
[illegible]百[illegible]
[illegible]一空[illegible]千里[illegible]
尼曰 **玉粒如峙**【補注】[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炊秔釀秫**【補注】[illegible]東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旣甘且香**【補注】[illegible]甘[illegible]有酒[illegible]古文[illegible] **麋糜**
之奇號爲第一 [illegible]如[illegible]有如[illegible]品[illegible]
數十萬[illegible] **龍精儼儼吐絲滿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補注】[illegible] **萬艸千華**
機軸中出【補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綾紗繒縠霧**
積縑匹 [illegible] **木則楓挺千丈**
[illegible]
名山[illegible] **案封五夫** [illegible]之[illegible]【補注】[illegible]松木為五大夫
自[illegible] **桐柏合生** [illegible]
[illegible] **檫棐異隅** [illegible]
[illegible] **文梓楩柟** [illegible]
[illegible] **櫟柞櫧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連**

理之柯 詩疏有木連院因名連理木故銜名 後漢安帝 … 合抱
之株 [注] 七十只人抱 之木生於毫末 迺斧迺斤 曰輿曰廬 迺有蕭山
陸吉 唐坡若封陸吉 侍吉陽蕭山 諸暨三如 同解諸暨出三如語 之桑如斧之栗如絲之 … 胡樽
戚林賀瓜滿區 面雅柳杭任昉述異記越中有王氏 … 胡氏 … 山陰氏瓜白陸家白連 [注] 山谷見 … 黃香詩
春 … 瓜 … 百區 賜日 … 吉文成 棗實全赤檎腮半朱 [注] 茂俗吉 … 公小 出千貫文公 …
文梢梅 出千貫 火榧殼王櫻桃薦珠 [注] 白樂天詩櫻 … 櫻子櫻小紅珠 鴨脚舍
黃 [注] 鴨脚子銀杏也歐陽永叔謝梅聖俞寄銀杏詩鴨脚百箇得之 誠可珍山谷送吳氏野天之宮 … 詩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 … 後山
穿 … 詩秋盤堆 鴨脚春味薦貓頭 雞頭去盧 [注] … 言 … 江南 … 雞頭 ○ 盧 …
剝芡也 [音] 栝又芋 … 切 百益七絕之奇 一枝 … 山陰 … 亭尤多木瓜人 一百
以爲良果西陽雜俎柿有七絕 一壽二多陰三 … 四無鳥巢五霜葉可愛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 双頭四角之
殊 雙頭謂連也 … 不分別惟武陵記云四角 … 菱 … 芡有崑崙之號
本草生甘蕉有兩種赤色名崑崙 … 白 … 越有梅
荻莪赤蕉出江東會稽作乳 … 用洪蕉 梅有官長之呼 梅二種
絕佳一曰官長 蔓生則馬乳蘷薁 [注] … 新書 … 文
梅一曰被梅 收 … 乳 … 葡 … 吕
蒲萄詩若欲 … 馬乳 … 引龍蟠 ○ … 山居 … 野 土貫則
有五葉 … 於 … 切下於六切詩六月食鬱及薁
鳧茈慈菰 … 叉切 野蔌谿毛 [注] 歐陽公 … 山肴野蔌
汪毛 … 也 … 合 乙大 … 陽 … 公 … 年 … 谿 … 之毛
切萊茹之總名 園蔬木菌 蜀 … 切 … 雅 … 似 … 淵潮之蕈 … 箭里
之筍 蕭山 … 出 … 有美 … 伯工 … 食筍 可薦可羞 [注] … 二年 … 可 … 公
注着 采擷無盡鱗 蛇 水族海生池養 [注] 合 … 尼 … 合 … 一 …
嗟也

南大宗多 … 初江 … 以爲計 丁晉公 …
州有 … 之 … 其骨形似 … 丁晉可居 [注] 俞雅魚 …
纂 … 白腹縮項 [注] 韓之 … 野蛙构送主府官
偏 … 大 … 與尾 … 帝 … 腹 … 其 … 腹下白也 … 氏
睛 … 腹 ○ 襄陽 … 張敬兒爲刺史齊高帝 … 水 … 魚敬兒作大槽船
置魚 … 日奉 … 一千八百頭杜甫解悶詩 … 頭縮項鯿王沫
沈 … 詩 … 白 … 鯿 …
縮頭鯿魚 … 美味也 … 切 … 大 … 赤鯶文鱧
元鰭黃鰷 以 … 名 … 所 … 陽 … 鰷
爲 … 之 … 歟人駢集 … 言 …
鮒 … 曰鈞曰網
之 … 美 … 詩 … 肥人 …
羹金膾玉 [注] 黃 … 之金羹 ○ … 東南
之 … 味也 … 肥人 不數熊掌 [注] … 子 … 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 所 … 之
吉 … 又 … 熊 … 不 …
詩 … 三卷 一三
… 能言之孜 … 嗚之鶵 … 之 … 鳴之 … 陽 …
… 言 … 之 … 人語之由曰
… 人 … 何 … 人語 …
… 一轄芝之鰭
… 大 … 卜切 … 生 …
… 孕珠之吉脚 … 盧 … 切 … 蟹 …
… 陽 … 八尸 … 其 … 長 … 海 … 中
… 東 … 海神 … 不可食也 … 文身合氏之子 … 有文 … 之 … 詩 …
… 有 … 合氏子見東坡 … 傳
秋 … 珍多而 …
跛足從事之徒 不從之 … 解 … 事 … 跛步不休跛 … 千里 … 鬼切 街填巷
委 [注] 文粹 … 替 … 與土全多 [注] 東坡詩地上異獸多於土
… 史 … 當使黃金與土
同 … 此 … 異獸珍禽 [注] … 異獸珍禽不 … 國王 昏銅吐
其 … 律
綬 … 山在會稽縣 … 地 … 見 … 人 … 入
此山 … 之 … 縣 … 白山 … 文采五色口

吐綬鳥長[illegible]
以於鳥(圈)[illegible]作骨 猛虎負子 黃州山有老虎山才有虎子山 人曾德四年六月時日虎負一子至溪
渉河而去知縣杜 靈烏送鶯 法華山有雙鳥長出送出之故建此 烏化為唐高宗時寺碑古雙烏所以示
一因改名焉
北全尚獨宗(圈)苦使男侯二子
鳥子生而須南曰鳳翼自負已雄 鳳棲鹿化 會稽有鳳林郡安吳越春 秋為晉諸侯于稽山因傳
國(圈)鳳棲于木百鳥佃於澤 公鳳林菁苗山會稽 書曰鳳凰曾
棲於王枝茂瑞圖曆苗山公有 據木隱凡化為白鹿 又號為鹿時以 鶴
拾鷹犢 孔靈符會稽記土射的山西南有白鶴為仙人取箭因號為射
地為民田春拔 山上昔有鷹田州志土夏無與諸仔虞樂於此化為烏獸以其
草根秋除其穢 熊羆狸豹猴玃猿狖 (圈)好群切旦猴也 鵝
銜鷸吐 (圈)埤雅鷸鷸子鷸世俗謂鷸吐而生子 上古交切下于蓋切鷸以鄉 鸛求鵲鬪 [illegible]
鷸雛能求 鷗浮鶩浴 [illegible]
友鵝善鬪 日浴[illegible]
雨鳥 [illegible]
也 鵝寒鳦瘦 越多矣[illegible]
三之 [illegible]
巧婦錐喙 埤雅鷦鷯性巧故俗呼巧婦 其啄尖利如婦錐 春鋤雪脛 [illegible]
其婦 雉步於淡水好自 林棲水宿 俏尾長味 [illegible]
低昂故曰春鋤 日宿又曰山禽之味 [illegible]
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俏
水禽之尾多促(圈)折救切味也 江湖為籠山林為圃 旦牡
旦牝旦翬旦走甲第名圃奇葩異香 (圈)[illegible]
有圃號花洎天香淇陵先生和雅十大尉款知宗 牡丹如洛芍藥如
圃牡丹詩香苞初拆晚餘紫牛第名園號紹興
揚 歐陽公花品序牡丹西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 木蘭裁新
出越州出洛陽者為天下第一揚州出千葉芍藥
鎮東軍監軍使院記士大夫[illegible]木蘭[illegible]
前攻不執之[illegible]
懷芳 不作翻風[illegible] 翻山黃華 [illegible] 海柳
多甘菊[illegible] 閑園香 [illegible]
[illegible]

香 天衣杜鵑 天衣寺有杜鵑花[illegible] 東山薔薇 [illegible]
並以[illegible]
慶花 湖映香 [illegible]
[illegible]南梅村[illegible]知不 鹽 [illegible]
其[illegible]為有[illegible]香來 [illegible]
一名荷花 綠梅並蒂 [illegible] 生水芝 [illegible]
一名水芝 [illegible] 丹枝 [illegible]
司華騁巧天女效奇 (圈) [illegible]仙傳鶴林寺有杜鵑花 倦桂丹枝 越有丹桂 名紅木犀
女子[illegible]花[illegible]花神也 [illegible]
奇艶[illegible]此花能副[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七七日[illegible]所命下司[illegible]可也乃[illegible]林寺花天下
御[illegible]花記[illegible]女[illegible]
天女[illegible]公[illegible]又[illegible]武之間不足以[illegible]
[illegible]
李[illegible]天女散花[illegible]
南[illegible] 桃李漫山 (圈) 藏獲眠之 皆忘饒 會
[illegible]
[illegible] 參甘薊黃精 [illegible] 物之產不知其名白朮丹
[illegible] 吳萸越桃 山梔子一名越桃 [illegible]
糧石英 [illegible] 薊訓 [illegible] 之疾
[illegible] 彭祖服之而延齡 [illegible] 秦皇
[illegible]
求之而莫致 [illegible] 葛僊餌之而飛
昇 [illegible] 日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臥龍瑞草 [illegible]

皇甫冉茶詩序文：公清白堂以遊俊日鑄封龍山門之芳試之甘液華
溢枕人徐寅謝張伯王去卧龍茶造吳越【補注】杜牧茶山詩茶稱瑞草魁 瀑嶺
稱僊 茶經云餘姚縣茶生瀑布嶺者號仙茗 **茗山關好** 陶…茗山在衡山縣南廿多奇 茗…茶第一如草城湖茶歌比
光飛湖茶天子抹下雖豪失臥茗七大大 **顧渚爭先**【補注】吳郡…書唐
陽茶來吳望迎明開茶香分諸陶並 制湖州貢茶最多
貢之錄諸亭紀歲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陸羽與楊前吉頓沽山紫筍茶云如
康飲最難得茶龜丈時諸茶衛生顧渚在湖宜之境之間當及茶時兩郡守
畢至舉為盛會元 **建谿全疊**【補注】…今建安為天下第一茶寬夫詩話云建茶
成以清明日入貢 …唐以太茶山嶺者為上品
二十江南李氏時新茶貢出有閩之製今出處溪沙溪丁謂北苑新茶詩
序云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二十六中惟北苑發早而味佳社前十
五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 **碾塵飛玉甌濤翻皓** 白樂
過社即入貢氣味芳古作為鼎茶 …又正日公採茶以云黃
天詩西園晚飡茶春暖湯如塵土飛又…盤中…起今茶煉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 然此論
金翠峰賦…綠沫蒼…磨…青…高 **生兩腋之清風興飄飄于蓬島** 盧仝
古塵飛素濤起
如何萬文甘甚
謝孟諫議寄新茶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剡藤番番 趙紙出於剡舒
戶典有紙古剡藤文 【補注】國 **管城斑斑** 闕越出管 **冰敲嵊水** 張伯玉詩
史補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 冰呈可去注太舜吟呼韓水試為巧手 **竹蒲顧園** 古異記越中有顧家
梅聖俞詩寒溪浸楮春夜月夜以無籠門剖削 【補注】蔡伯家抱青…漢用青…
竹浙 **製於蒙恬之手** 【補注】洗樹滑須及故布魚網以為紙此其始也
用 **游於羲獻之間** 【補注】晉王羲之字逸少，獻之其子也，皆能書號大王小王 **友陳元與** 元
端紫 【補注】韓文毛穎傳：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
文字於人袤 【補注】…之端硯…紫…蘇易簡硯譜端州石山中其色紫琢之為硯可直千金
書 龍…寶…乙唐…采…之…碑…廣…之…有…氣…人家 **至若龍護金**
…年後金龍於禹穴…有一鏡自…上 **苔封**
石刻 家兒…行…見石上有文凡二…名不知…宋…明…
岣嶁 …

有人石文在石文小石文古文六戎
石橋夫人碑陽此中因以為名 **崑山金玉** 山海經會稽山上多金玉下多珠石
邪谿銅錫 吳越春秋大夫種…為越王鑄劍赤堇之山而出錫若耶之溪而出銅 **黃帝之鑪**【補注】
述異記黃帝鑄鼎… **神禹之璧** 傳與丁氏…同之穴所有
號于此故名鑑湖 **歐冶之劍** 光見人即其處得古璧
見祁聖 **蔡邕之笛** 輿地志蔡邕…越柯亭…竹知…以為笛…
劍錫注 …有奇響…以為笛遂為寶器…柯亭切椽也 **秦皇之石** 輿地志秦始皇刻石
翻之牀 周禮…長沙王所…特設此牀以表賢者 **亭碑斯篆**
前有方石廣數十丈云是始皇座所 …劉禹…前有…其…
遂有方石入所云是丞相以下座 李斯篆【補注】先生嘗…安世搜訪
外孫孟曰台望山上始皇頌德碑…巳其…會稽之…於…先生…以述其事以
碑得之於何山之陽其石破缺已…以宋何處…之…
示後人按何山在秦望山東而其為李斯…
之秦望也以宋何滑岳之改別其名 **江筆蕭墨** 江淹…筆之…也漢
王獻隨父在郡東齋夜有女子從地中出與蕭詩…墨一…晚…於…
周易多有凝墨曰明…思…開…【補注】蕭山縣有江君里今學…江淹故
宅也 **高鼓銅漏** 漢書王尊傳毋持布鼓過雷門…會
筆…一說…存…也…說…北存…城門也有大鼓聲聞洛陽…宿
銅漏古制…特…太…刻…漏…越…上歷代以為寶…漏…故有
雷門上有大鼓圍二丈八尺聲聞洛陽除恩之亂軍人打破鼓…越州…出一雙
梁之石 木刻乃梅梁也今有堂石在內陵之前…為…
為索來火…云一代衣冠…石王
年風雨…鏡…梅…雷…也
會稽…以金…名…有…山…石船長一丈云禹所乘宋元嘉中於 **掘金履鐵** 晉太康中上虞縣於…
船側…得鐵履…又得…印【補注】…石船鐵履之說 **壁銅印玉** 晉太元年
是後世…之物…為…時…之…是 **鼎** …又…
理…其堂山有…見十…此…并及…之…切…也…
中…為…古…得…入尺得古…集…數…王…字…
分明是…今…書…不…識…為…之…理之…不識…王印見上
去 **胎竹蹄石** 孫子…為…而…下…子以…
生…成…甲…甸…蹄…化…後…有…
大…始…皇…時…跡…有… **黃竹神木** 蕭山黃竹山…紀云…

林竹色皆黃狀如刀割坤木見文梓柳補注 流黃漢篁草西京雜記會稽貢竹篁取流黃草 錞于周樂會稽記全山廟中有周時樂器名錞工記常論切樂器鳴之所以和鼓 活人之艸郡國志云會稽山有草莖赤葉青人死者覆之便活 止痛之木圖經郡五官廨内杉異相傳句踐時書之舊梁歷代雖遠材質不異伐斫去千年之木能止心痛有削取 柘敷榮而華含戚石氏宗譜新昌石昉墓前有柘木生而内向復墳如蓋無女墓者言每有登科者則柘有枝特生一枝一人或二三枝則二三人云會稽志 石如筍高數尺野花叢生其頂杜鵑鳴時爛若霞錦 不榮職方齊鼎晉為之贊 國朝祖宗適寒皆三年 天雨錢而山儲粟 [illegible] 皆希世之奇迹 [illegible] 蓋欲言而不足 之不足故嗟歎之 其人

則見於吳越春秋會稽典録 [illegible] 圖經隊志 [illegible] 歷代東[illegible] 大書特書 [illegible] 班班滿目孝者悌者忠者義者廉者遜者 智者健者優於文學者 長於吏事者擢秀 科目之榮者 [illegible] 名卿相之賢者 [illegible] 殺身以成 仁者 [illegible] 隱君以求志者 [illegible] 埋光居釣之徵者 [illegible]

風雲感會起釣社 [illegible] 嗚迹佛老之異者 [illegible] 虞翻之言有所不能盡朱育之對有所不能既 [illegible] 予亦焉能縷數之哉 [illegible] 姑摘其尤之一二 前則種蠡計倪號賢大夫 後則嚴助買臣直承明廬 孝悌則張萬和之父子 [illegible] 韓靈敏之弟昆 [illegible] 斯祈樊自毁以代父 [illegible] 董黯朱龜報讎而名聞 [illegible] 或濕衣以障火 [illegible] 或 泣血以戢焚 [illegible] 或銜哀而盧墓 [illegible] 或以行而名里 [illegible] 或負土以成墳 [illegible] 或以義而旌門 [illegible]

口爲鄉里所稱賀寧使君□□尚書子圖經以勵風俗 烈矣二女 齊書曰會稽人有二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移以令二女自營贍

舟爲命含棄供 賢哉二娥 曹娥見前三十七 國史朱娥上虞宋□女也母古氏子相婦洪□□里中朱朝與婦爭持刀欲殺婦一家

驚散惟娥遮母前抱持朝手挽頸乃曰寧殺我母我婦也娥遂被傷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令以爲令董偕爲娥立像于曹娥廟四時配饗 虞子

之孝凜然可多 □□子姑見神人曰若虞子口西漢季布傳語公皆多希曹丘傳衆□莫不多先師古皆注曰多猶

重也 節義則黃公居四皓之列 虞翻對□□朗大黑黃公素已暴秦之世尚□以節不能一致連

齋恭出則齊難 魏少英參八儁之儔 少英見後漢□□傳虞翻以少英遺世也黨□受鑿國列在八儁爲

世英彥 蔡離衛主則有若丁潭 晉丁潭字世□山陰人□蘇峻亂爲帝心又曆茶□□潭隨從不離帝側

史臣曰丁潭等盡心力以佐時竭誠以衛主 委身授命則有若王脩 虞□□曰句章王脩妻

身授命無廢來世句章雖名甚罰會稽

二故

虞喜躬歲寒之操 晉□虞喜字仲寧餘姚人太守□□詔曰虞喜潔靜其

操歲寒不移 孔愉洪止足之謀 晉孔愉字敬康山陰人史贊曰愉道止足之分有□□□□圖□山陰縣西南

四望有侯山即孔愉竊隱之所據孔愉貝下文□□□□□孔□□孔融之昔先輩之後其賢因二十二代潛漢末避地會稽□家□□□□投爲山陰人其

世代並列闕里譜系 或一門死三世之義 虞翻□□□□□□虞□並英三世死義 或一邑

萃三康之沐 山陰孔愉敬康張茂偉康丁覃世康齊名時人號爲會稽三康□□□□ 至若滎陽

柳宋永寧瞿素婦節崢嶸蹈死不顧 宋有□女則松陽柳宋

永寧瞿素妻□□張守節□身不顧或兩□厄協死不□行 卓行則鄭洪韓說鍾離意朱

雋戴就舉於孝廉 後漢鄭□□韓說鍾離意皆山陰人宋雋戴就皆上虞人並舉孝廉 虞潭孔

奐沈融朱仕明舉於秀茂 晉虞潭□□□□陳孔奐山陰人唐沈融會稽人並舉秀才齊朱仕明

剡人舉茂才 虞寄起於對策 陳虞寄餘姚人對策對策高第□□ 趙曄擢於有

道 後漢趙曄山陰人舉有道 陳子公以遜位□之藩 會稽典錄陳囂字子公以爲行與紀伯爲鄰伯

竊囂地自益囂見之不言移一丈以避紀伯覺之慚還乃還所侵之地并□侯長乃爲一路焉□之□太守表其門曰義里鄉曰□□賢□

右少及出崔敬於樂古 鍾離牧拒墾還之稻 吳鍾離牧山陰人居永興稻二十畝縣民認之牧

與稻後民慙還其米閉門不受 循吏則有還珠孟嘗 後漢循吏孟嘗字伯周上虞人爲合浦太守郡

無耕稼所資珠寶前政貪穢珠徙交趾嘗爲□宰來珠乃還郡 致雁虞國 孔靈符云虞國餘姚人時爲日南太守有惠政

郡自有鴈隨車翔舞及罷歸姚鴈亦隨歸年與相入焉縣列後逐成群人號有雁鄉 希銑遷四州之愛 唐

希銑會稽人爲饒州合肆四州刺史頻敗公擬碑今新碑後作□方信才產古之遺愛 夏香著歷任之績 香

字典知蒲山人金山給物祥元衍恩任邑長皆有聲蹟 儒學則王充呂論衡顯 後漢王充字仲任上虞人

著論衡八十五篇 沈珣呂大義稱 唐沈珣會稽人撰九經大義百卷 謝沉謝承之

三數

史學 晉謝沉字行思山陰人明練經史撰晉書三十餘卷承字偉平亦山陰人博學洽聞撰後漢書百餘卷 孔僉孔

祛之明經 梁孔僉山陰人通五經□門□授生徒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孔子祛亦山陰人讀尚書十通□□數百人著尚書義二十

卷 賀孝先擅儒宗之號 晉賀循字彥先山陰人細經學一號上爲儒宗 虞伯施

剸博學之名 唐虞世南字伯施太宗□世南有五絕其一博學也□□□□□□ 文章則

孫興公擬金聲之賦 晉孫綽字興公會稽人作天台賦以示友人曰卿試擲地當作金聲 徐

季海擅王堂之策 唐徐浩字季海會稽人□□□□□□□□ 曄若春榮

則任奕虞翔 宋有對目文章之士則任奕虞翔各騁文辭燁若春榮 文不加點則四

明狂客 唐賀知章字季真自號四明狂客□□□□文不加點 一賀二虞非其

籍籍 唐□□□仁山陰人與從兄□□以文辭稱人爲之語曰一賀二虞非其□□□□□□

文選司馬相如封禪文[illegible]〇李白贈[illegible]京師天下皆籍籍[illegible]作史籍聲籍 吳融十詔，嚴於俶刻。唐吳融山陰人[illegible]中書舍人[illegible]作詔少頃成語意[illegible] 隱逸則嚴謝秦方述虞充符。後漢嚴光字子陵餘姚人[illegible]會稽人初隱[illegible] 方術則介象吳範嚴卿夷吾。吳介象字[illegible]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illegible] 丹青則孫遇道芬。[illegible]會稽人[illegible] 筆札則孔琳徐嶠。[illegible]會稽人[illegible] 浮屠則道林靈澈。[illegible] 神僊則劉晨阮肇。[illegible] 迺有鉛華上浣紗之女，色白天下。[illegible]西施[illegible] 林閒舞劍之姝，氣雄萬夫。越女論劍曰[illegible] 故句踐復國也有六千君子。史記越伐吳[illegible]君子六千人[illegible] 項氏崛起也有八千子弟。史記項羽起會稽[illegible]江東子弟八千人[illegible] 霸有江淛，橫行當代。[illegible] 二百年之衍，人尚[illegible]

而更載[illegible]類歷世之人材，亦足明其大槩。[illegible] 逮我國朝尤號多士。毛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illegible] 百年閒不可勝紀。[illegible] 大則杜正獻之勳德。杜祁公[illegible]會稽人諡曰正獻 次則孫威敏之功名。[illegible] 顧內翰姚夕郎司元祐之直。[illegible]元祐中為諫官有直聲 萬石雲仍相號江南之英。[illegible]以其去君為江南英[illegible] 匪建則慶。新昌石氏為東南名族[illegible]國朝登第者幾三十人[illegible] 二陸棠棣如雲。[illegible]毛詩常棣[illegible] 與衡。陸左丞佃字農師[illegible] 吳先生風高於賀老。吳先生名[illegible]宮今有祠堂存[illegible] 齊職方迹擬於淵明。[illegible] 錢氏世賢科之盛。[illegible] 史明繼衣錦之榮。[illegible] 劉求呂義[illegible]

世無異類至和朴夫守李杜刺史名謝夫夫何於越以杵牛秋于義入閩籍一百年
祖豫三千均皆貴欽義厲列奏閩 天子思記太門閭光華映里令糧米與東
皆姓也而義門之姓見於著者多用表字 上貴劉氏聚族而百
餘口內外無閒言熙寧中郡守趙清獻公抃奏于朝詔旌表門閭 杜趙呂
處士稱 王荆公有贈杜醇詩起中處上杜醇詩 趙處士仲淵將擢中祕乃不起 或覽古呂沂詠 故朝奉大夫華
若名賁字文仁實者 會稽覽古詩百餘篇 或編圖而著名 諸葛璵字鴻甫總集禮記帝王年紀自三皇至五代之為圖
名曰 至若聯翩桂籍 增注 進士及第詩仙籍 漢陸士衡文賦淳淳詩 ○白字白素馬
切漢 桂籍下 焜燿簪纓 增注 左明三年齊侯巳以泊人之業柳文祭楊 郎中文昭暉 情林 ○ 郎中文詩短纓簪纓
名登史策 增注 文選李康運命論其身名手列善矣傳於史策 足躡天庭 增注 柳文答問推類接翮疊足天庭
蓋嘗詢之故老 增注 封正月召故敢老卻之占處文 往往莫識其名矣故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者顧長康之言也 劉義慶世說 士顧長康從
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山轉遠轉高水轉深轉清者李
淛東之記也 唐李紳越州妙喜寺記越州好山水山轉遠轉高水轉深轉清 瑰奇市井佳麗
闤闠者白餘杭之詩也 白居易和元稹酬周天寺 元稹奇瑰市井佳麗闤闠 忠臣
係踵孝子連閭者虞功曹之對也 虞翻對王府君曰忠臣係踵孝子連閭 越之山川風物其大略
以堪臣中種孝子連閭下及賢女不育焉 如家連係也又古諧切
如此 增注 王十朋文公 此其大略也 子貢始如驚而疑卒歎而歎曰
見百文四部語 壯矣哉盛矣哉山川如斯人物如斯吾未
之前聞也 增注 禮記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然越在春秋僻處東夷
增注 吳越春秋子貢東見越王王問曰此僻 夫子作經尋為於越
使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不辱乃至於此

增注 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又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又哀公十有三
年於越入吳 左傳杜預注云於發聲也公羊傳於越入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
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夫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
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
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穀梁傳於越入吳范甯注云舊說於越夷言
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與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周天王周
越王時有越侯大鐘大鐘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之號為於越
晚同說文曰从于从粵省漢書司馬相如傳作粵晉灼曰古粵字
心使舍二切 其人材風俗固未可與齊晉魯衛諸列
國抗衡也 增注 對也衡車轅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牽不相避下也 史記陸賈傳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索隱曰崔浩云抗
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抗衡上國事善曰抗衡謂對舉以衡事也今詳崔說是 今有君所稱幾不
容口 增注 兩漢趙廣漢傳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 豈曾日遠於京畿含香未
越如王景興之言邪 王景興問虞翻曰聞玉出崐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曾聞士人歎美貴邦
指多英俊或以遠于京畿含香未越 翻對曰太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 抑山川降靈孕秀固自
有昔邪 增注 ○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品物咸亨山川降 江淹詣竟陵王牋... 抑亦因
人作成而致然邪 增注 史記因人成事 有君曰朁嚴朱二子
為漢名卿晝繡故鄉夾衛郊迎爭覩使覩歆艷
其榮故其俗始尚文學而歆功名 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
自會稽太守謂買臣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增注
魏志夏侯玄傳注云許允為鎮北將軍大將軍曰是衣錦歷本州所謂衣繡
晝行也此蓋借用 ○ 歐陽公晝錦堂記買臣一身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
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 ○ 戰國策蘇秦過洛陽
父母聞之郊迎三十里此亦借用 ○ 買臣傳長安厩吏乘駟馬車來迎又去會
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 ○ 韓文剏李勸書景星鳳皇之始見
也爭先覩之為快 ○ 漢書
郭伋傳使比郡獻並歆甘亂心 晉王右軍爲越內史雅會蘭

芳流觴曲水臨池墨妙輝映千祀能使遺文尚

槩君子故其俗始尚風流而多翰墨之士 晉王羲之爲右將軍會稽內史以三月三日與謝安孫綽許詢之流會于蘭亭流觴曲水自爲之序其末云後之君子亦將有感於斯文 新增 晉改太守爲內史○海鮮碎墨蘭亭會者四十一人羲之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勁絕代 唐元微之一代奇才罷侍玉

皇謫居蓬萊賓幕鄰白唱酬往徠繇是鑑湖秦

望之奇益聞故其俗至今好詠而多風騷之

才 唐元稹字微之罷相爲浙東觀察使兼越州刺史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鑑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微之州宅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時白樂天守杭常以詩筒往來後白赴闕留贈六從此有人應省事寂寥無復遞詩筒 新增 唐白居易傳居易除杭州刺史元稹自同州刺史爲浙東觀察使交素深相繼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日來守與吟同 不獨此數君子也任延

張霸呂尚賢爲治而俗始賢士 後漢任延爲會稽都尉時稱多士延皆聘請高士如董子儀嚴子陵等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張霸爲會稽太守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 劉

寵車儉已潔已化下而人斯尚清 後漢劉寵爲會稽太守郡中大化乃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是卓俊爲太守任公素治 第五倫下令而淫祀

之風革 後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俗多淫祀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 諸葛恢莅政而陵遲之俗興 晉諸葛恢爲會稽太守元帝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政事之才故以相屈 至若李唐

刺史九十八公首有龐玉顯有姚崇國經十子

郡績稱雄 唐太守題名記凡九十八人 之後爲刺元稹守

蔣堂陸佃楊於陵李遜 薛戎元稹王式郭元龜 國朝逮今蓋百餘政前有文

簡後有文正題名所記比唐爲盛 宋太守題名記始於畢文簡公士安其間頎頎者非一而尤賢者范文正公 承宣得人 新增 西漢董仲舒傳守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風俗斯

美 新增 荀子王霸篇政令行風俗美 南史宋太祖紀江左風俗於斯爲美 蓋亦理之然也子眞曰

是誠有之然皆二千石之事爾 新增 古人謂郡守爲二千石者以其有二千石之秩祿也按顏師古曰漢制秩二千石者月各百二十斛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眞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又曰比二千石者月得百斛 未足多也 新增 尚易略例撥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 稽其上者有君曰句踐懲會稽之棲

也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吳王夫差敗越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 痛石室之辱也 吳越春秋越王入臣於吳拘於石室之中越王服犢鼻著樵頭 蓼目水足抱冰握火 越王念復吳讎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卧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 采葛于山 越王乃令左右皆食 置膽

于坐 史記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 葛婦興歌名曰

何苦其詞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

絲 吳越春秋越王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吳王 焦心苦志 新增 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之二十餘年○何遜歸國傳愁心苦志 二十年間

卒滅強吳 新增 史記越王世家太史公曰 呂靈前恥 新增 越絕之稱權輿於此

越絕書問者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補注】內稱權輿

載始也邢昺疏云權輿者天地之始也天圓而地方故以權輿始之類仍此詩

傳稱說云權輿之義果如邢昺之說則是之傳訓是有始而之理故開之師曰

權與物始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此權所以為衡與

規矩繩準之始也其於車也輿為始輿成然後以其廣崇為較為軾為軹為

為轐此輿所以為軫與軾較軹轐之始也鄭玄學本讀音是鄭司農讀見考工

記

故其俗至今能慷慨以復讎隱忍以成事【注】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西漢司馬遷傳隱忍苟活者

若是何如子貢曰茲霸者之事也傳不云摩粹而王駁而霸【注】荀子王霸篇

彼齊威五百文之盛猶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補注】孟子吏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荀子仲尼篇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行事若是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況句踐虖有君曰昔禹治水既畢與群后計功苗山更名會稽卒而葬焉【補注】越絕書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

會稽祠廟陵寢于今尚存 圖經禹陵在會稽山吳越春秋禹到越內稱見葬也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越絕書少康立祠於禹陵所 窆音貶于鬼切

上有遺井 賀循地記云會稽山有禹井去禹穴二十五步謂禹穿鑿汲因名之

下有菲泉過而飲者莫不發兌魚之歎與河洛之思【補注】左傳昭公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諸見河雒而思禹功

不獨句踐有其烈 史記句踐有禹之遺烈

馬侯嗣其功 馬臻創立鑑湖【補注】少宇有鑑湖何云禹迹茫茫千載後蹤繼功歸禹太守

至今其俗勤勞儉嗇【補注】禹戒以勤于邦克儉于家

實有禹之遺風【補注】晉書夏統傳禹稱永與人晉亦孝悌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有大禹之遺風

太伯之德謂嚴遺之稱泰伯之高節

若是何如子貢曰美哉禹功【補注】見上文

宰其代舜而有天下也【補注】語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游於是宰於是【補注】左襄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長夜謂葬埋一說長埋謂之窀長夜謂之穸 窀穸上音迍又音屯下音夕

廟食於是【補注】東漢梁竦傳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左昭七年正考父鼎銘云饘於是鬻於是

茲所以化被萬世之久也然說者以為入聖域而未優【補注】西漢賈誼傳孔子以之德為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

其必有大於此者虖有君曰舜生於諸馮孟子以為東夷之人歷世逾遠不傳失真【補注】韓文送惠師詩流傳失其真

太史公以為冀州然邪否邪 史記正義冀州人冀在河南非東夷也與孟子之說異【補注】案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周禮職方氏亦云河內曰冀州舊注以冀在河南誤矣

然越之邑則有上虞餘姚【補注】圖經夏禹與諸侯會計因相虞樂於此故曰上虞周處風土記云舜後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一說謂邑有姚丘山舜耕於此為大虹生舜之地

山則有虞山歷山 圖經歷山在餘姚西三十里一云在上虞之東太康地志上虞舜避丹朱於此歷山在會稽東南八十四里舊圖經云昔舜耕之所【補注】案史記正義本紀注山在河東若孟子之言以舜為東夷之人則會稽之說亦有所自王荊公嘗望此山而作詩

水則有漁浦三㵎 屬經上虞縣北有漁浦河舜漁之處又上虞有地名三㵎舜水經注名象石入東澤有三㵎也水下三㵎去二女隊時婚地高險何由使者至險轄槲然而難安曰三㵎

隊則有姚丘百官 風土記舜生於姚丘云上虞有百官今上虞有百官鄉也新記云舜之百官事見又音武後反

田焉有象 上虞有季里 陶焉有竈 上虞有古陶竈言舜所作 汲焉有井 舜井在上虞西北二十五里又有舜水在縣南二百五十步

祀焉有廟 舜廟在上虞縣西三十五里 其遺迹也意者不完

是則游於其乎舜爲人子盡諧昌孝故其俗至今烝烝是儆〔注：[illegible]〕舜爲人臣克盡其道〔注：[illegible]〕故其俗至今孳孳是蹈〔注：孟告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舜爲人兄怨怒不藏故其俗至今愛而能宏〔注：孟子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舜爲人君臣天下禪〔注：[illegible]舜以天下禪禹古禪字〕故其俗至今廉而能遜〔注：史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illegible]〕若是何如子瞿然離席而立〔注：[illegible]〕拱手而對曰〔注：記曲禮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於戲噫嘻〔注：詩有噫嘻[illegible]〕[illegible]大之聲也[illegible]嗚呼噫嘻[illegible]盡善盡美〔注：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雖甚盛德蔑有加矣昔季札觀樂而止於韶自韶之外不敢觀〔注：左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illegible]〕余問風俗亦極於舜自舜之外不復問矣無妄先生粲然失笑於旁曰〔注：[illegible]〕固哉子莫之問有君之命也〔注：[illegible]〕

[illegible]之爲詩也[illegible]然此古之越非今之越也人死骨朽〔增注：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illegible]歐陽公石曼卿詩其人已死骨已朽〕山川雖在人物已非〔注：選魏文帝與吳質書物是人非〕世變風移〔注：書畢命[illegible]〕前日淳朴變而澆僞前日廉遜變而爭敓〔[illegible]奪字〕前日勤儉變而驕怠前日忠孝變而凶悖尚何執紙上陳迹而說其頰舌邪〔注：[illegible]〕有君曰先生之言是也然風俗不常美亦不常弊善惡焉繫人是繫〔注：唐魏元忠傳人無常俗政有治亂〕今朝廷駐蹕東南〔注：選左太沖吳都賦[illegible]〕越爲鉅藩密邇堯天〔注：[illegible]〕益尺五間〔注：[illegible]〕帝命重臣來鎮是邦〔注：[illegible]〕入境問俗〔注：記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登堂觀風〔注：[illegible]〕因舜禹之遺化明吾君之至仁〔注：[illegible]〕布德敎於黃堂〔注：[illegible]〕變薄俗而還淳〔注：[illegible]〕劉何世之無才〔注：[illegible]〕亦奚有

於古今子不見夫銜命虜庭死於王事如陳公張公者乎（陳公名過庭張公名叔夜靖康間爲和議使咸死於虜中 增注 傳曰銜君命而使○左傳僖四年凡諸侯死王事加二等於是乎有以衮斂）議祖立靖康赴難建炎如華君傅君者乎（華君名利下……爲太常博士議稱不屈……傅君名杞爲建炎間虜犯浙東越守以城降公與李吳……人稱之）是豈異代之人邪又不見夫姚江陳公（陳公名業）所臨有聲亦克知退身名兩榮（增注 公爲台州工曹攝天台縣令……當三聚皆有異功後以徽猷閣待制知紹昌府至杜知婺州告老致仕）執政李公（李公名光）忤意權臣老於淪落世賢其人（增注 公上虞人除參知政事時虜方遣和……秦檜欲……議擬言老論之安置藤州後退……復官至……年八十三諡莊簡……）愍孝蔡子捐生

三十四

可悲同彼旌忠廟食于茲（蔡孝子名定父以罪繫獄請代……許遂自沉于河……父罪事聞于朝……廟號旌忠 增注 ……以爲……凡此作者以厲風俗）隱吏王君斬雖著名（王君名公袞手斬發……冢……自殺于府）一門可稱賢父難兄（增注 公父名……一門三秀……兄……元方……難爲弟……）茲固先生目所親覩也安知後之眡今不猶今之眡古乎（增注 呂氏春秋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先生曰有君越人也知

越之風俗而已矣昔子虛誇雲夢（增注 子虛……）烏有先生詫齊（詫丑亞切誇也）亡是公折之曰上林之事今越未足侔齊楚之大（增注 孟子齊楚……大何畏焉）尚何足吕奇之有君曰答吳子問柳先生曰晉國之事而柳曰晉對（增注 ……柳文晉問）今子眞問余曰越國之俗而余曰越奮亦各因其所問而及之爾余豈嘗然無聞無知於越之外哉（增注 ……）今天子披輿地之圖思祖宗之績求治如不及（增注 ……）見賢而太息（增注 ……）文德既修武事嘗闕（增注 ……）蓋將舞干戚而服遠夷（增注 ……）復侵疆而旋京闕（增注 ……）余族其南于晉全南北一（增注 ……）倣吉甫美周室賦崧高歌吉日（增注 ……）招魯公命元結磨崖以紀鉅業（增注 ……）

三十五

其東六相江東[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illegible]頌 中興紀 洪

烈【增注】東漢[illegible]傳大 邁三五【增注】[illegible]五而不退[illegible]引史記[illegible]

漢[illegible]陶唐之洪烈 逸前謀【增注】[illegible]用前謀[illegible] 昊天

之法高適贈別[illegible]

詩國風沖融邁三五

地照日月【增注】選顏延年宋郊祀歌曰地[illegible]天作[illegible]○莊子昭昭若揭日月而行 此賦之旨[illegible]於天地之

大明顯於日月之明也

於是窮章亥之所步【增注】[illegible]

而朔南[illegible]

[illegible]帝王世記又[illegible]

萬二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illegible]

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illegible]

南子地形訓[illegible]大章步[illegible]

今按山海經海外東經[illegible]帝王世記及韓文[illegible]所引之[illegible]

三賦 三十六

[illegible]九千八

百八步[illegible]右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張衡靈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

增千里[illegible]

用臣[illegible]

或作[illegible]一者皆非 攷神禹之所別【增注】莊子齊物論[illegible]有神禹且不能

知○書禹貢[illegible]

禹別九州 覽四海九州之風俗【增注】[illegible]十二人[illegible]行天下[illegible]

風俗○記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illegible]

[illegible] 掩兩京三都之著述【增注】[illegible]

[illegible]兩都作二京賦[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

之光芒【增注】韓文調張籍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有 騰萬丈

皇宋一統之賦出【增注】[illegible]

海

回眡會稽蓋甄陶中之一物【增注】[illegible]

[illegible]

文[illegible]江湖散人傳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 無妄先生

白知失言【增注】語衛靈公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色有餘媿 逌與子眞逡

巡而避【增注】新序[illegible]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有君退

而寄傲於南囱【增注】陶淵明歸去來辭倚南窗以寄傲 有飄飄凌雲之

氣【增注】[illegible]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

三賦 三十七

增注補遺

蜀入 史記高祖本紀[illegible] 開有君之名雅矣

[illegible]

世家于越 [illegible]

火耕水耨 [illegible]

民事堂賦 并叙○戊寅年作○稽志云民事堂王龜齡僉判日始榜○丁丑季冬先有民事堂[illegible] 親擢冠蒙 聖主恩宜知民事詞[illegible]仰惟[illegible] 要使書生識治原不憚勤勞職[illegible]敢忘精白奉[illegible] 上問蒼生事頒[illegible]孤忠慷慨論○此堂乃[illegible]僉判廳之公堂也元寓小能仁寺[illegible]堂亦隋[illegible] 至嘉定壬午僉判汪公文舉以先生之職乃是特差[illegible] 同正貞由是於東水坊廨宇舊堂立扁以彰其[illegible]

愚齋處士注

堂名民事志天語也 高宗皇帝玉音[illegible]第一人[illegible]以民事云云○[illegible]御製[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堂銘賦王十朋[illegible]天語 王十朋

備員越幕 史記[illegible]用又[illegible] 歲將朞顧惟不才 左傳[illegible]不才 茸然無補 [illegible]無知○ 日吕敗官曠職爲憂 左昭公十四年[illegible]以敗官爲墨○[illegible]不敢曠其職[illegible]戶部[illegible]無曠職

所幸黃堂主人甚賢 時太守王尚書師心[illegible] 同僚皆士君子 左文公七年荀林父曰同官爲寮[illegible]○詩[illegible]君子之行 朝夕講論 班固兩都賦序朝夕論思 無非民事之要者因爲之賦吕志其二三云

繫越幕府下僚兮 [illegible]下僚[illegible] 名所寓曰民事之堂 寓所[illegible]見題注 誦天語之丁寧兮 歐陽公[illegible] 銜聖恩而不敢忘 [illegible] 嗟民脂吕飽妻子兮 [illegible] 猶雀鼠之偷太倉 韓文[illegible]不[illegible]雀鼠偷太倉[illegible]

苟不民事之是恤兮又 [illegible] 將奚逭虖天殃 [illegible]天殃 嗟會稽之大府兮 [illegible]都督府[illegible] 罹荐歲之凶荒 [illegible]以待凶荒 颶風作於孟秋兮 南越志[illegible]四方之風也 雨浸淫而異常 [illegible] 天昊怒而江濤沸溢兮 [illegible] 漂廬舍而壞隄防 是歲上[illegible] 潦盛害而歲大侵兮 左[illegible]公十一年天作淫雨害[illegible]十四年[illegible] 民餓踣而流亡 [illegible]禮記民多流亡[illegible] 射的黑而米斛千兮 [illegible]射的[illegible]米斛千 擷蓤花吕爲粮 [illegible] 痛瀕海之蚩蚩兮 毛詩氓之蚩蚩[illegible] 葬江魚之腹腸 [illegible] 予嘗告其故於前使君兮 [illegible]君乃 請數奏於巖廊 [illegible]○西漢董仲舒[illegible]巖廊之上 顧幕中平日之辨兮 [illegible] 人迺靳其爲狂 [illegible] 會伯尊之傳召兮 [illegible] 達民瘼於九重 東漢[illegible]九重[illegible]天子之居禁[illegible]

九重予殆有類於輦者兮亦何恨夫言之不庸 殷非 成五

[illegible]以前輦過可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
右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
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
伯尊曰忠聞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
問之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
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注取輦者之言而行之
非己之功也爾雅施敬不驚輦者也注攸施輦事○
韓文進學解合二者無[illegible]了庸尚書有功庸用庸

洪惟當宁之至仁兮 記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侯門屏之間謂之宁○巡虔司馬相如傳中國有至仁 視赤子其如傷

書康誥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西漢路溫舒傳文帝愛民如赤子○孟子文王視民如傷 蠲常賦而救天菑

兮 有常賦曰賦非常賦曰斂○左傳公十三年秦大夫百里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書表通用 出內帑之

所藏 見歲 聖言歸兒租稅以內帑代償○他藏東都二切金帑所藏 哀東州之無告兮 困 班

三十二賦 四十

爲鳴吳君文會稽[illegible]出自東州○孟子
惠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惠吾民以龔黃兮 南史[illegible]
史傳論曰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元德之詩爲[illegible]白樂天詩
無[illegible]龔黃 按西漢循吏傳序龔黃[illegible]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左公

孝而右孟博兮 東坡詩左[illegible]公孝右孟博我名其間當且[illegible]按東
漢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
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
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相與協贊

其惟良 唯漢書循吏傳宣帝心[illegible]西漢循吏傳宣帝
言常稱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先撫字而

後催科兮 唐書陽城傳撫字心勞追科政拙 正今日之所當寬公私之

債負兮以俟屢歲之豐穰 按梅溪集中作[illegible]代王[illegible]
[illegible]所有通負[illegible]
合公私債[illegible]年[illegible]豐[illegible]後理還[illegible]公私
[illegible]詩烈祖豐年穰穰 省訟牒之煩

苛兮 [illegible]漢文帝紀[illegible]除[illegible]苛 抑蠹政之豪強

蠹政者不 節無用之浮費兮 [illegible]
[illegible]少[illegible]之術莫若盡地力節
用勝裁

[illegible] 俾斯民之小康 毛詩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茲政事之所急兮

敢不忠告庫黃堂 語類[illegible]忠告而善道之 至若鑑湖利及九

千頃兮 通典云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築塘立湖周三百十里溉田九千餘頃人獲其利 日侵削而就

荒 先生鑑湖說云國朝之興人始盜湖爲田[illegible]於祥符者纔二十七戶至慶
曆間爲田四頃而已至治平[illegible]間盜而田之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
餘頃而湖廢矣政和末[illegible]事[illegible]建議廢湖爲田而歲輸其所入于
京師自是[illegible]民[illegible]族[illegible]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旱災傷
之患無歲無之今占湖爲田蓋二千三百餘頃歲得租米六万餘石爲官吏者
徒見夫六万石之利於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詩國有樸日以
侵削○圖[illegible]明[illegible]
才來二[illegible]就荒

二賦 歲和買無慮十萬緣兮 紹興府和買[illegible]
紹興[illegible]
四二

縣計一十萬疋 曾無一錢之償摧酤之利半奪於有力兮

西漢武帝紀初榷酒酤又昭帝紀[illegible]議[illegible]
西漢武帝紀[illegible]古[illegible]以入官[illegible]古[illegible]切[illegible]取利也

財賦浸以荒涼 韓文[illegible]家[illegible] 兼并之弊熾於大族

兮 西漢武帝紀[illegible]兼并之[illegible]○同上高帝紀徙齊楚大族 編氓餓於糟糠 舊唐書[illegible]書[illegible]編
[illegible]○史[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 茲又越中之巨害兮

姑略言其大綱 [illegible]大綱 若夫民事之在天下兮

固不足以知其詳有一言以盡之兮 記中庸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

也論語一言以蔽之 曰生之而不傷 西漢[illegible]欲壽二王生而不傷 擇守令兮

去奸贓 通鑑[illegible]不可不擇守令不可以不擇[illegible]東漢[illegible]刺史[illegible]人爲清河太守[illegible]其贓[illegible]

慎勿擾兮如牧羊 西漢曹參傳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卜式傳式爲郎牧羊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 兹畎畝之惓惓兮 西漢劉向上封事曰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古文畎田間行水道周禮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 願入告于天王 書君陳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天王者孔子作春秋尊周君之稱也蔡邕獨斷曰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

此賦凡二十三韻今詳二十一韻即今之所用韻也其九重不膺二韻乃古之所用韻也古韻其原出於鄉音則古今所用一韻所求接矣故韻補十陽韻內重膺二字皆收重傳工切通韻詞神暢感寂寢呼定懺九重讀歌理以通乃韻結成章膺方切陳與重字協韻宋而不亂故而成章楚兼聖哲行庶中膺今又按集字解乃今重質料達治具必張赫去而見邪發字叔良曰小善者率以辭名一藝者無不庸作罷斥百家...而獲選則云多而不揚凡二字韻如此是以先生所用皆與古合蓋本於此

蓬萊閣賦 并叙○此作固存三賦之後而然其中所述即戊寅之中秋蓋退居而作者也先生又有蓬萊閣詩云萬壑千巖氣象雄削龍山與道山同秦皇寡苦求仙藥不識蓬萊在此中又云祖龍卓輿空遊湖只道蓬萊在海間空上皆秦山上望不知此處是神山

愚齋處士注

越中自古號嘉山水 西晉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唐李邕遊妙喜寺記越州好山水山轉遠樹高木轉深轉奇 而蓬萊閣實爲之冠 西漢丙魏傳蕭曹爲冠東漢梁冀傳冕吾傳冠爲百寮爲九伯之冠 昔元微之作州宅詩世稱絶唱 元稹以州宅夸於樂天云州城縈繞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目來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影向簷前落鼓角聲從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絶唱詳見于後 近代張公伯玉三章膾炙人口 張伯玉慕王越州蓬萊閣詩書錄蓬萊高閣或越山噴雲...

三賦

收海上大地靜人在月中金翠橫游世青芳珠作飄仙人度曲王子爲笙會須長揖汪白伯臨聽銀河秋夜貲又州宅詩萬疊湖山燈火省書戟開松竹登臨不踏紅塵路典謝長居紫府春書錄欲歸風外聽夜寒疑是月中身我亦白首方懷皎潔樣蓬萊作主人又蓬萊閣醉歸詩蓬萊閣上醉歸時猶喜方樽步步隨畫鳥似來留翠颭旁人笑爲整花枝要聞午夢黃金印頭上斜欹白接䍦相手向他貧從道使君老莫扶持○壽已莫人春討錄金黃王千首篇雅丞多詞人口傳 好事者從而和之 而萬章好事者爲之也 獨未聞有賦之者 十朋 筮仕之初 左閔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 辱爲蓬萊客適者 中秋之夕 西漢景帝四年正月吳王濞反六月詔曰適者吳王濞等爲逆書參傳惠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注曰乃者 與同僚會飲于兹閣覽湖山之勝翫月于樽俎間 文選張景陽雜詩折衝樽俎間注引晏子春秋曰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即席賦詩 先生賦詩吳自官見丁文注○記曲禮將即席容毋怍○詩載驟故賦長歌○南史梁武帝拙延後進置酒賦詩蘭會無辭筆成文無加點帝曰即席之美也

諸公皆和既而念之閒不可以常登一詩不足以盡意（先生詩一中秋翫月八達樂……[illegible]）遂從而賦焉

王子游會稽客蓮幕（晉郗超……[illegible]）登卧龍之山（本名種山……[illegible]）躡巨鼇之閒（列子湯問篇……[illegible]）秀閣千巖（[illegible]）沠觀萬壑（晉書顧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illegible]）縱遠

目於東州（韓文……[illegible]）暢幽懷於廖廓（蘭亭序……[illegible]）于時天高氣肅（[illegible]）秋色平分（[illegible]）鏡目盍良朋（[illegible]）把酒論文（杜甫詩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俯仰湖山懷古傷今（[illegible]）登高賦詩（[illegible]）以寫我心（毛詩……[illegible]）周覽城闉（[illegible]）鱗鱗萬户（[illegible]）龍吐戒珠（[illegible]）

龜伏東武（龜山在山陰縣東……[illegible]）三峯鼎峙（[illegible]）列嶂屏布州木籠葱（[illegible]）棟宇崢嶸（[illegible]）煙霏霧吐（[illegible]）舟車旁午（[illegible]）壯百雉之巍垣（[illegible]）鎮六州而開府（[illegible]）東望稽山（[illegible]）思禹之功（[illegible]）喬松樂彭（[illegible]）故陵丹青儼於祠宮（[illegible]）藏丹書於魍究（[illegible]）沠遺蹟於無窮（[illegible]）南日秦望（[illegible]）哀秦之過（[illegible]）方鐫石以頌德（[illegible]）驕顏色以相賀（[illegible]）嗟僊藥之不來（[illegible]）

仙蓬㕘是乃亡去又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仙數歲不得 俄腥風之已播 同上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於沙丘丞相斯以上崩在外恐有變秘之不發喪棺載轀輬車中會暑上轀車臭乃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 胡曾詠史詩堪笑沙丘纔過處鑾輿風北鮑魚腥 轀輬上有窗温下有窗涼故曰轀輬車也 西望夕陽送目蘭亭 蘭亭山西門夕陽山東曰朝陽詩公劉度其夕陽豳居允荒○蘭亭在常都門外西南二十五里今天章寺即其地也 懷王謝之風流 杜甫壯遊詩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 張伯玉蓬萊閣閑望寫懷詩風流王與謝爾唱和白蒹已 感斯文而涕零 蘭亭序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詩小明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徒觀夫茂林脩竹 蘭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 鎖煙靄而冥冥 北望滄海 入門外八十八里至海塘 渺其無涯 書微子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方吳門之盡龍 吳越春秋闔閭傳吳於宮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鐃以象龍角先生作書龍未詳何音編檢字書並不收 視越國其如蛇 同上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 雷轟鼓於一震 西漢王尊傳母持布鼓過雷門 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孫文德雷門句風波不地搖雷鼓聲聞天殺○文選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檄鼓一震而元凶折首 虛吳國而成窪 左傳伍員曰吳其爲沼乎注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窪烏瓜切汙下也 訪麗譙之故址 故國吳麗之樓爲譙樓○吳越春秋令府子城北有樓即雷門也取名之爲雷以威於越也去城已數里深也 第見虖古木之號鷄 李白蘇臺覽古詩舊苑荒臺楊柳新○李白詩古木東吳荒樹林寒鴉 滿目雲水嘉馬侯之偉績 後漢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築陂塘溉田九千餘頃 前聽鑑湖 會稽鑑湖在山陰曰鏡湖三百六十里之水名曰鏡湖溉田西湖 慕賀監之高軌 唐賀知章以秘書外監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以宅爲千秋觀 祠荒兮還迹半湮 禹太守祠有二一在會稽縣稽山門外東南三里一在山陰縣常禧門外西北六十四里○先生百禹廟歌云又天月明湖水白 ... 宅冷兮黃冠無

幾 賀監宅今天長觀是也... 之即一所也○ ... 有 漁舟賈楫 ... 風檣輕颿 ... 葦 ... 之藝 ... 往來虖鷗鷺之鄉 ... 元代出水欵乃曲柳子厚漁翁詩欵乃一聲山水綠○劉長卿詩寄 ... 欸乃虖煙波之裏 ... 仰瞻高閣翬飛崔嵬 ... 俯瞰州宅絢懷高才 ... 面無時之屏障家終日之樓臺 ... 長湖山之價於几席之上惜斯人之安在哉 李白對酒詩昔人安在哉 言未畢客有指斯閣而謂予曰子亦知夫閣之所以得名者虖 ... 始於元和才子也 ... 呂玉白王宗史之尊 ... 擁旌麾於千里也 ... 蓬萊隔弱水三萬里 ...

記蓬萊山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回五千里皆為海水遶之乃蓬萊也水而到州上有上帝於此阿歸大功於九天○十洲記曰海名曰溟海毛不浮不可越北柳文過浪州四海有水數顏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扶止故其名曰弱水東坡金山妙高臺詩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注曰神仙傳劉自然泛海求蓬萊一道士謂曰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非飛仙不可到○按宋仙傳劉自然泛海遇颶風入海至一山遇道士問何往曰蓬萊尋師道士曰是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飛仙莫到然以為三萬里者承坡詩之誤也去過切

呂筆力坐移於是也（韓文贈張十八詩訖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張伯玉讀杜子美集詩筆力變造化○端誠蓬萊湖詩不是湖中無一島移從海上移）齊名

有白（樂天居易字也舊唐書元稹傳稹少有才名與白居易友善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從事有華（見下文注）胃中有萬頃之湖（白樂天酬微之誇鏡湖詩一汎鏡水遊能兩岸自有胸中萬頃湖）負其一代之奇偉也（一國志魏鍾繇傳注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史記世家太史公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此皆借用）詩章一出遂能發秦望之精神增鑑湖之風采蘭亭絕（三獻）唱亘古今而莫擬也（山谷前茶賦發揮其精神○舊唐書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諷詠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子亦讀夫才子之傳否虖姑問訊其從何而來集虖彼而至于此也（四大）

（舊唐書武儒衡傳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公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集乎彼謂微之知制誥時至乎此謂守越時也）才子之才固足以起吾子數百年之聳慕才子之所以獲侍玉皇者亦吾子之所喜攻而深恥也（稹附宦官得宰相故云喜攻深恥）夫何惜之有（以哂咍夫何遠之有）予於是引客之手揚袂而起（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王禹偁伯夷龍賦揚袂而起臨川而歎）一言契予心（晉書史臣曰正叔契其心而後曰堂李貽孫作歐陽詹集序云忽有一言契）

諾諾唯唯（記曲禮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注唯恭於諾）有是哉有是哉（[illegible]）斯人也而至於斯也（論語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尚忍言之哉俄而鼓角作於人間（此指東萊）[illegible]明月出於林端（[illegible]秋夜詩明月出林端）妙三弄之梅花（晉桓伊善吹笛為王徽之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按笛中所吹六曲也今多於角聲吹之李白詩黃鶴樓中吹玉笛）爛十分之銀盤（[illegible]）醻一觴而徑醉（史記[illegible]一斗徑醉）有不盡之餘歡（記曲禮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頃之陰雲忽興點綴青天（晉書謝重為會[illegible]）[illegible]漸山川之容若有妒虖嬋娟（[illegible]）倚危闌而感慨（[illegible]）[illegible]而思旋矣（[illegible]）於是相與啜茶於清白之堂漱齒於清白之泉（[illegible]）[illegible]閑唐[illegible]求之題名（[illegible]）終夕乘之悠然鳴呼噫（[illegible]）

文與歐帝文亦云**死者可作吾誰與歸**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也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又見國語其注云九原晉墓地**其無出處文正范公之賢**宋太守題名記始於單文簡公其間謝觀者非一而尤賢者范文正公先生後知鄱陽有觀郡守題名詩亞與工部岳牧群於中最爲公寄帝文人才相遠心相似均是憂時與發君又作蕭翼謾記其名云文正公當中蕭翼向禪師之句故於記末又效文正公岳陽樓記云噫微斯人吾誰與歸以是知先生深慕文正之賢友其人於冥漠則志在是德業如此

注會稽三賦

宋刻會稽三賦余所見有三本此本得諸東城顧八愚家首尾皆有殘闕每以無從補録爲恨後於五柳居書肆見一本印已糊塗紙多裱托因未購之卒歸余友顧抱冲既訪得八愚之兄五癡亦有是書遂假以對勘其中闕葉俱可補録爰取舊紙倩館師爲潤蘇手影足之其弟四十九葉係五癡本所重焉主人歸余頓成完璧命工裝池俟他日有更好于五癡本者俾書中缺字一一補録不亦快乎
嘉慶元年冬至前四日棘人黄丕烈識

中吳紀聞六卷

（宋）龔明之撰

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中吳紀聞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龔明之撰。明之字希仲、號五休居士、崑山人。紹興閒以鄉貢廷試、授高州文學。淳熙初舉經明行修。授宣教郎、致仕。是書採吳中故老嘉言懿行、及其風土人文爲新舊圖經范成大吳郡志所不載者、仿范純仁東齋紀事蘇軾志林之體、編次成帙。書成於淳熙九年。明之年已九十有二、亦可謂耄而好學者矣。宋末書已罕傳。元至正間、武寧盧熊修蘇州志、訪求而校定之。明末常熟毛晉始授諸梓、亦多舛謬。其子扆後得葉盛菉竹堂藏本相校、第六卷多翟超一條、其餘頗有異同、何焯後以勘定、極爲精審。然盧熊跋稱其子昱所撰行實附後。今兩本皆無之、則葉本亦不免於脫佚也。

中吳紀聞序

吾家自先[illegible]院占籍中吳距今幾二百禩相傳已及雲仍矣明之幼嘗逮事王父每聞講論鄉之先進所以誨化當世者未嘗不注意高仰云少長從父黨游皆名人魁士及又獲識典刑於親炙之久乃從事於進取虞庠黌泮餘三十年同舍亦多文人行揭德振華咸有可紀厥後世異事變利門名路絕不復往由是聲迹益晦陋从疇芋區不過老農相爾汝所與笑談者無復有識儒矣竊嘗端居而念爲凡疇昔飫聞而屏見者往往後輩所未喻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說之無傳也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藏之篋衍不惟可以稽考往跡資助談柄其間有裨王化關土風者頗多皆新舊圖經及夫地志所不載者鬼神夢中雜置其間蓋効范忠文東齋紀事體談諧謔亦錄而弗棄蓋效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人耳昱新學小生屬意不倫措辭無法不可以爲書予意爲是不滿必得老於文者隱括之庶幾不爲撫掌之資而使後之人誦其所聞以代莊舄之吟爾

淳熙元年中和日宣教郎賜緋魚袋致仕龔明之期頤堂書

中吳紀聞目錄

卷一
范文正公　許洞
丁陳范謝　辟疆園
闘百草　陳君子
梅聖俞與僧良玉詩
半夜鍾　白樂天
六經閣記　唐郎官題名
丁晉公　解額
紅蓮稻　陸宣公
太乙宮　孫百篇
紅梅閣　蘇子美
先高祖　趙霖水利
讀氏三夢　崐山編
皐橋詩　謝賓客
張子野吳江詩　春申君
蔣密學　丁晉公拜老郁先生
李璋　木蘭堂詩

林大卿買宅　富秘監
智積菩薩　楊惠之塑天王像
三江口　王運使減租
闘鴨
卷二
姚氏三瑞堂　丁氏賢惠錄
張文定公知崐山　傳燈錄
曾大父　婁侯
滕章敏公　滄浪亭
范文正公復姓　鄭宣微
五柳堂　林氏儒學之盛
中隱堂三老　國一禪師
棐少卿　二游詩
安定先生　蘇子美飲酒
張伯玉郎中　上方詩
陳龍圖使高麗　樂圃先生
海涌山　盧通議
閶門樓詩　隨緣居士

章守子用皂蓋
石點頭
軟華封影
夢石天王像
改正洪範篇
范文正四子
林酒仙
章岷
鮠魚
徐都官九老會
卷三
葉道卿
觀風樓
三高亭
程光祿
晉公飯僧疏
蔡君謨題壁

鄭正夫
陳君子父殿丞
鬱林石
謝希深
范文正還鄉
清遠道士詩
幽獨君詩
本禪師
吳王拜郊臺
范貫之
南翔寺
張敏叔
峴山夫子廟
孫子和
張翰
皮日休
橋名
賀方回

白公檜
癸甲先生
方子通
破山寺
甫里
有脚書厨
泰娘
南園詩
朱子奢
錢氏納土
白馬澗
禪月大師
卷四
太公避地處
范忠宣公
滕章敏公結客
思賢堂

顧學正
鄭希尹
執燮詩
王元之畫像
雙蓮堂
慧感夫人
孫若虛滑稽
元少保
仲殊
如村
鄭毅夫吳江橋詩
張幾道挽詩
夜航船
范文正不取燒煉方
俗語
方子通詩誤入荊公
集
盧發運

大雲翁
花客詩
中吳
祖姑教子登科
范祕丞
徐朝議
顏夫子
信義縣
李無悔
蠏
大本錢王後身
郟正夫失鶴詩
黃姑織女
孫積中
王主簿
著作王先生

卷五

唯室先生
姑蘇百題詩
范祕書
張子韶與周葵卿簡
蝦子和尚
郭家朱砂圓
陳了翁鱸鄉亭詩
起隱子
閭丘大夫
寶嚴院
洞庭山
方子通紅梅詩
范無外
綽堆
陸彥猷
翠微集
生老病死
郟子高

鄭應求
嶽山
王學正
范文正為閻羅王
吳縣寇主簿詩
盤溝大聖
魏令則侍郎
圖經刊誤
草腰帶聽聲
壓雲軒詩
翟忠惠
白雲泉
許三命
范文正祠
醒菴
蠡口
蛇化為劍
賈表之
易承天為能仁寺
章戶部
王教授祭學生文
沈元叙滄浪亭詩

卷六

西樓詩
郭仲達
淩佛子
崐山學記
王唐公
顧景繁
慈受禪師
蔣侍郎不肯立坊名
孫郎中
潘悅之侍郎
南北章
余良弼占卜影

王彥光　狀元讖
四幡之助　樂菴
吳江詞　石湖
丁令威宅　周朝宗
蘇之繁雄冠於浙右
朱光祿　瞿超
正訛　叔父記館中語
徐聖塈　羊充實
蘇民三百年不識兵

之變老　紀異
朱氏盛衰　徐稚山
無菴　結帶巾
周妓下火文　諧謔
思韓記　徐氏安人詩
吳中木利書

中吳紀聞目錄終

中吳紀聞卷第一

宋　崑山龔明之希仲　紀
明　虞山毛　晉子九　訂

范文正公

天聖五年范文正公居母喪上書宰執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選舉崇教育養將材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奸雄凡萬餘言時王文正公曾爲相見而偉之服滿薦充館職由此爲人主所知不次

擢用慶曆三年九月拜參知政事上開天章閣訪以治道公條陳當世急務十條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覃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上嘉納之一歲之間次第舉行無或遺者公初上宰相書即受知於王文正後陳十事即見聽於仁宗雖曰抱負奇偉不容不見於施設自非聖君賢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學邪

許洞

許洞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登咸平三年進士第平生以文章自負所著詩篇甚多當世皆知其名歐陽文忠公嘗稱其爲俊逸之士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吳人至今稱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真廟祠汾陰時洞爲均州參軍在路獻文章令召試中書

洞與潘閬錢易爲友狂放不羈閬坐盧多遜黨亾命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遥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口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駈雷叱電趕出這老怪

丁陳范謝

錢武肅王鏐之子廣陵王元璙廣陵王之子威顯王文奉皆爲中吳軍節度使開府於蘇時有丁陳范謝四人者同在賓幕丁諱守節陳諱贊明范諱夢齡謝諱崇禮職中吳軍節度推官俱以長者稱守節者丞相謂之祖贊明者屯田之奇字庾卿之曾祖夢齡者參政仲淹之曾祖崇禮者太子賓客濤之父其子孫又皆發高科躋膴仕足見慶源深厚矣

辟疆園

吳中舊傳池館林木之勝惟辟疆園爲第一辟疆姓顧氏晉人見於題咏者甚衆李太白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陸羽云辟疆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皮日休云更葬園中景應爲顧辟疆近世如張伯玉亦云于公門館辟疆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其遺跡所在

闘百草

吳王與西施嘗作闘百草之戲故劉禹錫詩云若共吳王闘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

陳君子

陳之奇字庾卿鄉人以其有賢德故以君子稱

之初登第爲鄱易尉後爲丹徒泰興令李璋尚秦國大長公主下國子監舉通經術有行義者爲教授送以公充選未幾乞致仕遷太子中允時年未五十俄除平江軍節度掌書記後以爲教授韶裴錢促遣之力辭不赴公道德著於鄉雖閭巷小兒亦知愛敬有爭訟久不決者踦蹇躄至其家以大義感動之皆爲之革心自掛冠後閑居十八年熙寧初卒葬花山王岐公爲作志題之曰陳君子墓銘始公之謝事也蔣堂侍郎語人曰舉天下皆知有富貴而處卿獨以知止易衆人之心吾喜林下有人矣因爲賦詩曰寵秩拜春坊歸休識慮長掃門卑魏勃設醴謝元王一水尊鱸國群山橘柚鄉喜君添老社煙駕尚倘羊張伯玉郎中亦贈之詩曰東吳王孫歸掛冠玉綵紅綸滿雕盤狂吟但覺日月久醉舞不知天地寬小國移花山客瘦夜窗搗藥橘童寒新書近日成多少且告先生旋借看

梅聖俞與僧良玉詩

峴山慧聚寺僧良玉字蘊之僧行甚高旁通文史之學又善書工琴棋因游京師梅聖俞見而喜之以姓名聞于朝賜以紫衣其東歸也聖俞以詩送之曰來衣茶褐袍歸變椹色服扁舟洞庭去落日滄江宿水煙海琴徽山月上巖屋野童逢相迎風葉鳴橡樹後潛遊故山專以講經爲務號所居曰雨花堂

半夜鍾

唐張繼宿楓橋詩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船昔人謂鍾聲無半夜者詩話嘗辨之云姑蘇寺鍾多鳴於半夜予以其說爲未盡姑蘇鍾唯承天寺至夜半則鳴其它皆五更鍾也

白樂天

白樂天爲郡時嘗攜容滿蟬態等十妓夜游西武丘寺嘗賦紀游詩其末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見當時郡

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

六經閣記

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請建學其後富郎中嚴維之又建六經閣張伯玉公達嘗爲郡從事遂命爲之記今但傳其篇首數句聞見錄又誤載其始末予家偶藏公達所著蓬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全文也因具載之六經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見之其後天章蔣公待制中書柳舍人史館昭

文張陸二學士行郡事殿中丞李仲塗先生之猶子中臺柳兵曹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仁賢繼志學始大成而二□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葺厨之後廡濘地汙漫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建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霤八楯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象撓圬墍陶甓稱是所於久故重而不褻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鄉史西鄉子集東鄉標之以紬素揭之以油黃濘然區處如岐龍之鱗甦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大抵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盡在是矣古者聖賢之設教也知西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頭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源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焉之以文物聳之以聲名先

用聳竦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府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歐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善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鄉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濘流于外絃歌之聲格于內其爲惡也無所從其爲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從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得康公之

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予思之泥云布在方
策人存則政舉斥百世予由斯道治斯民暢皇
坂亭堯命首谷花而安適得無處心為諸儒謂
自古常心學之浮繹茲乂宜刊柴石庶幾永
示無已

[illegible]

唐朝書篆名碑永乖時在學舍中遭之後已漸
亡其存大曆不復存矣序文乃禹長史楷書長
史以草聖得名未嘗作楷書世尤愛之題名之

人雖不一亦盡得古筆法唐世崇尚字學用此
以取人凡書者可觀今所傳止序文爾長史蘇
人故亦妙於此

丁晉公[illegible]推官

公諱謂字謂之家世於冀其祖仕錢氏遂為吳
人公少負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嘗贄
文求見因贈之詩曰瞻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
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
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君早得

文場雋況值天階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進士
科名在第四與孫何俱有聲當時王黃州有詩
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
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祥符中為參知政
事上問唐酒價幾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詩
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又侍宴賞
花釣魚公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
釣遲上賞詠再三群臣皆以為不及天禧中拜
相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中後為章聖山陵使

擅移陵域貶將仕郎崖州司戶參軍公自遷謫
日賦一詩號知命集後因奏表叙策立之功有
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
道州復秘書監光州居住貶竄十五年鬚髮無
斑白者人皆服其量臨終半月不食焚香危坐
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而已至光州謝執政
啓有云三十年門館從游不無事契一萬里風
波往復盡出生成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
大客曰唯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

則崖州為大衆皆大笑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號晉公坊堂宇甚古有層閣數間臨其後予嘗至其第與公之孫德聞游德聞善篆亦工於四六

解額

姑蘇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為額慶曆中就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嘗作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他落為最寡熙寧元豐間應舉者漸多增為六人三舍既行罷去科

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乃合三年之數為十二人紹興丙子又增流寓一名今終場者幾二千人共額又不勝其窄矣

紅蓮稻

紅蓮稻從古有之陸魯望別墅懷居詩云遥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至今以此為佳種

陸宣公

唐書云陸贄蘇州嘉興人按武德中蘇州所管

七縣內嘉興本號長水縣改為由拳又改為嘉禾吳赤烏中方易今名也

太一宮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吳越分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故今蘇州建太一宮後以地遠不便於禱祀遂於京城蘇村建之今天慶觀乃其舊址鄉人尚有以宮巷宮前稱者

孫百篇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創於何代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數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為式

蘇子美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參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爲古文聲名與歐陽公相上下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子美以太廟齋郎詣登聞上疏謂天以此垂戒願陛下恭默內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進士第俄有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論其不可慶曆四年授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當時用事者以子美乃范文正所薦而杜正獻之壻也因鬻故紙會客事誣奏之遂除名勒停嘉祐初韓魏公爲請於朝追復元官卒年四十一山谷先生嘗有觀祕閣蘇子美題壁詩曲盡其平生大節其蹟藏汪玉山家今集中不載故見之於此仁祖康四海本朝盛文章蘇郎如虎豹孤嘯翰墨場風流映滄俗俊鋒不可當學書窺法窟當代見崔張銀鈎刻琬琰蠆尾迴纖細擢登群玉府高閣目生光春風吹曉雨禁直夢滄浪入聲市朝遠簾影花竹涼秋荷滿筆硯怨句挾風霜不甘老天

祿誠欲升未央小臣膽如斗朱儒捧一囊請提師十萬奉辭問犬羊歸鞍飲月支伏背笞中行人事喜乖忤南遷得夜航此時潤玉燭日行中道黃柄臣似牛李傾奪謀未成薄酒圍邯鄲老蠹弱枯桑兼官百郡鄭報賽用歲常招延靑雲士共碎楸僧鶴俗客避白眼徽歌雜紅裳謗書動宸極牢戶繫桁楊一網收冠蓋九衢人走藏庖丁提刀立滿意無四旁論罪等豢養凶衣架方良姑蘇麋鹿瞳風月有書堂永無涓拔期山鬼共幽蟄萬戶封侯骨今成狐兎岡過來四十年我亦校書郎雄文終膾炙妙墨見垣牆高山仰豪氣崢嶸乃不亡張侯開詩卷詞章尚軒昂韋書十餘紙雨漏古屋廊誠知千里馬不服萬乘箱遂令駕鼓車此豈用其長事往飛鳥過九原色恭蒼敢告大鈞手才難幸扶將子泌字進之任湖北運使宋成陵之女適參政公之子宿宿乃耆之弟於子美爲叔父

紅梅閣

吳感字應之以文章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爲第

一又中天聖九年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曰喜輕澌初泮微和漸入芳郊時節春消息夜來陡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勻點胭脂染成香雪重吟細閱比繁杏夭桃品流真別只愁共彩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說三天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倚闌干聞有花堪折勸君須折其詞傳播人口春日群宴必使倡人歌之

吳死其閣爲林少卿所得兵火前尚存子純字晦叔文行亦高鄉人呼爲吳先生揚元素本事集擬以爲[illegible] 嘗作[illegible]行小叢[illegible]紅梅共賦五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先高祖

先高祖諱識給事中諱慎儀之子登端拱元年第大中祥符間用翰林學士李宗諤薦擢監察御史屬真宗東封護蹕還都遷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時年四十有二本朝承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以紀綱朝廷者仰入臺言事得之至難故被選者寶爲不世之榮先高祖任職踰年遽抱目疾累表乞退遂除檢校司封郎官平江軍節度副使

先高祖登第時金花帖子尚存其制用塗金黃紙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勿用白紙作一大詩封之亦題姓名於上近吳南英於周參政處模寫王扶登京二帖子名士題跋甚衆皆以爲今世所罕見者予因歸而視其所藏適與王扶同此。一榜規模無毫髮不相

似但多白紙爲護爾今所謂榜貼者蓋起於此

趙霖水利

政和六年莊微待制爲郡守中使以金字牌奉御筆云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內自古置閘隨潮啓閉泄放水勢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爲患今差本府戶曹趙霖躬親具逐浦相度經久利害繪圖赴尚書省指說既被旨因徧歷諸縣遂得其利害乘意不過三說一開治港浦二置閘啓

閉三築圩聚田遂條析其事合成一書奏之後略施行霖所建明與郟正夫差異霖專主閘之説正夫則屬意於開縱浦橫塘使水趨於江而已竊謂二公之論與今日又不同往時所在多積水故所治之法如此今所以有水旱之患者其弊在於圍田由此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民間遂有無窮之害舍此不治而欲興水利難矣

黃氏三夢

建寧黃氏乃名族也因游宦遂徙居于吳黃氏有三子皆勤於學問其父忽夢捷夫持榜貼報黃頴者遂以名其長子已而果第久之其夢如初乃析偏旁名仲子以彥彥復擢高科後數年其夢亦如初黃甚怪之又以頴名其季頴既第頴即死矣

崑山編

崑人劉綺莊爲崑山尉研窮今古細校所積甚富嘗分類應用事注釋于下如六帖之狀號崑山編今其書尚存

皐橋詩

皐橋者漢皐伯通所居之地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後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今日休嘗賦詩云皐橋依舊綠楊中閭里猶生隱士風唯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道勝梁鴻陸魯望詩云橫絕春流架斷虹凭闌猶想五噫風今來未必非梁孟卻是無人繼伯通

謝賓客

公諱濤字濟之其先三世仕吳越公幼而奇敏嘗講學于陽山澄照寺之西廡時王翰林禹偁宰長洲羅拾遺處約宰吳縣皆器重之自此名顯於時登淳化三年第知益州華陽縣通判壽州知興國軍眞宗即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舉召至闕公在選中命知曹州有兗人趙諫者交權勢結豪俠務求人之弊以告訐公奏之朝廷斬于都市乃下詔凡民非干己事無得告言

遂著于令爲兩川安撫選除三司度支判官出
守海陵新安二郡俄召試直史館出爲兩浙轉
運使還判司農寺兼侍御史知雜事知越州任
滿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
司御史臺就拜秘書監遂分司洛下朝廷嘉其
恬退遷太子賓客其子經入臺閣迎侍于京師
景祐元年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子絳女適
梅堯臣聖俞孫景初景溫公始以文學中進士
上第而子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

僅二十餘年皆衣冠之盛事公分務洛下悉屏
去外累於筆硯歌詩素所號嗜亦不復爲曰佚
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篇以代賓話
一日因假寐夢中作讀史一絕云百年奇特幾
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
仁義洽生民越一夕捐館范文正公爲紀其事

張子野吳江詩

張子野宰吳江日嘗賦詩云春後銀魚霜下鱸
遠人曾到合思吳欲圖江色不上筆靜覓鳥聲
深在蘆落日未昏聞市散青天都淨見山孤橋
南水漲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爲當時之絕
唱

春申君

姑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記春申君初
相楚後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
以爲都邑吳地志亦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
越軍其廟食於此也固宜[illegible]

蔣密學

蔣堂字希魯嘗兩守此郡後旣謝事因家焉自
號曰遂翁所居曰靈芝坊作圃曰隱圃隱圃之
內如巖扃水月庵煙蘿亭風篁亭香巖峰皆極
登臨之勝公嘉賓客日爲宴會時以詩篇爲樂
范賈之乾□嘗賦詩云勇退人難事明公識慮
長波濤□舟帆霜雪見松篁林下開前圃花開
擬盛措二疏良宴會老杜好篇章道向清來勝
機於靜處忘當除印如斗試一較閑忙

丁晉公拜老郁先生

祥符中丁晉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時建節鉞者出入必陳其儀度既還本鎮鄉人爲之改觀公在童鄙時嘗從老郁先生學[illegible]至是首入所巷指先生之居以兩妹掖之拜于其下先生惶懼大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既坐話舊極款密且云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檟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數月果卒公遣吏爲辦棺歛葬埋之物甚厚吳人至今以爲美談

李璋

李璋[illegible]居盤門內爲人不羈王荊公甚愛其才嘗有[illegible]行詩云湖海聲名二十年尚隨鄉試已華顛卻歸甫里無三徑擬傍胥山就一廛未敢風騷休(?)長棄青鞋雲水且留連故人亦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雁篇又有公下第詩云浩蕩宮門白日開君王高拱試群才學如吾子何憂

失命屬天工不可猜意氣未宜輕感概文章尤忌數悲哀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由此聲譽益著後以特恩補官孫益字彥中擢高科歷監察御史居常熟

公素好詼諧有一故相遠派在吳中嘗於游嬉之地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妹某嘗遊公因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嘗赴特奏恩語同試者曰廷唱日必不以名見呼止稱某排第耳衆皆不以爲然厚與之約已而進狀云因在京師有遠族相遇譜系亦有以璋名者欲以玖易之宅日殿下果唱李玖蓋公排第九也

木蘭堂詩

木蘭堂多爲太守遊燕之地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堂上列歌鍾多慚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在蘇嘗教倡人爲此舞也[illegible]木蘭辭[illegible]後不存

林大卿買宅

州民有宅一區多出變怪無有售之者林顏大
卿獨求買之既徙入中夜據廳事獨坐以示其
不恐忽見一白衣婦人縱其所如俄至一處所
潛伏不見詰朝使人穿其地得銀百餘錠其上
皆鑄一怯字此無異尉遲敬德事也

富祕監

富祕監嚴丞相忠文公之叔父也登大中祥符
四年第慶曆中以刑部郎中守鄉郡嘉祐中守
祕書監致仕退居于家未嘗一造府治終年無

毫髮干請士大夫皆賢之皇朝類苑嘗載其事
卒贈司徒葬寶華山有子臨娶先都官之女祕監
[illegible]飽學能文終池陽守鈞洵及元衡擢
進士第皆祕監公之曾孫也

智積菩薩

靈巖寺乃智積開山之地智積當東晉末自西
上來挾立伽藍泗州僧伽持鉢江南至常之無
錫聞智積在蘇郎回曰彼處已有人矣由此名
遂顯有一貧嫗慕其行嘗持角黍爲獻智積受

之嫗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誕日聚數十
百嫗爲角黍會

三江口

淞江之旬有小聚落名三江口酈善長云淞江
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
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
湖之中皆謂此也三江卽禹貢所指者

楊惠之塑天王像

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

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爲
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
三昧嘗紀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
不可妄加塗飾近爲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王贊運使減租

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尚仍其舊畝稅三斗浙入
苦之太宗乃遣王贊爲轉運使轉運衙舊在姑蘇州治之西偏
均西浙雜稅贊悉令畝稅一斗使還大臣有責
其增減賦額者贊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

浙既已爲王民豈可復徇僞國之制上從其說浙人至今便之

鬪鴨

陸魯望有鬪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者魯望曰此鴨善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者盡以囊中金以窒其口徐問人語之狀魯望曰能自呼其名爾使人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還其金曰吾戲耳

中吳紀聞卷第一

虞山毛晉挍刊　男扆再挍

中吳紀聞卷第二

姚氏三瑞堂

閶門之西有姚氏園亭頗足雅致姚名淳家世業儒東坡先生往來必憩焉姚氏素以孝稱所居有三瑞堂東坡嘗爲賦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鰥後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東坡未作此詩姚以千文遺之東坡答簡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邪固御而不受此詩既作之後姚復致香爲惠東坡於虎丘通老簡尾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卻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它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子家藏三瑞堂石刻每讀至此則歎美東坡之清德

訟不可及也

丁氏賢惠錄

丁氏賢惠錄安定先生文蘇子美書丁氏乃晉公之女弟陳君子之母也封長安縣君賢行甚著晉公鍾愛其甥欲官之丁氏固辭俾其以學術進晉公悚然稱歎已而同其弟維登進士科觀此足以知夫人之賢矣

里人張紳世與陳舊其婦娩而没夫人保其嬰歸付乳媼親加撫視能言而還之相兒既

南謫家日淪困有妖孫女幼孤夫人訓育篤於己生及歸馮氏子婦式閑淑甚宜家其時工部黃郎中宗旦守蘇聞而謂人曰茲事可書于史

張文定公知崑山

張文定公方平景祐中宰崑山時蔣堂侍郎為郡守得公著芻蕘論二十篇上之因舉為賢良公知崑山時吳越歸國未甚久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度遠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公召問

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悉收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傳燈錄

永安禪院僧道原纂佛祖近世名僧禪語為傳燈錄三十卷以獻祥符中詔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李維大常丞王曙刊定刻板宣布

曾大父

曾大父諱宗元字會之自幼穎悟絕人讀書於虎丘寺晝夜不絕舉進士為鄉里首選繼登天

聖五年第主杭州仁和簿時范文正公為帥改容禮之曰公器業清修他日必為令器謹勿因人以進曾大父敬服其訓高祖既抱疾因乞便親移吳縣簿後以居憂服闋調建安尉薦有稱聲保任者二十有二章召見改大理寺丞知句容縣發摘奸伏政如神明樂道卿內翰時開府金陵甚爲之前席楊紘持使節行部號為深酷吏望風投劾而去紘過境上獨不入縣或問其故紘曰龔君治民所至有聲吾往徒為擾耳其

見重如此自登朝未嘗游公卿之門皆文正公之教也士論美之嘗通判衢越二州終都官員外郎葬南峯山有文集十卷號武丘居士遺藁子程孫況俱擢第曾大父善作詩嘗有六月吟云羲輪緩步如彡焮火焚泰華雲如峰天地爐中赤埃起江湖煎沸烹魚龍生獰渴獸孱焦斷凌翮無聲落晴漢飢民逃生不逃熱血迸背皮流若汗玉宇清宮徵羅綺渴嚼水壺森貝齒炎風隔斷真珠簾池口金龍吐寒水象床珍簟凝

流波瓊樓待月微酣歌王孫晝夜縱娛樂不知苦熱還如何夜宴詩云兔魄侵堦夜三刻蜀錦堆香花院窄風動簾旌珉瑁寒露垂蟲網珍珠白美人正席羅絃管綺幄雲屏爐麝暖只恐金壺漏水空不怕寶鵝琥珀滿勸君莫負秉燭游曾見古人傷晝短贈處士林逋詩云高蹈遺塵蛻含華傲素園嶺溪頻下釣蕙帳不驚猿養浩時清肅忘機只偶言幾回生蝶翅明月在西軒送陳君子之四明詩云短亭祖帳接平川柳拂回波繫畫船漸向落暉分繡袖忍聽離曲怨鵑絃雲連稽嶺應懷古路近花源好訪仙那更憑高望天際江堤烟重草綿綿搗砧詞云星游耿耿寒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月臨高樓誰家砧弄細腰杵一聲[illegible]破[illegible][illegible]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金井高低冷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秋聲暗穿雲天半驚鴻斷斜影哀奇故落愁人耳句意雜情充喚起長信宮中葉[illegible][illegible]洞庭湖上波平水萬里征夫眠未成搖風榭月何丁丁楚關秦嶺有歸客一枕夜長無限

情曾大父嘗以所業投范文正文正曰子之文溫厚和平而不乏正氣似其爲人也世以爲確論云

婁侯

崑山乃古之婁縣今縣之東北三里有一聚落尚以婁縣爲名或云在漢爲鄮後避錢王諱改今名予攷三國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爲婁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滕章敏公

滕元發名甫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文正之父爲諸舅見而奇之教以爲文文正爲鄉郡而安定胡先生居於郡學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常爲首舉進士試于廷宋景文公奇其文擢爲第三以聲韻不中程黜之其後八年復中第三通判湖州時孫威敏公沔守錢塘一見曰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王綸論宰相不

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抗論得失爲多出知秦州河朔地震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還復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出知鄆州移定州入覲力言新法之害至定虜人畏服上喜令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又上疏論新法從青州留守南都知蔚鄧二州坐累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殯於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

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以言者復貶筠州已而爲湖州哲宗即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全活五萬人徙眞定河東除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葬陽山公屢領帥權條畫皆有方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朝廷雖知公之深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必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辜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

聞天下聞而悲之

滄浪亭

滄浪亭在郡學之東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之池館其後蘇子美得之爲錢不過四萬歐公詩所謂淸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是也子家舊與章莊敏俱有其半今盡爲韓王所得矣

范文正公復姓

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

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于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今集中不載

鄭宣徽

鄭戩字天休居阜橋天聖初登進士第嘗知開封府發擿奸伏都下肅然遷三司使知樞密院俄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移鎮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鍾鼓未卜何晨植勁柏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誦者數四謂左右曰戩氣質英豪朕欲用爲宰相故屢試於外也慶曆三年代范文正爲四路都招討元昊與其威再知長安蕃酋部將遮道臥轍不得行六年移并州尋拜宣徽使奉國軍節度使未幾薨贈太尉謚文肅葬橫山

五柳堂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舊址所謂臨頓里者是也公諱稷言字正思兵部侍郎則之姪少學古文於宋景文又嘗獻時議於范文正晚從安定先生之學嘗蒙愛獎後以特奏名拜官調晉陵尉歷主郢縣簿山陰丞自度不能究其所施乃乞致仕陞朝之後仍賜緋衣銀魚公既告老即所居疏圃鑿池種五柳以名其堂慕淵明之爲人賦詩者甚衆公自中年清修寡欲延納後進談論不少休日入後不飲食率以爲常或與客夜坐久不過具湯一杯而巳年八十餘而終江諫議公望爲志其墓子嶧

中隱堂三老

曾大父自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謝事家居所居在大酒巷取白樂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閒之詩建中隱堂與尚書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相與從游日爲文酒之樂至於窮夜而忘其歸二公皆耆德碩儒致政於家吳人謂之三老

林氏儒學之盛

林氏本福清人徙居吳門有諱槩者嘗爲省試第一登載國史儒學傳其子曰希旦邵顏相繼

俱登科級希爲樞密謚文節旦爲殿中侍御史邵爲顯謨閣直學士謚文肅顏爲光祿卿希之子度中詞科旦之子虎亦登第邵之子攄賜出身爲中書侍郎近世儒門之盛必推林氏云

國一禪師

國一禪師乃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捨俗爲僧受業於景德寺法名道欽因游歷叢林遇有一道者語之云乘流而行遇徑而止既至雙徑遂借龍潭築菴其上即開山之祖也事載塔銘云今

爲巖寺之西有以羅漢名橋者蓋指國一云

葉少卿

葉叅字少列嘗守此郡既謝事因居焉其子清臣登禁從少列猶及見之范文正公嘗贈之詩云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貨路花月伴閑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見子登西掖携孫過北隣白雲高閣㬉綠水後池春尊酒呼前輩爐香叩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其居第在天慶之東中

有七檜堂內翰道卿嘗持本路漕節侍養道卿之子公乘又嘗守鄉郡搢紳榮之（善卷寺丞乃內翰之孫長[illegible]）

二游詩

吳之士有恩王府叅軍徐修矩者守世書萬卷酬飲於其間至日晏忘飲食又有前涇縣尉任晦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皮日休嘗游二君宅每爲泆句之款篇章酬贈不一號二游詩

安定先生

胡瑗之本海陵人學者尊其道皆稱爲安定先生景祐中范文正公薦先生白衣對崇政殿賜祕書省校書郎文正上疏請建郡學首以先生爲吳興學官繼移此邦先生居學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裳終日延見諸生以嚴師弟之禮解經有至要義懇懇爲諸生論其所以治己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崇尚行實自後登科爲大儒者累世不絕如滕章敏范忠宣錢內

翰淳老皆從先生之學者也至今學宮画像而祠之

蘇子美飲酒

子美豪放飲酒無算在婦翁杜正獻家每夕觀書以一斗爲率正獻深以爲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俱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勺又讀至良曰始自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

舉一大勺正獻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誠不爲多也

張伯玉郎中

張伯玉字公達嘗爲郡從事剛介有守文執甚高范文正公深愛之嘗舉以應制科舉詞云張某天賦才敏學窮閫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蘊自沖清節自處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應詔也又作上都行送之果中高選伯玉在蘇日述作並見蓬萊集

上方詩

唐孟郊因其父爲崑山尉常至山中題詩於上方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床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遙塲其後張祜嘗游亦有詩云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烟竹裏村憑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倅被旨來相水事到邑巳深夜艤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閲寺中之

詩一夕和竟二公之詩詰旦即回棹其詩云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霜翰飢更清風蘤遠亦香埽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迫迮冠蓋場峰巒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秖桑門此四詩爲山中之絶唱

陳龍圖使高麗

陳睦字子雍嘉祐六年登進士科名在第二治平中詔舉館閣才行之士子雍與劉攽李常寧

李清臣韓肖被選擢熙寧元豐間高麗屢航海
修貢朝廷以爲恭選使往諭之初命林希子中
力辭更命睦睦即日就道神宗大嘉語輔臣曰
林希無親堅辭不行陳睦親在乃不憚於往因
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特賜黃
金帶受命七日而行涉海踰月出入鯨濤中遂
抵其國使還乃真拜所假官職且令服所賜金
帶又賜金盞於令式外以爲寵依直龍圖閣知
潭州卒墓在南峰山二子彥文經仲嘗蹟法從

彥武緯叔爲提舉官
初林希樞密買卜於京師孟諺爲作卦影畫
紫袍金帶人對大水而哭林以高麗之役涉
瀚海故力辭之後出知池州繼遭喪禍其驗
不在彼而在此始知禍福不可避也

朱樂圃先生

朱長文字伯原未冠擢進士第聲振于士林
元祐初充本州教授入朝除祕書省正字樞密
院編修官後以疾解任退居于家所居在雍熙

寺之西號樂圃坊地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檜先
生以志不得遂棲隱下帷潛心古道篤意著述
人莫敢稱其姓氏但曰樂圃先生樂圃在錢氏
時號金谷方子通嘗有詩云吳門此圃號金谷
主人瀟洒能文章子通又嘗著樂圃十詠一曰
樂圃二曰邃經堂三曰琴臺四曰墨池五曰魚
溪六曰詠齋七曰灌園亭八曰見山岡九曰峨
冠石十曰冽泉井常公安民常造先生隱居愛
其趣識志尚灑然有異於人而惜其道逸沈晦

因觀所著續圖經遂作序以紀之

海涌山

虎丘舊名海涌山闔閭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
化爲虎踞其墳故號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列爲
東西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詩顏魯公亦云
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今之西菴所謂西武
丘也虎丘避唐諱改曰武

盧通議

盧革字仲華本德清人少奇穎舉神童年十六

擢進士乙科慶曆間知冀州府蠻人入寇桂管公經畫軍須以應辦聞歷發泉二州除廣南提點刑獄福建湖南兩轉運使力請郡以自效神宗嘉之顧執政曰盧革恬退如此可與一佳郡遂除宣州未幾告老遷光祿卿致仕以子貴進祕書監太子賓客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哲宗踐阼遷通議大夫退居于吳十五年年八十二卒子秉今盧提刑橋郎公所居之地也先殿院既以散秩養病日與賓客酌酒賦詩自娛公誠慤

莊重有前輩之風先殿院雅好其為人朝夕與之議論公性不甚飲每勸之酒至三分則起而拱手曰已三分矣至五分則曰已五分矣其他率以是應之既去先殿院審執事者皆曰客之言毫髮不妄由是益器重之

閶門樓詩

閶門舊有樓三間予猶及見之陸機吳趨行云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樂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蘇子美詩云年華冉冉催人老雲物瀟瀟又變秋家在鳳凰城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爾更建炎兵火不復存矣

韋守子用皂蓋

元豐中韋峴之弟朝議為郡守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曰韋硬頭其子出入用皂絹蓋肩輿不過二人

隨緣居士

黃策字子虛彥之子中進士乙科為雍丘縣主簿元符末詔許中外言事時昭慈既復位號典

冊有未盡正者因上書引古義力爭之崇寧初黨論起名入黨籍羈置登州會赦還鄉里遂休官號隨緣居士欽廟嘗書隨緣二字賜之藏宸翰於家著隨緣居士記書之於壁建炎中追錄黨人除直祕閣公無疾坐而逝葬光福山自題其墓曰隨緣居士之塔云

石點頭

今虎丘千人坐旁有石點頭十道四番志云生公興僧竺道生也講經於此無信之者乃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為點頭

軌革卦影

韓中孚字應天將游上庠聞市肆有精軌革術者應天筮之畫一金章紫綬人有貴色瓶在其旁復有一人處圓圈中術士謂之曰君此行未必到闕中途必爲貴人所留應天未之信行次南徐適朱行中龍圖爲郡守與之厚善聞其來倒屣迎之延於郡圃朱平生愛一貴色酒壺因宴出示之圃中有草菴其狀甚圓應天寢於其間與卦影所画無一不驗以此知不惟飲啄前定雖受用之物寢處之地亦非偶然者貴色一作秘色

夢石天王像

後唐時慧聚寺有紹明律師僧中傑出者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知之詰旦掘其地果獲此二物今尚龕置壁間形製極古故前輩有詩云一旦石像欲發現先垂景夢鳴高岡常熟破山恩高僧嘗學于紹明見本朝僧史

改正洪範

余靖字元輔方舍法欲行上書引成周事力贊之因命以官累遷至正郎後復上書改洪範篇自王省惟歲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乃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之下謂之九疇皆有行文惟四五紀無之至於八庶徵之後既言肅時雨若止蒙常風若意已斷矣而又加王省惟歲已下之文則近於贅或者是其說然爲蠹諫所彈不果施行

范文正四子

文正四子純佑字天成純仁字堯夫純禮字彝叟純粹字德孺長子少有大志惜乎享壽不遐終軍器簿堯夫位丞相彝叟爲右丞德孺亦躋法從平時文正喜收接名士如孫明復胡安定之徒皆出其門朝夕與其子弟講論道德故賢行成於所習云

林酒仙

國初時長洲縣東禪寺有僧曰遇賢姓林氏以其飲酒無算且多靈異故鄉人謂之林酒仙口

中可容兩拳嘗醉於酒家每出群聚而觀之者不絕能自圖其形無毫釐不相似好賦詩雖多俗語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它時若向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閑增道氣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若此之類皆名言也真身塑寺中

章岷

章岷字伯鎮嘗為平江軍推官文聲甚著與曾大父同登天聖五年第情好極密高祖殿院墓銘乃其所作也范文正公有和章岷從事鬬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

鮀魚

鮀[illegible]之小者魚出吳中其狀似鮎隋大業中吳郡嘗獻海鮀魚乾膾四缶遂以分賜達官皮日休詩云因逢二老如相問正滯江南為鮀魚

徐都官九老會

徐祐字受天擢進士第為吏以清白著聲慶曆中屏居於吳日治園圃以自適時葉公參亦退老于家同為九老會晏元獻杜正獻皆寓詩以高其志晏之首題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便追黃綺作閑儔社之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與會者纔五人故杜詩及之享年七十有五終都官員外郎[illegible]

中吳紀聞卷第二

虞山毛晉挍刊　男扆再挍

中吳紀聞卷第三

葉道卿

葉清臣字道卿少列之子天聖二年劉筠知貢舉得公所對策奇之擢爲第二國朝以來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寶元中爲兩浙轉運使康定初知制誥慶曆初出知江寧府召入爲翰林學士俄丁父憂有詔起復爲邊帥力辭不行免喪知邠州改知澶州又改青州永興軍皇祐初復召入爲三司使帝嘗訪以禦邊之策公對曰陛

下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虜頻年爲患詔問輔翼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政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莫如鄭戩方面人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

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沈毅有術略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上用其言皆見信任未幾出守河陽卒公識度奇拔議論出人意表其立朝也數以忠言鯁論啓沃上心而媢忌者衆竟不果大用范文正公嘗爲文祭之云濟學偉文發於妙齡天然淸流不雜渭涇又云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

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數語盡之矣

觀風樓

子城之西舊建樓其上名觀風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靜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日是詩情在唐但謂之西樓白樂天有西樓命宴詩後改爲觀風今復名西樓矣

三高亭

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右補闕陸龜
蒙各有畫像在吳江鱸鄉亭旁東坡先生嘗有
吳江三賢畫像詩後易其名曰三高且更爲塑
像羅菴士人王文孺獻其地雪灘因遷之今在
長橋之北與垂虹亭相望石湖居士爲之記

程光祿

程師孟字公闢所居在南園之側號晝錦坊自
高祖思爲錢氏營田使因徙姑蘇擢景祐元年
進士第知吉水錢塘二縣皆有政聲後通判桂

州慶曆中詔近侍二十人各舉所知於是柳植
施昌言薦公可任除知南康軍又知楚遂二州
提點夔路刑獄屬歲大饑公行部以常平粟賑
民猶不足即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公曰本
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飢民四十
餘萬擢提點河東路刑獄嵐等郡無常平粟
邊民飢或竄蕃境公得請出祠部牒募民納粟
置廩以備荒歲汾晉之旁山谷之水可以灌田
公爲疏渠積通泉源所溉者無慮萬頃召拜三

司度支判官居一歲知洪州興利除害一方甚
賴之英宗即位召判三司都磨勘司委公商度
河北四榷場利害公請減物直償闕欠以來北
賈使還除利州路轉運使江南西路轉運使始
江西茶禁既通賦民納茶租謂之白紐錢民甚
患之公奏令鬻茶者計斤輸秤頭錢代其數以
寬民力至熙寧中以公之請頒下諸路俾傳交
阯爲寇遂以公直昭文館知福州一新學宮禮
先生賢士以厚教育之意鐵錢亂幣公爲罷之

儀疾救荒蘇息以萬計閩中父老有云自國朝
守吾郡者謝諫議泌以惠愛著蔡端明襄以威
名顯兼之者惟公而已移知廣州廣控蠻粤而
無藩垣扞禦之備公至特作西城廣踰十二里
由是廣人有自安之計大修學校日引諸生講
解負笈而來者相踵諸蕃子弟皆願入學秩滿
除右諫議大夫再任公治廣六年威愛益行上
遣中使撫問召判三班院遷給事中充集賢殿
修撰判都水監改判將作監出知越州公至越

寬猛適中而事自治民皆愛之又遷於洪福廣
也官制行換太中大夫青社閫帥以通議大夫
充京東安撫使恭年政成上疏告老遷正議大
夫致仕哲宗即位授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葬
橫山公強敏精察出於天性凡臨治五大鎮斷
正滯訟辯活疑罪蓋不可勝計所至之地囹圄
空虛道不拾遺既去民爲立祠刊石頌德樂圃
先生少許可至言公政事則曰雖韋丹治豫章
孔戣帥嶺南常袞化石閩無以加也故天下以

爲才臣吏師有詩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

丁晉公飯僧疏

丁晉公南遷日夢南嶽懶瓚禪師遂捨白金一
笏飯僧于潭州自製齋疏云右伏以佛垂備智
道育群情凡欲拯於傾危必豫形於景貺其白
衣干祿叨冢宰之重權丹陛宣恩忝先皇之優
渥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寸心和傅說之羹實
難調於衆口嘗於安寢忽夢清容妙訓洽洽俾
塵心而早悟真儀隱隱恨凡目以何知益以智
未周身事乖遠慮既禍臨而不測誠災及以非
常出向西京感聖恩而寬宥竄於南裔當罔憲
以甘心答實自貽尊非他作念一家而散地思
萬里以何歸既爲負國之臣永曆經邦之術程
游湘上道假望山正當煩惱之身忽接清閑之
衆方知富貴難保始終真饒鼎食之榮豈若盂
羹之美持形歸命恭發精誠捐施白金充齋淨
供仰苾芻之高德報懶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
無他患惟願天回南眷澤賜下臨免致遐夷白

骨便同於鬼趣賜歸中夏黃泉亦感於君恩虔
瀝丹誠永繫法力畢情不任激切之至（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寸心今多作巧心後人見晉公以智巧微又改之惟其曲盡於巧心是以難調於衆口不知以巧對衆不知十字爲幻）

蔡君謨題壁

張子野宰吳江因如歸舊亭撤而新之蔡君謨
題壁間云蘇州吳江之濱有亭曰如歸者隳壞
不可居康定元年冬十月知縣事祕書丞張先
治而大之以稱其名之謂既成記工作之始以

示于後

郟正夫

郟亶字正夫太倉人起於農家自幼知讀書識度不類凡子年甫冠登嘉祐二年進士第崑山自國朝以來無登第者正夫獨破天荒後往金陵遣其子僑就學於王荆公嘗有贄見詩云十里松陰蔣子山蘇烟收盡梵宮寬夜深更向紫微宿坐久始知凡骨寒一派石泉流沆瀣數庭霜竹顫琅玕大鵬况有搏風便還許鷦鷯附羽

翰荆公一見奇之今集中有謝郟亶祕校見訪於鍾山詩云誤有聲名只自慙煩君跋馬過茅簷已知原憲貧非病更許莊周智養恬世事何時逢坦蕩人情隨分就猜嫌誰能胸臆無塵滓使我相從久未厭自此聲價頗重熙寧中為司農寺丞上書言水利朝廷以其功大役重頗難之正夫條水之利害著成一書今刊行於世未幾復司農寺丞除江東運判元祐初入為太府寺丞出知溫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而卒年六十有六葬於太倉孫升卿登第守徽常二州

公初授睦州團練推官知杭州於潜縣未赴以水利役法鹽銅酒五利獻諸朝丞相王文公安石奇之除司農寺丞旋出提舉兩浙水利議者以其說非便遂罷免已而歸治所居之西積水田曰大泗瀼者如所獻之說為圩岸溝洫井舍場圃俱用井田之遺制於是歲入甚厚即圖其狀以獻且以明前日之法非苟然者復召為司農寺主簿稍遷丞預修司

農寺敕式頗號完密除江東路轉運判官

陳君子文殿丞

殿中丞陳質德行著於鄉里其死也范文正公挽之云賢者逝如此皇天豈易知衆人皆墮淚君子獨安知幾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遺秀在蘭芝公有二子曰郢曰之奇皆為吳中高士

鬱林石

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

爲鬱林太守龍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謝希深

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之子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甲科楊文公薦其才召試館職充祕閣校理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歐陽文忠公嘗云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寶元初知鄧州卒年四十有五公自少而仕凡五十年閒

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温皆爲時名儒

范文正公還鄉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鄉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爲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既至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又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濟養群族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之其計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聚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公雖沒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

清遠道士詩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詩云我本長殷

周遭罹歷秦漢四瀆與五嶽名山盡幽竄及此寰區中始有近峰翫近峰何鬱鬱平湖渺瀰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蓊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游遨風流足詞翰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歎勿謂予鬼神忻君共幽讚清遠道士竟不知其爲何人以鬼神自謂亦怪之甚者顏魯公李德裕皮日休陸龜蒙皆有和篇沈恭子亦莫詳其因詩

中有風流詞翰之稱必神怪之儔也

幽獨君詩

唐時虎丘石壁隱出幽獨君詩二首其一云幽明雖異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有孤墳其二云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巍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其辭甚奇愴後人又有賦答幽獨君一詩不知誰氏所作

本禪師

宗本圓照禪師乃福昌一飯頭（福昌承天寺子院）懵無所知每飯熟必禮數十拜然後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恣口之所言皆經中語自此見道甚明後往靈巖近山之人遇夜則面其寢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士像於前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與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其它率以是勸人仁宗嘗召至京師賜金襴衣加圓照師號後復歸本山

舊傳大本至京師有一貴戚欲試之因以猾倡爲寢本登榻鼻息如雷其倡爲般若光所爍通夕不寐翌旦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見古佛

吳王拜郊臺

吳王拜郊臺在橫山之上今遺跡尚存春秋時王政不綱以諸侯而爲郊天之舉僭禮亦甚矣

范貫之

范師道字貫之文正公之姪登天聖八年甲科嘗知廣德縣有治狀孫甫之翰薦之通判許州至和元年吳育春卿薦公召拜侍御史公之少也有經天下之志其長也遇事未嘗屈及爲上耳目早夜思所以稱職者始見上願擇賢相以久其任旣而論奏二府與近侍不法事上多用其言俄出知常州御史府極言其不平宰相亦以是罷去而公之名迹愈聞天下移廣東路轉運使又移兩浙未幾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嘉

祐四年百官上尊號公獨諫以謂無益於治體而有損聖主謙尊之德至言諸閤女御例遷因災異以明天意上皆深然之兼遷侍御史知雜事會大臣居機宥者無遠謀繼而進者不復協時論公論列甚切上雖納其奏然用是出知福州召爲三司鹽鐵副使嘉祐八年以疾請郡除戶部郎中直龍圖閣下車未久卒年五十有九公出入臺諫凡九載朝廷之事聞無不言言必欲行如擇宗室以備問安之職請士大夫終葬

始得從仕限民田以均民產抑貪璽以清守令止內降以杜漸立私廟以廣孝擇知典故近臣以任太常禮樂之官減色役以恤民力之困皆天下之急務而衆所願行者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嘗爲唐史著君臣治忽之迹命藏祕閣有詔襃美子在京世范皆舉進士第所居在承天寺前號豸冠坊葬天平山趙清獻公志其墓

南翔寺

崑山縣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徑丈餘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人皆以爲異有僧號齊法師者謂此地可立伽藍即鳩財募衆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鶴之飛或自東來必有東人施其財自西來則施者亦自西至其宅皆隨方而應無一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號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曰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真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鶴

張敏叔

張景修字敏叔人物瀟灑文章雅純登治平四年進士第雖兩爲憲漕五領郡符其家極貧宴僦市屋以居嘗有絕句云茅簷月有千金稅稻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觀其詩大抵多清淡嘗題集清軒詩云洗竹放教風自在傍溪看得月分明又多好用俗語如得五品服詩云白快近來逢素髮亦窮今日得朱袍又謝人惠油衣云何妨迫裹如風蕪

且免淋漓似水雞蓋以文滑稽也舊嘗作古風送朱天錫童子云黃金滿籝富有餘一經教子金不如君家有兒不肯娛口誦七經隨卷舒渥洼從來產龍駒鸑鷟乃是眞鳳雛一朝過我父子與自稱窮若世爲儒雪窗夜映孫康書春隴晝荷兒寬鋤翩然西入天子都出門慷慨曳長裾神童之科今有無談經射策皆壯夫古來取士凡數塗但願一一令吹竽甘羅相秦理不誣世人看取掌中珠折腰未便賦歸歟待君釋褐

還鄉閭初景修爲汝州梁令作此詩天錫旣到闕忘取本州公據爲禮部所却因擊登聞鼓繳景修詩爲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語宰相王珪而恨四方有遺材即令召對珪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然後擢用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罷官而神宗已升遐矣景修歷事三朝每登對上必問聞卿作朱童子詩試爲舉似由此詩名益著終祠部郎中年七十餘卒平生所作詩幾千篇號張祠部

集子漢之漢之嘗宰崑山頗緩於索租邑人戲云某家自來無此故不與人索也人歟叔有花客詩十一曾與其子文

崐山夫子廟

唐制郡邑皆得置夫子廟自黃巢之亂存者無幾崐山之廟更五代五六十年不建自本朝大平興國二年錢氏納土請吏朝廷始除守以治之至雍熙初徵事郎邊佐首爲崐山宰因其遺址立夫子廟門閭甚麗狀十哲像於其旁王元之爲作記景祐初范文正請立郡庠於是縣亦

有學矣

孫子和

孫沖字子和登熙寧六年進士第少負才名爲荊公之客嘗著鄉黨傳說二論荊公甚奇之後宰和之含山號爲循吏律己甚正一毫無妄取秩滿來家人解其歸裝老獲有篙一砧者子和視之曰非吾來時物也命還之其宅大率類此鶚薦交上改宣德郎未幾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五無子以族姪畯爲嗣畯嘗倅江州終朝請大

夫

予和妻予之姑氏又與叔祖朝議爲同年叔祖嘗以詩挽之云結髮欣同籍聯姻喜素風期君千里逸耀我一枝窮新命拖紳後殘編旅笥中空餘循吏傳紀次在元豐

張翰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居其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國初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闊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贊之意謂翰度時不可有爲故飄然遠去實非爲鱸也至東坡三賢詩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魚也自賢其說又高一著矣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唐咸通十年爲郡從事居官纔

一月陸魯望以所業見之自此交從甚密更迭唱和無慮數百篇總目之曰松陵集松陵吳江別名也日休自有著述號鹿門子書

橋名

城中有橋梁三百六十所每橋刻名於旁者始於郡守韓子文度支兵火後間有缺者

福昌長老正橋頗具眼禪林多宗之一日升座有問話者云蘇州三百六十座橋那座是正橋答云度驢度馬

賀方回

賀鑄字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方回嘗游定力寺訪僧不遇因題一絕云破冰泉脉漱籬根壞衲猶疑掛樹猿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王荆公極愛之自此聲價愈重有小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間嘗作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橋花館綺窗朱戶唯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皐暮綵筆新題

斷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後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腸斷句只今唯有賀方回其爲前輩推重如此初方回爲武弁李邦直爲執政力薦之其略謂切見西頭供奉官賀某老於爲學泛觀古今詞章辯道議論迥出流輩欲望改換合入文資以示聖時育材進善之意上可其奏因易文階積官至正郎終於常倅

白公檜

白樂天爲守時恩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植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之爲白公檜以況甘棠焉

癸甲先生

濟勺字叔治登進士第爲吳興郡都掾後絕意祿仕徧遊天下佳山水嘗爲雁蕩百詠其末云都爲畫工圖不得一時收拾作詩歸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始終之義也後果以癸日亡甲日殮

方子通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長洲縣因家焉最長於詩嘗過黯淡灘題一絕云溪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王荊公見之大喜欲收致門下蓋荊公欲行新法沮之者多子通之詩適有契於心故爲其所喜也後子通以詩集呈荊公侑以詩云年來身計欲何爲跌宕無成一軸詩懶把行藏問詹尹願將生死遇秦醫丹青放虎爾心拙斤匠良工入手運此日知音堪屬

意枯桐正在半焦時凡有所作荊公讀之必稱善謂深得唐人句法嘗遺以書曰君詩精純警絕雖元白皮陸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門極蒙愛重初無一毫迎合意後以特奏名授興化軍助教隱城東故廬與樂圃先生皆爲一時所高部使者及守帥下車必即其廬而見之前後上章論薦者甚衆子通竟無祿仕意其於生死禍福之理莫不超達嘗造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礴終日因題於壁間云何年突兀庭前石

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閑來就榻眠一枕春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來往何必見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共灑落類如此仲妹一日訪予通有絕句云多年不見玉川翁今日相逢小榭東依舊清涼無長物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其清高矣年八十三而卒有詩集行於世無子一女適樂兩先生之子發

破山詩

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題常熟破山也舊傳有四高僧講經山中一老翁日來聽法久之問翁所從來答曰吾非人也龍也因問本相可得見乎曰可已而果以全體見僧恐甚亟誦揭諦呪語揭諦神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續圖經所載不同謂白龍與一龍鬬未知孰是

南里

南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陸龜蒙字魯望躬耕之地散人嘗食於此一方之人至今想其高風常誇示於四方以爲榮爲唐書云散人乃唐相陸元方七世孫又自號天隨子著笠澤叢書若干卷

有脚書厨

叔祖諱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惑於禍福嘗憤聖道不明欲排異端之學家不置釋老像祭祀未嘗焚紙錢儒家甚宗之自幼讀書于南峰山先都官墓廬功苦食淡手未嘗釋卷記問精確經傳子史無不通貫鄉人號爲有脚書厨嘗題

一絕於壁間云月度疎櫺起更慵坐聽澄照五更鐘却思湖上西興急風送山前萬箇松登熙寧六年進士第歷西安丞桐廬令子況既登郎省贈左朝議大夫

泰娘

泰娘吳之美婦人也劉禹錫詩云有時粧成好天氣走上皐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車旟

南園詩

南園乃廣陵王舊圃中有流盃旋螺亭亞於滄浪之景王黃州爲長洲時無日不携客醉飲嘗賦詩云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以其園賜之京即以詩贈親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太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黃州之詩不過寓意耳京遂以無功名誚之黃州雖終爲縣臣其名與天地同不朽京居相位二十年又處師垣之尊至

今雖三尺之童唾罵不已其賢不肖何如也

朱子奢

朱子奢蘇州人太宗時爲弘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記錄臧否朕欲見之子奢曰陛下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帝深納之見唐書儒學傳

錢氏納土

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奉表獻漳泉兩郡詔授洪進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奉朝請是歲錢忠懿王俶上表獻十三州之地錢氏納土葢在陳氏之後或說以爲興國二年非也

白馬澗

南峰山北有聚落號白馬澗昔支遁騎白馬而來飲於澗中因以名焉山之顛有石塢然號馬跡石又有一石室號支遁菴乃其修習之地也

禪月大師

萬壽寺有禪月閣禪月者唐僧貫休也生於婺之蘭溪自祝髮爲僧徧參名德又善作詩文有

西嶽集行於世性好圖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夢中復有告之曰師之相乃是遂如所告因照水以足之今其畫尚傳既至吳寓跡萬壽甚久後入蜀死葬于成都平生行業具載白蓮塔銘

中吳紀聞卷第三

虞山毛晉挍刊　男扆再挍

中吳紀聞卷第四

太公辟地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辟紂居之孟子謂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止六十里故謂之海濱楊備郎中嘗作詩紀其事

范忠宣公

范純仁字堯夫爲人寬厚長者文正嘗使至鄉還至京口見石曼卿數喪未舉盡以麥舟與之

蘇黃門稱其爲佛地位中人觀此亦可以見矣元祐初自慶帥召爲給事中遂執政柄未幾拜右僕射稟然有父風烈爲宰相一年出知潁昌府既而復入相坐元祐黨散官安置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復欲召爲相尋即下世遺表有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後御題其墓碑云世濟忠直之碑子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稱

滕章敏公結客詩

滕章敏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里市與鄭獬毅夫爲忘形友議論風采照映一世嘗與毅夫及楊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公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責所約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遊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背鐵猛獸畫旂旄北闕芒

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思賢堂

郡齋後舊有思賢堂以祠韋白劉三太守後更名三賢紹興末洪內相景嚴爲郡益以唐王常侍仲舒本朝范文正之像復號爲思賢堂今參政范公作記（右庠亦有三賢堂繪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及光祿朱公像於其中）

顧學正

顧褒字公甫爲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士流皆推之登熙寧九年第調潤州丹徒尉召選爲太學正元豐五年卒於京師時二親猶在鄭達大太宰與公甫嘗同舍生以詩挽之云可惜病相如誰尋封禪書……雙親千里外一葬九秋餘風露翻歸旐塵埃鎖故廬虎丘山下路會葬有鄉里廣文官舍冷如米幾狀朝衫脆不能忽買春田埋玉地猶懸絳帳讀書燈佳名空綴仙都石妙偈爭傳海寺僧一幅粉旌存不漫借君誰不涕奔騰

鄭希尹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爲人剛正不詭隨官有廉聲嘗爲大理每有疑獄中夜焚香露拜蘄得其情以故人無寃死者旣而請老家居朝廷以其精力有餘落職致仕守鄱陽到官未半歲拂袖而歸先君與公厚善因問其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須金幾百兩明日須金幾千兩枯骨頭上打不出也景平後世要入身在其志竟不奪也時朱勔用事勢可炙手士大夫俛節從之者甚多惟公始終無附意子細字天和

執爨詩

程光祿自幼悟穎年五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嫂之曰汝能秋毫兩鬢解爲文章邪公怒曰吾豈不能家奴曰試爲我吟一燒火詩卽應聲曰吹火燃唇欽投柴玉腕斜回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甫冠登第

王元之畫像

虎丘御書閣下有王黃州畫像東坡過蘇日見之自謂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因爲之作贊今猶書其上

雙蓮堂

雙蓮堂在木蘭堂東舊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祿呂大卿濟叔以雙蓮花開故易此名楊備郎中有詩云雙蓮倒影面波光翠蓋風搖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鼓吹瞥然驚起兩鴛鴦政和中盛

密學李文作守亦產雙蓮范無外賦木蘭花詞云美蘭堂晝永晏清暑晚迎涼控水檻風簾千花鏡擁一朵偏雙銀塘盡傾醉眼訝湘娥倦倚兩霓裳依約凝情鑑裏並頭宮面高粧蓮房露臉盈盈無語處恨何長甫翡翠憐紅鴛鴦妒影俱斷柔腸淒涼芰荷葬雨褪嬌紅換紫結秋房堪把丹青對寫鳳池歸去携將

孫若虛滑稽

孫賓字若虛早年英聲藉甚性好滑稽郡庠有

同舍生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尚有田單之火幞頭脚上猶聞甯戚之歌又作書語集句譏一老生云孜孜爲善雞鳴起先王之道斯爲美四十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樂圃先生爲教授知之命其父訓敕孫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嘗入朝爲寺丞後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興

其背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後以剡薦就除台守既至錢唐詣且欲渡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既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之祠中竊取其落平旦府史入視之見一人以旛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答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

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爲之避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宅神驗不一後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

元少保

元絳字厚之居第在帶城橋登天聖五年進士甲科初任金陵幕官淳郎進用屢爲藩郡帥時有儂智高餘黨寇二廣者遂以公知廣州而所傳乃妄因改之越州公謝上表云忽聞羽檄

之音謂有龍編之聲橫永光明之甲得自虛磬
雲中赤白之囊偶爲危事橫水光明之甲乃唐
時誤傳寇至事見李德裕獻替記人服其工公
在金陵時王荆公之父益爲通守與公厚甚荆
公既相神宗一日欲諸進翰林學士公久在外
苦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
不能用爾況已作龍圖閣學士難下遷知制誥
遂自外遷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
之譽公最長於四六多取古今傳記佳語爲之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二王因辭後因
改封先召公謂之曰可於麻詞中勿令更辭公
遂草制其略云列第環宮彌雜開元之盛側門
通禁共承長樂之顏神宗甚愛之自是二王不
復辭未幾參大政元豐中罷政知潁州時以落
邸升爲順昌軍節度公作謝表云肅土立社是
開王者之風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
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中中軍
之璧府謂文武之德順而聖唐虞之道明而昌

合爲諸名以修舊服士大夫皆傳誦之後以太
子少保致仕歸吳中公既還鄉與程光祿諸公
爲九老會日以詩酒自娛年七十餘卒有玉堂
集三十卷初公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
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益兄弟也覺而思之
不知所謂既入翰林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
冷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偏傍皆從糸始
悟夢中兄弟之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亦
尹京兆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

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糸益始終皆同
以此知升沉進退決非偶然者許大夫選嘗作
四翰林詩記其事公和云連名適似三株樹傳
玩驚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仲殊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與鄉薦
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爲僧工於長短句東坡
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
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

其集作豔詞嘗以詩箴之云大道久淩遲正風
還隱瘵無人整頹綱肎亂空傷悲卓有出世士
蔚爲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
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灑脫無羈縻雲
輕三事袖鉢錫天下之詩曲相開作百紙頃刻
爲藻思洪泉瀉翰墨淸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爲
二乘詞顛師持此才奮起華澆漓驚彼東山蕭
圖祖進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淩丹墀它日僧
史上萬世爲蒿魑迦葉聞琴舞終被習氣隨伊

于浮薄人贈言增忸怩倘能術我言拂日重光
離老孚之言雖苦口姝竟莫之改一日造郡中
接坐之閒見庭下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
姝詠之口就一詞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
花色添憔悴鳳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
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
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後姝自經於枇
杷下輕薄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
語厭厭地

如村

胡嶸字仲達五柳之子文與行皆能繼其父與
方于道爲忘年交後以年格推調安遠尉非其
志也乃取老杜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之句
自號如村老人治山樂室遺外聲利自放於閑
適而終不出仕有文集二十卷號如村冗藁唯
室先生及叅政周公葵皆爲作序子伯能登進
士第

鄭毅夫吳江橋詩

鄭獬字毅夫嘗作吳江橋詩寄劉孜叔楙云三
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鼇插天蝃蝀玉
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
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
濤劉時爲吳江尉亦有和篇皆刻之石鄭詩題
云寄同年叔楙祕校刻於詩前具位加榜下二
字於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張幾道挽詩

張僅字幾道居萬壽寺橋與顧棠叔恩皆爲王

荊公門下士荊公修三經義二公與焉幾道登第未幾捐館方子通作挽詩云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旐俄聞入故鄉舍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嗟君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至今誦其詩者爲之出涕吳人目子通爲方挽詞幾道官至著作郎

范文正不取燒煉方

范文正少養於朱氏朱南京人文正幼年肄業京學同舍有病者親爲調藥以療病亟屬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用此術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槖方書一小册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餘年得其子選之封記如故

夜航船

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休荅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㶚酒三瓶寄夜航

俗語

吳人呼來爲釐始於陸德明詒我來牟蓋德明吳人也又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始於吳王一日吳王語孫武子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方子通詩誤入荊公集

方子通一日謁荊公未見有詩云春江渺渺抱牆流烟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春旗催日下城頭荊公親書方冊間因誤載臨川集後人不知此詩乃子通作也

盧發運

公諱秉擢皇祐元年進士第元豐中爲發運使其父太中公退老公每歲上計得請歸鄉後帥涇原懇辭歸養屢賜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大雲翁

林虙字德祖旦之子擢進士第爲常州教授在職六年學者信服大觀二年大比試決科者四十餘人於是賜詔曰聞前日賓興之數較其試中多寡曰常州爲最尚依常格推恩非古人進

賢受上賞之意特改宣德郎郡守因以進賢揭坊名於學之南郡人榮之後除河北路提舉學士任滿除開封府左司錄居數月浩然有歸志優詔如所請公既勇退屏置朝服足不踐州縣舊隱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卒年六十六葬博士鳴平生好古嗜學有大雲集一百卷神宗皇帝聖訓錄一十卷

花客詩

張敏叔嘗以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菊爲香客

瑞香爲佳客丁香爲素客蘭爲幽客蓮爲淨客酴醿爲雅客桂爲仙客薔薇爲野客茉莉爲遠客芍藥爲近客各賦一詩吳中至今傳播

中吳

平江本吳國在秦屬會稽郡東漢分會稽置吳郡陳爲吳州隋爲蘇州大業末復爲吳郡唐武德中復爲蘇州乾寧中錢氏據錢塘蘇湖之南悉其奄有後唐爲中吳軍節度皇朝興國中置平江軍節度又復爲之蘇州嘗爲徽宗潛藩遂陞爲府

祖姑教子登科

予之祖姑適知泉州德化縣李處道祖姑甚有文讀書通大義賦詩書字皆過人其子援登進士第乃祖姑所親教也晚而事佛誦蓮經皆千遍嘗問法於圓照禪師師名之曰守安年幾七十而卒既得疾即屏藥餌書佛頂呪焚之灰爲丸并以然燈法授援曰我死置灰丸懷中燃燈如法也因起坐誦大士名號久之而化既小殮

覩其手指屈結皆成印相佛徒歎服沙門爲不可及張文潛學士爲墓志首記其事

范祕丞

范世京字延祖龍圖公之子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應天府柘城簿和州歷陽縣令時龍圖公出守四明公亟走膝下曰人子者事親之日少而事君之日多豈忍曠年失定省邪既而龍圖公捐館扶喪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不絕行道之人莫不嗟惻服除知秀州海鹽縣勸民孝友

睦姻及耕桑之事治聲動浙右熙寧初朝廷銳意改作召公管勾湖北廣惠倉至京師論不合乃辭歸舊治海旁之民聞公復來讙呼鼓抃已而有疾乞以本官歸田里乃卒詔授祕書丞致仕享年四十一公居鄉與樂圃先生甚厚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朝議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圃亭以文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

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閭丘公孝終亦以安車歸老因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岵爲郡守大置酒合樂會諸老於廣化寺又有朝請大夫王琉承議郎通判蘇溫與馬上賦詩爲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爲吳門盛事元公少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閑延賓談笑鎖幽關開門歌舞尊罍上林屋烟嵐指顧間德應華星臨頴尾年拘皓髮下霜顏借花笑酒珠錦承坐見斜暉隱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使君瀟灑上賓閑金地無人晝閉關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境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章牧以五日開宴故上詩皆及之

顏夫子

顏長民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子采爲孚亦相繼擢高科采字君用終提舉常平爲字仲謙終嚴陵守孚字端中崇觀間有聲於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皆目之爲顏夫子人欲識其

面而不可得既登第滕樞密康許嫁以女爲郎下世

信義縣

崑山在蕭梁時分婁置縣號信義屬信義郡大同初分信義置崑山爲華亭舊亦爲蘇之屬邑或云嘗割崑山之境以縣華亭今華亭亦有崑山時人嘗以片玉比機雲兄弟而以此爲北崑山縣舊有城古圖經云在縣東三百步今謂之東城者是也近歲耕者於薦嚴寺田中得城磚

其多及箭鏃以銅爲之識者疑其爲春秋時物今縣之西二十里許有村曰信義如婁縣之存舊名也俗遂訛爲饋義汴人龔猗仕至殿中侍御史居於是村之南因插銀杏枝活時人異之目爲遇仙云

李無悔

李無悔名行中本雲川人徙居淞江高尚不仕獨以詩酒自娛晚治園亭號醉眠東坡先生與之游夜以詩贈之無悔有讀顏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詩名又賦佳人嗅梅圖云蠶眉鴉髻纏金衣折得梅花第幾枝嗅盡餘香不回面思量何事立多時其詩意尚深遠大率類此

蟹

吳之出蟹舊矣吳越春秋云蟹稻無遺種又陸魯望集有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又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縱其所之今吳人謂之輸芒

大木錢王後身

圓照在靈巖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客往造其室中侍門者莫能遏既而圓照屏侍者與語密聽之者聞圓照末後一語云汝今幾甲子矣答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圓照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麽生道拂袖而出云錢大錢大又待瞞人也當時疑圓照爲吳越後身道人爲洞賓

鄭正夫失鶴詩

正夫童時作失鶴詩云久鎖沖天鶴金籠忽自開無心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凌雲上紫臺應陪鸞鳳侶儔島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黃姑織女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云嘗有織女牽牛星降于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水河溢牽牛因不得渡今廟之西有水名百沸河

鄉人興之爲之立祠按荊楚歲時記黃姑者河
鼓也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聲爲黃姑潘子
真云亦猶牽落之語轉呼爲牽郎耳鄉人因以
名其地見於題詠甚衆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
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云黃姑織女
相去不盈尺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
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遥相望劉筠內翰詩云
百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其它不能
盡載雖非指此黃姑然得名之由亦可類推祠

中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大夫多避地東岡有
范姓者經從祠下題於壁間云商飆初至月埋
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
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禱
所之驗靈跡甚著每至七夕人皆合錢爲青苗
會所收之多寡持盃珓問之無毫髮不驗一方
甚敬之上有廟記今不復存矣

孫積中

孫載字積中其曾祖漢英仕錢氏嘗爲蘇州崐

山鎭防遏使故爲崐山人公初岐嶷如成人既
學爲師友所推擧治平二年進士及第爲河中
府戶曹吏王守皆立威嚴者公獨與之爭曲直
而守不少下卒以此見知或稱薦之中書擢正
官察訪常中薛公爲當福公務次助之亦不苟
與之合乾以擬大水豐跋遠青苗法行乾祐不
以予民察訪怒逐其令檄公往案之公還言邑
小民貧其徒以乘麥博易爲生且法之初民未
知稱貸於公家爲利令無罪且還其任用薦者

遷官知湖州德淸縣公聽斷精明不專任刑罰
開說其是非出於至誠訟有累年不決者聞公
一言感悟相捨去熙寧八年吳越饑獨縣中熟
公勸大家乘時倍糴得米一十餘萬斛明年春
米價翔踴公平其直使糴賴以全活者至不可
數計其他便民者別有十數事德淸人至今德
公又用薦者遷官知考城縣官制行換奉議郎
其治考城如德淸於[illegible]日也以最聞縣四鄰皆
重法地素饒盜公明常格嚴保伍奸無所竄跡

一日都監與尉來告盜集境上將以上元掠近
郭至期公張燈與其僚樂飲許民婦遊不禁夜
如故事盜測遂遁去迄公受代亦無復顧竊者
內史提點薦公于朝他使者亦相繼上公治狀
神宗出兵名付中書蔡欲用公矣未幾除廣東
路常平召見便殿以遣之二廣使者春夏例簡
出公至則犯暑徧行所部宣布德意哲宗即
位轉承議郎諸路常平官廢公赴吏部授通判
陝州移廣東轉運判官於是公去嶺五年矣吏
有常不快於公者頗欲乘官公閒而慰留之乃
薦為紹聖初復諸路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攻
知海州已而除沂州興學養士走書幣招禮宿
儒為學者師表治務大體遷朝奉大夫知婺州
移淮東路轉運判官又移淮西路提點刑獄徽
宗即位遷朝請大夫知亳州言者謂公嘗附薦
元祐黨人得提擧杭州洞霄宮仰歸峴山日與
親戚閭里置酒棊奕道故舊為樂任且滿本路
使某等言公先朝所選擢名在循吏年雖高精

力幸未甚衰願使再任以示優老之意詔從之
大觀中遷朝議大夫未幾公亦自上章乞守本
官致仕公體素無疾先一月至其先人墳隴徧
辭諸所往來者若將別然既亟呼妻子與訣屬
以後事明日早發盥手焚香即寢而逝享年七
十有五葬高景山公天資樂易於吏治尤所長
生四路與三大郡成聲循跡每遇物無忮害所
至吏引其端上大夫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多知
名且貴顯於世者自少喜讀易慕唐人為詩著
易釋解五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

王主簿

王仲甫字明之岐公之猶子風流翰墨名著一
時後客于吳門嘗有所受往京師為岐公強留
之逾時不返因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
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
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
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詩效古樂府藁
祜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其殁也丁丞州注祿

光祭之有云爽秀豪拔出於天資談經咏史博識周知文華自得不務競時古格近體率意一揮金玉鏘揚組綉陸離世俗所得特其歌辭又云生習華貴不見艱澀徘徊鳷閣出入鳳池乘興南岸曠達不羈朝賞夕宴選勝搜奇擺脫冠裳御去羇靮不驚寵辱不一是非擾攘萬緒付于一卮頹然終日去智忘機王之爲人於此可見矣

著作王先生

著作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父仲舉從平江政和元年卒葬吳縣橫山桃花塢誌其墓者江公望書其誌者陳瓘也先生爲人清純簡易達於從政有憂時愛君之心有開物成務之學高宗駐蹕平江守臣孫佑薦於朝賜對前後所上疏劄類切于時宜聖諭以通儒目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遷著作佐郎受勅正朱墨史官至左朝奉郎與門人東長方楊邦弼講道于鎮澤如楊龜山尹和靖胡文定皆深推讓與中道學之傳莫盛于先生紹興二十三年卒于家葬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芊栗山門人章憲撰誌吳中閩中皆有王學其子大本兩浙安撫司參議先生平生所註詩語集解[illegible]入論語說著作文集并高宗所賜勅及遺像寶墨[illegible]藏于家子孫世守[illegible]云

中興紀聞卷第四

虞山毛晉校刊　男扆再校

中吳紀聞卷第五

唯室先生

唯室先生姓陳氏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本長樂人父侁字復之擢進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大宗翁宓之妹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過廉州先以書貸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定夫宗得治身養心行己接物之道故其子亦為道學之士僑寓州外家居于步里終日閉戶研窮經史著書名步里客談又有漢唐論俱行於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群號二陳

姑蘇百題詩

楊備郎中天聖中為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曰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烟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及罷心潛異之明道初寄華亭值丁內艱遂家于吳中樂其風俗之美安而弗還因悟夢中所作幾於前定嘗效白體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寄吳中既久上風人物皆深詳之又作姑蘇百題詩每題箋釋其事至今行於世

范公書

范雩字伯達子之同舍也嘗試禹稷顏回同道論先生見之以為奇作置之魁選遂馳聲於太學學者至今以為模範入館除秘書郎今參政公即其子也

張子韶與周與卿簡

退山周與卿與張子韶侍郎為布衣交相與之意頗厚與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既所專價賣錢銀供其費書詞懇惻讀之令人悚然生敬前輩恤朋友之難每每如此范忠宣公之於石曼卿蘇文忠之於李方叔同此一念也今錄其書于後以警薄俗云九成頓首日侯車馬之來乃杳然無耗不勝瞻仰即辰孝履多福九成此間學生例不受其束脯有信州劉誥秀才在此多時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許以二百千之助公今付去半則銀三挺錢二十五千足掩子內角子有九成親批字紹宗二

宁及兩頭有如此二字及封印今遣去親隨兩
人便令歸也齋去此物時已焚香對諸聖願公
無障難來見恐也他節哀白重不宣九成再拜

蝦子和尚

承平中有蝦子和尚好食活蝦乞丐于市得錢
日買蝦置之袖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衒觀之
過水則出洗群蝦皆遊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郭家朱砂圓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

必解衣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畤
昔荷相接之勤以藥一杯爲報郭氏以味惡頗
難之力強之飲至三四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送
接以朱砂圓方曰惜乎富及三世爾郭氏竟傳
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後絕
無有欲之者

陳了翁鱸鄉亭詩

陳文惠公留題松陵詩其末有秋風斜日鱸魚
鄉之句屯田郎林肇爲吳江日作亭江上因以
鱸鄉名之了翁初至吳江簿嘗爲賦詩云中郎
亭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季章蓴菜鱸魚好時
節秋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
心歲月長安得便隨漁網去釣舟閑傍畫欄旁
了翁筮仕之初已無忘宦達之意矣

起隱子

季父諱浞字濟之熙寧元年進士第再遷入
館八年學術文章俱不在人下時同列知名者
惟季父與蘇元老在庭爾當時號爲龔蘇梁石

林俊聲籍甚嘗爲文字交其他所與唱酬者如
洪玉父朱新仲王豐甫張敏叔亦皆一時名士
用先都官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有文集三十
卷曰起隱集終祠部員外郎朝議大夫季父詩
格清古如詠劉伶云逃名以酒轉名高醉裏張
樽竭二豪日月已爲吾戶牖何妨東海作醇醪
九日云家家高會錦模糊誰信貧家菊也無多
謝東鄰送醪至先於籬畔見菜道自古誰無九
日詩詩成須道菊花枝直饒無菊何妨酌黔婁

村裝總是題遊天竺寺亦杖藜高踏半山寒不見此山知幾春興時人物凋零盡只有青山似故人午喝思安寺云卑食都來數日間頗聊家話到今傳此公剛領無情一到得春時也自怜近曾大點云東門相別又相逢轉覺衰顏一老翁子約重來我方去滿庭黃葉正秋風古樂府云妖嬈破瓜女爭上秋千架香飄石榴裙影落薔薇下精外見鴛鴦雙雙春水塘歸來情脉脉無緒理殘粧其他如貪山借船賞嘴酒與琴泓

紀聞卷五　五

閑多卷滿新成句懶極床堆未答書客疎閑吠犬庵原割啼雞得句怕難續避人長轉多山色秋難老池光夜不昏此類甚多

閭丘大夫

閭丘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黃州時公爲太守與之往來甚密未幾掛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爲九老之會東坡過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各二篇皆爲公作也公後房有懿卿者頗具才色詩詞俱及之東坡嘗云蘇州有二丘到虎丘即到閭丘

寶嚴院

崑山海隅山有古刹號寶嚴院吳越錢王之子見[illegible]於此太宗嘗賜御書急就章逍遙詠及聖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莊嚴吳人相傳自[illegible]來湖州僧伽塔爲第一此爲第二至今尚[illegible]

洞庭山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韋蘇州皮陸唱和

紀聞卷五　六

所言洞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吳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周內相洪道嘗析衷二說云洞庭山在吳而洞庭湖乃在衡襄之間地形雖分而未嘗斷也周公之說又本於東坡

方子通紅梅詩

方子通紅梅詩膾炙人口其云清香皓質世稱奇誰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

史252-201

酒上凝脂直教臘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散時
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范無外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之姪孫贊善大夫徳古之子少負不羈之才工於詩詞不求聞達卜林其擇之所居號范家園亭安貧樂道未嘗屈折於人右監簿存中有園亭在盤門內嘗往謁之不遇題於壁間云范周來謁不存中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虎低頭拜狗作烏龍方賊

紀勝卷五　七

起郡中令總甲巡護雖士流亦不免無外率府庠諸生冠帶夜行首用大燈籠書一絕于其上云自古輕儒就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宗忍使書生作夜巡郡將聞之亟為罷去盛季文作守時領漫士嘗於元宵作寶鼎現詞投之極蒙嘉獎問遺酒五百壺其詞播於天下每遇賢又諸郡皆歌之嘗櫂舟訪鄉子高於見山一日酒酣題於絕頂云萬疊青巒壓巨岷四垂空闊水天分夜光寒帶三江月春色陰連

百里雲桂子鶴驚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聞不將此境憑張孟三百年來屬老文

韓推

崑山縣西樓里有村曰韓推故老相傳云此乃黃脊韓之墓至今村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語

陸彥猷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衆推為鄉先生出其門者如陳起宗徽猷張楠朝議錢觀復

紀勝卷五　八

郎中皆為時顯人徽宗即位下詔求直言公因廷對與雍孝聞輩皆力陳時政闕失喝名曰有旨駁放孝聞亦殿下叩頭曰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無罪今詔墨猶未乾奈何以直言罪人衛士怒孝聞唐突以拄斧撞其頰齒俱落凡直言者盡擯出之大觀末彗星見旋見收復時雍公已不能辭止賜六字道號居神霄宮彥猷欲赴京師已卒其孫端成字天錫就特奏恩時上書及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謔詞

云當初親下求官詔引得都來胡道人人招
起影寶王并洛陽年少白訟監宮并岳廟都
一階閑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翠微集

混山翠微有生僧冲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為
詩行業茂翠微集行於丁侍郎常甫之詩云僧
拙今年幾老大寫書佛教舊精勤始終一萬披
冬日事無如彼上人邑宰蓋其亦有讀翠微
集詩云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往往比陽春翠
微閣上今朝見格老辭清又一人

生老病死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
以養病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而地狹
遂即縣學之東隙地以次而為之時以諸生在
學而數者相為比陵謂之生老病死

郯子高

郯僑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負材挺特與范無外
為忘形友鄉人至今推之謂之郯長官晚歲自
號凝和子。崐山上方有層屋曰翠微子高多游
歷山中嘗賦詩云行客倦奔馳華師到翠微相
看携俗慮一笑任天機曲沼淡寒玉橫山鎖落
暉寧家枯未得愛此幾忘歸訪淩峰賢上人云
步入淩峰賢師師未結究欄寂無語唯見白
雲飛鈞公約有素琴堂又為賦詩云素琴之堂
虛且清素琴之韻尚杳冥神閑意定默自鳴宮
商不動誰與聽堂中道人骨不俗貌麗形端顏
瑩玉我嘗見之醒心目寧必絲桐絃斷續嗚呼
靖節已死不復聞成虧相半疑昭文阮手鍾耳
相吐吞素琴之道詎可論道人道人聽我語紛
紛世俗誰師古金徽玉軫方步武虛堂榜名無
自苦

鄭應求相

予年二十時三舍法行與鄭君聘應求同在郡
庠應求精於人鑑同舍皆爲其品題嘗見府煇
子明以手附其腰曰異日金卿瑞無疑矣子明
面大發赤一日顏仲謙過隣齋應求指以示余

史252-203

曰此公生行居官必尚猛乘間又語予曰吾友
乃一老里胥頗應逢原但得其半耳然亦可恨
瑯琊役皆未以為信後二十年仲謙守巖陵頗
句到郡之日後三十年子固為法從後七十年
予治郡乎城之望其言無一不驗意來亦甚有
文筆

洪山

大湖中有東洪西洪二山吳王於此齊號男女
二侯楊備郎中詩云雷電號令雪霜威二獄東

西鎖翠微驚鶴鄰都叢林地燦扉應是古園扉

王學正

王彥光察院之伯祖諱偉字康國將太學有聲
鄉人謂之王學正識與不識皆尊敬之有堂名
進野以累試不利日游適其中讀書自娛其特
身治家甚嚴鄉中率以為法彥光自幼知讀書
乃學正公之訓也生平無子棄大年挽之云書
劍當年游上都賢關蘇第技諸儒文華爍爍九
苞風俊氣騏驥千里駒妙質號誰揮墨漫白頭

窆此死無蘇遺緒殘豪應猶在擬首令人益歎
所又云遺文盼炙在吾鄉賦罷誰能少薦揚聲
述有妻先夢蝶行藏無子付維方雲蘿烟夢新
梟宅秋月春花被野堂交倡彤牋與翰墨幾人
知為續巾衛進野堂至今尚存王氏舉族祀之
不絕

范文正為閻羅王

曾王父捐館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夢還家
急令開篋笥取新公裳而去因問之曰何忽促

如此答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具
正也又問范公何為尚在冥間曰公本天人也
見司生死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
則見閻羅王豈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為此官邪

吳縣冠主簿詩

石林居吳下一日至閶門外小寺中壁間有題
一絕云黃葉兩陂水漫流蘧篨風急一篙舟夕
陽低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石林極愛之
但不得其名氏因問寺僧云吳縣冠主簿所作

今官滿去矣冠名實臣徐州人善作詩文從後山先生學其源流有所自來矣

盤滿大聖

承天寺普賢元有盤滿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禱祈置之掌上吉則拜凶則否人皆異之推所從來乃盤滿村中有漁者嘗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它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奈何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直亦以千錢為率漁者如所教競求買之果獲千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託此以度人也

魏令則侍郎

魏憲字令則與其弟志則有聲太學號熙豐人才徽宗朝為東臺御史入侍經幄論思獻納為多入代言西掖得温厚雅正之體遷吏部侍郎久之除顯謨閣學士知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李父禮部送之詩云炎祚無疆慶萬齡如何耆

廟尚遷陵中興事業須王導撥亂綸鈐要孔明劇盜已分齊鉞定端星行指泰階平呼韓朝漢非難事好繼當時丙魏聲

圖經刊誤

舊圖經云外則青岡五宗岡蒲岡塗松岡福山岡並在吳苕界今次第而數之其上之四屬崐山下之三屬常熟言其地之遠近與吳縣大相遼絕續圖經曰太和宮在盤門之外其地唐相畢珹之別業也切詳畢珹未嘗為相為相者乃畢誠也珹與誠兄弟爾

草腰帶聽聲

元豐中姑蘇有一瞽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一日王父呼至其家以祖姑聲内禍福扣之云此婦人他日必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干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顧沂大夫以其語下□□堅皆唾之論命未竟適有捷夫過門報省榜者王父亟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為人焦蹈既入若□□嗟悼不已王父怪之因問曰知此人聲骨否曰

蘇知之汪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
職也衆皆曰焦已爲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經旬
有自京師來者云揭榜後六日焦已死矣祖姑
在曾王父服中礙以徵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
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間之朝得吉方成禮其
言無一不驗

歷雲軒詩

崑山翠微之上有亭曰歷雲軒邑上閩清督賦
詩云誰建危亭歷翠微兩簷直與岸雲齊行時

稿卷五　十五

一片巖隈起帶與老僧山下歸軒旁有小柏數
株又賦詩云栽旁巖隈未足看謂言斤斧莫無
端它時直入掄材手不獨青青保歲寒後有一
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見之大喜遂訪其人庠
禮以待之既憐其貧遂給官田胡由此致富

翟忠惠

翟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後徙居常熟紹
興初爲參知政事卒門人謚爲忠惠先生公文
章其古所作制誥皆用尚書體天下至今稱之

自宣政以來文人有聲者唯公與葉石林汪浮
溪孫蘭陵四人耳孫帶白評云其之視浮谿浮
谿之視石林各少十年其石林視忠惠亦然識
者以爲確論公素儉雖身貴所得奉養甚於貧
士一日留客未飲將與客今近世風俗侈靡燕
[illegible]二[illegible][illegible]其因正色曰[illegible]大於天子者然後
[illegible]以分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
宴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公
在翰苑時禁中新創儺儀有旨令撰文是日辰

稿卷五　十六

巳間中使送篇目至午後亟督索進呈數篇既
立就而文法且極高古石林乃謂公文極難得
在西掖時以草詞遲罰銅又在試院議策題以
宂官爲問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入樂仕
進可爲制廷慶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石林頗
怪之予切謂公之文正不當以遲速論當視其
得意與否耳策題雖止四句實佳作也

白雲泉

天平山有白雲泉雖大旱不竭或云此龍湫也

唐刺史白樂天有詩云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在人間蘇子美嘗至山中爲賦長篇范貫之亦有和章

詩王介

詩王介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好食活雞已就死者則却而不食人欲其卜葬必以數十活雞自隨問其聲啼然則食之愈喜率以是爲常後享高壽而死及焚屍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涌出王家虎丘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偃松生其上

范文正祠

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燈皆寓勸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忽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

臞菴

吳江王份文孺自號臞菴嘗築圃於松江之側方經始時文孺下榻待余延留數月見買樹作[illegible]三百萬錢既成極東南之勝後湖蘇養直嘗[illegible]羅造摩詰詩烟花邊舍江邊籬石[illegible]了無夢維床茶竈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顧有今天隨當頭解舍登著我詩其蓑笠懸牛衣又爲文孺賦草堂云笛弄松江明月蓑披笠澤歸雲若話青霄快活五侯何處如君

蠡口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故老相傳云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遊五湖滑過於此遣人馳書招文種大夫自此名之楊備郎中詩云霸越勳名開世才五湖烟浪一帆開猶防鳥喙傷同輩此地復招文種來

蛇化爲劍

干將墓在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畊其旁忽

[illegible]

見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礫之上之中躍入草中不復可尋徐觀其餘乃折劍也至草欲持歸亦不復見方子通有詩其詠其事衛月山陽筆錄云區明知十將蔡土人取作窟無蟒蛛窟錄

賈表之

賈公萃字表之丞相昌期之孫青之子頎倅不江浙朱勔父子方出入禁中竊弄權柄一時奔競之流爭持苞苴唯恐無門而入賈獨爽之甚嘗有詩云倏忽何六十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頎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其志尚亦足嘉矣

勔之子爲浙西路分司有賜帶之寵賈亦同時衣金紫服以日適相會於天慶朱虞兵見賈所佩魚熟視之賈厮雜叱之曰此是才力得來非緣花石之故左右皆錯愕朱甚訝之爲其所擠賈竟停任

易承天爲能仁寺

宣和中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以聖爲名者並行禁止又給事中趙野奏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悉合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爲稱者切慮亦當禁止其後又有以龍王玉宇不當言者亦請迴絕前後共禁八字遂易承天爲能仁其他觀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則重加之罪雖僧衆有爲能形者亦皆盤去之太學同舍陳朝老語余曰此無君無天之兆甚可畏也季父字仁日太守曲意奉行盡取諸寺觀發紹命勇去所禁八字未幾而太守卒

章戶部

舜絳字伯成莊敏公之子莊敏教諸子甚嚴恐其縱肆閑致一書室中故絳與綜皆中第而亦其有文季父禮部取絳之姪女召爲校書郎日綜以詩餞之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隨柳綠相迎之句孫仲益甚喜之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得唐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終戶部郎中

王教授祭學生文

慶曆中郡學既建養士至百員亦有自他郡至

者建陽二江忘其名肄業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殂時王逢會之為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維慶曆七年歲次丁亥七月甲戌朔初六日乙卯蘇州州學教授王逢率在學同舍謹以香酒果實致奠化冥紙告祭于學生建陽江君之靈人固動物爾氣完則在氣散則死生與死吾不得而知也唯見生者有名教有爲得以異諸物爾而夭焉得不死惡而云焉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數千里旅吳學以道義爲身謀於善無所負今夭去吾得謂子不死矣夫旅而死無親戚左右為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殯而手足比無助者為多同門生幾百員爲子哭不爲孤其亦善德之召與子魂氣何所之吾以子有死生之別旅櫬舉而望涕不知其所從哀哉尚享

沈元叙滄浪亭詩

蘇子美獨步游滄浪亭詩云花枝低欹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宜有時攜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紹興初崐山沈東元叙嘗游其亭賦詩云草變花枝與世新登臨空復想淸塵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識春風載酒人程致道和張敏叔游滄浪亭詩云醉倒春風載酒人者龔猶想見長身試尋遺址名空在却笑張羅事已陳皆寓感歎之意

中吳紀聞卷第五

虞山毛晉校刊　男扆再校

史252-209

中吳紀聞卷第六

西樓詩

紹興中郡守王㬇題道進西樓賦詩者甚衆獨
次時樂全盛擅場其詩曰西樓一曲傳笙歌
千古層樓對翠巖花發花殘香徑雨月生月落
丁道支遁維鼓舟詩非久過欄干夕照多四
百年來無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德基他文稱
是時大宗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郭中達

郭窮字仲達世居崑山自幼工於文游京師太
學有聲因歸鄉省親作詩別同舍云裁水年來
羇未准蓋騎秋殷出京華漲塵回旋風頭駢綺
照支離日脚斜掠過短涉驚臉殘踏番紅葉闊
歸殆不堪回首孤雲外坐斷淮山始是家俄又
賦一篇云也知隨俗調歸策却憶當年重出關
豈足長居戶限上可能無意馬蹄間中原百戰
知誰過今日分陰敢自閑倘有寸功裨社稷歸
來恰好試衣斑其詩傳播一時後以守城恩拜

官被知己薦居師館久之官循迪功郎卒於京
師年四十餘無子

凌佛子

凌哲字明甫與余同肄業郡庠誠寶君之子也
紹興中預正言上疏論秦氏親黨因緣得科第
有妨寒素進取之路公論甚與之累遷至吏部
侍郎後以敷文閣待制通議大夫致仕年八十
餘而卒公處己以謙待人以恕雖身至從班不
啻如寒士非時未嘗輒至郡中終年無一毫干
請背室之前有一茶肆日爲群小聚會之地公
與賓客談話甚苦其諠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復
然公不與較因徙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人目
之爲凌佛子

崑山學記

扞詠之宰崑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風嘗修治
郡庠張無垢爲作記欲鐫之於石或謂無垢記
此以諷朝士尋即已之今橫浦集亦不載因附
見于此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詠

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也紹興二十
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沂間為政莫先
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
甚不稱朝廷所以崇儒重道之意學門有社壇
齋所掩蔽于前沂乃移于社壇之西闢其門廣
廣袤十餘丈又以東隅建學門過杭槐㮨增崇
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宇齋廡鼎鼎一新
過月旦則率縣官諸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
諸生講究上以勸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
某堂以致道并書學榜以能貴之於我可謂盛
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
願以其所聞者明以告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
吾老矣久抱末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
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
左右其擇焉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為師當
學孔子之學非為博物洽聞綴文續作以自標
致視四海為無人擬將而官以任使當至將
相吾當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餘於渡河賦嵗

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
然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子之說子夏擲溺
播灑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
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如陸滂
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
梁冀而助武后而事竇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儒
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為何如其
不然當明以教我

王唐公

王綯字唐公泰正謚文恭琦五世孫建炎中為
御史中丞虜犯維揚車駕南渡公扈從以行東
宮初建以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師未幾拜參
知政事力丐奉祠御書霖雨思賢佐一聯賜之
紹興七年薨于崑山僧舍年六十四諡和子陂
公為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附宣和乙巳策
士于庭公為詳定官多取議論剴切者選甲科
建炎己酉虜寇深入公具陳攻守之策宰相不
以為然已而虜犯維揚終無措公自建康扈從

至臨安道由鎮江從容奏陳陳東以忠諫被誅
此其鄉里也即命賙其家官其子車駕次會稽
時韓世忠邀擊虜寇歸騎於揚子江公議遣兵
進襲與世忠夾擊之同政者議不合遂求去
公雖爲執政其家貧甚無以賑不及親自奉儉
薄生官二十年無寸椽可居自奉祠後寓崐山
惠嚴僧舍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於寒士天
性仁孝賙恤姻族無所不至俸入之餘買田贍
給其孤貧者又爲之婚嫁喪葬平居無他嗜

五

好惟藏書爲樂其文溫潤典雅深於理致於死
生禍福之說尤所洞達其寢疾也家人召醫且
欲灼艾公曰時至即行留連無益燒背前二日
書戊戌字示左右屬纊之日果戊戌也其前知
如此公所製述有內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
進藏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群
史編八十卷內典略錄百卷

顧景繁

顧僖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歸聖終熙
州太守其父彥成字子美嘗將漕兩浙景繁雖
受世賞不樂爲仕閉戶讀書自娛自號凝莊又
號凝絕嘗注杜子美詩其他詩述甚富所與文
者皆一時名士鄱陽張子微彥實攜以詩聞天
下景繁結爲一社與之唱酬今張集有送顧景
繁歸浙西詩云牆頭飛花如雪舞牆根老柳
系垂地春正濃時君不歸山路曉風鳴馬鐙濤
江入眼浪千尺想見吳儂問行李田園久荒慢
撿拔親舊相逢半悲歡行朝諸公訪人物故人

六

新賜尚書腰袖中有策則可臨君亦因行御爾
耳又他詩稱譽景繁不一如云晒筷風林史巖
苦家貧閑辦三韭薤龜腸撑突五千卷底用會
參從蘇綿又云虎頭文字過所載衰衰顆當分
尺衣天閑老驥日千里何用鹽車追逐執鼎繁
隱居五十年享高年而終

慈受禪師

慈受禪師淳老靖康間往靈巖學徒甚衆之平

生所作勸戒偈頌甚多皆有文法鏤板行於世甯自爲眞讚云自顧箇形骸衆止凡而陋只因放得下觸事皆成就醍醐與糟粕萬味同一口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孫仲益作守時因上元命之陞座慈受舉似云還歲上元節且與諸方別只點一椀燈大千俱照徹也不用添油光明長皎潔雨又打不濕風又吹不滅大衆畢竟是甚麼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峰瑱老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月書一絕寄瑱老寶岫

高峰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閑今宵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 樓師深名

蔣侍郎不肯立坊名

胡文恭公守蘇蔣公希魯將致政歸文恭公頃爲諸生嘗受學於蔣因即其居第表爲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謂文恭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即徹去文恭公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緝已嚴乃資其甯後芝草之瑞改爲靈芝文恭公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益人所與而共識如是因無足疑非吾所及也

孫郎中

孫緯字彥文擢進士第仕至尚書郎爲人誠朴好以俗字爲詩文而多近里奈師垣生於臘月二十六日嘗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鬚眉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師垣甚喜之公精於本朝典故及巨室大家名系世次無不通曉嘗著本朝人物志行於

世

潘悅之侍郎

潘兖字悅之操履甚正鄉人皆尊敬之徽宗朝爲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與先君子甚厚常往來於滄浪之上飲酒賦詩遊款竟日悅之無子妹氏贈江於詩與季父唱和成集

南北章

章氏本建安邠公之後徙于平江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當南章大樞密家川北兩地屹然

史252 213

輪奐相望爲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莊以別之

余良弼占卦影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與余皆肄業郡庠又以同經聚于一齋良弼試上舍義題自假樂君子顯顯令德至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良弼反覆用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既貢京師道由南徐訪一日者揲蓍得卦影畫文書一軸書天人二字於其上下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雁一入雲中一爲箭所中日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以爲不然既試南宮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蹉跌後罷舍法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卽欲盡寫舊所作同舍聽之云文格與今不同矣用之必不爲良弼深以卦影之言爲信竟書之不易一字爲人見新格者俱見黜獨良弼得之廷試叶楪晉時適滿二十年之數

試論集

汪彥光

汪深字彥光擢宣和甲辰第號山白鄭正夫登科後有孫積中積中後六十載無有繼之者彥光擢第時吳昉博士適爲道學行致語云振六十載之頹風賈三千人之餘力紀其實也紹興改元天子廣開言路博求賢良等材彥光時上疏水旂然外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其末以以訓爲請講尤切直至謂仁宗時中外無事海宇晏然而范鎭等爲國遠慮其所納忠急急在此況當今日國步多艱人心易動强虜未清群盜[illegible][illegible]天下之勢危若綴旒而甲觀之祟未特流變中外惴恐此爲甚急因願陛下爲宗廟無窮之計廣求宗室之中仁明孝友時論所歸者歷試諸事以係人心執政讀而奇之彥光素爲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宮及太后皆還彥光時主宗正寺簿上書於益公僅三百字大意謂古來相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其終始之言伊尹過周公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大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政於君而啓其告歸之志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

嘗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爲伊尹乎欲爲周公乎惟閤下所擇盎公得書頗喜久之除司封郎彥光旣丁內艱服闋居舊職一日盎公語彥光揄倖告老如何彥光曰此事不當問之於某盎公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嘗記紹興八年某爲宰相時公以書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與疎擇其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盎公默然俄除監察御史兼崇政

殿說書盎公薨出知廣德移漢州終浙東提刑彥光歸鄉敎誘後進終日論文不倦其所成就甚衆所學最長於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兩卷方姪嘉彥登第參政范公嘗作公挽詩云喻蜀三年成還吳萬里船雲歸雙節後雪白短檠前百世春秋傳一丘陽羨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淒烟二者悲離索公乎又杳鄉門人辨韓集予舍得韋經此去念柴室空來閒過庭路進人不見千古泣松銘

彥光監裁甚精李樂菴爲布衣時流落兵火之餘一見以爲佳士妻以女弟今參政周公初登第時愛其博洽卽納之爲壻二公尋卽榮遇而又學術氣節聳動當世人於是服其知人至於從其學者亦能第其科甲之先後無一不如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稱歎以爲不可及

狀元讖

穹窿山在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

來歸一夕聞有風雨聲旦視之果有石自東而移西者淳熙辛丑黃予由遂魁多士夷亭雖去崑山不遠舊無潮汐紹興中方有之猶不及二十里外李樂菴嘗見一道人云潮到夷亭出狀元後以此語樂令子强因作問潮館識其語今已過夷亭矣但未知於何時然潮汐起於崑山邑人必有以當此讖者

四嶠之助

大父自甲子旣周之後遇生朝則捨施於寶積

寺刹柱旋率以爲常時曾王姚之越上謁其府
顧沂大夫家大父往省之夜宿於蕭山渡繫舟
於一古刹之下終夕爲之妄寢拂曉舟師大驚
四顧皆巨浸舟齊於木之杪須臾水退獨免漂
溺是夕王姚夢艤舟之地有四黃旛植其上方
有疑於心王父既歸言其事因屈指計之已歷
四生朝矣
吳仁傑云龔浩字子正往蕭山訪顧沂舟値
水發比到家其妻云向夢有黃旛六首罩一

舟龔問其日正水發之夕也蓋嘗以生朝施
二幡於承天寺不染塵觀音殿凡三歲矣適
如夢中之數云　按吳氏感應錄所記微
有不同當以此說爲是然不染塵觀音殿乃
是在城報恩薦壽寺今北寺也

樂菴

樂菴在峴山之東南六七里李公彥平游息之
所也公本江都人紹興初避地居此嘗爲溧水
宰以德化民四年無犯死罪者剡章交上召對

陳便民十事除知湖州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
婺州召拜祠封郎官遷樞密院檢詳高宗屢引
見僧徒談性空之理一日因對論及禪宗公奏
曰昔周公亦坐禪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禪而何陛下誠能端
坐而思所以愛人利物之道卽坐禪也何必他
求乎俄以引年掛其冠而歸遂卽菴廬而居之
自號樂菴叟居年餘上愛公精力不衰詔落

致仕除侍御史同知壬辰貢舉因革去險怪之
習文體爲之一變而所得多一時名士因上疏
論后戚不當居樞筦之地遷起居郎不就知台
州又不就復上諸老之章時王仲希呂行爲右
正言亦力彈之莫儕子齊爲給事中不書黃周
洪道直學士院不草制皆遭遷逐布衣莊治嘗
作四賢詩公道學精通且樂於教學者嘗誦康
節語以告人曰學爲人之仁學爲人之事所以
教人者率不外於是中年以後絕欲清修唯一

蒼頭給事年幾八十覗聽言論雖少年有所不及菴之左右皆植修竹經史圖書滿室忽旬餘不食屏醫却藥終日燕坐一一親作手簡徧別親舊仍命其子不得齋僧供佛書訖翛然而逝所著文章甚多號樂菴集又有易說詩說若干卷

吳江詞

建炎庚戌西浙被虜禍有題水調歌頭於吳江者不知其姓氏意極悲壯今錄之于後平生太

湖上短棹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簑銀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膾新鱸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長豈謂今日識兵戈欲瀉三江雪浪淨洗□塵千里□不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

徐望聖

徐師川字望聖師閔之弟嘗為南康太守作直節堂蘇黃門為之記以為物之生未有不直者

一為物所撓雖松柏竹箭之堅不能自保惟君能遂其直求之人蓋不待文王而興者黃門未嘗以言假人其推重公如此予閣中孫林兢曾孫藏

羊充實

羊充實與子韓業鄉學其為人好詼興且狠愎一一同舍對狀劇談充實偶以言侵衆遂相率聯句戲之云彼美羊充實彎彎角向天口內餐荷葉尻中放瑞蓮細毛堪作筆麁糞可為磚

子貢雖曾愛齊宣不見憐其它不能盡記充實見諸公更相應答機鋒甚銳遂哀鳴不已自是處衆和易待人亦有禮諺所謂羗角雞頭之說信矣

蘇民三百年不識兵

姑蘇自劉白韋為太守時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乾符間雖大盜蠭起而武肅錢王以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錢氏常順事中國本朝既受命盡籍土地

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遜自長慶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平時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綎為蔡京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置獄連逮千餘人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之聲晝夜不絕俗謂之聒四鼓州民目所未覩莫不為之震駭獄既不就又遣三御史蕭服沈畸姚誌重按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窺之不敢正視識者已知非太平氣象故其後有建炎之禍方章氏事未覺時城中小兒所在群聚皆唱云沈道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之燚老

之燚老外兩楊氏子名則之字燚老嘗學詩於西湖順老學禪於大覺璉禪師詩號禪外集禪學有十玄談參同契俱行於世嘗作早梅詩云數蕚初含雪孤清畫本難有香終是別雖瘦亦勝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

易莫吹殘又雪齋觀梅詩云荒園晚景斂寒烟數朶清新破雪邊幽豔有誰能畫得冷香無主頻將傳看來最是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晚十分終更好靜籠江月淡娟娟

紀異

盛章季文作守時樵樓一夕為火所焚有得其燼爐之餘者欲析而為薪見其中有大吉二字遂聞之於朝又郡學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於州因作瑞石放光頌亦奏之又大成殿一夕忽為雷擊其柱火光異常東壁額上遺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之中庭詰朝視之無有

朱氏盛衰

朱沖微時以買賣為業後其家稍溫易為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為心毎遇春夏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

衲衣數百當大寒雪蟲以給凍者諸延壽堂病僧日為供飲食藥餌病愈則已其子勔因路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則以違上命文致其罪浙人與之如虎花樹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過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為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淮有轉般倉綱運兵各據地

分不相交越勔既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勔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郎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嘗預內晏徽宗親握其臂與語勔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舉弟姪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甚衆盤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

繒綵為幙亦帶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為標榜如是者里所園夫畦子藝精種植及能疊石為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數計園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時縱婦女游賞有迷其路者朱設酒食招邀或遺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勔敗撿估其家貲有[illegible][illegible]勾者素與勔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蓬跣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園所謂牡丹者皆析以為薪

每一扁牓以三錢計其直勔死又竄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諸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謔詞云做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時將介保義酬勞反做了今日殃害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誥看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又云疊假山得保義幞頭上帶着百般材氣做模樣偏得人憎又識甚條制今日伏惟安置官誥又來索氣不如更疊箇盆山賣八文十二初勔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艮嶽之上以移根

日遠爲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即槁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恩諱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諱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蕉了天顏亦爲之少破太學生鄧肅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諷之意至今傳于世

徐稚山

徐林游定夫先生字之曰稚山紹興中坐趙忠簡公所引忤秦丞相意罷宗正少卿又以前任江西運使日嘗按秦之妻弟王昌秦婦大街之俄有將兩浙漕節者密受諷旨誣劾公譏議均田良法安置興化軍秦死放還除戶部侍郎事載紹興正論

無菴

岷山陳氏子名法全棄家從道川爲僧參請勤至一日行靜濟殿前偶擡其首於柱間忽然大悟旁觀若見其光彩飛動而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價日增後住湖州道場山號無菴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士人甚苦之當時有謔詞云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與二服相類法甚嚴人盡與便縫濶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叫保義

周妓下火文

岷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後係郡中籍張紫薇作守時周忽暴死道川適訪紫薇公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衆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脣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怪劒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般大衆還知殺故其人向甚麼處去向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與君一把無烟火燒盡千愁萬恨

心

諧謔

雞冠花未放狗尾藥先生嘲葉賁文三間草屋田中舍兩面皮觀馬瓣丞用馬自相諸冬瓜少貌猶施粉卄熊無才也著緋貲護婦人富并對丁中敬數行文字那箇漢片一一簇人烟誰家莊子延上枇杷宛類無聲之樂艸頭蚱蜢猶如不繫之舟醉公子酉生年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鏡上砍錢銅錢相應馬前斷事鞍上治民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滕達道典鄭毅夫對

思韓記

韓正彦字思德魏公之猶子嘉祐中知崐山縣崐山號爲難理而公能以靜勝囹圄爲之數空彻石堤疏斗門作塘長七十里而人不病涉得膏腴田百萬頃部使者以最上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近便輸於縣所造塘餘村爲倉廩以貯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生爲立祠作思韓記鑱諸石

徐氏安入詩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爲其篇翰吐遐多出於杜子美而清平沖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平生所爲賦尤工有一文士嘗評之云近世陳去非呂居仁皆以詩自名未能遠過也有詩集傳於世

吳中水利書

宜興士人單諤嘗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常三州之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吳江岸界於松江太湖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則大海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道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下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今爲民居民田桑雖增吳江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反損幾百倍邪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

吳江岸繫其土爲木橋子所以通糧運隨橋𨻶
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
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滅
元祐中東坡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

右中吳紀聞六卷凡二百二十五則宋賞
教郎龔希仲譔及其子昱所叙行實附後
熊之外王父王君家所藏前後散脫毀紙
先大父錄本以傳先大父既歿熊於外家
始紀元本鈔帙比前甚多其後從人搜訪

綴輯竟無此書今年冬會周君正道於吳
城寓舍偶及此事周君以録本見示所存
二百條其餘亦皆缺失遂得校正增補尚
恨未完噫淳熙九年距今纔二百年而書
僅存于世先大父之卒已二十餘年猶未
獲其全非區區留意郡志此書將泯沒而
無聞矣士君子著述將垂不朽其傳之難
必也如此豈不可惜哉因爲記其大略以
示來者至正二十五年二月之吉武寧盧

熊記

吳中風土人文范文穆公吳郡志無餘憾
矣崐山龔希仲又攷新舊圖經及地志不
載者曰中吳紀聞命次子昱釐爲六卷自
叙云効范忠宣公東齋紀事暨蘇文忠公
志林體皆及其有戒於人耳即中援引詩
句居十之五往往借說詩寓感時索隱之
意其奏言戴范文正公條陳急務十條且
云抱負奇偉不容不見于設施自非聖君

賢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學殆亦
蹭蹬名場昌黎所謂不得其平而鳴者歟
二百年後武寧盧熊修蘇州府志輒取林
爲讀其跋可想見其尚友深情云或曰字
巽仲宗元之曾孫父沉與蘇過齊名于朝
人號龔蘇居崑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
飲其間年九十二臨終預知時至遺命二
子昱曰毋設 釋像于柩前供一花一
水誦論語孝經足矣其孝行詳本傳虞山

毛晉識

傳云明之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屛處夜禱于天乞減己五齡以益李壽灼香於頂者七聞腦中有爆裂聲不為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亡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以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不

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析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先墓在西山大木數萬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奏其行義敕監潭州南

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奉直大夫林振等舉明之鄉曲儒宗經明行修議論屢衆所師法而窮居在下先是淳熙二年慶壽赦文內孝行節誼著于鄉閭仰長吏保明當議旌錄時叅政錢良臣謂明之無吏考難之吳仁傑曰公試與丞相數陳必能動上聽良臣問故仁傑曰龔君頃以至行能動上帝是以知今日必能動人主因具言其事良臣為之竦然果得旨超授宣

教郎致仕仍賜緋衣銀魚昨李衡以忠諫去國年幾八十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為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唯一誠字嘗附益山谷語以省欲儉用號五休居士

道光十庚二月八於舟中校覺再遍藉以清者進服居士識

中吳紀聞卷第六

虞山毛晉校刊　男扆再校

桂海虞衡志一卷

（宋）范成大撰

明刻本

桂海虞衡志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范成大撰。乾道二年、成大由中書舍人出知靜江府。淳熙二年、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是編乃由廣右入蜀之時、道中追憶而作。自序謂凡所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方志所未載者、萃為一書。蠻陬絕徼、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共十三篇。曰志巖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獸、志蟲魚、志花、志果、志草木、雜志、志蠻。每篇各有小序、皆志其土之所有。惟志巖洞僅去城七八里內嘗所游者。志金石準本草之例、僅取方藥所須者。志蠻僅錄嘗問相接者。故他不備載。志香多及海南、以世稱二廣出香。而不知廣東香自舶上來、廣右香產海北者皆凡品。志器兼及外蠻兵甲之制、以為司邊鎮者所宜知、故不嫌旁涉。諸篇皆敘述簡雅、無夸飾土風、附會古事之習。其論辰砂、宜砂、地脈不殊、均生白石牀上、訂本草分別之誤。邕州出砂、融州實不出砂、證圖經同音之誤。零陵香產宜融諸州、非永州之零陵。唐書稱林邑出結遼鳥、即邕州之秦吉了。佛書稱象有四牙六牙、其說不實。桂嶺在賀州、不在廣州。亦頗有考證。成大石湖詩集、凡經歷之地、山川風土、多記以詩。其中第十四卷、自註皆桂林作。而詠花惟有紅豆蔻一首、詠果惟有盧橘一首。至詠游覽、惟有棲霞洞一首、佛子巖一首。其見於詩註者、亦僅蠻茶、老酒、蚺蛇皮腰鼓、象皮兜鍪四事、不及他處之詳。疑以此志已具、故不更記以詩也。其盧橘一種、志果不載。觀其志花小序、稱北州所有皆不錄、或志果亦用此例。蠻茶一種、志草木中亦無之。考詩註稱蠻茶出修仁、大治頭風。而志草木中有風膏藥、亦云葉如冬青、治太陽痛頭目昏眩。或一物二名耶。然檢文獻通考四裔考中引桂海虞衡志幾盈一卷、皆志蠻之文、而此本悉不載。其餘諸門、檢永樂大典所引、亦多在此本之外。蓋原書本三卷、而此本併為一卷、已刊削其大半。則諸物之或有或無、亦非盡原書之故矣。

桂海虞衡志序

始余自紫薇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為戚余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宦遊之適寧有踰於此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巖岫之奇絕習俗之醇古府治之雄勝又有過所聞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稔幕府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辭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別民觴客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航瀟湘絕洞庭泝灔澦驅兩川半年達于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遊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載者萃為一書蠻陬絕徼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土訓之圖噫錦城以名都樂國聞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惓惓於桂林至為之綴緝瑣碎如此蓋以信余之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國而猶弗忘之也淳熙二年長至日吳郡范成大至能書

桂海虞衡志序 終

原缺

桂海虞衡志目錄

志巖洞
志金石
志香
志酒
志器
志禽
志獸
志蟲魚
志花

桂海虞衡志

宋吳郡范成大　紀

志巖洞

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撫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岷峩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廬阜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峯之名政爾壯然大山峯云者蓋强名之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歙之黄山括之仙都温

之鴈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峯而止爾又在荒絶僻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亙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峯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筍瑤篸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爲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篸柳子厚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黄魯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忽嵯峩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頃嘗圖其眞形寄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記其略

讀書巖在獨秀峯下直立郡治後爲桂主山傍無坡阜突起千丈峯趾石屋有便房石榻石牖如環堵之室顔延年守郡時讀書其中

伏波巖突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榻穿盤通透戶牖傍出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劒石前浸江濱波浪洶湧日夜漱齧之

疊綵巖在八桂堂後支徑登山大半有洞曲轉穿出

山背

白龍洞在南溪平地半山中龕有大石屋由屋右壁入洞行半途有小石室

劉仙巖在白龍洞之陽仙人劉仲遠所居也石室高寒出半山間

華景洞高廣如十間屋洞門亦然

水月洞在宜山之麓其半枕江天然刓刻作大洞門透徹山背頂高數十丈其形正圓望之端整如大月輪江別派流貫洞中踞石弄水如坐捲蓬大橋下

龍隱洞龍隱巖皆在七星山脚浸江水中泛舟至石

壁下有大洞門高可百丈鼓櫂而入仰觀洞頂有龍跡夭矯若印泥然其長竟洞舟行僅一箭許別有洞門可出巖在洞側山半有小寺即巖爲佛堂不復屋

雉巖亦江濱獨山有小洞洞門下臨灕江

立魚峯在西山後雄偉高峻如植立一魚餘峯甚多皆蒼石刻峭

棲霞洞在七星山七星山者七峯位置如北斗又一小峯在傍曰輔星石洞在山半腹入石門下行百餘級得平地可坐數十人傍有兩路其一西行兩壁石液凝沍玉雪晶熒頂高數十丈路闊亦三四丈如行

通衢中頓足曳杖鏗然有聲如鼓鐘聲蓋洞之下又有洞焉半里遇大壑不可進一路北行俯僂而入數步則寬廣兩傍十許丈鍾乳垂下蟠蟉凡乳牀必因石脉而出不自頑石出也進里餘所見益奇又行食頃則多岐遊者恐迷途不敢進云通九疑山也

元風洞去棲霞傍數百步風自洞中出寒如冰雪

曾公洞舊名冷水巖山根石門砑然入門石橋甚華曾丞相子宣所作有澗水莫知所從來自洞中右旋東流橋下復自右入莫知所往或謂伏流入于江也度橋有仙田數畝過田路窮且濕俯視石竇尺餘匍匐而進旋復高曠可通棲霞

屏風巖在平地斷山峭壁之下入洞門上下左右皆高廣百餘丈中有平地可宴百客仰視鍾乳森然倒垂者甚多躡石磴五十級有石穴通明透穴而出則山川城郭恍然無際余因其處作朝天觀而命其洞曰空明

隱山六洞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一曰朝陽二曰夕陽三曰南華四曰北牖五曰嘉蓮六曰白雀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而西至夕陽洞窮有

石門可出至北牖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北牖穴口臨深側身入有穴通嘉蓮透西湖之外既有四山巉巖碧玉千峯倒影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凌陰山諸洞之外別有奇峯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故事勝賞甲於東南

北潛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人采取玩之或以飣盤相問遺

南潛洞在西湖中羅家山上

佛子巖亦名鍾隱巖去城十里號稍遠一山聳起旁

茶中山腹有上中下三洞最廣中洞明敞高百許丈上洞差窄一小寺就洞中結架因石屋為堂室虛秀洞去城差遠大石室向平野室左右皆有徑隧各數十百步穿透兩傍亦臨平野以上所紀皆附郭可日涉者餘外邑巖洞尚多不可皆到與安石乳洞最勝余罷郡時過之上中下亦三洞此洞與棲霞相甲乙他洞不及也陽朔亦有繡山羅漢白鶴華蓋明珠五洞皆奇又聞容州都嶠有三洞天融州有靈巖真仙洞世傳不下桂林但皆在瘴地士大夫尤罕游

志金石

本草有玉石部專主藥物非癖病雖重不錄此篇亦主為方藥所須者

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礦出也峒民以淘沙為生坏土出之自然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可鍛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則重鍊取足色耗去什二三既鍊則是熟金丹竈所須生金故錄其所出

丹砂本草以辰砂為上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處與湖北大牙山北為辰砂南為宜砂地脈不殊無甚分別宜砂老者白色有牆壁如鏡生白石牀上可入鍊勢敵辰砂本草圖經乃云宜砂出土石間非白石牀所生即是未識宜砂也別有一種色紅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間者不甚耐火邕州亦有砂大者數十百兩作塊黑闇少牆壁嚼之紫黛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圖經又云融州亦有砂今融州元無砂邕融聲相近蓋誤云

水銀以邕州溪峒朱砂末之入爐燒取極易成以百兩為一銚銚之制以猪胞為骨外糊厚紙數重貯之不漏

鍾乳桂林接宜融山中洞穴至多勝連州遠甚余遊

洞親訪之仰視石脈湧起處即有乳牀如玉雪石液融結所為也乳牀下垂如倒數峯小山峯端漸銳且長如冰柱柱端輕薄中空如鵝管乳水滴瀝未已且滴且凝此乳之最精者以竹管仰盛折取之鍊冶家又以鵝管之端尤輕明如雲母爪甲者為勝

銅邕州右江州峒所出掘地數尺即有礦故蠻人好用銅器

綠銅之苗也亦出右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又有一種脆爛如碎土者名泥綠品最下價亦賤

滑石桂林屬邑及猺峒中皆出有白黑二種功用相似初出如爛泥見風則堅又謂之冷石土人以石灰圬壁及未乾時以滑石末拂拭之光瑩如玉

鉛粉桂州所作最有名謂之桂粉其粉以黑鉛著糟甕罨化之

無名異小黑石子也桂林山中極多一包數百枚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或云本質為海水所化如石蟹石蝦之類

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疏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為石矣此與石梅雖未詳可以入藥否然皆奇物不可不志

志香

南方火行其氣炎上藥物所賦皆味辛而嗅香如沉箋之屬世專謂之香者又美之所鍾也世皆云二廣出香然廣東香乃自舶上來廣右香產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勝人士未嘗落南者未必盡知故著其說

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一名土沉香少大塊其次如繭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茅竹葉者皆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沉香之節因久蟄土中滋液下流結而為香採時香面悉在下其背帶木性者乃出土上環島四郡界皆有之悉冠諸蕃所出又以出萬安者為最勝說者謂萬安山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香尤醞藉豐美大抵海南香氣皆清淑如蓮花梅英鵝梨蜜脾之類焚一博投許氛翳彌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燼氣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北人多不甚識蓋海上亦自難得省民以牛博之於黎一牛博香一擔歸自差擇得沉水十不一二中州人士但用廣州舶上占城真臘等香近年又貴丁流眉來者余試之乃不及海南中下品舶香往往腥烈不甚腥者意味又短帶木性尾煙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于欽州謂之欽香質重實多大塊氣尤酷烈不復風味惟可入藥南人賤之

蓬萊香亦出海南即沉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笠及大菌之狀有徑一二尺者極堅實色狀皆似沉香惟入水則浮刳去其背帶木處亦多沉水

鷓鴣斑香亦得之於海南沉水蓬萊及絕好箋香中槎牙輕鬆色褐黑而有白斑點點如鷓鴣臆上毛氣尤清婉似蓮花

箋香出海南香如蝟皮栗蓬及漁簑狀葢修治時雕鏤費工去木留香棘刺森然香之精鍾於刺端芳氣與他處箋香復別出海北者聚於欽州品極凡與廣東舶上生熟速結等香相埒海南箋香之下又有重漏生結等香皆下色

光香與箋香同品第出海北及交趾亦聚於欽州多大塊如山石枯槎氣麤烈如焚松檜曾不能與海南箋香比南人常以供日用及常程祭享

沉香出交趾以諸香草合和蜜調如熏衣香其氣溫馨自有一種意味然微昧絕

香珠出交趾以泥香捏成小巴豆狀琉璃珠間之綵絲貫之作道人數珠入省地賣南中婦人好帶之

思勞香出日南如乳香瀝青黄褐色氣如楓香交趾人用以合和諸香

排草出日南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亦用以合香諸草香無及之者

檳榔苔出西南海島生檳榔木上如松身之艾蒳單爇極臭交趾人用以合泥香則能成温磨之氣功用如甲香

橄欖香橄欖木脂也狀如黑膠飴江東人取黄連木及楓木脂以為欖香葢其類出于橄欖故獨有清烈出塵之意品格在黄連楓香之上桂林東江有此果居人采香賣之不能多得以純脂不雜木皮者為佳

零陵香宜融等州多有之土人刈以為席薦坐褥性煖宜人零陵今永州實無此香

志酒

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飲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頃數仕于朝游王公貴人家未始得見名酒使虜至燕山得其宮中酒號金蘭者乃大佳燕西有金蘭山汲其泉以釀及來桂林而飲瑞露乃盡酒之妙聲震湖廣則雖金蘭之勝未必能頡頏也

瑞露帥司公廚酒也經撫所前有井清冽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庫井酒仍佳

古辣泉古辣本賓横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煑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老酒以麥麴釀酒密封藏之可數年士人家尤貴重每歲臘中家家造鮓使可為卒歲計有貴客則設老酒冬鮓以示勤婚娶亦以老酒為厚禮

志器

南州風俗猱雜蠻猺故凡什器多詭異而外蠻兵
甲之製亦邊鎮之所宜知者
竹弓以淛竹為之筋膠之制一如角弓惟揭箭不甚
力
黎弓海南黎人所用長弰木弓也以藤為弦箭長三
尺無羽鏃長五寸如茨菰葉以無羽故射不遠三四
丈然中者必斃
蠻弩諸峒猺及西南諸蕃其造作略同以硬木為弓
椿甚短似中國猿人射生弩但差大耳
猺人弩又名編架弩無箭槽編架而射也

藥箭化外諸蠻所用弩雖小弱而以毒藥濡箭鋒中
者立死藥以蛇毒草為之
蠻甲惟大理國最工甲冑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
如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為披膊護項之
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
地間黃黑漆作百花蟲獸之文如世所用犀毗器極
工妙又以小白貝纍纍駢綴及兜鍪疑猶傳古
貝冑朱綅遺製云
黎兜鍪海南黎人所用以藤織為之
雲南刀即大理所作鐵青黑沉沉不錟南人最貴之

以象皮為鞘朱之上亦畫犀毗花文一鞘兩室各函
一刀靶以皮條纏束貴人以金銀絲
峒刀兩江州峒及諸外蠻無不帶刀者一鞘二刀與
雲南同但以黑漆雜皮為鞘
黎刀海南黎人所作刀長不過一二尺靶乃三四寸
織細藤纏束之靶端插白角片尺許如鴟鷂尾以為
飾
蠻鞍西南諸蕃所作不用韉但空垂兩木鐙鐙之狀
刻如小龕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後鞦鏇木
為大錢纍纍貫數百狀如中國騾驢鞦

蠻鞭刻木節節如竹根朱墨間漆之長纔四五寸其
首有鐵環貫二皮條以策馬
花腔腰鼓出臨桂職田鄉其土特宜鼓腔村人專作
窰燒之油畫紅花紋以為飾
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為馬
伏波所遺其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
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聲全似鞞
鼓
銃鼓猺人　狀如腰鼓腔長倍之上銳下侈亦以皮
鞔植于地坐拊之

盧沙猺人樂狀類簫縱八管横一管貫之

胡盧笙兩江峒中樂

藤合局藤盤繞成柈合狀漆固護之出藤梧等郡

雞毛筆猶外亦有兔然極少俗不能爲兎毫筆率用雞毛其鋒踉蹡不聽使

練子出兩江州峒大略似苧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練土人亦自貴重

緂亦出兩江州洞如中國綠羅上有徧地小方勝紋

蠻氈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爲最蠻人晝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

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國錦綵拆取色絲間木綿挑織而成每以四幅聯成一幕

黎單亦黎人所織青紅間道木綿布也桂林人悉買以爲臥具

檳榔合南人既喜食檳榔其法用石灰或蜆灰并扶留藤同咀則不澀土人家至以銀錫作小合如銀鋌樣中爲三室一貯灰一貯藤一貯檳榔

鼻飲杯南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杯椀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記之以發覽者一胡盧也

牛角杯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飲酒亦古兕觥遺意

蠻椀以木刻朱黑間漆之侈腹而有足如敦瓿之形

竹釜猺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鐺鼎食物熟而竹不熸蓋物理自爾非異也

戲面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

志禽

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問又余以法禁采捕甚急故不能多識偶於人家見之及有異聞者錄以備博物

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採其雛育之喜臥沙中以

沙自浴拘拘甚適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歲一脫尾夏秋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以猪腸及生菜惟不食菘

鸚鵡近海郡尤多民或以鸚鵡爲鮓又以孔雀爲腊皆以其易得故也此二事載籍所未紀自余始志之南人養鸚鵡者云此物出炎方稍北中冷則發瘴噤戰如人患寒熱以柑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

白鸚鵡大如小鵞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粘著指掌如蛺蝶翅

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垂二

翎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毛羽一簇冠尾絕
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然度曲妙合宮商又
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洞中極難得然書傳未
之紀宿山人罕識云
秦吉了如鸜鵒紺黑色丹味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
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
鵡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
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疑即
吉了也
錦鷄又名金鵕形如小雉湖南北亦有之
山鳳皇狀如鶩鴈嘴如鳳巢兩江深林中伏卵時雄
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于巢獨留一竅雄飛求食
以飼之子成即發封不成則窒竅殺之此亦異物然
未之見也
翻毛雞翮翎皆翻生彎彎向外尤馴狎不散遶二廣
皆有
長鳴雞高大過常雞鳴聲甚長終日啼號不絕生邕
州溪洞中
翡翠出海南邕賀二州亦有腊而賣之
灰鶴大如鶴通身灰慘色去頂二寸許毛始丹及頸

之半亦能鳴舞
鸀鳿大如竹雞而差長頭如鵝身文亦然惟臆前白
點正圓如珠人采食之
水雀蒼色似鸜鵒飛集戶庭翔翔然與燕雀爲伍

志獸

獸莫巨於象莫有用於馬皆南土所宜余治馬政
頗補苴罅隙其說累牘所不能載姑著其略及畜
獸稍異者併爲一篇
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則兩牙佛書云四牙又云六
牙今無有
蠻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
於大理古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
大理馬爲西南蕃之最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
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喜行
猨有三種金絲者黃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黑金絲
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絲者雌又云雄能嘯
雌不能也猨性不耐著地著地輒瀉以死煎附子汁
飲之即愈
蠻犬如獵狗警而猘

鬱林大出猓林州極高大垂耳拳尾與常犬異

花羊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斑如黃牛又有一種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

乳羊本出英州其地出仙茅羊食茅舉體悉化爲肪不復有血肉食之宜人

綿羊出邕州溪洞及諸蠻國與朔方胡羊不異

麝香自邕州溪洞來者名土麝氣臊烈不及西蕃

火狸狸之類不一邕州別有一種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彼人云歲久則化爲豹其文先似之矣

風貍狀似黃猨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乳汁主大風疾奇効

嬾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紝之器掛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山猪即豪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二三百爲羣以害禾稼州洞中甚苦之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効如神謂之石鼠肚

香鼠至小僅如指擘大穴於柱中行地中疾如激箭

山獺出宜州溪洞俗傳爲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洞蠻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治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或求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

志蟲魚

蟲魚微物外薄于海者其類庸可既哉錄偶見聞者萬一

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蜑戶投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細碎蔓延於外者始得而采

車渠似大蚌海人磨治其殼爲諸玩物

蚺蛇大者如柱長稱之其膽入藥南人腊其皮刮去鱗以鞔鼓蛇常出逐鹿食寨兵善捕之數輩滿頭插花趨赴蛇蛇喜花必駐視漸近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益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省覺奮迅騰擲傍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十人舁之一村飽其肉

蝳蝐形似黿鼊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鱗差以成一背其邊裙闌闕齧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兩鬣長狀如檝後兩鬣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鬣

檣水而行海人養以鹽水飼以小鱗俗傳甲子庚申
日輒不食謂之蟲齋日其說甚怪
蜈蚣有極大者
青螺狀如田螺其大兩拳揩磨去麤皮如翡翠色雕
琢為酒杯
鸚鵡螺狀如蝸牛殼磨治出精采亦雕琢為杯
貝子海傍皆有之大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面大
白如玉
石蟹生海南形真是蟹云是海味所化理不可詰又
有石蝦亦其類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北人云玄武蟬
嘉魚狀如小鰣魚多脂味極腴美出梧州火山人以
為鮓餉遠
蝦魚出灘水肉白而豐味似蝦而鮮美
竹魚出灘水狀似青魚味如鱖魚肉中魚品如鯉鯽
輩皆有之而以蝦竹二魚為珍
天蝦狀如大飛蟻秋社後有風雨則群墮水中有小
翅人候其墮掠取之為鮓

志花

桂林其有諸草花木牡丹芍藥桃杏之屬但培漑
不力存形似而已今著其土產獨宜者凡北州所
有皆不錄
上元紅深紅色絕似紅木瓜花不結實以燈夕前後
開故名
白鶴花如白鶴立春開
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柔薄有毛別自
有一種如中州所出者
紅豆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
幹有大籜包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蕊淡紅鮮妍如

桃杏花色蕊重則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齊瓔珞及剪
綵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荳蔻同種每蕊心有
兩瓣相並詞人託興曰比目連理云
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春末開蕊圓白如大珠既拆則
似茶花氣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人采以蒸香
風味超勝
紅蕉花葉瘦類蘆箬心中抽條條端發花葉數層日
拆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
尤可愛春夏開至歲寒猶芳又有一種根出土處特
肥飽如膽瓶名膽瓶蕉

南那花葉瘦長略似楊柳夏開淡紅花一朵數十蘂
至秋深猶有之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葩輕盈
似海棠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
裹梅花即木槿有紅白二種葉似蜀葵采紅者連葉
包裹黃梅鹽漬暴乾以薦酒故名玉修花粉紅色四
季開
象蹄花如梔子而葉小夏開至秋深
素馨花比番禺所出為少蓋由風土差宜故也

茉莉花亦少如番禺以淅米漿日溉之則作花不絕
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
魚腥水一溉益佳
石榴花南中一種四季常開夏中既實之後秋深忽
又大發花且實枝頭碩果罅裂而其旁紅英粲然併
花實折釘盤筵極可玩
添色芙蓉花晨開正白午後微紅夜深紅
側金盞花如小黃葵葉似槿歲暮開與梅同時

志果

世傳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間草木實

猿狙之所甘人強名以為果故余不能盡識錄其
識可食者五十五種
荔枝自湖南界入桂林纔百餘里便有之亦未甚多
昭平出槱枝臨賀出綠色者尤勝自此而南諸郡皆
有之悉不宜乾肉薄味淺不及閩中所產
龍眼南州悉有之極大者出邕州圓如當二錢但肉
薄不能遠過常品為可恨
饅頭柑近蒂起饅頭尖者味香勝可埒永嘉孔柑
金橘出營道者為天下冠出江浙者皮甘肉酸不逮
矣

綿李味甘美勝常品擘之兩片開如離核桃
石栗圓如彈子每顆有梗抱附之類朽栖肉黃白甘
韌似巴欖子仁附肉有白腊不可食發病北人或呼
為海胡桃
龍荔殼如小荔枝肉味如龍眼木身葉亦似二果故
名可蒸食不可生啖令人發癇或見鬼物三月開小
白花與荔枝同時
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秋冬間實
冬桃狀如棗深碧而光軟爛甘酸春夏熟
羅望子殼長數寸如肥皂又如刀豆色正丹內有二

二實娛食甘美
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
宜蜜煎
烏欖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
方欖亦橄欖類三角或四角出兩江州洞
椰子木身葉悉類檳榔桄榔之屬子生葉間一穗數
枚枚大如五升器果之大者惟此與波羅蜜等耳
皮中子殼可爲器子中瓤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瓤中
酒新者極清芳久則渾濁不堪飲
蕉子芭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榦長數尺節節有

花花褪葉根有實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柹極甘冷四
季實土人或以飼小兒云性涼去客熱以梅汁漬暴
乾按令扁味甘酸有微霜世所謂芭蕉乾者是也又
名牛子蕉
雞蕉子小如牛蕉亦四季實
芽蕉子小如雞蕉尤香嫩甘美秋初實
紅鹽草果取生草荳蔻入梅汁鹽漬令色紅暴乾以
薦酒
鸚鵡舌即紅鹽草果之珍者實始結即擷取紅鹽乾
之纔如小舌

八角茴香北人得之以薦酒少許咀嚼甚芳香出左
右江州洞中
餘甘子多販入北州人皆識之其木可以製器
五稜子形甚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味酸久嚼
微甘閩中謂之羊桃
黎朦子如大梅復似小橘味極酸
波羅蜜大如冬瓜外膚礧砢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
極甘子瓣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
柚子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
卷皮蘸墨以代氈刷宜墨而不損紙極便于用此法

可傳但北州無許大柚耳
橹罟子大如半升椀諦視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
有縫冬生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
槌榛子如錐栗肉甘而微澀
地蠶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
赤柚子如橄欖皮青肉赤以下並春實
火炭子如烏李
山韶子色紅肉如荔枝以下八種並夏實
山龍眼色青肉如龍眼
部諦子色黃如大石榴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粘子如指面大褐色

羅晃子如橄欖其皮七重

千歲子如青黃李味甘

赤棗子如酸棗味酸

藤韶子大如鳧卵柿以下十三種並秋實

古米子殼黃中有肉如米粒

殼子如青梅味甘

藤核子生白藤上如小蒲桃

木連子如胡桃紫色

蘋婆子黃如大橙柚

毛栗如橡栗

特乃子狀似榧而圓長端正

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易爛爛即破肉附核可爲經珠似菩提子

羊矢子色狀全似羊矢味亦不佳

日頭子狀如櫻桃色如蒲桃穗

秋風子色狀俱似楝子

黃皮子如小棗

朱圓子正圓深紅狀如楝子以下六種皆冬實

匾桃大如桃而匾色正青

粉骨子皮黃色如粉

搭骨子匾如大橘皮裹空虛

布衲子似李而黃

黃肚子如小石榴

志草木

異草瓌木多生窮山荒野其不中醫和匠石者人亦不采故余所識者少惟竹品乃多桀異併附于錄

桂南方奇木上藥也桂林以桂名地實不產而出于

賓宜州凡木葉心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紋形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附幹而下以入土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語禽鳥銜其子寄生他木上便蔚茂根下至地得土氣久則過其所寄

沙木與杉同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少與杉異

桄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棕櫚有節似大竹一幹挺上高數丈開花數十穗綠色

思儡木生邕州江州洞堅實漬鹽水中百年不腐

腹脂木堅緻色如腹脂可鏇作出融州及州洞桂林屬縣亦有之

雞桐葉如楝其葉煮湯療足腫疾

龍骨木色翠青狀如枯骨

風膏藥葉如冬青治太陽疼頭目昏眩

南漆如稀餳氣如松脂霑霑無力

簩竹葉大且密略如蘆葦

澀竹膚粗澀如木工所用砂紙可以錯磨爪甲

人面竹節密而凸宛如人面人采為拄杖

釣絲竹類簩竹枝極柔弱

斑竹中有暈江浙間斑竹直一淚痕無暈也

貓頭竹質性類筋竹

桃枝竹多生石上葉如小棕櫚人以大者為杖

竻竹刺竹也芒棘森然

箭竹山中悉有

宿根茄茄本不凋明年結實

銅鼓草其實如瓜療瘡瘍毒

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輿之杠

石髮出海上纖長如絲縷

屈茶細如芹帶圓如薤葉長一二尺

都管草一莖六葉辟蜈蚣蛇

花藤鏇以為器用中有花紋

胡蔓藤毒草也揉其草漬之水入口即死

雜志

嶠南風土之異宜錄以備博聞而不可以部居謂之雜志

雪 南州多無雪霜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歲歲得雪或臘中三白然終不及北州之多靈川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

盛則度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

風 廣東南海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秋冬大甚拔木飛瓦晝夜不息俗傳朝作一日止暮七日夜半則彌旬去海猶千餘里非颶也土人自不知其說余試論之桂林地勢視長沙番禺在千丈之上高而多風理固然也

癸水 桂林有古記父老傳誦之略曰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癸水灕江也

瘴 二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

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熏之所為也其中人如瘧狀治法雖多常以附子為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為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桂嶺舊不知的實所在城北五里有尋丈小坡立石其上刻曰桂嶺賀州自有桂嶺縣相傳始名嶺在其地今小坡非也

俗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𡚻音矮不長也𡈼音穩坐于門中穩也𡘜音大大坐亦穩也仦音嫋小兒也奀音動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𡚪音臘不能舉足也奻音大女大及姊也石音磡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撂門橫關也他不能悉紀余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用圀字者圀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禮國今其國止用𡈆字

捲伴南州法度疏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強暴竊人妻女以逃轉移他所安居自若謂之捲伴言捲以為伴侶也已而復為後人捲去至有歷數捲未已者其舅姑若前夫訪知所在詣官自陳官為追究往往所謂前夫亦是捲伴得之復為後人所捲惟其親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訴即歸始初被捲之家

草子即寒熱時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實無加損于病必服藥乃愈

志蠻

廣西經略使所領二十五郡其外則西南諸蠻蠻之區落不可殫記姑記其聲問相接帥司常有事于其地者數種曰羈縻州洞曰猺曰獠曰黎曰蜑通謂之蠻

羈縻州洞隸邕州左右江者為多舊有四道儂氏謂安平武勒忠浪七源四州皆儂姓又有四道黃氏謂安德歸樂露城田州皆黃姓又有武侯延衆石門感德四鎮之民自唐以來內附分析其種落大者為州小者為縣又小者為洞國朝開拓寖廣州縣洞五十餘所推其雄長者為首領籍其民為壯丁其人物獷悍風俗荒怪不可盡以中國教法繩治姑羈縻之而已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其次有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猶言百姓也其田計口給民不得典賣惟自開荒者由己謂之祖業口

分田付州別得養印田猶圭田也權州以下無印記
者得蔭免田既各服屬其民又以攻剽山獠及博買
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給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
隸屬謂之家奴亦曰家丁民戶強壯可教勸者謂之
田子田丁亦曰馬前牌總謂之洞丁今黃姓尚多而
儂姓絕少智高亂後儂氏善良許從國姓今多姓趙
氏有舉洞純一姓者婚姻不以為嫌酋豪或娶數妻
皆曰媚娘宜州管下亦有羈縻州縣十餘所其法制
尤疏幾似化外其尤者曰南丹州待之又與他州洞
不同特命其首領莫氏曰刺史月支鹽料及守臣供

給錢其說以謂宜州徼外即唐黃家賊之地崇建南
丹使控制之莫氏家人亦有時相攻奪今刺史莫延
甚逐其弟延廪而自立延廪奔朝廷謂之出宋凡州洞歸明者皆謂出宋

猺本五溪槃瓠之後其壤接廣右者靜江之興安義
寧古縣融州之融水懷遠縣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
中椎髻跣足不供征役各以其遠近為伍

獠在右江溪洞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酋
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而活蟲豸
能蠕動者皆取食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惟有事力者

曰郎火餘但稱火皆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
花面赤褌之屬二十一種今在江西南一帶甚多殆
百餘種也

蠻南方曰蠻今郡縣之外羈縻州洞雖故皆蠻地猶
近省民供稅役故不以蠻命之過羈縻則謂之化外
真蠻矣區落連亘接于西戎種類殊詭不可勝記今
志其近桂林者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張大小王龍石
滕謝諸蕃地與牂牁接人椎髻跣足或著木屐衣青
花斑布以射獵仇殺為事又南連邕州南江之外者
羅殿自杞等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

而峩州以西別有酋長無所統屬者蘇綺羅坐夜面
計利流求萬壽多嶺阿悞等蠻謂之生蠻酋自謂太
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羅殿等處乃成聚
落亦有文書公文稱守羅殿國王其外又有大蠻落
西曰大理東曰交阯大理南詔國也交阯古交州治
龍編又為安南都護府

黎海南四郡隝上蠻也隝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
隝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旁號黎人山極高常
在霧靄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氛清廓時或見翠
尖浮半空云蠻皆椎髻跣足插銀銅錫釵婦人加銅

環耳脖垂肩及笄即黥頰為細花紋謂之繡面女既黥集親客相慶賀惟婢獲則不繡面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

蜑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為家採海物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視合浦珠池蚌蛤惟蜑能没水探取旁人以繩繫其腰繩動搖則引而上先煑毳衲極熱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慄而死或遇大魚蛟鼉諸海怪為鬐鬣所觸往往貫腹折支人見血一縷浮水面知蜑死矣

史252-243

歲華紀麗譜一卷牋紙譜一卷蜀錦譜一卷

（元）費著撰

清康熙顧氏秀野草堂刻閭丘辯囿本

歲華紀麗譜一卷、附牋紙譜一卷、蜀錦譜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費著撰。著華陽人。嘗舉進士、授國子監助教、官至重慶府總管。成都自唐代號爲繁庶、甲於西南。其時爲之帥者、大抵以宰臣出鎮。富貴優閒、歲時燕集、寖相沿習。故張周封作華陽風俗錄、盧求作成都記、以誇述其勝。遨頭行樂之說、今尙傳之。迨及宋初、其風未息。前後太守如張詠之剛方、趙抃之清介、亦皆因其土俗、不廢娛游。其侈麗繁華、雖不可訓、而民物殷阜、歌詠風流、亦往往傳爲佳話、爲世所豔稱。南宋季年、蜀中兵燹、井閭凋敝、乃無復舊觀。著因追述舊事、集爲此書。自元旦迄冬至、無不備載。其體頗近荊楚歲時記、而盛衰俯仰、追溯陳迹、亦不無東京夢華之思焉。唐韓鄂有歲華紀麗、爲類事之書。此譜蓋偶同其名、實則地志也。末附牋紙蜀錦二譜、蓋漢唐以來二物爲蜀中所擅、而未有專述其源委者。著因風俗而及土產、稽求名品、臚列頗詳、是亦足資考證者矣。

歲華紀麗譜

元 費著

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櫛比輕裘袨服扶老攜幼闐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廣庭以待觀者謂之遨牀而謂太守為遨頭仁宗朝以益州重地嘗謀帥命宋公祁宰相對曰蜀風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仁宗不從卒遣之公先奉詔修唐書因以書局自隨自成都每宴罷盥漱關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望之者知公修唐書若神仙焉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索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公視之慮有厚薄之嫌訖不服忍冷以歸舊俗傳誇以為談本田公況嘗為成都遨樂詩二十一章以紀其實而薛公奎亦作何處春游好詩十章自號薛春游以從其俗且欲以易尹京之舊稱（公知開封府專以嚴猛人謂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遺風

也至清獻公為記乃曰曩時宴會皆牙校掌之蓋榷酤之利有餘人樂於為役公帑歲入亡慮千萬貫有奇自新法頒行酒坊為官所鬻牙校雖得券錢不足自贍乃者議置成都市易務方游觀時人情瞿然減常歲之半及浣花後始聞罷去乃復朋聚游江今公使錢歲給三萬貫常廩廩慮不足譬之巨人以狹衾寢覆[illegible]露肩擁左則闕右甚可笑也今盤餽比舊從省樂優之給亦復遏殺設遂廢之則非天子所以付畀一渴惠保遠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果者但營幕供藉以為養此游宴之不可廢也觀公此言則蜀人之貧富欣戚可以知政矣今以元日為始而第其事

正月元日郡人曉持小綵幡游安福寺塔黏之盈柱若鱗次然以為厭禳懲咸平之亂也塔上燃燈梵唄交作僧徒駢集太守詣塔前張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月出東郊早宴移忠寺（舊名碑樓院） 晚宴大慈寺清獻公記云宴罷妓以新詞送茶自宋公祁始蓋臨

邛周之純善爲歌詞嘗作茶詞授妓首度之以
奉公後因之
五日五門蠶市蓋蠶叢氏始爲之俗往往呼爲蠶
叢太守即門外張宴
上元節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甚盛
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
於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論咸通十年正
月二日街坊點燈張樂晝夜喧閴蓋大中承平
之餘風由此言之則唐時放燈不獨上元也蜀

王孟時間亦放燈率無定日宋開寶二年命明
年上元放燈三夜自是歲以爲常十四十五十
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門樓甲夜觀山
棚變燈其斂散之遲速惟太守意也如繁雜綺
羅街道燈火之盛以昭覺寺爲最又爲殘燈會
會始於張公詠蓋燈夕二都監戎服分巡以察
姦盜既罷故作宴以勞焉通判主之就宣詔亭
或涵虛亭舊以十七日今無定日仍就府治專
以宴監司也

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張公詠始即寺爲會使
民鬻農器太守先詣寺之都安王祠奠獻然後
就宴舊出萬里橋登樂俗園亭今則早宴祥符
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傳爲保壽侯誕日出笮橋門即侯祠
奠拜次詣淨衆寺邠國杜丞相祠奠拜畢事會
食晚宴大智院
二月二日踏青節初郡人游賞散在四郊張公詠
以爲不若聚之爲樂乃以是日出萬里橋爲綵

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之歌吹前導號小游江
蓋指浣花爲大游江也士女駢集觀者如堵晚
宴于寶曆寺公爲詩有曰春游千萬家美人顔
如花三三兩兩映花立飄飄似欲乘煙霞公鐵
心石腸乃賦此麗詞哉後以爲故事清獻公爲
記時綵舫至增數倍今不然矣
八日觀街藥市早宴大慈寺之設廳晚宴金繩院
三月三日出北門宴學射山既罷後射弓蓋張伯
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覡賣符於道游者佩

之以宜蠶辟災輕裾小蓋照爛山阜晚宴於萬
歲池亭泛舟池中
九日觀街藥市早晚宴如二月八日
二十一日出大東門宴海雲山鴻慶寺登衆春閣
觀摸石蓋開元二十三年靈智禪師以是日歸
寂郡人敬之入山游禮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
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于大慈
寺之設廳
二十七日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蠶市初在卜市

橋田公以禱雨而應移于廟前太守先詣諸廟
奠拜宴于衆淨寺晚宴大智院
寒食出大東門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設廳舊
時寒食太守先設酒餟于近郊祭鬼物之無依
者謂之遥享後置廣仁院以葬死而無主者乃
遣官臨祭之而民間上冢者各蟻集于郊外天
信三年趙公稹嘗闢西樓亭榭俾士庶游觀自
是每歲寒食闢園張樂酒壚花市茶房食肆過
于蠶市士女從觀太守會賓僚凡浹旬此最府
廷游宴之盛近歲自二月即開園踰月而後罷
酒人利於酒息或請於府展其日府尹亦許之
四月十九日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笮橋
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設廳既宴
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泝流至百花潭觀
水嬉競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濱以
事遊賞最爲出郊之勝清獻公記云往昔太守
分遣使臣以酒坊給游人隨所會之數以爲斗
升之節自公使限錢兹例遂罷以遠民樂太平

之盛不可遽廢以孫其心乃以隨行公使錢釀
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設廳醫人鬻艾道人賣符朱
索綵縷長命辟災之物筒飯角黍莫不咸在
六月初伏日會監司中伏日會職官以上末伏日
會府縣官皆就江瀆廟設廳初文潞公建設廳
以伏日爲會避暑自是以爲常早宴罷泛舟池
中復出就廳晚宴觀者臨池張飲盡日爲樂趙
清獻公使限錢但爲初伏會今因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設廳暮登寺門樓觀錦江
夜市乞巧之物皆備焉
十八日大慈寺散盂蘭盆宴于寺之設廳宴已就
華嚴閣下散盆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舊宴于西樓望月錦亭今
宴于大慈寺
九月九日玉局觀藥市宴監司賓僚于舊宣詔堂
晚飲于五門凡二日官爲幕帟棚屋以事游觀
或云有恍惚遇仙者

冬至節宴于大慈寺後一日早宴金繩寺晚宴大
慈寺清獻公記云至前一日前太守領客出北
門石魚橋具樽豆觀樵已乃即天長觀晚宴蓋
文潞公始爲之後復罷

歲華紀麗譜

牋紙譜

元　費　著

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縑帛至以木膚麻
頭敝布魚網爲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縑稍貴
人遂以紙爲便倫宦者也傳多稱其能然受宮掖
風旨諂親貴猶宦者態也智足以創物而亦足以
殺身第於文字有功人至今稱蔡倫紙今天下皆
以木膚爲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牋紙有玉板
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板貢餘雜以舊布破履

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
廟以祀蔡倫矣廟在大東門雪峰院雖不甚壯麗
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纍纍不絕示不忘本也恩
足以及數十百家雖千載猶不忘如此
易以西南爲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
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爲重厚凡紙亦然此
地之宜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爲二皆
有橋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爲業者家其旁
錦江水濯錦益鮮明故謂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

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鑿臼爲碓上下相接
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之使潔然後隨其廣
狹長短之制以造砑則爲布紋爲綾綺爲人物花
木爲蟲鳥爲鼎彝雖多變亦因時之宜
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
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爲名
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
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
有竊與之宴語時韋中令皐鎮蜀名令侍酒賦詩

僚佐多士爲之改觀朞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
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皐至李德裕
凡歷事十一鎭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
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
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
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
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創吟詩
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鎭成都太和歲濤卒年
七十三文昌爲撰墓誌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

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即十色
也楊文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牋出
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牋出於此乎濤所製
牋特深紅一色爾僞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蠙霞
光牋五百幅霞光彩疑即今之彤霞牋亦深紅色
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靡麗范公成大亦愛之然
更梅潤則色敗萎黃尤難致遠公以爲恨一時把
玩固不爲久計也濤以牋名可矣雖良家女乃失
身爲妓韋尹欲官之段尹誌其墓焉何哉時幕府

賓客多天下選一時縱適不少斂大抵唐藩鎭不
度皆習然也濤固得之而諸公似以濤失云
紙固多品皆玉板表光之苗裔也近年有百韻牋
則合以兩色材爲之其橫視常紙長三之二可以
寫詩百韻故云人便其縱闊可以放筆快書凡紙
皆有連二連三連四（售者連四一名曰船）牋又有青白牋背青
面白有學士牋長不滿尺小學士牋又半之倣姑
蘇作雜色粉紙曰假蘇牋皆印金銀花於上承平
前輩蓋常用之中廢不作比始復爲之然姑蘇紙

多布紋而假蘇版皆羅紋惟紙骨柔薄耳若加厚壯則可勝蘇牋也

蜀牋體重一夫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貴川牋蓋以其遠號難致然徽紙池紙竹紙在蜀蜀人愛其輕細客販至成都每番視川牋價幾三倍范公在鎮二年止用蜀紙省公帑費甚多且怪蜀諸司及州縣緘牘必用徽池紙范公用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則不敢輕所重矣此以價大小言也余得之蜀士云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

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中等則名曰玉水紙最下者曰冷金牋以供泛使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竹絲皆以楮皮爲之其視浣花牋紙最清潔凡公私簿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于是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村曰清水造於龍溪鄉曰竹紙蜀中經史子集皆以此紙傳印而竹絲之輕細似池紙視上三色價稍貴近年又倣徽池法作勝池紙亦可用但未甚精緻爾

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尺許品最下用最廣而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也而以爲名蓋隋煬帝始改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紙

牋紙譜

蜀錦譜

元　費著

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錦官江名以濯錦而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都有九璧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等錦帛轉運司給其費而府掌其事元豐六年呂汲公大防始建錦院於府治之東募軍匠五百人織造置官以涖之創樓于前以爲積藏待發之所榜曰錦官公又爲之記其略云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

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茢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爲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自今考之當時所織之錦其別有四曰上貢錦曰官告錦曰臣僚襖子錦曰廣西錦總爲六百九十疋而已渡江以後外攘之務十倍承平建炎三年都大茶馬司始織造錦綾被褥折支黎州等處馬價自是私販之禁興又以應天北禪鹿

障苑寺三處置場織造其錦自眞紅被褥而下凡十餘品於是中國織紋之工轉而衣衫椎髻鴃舌之人矣乾道四年又以三場散漫遂即舊廉訪司潔己堂刱錦院悉聚機戶其中猶恐私販不能盡禁也則倚宣撫之力建請於朝并府治錦院爲一俾所隸工匠各以色額織造蓋馬政既重則織造益多費用益夥隄防益密其勢然也今取承平時錦院與今茶馬司錦院所織錦名色著于篇俾來者各以時考之

轉運司錦院織錦名色（即成都府錦院）

上貢錦三疋花樣

八答暈錦

官告錦四百疋花樣

盤毬錦　簇四金鵰錦

葵花錦　八答暈錦

六答暈錦　翠池獅子錦

天下樂錦　雲鴈錦

臣僚襖子錦八十七疋花樣

簇四金鵰錦　八答暈錦

天下樂錦

廣西錦二百疋花樣

真紅錦一百疋

大窠獅子錦　大窠馬大毬錦

雙窠雲雁錦　宜男百花錦

青綠錦一百疋

宜男百花錦　青綠雲雁錦

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

茶馬司須知云逐年隨蕃蠻中到馬數多寡以用折傳別無一定之數

黎州

皂大被　緋大被

皂中被　緋中被

四色中被　七八行錦

瑪瑙錦

敘州

真紅大被褥　真紅雙連椅背

真紅單椅背

南平軍

真紅大被褥　真紅雙窠錦

皂大被褥　青大被褥

文州

犒設紅錦

細色錦名色

青綠瑞草雲鶴錦　青綠如意牡丹錦

真紅宜男百花錦　真紅穿花鳳錦

真紅雪花毬露錦　真紅櫻桃錦

真紅水林檎錦　鵝黃水林檎錦

紫皂段子　真紅天馬錦

真紅飛魚錦　真紅聚八仙錦

真紅六金魚錦　秦州細法真紅錦

秦州中法真紅錦　秦州麤法真紅錦

真紅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錦

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吴中舊事一卷

（元）陸友仁撰

明刻本

吳中舊事一卷（永樂大典本）

元陸友仁撰。友仁字輔之，吳郡人。此書紀其鄉之軼聞舊跡，以補地志之闕。其體例則小說家流也。其中如辨吳會吳下之名，及陸龜蒙張籍宅、和合坊、高彪碑之類，皆足以資考證。紀陳長方、潘兌事，紀朱勔事，亦足以資法戒。其他如范純佑、蘇容昂卿事，頗為不經；李璋事，亦頗猥瑣。蓋雜記之書，語涉神怪、資諧笑，自唐已然，不足為友仁咎也。惟所載鹿苑臺銘記云永和七年，陸機建碑、王羲之書，則二人時代邈不相及，殊失之於不考耳。此書刊本頗譌脫，今以永樂大典所載互校補正，備元人說部之一種。雖篇帙無多，要與委巷之談異也。

吳中舊事

郡人陸輔之友仁纂

吳中山水清嘉衣冠所聚今其子孫往往淪落無聞其遺風餘俗邈不可致古因見聞參記舊聞凡一百餘事庶幾參考之萬一云爾

李存字仲常吳人為當世務第一螢集藁若干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而少知之者與余共公晁公善尤愛其詩先諸嘗得其親書詩稿一一藏於晁公書亦清麗以為珍玩詩云飛龍之野戰如麾揚吳人水戰如龍飛風吹吳王唯擬工建旗敢到新城旁霸主心當憂步欲麾下看引我途窮事變短兵生死在所不辭忌馬奔津橋橋半撤洶洶旬爭如沸鼎吹怒橫飛秋水空點點征渡秋雲騰奮迅金鼓汗沾臆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如是扶主時平生主君須識

壽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星北斗將星據所作天象極可喜不可不布聞請封所呈後[illegible]子曉踐云夜[illegible]一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言語不知但從得之在其孫許處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作詩以俗名天而尤篤信至老不改吳音與王荊公有場屋之舊荊公頗厚之晚相過猶如布衣時以江州致仕歸過荊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荊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荊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蘇子美云吳中渚茶野醲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終此不去耶

林德祖處云余家伯父白[illegible]當侍父奉亡大母來居蘇著籍此州者五十年矣[illegible]學坊為吾舊坊也橫山之[illegible]山之陽博士塢吾家三世之所葬也華山有智積寺宋紹聖四年知樞密院事林希請為功德寺遂加慈嚴之額林氏墳在寺後

宋珣字永叔隱君子也鄉人[illegible]識之丞相[illegible]元祿尤與之厚善

[illegible]寺有九重題字[illegible]欲取去有狀見不[illegible]移[illegible]

林樞密家在寶華山下故書多為人所得
余家藏其所書左傳訓練二帙末有題字姑蘇
林子中借錄于家藏
辛卯仲秋中澇大水霖雨不止
紹興中有於古塚得外黃令高君碑隸書段隱
乃東漢高彪漢書云彪吳郡無錫人為內黃令
帝勑同僚臨祖於上東門彪到官有德政上書
薦申屠蟠等卒於官史以外黃為內黃誤矣當
以墓碑為正隸釋云紹興中吳郡取土郭外而
得之今碑在郡齋

一八

章伯潛濉古吳中風俗上元夜鉦歌鼓吹以走街
市謂之旱划船
龍溪曾彥和與會稽賀方回爲二家書記多其
子獻之朝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校二家
並居郡中西山牟陽嶺有彥和之父墓碑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悟敏明悟過人
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
戎事皆預通知蓋出神至虜庭得之故人每制
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神為人
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張子

賢閭之公之族子聞彥和云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集御
下至墟墓間珍木亦遭發掘出於所斂品掘
成園或拔磨樸散者乃保大年初癸巳酉戊庚
戌春宣撫使關堂留姑蘇諸將之役斧斤日任
樵斫盡棟梁之材析而為薪莫敢如何諸山皆
空矣亦草木一時之厄耶
宣和間朱勔應奉為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
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閤門宣贊舍人弟
閤門宣贊舍人汝楫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
舟明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綸繹約紹緒
綬並閤門宣贊舍人綸紳並閤門祗候一時輻輳
貴之盛未之有也靖康初其家悉追竄嶺表
宣和癸巳春勔採太湖黿山得一石長四丈有
奇廣得其半玲瓏嵌孔竅千百非雕刻所能
成也舟郡宅後池北亭上有白公檜世傳曰
樂天手植也創造大舟載錢八千緡以獻恐舟
潤閘河渠淺淤重載不前乃特繪圖以聞勅
賜名神運昭功敷慶萬年封峰是秋方至京師
留置于艮嶽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
宣撫使周望移兵退保崑山縣泊於馬鞍山之
湖邊吏六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illegible]俱
捲入水[illegible]視駭懼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兵
之來也欲走屯通州鎮為失印所絆[illegible]水之
吏禱于馬鞍山神曰苟不獲將得罪必[illegible]而行
縣宰亦懼乃作牌水以祭申潤之舂鍤如[illegible]
數尺始得之乃淪於泥中矣

新唐書載張籍和州烏江人而張洎作張司業
詩序云籍蘇州吳郡人二者孰可考今烏江縣
有張司業宅則疑傳載為是而因以詩集序為
[illegible]朝贈陸暢詩云共踏長安街裏塵吳州獨作未
歸身胥門舊業今誰在君過西塘為問人由是
可知其為吳人無疑矣抑亦嘗寓居烏江也考
韓文公文亦曰吳郡張籍

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按後漢[illegible]傳[illegible]命江海
之跡吳會注[illegible]州[illegible]稽[illegible]高[illegible]亭[illegible]內[illegible]
[illegible]孔明說[illegible]公所勢曰東連吳會王[illegible]為
會稽內史[illegible]朔廷試役擊[illegible]吳會[illegible]
伐吳之功曰吳會[illegible]損[illegible]孫氏則吳會當是
吳郡與會稽[illegible]言吳越也蓋不特[illegible]姑蘇今[illegible]
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前漢吳王濞傳上患吳
會輕悍即吳會也

吳人多謂人獃予唐韻云小[illegible]大癡不解

慶曆間安定胡先生任吳學[illegible]子[illegible]
滄浪亭[illegible]太常博士陳虞卿[illegible]
人稱其賢胡先生以教子[illegible]以[illegible]行名
重天下

程若鈞吳中道上[illegible]召至京師

天峰寺西二十里[illegible]門石
刻唐咸通年又云上[illegible]寺[illegible]
已漫滅

天慶忌五月甲申乙酉而雨則大水[illegible]云甲申
猶且可乙酉怕殺人

范[illegible]有[illegible]夜步[illegible]下樓扶我雖[illegible]
[illegible]倒酒[illegible]看[illegible]滿增月不止[illegible]
[illegible]步[illegible]也

雕[illegible]如[illegible]是[illegible]
沙[illegible]後落日[illegible]行雲幾斷[illegible]花[illegible]流
[illegible]一簇江山多少[illegible]

杯激瀏對酒當歌歡娛地夢作與白休話漸衍
迤西瓜州潮生明月裏〇鸞背人飛下〇余每登
姑蘇臺謂潘閬坐在間羽仙歌輒徘徊不忍去
元統三年冬郡守濟南張侯修此亭乃立舊柱
遂不復存庭堅淳祐中嘗為浙西倉鹽司幹
節道樞字庭叔綿州人端平甲午隨魏文靖公
下瞿塘峽越五年抵吳
僧妙應者俗姓童鄉人呼為童和尚妙於刻石
居龍興寺嘗摹廬山王瀚須菩提像刻寺中其
碑陰作天台五百尊者筆法奇古又於虎丘作

一八

石觀音像亦佳淳熙中人
五柳堂者胡公稷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故址
所謂臨頓里是也
楊懿儒字彝父其先浦城人與方子通同時號
吳中二老子友夔字舜韶有文行許彥周云舜
韶長僕十餘歲向同在郊蘇時盜發孫堅墓楊
作詩云闔閭城南荒古丘昔誰葬者孫將久
無行客為下馬時有牧豎來放牛嗚呼舜韶今
亡矣他詩皆工必可傳世也
俞賞字者虛郡人少負俊聲特好滑稽談笑有

氣壯遊鄉校同舍多出田里家富以孫之俞
甚加禮而一牛姓者尤所侮玩因作牛
嘲之腰帶垂頭尚有田單之火
齎戚之歌賦成聞者絕倒時先生
文為州學教授命其父之遂憤適京師入太
學登第而歸仕至朝奉大夫知光州卒
丁晉公自光州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堂宇
甚古有層閣數間孫亦工四六
鄭宣徽戩字天休居論橫山
林槩字叔平本長樂人徙有子六人曰希

一八

字子中旦字次中邵字中字傳中相繼登
科其二早卒希知樞密院諡文節旦為殿中
侍御史邵為顯謨閣學士諡正肅顔為光祿卿
希之子虞中詞科旦之子處亦登第有文行
之子處賜出身為中書侍郎近世儒門之盛必
推林氏云
王仲吉閘之陳齋也休叔仲宗朝老也
子希旦邵在
擬未名乃拆其名示不忘父訓也
曰希旦邵後皆為聞人號衣冠名族

葉少蘊云今之平江府為吳下○潘與稽傳以江
彼吳爲長吳下吳郡蓋平江府也下號六籍
稷曰稷下○放言放下酈
洪勺字叔治登第為吳興都椽絕意祿仕○杜
天下作山水有腸湯百詠自號癸甲先生或曰
其故曰終始之義也從梁以癸甲字申日葬
葉少蘊云吾鄉有老儒方深者子通能詩嘗
為王荊公所知用者精若所居陋巷終日閉門
獨有詩思卽又閉其戶○步行其市○引手贈此如
與人語○或空中揖若跳躍○故土人戲之為方鬼
子通嘗得造一園亭不過主人自盤礴終日因
題詩壁間云何年元突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
柘栗與閒來就榻眠一枕清風君莫借成西今
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來去何須問主人○
主人自是亭中客○其酒落如此○佯仲殊一日訪
子通留詩云多年不見巨川翁今日相逢小樹
東依舊青氈無長物只除松樹與秋風可見其
清簡云
陳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父侁字復之取林
八邦旦之女大和處之旅於學中交遊宗官中

講廉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寧
代從定夫深得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要○其
子亦為道學之士齊之因外家居于步甲然曰
閉門研究經史號唯室先生有步里客談與唐
論行于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羣號一
陳云
章氏本建安人郇公之後徙於吳縣者七族
子厚丞相家州南酒務巷家州北兩地皎然
輪奐相望為一州之冠吳人號為南北章以別之
吳郡城北有一大寺在中之西和使為唐相
陸宣公故其寺名為宣化有陸宣公等閣有
於蒙分得遺紀與所傳合郡人聞房參議皆
記其事或者謂公雖郡人生於嘉禾華寺乃
公故宅白聖忠州別駕之於忠州未嘗還
吳按蘇州圖經陸宣公墓在吳縣西閭門二十步
世嘗○然此又謂公已歸葬而忠州非故宅○
郡治之東有和令坊今名燕喜坊或以為供和
因仔中所居而然非也按圖經唐李戶右通名
紹興初楊始籍名閭坐三十年楊方遵封和國
雖事偶合亦先兆也

可為勢家之戒

其後道宅在帶城橋淳熙初宅成計其費一百
五十萬緡僅一傳不能保僦直十萬緡不敷售
後為丁季卿一萬五千緡得之紹定末丁又不
能保趙汝□來為浙西提刑官占為官舍遂
據故老說發運初歸時舳艫相銜皆舟自拱門
直接至其家用發運司密院私窓者黏趨六七
石自後僕易自前門萬卷堂環列書屋為本府
多始則論斤賣為故紙其後勢家所居止得十
千卷而去
范雩字伯達在太學崇觀間搜訪圖書論
嘗見之以為奇作賞之□□遂□□京師學者
至今為模範入館吟詠中□成之大即其所
也（話記幽閒）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
必解衣以酬之酒仙發化有欺卧語郭氏曰嘻
昔衛相接之數以藥一杯為報郭氏以味甜飲
難之乃縱之飲至三咽而止酒仙自舉而盡之
援朱記開方四肢平富及三世矣郭氏竟售其
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及三世後絕
有售之者

張□發字元龍郡人嘉定七年袁省榜進士
傑漢之曾孫也
孫仲益守郡日戶口已四十三萬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為
其詩沖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紀聞）
姚孝資字子□郡人淳熙二年進士
張□字令安
陳少卿字舜卿
宋洲微時常以賣藥為業後其家稍溫勿為藥
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罔爰徒刑自擲貲穴
結權貴然亦能以濟人為心故遇春夏之交即
出錢米藥物分遣僕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
而周之又多買辨衣擇本粳之若綿絮者製衣
取數百當大寒雪時以給凍者其子勔因路中
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花石綱凡
園林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
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宜取之浙人畏之
如虎花石綱經從之地巡設防護遇橋梁則撤
以過舟艫以數千緡為之者亦毀之江
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泗有舳艫卷綱兵卒□

地方不相交越。勔既進花石，適屬浙淮通泗，於
御前綱以載之，而以待打載綱運直達京師，而
轉搬遞處綱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
亦不之問。勔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所居第
建雙節堂，又畫徽宗御容置之，計殿中監司郡
守必就此朝謁，勔嘗御賜徽宗親擐其臂，弟
姪數人皆結姻帝族，至錄得至顯官者甚衆。勔
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為幕
覆其上，每花飾金為牌，標其名。里有園夫陸子
藝精種植，及能壘石為山，勔號[illegible]而暮紆
金，如是者不可勝計。園中有水閣，作九曲路以
入，春時縱婦女遊賞，有迷其道者，勔設酒，因邀之
遺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勔敗，撿
估其家貲，所普發勾者，與不仍既也，宜衆明
語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開若干之家
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墳其園，所種牡丹皆折
以為薪，每一花門，估價僅三錢。勔誅，又籍其
家於海鄉，前日之受誥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詩
詞云云。朱勔之死，其父成[illegible]一女奴一僮以[illegible]
僮不知其死也，忻忻然從之而入壙，請依大錢

郡人怨之，發入冢劫其壙，而碎其骨，初入壙見
兩骨一具，猶志之曰：此奴僮也。
秦檜甚愛翁王晦字[illegible]，紹興初知府，素嫉於
蔡氏[illegible]於用刑，然其施為亦有可取者。兵火之
餘，故墟瓦礫山積，乃錄入小城出者，載瓦礫以
布塘，人以為便。石之破碎者，積而焚之以泥官
舍，不賦於民而利有餘。報覺寺其私家祠也，黃
金錢鑄為土像，人不敢言。每刺血置酒中
飲之，以求福。蓋未幾病疽於背而死。
葉少蘊云：吳人俚語有當人易得，久[illegible]人易得
謂[illegible]郡亦甚有理。
徐敦立言：往歲吳中多許僧其名，往往見于前
輩文集中。余游江之初，猶見有擧者，頗以詩知
名。其為人性且[illegible]，其徒謂之[illegible]，年七十
矣，[illegible]已覺但
後更亂杖，方欲骨節和暖，起來知天早晚
殘日已無多。蔡左丞大愛之。
湖州倪之，吳人，仕徽宗為侍從，宣和初，擢閣[illegible]
里中時，郡人朱勔以俸[illegible]
護喪歸鄉，閭傾城出送，而沓[illegible]不往，者之謂

堂有山林形勢近沖新旺動欲得之乃修敬於
瀟潘杜門不納。而時思自恣遣人諷之且藉以
大夫之勢恣一切扣之。而峙京師累怒訐階卸
第舉之已而又諷御史誣之以罪而嗣謫之職
雖抑之於一時。而吳人至今稱之
龔敦頤字養正和州人兵部侍郎原之曾孫居
於郡中有史學念元祐黨臣及建中靖國上書
等人多表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諸賢流離子
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為漫不可考慨然屑意求
訪遺闕遂成列傳譜述一百。凡名在籍者三
百九人。而書于編者三百五十人。其不可考者
四人而已。淳熙七年周益公以修國史薦之得
召拾策札。以後七年洪景盧以翰林學士
修史薦後薦之得上川文學
孫僑字僑年▢▢中人有幼學警悟
章 字李思其先 湖人中從遊城後因高誼
葬吳遂為郡人祖父皆隱居不仕李思嘗問學
於朱文公隱居白屋山入徒步人稱之曰小隱君
貴之也平生足跡不出城境而四方之人無不
知有李思仕大夫過吳以不見為恨其為人

慕如此作詩千多遍紙即書書成人人取去以
此樂終身不厭年七十八以疾終於家將卒呼
其子寅深木折壞有符人皆異之鄉人胡淳從
李思四歲所致滲體新味其卒之之弋二子書
世出 內填中淳字以初
姑蘇李璋斂於戲劇倜儻鄰人小席主人者雖
富而素鄙吝一日璋忽遽進食璋視主人之前
鮭魚特大璋即謂主人曰璋與君蘇人也每見
人書蘇不語不知魚在左邊是在右邊是主人
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從便移易耳引手取
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令以左邊之魚
亦從便。移過右邊。一座絕倒飯而笑之一故
相遠派祚其後皆題識之贅云大水相再從姪
某人玉璋瑯琊日治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
蘿玉紀聞紀事見
吳俗好花與洛中不異其地亦宜花古稱長洲
茂苑以苑目之盖有由矣吳中花木不可殫述
而獨牡丹芍藥為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貴焉
舊居諸王皆種植往往零落花亦如之盛者唯
氏叔成提刑家亦好有此二千株號萬花堂

嘗移得洛中名品數種如玉盤白景雲紅瑞雲紅勝雲紅間金紅之類多以游宦不能愛護輒死今唯勝雲紅在其次林得之知府家有花千株胡長安給事成居仁太尉吳謙之待制家種花亦不下林氏史志道發運家亦有五百株如畢推官希文韋承務俊心之徒多至數百株少亦不下一二百株習以成風歲歲爲花開之時置酒招賓多以小青蓋或青幄覆之以障風日父老猶能言不間絕時爲之看花今之風俗與不如舊然大槩賞花則爲賓客之集矣

方臘之起郡中令保甲巡護蜂上流亦不免范無[redacted]宰府學諸生領帶夜行用以燃龍書一絕句於其上云自古轄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如今[redacted]周室恐使書生作夜行太守聞之亟爲罷去盛章作守頗慢上范因元夕府會作寶鼎硯詞投之極嘗家於獎遊以滿五百罷其詞至今傳播紹聞潛載 泉齋可久泉山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居吏部記子宗仁門世料

甫里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故宅後有祠堂像設[illegible]時物咸淳間有臧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從不中則滿腹皆其詩文亂崇也寺僧訟於郡將於付僧道深怒之遂從徒生而更塑其像雖少旨天隨之怒辱而無復當時之腹藁矣

黃子由尚書夫人胡元功尚書之妹 姬通後雅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嘗于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弈寫梅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

范文穆公至大晚歲卜築於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之故基隨地勢高下爲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盛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所謂姑蘇臺前後相望亦止十里耳孝宗御書石湖二大字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波萬頃渺雜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者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壽櫟堂他亭宇尚多一時勝士賦詠無不鋪張之矣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太官上黨過吳公招飲圃中夜分題名壁上云吳臺越壘距門才十里而陸沉於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紫微舍人始創別墅登臨要○東南豈觀矣予嘗載功於此爲明夫之入門絕景須有有衛之賢者然後享其樂也公爲之歎息而前後所以題盡廢焉

黃端明家有白鹿巖梅溪鹿苑銘記云維定
武九年八月日銘記人晉[illegible]和七年歲在辛亥
三月十九日平原內史陸機建立華陽真逸書
字畫蓋王逸少端明以為視此刻則瘞鶴銘為
右軍書無疑矣 連下

端冕名緩其先建安人吳光福寺中[illegible]崇甫秘
閣端冕宣和末屢上書言時事相綱為行營使
辟居幕府遭亂還鄉紹興初有文名其後行名
簡字元紹博學強記善談吐能[illegible]詩文樂府所
著有東浦集雲壑談蔦弟司理緯字師文善醫
有奇才喻子才其妹之夫也

其補之云近見蘇子美墨跡一卷皆其自所作
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詩云一酌
澆腸俗慮奔鍛微[illegible]大豈唯論楚靈當日能知
此昔入吳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曆乙酉書于
姑蘇驛今考其詩蓋被罪明年居滄浪時所造
其詩放曠如此或謂其幽憂以終豈深淚哉

清源莊季裕云建安三年寓長洲縣彭[illegible]
京山北白馬澗張氏舍時山上[illegible]
報平安舍月餘即過浙東臨行書一[illegible]

原缺

平江記事一卷

（元）高德基撰

明刻本

平江紀事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高德基撰。德基平江人。嘗官建德路總管。書中記干文傳修遼金宋史事、則當成於至正中矣。所載皆吳郡古蹟、而亦兼及神仙鬼怪、詼諧謠諺之事、可裨圖志佚闕。其閒不免疎謬者。如引酈經虎丘山者巫咸所居、而不知其語出越絕書。引吳越春秋稻蟹不遺種、而不知其語出春秋外傳。又胥蘇二字古本通用、左傳申包胥、戰國策作勃蘇、是其明證。故國語史記皆作姑蘇。德基以蘇爲後人之譌字、尤爲失考。然其序次詳贍、條理秩然、足供採擷者甚多、亦龔明之中吳紀聞之流亞也。其體不全爲地志、亦不全爲小說、例頗不純、無類可隸。以其多述古蹟、姑附之地理類雜記中焉。

平江記事

建德總管郡人高　德基

虎丘初名海湧山吳王闔閭葬其地下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頂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千槃郢魚腸之劒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世說又云秦始皇帝因循海右自滬瀆經此山欲發王墳取其寶劒忽有白虎出

而拒之始皇帝提劒刺虎虎奔去不見乃改玆名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丈周二百一十丈東晉成帝咸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獻穆王珣同弟中書令珉捨宅為寺始則一山中分二寺就劒池東西建之宋初合為一寺山在寺中門垣環遶包羅勝槩先入寺門而後登山故張籍有詩云老僧只怕山移去日暮先敎鏁寺門後人有詩云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僧志間亦云中原山寺幾多般未見將山寺裡安蓋以天下名山勝剎皆山中藏寺虎丘乃寺裡登山海內福地未嘗有也至元間雲游僧秋江月到寺題云平生只見山中寺今日來看寺裏山亦得古人餘意

眞娘唐時名妓也墓在虎丘劒池之西往來遊士多著篇詠惟王黃州題刻甚佳其詩云

女命在乎色士命在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丘眞娘墓止是空土堆香魂與膩骨消散隨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固無名丘冢空崔嵬惟有眞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士為爾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咍後來題詠甚多至德中舉子譚彥良題一絕云虎丘山下冢纍纍是處松楸盡可悲何事世人

史252-268

偏重丞眞娘墓上獨題詩後人由是閣筆
海牙平章飲食必仰首攪舌大嚼不已或曰
虎食狼飡相也余極以爲不然攷之相書云
食爲性命之本飲食失節則氣不和舉物當
徐而有序嚼物欲寬而有容食麤者多肥食
細者多瘦含物不欲言食物不欲語虎咬狼
食朱紫滿門昂口張吻非吏即卒食如馬啄
家道貧薄大抵食欲快而啜欲安吞不欲鳴

此食之相也仰首含物磨牙攪舌非吉非祥
馬嚼鼠咀貧賤餓死嚼在舌頭餓死他州後
平章卒死鋒鏑之下
吳中蟹味甚佳而太湖之種差大殼以脆軟
世稱湖蟹第一正月上元漁人所藏看燈蟹
三四隻重一斤風味殊勝故陸龜蒙有蟹志
傅子翊作蟹譜高似孫撰蟹略皆發揮蟹族
之風致也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

滿稻穀蕩盡吳諺有蝦荒蟹亂之說正謂此
也攷之吳越春秋越王句踐召范蠡曰吾與
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
乎蓋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爲然以五
行占之乃爲兵象是亦被堅執銳介甲之屬
明年海賊肖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
大德丙午七月七日醋坊橋民人王佑家酒
瓮忽作牛鳴聲聞百步許以物覆之則止去

覆復鳴鳴三日乃已嘗聞金鳴乃鐵母相感
而然若瓮鳴則不知其何爲然也事之怪異
有不可曉者此其一也
太伯廟舊在閶門外錢傚移置門內避兵燹
也失其創建之由至大戊申石牌巷西吳永
寧家後池得舊碑古廟事蹟具載漢明帝時
太守糜豹所建池旁廟基高下尚存皆爲民
居分占池西大朴樹半已摧折

吳城平門舊名巫門至大庚戌古冢中得石扁上有篆書巫門二字故老云巫咸商太戊時賢臣也其墓在門東北三里許故以名門巫字与平字相似後乃訛爲平門攷之圖經云虞山者巫咸所居是則巫咸嘗居虞山而葬於此邪

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吳人立祠江上名其山爲胥山闔閭即其山

築臺以望太湖名姑胥臺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故老云吳音謂胥爲蘇今以胥爲蘇是也故謂山爲蘇山臺爲姑蘇臺後人號州爲胥州訛爲蘇州至今不能改也

嘉定州去平江路一百六十里鄉音与吳城尤異其並海去處號三儂之地並以鄉人自稱曰吾儂我儂稱他人曰渠儂你儂問人曰誰儂夜晚之間閉門之後有人叩門主人問曰誰儂外面答曰我儂主人不知何人開門視之認其人矣乃曰卻是你儂好事者遂名其處爲三儂之地

洞庭西山水月禪院正在縹緲峰下去吳縣百餘里剏于梁天監二年舊名明月禪院大中祥符中易今名故老謂當時湖出有木牌爲風浪打壞漂巨木百餘根涌至山下泛署船鉤致之每木上刻水月二字各船以爲神木捨送禪院搆爲大殿寺僧永照神其事遂改今名

吳民舊有丁身錢歲納四十五萬有餘宋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免之民間無計口筭緡之事至大辛亥省臺復徵之吳中大譁值武宗上仙仁宗登極亟除之

吳江鱸鄉亭在長橋之側宋熙寧中郎中林肇所建取陳文惠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爲

名亭勢俯瞰太湖爲江南勝絕過者多題詠
之又於亭旁畫范蠡張翰陸龜蒙像謂之三
高至元丙子里巫爲土偶祠事之張邁過而
題壁有云功迹盡高天下士豈惟吳地作三
高夜夢老人与論祠事謂張陸吳産也吳人
固當祀之范蠡越産与句踐陰謀十年卒以
滅吳吳之讐也吳人不當祠之子何從而附
會之乎子之詩吾不与也搯手而去邁覺異
其所言志於祠壁今剝落矣

吳城玄妙觀玉皇閣一角忽墊計數千緡方
可扶薦觀主以緣募弗就因循數年事不克
舉皇慶癸丑燕山一匠者來自稱張撥天謂
觀主曰不須拆卸惟換一小馱梁添一斗栱
即皆端正主者從之匠者挾鋸登其上斷下
舊梁易以新木架拱敧擊之悉皆如舊觀主
詰及數年興造官事弗絕匠者曰此必山門

長短不齊也視之左戶寔長寸餘即削去之
自是官事果絕
虎丘井泉味極清冽陸羽嘗取此水烹啜世
呼爲陸羽泉張又新作水品以中濡爲第一
無錫惠山第二虎丘第三惠山泉煮茶變爲
黑色作酒味苦虎丘泉則不然以之釀酒其
味甚佳又新第之次於惠山其然否乎
吳城舊傳吳王闔閭時子胥所築故名闔閭

城吳越春秋謂子胥伐楚還師取丹陽及黃
瀆土以築利其堅也城形如亞字世俗不知
以爲龜形本土城也梁龍德中錢氏加以陶
甓至元三十一年重修築之甓上歲月工匠
皆具蓋土坯皆澄漿爲之欲其堅久故也
閶門舊名閶闔門閶闔時所名也舊有重樓
閣道吳之麗譙也夫差從此門出兵伐楚改
爲破楚門吳屬楚遂名閶門至元修曰金昌

門作亭門内名金昌亭狄吳人呼閶門已久不能遽改名之如故亭亦圯焉

許市去吳縣西二十五里舊傳秦始皇帝求吳王名劍白虎踞其上帝刺之虎西走廿五里而没地裂爲池因名其地曰虎畷至南唐諱琥錢氏諱鏐遂改名許市後人訛舊音於許字加點水爲滸市訛爲墅迄今不能辯

柳毅爲洞庭龍女傳書事乃荒唐之説今吳城有柳毅橋太湖濱有柳毅泉意毅乃吳人也彼橋乃住宅之路泉乃别業之井耳井水滿而不溢太風撓之不濁久旱不耗此其異也人以爲下通太湖龍[illegible]役果不能神宮府何不於巨浸中出入而反以此偪仄之井爲通道邪荒唐之言不察其理俱不足信

太伯有國自號句吳説者云句語辭吳音也吳者虞也太伯於此以虞志也越滅吳子孫以國爲氏今吳中吳氏甚夥而語音呼魚爲吳卒以横山下古吳城爲魚城方言以訛傳訛有如是者

皇慶改元有張二郎者善弄笛八月五日夜在鶴橋上作伊州曲夜靜有老人來同坐石闌上語曰爾笛固清未能脱去塵俗爲爾釐正之當熟記心毋忘可也乃指教其孔换易數字曲益清峻張更求别教一曲老人取笛自吹超出塵壒張問曲内云何老人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此情歌宛轉宛轉妍已哀願爲星与漢光景共徘徊再歌曰悲且傷參差泪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結復悲願爲烟与霧氛氲共容姿張問何人所作答曰仙姝劉妙容歌也張叩何人記指答曰妙容傳我復請授其指調老人笑而

起曰子凡心易忘我豈能教爾邪去數步不
知其處張後以指尋其曲終不能得其高古
之趣

吳人自相呼爲獃子人謂之蘇州獃每歲除
夕群兒繞街呼叫云賣癡獃千貫賣汝癡萬
貫賣汝獃見賣儘多送要賒隨我來蓋以吳
人多獃兒輩戲謔之耳吳推官嘗謂人曰其
居官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
廣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知異時反貽子孫
不肖之害故人以獃目之謂之蘇州獃不亦
宜乎

吳俗以芒種節氣後遇壬爲入梅梅凡十五
日夏至中氣後遇庚爲出梅入時三時亦十
五日前五日爲上時中五日爲中時後五日
爲末時入梅有雨爲梅雨暑氣蒸鬱而雨沾
衣多腐爛故三月雨爲迎梅五月爲送梅夏
至前半月爲梅後半月爲時雨遇雷電謂之
斷梅入梅須防蒸濕入時宜合醬造醋之事
梅雨之際必有大風連晝夜踰旬而止謂舶
棹風以此自海外來舶棹船上禱而得之者
歲以爲常鄉民不知訛以爲白艸風云

支硎山在吳縣西南廿五里晉沙門支遁道林
嘗卓錫於此山多平石平石爲硎又以支公
處此故名之支硎舊傳道林嘗居石室中所
道故物有木鞋鐵拄杖之屬旁有放鶴亭馬
跡石皆因之得名延祐乙卯土人耕其地得
小石碣刻偈云風既不來山亦不去逢年遇
狗合做一處後有小字云阿多摩偈人皆不
解其說石刻見在白雲寺中

崑山州國初縣也元貞初升爲州州治去府
城七十二里延祐中移治太倉未移之先太
倉江口打碗花子遍地盛開民謠云打碗花

子開擻今州縣來遷移之後常有鼠郎出沒廳事上民復謠云黃鼠屋上走州縣住不久至正間果復移回玉峰舊治

嘉定州治本崑山州春申鄉練祁市宋嘉定十一年六月高衍孫繳立縣基於馬軍司酒坊之地十月与廿二年正月縣成國初尚為縣元貞間升為州延祐以來治中官吏多物故者家口皆不安有一客僧號知風水謂州

治內戶氣動作屋鎮之乃安否則日盛一日不可救理時州主任立聞其言從之僧指治後東偏地曰此處為庫藏鎮之則吉任遂搆架閣庫于上落成後其患果息

延祐改元太倉有一丐者椎髻額上身披皁衣赤脚手攜大瓢常於水軍萬戶寨及張京馬頭往來酒家乞酒度日酒醉輒奔走叫云牛來了衆人跟我去日以為常奔走叫噪凡

三月餘又於寨木及人家門壁上遍書火字人皆惡之或詈之者或朴之者自後不知所往是冬海賊牛大眼烏合不逞自劉家港至太倉大肆剽掠水軍寨張京鎮人家俱被燒毀殺人橫地不可枚數人始悟昔日丐者之言

吳縣東禪寺古佛像容貌端嚴頂珠圓徑數寸宋乾符甲午歲忽有寶光紅黃青紫頂中

出現士庶瞻禮旋山積後三日有老翁疑其怪因請梯升即佛光處而窺之乃見佛像之首開一穴以手捫之有二白鼠長可尺餘自穴中躍出綠光燄燄入藥井內遂得辟幡數片以紅幡映頂珠即紅光出青黃紫亦然人皆嘆息而去或曰佛金仙也而白鼠之禍作光於其頂得非金氣盛乎是後金孽遂興兀朮之來大被其虐

吳人製鱸魚鮓鱝子腊風味甚美所稱金虀玉膾非虛語也宋大業中以此充貢延祐以來守臣修故事備爲方物因之歲不敢缺鱸魚肉甚白雜以香柔花葉紫花綠葉白魚相間以回回豆子一息泥香膩拌之實珍品也鱝子魚選肥美者去頭尾潤以酥油風乾爲腊亦加香料相兼他魚無可爲敵回回豆子細如榛子回味香美一息泥如地椒回回香

料也

崑山高一百五十丈周迴八里在今松江華亭縣治西北廿三里崑山州以此山得名後割山爲華亭縣移州治於州北馬鞍山之陽山高七十丈孤峰特秀極目湖海百里無所蔽歷年久遠人不知其故即呼此爲崑山而以馬鞍山之名矣山多奇石秀瑩若玉雪好事者取之以爲珍玩遂名爲崑山石山陽有

惠聚寺依巖傍壑皆浮屠精舍雲氣圍霧閣層見疊出人以爲眞山似假山云

龐山在吳江東南三四里延袤松江之濱一平坡數千畝而已舊傳厥地窪卑下土亦疏瘠居民常苦渰溺曰徙實土培築寖成一邑之隆壤吳江爲澤國邑人特崇其高遂以山名之其龐者因顏公有子孫流寓其中族屬繁穎世多顯人人亦慕其盛就以其姓屬之

予嘗遊崑山中見有秀拔特異者詢之則多無名每致唏噓惜其終與塊焉等耳然而未若此之畧無片巖寸壑痕跡而儼然著名者何其幸歟實亦可異

千文傳崑山人中延祐元年鄉榜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及第一夕夢入選挂名爲長吳正官覺而笑曰此正爲胡夢亂夢我吳人安得作長吳二縣正官必無此理初授官階承事

郎昌國州同知𥁋笑前夢之不足徵也次當改選乃授平江路長洲縣尹意爲偶然又以爲不偶然以何改知烏程轉婺源州知州自以前任長洲偶與夢符今已升知州安得再爲吳縣正官既而調吳江州知州非吳縣也人之官祿事皆有前定自己之神先已知之形諸夢寐故相報耳而文傳吳人兩爲本路之官亦稀遇也後爲翰林待制修遼金宋史

加禮部尚書

白鶴觀在吳城東北隅鶴舞橋之東宋信安郡王藏春園地至元間州石荒涼井傍大松樹獨存雲游道人張應玄初來結屋松樹下以棲身丁丑三月朔有群鶴自東南來徘徊久之一白鶴留松上不去經歲作巢處若滑家七石缸性甚靈異清晨院首長鳴日必有大檀越至候之以爲常預備齋供以待十衆

改依喜捨雲集應玄更爲應鶴欲刱立道觀以焚修不久物故弟子席應眞承其業募緣十方雜成其事觀成鶴乃飛去遂名之

黃窑鹽場民課甚多延祐丙辰一夕海潮暴長夜有火光熠熠數日皆然煮鹽變色如紫粉味鹹如故每鑊出鹽增常數三倍商人初恐難售皆不肯支領後見日煮數多不得已支去雜以他場白鹽貨賣日久白鹽亦變紫

色入飲食中略無他故色不相涂本場通課償補皆完課完後爲白色物變異也其理無可究竟

王介軒名鑑字明卿眞定安平人少卓異不群長𥁋以介厲名節娶同郡富翁女資裝甚盛鑑悉歸之一無所留壯游燕都受學于虞邵菴之門用力於明體達用不攻詞藻朝貴薦其才行詔以侍儀司舍人鑑不就曰某雖

不敏安能爲人所役哉即還故里益加砥礪扁所居爲介軒因以自號其父摺官平江路吳縣尹某侍養終任樂吳中風土遂隱居吳城臨頓里橋西閉門獨處足跡不出戶者二十年應門惟有一婢客至輒叩鄰家貰酒洒至對客劇飲酒乾乃已家貧無儋石之儲然非其義一毫不苟取于人其介老而彌篤性嗜蠏人或餽兩蒲青願易一詩曰吾豈可以口腹害物命耶盡放於江而償詩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茆屋數楹而樹石自然幽勝有田數段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粗布衣艸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堋陷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白金也乃亟掩之一毫弗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啓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荊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其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達魯花赤入剌脫因公倜儻爽邁博文強記凡宴會以文爲謔滿坐風生一日同寅後堂會飲僚佐願求一令以資勸酬公曰吾不讀

書弗能爲令但有兩字隱語請衆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請一巨觴衆曰如命公曰二字有四箇口字一箇十字又一字有四箇十字一箇口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問之公以箸畫桌上乃圖畢二字也

泰定中有一道翁自稱古無極不知何許人攜一竹籠荷一竹杖來假居葑門道堂後架

小室數椽栖息其中四圍上下皆以白堊塗之正中設小木榻出籠中瓢笛漁鼓之類懸壁間以書一束爲枕市酒一罌置于牀頭自釀自飲人有求飲揖手弗許飲竟復釀日以爲常扁其室曰小小蓬居室中皎然如雪不生一蟲蚊蠅無敢入者暑月開戶安眠不用帷帳猫犬至其門即俛首疾回不敢窺其內經年累月白壁無塵人不見其揮拂或以蛸蠨之類投其中即不知其處堂主見其日坐臥室中未嘗出外募緣籠中青蚨不乏疑有妙術遍求傳授翁只大笑一夕收其所用之物不知何往明日物色追之對門曹門盤門閶門之人皆云是日見其負籠荷杖出門去矣

致和改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彥采陸升之載酒出遊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酒各半醒聞鄰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也躡而窺之見燈下一姬自弄絃索二人從往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從人來遊江南值彼往雲間收布妾獨處此候之尚未回也二人命取舟中餘肴核就燈下同酌姬舉止閒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於中稍挑謔之姬亦不以爲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近日冒風喉咽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姬曰近日游訪西子陳迹得古風數首敢奉清塵不許爲荷凡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再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又曰館娃宮外似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

史252-278

尤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尤爲君王泣
數行又曰春入長洲草自生鷓鴣飛處少人
行年深不辨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
幾多雲樹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甯
應沾恨血至今春艸不均生又曰舊苑荒臺
楊柳新菱歌高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彥采曰歌韻悠柔含悲聳
愴固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豔之流

不足道也願更他曲以滌塵枕何幸如之姬
更歌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彥采曰
此古固是然皆古人陳言素所厭聞者大都
才人四山五嶽精靈間氣之所聚會有何新
聲傾耳一聽又歌曰我是紅羅亭上仙謫來
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緣當
有緣歌竟撤蓬攬衣躍入水中彥采大驚汗

背而覺一夢境也尋升之其話辭眠腳後不
能寤也翌日事傳吳下

花木之妖世固有之未有如平江牡丹之甚
異者致和戊辰八月鐵瓶巷錙太醫家牡丹
數株各色盛開開凡三度初開者若茶盃子
大中間綠葉有如神佛之狀數日乃謝第二
度開者若五升竹籮花蕊成人馬形奈有牛
月之久第三度開者只如酒盞大其蕊細長

若幡幢旌幟狀而羅彩紫與粉紅樓子甚多
三日而萎觀者日數百人門檻盡皆擠毀不
可止適童謠云牡丹紅禾苗空牡丹紫禾苗
死明年明宗登極五月暴崩而廟諱乃和字
也其應不爽如此

天曆己巳平江十字翼萬戶府初搆正衙解
巨木中分有天下太平一十之六字其大如斗
字畫相連如纏不斷衆皆以爲瑞世之符識

者云此木妖也是歲忽剌萬戶卒明年改元
至順又明年有寧宗之變

平江記事終

卅二

是書稽聞筆錄之流寥寥四十餘則
而既詆方志頗見明道隨筆輟聞亦間
有足補元史之漏者 四庫未收附存目
中送附常熟張海鵬刻之墨海金壺中
此本則尚是元刊元印楮墨精雅可愛
生甫以賤估獲之屬書肆裝以示予喜
而識之 道光十有七年
萬壽祝釐之辰在揚州都轉署 李兆洛

史252-280

江漢叢談二卷

（明）陳士元撰

明萬曆刻歸雲外集本

江漢叢談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題曰環中迂叟。前後無序
跋。其著書年月及作者時代亦無考。按陶珽續說
郛載有此書。題陳士元撰。嘗即作易象鉤解之陳
士元也。其書於楚地故實凡衆說異同者。各設為
荅問。以疏通證明。故曰叢談。若童士晦沔志以楚
之風城非伏羲後。士元則引路史伏羲之後封國
者十有九。而風國居其首。不得謂伏羲之後無風
國。又山海經舊稱伯益作。士元則摭其中長沙零
陵乃秦漢郡名。知其為後人附益。後漢書載南方
諸夷為盤瓠犬種。士元則以為人名。非犬名。如斯
之類。持論皆極精確。惟隋侯得珠。孟宗得笋之類。
舊籍相傳。事涉神怪。正可存之不論。士元必輾轉
徵引以實之。未免失於附會。蓋夸飾土風。標榜鄉
賢。乃明地志之陋習。士元亦未免是。要其引據賅
洽。論斷明晰。則非明人地志所及也。觀所著易象
鉤解。多發明漢學。知其留心古籍。非空談無根者
比矣。

江漢叢談序

余年景就衰髮蒼齒豁瞳光遜於少壯無復閒審之勞今歲里井告豐余時時出郊踰場圃與田叟野叟班荊坐嘯或饋黃雞白酒輒陶然一醉頓忘畦畛豈非無懷葛天之世至快樂民哉以故余不與儒宿詮經史誦陳言以為衰年無益徒自苦乃有公安友生成仁卿匡奉檄校楚志道經應城造余琛碧園訊楚中古昔奇事余未之應也仁卿固訊不已余乃據所訊漫答之侍童錄為二卷題曰江漢叢談篇無倫次言無續纂不暇刪矣嗟乎蹂入餘多大易所戒覧者其亦諒余衰年而錄我隆慶六年秋八月中秋後二日應城陳士元心叔甫書

叢談目錄

卷之一

風后　舜陵

舜妃　宛委

息壤　玄夷

九井　有南

鬻子　隨珠

卷之二

子文　孟宗

歷統　樂韶

苗母　解珮

三危　竹工

槃瓠　空石

右二十篇凡前人多稱字注名其下以別則不注者不知字者稱名凶人亦稱名不注字

目錄終

環中迂叟

風后

成仁卿問風后國答曰風后風國之侯伏羲裔也皇甫士安【謐】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於是依占而求之得風后登以爲相廖鳴吾【通甫】楚紀云黃帝披山通道南至於江登熊相得風后於竟陵以爲相今承天府景陵

縣東北五華山椒有伏羲廟舊志以爲古風國地宋儒胡明仲【寅】廟記不及古風國董士畤【沔陽】沔志云胡記不及古風國者蓋疑之也又云左傳任宿須顓臾風姓也邑於濟上杜元凱【預】注四國伏羲後封近於濟皆魯附庸則今風城非伏羲後矣余謂董未深考也夫杜以伏羲後近濟者據左傳所載四國耳羅長源【泌】路史載伏羲之後封國者十有九而風國居其首堯誅大風禹訪風后皆其胤也安得謂伏羲後無風國耶李弘憲【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復州竟陵縣

古風城古之風國伏羲風姓也南臨汊水汊水者漢水也禹貢三澨是已武德中置汊川縣隸沔風城在其北若然安得謂伏羲後無風國在景陵耶

舜陵

仁卿問舜陵答曰永州志云帝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記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司馬子長【遷】史記云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又載於家語皇覽竹書世紀而樂子正【史】太平寰宇記張叔紀【栻】零陵志楊廷秀【萬里】揮麈錄【王仲言明清亦有律要錄無舜陵事】

吳格南【叔才】九疑考古並述之楚靈王作臺象馬國語【吳王夫差將伐齊申胥諫曰昔楚靈王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注云舜葬九疑山其水旋丘下收堂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國朝布在祀典仍建廟蕭韶峯下余謂舜葬九疑非實孟子言舜卒於鳴條今安邑有舜冢又有鳴條陌是其證也而鄭康成【玄】乃以鳴條爲南夷地謬矣舜既禪禹豈復巡狩於荒服外哉書云陟方乃死說者以陟方爲巡狩韓退之【愈】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死也蘇子瞻【軾】

亦云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後世遂以爲經文故汲書紀年帝王之崩皆曰陟書云在位五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哉他傳又云舜伐苗民崩於蒼梧夫伐苗者禹也已竄三危矣何得勞無爲之舜於耄期之時邪歐陽永叔[脩]詩云虞舜老倦勤薦禹爲天子豈復有南巡迢迢渡湘水是也都玄敬[穆]聽雨紀談云史言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今舜塚乃在零陵之九疑九疑去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書云舜南巡守至于南岳豈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服今又不聞有舜陵孟子去古未遠而傳聞猶未免若此況後世乎是玄敬亦有疑於九疑舜陵也羅長源云象封有鼻故墓在始興有鼻者有庳也即今道州而九疑之墓或象塚耳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之所葬也而元次山[結]九疑山圖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商均從此國葬之而後世遂以爲舜陵邪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今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十二枚

呂氏[不韋]春秋戴延君[德]大戴禮伏子賤[勝]尚書大傳許叔重[慎]說文應仲遠[劭]風俗通陳晉之[暘]樂書范蔚宗[曄]後漢書皆言昔西王母獻舜玉琯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慥]集仙錄亦云舜在位西王母使獻白玉琯以和八風則白玉之琯爲舜之寶器明矣胡爲乎藏於零陵哉無乃帝舜諸子分封此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成周錫封之制而商均則得白玉之琯遂俾流零陵邪又按舜陵載在山海經者非一說也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荒南經帝舜葬於岳山又海內北經有舜臺臺即陵也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山海經世稱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渺不可信矣又拾遺記云舜葬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憑霄雀銜土成丘墳舜墓鳥所營也集仙錄又云舜暝日端坐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其中有九疑山焉厝數既往歸理茲山[集仙錄云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illegible]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illegible]以鄭]

呂蠱之役妙典如□□□□□□舜於道之□□□□州崇道縣　真源賦云舜因南巡走馬逐鹿同飛蒼梧莫知所去王仲任[論]衡書虛篇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四說尤妄誕不足辯

舜妃

仁卿問舜妃墓答曰一統志云舜二妃墓在黃陵廟西又云黃陵廟乃漢荊州牧劉景昇[表]建以祀舜二妃之神昔舜南巡崩葬蒼梧二妃娥皇女英堯二女也尋舜不及死沅湘間　國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唐高千里[駢]詩云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知多少直到于今竹尚斑劉文房[長卿]詩云蒼梧在何處斑竹自成林點點留殘淚枝枝寄此心蓋長沙郡縣多斑竹乃自宇宙生竹以來本有種類若此而世傳舜崩二妃攀竹悲哀淚滴竹上成斑故高劉詩意及之然堯女舜妃之說則始於秦博士妄對耳史記秦本紀始皇二十六年巡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堯女舜之妻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而維君章[含]度悖乎□並斷以黃陵爲堯女舜妃之墓鄭康成張茂先[華]酈善長[道元]皆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遊洞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遂指楚辭湘君湘夫人以實之何其不深研也郭景純[璞]云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豈應下降小水而爲夫人王叔師[逸]韓退之非有辨說存中[括]云舜陟方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猶稱二女哉其說誠是但未考黃陵舜妃墓及瀟湘二女之故惟路史發揮則以黃陵爲癸比氏之墓瀟湘二女乃帝舜女也癸比氏帝舜第三妃而二女皆癸比氏所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汲簡及世說皆載之山海經所謂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神豈謂帝女哉帝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墓在商州蓋舜崩之後女英隨子均徙於封所故其卒葬在焉而癸比氏則亦同二女徙於瀟湘之間故其卒葬在此耳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於大澤光照百里大澤者洞庭也光照者威靈之所遂也至今湘神分風送客威靈昭於百里與山海經

之說相合則湘祠爲祀舜二女而黄陵墓爲癸比氏所葬不有明徵乎陸士規黄陵廟詩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黄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帝子者蓋謂帝舜女也而黄長睿（兩思）又謂帝女者天帝之女翁養源從其說遂述於湘江圖志斯失之遠矣

宛委

仁卿問宛委聖記答曰趙長君（曄）吴越春秋云禹按黄帝中經見聖記在九疑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玉字禹乃南廵登衡嶽宛委山得治水之記今岣嶁山有禹科斗碑向藏地中韓退之劉夢得（禹錫）並有禹碑詩皆聞而不及見 國朝嘉靖初有人掘地得碑遂摹搨傳世楊用脩（愼）沈鎰各有釋文湛原明（甘泉）有跋徐靈期南岳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即此碑也於乎禹治水萬世稱神禹者豈府哉洪水爲災非神術何由致力矣集仙録云雲華（夫人巫山神女名）授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馘邪檢鬼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二字神名）遂導流決川奠五岳別九州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眞人而馬永卿於宋紹興十七年過巫山撰神女廟記亦稱禹得玉篆之書開山疏水無不如志又李佐於漢永和九年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奇字蟲蝕不能解譙允南（周）解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授命夔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無支祈（無支祈水神名）善應對言語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踔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而釋氏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羅長源嘗辨其非矣大哉神禹之力世儒不得而其禁今之黄絲縷小兒戟指書空者假稱禹步禹訣爲諸

蜀孔明廟黃陵廟記云僕總師趨蜀道覩江山之勝乃見石壁間神像宛然如畫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不誣也夫世人有道術者亦能制蛟螭之怪如許敬之斬蛟之蹟往往顯著楚中姑七論而晉彥威襄陽耆舊傳云城北沔水有蛟患鄧遐守襄援劍入水蛟遶遐足遐揮劍斬之遂無蛟患晁元采百經潯陽記云城東橋水有蛟常為百姓害董奉書符呪水即見蛟死浮出水面又原化記云種園張老以法禁龍（劉閥僧孫近水有龍時扶幽山入道觀老者術士此貴此能拘物浴學以法禁龍潛告僧曰其乃龍也往北水每年命為衆老所業今在宅息請和尚救之賴此一寶珠借如其言以告張老求老曰和尚勿救此龍若受其珠便然反僧悲請不已張老乃於龍穴出潭水張老去後雷雨忽作僧舍爭其喋）又裴鉶傳奇云西域異僧金剛仙能攝龍於瓶中（開成初僧金剛仙西域人居清遠峽山寺能先昔著拘鬼魅制蛟螭錫杖一聲召雷立震從欲歸天竺乃於峽山潭畔採錫而呪水開乳惡心張之有足長三寸許躍入鉢中歸寺僧曰此龍也吾王海門以鼓蒸為青盆足則渡海若復乎此是皮化為黃金百兩以詣寺僧懇請修其足能皮金剛王仙領袖其數歸乎）呪神禹以聖德控神靈之私能驅役天丁蹏理地脉者乎然水中能蛇遲怪最難除嘗讀禹

穴紀異及墉城集大禹治水玄奧錄皆言禹導岷山至於峽中實為上古鬼神龍蟒之宅見禹至護惜巢穴作為妖怪風沙晝暝迷失道路禹乃仰空而嘆俄見神人狀類天女授禹太上先天呼召萬靈玉篆之書且使其臣狂章黃魔大翳童律為禹助禹於是呼吸風雷役使鬼神驅逐龍蟒始能治水異哉此禹之所以通神也故孟子論禹治水既曰掘地距海矣而又有驅龍蛇之文驅之云者豈無法術哉古有豢龍氏御龍氏蓋以馴龍得姓左傳蔡墨（對）對魏獻子（答）甚詳而周禮秋官有壺涿氏其職主於殺水神水神死則淵為陵又葛稚川（洪）所撰抱朴子云西域方士能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十餘丈更吹之輒縮至數寸掇取入壺遇旱發龍入潭又禹步吹之復長十數丈須臾雨至矣李重規（百藥）北齊書云晉陽有人明法術曰我本恆岳仙人謫至此汾水暴漲臨水禹步以符投水流便絕徐自沙石上渡焉此或神禹之遺法也於乎余嘗玩岣嶁禹碑而慨宛委聖訣不傳於後世治水使者不待鱗禹之紉天意謂何可為浩慨已

息壤

仁卿問江陵息壤答曰息者生也言土壤生長不已
也江陵圖經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狀去之
一夕輒復如故溟洪錄云唐元和初裴宇鎮荊州掘
之深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做江陵城制其石中
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置藩籬間毀之是春淫
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為魚之憂會洛中道士
歐歔博學多聞來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
及令陶範為江陵城制內廣六尺八寸樓櫓門闕無
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淫雨當止裴
從之其夕土復隆起一統志云裴復埋舊石雨止與
溟洪錄陶範之說稍異其後高適聖[illegible]鎮荊州出
經其處問書記孫孟文[illegible]對曰伯禹治水自岷至
荊定役原泉之穴慮萬世下或有泛溢爰以石屋鎮
之耳又王子融旭息壤記云慶歷甲申余以尚書郎
涖荊州自春至夏不雨遍走群祀五月壬申與郡僚
過此地無復隆起而石屋檐已露請掘取驗雖致水
沴亦足為[illegible]

一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illegible]
若水者不過七十日言兒時見大諫臧夢壽丙嘗以
又旱發之數尺下石如屋門而為柱為牖其南隱出
門閾百夫莫動乃縻以巨索牽水兜二石跡出之人
[illegible]而小木及射其石城內覆以屋繪為風雷之像陳
希元[illegible]又易以神龍像皇祐三年子融致仕始記
焉蘇子瞻息壤詩序云息壤旁有石不可犯畚鍤所
及輒復如故又頗致雷雨歲旱屢發有應羅長源亦
云江陵之壤鎮鎮水旱而高子勉荷息石詩序云息
石在江陵莊嚴寺且謂韞玉之石則妄矣又玉堂閒
話云江陵南門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室一所
高尺許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禹堙洪水茲有海眼
泛溢無恒禹鑴石造龍宮寘於穴中以塞水脈劉安
淮南子亦云禹以息壤堙洪水而山海經則云洪水
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怒令祝融殺之羽
山是鯀用息壤而殛死禹用息壤而成功後世紛然
致駁莫得其說朱元晦名楚辭辯證云天問稱[illegible]引
山海經[illegible]之所謂帝者上帝

也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鯀竊而帝怒使祝融之神誅鯀然禹亦竊以治水上帝不怒何上帝責怒不常如此也楊用脩丹鉛摘錄云說文謂壤柔土也山海經所謂鯀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皆君所授於民者故曰帝之息壤鯀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央耕桑之畝亂坊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此說異於衆說而荊州圖經所載皆略而不論矣又永州亦有息壤永志云城南故龍興寺東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而起狀若

[illegible]吻色若青石出地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初爲堂時夷之而益高凡持鍤者盡死人以爲神自是不敢犯柳子厚 宗元 以爲夷之者或不幸而死土烏能神爲記以辯之謂史記有地長之占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按甘茂傳云秦王迎甘茂於息壤注謂息壤秦邑名余謂息壤與地長之占不同班孟堅 固 漢書云元帝時臨脩地湧六里崇二丈所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起覆草如馳道狀劉昫唐書云垂拱二年新豐有山湧出建中初魏縣有地數畝忽長崇數尺柯

奇紀 緯 雖 宋史新編云天禧五作襄州道側湧起高三丈許長三丈闊八尺此則地長之占非息壤也

玄夷

仁卿問玄夷蒼水使者託夢授書答曰高山大川神靈炳耀皆人記之矣六帖云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仰天而嘆忽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蓋山神託夢靈應如此澧州志云宋汪安行以武陵郡丞攝守澧陽移攝巴陵明年夏方

歸故官道田安鄉阻風五日[illegible]禱於黃山行祠即得吉卜夜夢烏巾紫襴者[illegible]詞云詰朝可行矣地日吾邦使君歟不告既寤風果息秋滿遂還澧守皆如神言紹興改元安行乃書其應於廟中又黃陵廟靈應尤異歐陽永叔嘗與蘇子瞻言曰脩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元珍 寶臣 適來京師夢與脩行於江入一廟拜謁堂下脩與元珍下方拜[illegible]廟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脩同[illegible]州官脩亦延夷陵[illegible]一

日與元珍同泝峽謁黃陵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脩爲縣令因班元珍下馬門前鍚石爲馬然一耳相視於乃留詩廟中私識其事其後稱于縣過黃陵廟詩有廟前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之句則黃牛實應可知又沙門文瑩玉壺野史云寶元元年朱正辰以駕部郎爲峽州守一夕夢一吏云城隍神遣吏督修夷陵縣廨宇不宜後時朱不甚異逮二夕夢如初明日報至歐陽永叔謫夷陵令已及荊門朱因夢待永叔特與夫朱守峽州蓋與判官丁元珍同呼而永叔乃宋代人物宜爲鬼神所欽須彼之夢況大禹負平世之任其山神託夢授書豈偶然哉

九井

仁卿問神農九井答曰羅長源路史謂神農母安登感神於常羊生神農於列山之石室生而九井出焉列山者厲山也在今隨州盛弘之荊州記云江夏郡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井在山北重輕同之廣一頃一十畝內有地名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所生九井自穿舊說汲一井則八井水皆動今正寰宇記云

九井在隨縣北百里不敢濁犯今惟存一井即其處爲神農社里人年常祀之夫神農生而九井出此神農之所以爲神也非符命之說哉袁彥伯宏後漢紀云光武生於春陵望氣者嘆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光武與兄伯升起兵遂春陵遠望舍南火光燭天卒能中興漢室春陵在今永州寧遠縣本漢冷道縣地節侯買之封國也元帝時徙封南陽仍號春陵今棗陽南棗陽縣在沔志云張文德興世竟陵人居臨沔水先無洲嶼文德初生門前忽生洲寖大及文德爲方伯而洲遂至十餘頃李延壽南史云江陵九十九洲古老相傳洲滿百則應天子桓玄爲荊州刺史懷異志乃破其一以應之隨即漂散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時忽一洲自立明年文帝即位桓溫構禍前洲復沒梁武帝太清末年枝江之浦復生一洲明年梁文帝即位承聖末年其洲與大岸相連惟九十九洲耳據細可以稽大稽近可以測遠神農九井自穿誕不足信邪柰何世儒論談符命即足南公一戶亡秦之言亦不知何所指授三戶地名說見羽紀三[illegible]戶乃使荒人味乎天命謂智力足以篡奪遂甘心不就

武陵張文表江陵王延範以及黃岡歐普祥沔陽陳友諒輩或因一夢一讖輒興亂而被誅豈知符命乎自漢以來談符命者推衍穿鑿流爲讖緯王莽公孫述說以速禍而隋煬帝唐太宗武韋二后又因之以濫殺乃疑上古帝王符命不足信斯亦矯枉太過而不究聖人圖書精蘊神以知來百世可知之說非虛誕也

有南

仁卿問有南亦龍答曰有南亦龍者商湯後也路史云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分（出汲冢周書）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羅苹注云湯八世孫盤庚（自湯至盤庚十七世今云八世誤）妃姜氏夢赤龍入懷孕十有二月生子有文在手曰南遂封之南國號有南亦龍楚地記云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並以古南國得名毛詩稱江漢爲南國之紀說者謂在豐鎬南也安知不指商時侯國名哉古者人生有文在手或以爲名氏或以胙茅土如周不窋生手文曰鞫是爲鞫陶唐叔虞魯公子友皆以手文爲名世說云周昭王夫人懽

亦孕有孕而生子左手文曰公右手文曰羽乃賜姓翁氏左傳魯桓公母仲子宋武公女也仲子手文曰爲魯夫人他書所載此類甚多徵乎實哉君有神物預定焉者不可以常理詰已

鬻子

仁卿問鬻子（熊）年九十爲文王師答曰世說云鬻子楚之先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尚少也（鬻子對曰）宋景濂謂鬻子書二十二篇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篇今世所傳者出祖擇之（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其文質其義弘實爲古書無疑近時沈子由家類纂則以鬻子屬之雜家云余謂成王封鬻熊曾孫繹於楚之丹陽（卽今枝江）賜以子男之田蓋以鬻子嘗有勤勞封其後以報之事載左傳國語呂覽風俗通等書甚明而孟子稱伯夷太公二老歸文王而不及鬻子桓君山（譚）新論云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大才皆年七十乃升爲王霸師君山亦太公亦不及鬻子此非故何也韓非韓詩外傳云文

上師於鉏畔子斯鋤子敢 向 新序云文王學於時子思茲皆不經見豈可謂鬻子非文王師邪戰國策云楚丘先生年七十往見孟嘗君 田文 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君謂我老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老矣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何老之有是楚丘先生之言蓋祖述鬻子耳歐宋新唐書云襄陽張孟將 柬之 爲荊州長史狄懷英 仁傑 薦之曰其人

雖老宰相才也後爲相知政事翼輔中宗復位年八十餘封漢陽郡公長沙志云陳光問讀書靈巖山中年過六十始同曹夢徵 松 等登第時稱荊南五老榜今隆慶辛未科余友公安劉惟明 珠 年六十六始登第八之祿位壽筭不有定命哉命定於天則出處老少皆非人力所能參也楚人年少有名者未暇悉敷如江夏黃子琰 琬 江陵庾愼之 肩吾 皆七歲能賦詩襄陽杜子美 甫 湘鄉賀德英 桂陽司馬季重 規 皆七歲能屬文江陵劉思貞 之遴 劉陽歐陽原功 玄 皆八

歲能屬文零陵樂茂之 韶 江陵岑參皆九歲能屬文乃若茶陵譚珍卿 以貴 則七歲應童子科登上第其謝啓有七歲遠亂於膝下九經流出於胃中之句啓倖禁中理宗見而異之 國朝李賓之 東陽 四歲能書大字 景帝召見抱置膝上六歲再召試尚書大義解行後爲相卒贈太師謚文正嘉魚李茂卿 承芳 生甫七月能以筯畫庚作土地二字此皆稟賦異常者也

隨珠

仁卿問隨侯得蛇珠之報答曰干令升 寶 搜神記云隨侯行見大蛇被傷而治之蛇斷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是爲隨侯珠一名明月珠顧惟喬 禾 隨志云斷蛇丘夜光池在州城西即隨侯得珠處余按隨侯活蛇得珠而知天道好生非獨昆蟲靈異亦有鬼神默相爲爾此與魚鶴報珠何異民三輔黃圖池沼類引三秦記云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爲神池其池通白鹿原人釣魚綸絶而去魚見夢於武帝求去其鉤首戲池上見大魚銜索帝曰豈不穀昨

乃取鈎放之又三日帝復至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邪湖北各合學者類引搜神記云噲參見有玄鶴爲弋人所射參收養療治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參執燭視之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此雖非楚事亦可以類徵矣又房玄齡晉書云咸康中毛寶寶守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攻陷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軍人被甲投水覺如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龜載之既至東岸而去黃州志云府城大江之濱有白龜渚即此也而百川學海刊毛寶白放龜不謂軍人也與晉書異乎陳勁絃鎮府群玉橋渡蟻注云二宋少時有胡僧相曰小宋名祁字子京他日魁天下大宋公序名庠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僧復問大宋曰公半神采如活數百萬人命者試思之曰堂下比有蟻穴爲暴雨所浸公編竹爲橋渡之蟻穴旁之戲編竹以渡之其僧曰是也小宋今年首擢公亦不出其下及唱第小宋第一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

乃推庠第一而置祁第十今德安城南有渡蟻橋云後人作橋而擬其名者又李明遠時太平廣記云劉宋文帝元嘉三年劉樞自江陵歸郢治州七月夜飲酒忽二人扣舟求渴樞疑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即卧於飲處樞異之覆以被又明衆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雖罹涸而其眼樞不殺致之江中是夕樞夢白衣二人各持一珠置卧樞前而去及曉見枕邊二珠各徑寸又余知古渚宮故事云梁時劉嘉會之亨爲南郡太守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劉不解其意既旦有人餉生鯉兩頭劉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江其夕夢二人謝恩曰當令君延壽一算李延壽南史亦載其事又安陸志云李光學武陵人永樂間知興化縣腰東嶺與二雞一飛去一折翼獨留光學以藥哺之亦飛去後光學病危忽鼠鵲銜一鯿魚置於庭光學烹食之病愈此皆陰德獲報之驗也

江漢叢談卷之一

環中迂叟

子文

仁卿問令尹子文虎乳之祥答曰左傳闘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伯比通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有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石甫云穀本作㝅乳也借作穀）謂虎於菟故名此與陸鴻漸之生相類唐書陸羽字鴻漸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晨起聞湖旁群鴈喧集以翼覆一嬰兒遂收養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然則子文丕著楚勛鴻漸聿興茶利有天命矣余嘗讀生民之詩而嘆后稷之生有鳥翼羊腓之祥又謂左傳齊頃公之母蕭同叔子也頃公初生而棄諸野故名無野其棄之也亦有貍乳鵶覆之異又馬貴與（端臨）四裔考云夫餘國王之先索離國王之侍兒也侍兒無夫而生子棄於豕牢又棄於馬欄豕馬皆以口氣噓之得不死乃收養之是為東明後乘魚鼈渡水至夫餘而為王豈由人力也哉孟子言莫為而為莫致而致此之謂矣

孟宗

仁卿問孟恭武（宗）哭竹得筍答曰陳承祚（壽）三國吳志云孟宗江夏鄳人仕至孝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筍食時地凍無筍宗入竹林哀泣有頃地上出筍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病愈人以為孝感所致廖氏楚紀云今武昌靈竹院即恭武故宅余謂至誠可以格鬼神貫金石徹品彙而無間即寇平仲（準）之竹出於庶民哀悼之誠且有徵異況恭武純孝乎一統志云寇萊公初知巴東有惠政後貶雷州卒歸葬西京道出公安邑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為立廟祀之王闢之（澠水燕談）云公安縣民祭萊公見枯竹生筍成林因立公祠目其竹曰相公竹李茂欽（誠之）詩云已枯斷竹再成林天為英賢眷獨深什木假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此則謂公安之竹係於萊公之精靈不係於民心之戀慕矣朱子正（木）漢陽志云郡城西北楷

花塔宋時有婦事姑至孝一日殺雞為饌姑食雞而死姑女訴於官婦坐罪無以自明臨刑乃折石榴花一枝插地而祝曰妾若毒姑花即枯萎若屬誣枉花可復生其後花果生時人謂天彰其冤遂立塔花側以表其異非孝德之微歟

龐統

仁卿問龐統見稱於司馬德操 欽 答曰陳承祚三國蜀志云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德公從子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同郡司馬德操清雅有知人鑒龐士元弱冠往見德操德操采桑於樹上坐龐樹下共語德操甚異之稱為南州士人之冠冕劉先主訪士於德操德操以諸葛孔明為伏龍龐士元為鳳雛先主舉龐士元為耒陽令不治免官魯子敬 肅 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處之治中別駕始得展其驥足耳夫德操子敬之知龐士元也豈真有相術耶抑以談論相許耶如以談論則孔子所謂君子色莊何由判也江夏黃文偉 香 幼舉孝廉京師諺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荊門馬季常 良 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季常眉有白毛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事載漢書蜀志此其評品人倫有標榜之風焉歐陽永叔撰晉公墓誌云晉公名元衡長沙人脩年二十餘以所為文見公於漢陽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留脩門下偕至京師因妻以女是歐晉二公以文字相知耳唐李泌原　少以奇童名玄宗召見大悅曰是兒精神腰大於身衡州志云李長源隱居南岳祝融峯遇異人戒之曰慎勿多言管取十年宰相長沙志云歐陽原功瀏陽人十歲時有黃冠師注目視之曰是兒神氣疑遠日光射人異日當以文名廊廟之器也楚紀云郭嶸衡山人相者謂當封侯而不令終後仕至少保封忠誠伯以事死於獄茲非相術有驗者乎嘗讀左傳楚靈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子上 闕 子上曰蠭目而豺聲忍人也商臣果有弒君之禍又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及椒為政攻王王滅若敖氏之宗是子上子文均知相術然則相術非始於姑布子卿自三代以來有之矣亦非始於三代也黃帝素問論

人之五態即相術何加焉曹魏時丁景興（即）著相論云仲尼之門顏冉之群不言形相之事柳亦難焉故也仲尼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貌度人失之子羽則彼揣表側骨指色摘理不當中必矣余謂家語載宰予自言失之宰予子羽者豈孔子真不知二子於其始執蓋以二子懸心於言貌故託諸身驗者警之以寓夫教誠之意耳而丁景興遂以孔子真失之二子是信韓非王仲任之憶說所謂喙者執燭而說光膀者執鈴而說聲豈真有所見聞而得聖人微旨耶雖

然古之善相如周之叔服（內史）漢之許負（名婦人）亦有名而書傳紀其效驗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二子（文伯穀惠叔難皆公孫敖之子也）與夫周氏條侯（亞夫）而已餘無聞焉唐柳東曉（事）襄陽人早孤有惡告曰兒相頗凶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從其言東曉門兵聖教為異端不若速死學仙為大寶初登第後歷顯位封宜城伯劉昫唐書載其事是相術又不足信如此

樂綰

仁卿問樂府雜錄知庫火答曰古今事有相類者故易稱知以藏往謂藏往亦可以知來也姚簡之（思廉）梁書云樂府遠江陵人天監中為御史中丞值長沙宣武王葬庫中火起府遠曰晉武帝時庫中火起張茂先以為積油久厭所致木有無因而火者既而命史檢之果如其言又郴州何子元（孟春）餘冬序錄云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覺有被傷者大司馬劉陽馬負圖（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既而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時子元為職方郎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

曉其義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此占出何書子元曰余不曉占書曾睹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郡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爲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之七八余憶此事而言不意其亦驗也唐太宗晉書元帝大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火起東西南北數十處並發數日不絕此所謂鹽炎雖興師不能救干令升以為王敦上僭之應又唐書宋史所載郢襄鄂潭杜辰永諸郡以及應城之廐驛江陵

之沙市火災不可勝計於中唐庾六府火在其中三代設官火職不廢故周禮有司烜氏脩火禁於國中有司爟氏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秦漢以降火職既廢不知燮理陰陽之道五行獨可廢火乎不也

黃母

仁卿問黃母化黿荅曰李明遠太平廣記云後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焉黃與物異

考以爲人異後漢書五行志載其事而班昭之言泥而難信（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爲黿黿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忠尊陽判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明實□籠有帽將躍首從數紋平羣未盡復帝者王不專恆極天德錯謝菊恆旁讚非來斷異文焉殊著矣）余嘗謂造化氣機紛揉莫測有人類互化者如女子婦人化爲丈夫丈夫化爲婦人女子且有適人生子者自商紂丁丑年以來史籍所載不啻數十見矣其小說家所載異物化爲婦女儒紳者甚衆大抵皆邪怪不足論而人類化爲異物則不獨黃母而已黃叔虎（楊文）搜神秘覽云三國魏文帝黃初年清河宋士宗母閉室浴久不出家中子女穿壁隙窺見浴盤水中有一大黿士宗暨家衆驚啼黿忽出外走甚迅追之不及便入水後數日忽還舍遶巡而去又吳錄云孫皓寶鼎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兒弟閉戶衛之掘堂中作一大坎注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常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於遠淵遂不復還又竇鋈廣古今五行記云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忽入舍前江中化爲鯉魚角猶存首時時暫還晉亡後不復見又

劉安淮南子云晉有公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又魏玄成（徵）隋書云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爲虎相州有僧化爲蛇繞樹長二丈又劉氏舊唐書云中宗時普州有人化爲虎涪州民范瑞化爲虎郴州左史因病化爲虎又脫脫宋史云乾道五年衡湘閒有人化爲虎又蕭景陽（子顯）南齊書云高帝都后化爲龍又歐陽永叔集古錄云宣城令張路斯九子皆化爲龍（事載唐布衣趙耕之文歐陽公引之）此皆載在往冊不虛也其物類雌雄互化若雌雞化雄雄雞化雌鴛鴦雄化雌之類史不

而血也深虐世史正綱特著之蓋亦如人類男
女之互化而物化非其類者亦如人之化物也司馬
君實光資治通鑑載隋大業元年鴈門犬化狼仁壽
四年龍見代州井中化為鐵馬甲士唐中和年陳留
烏化鵲明年鵲又化烏臨淮鷹化鳶而不能淳水此
其故詎可以常理剖哉善乎鄭漁仲樵有言仲尼既
沒先儒駕妖妄之說以欺後世妄學欺人妖學欺天
說春秋者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推己意而誣聖人
此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
五行之旨析天下災祥時事吉凶而曲為之配合此
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洪範者皇極之書
也豈可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執為吉凶之應哉
況吉凶有不由於災祥者宋之五石六鷁可謂異矣
而內史叔興以為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
太守王伯輿基筮於管公明輅公明曰君家有三怪
一則生男女墮地走入竈中一則大蛇床上銜筆三
則烏入室與燕鬬此三者足以為異而非凶兆無憂
也王伯輿之家果無患觀叔興管公明之言則國家

不可以災祥吉凶明矣余故謂孔昭之言況而難
信也惟[illegible]欲[illegible]欲興可為通論
解佩
[illegible]門江妃解佩[illegible]曰列仙傳云鄭交甫遊
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荊雞之卵
交甫見而悅之不知為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
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佩恐罹悔交甫
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
勞[illegible]交甫曰[illegible]請子佩二女遂解佩以與交甫交甫
受而懷之當觸而去行數十步視佩之空懷無珠二女
忽不見一說心相悅解佩諸在長陽城西十里宋頫
[illegible]鳳曲道人多是[illegible]以解
佩事為質也余謂江湘神女杳冥恍惚變幻無所交
甫暴人以識之屈原九歌湘君中君[illegible]其
辭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illegible]浦時不可兮再得
聊逍遙兮容與此雖寓[illegible]之懷[illegible]而去
中[illegible]湘夫人之名亦[illegible]
[illegible]三代以然邪[illegible]

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也嫁涇川次
子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
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
其言見千門萬户中有靈虛殿一人披紫執圭取書
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有
赤龍長萬丈擘天飛去頃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
莊千百中有一人即前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宴
罷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即洞庭君女
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誓奉閨房永以為報同歸洞

庭莫知其迹又孝順事實云董永千乘人東漢末奉
其父避兵居安陸父亡無以葬從里人裴氏貸錢約
以身為奴償之得錢五千葬父畢往為奴於路忽逢
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為奴不敢屈
辱婦曰不恥貧賤永與俱往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乃
有二永曰言一得二有何乖乎主問永婦何能婦曰
能織主曰為我織絹三百疋即放汝婦索絲一月之
內織畢主驚遂放夫婦歸行至相逢處婦謂永曰我
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遣為君妻償債君事畢不得

傳語訖雲霧四起騰空而去後世以永故名其邑
為孝感又襄[illegible]記云[illegible]之幽境湯池熱如沸
傳世人常見神女貌如玉出入池中故名玉女池
李太白[illegible]感成玉女泉詩云神女沒幽境湯池流大
川是也又一[illegible]川成[illegible]山乃呂仙詔蜂
化劍之處有[illegible]者常遇樵夫[illegible]以鐵笛吹之無聲
一日登[illegible]山紫荊叢吹之響振林谷忽有兩女子
出自耕龍女校曳樂[illegible]服[illegible]為水仙若然則天妃
江妃湘妃龍女神龍之稱皆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天[illegible]記云[illegible]之
湖有[illegible]象為其以水為大有妃象為[illegible]天
妃[illegible]通商市之所江淮河漢之濱[illegible]敬奉[illegible]多[illegible]
[illegible]人心誠敬所感也北楚中[illegible]可
[illegible]州[illegible]道[illegible]有[illegible]利[illegible]以[illegible]業
[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來迎自云[illegible]人與
之[illegible]間所居[illegible]城[illegible]五里[illegible]有
惟五[illegible]在[illegible]時[illegible]也
大觀四年[illegible]

應五神爲又大岳太和山五龍宮記云唐貞觀十歲旱詔武當軍節度使姚簡祈山禱雨是夕有儒服五人謁見自謂五氣龍君頃之大雨如注詔建五龍觀以旌靈異乃若屍處受祭[illegible]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五色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

黃魔扶舟[illegible]荊州志云[illegible]黃魔神[illegible]通中嶽[illegible]黃魔神也祐公出此黃魔[illegible]峽中有神人[illegible]李吉甫曰[illegible]

蠶叢陳跡蜀記云鼈靈荊人也時杜宇爲蜀王號望帝[illegible]

之仙蹤幻蹟余也[illegible]載之備更僕可數也

三楚

仁卿問三楚三郢南荆北荆九江九疑七澤二湘五[illegible]漢之別[illegible]日秦漢之間楚地廣遠非三代舊域矣所稱三楚者謂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項羽之分楚爲四則自王彭城號爲西楚本東楚地而吳芮爲王衡山都邾共敖王江陵本西楚地英布王九江本南楚地都廬成漢書注即以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焉六國時又有三郢之名謂熊繹初封丹陽在今枝江至楚文王徙都郢即今江陵地（今江陵縣東北）昭王畏吳徙都鄀即今宜城地郡亦稱郢都是爲兩郢考烈王畏秦又徙都壽春

即今鳳陽壽州地壽春後稱郢都是爲東郢包希賢[illegible]緒編韻府云三郢亦稱三楚也三國時有南北荊州者關雲長（荊）既沒則南郡屬吳而魏數爭之故荊州之名南北互立魏立荊州治宛是爲北荊州吳立荊州治江陵是爲南荊州也夫楚中郡名沿革不常姑勿論而山川之名先儒嘗有疑者禹貢荊州九江孔殷蔡仲默注云九江即今之洞庭其說本於將穎叔之奇而孔安國應仲遠紛紛之說始定據禹貢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而導

水之文自岷山至于豐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
爲匯東陵即今巴陵與夷陵相對歐陽忞輿地廣記
以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九江乃在東陵之上
豈在彭蠡下耶蔡仲默釋孔殷曰孔甚殷正也而鄭
康成又云殷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甚多以言治
之之難九江下流合于江而九江非大江也孔安國
乃言江於荊州之界分爲九道應仲遠即以爲分自
潯陽蓋本於班昭漢志謂九江在潯陽縣南東合於
大江於是以東陵爲廬州地而李德芻元豐郡縣志

以黄州爲西陵蓋西漢析置邾城地爲西陵縣劉景
升又築西陵城爲鎮非禹貢之西陵也乃潯陽記則
又創爲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蜯江三曰烏白江
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
江九曰菌江李弘憲元和志則謂一曰畎江二曰白
蜆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蜯江六曰[illegible]江
七曰麋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張須元九江圖又
有三里五洲白蜯菌洲之名五洲即蜆江三里即畎
江也梁載言十道志則云江自鄂陵分派爲九於此

合而謂之九江口又云潯陽江有八洲一曰沙洲二
曰人洲三曰九江洲四曰烏洲五曰豢洲六曰烏洲
七曰感洲八曰蜯洲江流其間曲折爲九其說謬甚
此言潯陽之九江也而禹貢九江謂東陵之上有九
水蔡仲默以爲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漵水酉水澧水
資水湘水余嘗謂沅水即元水不宜分爲二水而漸
水源短亦不得名爲江禹所稱九江蓋指瀟湘蒸澧
沅資敘辰酉九水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在九江中
而張茂先博物志以君山爲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

岳之洞庭荊之九江也若謂潯陽則在揚州境豈荊
州域哉酈善長水經注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今
岳州巴陵即漢之下雋地洞庭在其西北則荊之九
江爲洞庭明甚其敷淺原當在岳鄂之間蔡仲默注
又即江州德安縣博陽山誤矣豈亦又惑於潯陽九
江之說乎羅長源以敷淺原在崇陽縣西二百里至
今山下近村以敷淺敷外爲名楊用脩亦言其說
亦度其彊里可信耳又禹貢雲土夢作乂分雲夢爲
二而後世則合稱之蔡仲默亦云雲夢澤名方八九

百里跨江南川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雲夢二澤名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左傳桓四年䢵女生子文使棄諸夢中言夢而不言雲定四年楚子濟江入於雲中言雲而不言夢蓋與禹貢合漢陽圖經云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等縣是也然䢵子故城在今德安或謂在郢亦皆江北地䢵女棄子於夢中則夢在江北雲在江南漢陽圖經亦誤乃若司馬長卿相如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方九百里特其小小者耳此誇詡之辭何足憑乎戰國策秦與楚戰取洞庭五渚五渚者九水中惟沅湘敘資澧五水最大故稱五渚也然湘水又有三湘之名蓋湘水發源廣西興安縣畢瀧至永州與湘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而岳州城南又有三湘浦又一統志以長沙屬縣有湘潭湘陰湘鄉亦稱三湘焉水經注云沅水去武陵界分為五溪一曰雄溪二曰樠溪三曰酉溪四曰潕溪五曰辰溪皆槃瓠子孫所居謂之五溪

蠻馬貴與通考一曰辰溪二曰酉溪三曰巫溪四曰武溪五曰沅溪杜子美詩五溪衣服共雲山是也黃魯直云五溪在辰川而辰川九疑山九峯相似一曰朱明二曰石城三曰石樓四曰娥皇五曰舜源六曰女英七曰簫韶八曰桂林九曰梓林一作杞林又曾伯端集仙錄稱帝舜吉王彭之九疑峯名一曰長安二曰萬年三曰宗正四曰大理五曰怡志六曰廣得七曰宜春八曰宣政九曰行化九峯之下又有九水之名與輿圖地志俱不協皆為小說稗撰不足辯於乎楚中山川雲夢為先前哲備載楚紀余嘗謂楚人以藝文儒業稱者有四祖焉鬻子為成周子書之祖屈原為春秋騷賦之祖襄陽杜子美為歌詩律詩之祖道州周茂叔敦頤接群聖千載不傳之秘又為有宋道學之祖也楚人善器用飲食者又有一祖焉桂陽蔡敬仲為造紙之祖景陵陸鴻漸為造茶之祖也范蔚宗漢書云宦者蔡倫字敬仲永平中為給事宦掖和帝時為中常侍元初中封龍亭侯倫以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

作人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安
帝善之自是莫不從用焉劉珍東觀漢記云黃門
蔡倫典尚方作紙天下稱爲蔡侯紙何子元郴志
云蔡倫爲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秘器乃創爲紙後
世造紙者祀之歐宋新唐書云陸羽字鴻漸一名疾
字季疵前代不知飲茶羽嗜茶著茶經三篇言茶之
原茶之法茶之具天下始知飲茶矣封士晦鴻志云
鬻茶者或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而西夷驅馬
易茶大爲邊疆利是蔡敬仲陸鴻漸均有功於世所
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

竹王

仁卿問竹王答曰樂子正寰宇記云施州城東南有
竹王祠即夜郎侯祠也常璩華陽國志云竹王興於
遯水初有女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足間推
之不去聞有嬰兒聲持歸破竹得男長養有武才自
立爲夜郎王以竹爲姓漢武帝平西南夷王役夜夷
絲求立後天子封其三子爲侯郡著長水經注云女
子所破竹節棄地成林又云竹王以劍擊石出水事

大一統志云宋崇寧中詔賜竹王爲靈惠侯[illegible]
論語孔子不語神怪茲非神怪哉然墳羊鯷魚紀在
往牒孔子非不知也直不語耳余嘗刪元史至列傳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有論焉論曰余讀亦都護傳[illegible]而嘆太史氏傳疑也亦都
護勳業之隆三尚公主子孫世襲高昌王盛矣史稱
其先世居於樹瘿異哉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一夕有神光降於樹樹
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樹癭裂得嬰兒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是爲亦都
護之祖也此與夜郎之祖產於竹中者相似況哀牢觸沉
木而懷姙高麗感日精而卵生皆有母道何足訝乎
然則丞卵從迹又奚紛紛辯詰也夫乎天地始判人
類初生未有形交必由氣化宇宙間事出常理之外
學士大夫耳目所不逮者何限哉仁卿曰子語怪矣
答曰不然程氏遺書云隕石無種種於氣麟鳳種亦
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几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
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其海中島嶼廣
大人不及見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
有人類則有形交必無氣化之人辭穩[illegible]讀書錄

六天地之初總是氣化今則氣化形化並行而不息
觀於許之言則王之生蓋氣化也

槃瓠

仁卿問槃瓠事答曰此虛語也始於山海經中明
言句大句大句狀壯之說而應劭遂承俗說謂高
辛氏之犬名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
婦是為南蠻范蔚宗漢書遂襲其說又增飾之至於
郭璞張茂先干令升李延壽樂史等各述於簡
冊其辭益繁而信之者益衆矣後漢書南蠻傳云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
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
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
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視
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
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
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
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
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

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莫進經三年
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
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製皆有尾其母後歸
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斕語言侏離好
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
蔓號曰蠻夷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
梁符傳租稅之賦又魏略云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
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老婦盛以瓠覆之以槃
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又黃閔武陵記云

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
可容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又辰州圖經云石窟
大如三間屋旁有一石似狗形蠻俗相傳槃瓠像也
蠻種有四一曰歸明戶二曰施溪武源蠻三曰山猺
四曰犵狫種雖區別而衣服趣向大畧相似每歲七
月二十五日蠻種類集宿於槃瓠廟下以牛彘酒醡
椎鼓踏歌謂之樣樣者蠻語恐名也杜君卿作通典
疑漢書辯之謂黃金古以斤計至始皇以二十兩為
一鎰今曰黃金萬鎰非古制也是雖至周始有而將

業乃周末之官今曰吳將軍非古制也桂君詆之辭
是矣而未得其實余謂高辛之代本無犬戎之患高
辛都亳即今河南偃師而犬戎在西陲蠻土在南陲
去亳各數千里荒服之外以一犬之力既能西走數
千里銜吳將軍之首歸致闕下而又能負帝女南走
數千里飛渡洞庭棲宿於武陵之石窟不餓乏耶此
其理悖矣羅長源路史云黃帝元妃西陵氏生三子
曰昌意曰玄囂曰龍苗龍苗生吾融吾融生卞明枝耕
卞明葉其國居南裔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夫卞

明乃黃帝曾孫而白犬爲卞明之子如後世名子爲
於菟犬子豹奴虎犺之類非真犬也西陵氏宗國在
楚即今夷陵地卞明乃西陵氏之胤則徙居南土理
或有之豈得以其子爲真犬哉既曰白犬又安得謂
槃瓠已有五采也又郭景純玄中記云高辛時犬戎
爲亂帝曰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
瓠去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
訓浮之會稽東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爲狗女
爲美女是爲狗封氏此又非蠻人之祖也合而評之

總爲妄誕韓伯暉 道昭 五音集韻云獥狐犬名也是
槃瓠當作獥狐蓋四夷稱號如北狄西獯鬻獫狁
獵猺獞犵狑獠猓之類文皆從犬言其性若獸爾
後人附會遂有怪談焉貴與四裔考云匈奴單于生
二女貌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
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
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
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是天處我乃下爲狼妻而產子
是爲高車之祖又云匈奴別種其先國於西海上爲

鄰國所滅男女盡殺之有一兒年十歲憐其幼不殺
乃刖足斷臂棄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飼兒得不死
兒長遂與狼交狼有孕負至山洞其後狼生十男各
爲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是爲突厥之祖此或因狼子
野心之語而有是說也又後魏拓跋氏始祖自言天
女所生吐蕃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多摩長始祖
曰言龍女所生凡此怪誕史書載而不刪無亦傳疑
之意乎

空言

仁卿曰僕聞子之言鄙心朗然靈矣願持而播之吾黨或藏諸名山以貽異代可乎余曰嗟余空言瑣屑無文奚而播奚而藏也自書契以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爲左史倚相所讀者今復何在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云嘗讀漢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者百不一二存焉竊悲其人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言之不可恃也如此羅長源國名紀論云觀班志劉略文字因已不勝紀其果有益乎無益也而隋唐之書卷帙之多動數十百千萬使後之學士腐唇蔑齒眵昏雙明而不知其統豈不悲哉古人脩短隨化皆朗於盡古之文人詞士殘窮竹帛識不能不以之興懷夫二公之論符合若此亦有見於理勢之必然而昔人所謂萬形皆有敝惟文爲不朽人亦定論矣余一時空言何足信予欲播而傳也毋亦信

郭蟬之葉蝕字之蠹而淵濫者乎邯鄲笑林云楚人居貧讀淮南鴻寶方得螳螂執葉伺蟬可隱形之說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別乃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鄣問其妻汝見我否妻始答言見經日乃厭倦紿曰不見於是竊喜持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爲市吏所縛此何益也又孫孟文北夢瑣言云唐吏部尚書張公表褐有少子嘗讀古方術蠹魚入道經函中蝕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翦以實瓶中捉蠹魚投之冀其蝕字復竟不得成心疾此又何益也夫讀書而信郭蟬之葉蝕字之蠹是謂書癡予信余言亦書癡哉且予信余言而不知余言不足信是以雉爲鳳也尹文子云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於是易以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而不知非鳳凰也子欲傳播余言亦類是哉

二卷終

益部談資三卷

（明）何宇度撰

明刻本

益部談資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何宇度撰。宇度里貫未詳。萬歷中官夔州府通判。是書所紀皆四川山川物產及古今軼事。分上中下三卷。以體例不似圖經。故畧曰談資。資亦地志之支流也。蜀雖僻處一隅。而蠶叢魚鳧以下。古蹟爲多。長卿子雲以後。文士爲衆。又地形奧衍。百產繁饒。富庶之餘。溢爲香麗。歲時遊衆。亦自古爲盛。故其見於記載。形於歌詠者。自揚雄蜀王本紀、譙周三巴記、李克益州記以下。圖籍最多。遺事佚聞。皆足資採摭。是書掇拾蒐羅。尚未能一一賅備。然詮擇不苟。去取頗嚴。其後曹學佺作蜀中廣記。徵引較博。不免稍涉氾濫。轉不若此本之雅潔。在明人雜說之中。尚可稱簡而有要者。原本有李維楨跋。亦極推爲善本。蓋不誣云。

益部談資引

何仁仲辭賦之業士林聲稱籍甚而不悉其有政事材浮沉兩都散署十許年僅得判夔府當事者一切盤錯輒屬仁仲應時批解鉥籠箠而遠苞苴人皆嚴重之居夔僅數月督府置諸幕下使佐成都守攝華陽令其最不易辦者為貢箋仁仲費省而事集兩臺及監司予上考而銓曹漫然用左官律置之余使使訊仁仲仁仲遺一編書曰益部談資君望我意氣乎橐中裝盡是矣余發視之則皆蜀故實山川人物之勝晬然指掌應接不暇而時吐致語靡靡可聽余謂仁仲不閒洗休文之戲朱彥和耶年少何乃不黍天下唯文義綦書一時將去仁仲以詞容燕吏事名是為姤娛宦蜀三年遂括蜀千古之美英英斑管纍纍錦囊又何得不左官人傳仁仲入都𠙽語銓曹左官坐何狀曰不當以辭翰內交仁仲言能為辭翰者內交我耳非我交人曰豈耶何必辭翰仁仲失笑此自蜀人司馬長卿作俑夫以辭翰內交孰與以賄信如所云長安輦上貴人必不識一丁者耶長揖而出此語殊可為談資附之以資談者

南新市人李維楨本寧甫譔

益部談資卷上

安陸　何宇度　仁仲著

王逸少生平最慕蜀之山川渴欲一遊與周益州書云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爲不備悉但言此心已馳于彼矣又云吾有七兒惟一小者未婚過此便得至彼得果此緣一段奇事又云鹽井火井皆有不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其言不一而足雖雅志未酬千載之下猶與此中山水爭勝

逸少帖遊目汶領郎岷嶺用古字也與謝東山書嘉州舊有石刻今不復存

宋陸務觀范石湖皆作記妙手一有入蜀記一有吳船記載三峽風物不異丹青圖畫讀之躍然

益州耆舊傳漢陳壽作益州記漢李膺作華陽國志晉常璩作成都記唐盧求作蜀檮杌宋張唐英作成都古今集記宋趙抃作續記宋王剛中作蜀鑑宋李文子作丙丁二記宋范石湖胡長文作夔記本朝郭棐作諸書僅華陽國志蜀鑑蜀檮杌夔紀有刻餘俱漫漶久矣

玉壘青城俱在灌縣雪山在茂州峨嵋在嘉定李白讀書匡山在彰明劍閣在閬中崌崍在眉州瓦屋在滎經俱海内名山鼎峙珠聯盈於境内

全蜀秇文志楊用修所編也網羅金石鼎彝秦漢之文幾盡可謂博矣然惜太繁刻在藩司已不存太平清話云四川總志惟秇文一卷乃用修所選立例最古似殊不然豈俱未見二書乎

蜀之山大約近江源者皆謂之岷山峯連崗屬千里不絶今俗謂青城爲岷山者以此又聞凡稱岷嶓者該衆山言也凡稱沱潛者該衆水言也蓋蜀山之居左者皆曰岷居右者皆曰嶓水出於岷者皆謂之江出於嶓者皆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出於江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沱出於漢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潛古今論岷嶓沱潛者衆矣參差不一莫得其眞惟由不知左者皆得爲岷右者皆得爲嶓而獨指茂州之汶山爲岷山金牛之嶓冢爲嶓山隘矣然今嶓冢又改隷陝西非蜀可得並論也

蜀之水宋王象之言之頗悉四瀆惟江最大發於岷逕夔荆而入於海自蜀而言江之外其水有七出於綿州者綿水出於什邡者洛水分流於永康者湔水三水皆合於雒自雒逕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

會總曰內水發源於江油逕綿潼東至於合曰涪水發源於沔逕天安利閬合於涪水曰嘉陵水發源於小巴嶺逕巴蓬至於渠曰巴水出萬頃池逕與巴水合曰渠水巴渠二水合而與嘉陵涪水會以達於渝而江始大若分流出與中入中國以附于江者有三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青衣逕洪雅夾江而下羊山逕漢源至嘉定馬湖自夷都流至叙俱與江合而下夔峽惟漢水出嶓冢與江分流由漢金趨襄至江夏大別山始與江合而達于海

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儀一代領袖百家漢如揚

雄王褒司馬相如唐如陳子昂李白宋如蘇家父子元如虞集豈他方所能比擬然不特此耆舊之彥若花蘂富壚製箋才情豈在人下

火井邛州蓬溪富順咸有之蜀都賦火井熒於幽泉高熖煽于天陲註曰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熖出以竹筒盛之其火無灰井有水火取井火煑水一斛得鹽五斗家火煑之則鹽減邛州南故有火井巡檢司蓬溪者地窪若池以火引之有聲隱隱出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熖生水上水爲之沸而寒如故秋冬水[illegible]土上有熖觀者至焚衣裾

油井在嘉州眉州青神井研洪雅犍爲諸縣居人皆用以燃燈官長夜行則以竹筒貯而燃之一筒可行數里價減常油之半光明無異

茶爲蜀中郡邑常產蒙嶺在名山霧中在大義俱擅古今名品世又謂峨嵋之味初苦而終甘茶經又云瀘茶味佳飲之療風若余所見成都之灌縣夔門之開縣初春所採不減江南

鹽井各州邑多有之大小不一深可數十丈上孔僅盃盂大用竹作長筒垂下取水而煎曬即成鹽業此有成富者亦有家爲之累者隨其所遇然開井祇憑

堪輿家言不知何術得此

大禹史稱生于西羌方輿志謂今石泉縣之石紐村是其發祥地也山石紐結題有禹穴二字傳爲李太白所書塗山氏之塗山今在重慶城外即其后家耳後因巡狩而南崩于會稽會稽亦有禹穴者乃其葬處

玄帝幻身在今中江之雲臺山峯岫透迤殿宇弘麗乞靈者踵接另有志可考

文昌帝君傳云降生于越之西嶲之南兩郡之間今之梓潼縣是也志稱[illegible]中刻有帝親筆書自作紫府

飛霞洞記落筆精妙命詞簡遠惜未得覩
許眞君名遜洪州人也嘗爲德陽縣令有仙術歲歉點石化金以濟民今縣治有煉丹井煉丹臺遺跡存焉即豫章鐵柱宮所祀者
大峨山者普賢大士道場西竺僧所稱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有蘇稽渡故子瞻讀書處及鶗鶴山陳圖南諸墨蹟石下泉水云與楚玉泉寺通郭景純賦峨眉爲泉陽之揭殆是乎欲鳳臺爲昔楚狂棲隱處中峯寺有孫思邈藥鼎小鳥如鸚鵡鳴曰佛現向人掌取食蒼鼠成羣了不避人石徑寸者常

放光日射如虹入蜀不遊此何以稱奇
宋祈有益部方物賛曰海棠曰楠曰檀曰竹栢曰海芋曰紅豆曰紫竹曰慈竹曰欇竹曰方竹曰柑曰赤鶴芋曰綠蒲萄曰天師栗曰天仙果曰隈支曰錦被堆曰錦帶花曰石蟬花曰長生草曰瑞草曰紅蕉花曰重葉海棠曰月季花曰佛豆添色拒霜花曰黃葵蘗曰艾子曰鴛鴦草曰娛美人草曰仙人絛曰羞襲花曰瑞聖花曰七寶花曰旗節花曰娑羅花曰木蓮花曰鷺毛玉鳳花曰蒟曰眞珠菜曰韌曰蓮曰蟬花曰蕁麻曰水硫黃曰附子曰石瓜曰芎曰大黃曰餘甘子曰金星草曰桐花鳳曰紅桐背曰茌雀曰護花鳥曰百舌鳥曰猿曰龍羊曰獲曰魶魚曰嘉魚曰鯀魚曰黑頭魚曰沙綠魚曰石鱉魚曰金蟲凡六十五種
武擔山在藩司右西蜀記蜀王開明妃死遣五丁擔土爲塚而成以是得名史稱昭烈即位于武擔山之南即此
楊妃池在灌縣東太眞外傳云妃父玄琰爲蜀州司戶妃生于蜀嘗誤墜池中故後世池以妃名
文君井在邛州采蘭雜志載文君閨中一井文君手

汲則甘香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今白鶴驛中之井是也水尚清澈州人釀酒必取之
眉州象耳山舊有李白題石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落滿人衣袖疑如濯魄冰壺也眞千古佳語
播州今改遵義府即漢之牂牁唐之夜郎也李白貶于此志載流寓以白稱首
簡州逍遙洞有漢碑止十二字云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旁書東漢仙集留題乃古隸
資縣有唐顏魯公書中興頌刻于廢寺磨崖上石理甚泐字半漫滅去碑五里河名唐明渡云明皇駐蹕

之所
資縣球溪有僧化去今九年矣幻體如生或稱曰活
佛或曰乾和尚葉令爲繪圖作詩表之
眉州有蘇長公水坻小像李龍眠畫子由贊雖國初
重刻不失古意又有長公馬券刻黃魯直跋及醉翁
亭記水調歌頭諸碑皆近代效滁黃鐫者
潼川卽古梓州城外牛頭寺在焉形如伏牛竹樹迢
遞不負昔賢稱賞問牛頭之稱山僧指以路旁小石
而州之俗人又刻龍于石俱可笑也山上俯視城郭
江流如畫第青山意不盡之句無一碑刻不免是此

邦缺事
漢州古廣漢也新都卽楊用修故里宅第不甚弘麗
問之遺書僅存一二
杜宇亦曰杜鵑蜀人稱爲望帝魂所化其說前人言
之詳矣志稱成都有望帝廟
荔枝敘馬瀘涪合俱出嘉定富順亦有之敘瀘爲上
涪合爲次嘉州今止一二株屬之蜀藩華陽國志載
漢宣帝時荔枝閒日二千石張具其下邀賓賞之一
騎紅塵妃子笑蓋從棧道入關耳涪舊有妃子園顆
最肥大馬馳七日夜卽抵長安其速如此所謂無人

知是荔枝來也重慶營昌諸處又聞亦有龍眼
白居易爲木蓮荔枝圖各紀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門
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
夏熟朵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
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如酪若離本枝一日而
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香味盡去
矣
卭竹出卭州之卭崍山卽古臨卭地也漢張騫奉使
西域得高節竹還而植此今人取以爲杖鶴膝者佳
又敘州亦出此竹雅州復有一種名羅漢竹皆爲杖

之具
海棠有色而無香惟嘉州色香並勝大足治中舊有
香霏閣號曰海棠香國謂杜子美諱母乳名詩中不
之及恐亦宋人傳會
諸葛菜卽古之蔓菁令之紅蘿蔔也武侯謂視諸蔬
有六利四時各食其根莖心葉令軍中所至咸種蜀
故以是名之
蒟醬見于相如揚雄左思諸賦中註云緣木而生其
子如桑椹蓋僰道通越巂之地出蒟僰人取以爲醬
僰地卽今敘州也問之莫荅或云今之雞㙡油及滇

中寘葉皆相彷彿晉灼註拘音矩徐廣注拘亦作蒟音窶

蜀檮杌載孟昶十月宴芳林園賞紅梔花乃青城山進三粒子種之而成者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今不可得見

傳稱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之日酣飲著簑笠獨往峨嵋山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揚者伐之斲以爲琴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故世稱雷威琴

東川有夷一種名曰僰人烏蒙即古竇地漢爲牂牁郡鎮雄即古芒部地天全即古氐羌地黎州即古西

南夷筰都地漢爲沉黎郡龍安即古冉駹地松潘亦古氐羌地漢設護羌校尉居此雪嶺在其境內建昌即古越巂郡又謂之猓郡其夷又謂之羅羅

西番與蜀相近貢道必由錦城有三歲一至者有一歲一至者其貢則小鍍金銅佛銅小寶塔彩色小畫佛銅鐵刀劍盔甲及珊瑚唵叭香舍利子氆氌諸貨也舍利子止小菉豆大紅紫色用香綿包裹問其俗云伊國人初生時即能言前生功果者國王拜爲國師僧人老死能前知死期而以所餘付後人者國人即謂與佛遂合衆同焚從灰燼中得舍利今來獻之僧皆係中年紅補衣僧帽束五彩軟帶乃伊國之尊官法師中朝之賜衣也言語不通中華食牛羊肉而飲酒番物名不一志載惟足力麻鐵力麻氆氌三種而自蜀人言者有曰細毯工布氆毯絨邊工毯姜納大貨貼裡綿帷憑粗細顏色定價值

川扇不知起自何時然李德裕有畫桐華鳳扇賦云未若繪兹禽于素扇動涼風于羅薦則唐時此地已嘗製之矣竹本蜀所富有第不甚堅厚紙則出嘉州彭縣輕細柔薄惟可製扇是其來已非一日欲不克貢得乎

諸葛鼓乃銅鑄者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敞口大約若今樁手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紋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有聲如鼓云置于水擊之其聲更鏗

長腰鼓即古之蜡鼓也長七八尺以木爲桶腰用篾束二三道塗以土泥兩頭用皮幪之三四人横擡扛擊州郡獻春及田間秧種時農夫皆擊此復雜以巴渝之曲

熊之爲物多係獸形諸深山中人跡罕到處皆有之力能食虎其皮色黑而大勝于虎掌味固佳然開身

之味亦不減

道書載中國名山青城峨嵋爲西嶽佐理又三佐命山及十大洞天皆有青城而福地七十二則巫山臨邛平都在其列

青城山唐杜光庭記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絶青城乃第一峯也山有七十二小洞八大洞道書以爲第五洞天神仙都會之處

八陣圖有三處一在新都牟彌鎮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夔州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棊盤市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劍閣兩崖峻拔鑿石架閣而爲棧道秦司馬錯由此伐蜀

籌筆驛在廣元武侯出師嘗駐于此唐李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此其地也

石纖在廣安石船在大竹俱江中皆以形名

聖燈蓬山者爲最初出三四點漸至數十點高下相應離合不常未知何物

虎豹此邦常産其鞟艾葉金錢爲佳然間有銀邊金錢者羊名蟠者其角年久而蟠皮可坐廢人羚羊皮毛色青兵中臥之有警則自動天狗皮毛純白嚴寒坐臥之處雪爲不積皆出諸夷山中

火浣布不朽木俱出于建昌夷中其布卽取此木之絲而成焚之燃而無灰熖過仍還故物

兎之白者自是一種安縣間有携至會城者予因憶向年家食曾于沔州費兵憲處見有三小白鹿云自關中携歸身白而目紅儼如圖畫中所繪豈凡物皆有白色特未之多見乎

鯢魚一名魶一名鰤出榮經河中大首長尾而有四足能援樹攀木聲作兒啼土人皆食之

雪蛆産于岷峨深澗中積雪春夏不消而成者其形如蛹但無刺肥白長五六寸腹中惟水身能申縮取而食之須在旦夕否則化矣

香猪土犬建昌松潘俱出香猪小而肥肉頗香入冬醃以餽人土犬亦小而肥美群遊稻田一犬登樹而望如有捕者則先鳴吠令衆犬奔逸

黄庭堅嘗謫涪州守因自號曰涪翁李白嘗避難過涪州故今鎭名曰李渡

中巖諾詎那尊者道場離青神南五里寺臨江千有水月閣下更遏江水喚魚池在巖石下小魚百千頭

僧拍手始集三石笋從地而起石逕高峻宛曲泉從兩山而下頗盡林壑之美

凌雲山與嘉州對岸石壁鐫千佛内彌勒像首搭峯嶺趾瀘江水高三百六十尺唐韋皐所造寺之殿閣磴道依山盤曲前望峨眉三峯下俯眉雅諸水與江山輻輳處也寺左有蘇長公墨池著書堂長公云天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嘉之山水在凌雲

蜀中水陸舟車所經凡有巖石莫不鐫佛像豈地近西番前代風氣漸染如此

保寧郡治前對翠屏山江流環遶其下闤闠殷富川

北奥區也張桓侯墓即在治旁廟宇巍峩郡人威嚴事之出郭而西經槐樹施店柏林圓山龍潭五驛始抵廣元塹崗複嶺道路綿邈行者苦之關曰二郎曰栢曰梅皆極險峻擅登青天之譽

廣元即利州古之葭萌也出郭數里石壁臨江鐫大小佛像幾滿非近代物車馬遶岸而行下視深潭毛爲之竪宛然又一巫峽也

廣元而西經沙河神宣黄壩三驛始出蜀境巖嶺斗削四無人烟行者如臨絶境視之歸巫道路僅謙一籌

七盤嶺乃秦蜀分界處一峯拄天萬石羅列中開一綫之道而下俯絶澗誦岑嘉州杜工部之句不覺七盤日月飛動

蜀中諸郡天氣不一重夔四面皆山城基少土冬雖不寒夏則最熱六七月間裸體終日瞶瞶如醉夢中夜寢汗透枕簟惟錦城隆冬時或揮扇夏夜間覆單衾乃四時陰多晴少數郡皆同每誦子美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感嘆此老信是詩史

松潘去省不旬日聞彼中嚴寒臥室之内冬必爨火重裘盛夏一雨即擁絮炙炭蓋近西北地氣使然

蜀江界兩山間即風亦無波舟且不蓬柰何禍常不測予目擊之始得其故蓋灘急水駛怪石林立舟薄而載重長年每倩客爲之突然遇石鮮不齏粉是以絶無顚覆惟有沉溺患生于傾刻無事時非如大江風波可以閃避也誠能反是安得有虞

出師表五月渡瀘以水色黑得名今之金沙江是也滇蜀之交一在武定之南一在姚安之左

益部談資卷中

安陸 何宇度 仁仲著

成都一名錦城一名錦官城秦張儀所築有大城少城子城三區後始改合附郭縣二曰成都曰華陽華陽古國名也

成都城外皆平壤竹樹蓊蔚田地膏腴江河諸流交錯貫絡昔稱天府沃野信非虛語

江從灌口來夏秋水漲瀾盈里許冬春水涸如帶邦人或以河名之

錦城又名芙蓉城昔蜀孟昶僭擬宮苑城上盡種芙

蓉謂左右曰眞錦城也後世因之亦種芙蓉于上有直指登城不便輿從命稍芟之軍卒因盡薙去

東南角樓榜曰芙蓉樓名雖佳規製不甚鉅麗宴會亦不恒到

西南角樓榜曰錦江春色俯視江河諸流青羊浣溪諸處景物差勝

環城爲橋者四曰駟馬卽相如題柱處舊昇仙也南曰萬里取孔明送費禕聘吳曰萬里之行始于此之義東曰濯錦西曰浣花名皆古雅可誦

唐史載玄宗狩蜀至萬里橋問橋名左右對以萬里玄宗歎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更二十年國有難朕當遠遊至萬里之外此是也遂駐蹕成都

文翁禮殿今學宮卽其故址云漢文翁立學作石室繪三皇五帝仲尼七十二賢及兩漢君臣像于其中祀之至唐已漫滅宋嘉祐中重爲摹寫增至一百七十三人今學宮止有孔門諸弟子石刻不知仍是故物否其餘不可見矣因錄其姓名

盤古 伏羲 神農 蒼頡 沮誦 黃帝 少昊 高陽 祝融 高辛 堯 舜 禹 咎繇 稷 契 伯夷 夔 湯 伊尹 高宗 傅說 太

王 王季 太伯 文王 太顛 閎夭 散宜生 南宮括 武王 太公 周公 成王 召公 仲山甫 宣王 管仲 子產 李冰 老子 藺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賈誼 文翁 漢武帝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奮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彊 莊君平 劉向 揚雄 漢光武 鄧禹 張堪 張湛 桓溫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廉范 班固 黃昌 种暠 馬融 李膺 高眹 陳宴 服虔 陳紀 鄭玄 諸葛亮 龐統 董和 費

詩　譙周　鍾繇　王肅　羊祜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裔智明　范廣　謝安　亘石虔
蜀錦之名其來久矣城名錦官江名濯錦而蜀都賦
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都有九壁村出
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轉運給其費府掌其事
元豐中建錦院歲募軍匠五百人其錦之名凡三十
餘種今惟蜀藩製之名無多而價甚昂不可易得
蜀箋古已有名至唐而後盛至薛濤而後精據譜云
箋之名不一有曰玉版曰表光曰貢余曰經屑或布
紋或綾綺文或人物花木蟲魚鼎彝文唐韓浦詩云

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則又倍多已濤
製更有小而僅可書一二詩者乃今蜀藩所造僅純白
一種清瑩光細長餘五六尺寬僅二三尺亦無諸花
紋遠讓古昔多矣
十箋者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
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又有松花金流沙
彩霞金粉杏花冷金之別皆其異名
史載王衍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即
深紅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其次
學士箋比百韻較短何今日輒無一種

漢昭烈帝惠陵去城南五里古塚巍然石碑僅未斷
傍即昭烈廟頗壯麗用武侯諸將配享前有穹碑以
亭覆之乃唐之裴度記柳公綽書也會城古碑僅有
此予謂衢口當樹一枋名曰漢昭烈陵廟當請之當
道未果
揚雄舊宅在府治西成都縣治其舊址也今藩司前
有墨池草玄亭在焉誦岑參詩吾悲子雲居寂寞人
已去娟娟西江月猶照草玄處為之悵然米芾有墨
池碑字
子雲家貧嗜酒問字者多載酒而往清賞錄載昔有

犍為人得雄草玄之硯如今製但去圭角
王褒宅在資陽墓在資縣舊碑剝落不堪讀李白宅
在彰明間有碑刻存焉
花蘂夫人宅在灌縣夫人姓費氏青城人以賦宮詞
百首著名全蜀藝文志仍載有遺詩百首是楊用修
收者
嚴君平墓在新都有碑樹于道傍賣卜之肆在省城
漢文帝諱莊故史記改嚴為莊以莊與嚴古同義
武侯祠在城西浣花谿上與子美草堂相接廟貌雖
未頹壞森森之栢則不復存

相如宅在城西南五里又云在市橋西今琴臺去城西五里豈非其處乎秀栢參差當壚滌器風流宛可想見

傳謂相如死文君爲作誄是文君豈徒以色稱者

支機石在城西隅卽嚴眞觀今以一亭覆之高不盈丈頭石無他譎晉張華博物志有人居海上乘槎到天河得一石歸以問嚴君平今蜀人相傳卽此

子美石笋行云在成都西門陌上按志有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南者高于北以公孫時嘗折也今遍問故老于西門外竟無有也豈後又盡被折去耶

城南市名五塊石有大石五片壘疊其上云石下有海眼豈卽石笋年久頹斷置此乎又云五丁所置下有海眼

青羊宮在城西南竹樹青葱殿宇弘麗宴會多往焉昔老聃謂關令尹喜曰後于青羊肆相尋卽此地

杜少陵勝國時加謚文貞祠在浣花溪上云卽草堂舊址人多以草堂呼之祠後堂爲陳方伯泰卽青蓮里橋西一草堂棟宇尚未傾圮藩監司郡邑常宴會處予稍爲之修葺鐫公遺像及唐本傳于石榜署皆用公詩而櫽括之曰背郭堂成錦里溪山千古在緣江路熟青郊竹樹四時新又萬丈光芒信有文章驚海內千年艷慕猶勞車馬駐江干又萬里橋西草堂佳句如新宛見卜居之興百花潭上水檻著波依舊長留懷古之思不知堪博此公捧腹否

浣花谿中一洲橫出下卽百花潭也舊有洲上亭一跨水橋亭一名皆無謂予易以浮槎滄浪二榜及增益竹樹于上子美有靈當亦稱快

武侯工部二祠之中有寺一名草堂一名中寺前代爲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時始易以僧大曆中崔寧鎭蜀以冀國夫人任氏本浣花女遂重修之繪任氏與于其中會昌中欲毀寺夜聞女子啼泣之聲中止

已而禱而有驗本朝賜名梵安寺

百花潭口舊有任氏一碑立于風雨中予令人滌去苔蘚讀之乃宋熙寧年間吳中復撰八分書也字半漫漶略可成誦云夫人微時見一僧墜汚渠爲濯其衣百花湧出因而名其潭後杜少陵薛濤皆買居潭側

薛濤唐之青樓人也其詩云聞道邊城苦于今到始知好將寒下曲唱與隴頭兒濤本長安良家女父宦于蜀失身爲妓晚歲住居碧雞坊王建贈詩云萬里

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
領春風總不如墓在江干碑題唐女校書薛弘度墓
弘度蓋濤小字云卒時年七十三段文昌爲譔志銘
一時名士如常早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劉
禹錫張祜咸與之唱和

薛濤井舊名玉女津在錦江南岸水極清澈石欄周
環乆屬蜀藩爲製箋處有堂室數楹令卒守之每年
定期命匠製紙用以爲入京表疏市無貿者

石犀寺俗稱曰石牛寺華陽國志云　年間建今
佛殿之前有一大石其形如犀殿中又有水眼如井
云其水與海通有太和年間馬季武寫經石幢

射洪祠在北門外驛傍傳云蜀獻王初之國夢有神
冠冕來謁者王問爲誰對曰陳子昂也今爲射洪土
神王駕過獲全至此王因其地立祠祀之世因謂子
昂爲蜀土神

大慈寺唐至德年建舊有玄宗書大聖慈寺四字寶
光寺即故興福寺亦創自唐時惜皆無舊碑可考

東坡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
波頭起伏唐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水之變號稱神
逸其後蜀人黄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嘗于大慈寺
四壁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若崩崖也知微死畫法
中絕今大慈寺故在也四壁安能復覩

桐花鳳志稱成都春日桐花開時有鳥小而具五色
如鳳形盤旋樹上桐花謝莫知所之問之郡人亦不
多見

鸚鵡成都甚多梁山諸縣亦有之春時飛鳴如陣每
過浣谿樹下停車側耳者乆之

楊梅蜀藩夏日相餽亦鹽水浸者顆味俱讓吳下

酴醾花志載惟成都最佳予見三種曰白玉碗曰出
爐銀曰雲南紅色香俱美可敵南中黄薔薇

牡丹諸色俱備千葉而大如毬兩都所不及也一名
魚血紅者獨艷惟無黄者

山茶有雲南紅石榴紅謝萬定數種朶大勝芍藥重
瓣如芙蓉土人自能接他處所莫匹也寶珠雖有又
拜下風矣

素馨紅者白者俱奇品紅開于春白開于秋桂之丹
者色亦甲于南中茉藜枝如藤花瓣稍大山蘭四季
有花香氣襲人又有一種葉稍大紅黄白三色而窮
冬新正盛開名曰蝉花則尤異也

蕙蘭香葉如菀豆開花似粟香亦清遠此中人甚愛

重叅云蘭爲所賽似未必然楊用修伊蘭賦謂不足
弍艶而有餘弍香載之髮紛經句猶馨古人用紉佩
頻浴西番有伊蒲佛供卽是此花

郫筒酒乃郫人刳大竹爲筒貯春釀于中相傳山濤
治郫用筠管釀酴醿作酒經旬方開香聞百步今其
製不傳

榿木籠竹惟成都最多江干村畔蓊蔚可愛毎見必
誦杜甫礙日吟風之句第榿字音欺不見字書

金馬碧雞祠在北門內金馬坊側漢宣帝聞益州有
金馬碧雞之神遣諫議大夫王襃醮祭于此宋賜廟

額曰昭應今仍稱金馬云

蠶叢祠在府治西南蠶叢初爲蜀侯後稱王教民桑
蠶蜀人至今德之

八蜡祠在城東南隅有司春秋致祭八蜡神者先穡
先農司穡郵表畷貓虎坊田水庸也

宋景濂國初仕學士致政歸青蘿山因其孫以罪被
刑安置公茂州子璲隨侍之蜀間關萬里卒于夔門
璲與家人皆相繼而歿蜀獻王憐之移葬于成都之
東郊卽今之淨居寺也祠廟宏整有司歲舉祀焉其
遺裔尚有存者方孝孺嘗爲蜀藩聘至因並立祠于
左

仙宮佛院成都頗盛半創自獻王之國時累代藩封
中貴從而增益之殿宇廊廡華麗高敞觀如玄天雲
臺寺如昭覺金像淨居淨因俗名萬福金沙廟如昭烈宮
如青羊俱不減兩都規模足供遊眺

諸寺間藏有佛牙甚至重七斤餘者錦袱朱匣珍䕶
嚴祀余頗疑之偶撿本草豹之齒骨極堅人得之詐
爲佛牙以誑俗爲之爽然自失此可以一洗蜀僧之
陋

楊用修著述之富古今罕儔予所見已刻者二十九

種升菴全集升菴詩集升菴詩話楊子巵言赤牘清
裁詞林萬選丹鉛要錄丹鉛總錄丹鉛摘錄丹鉛餘
錄丹鉛續錄藝林伐山墨池瑣錄詩話補遺五言律
祖絕句辯體禪林鈎玄水經古文韻語轉注古音畧
古音駢字古音複字古音附錄異魚圖贊韻林原訓
李詩選杜詩選風雅遺編皇明詩抄未見已刻者三
十九種南中續集玉堂集長短句長短句續集書品
詞品金石古文畫跋赤牘拾遺選詩外編選詩拾遺
唐絕精選唐音百絕唐絕增奇六言詩選古文音釋
古音獵要古音叢目奇字韻古文參同契溫泉詩集

洞天玄紀徑弓叢訓禪藻集譚苑醍醐陶情樂府樂府續集箜篌新詠壚戶錄滇載記脈位蠡說連夜吟卷月節詞千里面談經義模範崔氏志銘山海經補註七十行戌藁閏未刻者尚有七十一種各史要語晉史精語夏小正解管子叙錄莊子刊誤古雋謝華啓秀羣書麗句文海釣鼇名奏菁英四詩表証古文韻語別錄古文詩選皇明詩續抄詩林振秀五言絕選選唐百絕寰中秀句古今柳詩古諺古今風謠莽珥紀遊塡詞選格百琲明珠詞苑增奇草堂詩餘補遺六書傳證六書探賾篆韻索隱古篆要畧六書統

摘要隸騈銘心神品韻藻騈籤鐃筆淸暑錄希姓錄滇程紀書畫名跋書畫神品日素問糾畧羣艶傳神江花品蔡滇候記引書晶鈺丹鉛別錄丹鉛閏錄丹鉛贅錄升菴經說文遊餘錄卮言閏錄敝帚病榻手吹蘇黃詩髓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別選宋詩選元詩選群公四六節文古韻詩界說文先訓古今詞英塡詞玉屑六書練證逸古編經書指要唐史要偶語六書索隱總之一百四十種

用修之夫人能詩其一律一詞已載之王元美藝苑卮言矣今從伊里人更得數首曰珠淚紛紛濕硯池斷腸恐爲斷腸詩自從那日同攜手直到而今懶畫眉無藥可療長夜恨有錢難買少年時殷勤囑付春山鳥早向江南勸客歸　又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今年郎君自是無歸意何處春山不杜鵑　又丈夫本是四方客妾爲離愁心似結公義私情不兩全願君早向凌烟勒　又聞道滇南花草鮮輸君日日醉花前銀河若得鵲毛渡竝駕僊舟聽採蓮　又絕經賞月時又是菊花期歲月看流水人生遠別離

武侯祠壁間嵌一小碑上鐫繪像衣冠甚古雅題云丁黼字文伯石埭人也宋嘉定初進士有詩名以忤

史彌遠出帥成都賦錢尉入國詩曰正是朔風吹雪初行縢結束問征途不能刺刺對婢子已是昂昂眞丈夫嘗惠蘋曾隨屬國烏孫今亦病留奴不知漢節歸何日准擬殷勤說汴都元人入蜀公不屈死之事聞詔謚恭愍賜廟延溪有司春秋致祀字畫遒逸可愛立此石者名吳本義不知何許人

長樂花枝葉皆如虎耳草秋後叢生盆盎開紫色小花冬末轉盛鮮麗可愛居人獻歲以此爲饋名曰時花

任氏墓碑予嘗搜之荊棘中近見稗史載任氏者唐

之尚書侯繼圖妻也侯讀書大慈寺因秋風起拾得
一桐葉有詩在上貯之匣中後數年方卜任氏為妻
任見而驚曰此妾書葉詩胡為在君手詩曰拭翠斂
蛾眉鬱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
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在桐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
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字有心與
負心不知落何地

益部談資卷下

安陸　何宇度　仁仲著

蜀道難自古記之梁簡文帝詩云巫山七百里巴水
子回曲爲川東舟行峽中作也李白詩云不與秦塞
通雲烟爲川北棧道作也大都蜀道無不難如上青
天者峽固險矣而陸亦匪夷如夷陵至巴東之陸程
則視棧道何異是其難又在楚不在蜀耳
過巴東一日始抵蜀界沿江而行險覺稍減巫山十
二峯從輿人指點微見一二遠插天外
楚入蜀縣首爲巫山倚山俯江官民高下而居江口

有神女廟荒蕪不治乃有司新移置者舊廟在江干
離縣十里間亦頹廢予令人蹋古碑無有也宋玉高
唐賦想隨襄王之夢逝矣
楚宮僅存遺址在巫山西北楚襄王所遊之地也黃
山谷楚宮詩刻所謂細腰宮卽此今竟覓不可得
巫峽卽巫山也與西陵峽歸州峽並稱三峽連山七
百里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以通
江水圖經云抗峯岷峨偕嶺衡岳凝結翼附並出青
雲
盛弘之荊州記云三峽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

疊嶂隱天蔽日杜修可峽程記云三峽謂明月峽巫
山峽廣澤峽其瞿塘灩澦之類不係三峽數
趙文敏手書十二巫峯詞昔刻于巫山縣令尹㕔其
來索之煩磨去予僅于士夫家見之
陽臺在巫山城內山嶺山不甚高臺止平坻荒烟野
草襄王神女不知何在
三峽猿聲古人題詠極富予未舟行不及聞訊之馬
元赤云峽中兩岸最多或三五為偶或百數十為羣
沿崖援樹不可勝數惟亦未聞啼聲
竹枝歌唐劉禹錫白居易皆嘗賦之淒婉悲怨蘇長

公云有楚人哀屈吊賈之遺聲焉鶴林玉露載宋時
三峽長年猶能歌之今則亡矣
夔卽古夔子國宋王楳溪舊治也四圍皆高山峻嶺
中橫江流一道對江之山左為赤甲右為白鹽
巫山女子皆善吹簫嫁時衆女子治具送之吹簫數
日為樂蜀中有此毋乃神女之遺風乎
魚復卽夔地謂鯉魚至此復回不上也對城隔江有
魚復縣故址
白帝城離夔東五里崇山巍然另作一城狀下卽西
陵峽口大江橫流湍騰澎湃眞楚蜀咽喉也本朝設
右所官兵守焉
城上舊建公孫述廟後改漢先帝廟以武侯關張配
享綽楔題曰漢代明良廟後復有僧寺一區宋陸務
觀記云有古松栢及孟蜀時碑與黃庭堅題石笋越
公堂俱無一存自關而東卽子美東屯故居矣
瞿塘卽峽內江水深沉處灩澦乃一石笋樹兩峽之
中若青螺寶劒揷于鏡中波面天下之險信無踰此
俱在白帝城下
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峽不可下
又云灩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舟人以為水候總之

夏秋不可行也
峽口鐵柱二不知是何代物上鑄守關大將軍徐宗
武等字
峽口石上字多磨滅惟一詩云白帝城邊春草生黃
牛峽裏水波淸追思昭烈千年事長使英雄氣不平
後書大元至元十九年歲次壬午鎭國上將軍四川
宣慰使何公同男到此吟而已
諸葛八陣碛在夔城者江沙上碎石行列如引繩春
冬時見夏秋沒于水然江漲卽浮積上數十丈比退
而陣石如故子美詩有江流石不轉之句

夔城無井官府軍民咸取汲于江雖治井亦不能貯
水府治後僅有一泉自山嶺流下四時不竭因而引
入治內鑿池以貯之亦不能多分別派
夔孟錫東門戶然登後山城中一覽殆盡前卽逼近
江流城內薪水皆仰給城外不知前人何以為守
夔郡縣皆屬蜀而衛名瞿塘則屬楚國朝犬牙之製
如此
白帝城上僅元人一碑亦不甚佳餘皆今人詩字
杜工部祠在郡東數里倚山俯江云亦新創祠中止
塑像其秋與八詩近代雖有刻字殊不佳餘無足觀

者予置碑二三刻公像及史傳樹祠中一大書唐杜
工部遊寓處樹道旁
工部舊日草堂在城東十餘里外尚有遺址可尋止
一碑存數字題重修東屯草堂記似亦元物
城西開元寺唐了休禪師道場也國初張三丰與僧
廣海善寓居于寺者七日臨別贈詩云深入浮屠斷
世情奢摩他行恰相應天花隱隱呈微瑞風葉琅琅
詠大乘密室晝閑雲作蓋空亭夜靜月為燈魂銷影
散無何有到此誰能見老僧並留草履一雙沉香三
片而去後海以詩及二物獻之

文皇答賜王璟一枚千佛袈裟一領今猶置寺中稱
世寶云解學士縉有寺中法堂記碑
先主永安宮遺址卽今之學宮先主所崩處也諸葛
武侯受遺命于此
甘夫人墓在府治內後山前有二碑字似被近世吏
改吏卒皆能指點道之
子美遊蜀凡八稔自大曆元年春至夔大曆三年去
而之楚寓夔之東屯西瀼者凡三年得詩四百餘首
瀼者土人謂山間通江之流曰瀼
夔樵樓上柱聯卽當用杜詩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

星河影動搖何等壯麗俗人因諱悲字置之
志稱有詩史堂刻杜工部遺像又有萬丈堂取光焰
萬丈之義俱在府治內今不可考
郡齋望隔江羣山咫尺七峯分列若屛朝暮之間翠
色撲人衣袂予因取杜句翠屛名署中小齋
夔之香櫞大而香為閩浙所無亦有獅頭柑佛手柑
皆可玩
雲陽縣卽古雲安也洒未見佳總傾一盞卽薰人之
句每過高誦數迴
雲陽對江山上有張桓侯廟香火頗盛傳云侯之首

埜此官舟過縣必設牲醴望祀之

萬縣本漢朐䏰縣地隔江有岑公洞寬敞如庭室中有石狀如芝儼人爲者壁上多前代題識洞前石碑林立惟黃山谷楷書一通學顏體甚佳岑公唐人也爲仙化去

出城渡河有巨石亘生水面呼曰天生橋又曰天仙橋石橫百丈寬數十丈平坦如削下有飛瀑旁騰如萬馬之聲過之毛豎予語越尹當建二坊標其勝尚未就

丙穴在達州出嘉魚杜工部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志又載雅州亦有丙穴

梁山亦漢朐䏰縣地東九十里有泉自山嶺下注東坡昔以飛練名其亭嘉靖間守臣獻白兎至此而斃瘞之因更建亭宇故今稱之曰白兎亭行山路既疲泉復飛流百丈十里聲不絕誠長途一快事勝覽也又聞山上有洞惜未及登

黃葛樹葉似桂稍大團欒蔭數畝冬春不凋榦則攙𨅊根皆蟠露土上至于石崖[illegible]欲不藉土生者夔之梁萬最多惜無材用

竹䶉太平東鄉皆有之[illegible]形色俱類鼎差大而肥烹之味與黃鼎無異

郭公棐嘗梓夔門三傳名宦則諸葛亮李靖源乾曜韋處厚唐介虞允文王十朋李浩查籥劉光祖余應求孟珙鄉賢則屈原李邈廖彥正楊晟袁泓青文勝汪瀚柳英泥寓則宋玉杜甫李白寇準張俞邵雍黃魯直宋濂惟武侯工部王梅溪有特祠祀之

杜甫草堂在成都浣花溪上浣花溪一名百花潭

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 玉壘記

白帝城西臨大江東南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 荊州圖記

白帝城西孤石土人云灔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灔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古樂府注蜀三峽最險峽四月五月尤甚 水經

灔澦堆在巫峽口冬來出水二十丈餘夏没水半丈 寰宇記

成都記武侯廟前大殿柏古峭可愛人云諸葛公手植[illegible]游華記[illegible]在成都府[illegible]陵此柏在陵旁廟中也武侯宅之南 又寰宇記諸葛武侯祠在先主廟西又府城西有故宅存焉

顔山雜記四卷

（清）孫廷銓撰

清康熙十七年師儉堂刻孫文定公全集本

顏山雜記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廷銓撰。廷銓字伯度。又字枚先。號沚亭。益都
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入
國朝以薦授河間府推官。擢吏部主事。歷官內祕書
院大學士。謚文定。益都有顏神鎮。形勢險阨。明代
嘗建城設官以治之。廷銓世居其地。康熙丙午。予
告在籍。因蒐輯舊聞。作為此書。分山谷水泉城市
官署郷校逸民孝義風土歲時長城考靈泉廟災
祥物變物產物異遺文諸目。敘次簡核。而造語務
求儁異。王士禎居易錄。稱田雯黔書七十六篇。有
似爾雅者。有似考工記者。有似公穀檀弓者。有似
越絕書者。故相孫文定公廷銓作顏山雜記。記山
蠶琉璃窯器煤井鐵冶等。文筆奇峭。亦如此云云。
今考琉璃窯器煤井鐵冶。俱此書所載。其山蠶一
條則在廷銓南征記略中。士禎蓋偶然誤記。又士
禎香祖筆記引此書所載鳳凰嶺玉皇宮石刻宋
太祖太宗真宗御押。與周密癸辛雜識所載不同。
云云並載以備參考。案癸辛雜識為明代重刊。此石
為宋代原刻。木版易譌。當以碑本為據。士禎兩存
亦非也。惟香祖筆記又摭黃瑨雪洲集議積益一

疏。謂顏神設官之議起於瑨。而毀此書正德十二年
巡按黃某奏請之說為非。是則誠廷銓考核之疎矣。

序

孝水之為鄉於縣最僻遠而山川清麗民風樸愿城之者王先生元美記之者李先生于鱗于鱗之文頗奇偉而地與事皆不

甚切實蓋李生平與王最深其為文特欲侈大之已耳固未嘗身至其地而詳考其父老子弟也然王公之城孝水也襟帶嵩溪向背得所崗川霞蒸清泉映

錯自是百年以來民生日繁人文日興變亂之後蕭然獨完其功豈可忘哉李所為文蓋於王為不誣而於孝鄉則少疏矣城東秋谷魏別駕祠有馮文敏鍾

司空二公碑文亦雅健可喜其於風土交涉頗狹予少年稍知讀書每悵然有感夫境地必待人而顯而人之文辭非工弗傳故勝區名作常患不相值若李

從之而言之失真考之不詳亦猶之乎不相值而已相國沚亭孫公徃與予共硯席亦懷歎今垂三十年矣茲公以謝病暫歸里居多暇因成顏山雜記四卷寄以示予予讀之簡而有法潔而多姿上追考工爾雅下亦不失應劭酈道元其文之工足以傳遠而其實則父老子弟所終日耳而目之里巷誦說無異

物無異辭也昔云元氣之融結為山川而山川之奇莫不有所鍾以自見孝水之受名舊矣自王先生城之又且百餘年傳記所載碑版所垂非不衆多也而可且信者不假於異邦之人而卒出於公則吾孝鄉之山川誠亦靈矣哉

康熙丙午徂暑同學趙進美題

史252 331

序

余幼讀書談鄉里事嘗有二姬一龍岡范老本吳人嘗守青州青州至今傳范井岡也何顓城僻在深山乃亦有范泉將無影響又陳仲子者既隱處於陵皇甫謐高士傳及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又有適楚見聘之文且獨妻言而止以仲子窮餓又動與妻俱意楚國遠矣安從得車轍資此士聚後讀宋史乃知仲淹少長于長山及

舉進士第一猶名朱說舊讀書長白山而北泉亦其寄蹟非宦蹟也又讀春秋傳齊成公九年而楚入渠丘後竟滅莒又滅魯直與齊接今顓山上古長城乃齊楚之防塞去於陵百里耳當仲子時魯雖未滅意楚人役爲修塹通齊已甚渾遠不過二三百里耳因歎人不讀書見聞寡陋以窺天下事因鮮不影響者也甲辰冬余病罷官兀兀無以山居事原題之以志歲月漸能

視聽漸能扶掖長夏無事惟所居近山麓下多風亦不甚苦聊疏鄉里間事以消撥或一日間日三數日僅得一條于自錄之數月遂成卷帙因題曰顓山雜記以示友人蒙日是當爲顓志作志余曰志家文繁而不殺蕪細大要皆須有義例茲余所記猶里巷細言紀近不能及遠然稱者諸郡先輩鄉有志邑有志志邑而鄉寥矣安用役役爲日然則不失爲荊楚歲時記華

陽人物志耶余曰彼丁虛三都之舊做瑰麗筆不勝書茲顓城三里山郭耳就爲其書恐亦不得也

康熙四年歲次乙巳秋七月朔沚岡灌長識

顏山雜記

益都孫廷銓伯度纂

山谷

益泰岱之陰迤山二百里斷而復起然後有長白故圖經以長白岱之北輔也其一百里間山大如長白者多有圖經皆無專名門乎皆泰岱之支麓義不得有專名也俗言地大名雖復千里一以州界之此其義也雖然山大矣民衆矣

同在山中莫適爲名也則言不順於是乎地從主人或以方或以物或以人或以水泉草木各爲諸之谷猶遺賢在野鄉人得私謚焉此其義也[illegible]鄉之山北首長白東連郡郭其大者宜從郡不[illegible]然郡于岱遠鄉于岱近其自岱來者[illegible]從鄉後從郡矣蓋環城而近有南之[illegible]焉[illegible]之制阜焉西之鳳嶺焉北之鶴[illegible]山焉自[illegible]來望顏城而先入者萊人其之者有[illegible]西之焉

[illegible]門西之谿谷闢下之[illegible]曰嶺焉自岱[illegible]長白而去欲去不去延佇於淄青之界者有曰之雙山崒南之八子岩焉自岱來稱萊蕪[illegible]而東去復折而西以啟岳嶺之秀者有東南之岳陽黑山焉郡志失其付九山中之人[illegible]日[illegible]綴凡其自岳於茲鄉者皆得錄而存之以示後之君子[illegible]得考其略焉

岳嶺　岳嶺者岳巒也岳[illegible]也者[illegible]也山形

秀出如屏之[illegible]門也北來者十里間遙見四山高突一望[illegible]秀[illegible]成在青蒼翠靄中

岳嶺[illegible]

鳳皇嶺　其山南[illegible]翠廻汀[illegible]中有[illegible]岸[illegible]沙汀歷歷行人[illegible]魚鳥最爲[illegible]經有岳嶺西南[illegible]水[illegible]峙

玉皇宮宋刻四聖御押

太祖　太宗

眞宗　仁宗

右一押謝闕

四代皇帝御書押字謹命工再模刻于石朝
夕焚禮上答聖恩宣和乙巳五六月神霄玉
清宮[illegible]二卷　三

清宮賜宗道士圖

宋碑育遂流亭記　乘高[illegible]今古特仙之勝遊
流瀛蓬萊洲島之[illegible]古之人名曰神仙宇
事然不遺傳記所載問論之者且[illegible]古
水之高[illegible]絶勝境嚴居用觀益于餘宮[illegible]
民之事由谷有泉晝夜混混滔而不竭是爲
一[illegible]宋[illegible]百[illegible]于兩
山之間是爲中[illegible]由山之阼支分派引[illegible]
流尋灌溉流向方六十歸是爲于[illegible]不流之
側泉君道源別泉有島有際谷[illegible]東接水[illegible]
受池匯泉[illegible]養魚洲渚其中[illegible]石[illegible]
堂其上橋梁[illegible]石[illegible]鯨背高[illegible]然而池清碧
極目周視射[illegible]日間見樓閣裡花木叢翳隱
所[illegible]鶴皆[illegible]標而爽心目致[illegible]使人
盤[illegible]歸[illegible]來終日勝地若斯豈數見於人
通日[illegible]　[illegible]　日
間世[illegible]克有[illegible]成信月[illegible]語且始[illegible]于余
爲賦[illegible]今[illegible]既成役於余爲記夫惟處[illegible]
其有林泉之志脈絡[illegible]而思[illegible]外之遊[illegible]
中[illegible]明達宇量爽曠孰能與此道源其[illegible]
乎大觀已丑季秋五日新泰[illegible]豐曹[illegible]
記

戶[illegible]　天之[illegible]一耳氣之運行亦一耳[illegible]心
外無天天外無道[illegible]而[illegible]天[illegible]

脩通越而北極其謬甚矣自漢武帝通天之
臺候神之館承露之盤鄒爲觀祠而設亦未
聞廟而奉天帝也唐明皇祖老聃始宮太清
于亳邑宋真宗夲人書始宮玉清昭應于汴
都又諸宮觀設官使以領之亦有宰輔而兼
祠職者而徽宗以天子之尊而稱教主道君
之號崇宮之在天下爽爲甚而三清老
氏之祠無處無之治都南鄙一舍許有山名

瓷嶺龍本出爲峯巒秀麗爲諸山冠宋大觀
已丑有賢而隱居黃冠用其道源名樂是山
之岑肖像玉皇而宮之松竹亭沼之勝蓋累
無盡之境絕跡摩空以佐世路清平門爾道
源既死宮亦日廢靖康之亂遂罪劉延弱于
今百餘無慮八七代至泰定後年擢徹又有
其爲鄉者劉深王福兄二十龍鄉金鑛工起
而復營於是神路自闢盡宮有宏而復彷故

獨爲偉觀苟無此節將墜其迹用恰向已爾
其如摩天蒼檜何足言碑之以作後紀　前
鄉貢進士東洋李源撰　新授臨江路新淦
州蒙古學教授胡伏篆書　益都路益都縣
典史　益都路益都縣尹兼神農巡檢爲
進義校尉益都路益都縣主簿周　承務郎
益都路益都縣尹管諸軍奧魯勸農事喬汝
楫　將仕郎益都路益都縣達魯花赤兼管

諸軍奧魯勸農事忽都帖木兒　至正二年
歲次丙子二月日

虎山　虎尚岸　虎者武也當鎮城之北方以
換木曰謂多武也有多帝之宮爲又山雖小
而作意大有力如虎也的勢福也

英山　鴟鴞岸　剔岸外水搜弓起于壁間與
虎山夾廷以助其力焉

米子　即岩山號也下臨伏谷上有磐石宜下

俗謂范文正公讀書處虎丘千人石也以
僻處也隱而無名在城東偏
黑山　環城諸山多青石此獨黑取而煅之一
石石得一斗鐵李鄉之釜鐺鏵犁是取資焉
郡志謂言林木蔽虧帶如鞭蛟聞之不詳也
在莪嶺東十五里
雞口嶺　自上門道至青石關二十里兩山夾
徐崖壁峻竦巖樹交參單車徐引數步一息

時則秋泉鳴于空峽谷鳥弄于陰林夕日曆
陰徘徊屢顧誠樵隱之樂居羇客之逸駕矣
參政四明陳沂詩萬嶺千山一道分向空盤
磴歷青雲丹楓黃菊爭秋色白石蒼崖共夕
曛長劍倚崖當面立淨琴流水傍車聞秦關
蜀棧無踰此絕險真容虎豹羣
副使吳郡王世貞詩千秋此夾谷紫馬意徘
徊蒼嶺峯爭向青天線劃開人疑懸索度小

憶建瓴來回首兵者地虛生命世才
邑人孫寶侗雞口道歌雞口道中谿谷黑行
不雨下萬石塞馬踏石稜盤空行俯身北下
恐傾側前山回合路欲無夾岸高峯向人逼
有時疊嶂如連城行日低虧生暝色秋高萬
樹紛芬翠黑者落澗垂秋實山鳥不鳴秋已
深猛虎高臥夜留跡長弓在背箭在腰雙叢
白晝千夫力憶昔左車誇井陘宋武大峴快

所經道左高陵伏神弩天畔壺關擁地形又
見此地設天險九州則壞分徐青周家青社
啓茅土山陰則齊陽則魯伐齊曾記哀公年
艾陵一戰雄千古先克博邑後克嬴此地川
岩映赤羽當年南北阻巖關夾谷臺高舉木
道　聖代一統亭障空青濟分疆開二府
白羊水落翠山高天末秋風吹錦袍騰逃山
鬼斧蒼嵐無限寒光照寶刀

岡山　去城西十五里□王文□四望房野記
伏森森如連波孤峯挺立爲山之表昨有雲
氣浮浮帶其秀岫雨則先起晴則後散城中
之雨候也
螺嶺　登岡山南向望東□令杏消木棠塗是
擁嶺也其下圍敞小有田茅椎屋依岩三三
兩兩中多白石跼沙沈泉响澗交影青林之
下炎陽朱夏失其酷射擁嶺泉也今懸崖有

巖山雜記　卷一　九

洞去地百尺猿引而上容數百人土人避兵
處也在城西南十里
丞子岩　北爲深谷西爲門東岩皆峻岩不可
以上對谷有人家茅屋鄰山坐裂不開有洞
在巖際不可攀擧中多夜明砂上人歲一取
之縋崖而入在城西十里
石馬山黃紅嶠在城南三十里
遊進美黃紅嶠記并詩村居目記驗亭午客

有談黃紅嶠之勝者津而命駕□□□行循
數里踄山麓山半磅礴平奇無所容不可往
至峪則岩嵩立林木皆陷忽有蓬塗遙遙而
開者秋潦之所出也人因以通焉奇石筍列
既往仰攀援以登术甲蒭導者邀予遵左岩
之足猿引以上予倚挽者挽者持蔓藉影習
遥壁右一洞仰視其戶猶在百尺巔登者手
足皆倚于石如將入焉所倚各相附始

巖山雜記　卷一　十

徐按其一不可上下視不知所至惟聽于石
罅洞而空東山蒼然危岑嶺岫異勢而同賞
古巖對峙雜木脩拔時見一二人出沒鳥巢
枯枝間風嫋嫋不止良久而下復循嶠以入
山愈進石愈奇而泉聲溪響鏘然鳴答巖
壑有小泉其眼洌落若散中散流若無遊渚
至此忽自見其影在石上乃共嘆振衣初至
陟三□□淺而□□□□□□□□若寄

冬意歷東又百餘步則第二潭皆冰矣石氣
互映不可辨冰上有枯樹根勁枝類餘皆如
畫復進則石之或仰或臥成丈餘錯愕相承
初謂得且窮俛載蹈之衣袂冷冷有聲受吾
顯者皆若奔雲積雪日力所緣推蒼寒肅肅
而巳初潭闊莖秀微不營之以鑑其古貌嶙
崁參差大者箕踞小者旁睨而以潭也則意
益孤勢益嚴致益冷而潭亦因不以成其響

峪至此且盡巖既合而怒起數百丈老藤盤
縈空遊貫木交蔭夏秋間來石上者不見星
日瀑布乘巖首而垂飛沫四濺潭上之石皆
不可坐以涂木俛瞰潭石皆定人如得近抑
之而猶凜然慄慄神凄息歛若無依也嶺既
窮嵌幽宵層障叠巘瞑色冉冉方自衆山來
而遂已先幕潭石清寂出其光潔並以照人
歸者卻行戾月中忘吾勞焉

嚴冬方凝冽積風冰寒噤公林候積雪寂寞
發有遊暝色入鴻濛岩靜清深幽微雲翼孤
一峯素石鳴潺流絕壁無聯明日夕蒼煙留嵐
氣何處滅時見歸鳥投陰壑需雨古山光草
木被苔潔含晨冰迴照披蘋丘衆岑相波濤
渺如深輕舟

西阜　當禹石門外之巖穴也

孫廷鐸清明飲西阜詩又亦愛時節風恬物

自清以君臨水意動我看山情野圃垂新柳
春城上舊鶯蕭辰多勝事隨意一班荊　壹
觴雜坐臥徒倚曉烟七自覺憐同調誰能借
宿醒扇邊芳草合眼底李花明不有石門增
那知物外情

水泉

青州之水載在禹貢曰海若淄若濰若汶南汶若濟旁見於傳乘曰滙廣於水經曰汶北汶若膠若巨洋皆川水也禹堙洪水除害疏貢道則已非是不書蓋舉其大而細者可畧也大禹既沒陵谷變移導經脉水時有堙塞故桑欽又詳之蓋舉其細而大者可按也海納百川川納衆流一勺之多亦歸溟渤原是則河瀆與以成

類山雜記　一卷　三

其大故鄉道テ水經注别山窮谷録及涓泉野者浮潭悉歸掌故益舉其纖而細者可盡也若又其隱者泉生階𪧐清瀨時閒潤起雲根秋泓乍瀉事已微矣非其土著𪢂記潜源耶舉昔人所遺復綴於此非其境若雖近不錄焉

大洪泉又名白雲泉　在鳳嶺之陽阿巉岩壘叠相承如㕔幹怒濤裂石而出水寶處可潤八尺高六七丈頎若甲匣石浣懸注下溉深潭驚湍急峽洗怒動搖一郡清秋霽夕篠溪澗𤄃雪浪飛寒覺微風扇於蘋木臨石徑倚伽霧露沾人雖去之若遠林雷之聲猶自在耳按黃河之下呂梁瀑之洪亦其駑急而盛大也鄧桑說為打圍或又從石質之鄰仰無文失其趣矣

遊道又白雲泉倚崗倚危岑勢獨宜雨名聞色侵寅不淨等白亂雲分晴動蒼蘿徑秋生

類山雜記　一卷　四

白鷺宿壺鶴莫早返露看月紛紛　奇雲吐潔滴遠似此泉光但在溪聲內同分山氣凉鳳翔按獄灘城郭入青蒼前浦孤峯下森森魚鳥鄉

聚玉泉　出大洪泉下白石碝砑符芹蒙密吹浪翻瀾汩汩四出只上承洪泉之顛波不罄其際但覺水而至此乃突而高洪水有涸此泉不絕

白芽河　出西山流入夷界前亂流西南數四
行積石中水南有巨石臨河方廣若三間屋
亭亭如波上下測滿沙嚴雪吹影綾紋夕
陽微射時閃沙面如縱筆勾畫恍惚無定悉
天然可觀其石旁木葉秋花相映時則轉
覺石為錦魚鳥其水東去又入石硐中壁門
半經無復可上水隨爭鳴落石灘中日黑石
之潤又北瀠繞泉木只入芳木也

黃泉　出黑石灣下河東岸側

李泉　出大洪泉百步外紋丈姜祠下深源靜
闊瀦為滿池深可丈餘浮泡之珠吹沙湧起
澄淨寒徹不掩釘莖藻翻荇搖皆可指數其
上虛篁翠柏往日高寒陰翳池也房不倚檻
徘徊躑躅易慮者矣水出祠外與大洪泉水
合遶蹊積石叠成滿溝實當之陽諸山泉水
左注之蹬立屹假小有亭欹乃行峽中石漈
起於絕壑嘲下土帶兩山過梁支離泉椰林
泉水右注之北逾邏西寺園前黃石起於山
根輕滿為之渦注合鎮城西北花河口花水
左注之又北沙溝山水右注之又北出於兩
山之間是為虎山矣其水半瀦深陂半流石
上又東北後峪諸山泉水右注之又屈曲西
北石臼河水右注之又北□□場與殷水會
趙進美芳泉滿遠迤□□□□事皆可悅翫

茲號山淨復對寒泉泉寒宜□□嚴虛肅肅涼
風發翁荇搖中池泉滿嚴城土石壁瀉微雪
鳥鳴升嶺藏偕闌萬樹綴羣影偽旭髮十分
困奔走望遠意飛越何當掛石而放歌甘薇
蕨（）惆悵石橋古樹京入凡有李豈能忘已
知山意多秋雨有聽泉聲到夕陽

砂泉　出鳳山峽口木沙泉細水而稍早千
年前有道士劉支離觀此水有奇異立碑書

宿於泉上石蹟猶存今移於山上玉清宮其
詳不可得聞

柳林泉　出支雌泉下苑柳綠陰可枕可漱

二女泉　出城南巽嶺之北旋東西有二泉東泉清深珠而不濫西泉淵閟藻而不珠泉南舊有二女堂今四角石礎猶存蓋聞昔有二女問其父母老獨無兒遂乃其誓不嫁報身淨門以資供養泉上是其出家之處猶其碣

石淨滅事蹟難詳其曰龍泉曰珍珠泉者皆後人之所目也夫毒龍不靈照乘非寶忍沉獨行成斯淺義因緣水格本調慨然泉上今爲龍泉寺樹柏蓊鬱香臺開靜以近山也爲聲多而人迹少時聞僧伽諷揭清梵値秋高氣徹則萬柿垂紅於金宇丹氣吹碧於淨池此爲棲息亦爲勝因水出寺北流逕趙御史班覩園亭下於城下中入水門半務西中有流北折向入孝河以歸孝水也

趙進美龍泉記　龍泉水人自城而支焉又遶西城外城中西南人皆臨水而居日得一人今城中西南人其得不計矣今歲旱泉不能出日失一人今城中西南人其失不計矣今城中西南人病出之或一人或一日或數人或數日日其得又不計矣寒旣久泉必復溢若人兩泉不能出然能沒也彼時出之其

失又不計矣寒者必能知此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余婭世榮寶偕刊落之衆齋慮新流長幼沛悅愛刻同言以識始作

孫廷銓過趙侍御園亭詩岸高岩側倚碧水濤蒼苔連一徑藻擬分遶心泉落自□響門深柳自陰坐來兩與併聽偏應時留(小築非將就孤亭漢此安人家分水石右土宿竹猶病覺抽諸好官虞避地疏終當著結

居淨似此中界

范泉　出東阜范文正公祠堂下祠前臨秋谷澗道廻合舊宮喬木其泉流入澗邃樹穿林木葉泉聲瀟灑響答文正微時讀書處也按文正父爲淄青記室客死文正少孤育於長山朱氏因名朱說寄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斷虀畫粥刻苦勵志及登第乃易姓名故其表中入境遂稱張祿乘舟偶効陶朱以秋谷之

接迹長白實爲勝槪以資接尋其有由然近居人於此谷上遠駕石梁平通山腳接引泉水逕乃於梁上跨谷分流鋪亭梁憩集虛谷來風青嵐囬日下澂光捨澗漈不梁上下焉澗北流東泉西匯月淨波明宛成十字潨潨之皆樂以忘還其水遲乎城中與二女泉合其支流之不上石梁者循山旁注迴廻濟美察祠亭南落入於澗皆於碳凡會爲范河以歸秀水也

分署通判李定和清遊范泉詩　龍泉之東秋谷中瀉出寒流激漱玫瑰種長松綠蔭天繫雲兩岸垂楊柳京邊傑閣插鬢微茫老蘚修蔽時久空宿有不讀書臺篇奧氣上荊山陡下看翠壁天失可鳥鳴不見紅塵走石逢月色滿山堂况有高人藏斗酒歸醉同兒曹挑林問花問後還問否待得春歸約再來尋

眞肯負拳杖手恣遊何處問高風千載古人吾尙友

孫廷銓初春賦退後偶過范泉詩　晴嵐猶照石林書樹杪危欄曉曉餘石引泉聲底窪轉雪殘山意去清虛餘風微欲迎玄鳥弱荇春來聚白魚斗酒相呼頻未厭近時憂樂倍躊躇

过進美同題　風日令晨定山刻盡作春四

縣郭外□□□□傍勇溪色分明流城東借
柳新清吟□□倚杖幽尋吏休人○又渡蔡飲
家岐叔秋在闊亭　科揚沒帶迤山明日氣
御雲霞寒入座冰雪前依巖謝客為皮几長
歌白木鏡和羅春欲發一徑莫全芰○又別
墅作散晚亦　十里嵐光烟後新蕭蕭灌木
照溪濱清□短杖尋山認白石寒泉隱士身
斷續蟬聲　□闊雨高低驢背板橋人北窓鄉
磁山雜記　二卷　三
色風吹人□薜雲歸滿四鄉

雙泉

礮窗泉

沙泉　皆出范泉南秋谷中北與范水合

馬君祠泉

張一泉　皆出西山早涸無時夏秋水漲則溢
瀦成川同至沙溝河以達桑水

孫廷銓晚秋過馬君祠詩　孤村人覺外烟
火負氣居峯口回望做霜林錦不如峯烟石
路誤木落後天虛日夕狂歌起依稀是接輿
○小關深峪峽危岑欲造天刈葵千樹露蒸
棗一林烟山勞迷恩谷深流似冷泉翻慈車
馬過蕭徑日高墅

務子泉

倒流河

深泉泉　皆出東山合流遶彼岸寺南入於桑
磁山雜記　二卷　三
水按後唐利彼岸院金世宗大定四年勅建
有尚書禮部牒文刻石院中餘文剝蝕不可
辨讀矣其寺後枕山阿□□□水下泉深鄉
可以極遊覽之勝為行旅憩息也

按水經注隴水南出長城中　舊注當作瀍水
歲有雙泉二合東北流至殷陽縣故城西南
與殷水合水出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為雲
阜水西北逕其城南王莽之遂南亭也應劭

曰縣在般水之陽縣資名焉其水又西屈西
入瀧水北逕其縣西北流至萌水口萌水出
西南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東北入于瀧瀧水
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
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
也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
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即此處也
其水又逕於陵縣故城西王莽之於陸也世

祖建武十五年更封即鄒侯侯霸為侯國其
水北流注于瀧水即古袁水也故京相
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瀧水又西北
逕梁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其城西漢高祖
六年封武虎為侯國其水北注濟其城之東
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
青州府志古孝水一名瀧水今孝婦河也北
出版陽縣下入焉又北逕長山縣西又北至

新城縣西又北入于小清河抵高苑博興樂
安又東北高家港入于海小清河即濟水之支津也

卹司官署緣起

余行萬里而數人事之治亂所當地氣之盛衰有故也峡都邑而廢爲丘墟或鄉聚而蔚爲興府其將興也賢必衆多其將廢也俗必先壞不可不察也孝鄉于古郡無專城然其郊于齊稱則大國也錯于淄青則雄州也南接泰嶽其山叢箐以嚴峻俗敢也孝水洋汗瀰數百里率放乎淄河以達滄海猶濟漯也古者巷有人亭

有長則今猶之有賢則名地不在大矣有所陞萬以顏孝鄉爲青州巡道之治府嚴關巨防圉爾以制卜八城亦形勢之宗也一女媧亂之勤王師變起蒲臺禍延長峪鎮之驚豈鎮之尊哉溯宗之世名賢仕鎮繼我城閭綴我父老咒終俎豆以安鎮鋤百餘年擱彬彬乎與於禮讓之盛矣

皇統元年改淄川縣顏神店設巡檢徐□廢上利自雲親元至元二十七年復設益都縣顏神巡檢爲受則巡檢一官自金元已有歷歷五百年至今因之也

撫按行臺　弘治八年山東撫按以顏神鎮爲地方要害建立行臺一所常川巡行駐節

按察分司　正德九年添設青州道兵備僉事一員往來駐劄每歲在鎮□個月建城以後

地方無事巡道常川駐府城非有公事不至鎮城矣

青州府通判分署　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黃□奏請下兵部議覆行得顏神鎮南至萊蕪縣兩山夾立接連新泰蒙陰山嶺北鄰淄川長山孝婦河水拖遶地勢險阻山川環抱軍民雜處多有因彊欺弱以衆暴寡又兼各縣陵分土分民之弘以致奸盜出此入彼之

險道今欽依添設青州府同知通判一員在
鎮專管防禦兼轄新淄萊等縣地方有警
即調遣兵馬聽其約束萬曆二十年本廳通
判劉芬桂上請兩院奏准頒給關防一顆崇
禎十二年朝有裁府廳添練備之舉部議將
一本廳衙門裁革鄉官兵部尚書侃維顧等具
呈廳官萬不可裁兩院奏准復舊
附錄人　正德十二年兵部題准設通判遂

本撥青州道團操快壯五百餘名在鎮操演
防守取食於淄新萊壽高棠六縣派入各縣
賦役全書後因承平日久各縣與傷陸續裁
減尚存快壯一百六十名至順治五年盡裁
去
萬曆四十八年嶧縣逆賊作亂本鎮通判李
延芳請添兵防禦准撥青州營兵一百員名
又召募新兵二百名益都縣設處工食在鎮

鎮守事平始撤
按本廳設官以來其有政績生祠者　甯
樂觀怡祠在秋谷范公亭後　關中趙存
誠祠在鳳皇頂上　關中李延芳祠在顏
文姜溦泉廟旁　桐城齊登甫祠在萊濟
大橋東畔
附設官議三則　一廳爲兼轄四邑不當設
去按演台今昔誌顏城神祀四方亡命竄而

過市百數十年黃氏姚氏允爲倡亂以壽我
百姓爲我焦舍至今一妖女子三勤王師兵
部設官議六各縣挨分人分民之私以致羣
盜借出此入彼之險是往昔顏山之亂非必
土人之爲之實四方逋逃不可究詰之爲之
也四邑既歸稽索百年遂靖莊荷效可覩矣
一旦謂區區郡倅無事此襲穰者爲迷劃而
去是斷其羽乃忘其功去其害又滋其[illegible]

末輕重未深悉也一閒撰快冊不當令兵無
事而養土兵與有事而調客兵利害孰多計
者畏者必曰客兵便事至而集事平而罷費
不加長兵不加募也設客兵便恢遠算者必
曰土兵便安其田廬習其險易衆不外生民
不內擾也故土兵便試覽前事權此二議彼
亂者九起十歸三勦計其爲費必不減於五
十團撫民快之口食明矣一通判既專城本

鎮不當頻數視篆他邑是官之設既號賦曹
責望只焦頭爛額爲功將借以建威消萌爲
重況鎮城之衆視下邑不啻倍之鄰山逼近
大縣役遞稱稽待命累月無官鄉之人即欲
親鄰善俗不如省身其如越境聚客輕肆狗
倫何賴其才者既樂觀繁劇之事不耐端居
其賢者即欲以雅俗坐鎮爲心難遂上指達
學鎮人從治之情恐亦非初議設官之意也

石城

嘉靖三十六年本鎮衆人呈設捕等議
本鎮雖有捕盜通判一員出入無倚位可屬
進退無城池可守誠所謂坐窮山放虎自
衛者也請建石城保安地方兵備道副使王
世貞撫院丁以忠巡撫都御史傅頤巡按御史
段顧言行青州府知府李尚智本廳通判倪
雲鵬諸城知縣李小東臨淄知縣楊心深諸
本鎮耆舊鄉民皆助卜吉督工建城闢三

門向皆峻岡在石丈門四南曰龍泉北曰范
河東曰荊山西曰石木門三一偏龍泉而
西一偏石而北一偏范河而東崇禎間添
作瞭臺八小水門一當荊山門下南受二女
泉水入城分爲二一沿城腳而西入下文廟
泮池出逕石橋又北逕府館折而西出西水
門一北流至于閘首又分爲二一沿西街偏
西至石橋與清水合一北流逕東關首出北

水門東受范水西流至于鵬首與一女泉水
合府館在城西街文廟在其南行臺在其東
城隍廟在南門內義學在北街北城中之大
署也
城西之民夾爲石門向西至于鵬首有橫街
北出郭門面迤南出郭門而遠東負郭稍南
貍襲岩內枕孝河是爲大街　大街北出龍
河而西起于西阜之崖陂陀而下北至于疊
道西負崖東枕孝河爲西冶言琉璃之鑪冶
也其民多業琉璃　大街南出過山峽石橋
山房商下環泉而居炊烟三接木石間之北
負襲岩西依鳳山之麓南望黑石之潭爲神
頭　城東之民夾峒山門而東南負襲岩北
枕范河抵淵道折而南至于雙泉爲秋谷口
城南之民傍襲嶺之阿屈曲斜迤以達范
泉之分流爲南道　城北之民起于范河橋

北涉大河之伏流又北倚于鱉東連別阜又
丁石洞爲北關北嶺其民多業瓷窯　西河
之西起于疊道北至于沙淵爲提務司衙其
民多販瓷器此附郭居民之大略也
山東按察使司副使分巡青州道太倉王世
貞碑銘惟貞不佞既已城顏神則諸父老走
李先生文記之而李先生雅善余故於文稱
稍過耳當不佞中丞公侍御公之教也與二
三大夫士之思也余忍敢辭容而李顧之余
不佞又惡敢辭容而額諸父老之力以爲已
功諸父老從子弟萬衆具畚日夜胼胝將事
矣抑聞材於山商下陂陀減省他費十之八
九而寧無一二酒漿飯炊之費以犒諸父老
二三大夫士爪分販築杖馬篋而人衆之亦
既勞止篳路藍縷以啓茲城揖讓切切寔唯
二三大夫士與諸父老其具何不佞之有不

役則篤復圖廣爲諸父老謀揭名於之
已卯將縣之也城之而前使者以爲言嘗
旁舉迭盛取勍令不旋踵而告成事諸父老
業已受賦一在里外不勝其煩附庸即有弊
之患易易若是規而縣之則可縣之將爲若
斯令名不朽役毛供此人於帝廉問甚而則
二是之害使其民與諸父老並削而敵矣
人在不取也而亦見已事不能見將然即今

今夫城郭利害與他日身所受本末敵異矣
然亦可以然而自析始以明余志耳余不復
敢蓬荒一二大夫士暨諸父老子弟姓名系
之碑陰而傳以銘　銘曰巍巍之山巍陽嶺
崗夾谷造天結搆其巔巢鶻西接諸谷東走
五民居之雖利南敵作爲奇衰即由而取盡
鑄椎埋掌獵林莽不給日奇伺戎不莠惟余
將日廉宿所設本之下探而求是戰鬭兵父
老以物故杂錯皆宗守禦偷道以呼兵父老
落屏是爲不城兵哉可以嬰鍬危固通領腴
泉滋艱在易有言設險守邦衞以武師周以
崇墉遏剌亂萌妨使發張切若安之薄征厚
藏刃鐵鈞喙且矢大捨鋤爲鋤接趣而農桑
此屋與據淺彼周行敢皆罪言敢告縣方
李黎能青州府志序稱州可城而不可規爲
縣以官其則民皆而險不爲用也

鄉長氏曰吾聞諸父老城之始卜也其險曰某
不過百年當盛又百年而衰茲顧厥生初蓋盛
已久矣明之衰也兵稷間仍九州兵役迹都望
部鄉落多矣而此鄉獨完今又二十年而百堵
言生察其小聚但又適爲大此百田非加固也
亏皆其加疾也君了其禍無故之則而惜堵始
之稱設侃侃有屋彼後有設其謂此何哉大賈
人子往見識月醉飽後渥衆獲而驕不自退於

固鄉人之恥也觀于郭茁輕其文君觀齊民者
恥其鄉大夫只潛教行自上也長厚之道寧為
朴無為豪寧為愚無為薄仰哀可作盛可蓄也
凡我鄉人大夫其慎思哉

顏山雜記二卷終

顏山雜記

益都孫廷銓伯度纂

鄉校

同之先正之言曰先王之典文治非獨長養賢
能以陰消天下之亂恩而人其怨也故五尺之
童入塾知敬杯酒之聚無禮必譁庠序之教顧
不重哉及其敝也上氣浮薄爭言日進使秦人
遷怒於詩書而一炬盡之又履其爲率之民氣
飛揚致猝升木其端蔽自中之乃更速於游談
而詩書固不今存也故禮教雖薄勝於無禮學
術雖敝猶勝於無學何也璆然充盛者甲兵之色
也溫文遜志者俎豆之容也今試與建羽旄植
甲冑千夫決拾鼓負而起雖仁者於此奮焉有
殺人之心矣試與列絃歌陳詩史講席在前更
老在右雖勇者於此油然有安禮之志矣若是
者何也勢固使然耳其敎顧勿可廢也鎮之學

宮設祠其始末亦嘗設山長以主守之兹併矣
明嘉靖間通判鄒賢增修式廓有光爰秋釋菜
品式備具諸士皆從禮佾綴爲文學輿起世有
題者矣
按不禺村古佛院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碑刻是益都縣顏神鎮論郡璞書恐即當
時山長也今廟中明碑乃云此廟之設創
于元統三年元統是順帝最初年號盖學
官已設于元初而學宮顧遲于元末耶且
元統紀號止歷二年嗣即復襲世祖紀號
改元至元又並無元統三年也其說誠誤
不足徵今不載
趙汝弼字　嘉靖癸卯鄉科
趙敬簡號龍泉嘉靖丙午鄉試第　省祭昌府
通判
趙文寀字近泉號南泉嘉靖戊午鄉[illegible]

縣
李時華字還吾萬曆癸酉鄉科
趙爾待字需齋號筠予萬曆癸酉鄉試第四名
金華府推官
李時輝字推吉時華弟萬曆戊子鄉科己丑進
士西安府推官兵部主事復降大同府推官
邑人通政曹珖有傳孫元翁李贄焚書有答李
推青書
孫行吉字納菴萬曆乙酉鄉科霍丘知縣
劉若虛字愷源萬曆辛卯鄉科
張敞字明衡萬曆庚子鄉試第二名丁未進士
兵部尚書總督宣大
趙振業字堅垣萬曆戊午鄉科天啓乙丑進士
御史巡漕江南督學江南副使晉階參政
王弘化字懷諾萬曆戊午鄉科茶陵知州
孫勝黔字則生號子天啓甲子鄉試第三名

魯崇信字義侶崇禎癸酉鄉科庚辰進士南昌
知縣有傳在別集
劉龍光字昆孫崇禎丙子鄉試第四名丁丑進
士行人
趙進美字韞退振業了崇禎丙子解元時年十
七歲庚辰進士給事中參政
孫廷銓字伯度崇禎己卯鄉科庚辰進士大學
士

孫廷鐸字道宣崇禎壬午鄉科
趙琇璧字受介爾符曾孫順治乙酉鄉試第四
名丙戌進士御史巡按四川山西
張聯箕字仰公號子聯軫弟順治戊子鄉科乙
未進士鄉寧知縣
張之翰字平侯號孫順治辛卯鄉試第二名時
年十六歲
[illegible]成加字介瑕順治庚子鄉科

呂維枬字仲英康熙癸卯鄉科丁未進士
按谷都縣孝婦鄉編戶二十一社鎮城附郭
八社耳右所集錄悉淄郭人外如列卿記所
載王康字宗禮幼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
處洪武末山鄉爲授因子學錄永樂中簡侍
皇太孫讀書講在講筵前陳堯舜之道惟在
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
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數宣明暢太孫敬而愛

之時同事之臣陳山徐琰以順旨被寵戴綸
林長懋則說諫不少從隨推讓謙默寡言每
進規諷亦委曲切中事情太孫斂容聽之及
扈從北行常被召見適甘泉教諭張昱東阿
教諭韓勛禾年教諭劉順皆被簡擢爲國子
博士侍皇太孫讀書讓雖先進以官序所論
下之意恬如也洪熙初太孫正位東宮進左
春坊庶子未幾東宮即位是爲宣宗問侍導

功既竣吏部右侍郎綸等皆居其久出同官
黃宗載孫才尚敏讓鏡傑退遜遂交好日密
在部二年因浙江秋租負欠積多命讓督理
未幾乞歸時七十四歲言若不出口而持身素
厲人所不及清歷榮顯恭儉若布衣時爲上
簡汁未嘗矜耀忠亮清介始終如一吾鄉入
陡祉人也又稱志剛鄭光溥號一山嘉靖丁
酉以選貢舉北京解丁戌戊進士除行人歷

陞山西提學僉事賾通五經先行後藝西士
向風吾鄉原泉社人也翟鳳翀字凌玄萬曆
甲辰進士知任丘擢御史以中涓漸作威福
主權處有旁落抗疏指斥呂貴許登等且曰
陛下一切政令批發雖口親裁獨斷實非公
聽並親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叫閽不應所當
前而落爲逢迎者皆宦寺也恭嘆喜而居其
會巧陰陽以行其私伺引相觸何嘗十品

乞差遣之命至不逾時而用人行政偏以開
隔醸叢脞之階折檻批鱗之士或倒重皆而
亡惡大懲反以貴祿生出脫之路熒惑屢售
浸假遂闢如呂貴許登凌應登之事旬日間
迭見告矣又高攀潁長此安窮臣憂其終哉
怖其始後至天啟間吾如其言遂退居不出
及魏璫敗起兵部侍郎天津巡撫吾鄉西河
社人也皆以村居瑣遠未敢敘列餘尚多人

悉如此例
灌長氏曰余自童丱時常遊鄉校見堂下喬木
皆大于車輪後學徒不戒失火延燒而泮池銀
杏扶疏交蔭猶至今存思人愛樹槃人已涼況
近聖人之居乎學宮之側故有郵亭歲久摧敝
鞠爲茂草別駕葉君先登取其廢地闢爲講堂
以益學宮欲與諸士讀書講藝其中其事未竟
遂已罷去而亦非其罪也一惜哉

逸民

夫風俗之盛豈不關教化哉彼匹夫一節之行固不出於鄉閭而詩咏稱觴皆稱從欲勸閭里矜若此者以醇龐近古一以見教化之行一以見于澤之久苟其隱約而規世小人之罪因亦猶人君子也彼汝南先賢益部耆舊未古人已遠讀其書猶想見其時況三百之際乎李鄉僻處在山中而降衷閭前風俗醇閭賢行高致時有諸生布衣間於今亦少微矣夫公惻鄉鄉賢良自昔欽之觀世者寧無感於中乎聊論次其傳志稱往焉

李封公實字魯峯少以力田長更折節教諸子以儒學顯而自隱居樂饑間人慕其樂易所居稱倍售同業皆不及又卜別業孝水之濱種植竹樹蒔卉酒狎漁樵以自娛于時揮翰進士有學行實為李鄉之倡貲[illegible]行門[illegible]

香九蕖後心靜理琴[illegible]又題竹詩云人愛竹几根可幾度栽培幾度看今已枝枝成大節直將初作釣鼇竿間之其孫焉云

張南野先生名堯封先世稱白馬張氏先生移家傍學宮自幼習於禮容兒童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教四子皆為井上家法醇謹不得輕是非人物即對門生後進詞色溫溫其言若訥其行若偷不敢以尚德加人至人有急難

至之望門投止則解衣推食若將不及臨行贈從仰家無有常假貸與之叔予明衡公既貴乃折券焉

趙貢士麟白號玉沙性簡淡讀書深默甚有檢栽文應時嘗以貢士為前陽士第家故淡漠祐又就讀不措意生產愈益貧落或至齋炊已過妻孥向隅答以待有不堪者輒傾笑門姑徐徐無妨我貧也居常晏坐一室[illegible]

踏衣冠萬步徐行意閒閒自然悄容亦無矜
步以此人未或窺其際焉晚好詩為之言雖
已策名閉戶不仕追慕伏讀著述甲崇數書
若干卷寒夜手錄凡三易稿而成邑人兵部
尚書那詮為序而傳之世多有其書茲不論
余翁語余鄉布衣也幼穎俊喜讀書更能強記
人有試之者宿翁一覽之背誦摘一二事以
為詰翁即指其本末源源不竭頗世稱意

不趨時閒居肆志竟絕意於功名登山臨水
搖膝吟咏以此自樂萬曆丙申歲忽思壯遊
遂度鴈門登五臺翱翔雲寒時逾夏漸已倩
家每遇風物觸緒觸懷夜起秉興跋佗賦物
流連以攄其磊砢落拓之氣迨歸積詩滿篋
置巾笥中六十年無知之者其孫延鍔檢簏
簏得之乃付梓余弟蘇安令延鍚為論定之
余讀集中如辰居丁部別守府某相須瞰題

獄云語天階最謂不凡蹈庶人之議實當時
實錄藥言而惜乎君相之不聞也聞錄如左

金雀屏

金雀月兒鳥如何數更多三春飛不去終日
戀青柯　似有諷意

五臺山

勢聳天原迥雲連禪院孤雪山迎客凍寒月
照僧疎石影虛谷作濤聲梵誦無禪那眞妙

相不敢輕用閒

奉和撫軍魏公與劉靜老飲于部署

秋色看將盡歸圖尚未成不嫌杯酒淡重與
故人傾近塞寒常早邊時氣未平雁門如穎
上應奏德星明
塞上稱知己大君有素心自公情一過追往
意何深刀落燈為雨秋涼杯可任白頭人已
遂多事未投簪

和鴈門曉眺

絕塞深帶不斷流空山落木報高秋邊庭火息征人喜塞閣寒生旅客愁千里孤臣懷北闕數行歸鴈過南樓天涯知已誰同在不擬人間說壯遊

曾大父鄉渓公諱延壽故處士也家世朴魯曾大父獨信鄉儒術小子六歲就塾師學孝感里舍䏌侍 曾大父起居每見鄉父三數

老翁來就 曾大父笑言數數有所稱說或復相太息又歎深、泫焉笑共布算事竟遥紛封之間治是情與俱去小子方蒙昧憶不辨也 曾大父先故有石田悉已付兩大父所居惟堂一寢一偏屋八九間僕婢才給灑掃晨起檢料畢即還視舖座工人鑄座者余家自洪武黎籍所領內官監前藤世業也維國家營建郊廟饗殿則執治其標尺廉

覩之事而攀次之琉璃出焉宋呆甚義敢乎青象穹蒼答玄貺也沐猶內廷功有事焉故但執之也過是則復退舍下具言鄉父笑言蠶當矣一日小子偶見所居堂楣梁間有紫苔麼封名以問諸父曰彼卷然者何也曰文軸也而累書曰徵矣徵則彬用藏之曰昔我翁有高義爲鄉里盛推有贈言焉詎不可廢也具高義余何曰昔高苑南郡人有販

確了我里者以利貴約宗裝矣俄而過市而遂其墟以求其宗突入于吾家 我翁發之實見燭然皆也銀除以待徐招其人而還之實則其實也而騙販加果矣其人慕此高義歸首曾言返回謝焉至今猶曰孫如竹者其人也 我翁以謂人行有一善未嘗不重于鄉將以敎不言曾故卽服不可廢也 曾大父儀容豐碩廣額疎髯髭髯有鬚然畢備矣年

及杖罰錫杖一然不肖杖也小子捐路大以
身爲杖　曾大父杖焉時杖杖時杖小子負
鈎府叫匍匐承厥纂以是受之意欣欣色然
聰也時及弟錫更迭互進小子進所得果餌
必令分遺弟弟進亦令以遺小子且撫之曰
我毅若兩祖力學垂四十年鄉里謂且置我
輿上日可期也今不能毅馬耶命也夫吾老
矣時小子漸有心知感其言乃憶諸父老儕

下其詩時數數稍說者乃謂孫氏教歷好禮
能事詩書行人與同且說書史道故舊爲娛
樂也其太息者變時念亂謂兒曹行見此也
其捭筴布算還復納之者相與醵金爲賻給
家之婚葬賓出入服息必歸其餘籌餘之也
其壺樽俱去者爲人排難解紛或里中有報
賽嘗往爲祭酒也是皆老而無他矣　曾大
父至獻歌歌至而歌樂也融融匍以從七月

初度置酒北堂　兩大父洗爵來壽　諸父
爲儒娛小子常侍几布席　曾大父顧而樂
之宗至郡席階所階屬齊從事拜獻御席金
奏作鼓一再行無算爵賓主酣醉成禮而退
宿乃顧曰樂哉長短之會四世一堂歌斯家
斯聚族於斯自甲申迄大姓未有此也以是
熙熙爲八十年太平人物卒後十五年子孫
遂以次顛

李布衣時白字嘿菴爲人爽朗善談吐嘗遊公
卿間意適化不屑山水禽魚襟瑣瑣也性好
詞令兼善丹青顛倒情揩嫗不以修汰爲豪
每閉戶月成出以示人不過銖兩取足以給
壺餐具雞黍而已日召痛湧不敢以多財賈
禍也余嘗讀嘿菴詞令二卷音調每有未叶
然嘗其意得蕭灑淵曠如鶴唳霜皋塵嘯春
山兩汀欸一吟詠不識江山之抗氣

有形骸沒話說可作身了作調醉足豪傑矣
生了李後者禪則那管燈明滅世不學假惺
惺心似鐵他怎知酒杯寒再卧亚熱休笑儂
酒泉竭氣分析吟成愛向楓林待醉慚從他
竹徑敲開情只共沙鷗說濟人營菜米腸話
說的來寧貼假做真到底成空尊隨邪事從
來不徹閒炒炒苦鬧鬧急忙忙悲攪樂亂紛
紛巧弄拙你不我紅爾綠竹堂白酒黃雞社

顏山雜記　一卷　八

但逢場耍此村中　江春淡然驅背雪庚亮
樓頭月風光到處何必遙作飾休等待人
情問者知那日覺醒來急回頭晚了也

孫志武字景烈本江都人少年遊化來孝水樂
此土遂上著為人瀟爽喜讀書善談議潑裂
竹猗竹皆疎挺有生氣隨入序為益都諸生
教授生徒來者日衆乃於屋後起小亭予榮
几竹榻怪石花藥仰事為工有瀟灑悠然之
意每坐與生講席諸生長幼各只功處危坐
横經拱聽講義四座肅然稍倦輒掩卷說他
事及古今人物雜以咲謔聽者粲然為之解
頤破顏始忘其煩乃整襟復講以此人人自
得如對友朋之樂學日進而不自知其故也
既罷退入竹亭散髮俯仰其香茗客至則叢
談終日諸生即有疑難辯相較說人譏其意
亦不復數數進湘先生也後從居顏泉東壁

顏山雜記　一卷　廿

年已八十尚日夕勤勵引燭鈔書纖纖作細
字或步屧顏泉之上吟風弄月以歸不知老
之將至焉

翟徵君艮字玉華弱冠聰悟有思理從父宦遊
武昌嬰弱疾閉其會遇明醫數月得差從此
刻意方書窮治奧細如是七年轉得統緒既
盡發古人之奧府又能以意參互用之及歸
為諸生方治博士家言而其好方書日益甚

師甲久厭武病者服一投藥試之無慚問可
已而小試小效大試大效不復能自避闢輪
蹄童叟日集門庭所活人不可勝數矣順治
戊子　徵書下撫軍撫軍下郡縣守令到門
勸爲之駕趣來傳諭　京師旣至館于光祿
署酒醴餼牽大官朝夕供張甚厚又數　召
入禁門皆適以微故中休木利植　賜燕見
會有心害其寵者數用讒去年七十餘歎曰

醫小道也後生[illegible]敢或來者不前或復前之
不能通其意將[illegible]成人之爲適足殺人者蓋
多多矣乃索輯其端辨其同異摘其謬誤著
其機要其本發者間以己意疏演並論次之
若書數編曰脈訣藥編經絡彙編藥性對搭
本草古方講意痘科編余嘗爲刊行之嘗有
病家患閉秘者延醫數輩來皆不效乃迎翁
[illegible]診其脈沉曰[illegible]知之矣乃取提氣二藥倍

投之諸醫皆相顧笑翁曰第觀之方就食藥
熟以進食未既主人報曰可矣一座盡驚乃
謝曰此病氣不下行也我常力下之猶不[illegible]
今反提其氣而效若是此何理也翁曰諸君
獨不見含水葫蘆乎滿而不瀉者止有一孔
氣不得通故也今吾上通其氣而下自行此
自常理顧諸君不察耳衆乃服其生平持論
通亮如此

昭孝義三人
令茂才曰月龍州狀碣記曰先君諱植亍字叢
沖性好遊東涉禹句嵬西窮崤嵩山川風土
人物歷歷可指掌岌也又數遊嶺南己卯歲
攜仲子日晟而南兵火翔翔滄桑代謝長往
異域九死眛如已廿餘年矣己丑歲洋颱飄
入浙東風傳多小華人不孝隨督學翟子園
先生以征歷海年餘周行蹤迹乃歸又數歲

適韞退趙先生歸嶺西人衆不齊問副俱往
退鄉里喬君際寓將客遊粵西不齊忽心動
長跽泣涕託之訪求意亦不敢知也會韞退
先生將齎捧入賀于京著無所依往返閱歲
纔與俱比舟至端州而喬君自粵西來微聞
先君旅櫬消息似在龍州不齊乞韞退先生
移文左江道且具福舟相送端州至龍州五
千餘里溯牂牁而上灘險凡三百七十有奇

其最者如蒼梧之大湘瀧龍南平之崆巃銅
鼓潯州之龍門虎跳南寧之火燄烏蠻太平
之羊尾魚影波勢怒號危石側立舟觸其
中稍失尺寸立成虀粉雖長年篙師至此無
不惴惴色變呼籲神明以求須臾之濟路出
石門日亭午舟子夸撓間虎出叢薄搏一人
而去其舟與人虎相奔絆幾似麻花師斧斫
之得免至鹿村大風濤舟進退狼狽仰天而

號忽有乘風揚帆而來者急呼求救至則蓮
章劉林臣韞退先生端州幕中所聘客也握
手相慰遂附之同舟過橫州永淳其地多盜
艇日夜行劫往來裹足及達南寧則左江道
已去任窮甚謀之林臣仰以嶺西之君陳情
于南寧太守虞公憫焉移書于思明府鄧丞
左右之並以土酋皆所親暱也再適壺誠則
無復中華人矣男婦形狀侏儒語言文字不

通無可奈何適遇土長彭翔如者際寓嘗昔
交也往來于此歲月滋久深得彼中風俗語
言際寓嘗以先君之事寄託之恰自明江下
款綿不期而遇信宿商界俱返龍州際寓之
于先人計至矣又有隆客王姓者傳不齊仲
弟晟寄寓遷隆地近分茅嶺即古銅柱界也
岐路彷徨幾宿不寐中夜竊嘆鄰舟有康詔
石玉者聞之問故遂譚言其處與其朋好謂

江住玉書加意區畫與人任使諸土司所倍服也又有同鄉許君鳳山德平人避地于此衰不孝事毅然佐之同往明江思明當事因玉書護導甚備遂陸去思明又二百餘里中道阻水風雨驟至昏如深夜人不相見幾于飄沒既至晉會司官情極惆寂且以予龍州甥也總角時往來外家見有客傾倒座上予戲其旁舉座盛稱之曰此吟先生也今丰度

尚可記憶若有子容寓于予娟屬予必知之因聚各鄉鄰頭詢合僉曰未有始知馱棉壠客之傳多訛謬矣于是乘舟順流急還明江後因玉書集明江之耆艾問之有那利蔡鄰二客年皆耄矣舊客龍州嘗與先君邂逅近以避亂從居問不孝之請扶杖偕往由此之龍州路經滑石灘適與葬師譚先生遇蔡叟曰事有緒矣譚即太翁忘形交也頭遊但至

市俗角鄭叟引不孝至北門汝帶橋還指目大翁化城當在此中矣太翁客此時與土官出遊周覽指點歎賞後問舉以相贈萊依稀記之及至其處荒茅蔚森無跡可辨不但不孝泣血計窮二叟亦徬徨無措乃逐屋切詢冀一遇之越二日市人嚴世修者見不孝驚顧相訊知其故歎曰小子君弟之友也太翁之葬予以力助尋地不在北而在東生前形

容若何疾病若何棺木若何墓形若何土色若何葬後交趾內犯土人奔竄君弟抱病不知所終不孝亟起再拜同至東郊大江之左土地祠之右墓封若斧形不類土司之圓而銳也墓內土色以鐵取視亦如其言遂憑葬師譚先生於四月初六日啓攢三日之內所需悉具發棺之辰大雨如注不孝號祝曰雨若此何以取事意者先靈不欲歸故鄉舉

移刻忽大聲啓棺一如嚴言目殉衣顏色尚未損平日家居所常服也維時上官暨佛及與先人不孝一面之識者咸聲莫如禮爲不孝加額喟乎不孝之罪重矣閱紀廿餘年萬里崎嶇遂克奉遺櫬以歸實先君之靈式憑之至若先生長者二三親知周旋翊接不遺餘力甚至天涯水湄面殊服異俗之人翕然同情不孝何修蒙此不孝庸陋無文不諳紀

述然仁人君子之用心不敢泯也謹據始末書其槩云

蒲長氏曰觀生之貌於文弱士也而意思深篤不忘其親初其往也鄉里悲其意而疑其事豈不以道險且遠歷時之久茫茫萬里在蠻荒中措手何從哉乃艱難百折而其事卒濟觀其成也蓋有天幸焉抑可謂難也已矣余讀其傳不忍沒也有子若此雖遠遊可矣

趙春盛能水人父歿使酒無賴失其祖資好闘鄉里畏之春盛甫冠即隸賊曹爲健兒家貧不能治弓矢器具但以膂力時傲其同輩庚辰冬大饑萊蕪新泰間揭竿日起使者檄交下責賊曹不擒賊名制賊曹本鄉外兼制四邑各以健兒數十人赴賊曹習指揮後邑長率輕賊為宗倘多不應使兒無食往往亡去時賊曹主者爲隴西令署別駕年已老得檄

無措取乎騎數人步數人馳詣新泰合淄川騎五十人新泰丁兵四百人別駕喜曰可破賊矣趣往新泰令與健兒長班奇謀不聽會使檄又下不亟往且得罪辛巳正月初六日出新泰四十里卒與賊遇賊約數千皆盤長矛往來呼躍鼓發砲擊之中數人不卻伏而四面聚至衆潰騎者皆馳別駕老不能馳遂陷春盛爲步卒力戰已出圍返顧別駕陷復

遇掠之走未一里賊愈衆不能去道傍有短墻扶別駕上自與賊鬭刺十餘人死賊環攻之中數十創兩臂不能舉乃仆而死別駕亦遇害　趙進美曰已卯春濟南陷萊蕪新泰盜擧起事定率偷解去賊曹天雄董君至萊蕪徐牖其盟斬之事下府中考功法庚辰賊初合不過數十騎餘皆荷鋤大耳若以兩郡兵鐵之易易也乃相望不前而力驅數百鄉農與之戰窮追以此爲可勝抑猶與賊之悔而自解耶濟則歸于文法不濟則身殉之又何賊曹之不幸乎春盛爲予族弟年甫二十一而能力敵以死其長然則謂世無其人不可也弱冠以供戰士久矣一夫之烈豈足輕重而卒不多聞何哉　見傅見濟止閑集

府經歷尚忠者初不識字十餘歲給事人家斫見童子誦讀常竊聽之又好問時以手畫地

作字數歲粗曉大意好觀談所如輙不合曰此不如我厭去之後事御史任公游爲書史初任巡按中州流氛大熾因病解歸越歲復起督師河南闖賊去來寬汴已三歲矣乃簡徒以行尚忠與焉前至長垣其軍中車騎材官持文書逆者皆至夜宿傳舍忽城中大譟城下賊適至舍中人悉起應之則前車騎材官盡賊也已入傳舍坍任以行從者皆散走尚忠獨從至賊營不降俱被縛去欲兵之尚忠在後呼曰死則死矣相公心放正者不可亂任被創悶絕復甦賊乃緩之俱囚牢室中守者入夜少怠尚忠從中抽椽發屋欲縱主人去賊覺之不得行後捎至京師賊敗乃俱歸順治中尚忠以倉場從事年勞遷授夔州府經歷安撫山峒黎人又有勞勣得其風俗要領以歸自記經歷道其事甚詳殊可聽

風土叢錄

蟋蟀在堂好樂無荒此唐俗之儉坎其擊鼓宛丘之道知陳國之亡老人婦娘總如嬰兒識漢道之昌市有醉人以爲上瑞兆今祈之替然則觀風問俗察其民氣踈甚細事亦得失之林治亂之跡也昔子貢觀于蜡而識一國之人皆若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也非爾所知也夫里閭之情通乎伏臘誰能逆衆離俗自託于上古之世哉抑民虛邪而固不可不懷良士之思也聊述風土見人情焉

顏山雜記　二卷　芙

立春日迎春于秋谷觴于范泉

亍夜以琉璃碗燈爲佛並散門庭又集幾嶺下
作三日醮

十六日女兒相將作小姑戲

二月二日家家庭內以豆其灰作䳘圍謂宜五
穀又作符置門上禁虫蚜也

一百五日上墳添土令高次日展謁

寒食作水漿推飯經夏不餲日以涼水沃之[illegible]
暑病解劬勞

清明飯牛盆一乾糒田家諺曰打千罰萬清明
一飯　女兒家作鞦韆戲

三月十五日四月十八日七月三日集顏文姜
靈泉廟酬香愬四方畢至也

端午插艾葉以雄黃塗耳鼻禁虫害也綵縷如故

顏山雜記　二卷　芫

六月六日炒小麥作麩和蜜食之謂却熱除濕
疾

春雨杏花秋山紅葉處處登高無須重九

秋七月設祭顏娘墳並及翁姑其祝詞是顏娘
語言爲撫事緣情而設推孝之至此禮天下
無也

八月朔日未出取花上露洗眼謂去風熱益清
明又濡墨點小兒腹疾猶害白花紅顏而作

史252-364

皆谷也
十月一日俺滌蕩務芟在野取之不問主人
巫設祭神于一月大儺
臘八作粥投諸果飼食之
鄉人作屋雖復廣堂高樓只一數仰瓦不須重
合歲久不漏他處效之輒漏也
民間娶婦輒以雙一隻留門上
娶婦納幣女家輒以筵席納酒尊中謂十停九

貴山雜記　二卷　三

作有吉祥也
六家裳老不用綾紈綢緞止服葛綿謂綿者綿
綿綃者谷也猶絲絡也
親喪孤子無婦或無子婦上內治者則以治喪
日者禮成命謂其也父母之喪同事異室于
禮為稽首傳日線麻非所以拔弃見也
喪者相弔指錢人禮謝僧家助損數百錢此禮
悉罷繼也

喪家競作佛事道釋競御箏鼓成目此亦天樂
須有楞嚴經日爵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
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故天下常稱執持不
廢也此雖微言終成戲論
大家治喪邀人作棚場結為樓閣雕構高者二
三丈皆以布帛綵木為之照耀山谷此太侈
不可久也
春秋二祭無官分獻品具備之

貴山雜記　二卷　三

主人召客席終近見扮演則客起爭鬥拔戈致
明宮賜飯上說湖湘同貧客無集供魚清羹
則衆皆退如中州之不飲也
四月雞蘇餅粟長皆取粟裹飯米麪山花作角
食
入九月拾橡栗作粉食

貴山雜記二卷終

益都孫廷銓伯度纂

長城考

昔魏武侯美山河以為固吳起猶曰在德不在
險此固七雄之□也後世不據德而觀兵乃以
顏山之險□□是役也紫齣以連山絕洪川以
立防彼其時以雄聚塹山堙谷仰借民力絕地
脈豈遑恤哉今試按圖籍履巉巖探故蹟之所
存殘垣斷莽蒼久與矣聊述見聞助後人之
覽云爾

古長城在嶽嶺之嶺西絕孝水跨鳳皇嶺谷嶺
小嶺歷山逾南入泰山萊蕪界東踰秋谷東
阜面東皆長城舊蹟也

史記六國年表顯王□年齊威王十□年趙
取我長城　趙成侯七年侵齊至長城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

人緣所以為長城　按此齊威王之二十八
年也

楚世家楚人說頃襄王曰王請出寶弓碆新
繳射噣鳥于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
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
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
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　又小泰山上
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琊巨海千有餘里
蓋田氏之所造也

齊紀宣王乘山嶺築長城西起濟州東至海
以備楚

括地志長城西起鄆州平陰縣沿河歷泰山
北岡由穆陵關至密州琅琊臺入海

青州府志臨朐大峴山穆陵關旁為長城嶺
自穆陵東至沂州安丘縣界歷大平山四十

之里按高家之嶺迤邐如夏屋脊嶺高絕隔水
過臥牛城又南傍高密東南入諸城縣界至
膠州大朱山入海在琅琊臺北南距臺尚六
十里謂由琅琊臺入海者非也
潘長氏曰史稱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起臨洮
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茲亡殘矣及按季薊伯度
之故塞危壘于迎齊圍也有之又歷稽載籍秦
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魏既早已有之自代

並陰山下至高闕起又有之燕築幽州之北至遼
東燕又有之皆始皇之前事也夫事不遠極因
執而大害無一壺穫敗而成古人所以重始也

顏文姜靈泉廟
前人有德以名其鄉志思也門閭有行以令其
土志難也今顏氏與巷志載烈女文姜蓋顏子
之裔其世無聞而人樂得而道之者善善從其
類耳彼酒泉以水寧郡陵棗以林名邦猶勿替
也況此得行顯德鄉所得名將世式之可無遠
乎謹按廟碑及諸記載可考者並著于篇
宮齊孫生續述征記梁鄒城西有籠水云齊孝

婦誠感神明湧泉發于室內潛以緝籠覆之
由是無負汲之勞家人疑之伺其出而搜其
室試發此籠泉遂洶湧流漂居宇故名籠水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並引此文
唐李光獨異志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
樵薪之外復汲山泉以供姑飲一旦緝籠之
下湧出令可資用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宋碑一　節事判官宣德郎試[illegible]

然　爭為天地之精神乃雲雨不測者當其
矣死則廟焉頗媛之神是其往也事結至今
波水為勞事有靈泉潛生出宇當號澄而滿
處外莫知其感通經源發而派流泉方發其
靈異希婦之水因號以名爾經備詳此得容
遂爲以年豐豫遠利字久樂會博州牧守安
侯奉爲命治郡事偷俞休務簡其清酌惠蓋
累蓄出城齋心詣廟至止周覽思前葺完遂

乃召班留之徒度材木之用凡所匠費悉自
俸金不再淺旬來告工畢宏速奐而大壯舊
貌翁只邈今使彼道途觀乎輪奐則知我太
守安侯好事致力庸至乎此況佐恭無盡屬
辭寡聞承請抽毫勉難從命將大宋咸平六
年歲次癸卯十一月五日記　承奉郎守殿
中丞通判軍州兼管內河堤事上騎都尉借
緋魚袋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

使持節博州諸軍事博州刺史充本州團練
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城縣開國伯食邑
九百戶知軍州事兼管內河堤事兼管勾商稅
沂密登萊等州提舉公事安贊
按咸平宋真宗年紀號其時齊等州
爲京東東路而博州隸河北東路今東昌
府聊城地若宣本州刺史管得越路管勾
公事耶考宋初猶承宣觀察團練刺史等

官俱無職任皆為武臣遷轉之次有正任
遙郡之殊其恩數亦逵絕想此博州刺史
皆係遙郡管勾提點乃正任耶又恩加檢
校官諸軍指揮使得至吏部尚書金紫光
祿大夫又吏部尚書應亦散官也上柱國
二品勳爵階品皆宋制文武勳階官
爵得互借此宜武臣贈又借職初授得爲
到已武大夫[illegible]知[illegible]則流[illegible]

宋碑二　距淄之南五十里有水發源于山足
匯聚爲渠而貫于淄濟昔人構室于源上以爲
祠按地誌齊有孝婦顔文姜常踰歷山險艱
汲新泉奉姑之所嘗一日感泉涌室內派流
四注故目其地曰顔神水曰孝水祠曰顔姜
之廟其碑誌多所剝剔獨梁乾化中刺史高
潁以歲旱祈禱卽日獲雨而命顔休績其爲

紀始今僅可詳究淄州地界齊魯之郊南皆
山阜北顧人洲皇朝開國百餘年內外晏然
四方無事其民專意施耕作本境之內屢有
開歲鄰境小有水旱以其居高亢下水嘗大
凶民皆樂生安業不憚疾苦之至故于土廟
之神惟歲時祈祀而已頃之長民之官至者
第循祀典按例致答一祈持祀而往禮數盡
矣熙寧紀號之次歲則至夏九月無雨北鄙

郡王公爲之守開明年農事阸與寮禮賓使
躬謁祠下何以雨澤爲請將吏既畢嘉霖繼
霈百穀用成庾廩充積民自爲是不知所以
致之於是公以春秋二祀令甲所載皆率去
故舊特命屬官親致祭又明年盛夏之月
天久不雨民祈告勞公夙駕再往旋及中途
雨大作浹日之間闔境告足凡州居之民集
有遠近歌詠歡呼喜神之賜相與偕論更引

迭進走公之庭咸願出力以新其廟公乃訪
其傍近之衞士得新授博州防禦判官張及
主辦其事增起新址寵敞有加功興于中夏
迄仲秋而祠成自乾化迄今百有六十年中
間殆嘗經葺至是再新而米措始大然古者
丘陵川谷之神有益于民者在禮皆得祠之
至其爲烈彰彰者朝廷凡嘗詔以封爵或國
邑之號追崇之者孝婦姜之靈于淄民用是而

報之靈沭為旱今王公昉順民之欲殆于是
乎虛此而弗議蓋有餘不敢盡爾　熙寧六
年八月二十四日州學教授裔億記張洙書
并文練管堤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
借紫丁□立石

按熙寧宋神宗初年紀號詳此刻文王公
實淄守文臣之借武階者也

宋勅　牒文州碣並附

勅淄州孝婦顏文姜厥躬執珪鄉郡見上帝
寵為善民蒙嘉氣獲美祥既又詔天下凡山
林川谷之神能出雲雨蘊財用有功烈于民
而爵號未稱者皆以名聞將稍加禮命以褒
顯之如此非特以為寵也蓋帝王制祀之□
□也惟神聰明正直施于一方祈民之求如
應影響守臣列上厥狀其嘉為靈錫寵名以昭
靈德其肆民依神不渾今可特封□德夫人

仍賜靈泉廟為額
熙寧八年六月　日
中書令　闕
中書侍郎　闕
右正言知制誥臣鄧潤甫　宣奉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熙寧八年六月　日

侍中　使
門下侍郎　闕
給事中　使
六月二十五日未時都事丁昭嗣受
右司郎中　付吏部
左僕射　闕
右僕射　闕
吏部尚書　在中書

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判史館兼掛用　銜

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直舍人院兼同修起居注權同判　簽

吏部　侍郎　闕

吏部侍郎　在中書

左　丞　闕

告淄州靈泉廟順德夫人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　闕

泰山事記　三之　十一

光祿寺丞充秘閣校勘判　宗古

令史　梁中立

書令史　唐師孟

熙寧八年六月　日下

中書門下牒文

太常禮院奏準中書批送下淄州府軍監等

奏准赦書節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曾

封號者並只名聞當議特加禮命內□□有爵

就尚褒寵未稱者亦仰聞奏當院今詳逐州

府狀及圖經看詳到合與不合加禮命具列

如後候

勅旨

淄州

孝婦顏文姜

州狀祈禱有應圖經載孝婦水及顏神

廟引輿地志齊孝婦顏文姜靈泉生於

泰山事記　三卷　十三

室內唐天寶五載立廟於水次

牒奉

勅宜特封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爲額牒至

准

勅故牒

熙寧八年六月　日牒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吏部侍郎平章事韓
吏部尚書平章事王
○淄州褐子
淄州牢　中書制子來
聖旨降到
勑告二道以券歸嶺神圖經具載祈雨獲應
封為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為額具與本二
道已用漆匣盛貯付廟戶本家收掌今模

勒于石永存無窮時大宋熙寧十年歲次
丁巳九月戊申朔七日甲寅上石
軍事推官　朱惟恭
軍事判官　宋綱
朝奉郎守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僑
朝奉郎守尚書虞部郎中知軍州事周罂
○右格一道廟中石刻以備觀當時遺制按
宋承唐制宰相置三省中書取旨門下覆

奏尚書施行中書令中書侍郎右諫議大
夫右正言起居舍人皆中書省也侍中門
下侍郎給事中皆門下省也尚書令侍郎
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皆尚書省
也平章事宰相之稱其次為參知政事考熙
寧八年六月平章則王安石韓絳參政則
王珪呂惠卿皆與此合矣至史館諸官
如直集賢院秘閣校理館閣校勘皆貴重

之職并狀元制科一任及大臣論薦不得
與選試記注官狀必於此取之非經修注
不得知制誥令得與宰相雜署行下軍州
信貴職也至三省列銜似閣有顛錯今是
上石之誤爾至明初乃分三省之職中書
改為內閣門下分為六科通政司尚書全
歸六部所謂宰相者專掌看詳章奏擬旨
進呈不得與於封駁施行之事亦與中信

文移行下諸司矣

宋碑三　承議郎前任顏安軍州學教授陳琦

續翁姑因地記　附錄　夫人祠之左有所謂翁
婆堂者夫人之舅姑也舅姓李氏家於郝邑
李顏村姑郭氏故居之地今顏廟是也舅贅
於郭氏生夫人之大母室顏氏即亞聖之眷
顯德夫人也廟戶郭勍姑之遠親自天寶以
前父子相承世守其事迨今數百年曾無匱
乏如缺丁壯被差保役者請使過而問之即
脫其籍如因道流指占是廟者太守明以斷
之李從其初宣和七年歲次乙巳正月立

按宣和宋徽宗第六年號

宋董逌顏泉記　見廣川書跋　余見李勝作顏泉
記昔文姜事姑則異一日泉發其居遂廟食
於此或曰昔李陽冰嘗尉淄川刻碑廟中今
所書蓋謬李監謂余往來求陽冰記不得其

後得被石僅尺然為礎或視之猶字可讀校
其說文姜姓顏與今廟中刻石所記無異
嘗見唐李充作集異記書文姜事姑以孝謹
樵采之外汲山泉以供飲一旦紆龍之下湧
泉清冷可愛時謂顏娘泉李充所記後世據
之按顏野王輿地志謂顏文姜也事姑感得
靈泉生于室內嘗以緝籠蓋之婦出籠即泉
湧居室時號籠口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
傳李充以為顏文姜誤也今考地志淄川為
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為州治當唐陽冰
為尉於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顏氏文姜則不
得其實按北水不號萌水出甲山東北逕萌
山西北流陽入於籠下與齊水合者萌水口
也不知先陽水在唐世猶不得其水名而曉
地志闕已辨其出可無信耶余修官書見熙
寧中封顏文姜[illegible]不知[illegible]

仰據李光所記此其失也
按水經注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即顏娘泉也萌水另源自出西南甲山注甚分明詳其迹當是今明水俗稱淄河者也北去般陽縣般水會處尚二十餘里乃與孝水合而此記誤以顏泉爲萌水用識李光之失不已遠乎虞川書跋似謂精博猶爾未詳酈注謬誤如此恐其書中類此多矣甚矣讀書好辨之未易易也

又宋題名石碣一枚大書甚工附錄淄川衙广度王巨載渤海任德充陽丘高擇之三城傅子容政和七年三月十四日同謁祠下明年二月十六日巨載子容同趁本局謁祠下　廟戶郭勍摸刻
按政和徽宗第四年號

金碑一　皇統改元春旱躬禱祠下四月既望乃雨越二日乃報神貺同至者耿德甫孟德基張子美孫叔康李彥宏徐伯充李子强趙仁仲韓德霖王伯城董逸飛滏陽康洙甫題
保義校尉差監淄州淄川縣顏神店□□
趙□四　保義校尉特差充淄州淄川縣顏神店巡檢徐□　廟戶郭寧摸刻
按皇統金主亶第二年號當宋高宗世

家古碑一　節錄　按齊地誌淄州以南四十五里有孝婦顏文姜祠自唐于今代有封爵降及貞祐年間兵革遞興連年大擾加之以饑饉羣盜蜂起恣意劫掠水忽自變黄流四十里人見之無不驚異因相謂曰此水從來清且久矣今日如是莫非神明之示異救我民乎因相與避之頃之有外寇至得免其害水明日復初壬辰之歲有太守兼戸帥王公分治

淄□福司予是邑謁廟觀其基址僅存四壁
立餘悉化爲焦土徘徊興歎重起經營之志
□使山東行省楊□□□以奉□泉亦能體
太守之美意輒檻廊廡煥然復新且喜神之
有托鄉人之禱祀歲時而懇所望也于是乎
書　乙未年季夏日定遠大將軍元帥右都
監淄州刺史兼知軍州事提舉常平倉事加
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戶王珍立石

按此碑稱貞祐者金主永濟年號當宋寧
宗世木稱乙未年者是蒙古太宗七年其
時尚未有年號止稱蒙古至世祖方改國
號曰元

元碑二　節錄歌詞　卓哉大人孝行絕倫生爲孝
婦死爲明神□□之禮夙夜殷勤天地感其
孝□□爛瀰漫川逝入于海津□下浮□□

益助其厭孝之封爵號順德廟額鑱泉覆揚
懿則殿宇巍峨在山之阿四方將禮誠敬孔
多犧牲博碩笙鼓喧和千秋萬載德音可歌
至元二十八年四月日　承務郎益都路
總管府□陳　承務郎益都路總管府判姜
奉議大夫同知益都路總管府事麥朝
□□人大益都路總管府尹本路諸軍奥魯
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脫因　昭毅大將軍益

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本路諸軍奥魯總
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排里海

按至元元世祖第二年號順帝亦號至元
不至二十八年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

元兵部侍郎鄒人于欽齊乘一則　按水經注
瀧水南出長城中　今按泉汪非瀧水字實守
記云古者孝水齊有孝婦顏文姜事姑孝養

遠道取水不以寒暑易心感得靈泉生於室
內文姜常以緝籠盎之姑怪其須水即得循
姜不在入室發籠覩之水即噴湧壞其居宅
故俗呼為籠水今孝婦河也

籠水辨　按進往記郯鄉城西有籠水而水
經注前文瀧水自出長城中後文又作瀧水
異字同音自昔無定後人好異獨喜緝籠種
種之說史載百千年增飾多方違捕曰違遊

有如齊東所言甚矣氏之濫聽也今畧按事
理哉其是非夫姑之嗜水豈非杯勺實取饜
飫文姜既感泉生於室當必斷告於姑以慰
旦夕之求今掩覆秘密居為私藏若將懷慳
而重於姑者孝者固若是乎其謬一也婦德
無出門之義而文姜至以遠汲為勤則是室
無多口室無多口則必居無廣宅環堵之間
一步之地姑來婦往賽口不通乃有匿水之

前可省盎藏不虞終露難恐者不容其謬二
也文姜既以至孝格天天恤其勤而生此水
恤婦也實以慰姑又何照示而令盎藏慰姑
也又須避姑若其不受於天而有私覆無端
懷異不為善承其謬三也姑即不仁有婦如
此宜從孝格果疑此水當從而詢何必厭亡
乃來發覆如其果爾則姑頑隱不可誠通則
婦慳深難以情得大孝之家豈其然乎其謬

四也天生此水既以應姑之求則應發之無
罪即其有罪當緣孝婦之心而恕之何遽為
殃今勃焉憑怒壞其居宅姑婦兩無所處莫
姑而惡終是禍水也實駭人情豈名天道其
謬五也此緝籠若當受於天乎抑成於人邪
若受於天則事等於虹流星實當有光怪先
動里閭不必覆泉然後著異若還成之於人
一插捲婆娑耳乃有神力足為變徵盎則木

滲發則泉湧其謬六也姑啗此水須飲無時婦取呈姑日焉三發乃婦觸發而不驚姑一發而致患是必姑之惡毒觸犯神明忽焉降罰惡毒之人不應鑒憐先爲生水其謬七也原其始倡不過出於巫覡夸誕之詞成於愚氓輕信之口學者不察其害義遂又援以入書獨有李先所記祖爲省淨然遠稽晉魏之注事既難詳近察熙寧之勑受而不錄王言

有體疑信昭然應遵古初還稱孝水不必引虛誕失實之言曲飾前賢以滋謬戾也康熙四年四月五日記

明碑一　山東提學副使四明楊文卿記　節錄

顏文姜祠歲久摧敝四方祠祀之人蠲集醵聚久所隳侯歲入施錢皆爲旁近無賴所私弘治八年汝南郗慈熊公翀奉璽書巡撫山東行部於青道過祠下傾盼徘徊重念國家

以孝治天下而孝婦有廟若此何以勸勵風俗乃以濟南衛百戶朱英核實施錢之入用以市材鳩工廟貌若生士庶具瞻孝思興起謂文卿不可無述夫大道未隱人各親其親孝之名未著伊德下衰始以孝爲卓行然季武矯而服穀子春嚴而過禮文衆忍而棄子飾情要譽非孝之經至於姜詩之妻泝流汲江以順姑好膾鯉因姑思飲大隱溪水徙居

溪旁以愈姑疾此皆本乎天性協乎至情其事有同乎孝婦者焉若婦之孝生既能召室湧泉沒又能神乎一方以福庇其人民其孝之至者與顯受封號而廟祀于無窮豈不宜歟爰書以著厥美并繫頌禱神辭俾鄉人歌以祀孝婦于禾禾　辭曰泉泊泊而湧室兮孝婦之德河湯湯而遠逝兮孝婦之澤澤之流兮民受福德之化兮民無忒食斯土兮其

廟翼翼祝如在兮其蕊濯濯兮神休兮惠我無斁　牲醑潔而在俎兮粢醪在堂盛夙戒而滿旗兮神其來帝歲月登兮時雨時暘人用康兮厲鬼潛藏惠孔嘉兮佑善以祥昭厥鑒兮有恐斯峽俗用熙熙兮儷美昀唐　記中引黃水事今備之

黃水不為留殃　頻文姜祠下泉出山坎水至清深時發黃水則地有災禄若兵若疫傳聞若一事皆有徵崇禎初余一見水黃獨無徵順治甲午歲八月二十一日水又黃里人奔告余往察之泉中水如渴河出祠外卸少混混及峽半之又不一里而清余曰此不為留民濫聽也按左氏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宗問焉絳人之告伯宗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今此泉水激山而出是其伏流所經山中當有朽壤崩入於水水勢衝激汨泥而出黃者土非水也故不宜有異也曰然則前此之變其水或黃或赤是不一焉何也曰土之在山墳壤異脈土赤而赤土黃而黃也然則變而復也時有久速流有遠近何也曰上崩非一夏秋水漲泉出迅激其力足以汨沉而行故遠而後沈也其久者崩朽壤適多上盡則止也然則其為留也事著於碑皆有左驗何也曰天象有

變應在分野滿見齊分不得及魯在晉分不得及秦今泉水記異或在境內或在封外此不足徵民濫聽也問者訝然皆未之信遂書以識之至今更十餘載卒無他是余兩見水黃皆不驗而庚歲戊寅以逮庚寅鎮人苦兵者盜紛紛內來殆歷一紀迄無寧歲水顧不黃豈文姜之神罔今昔靈替殊耶則前說附會界理甚矣若乃此一紀中雖屢遘兵內事

輙輕于旁縣亂而不和此則神休用不必江
水微也康熙四年五月記

明青州府志　顏孝婦廟後周建唐天寶間更
建殿制無梁大枋木相承錯綜而上舊傳郭
子儀督造今廟側有令公祠國朝成化十三
年提學僉事畢瑜奏請載祀典每歲秋七月
鎮顏神本府通判致祭

按子儀爲唐將功名常在西北及貴爲使

相生平蹤迹未至淄青此臆說也聞之故
老此廟側之祠舊日郭公既而訛郭令公
既而訛郭汾陽王原其根因姑因姓郭而
其宗人世爲廟戶如郭勃郭亭者或其家
親私祠附近此廟側後郭氏絕世中更兵
大亂離轉致訛傳爲此由說耳其廟工作
一倣內殿亦非無梁鄉人未覩大工遂
爲異

一創碑　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青州兵備道首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大學士范
工撰　節錄　今夫泉受澤于天含滋于地類體
坤而終事者莫之不濁激之愈清類貞而
靜處者脩德濯汙托汙不窮類含弘而致養
者委蛇甚下而不盈之滿百折而必東類婉
婉而順從分思之不貴者昔者我師解佩甘
露晨流耿恭山河遠泉湧出新忠維孝實本

一源參天人之理合人事盡則天不愛道而
地不愛寶後之之際一先顯存則賢者思齊
而不肖者思奮俎祀相傳廟貌日新厥有以
耳

康熙三年十二月　日記

又碑　淄兵梁鄒之間有孝婦河其源甫出長
峽山下則顏文姜靈泉廟也志稱文姜事姑
至孝常自負遠山新泉以供姑一旦得[illegible]之

下忽湧一泉清冷可愛時謂顏娘泉後人則即其居廟祀之唐淄川尉李勝永朱梁刺史高霸皆嘗刻石廟中惜斷滅莫迦始年即其廟初但委土而已宋神宗熙寧中大饗明堂福禮羣祀乃按州守臣所上圖狀封酬之曰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額則其始大也嗣是作者非一明成化間學臣畢瑜復請于朝以登簿正常以歲七月府判蒞職致饋薦焉而

其自古在昔靈蹟綿邈常有福利于其里邑吏民賴之以不疫災疢又甚著也夫立百行之原宜得衆心之聚斯廟之興關乎名教既非淫祠黷祀諸不應經義者得而髣髴矣邑有先德而不報是廢典也崩工有嘉禮而繼代弗章是變古易常也天子重神敬祀而守臣不博采境内以聞是有司之責也且其靈泉古廟攬勝爲工春岩翠柏雲合于其上白

不來泉觀旋乎其下既以閎壯矣又寢門之外有曰公姑父母者則祠之祠其類也有曰王友郭公者則祠之祠其所有事也夫生而事之死又能世世俎豆之惟夫人之孝爲不匱愛其人以及其所事又敬其祠以及其所有事惟鄉人之追孝爲不忝然則繼乎此者雖有俱可知也昔余在司農掌

思歸省嘗過謁祠下見其經時灌然頹敝莫厭

衆心乃集鄉里相與謀新之維時司馬中丞耿公焞撫軍東省百廢俱興聞而綣然顧悉俸以首其事而鄉仕御趙君班璽顧命匠以考其成凡邑居之老幼歌咏神休而樂其有是舉也亦靡不歡呼踴躍以赴之于是前宮後寢臺觀門牖悉從改作更鑿山石規拓其垣宇而壯又過之四方之至者一拜其庭登其堂周瞻彷徨寥汰清敞若山川益增其勝

而神人之意倍暢于昔若未嘗不猶猶然柴
起孝思于無已也乃寖衰而承公適已去則
于其側祠而並祀之亦猶郭公之意也夫乃
劉石書事而麗以銘　銘曰孝水洋洋東岡
是疆介丘封旂大城戸防狗猗孝婦灼灼顔
姜視遠推邇統德惟常克勤娛飾以奉姑嫜
于沼于沚載兩載汲召彼靈泉湧此門房渭
涓不絕乃成谷王河潤千里達于海邦萬姓

誠和悅走烝嘗百王有作殷禮迪光考德作
廟典命祝烜守臣受之綱其有章清泉文藻
翠拓虛廊雲旗飄緲桂殿芬芳無怨無恫布
濩嘉祥年穀庭碩藥士安康蠡賊殄滅貙虎
推藏翠心酣飽騰龍彷徨式我儀刑萬以馨
香闕閣靈鼓謫謫華堂新宮載啓刻楣雕梁
防薮群捷譽聚冠冢應侯順德無黍孝鄉我
作斯銘勿替景行

康熙丙午秋八月光祿大夫內秘書院大學
士前少保兼太子太保歷吏戸兵三部尚書孫
廷銓撰

按文姜有墓在對廟河干春秋饗祀之處
所也舊有饗堂經亂隳廢又有金元碑刻
有曰武安順德夫人仁孝衛國順德夫人
今考宋物殘缺此文將謂後代更封察其
刻文又無跡　此不可曉傳疑可焉

災祥物變

昔者周置馮相以察災祲禹鑄九鼎以辨神奸故記異之文史家必備然而討畧殊者以國爲體也春秋一國之書而爲天下記異故日食星隕五石六鷁必書其辭其旨則隱其義則遠非列史之志矣若禨祥小數僅在下邑其事無關國史即偶有述不過以志匹夫匹婦占夢望氣之心以助田父牧豎倚除之話不紀遠而紀近

則其本志矣乃至生死死生之異精氣遊魂之變何地蔑有有乎達觀視大猶奴雖怪亦常見駭言焉雖常亦怪宜廣見聞以資驗識若夫發象天官靈臺雲物其爲錯異天下共見不繫一邑則太史氏存非野人之所得與知矣茲姑畧之

永樂十三年蒲臺人林三妻唐賽兒以妖術嘯聚賊衆董彥杲等六千餘人據湖石棚岸陽寨出沒作亂攻陷莒州萊蕪等城事聞勑安遠侯柳升勦之乘夜襲我軍營多被殺傷都指揮劉中戰死賽兒竟不獲

嘉靖間大街樂氏子[illegible]歲患痘死已二十許日其母夢見兒來告復活乃同家人往啟視之果活遂以歸其族人以爲詐詐謗百端屢經官府聽治竟莫有斷證其非者乃息官名之曰甦家名曰顧言云按晉武帝咸寧二年

瑯琊顏含之兄日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感夢畿謂已曰我未當死爲藥所傷耳可亟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illegible]視但不能行語其後家人息于服事含乃[illegible]官視之十餘年乃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

嘉靖二十四年姚伯清聚黨徒百餘人作亂

萬曆乙卯大飢人相食

天啓丁卯年孝婦河大漲范河九縣批務司衙民
居漂沒大半按其古像而去
崇禎間有人于衆嶺後鑿爆井攻山出不其理
自然而解文成鱗甲悉如魚龍一邊突起一
邊門如相印倚精如綺麗縮井爆繪所及形
家以爲恐傷地脈遂塡平之
丙子年文廟殿楹間產芝一本趙御史振業家
東門新第堂上亦產芝一本光彩照彰大如

圜扇平開京爺一時上大夫多歌咏其事有
寶箘堂題詠存其家其秋子進美遂領解年
纔十七
戊寅年鎮有兵警無害
又文廟前居人孫繼善入井而圯衆謂必死試
扱取之出其石向蔽乃聞其聲在井底坐巨
石撐柱頭上水既不浸石亦不壓徐出之乃
得上

己卯年西門屠者劉時封于方糾治留屠上街
刀在口其乳羔在後伏地哀鳴甚切屠者不
顧既而提刀回指之曰莫叫莫叫殺他了次
將及汝方奮刀欲下未及措手忽仆地而死
庚辰年鳳山玉清宮庭中老檜久不作花其春
忽大作花
庚辰辛巳間歲大饑人相食龍泉花泉盡涸孝
河十里下亦絕流

壬午年鎮有兵警無害
甲申年三月初八日大風晝晦人不相見其風
自西北來腥惡濛濛欲沾衣其五月闖
賊僞將軍郭升自南來聲勢甚赫到鎮會闖
李賊闖門之敗一宿而去鎮無所苦長峪道
賭青朱虎諸山村亂起
崇禎間市民尚可法約同鄰舍穆酒向家邊山
上園月司法後至有人在路呼之遂與其卑

户邊對月吟笑傾酒其酌可以忘憂都不記
憶所期何人盡醉而歸夜半酒微醒乃憶其
人是孫名起死已久旦日視其坐處酒瀝痕
藉在地空罇在焉竟亦無恙
又國氏女嫁人少死三日後其夫獨宿忽見妻
盛飾自外冉冉而至初甚恐既而言笑譙婉
恩意如平生凌晨攬衣而去衣作紙聲夫久
亦安之月餘忽涕泣為別云當赴泰山自此

遂絕
順治戊子年孝河大漲示濟大橋水高出其上
石欄皆盡橋外樹林拔去無餘南郭門外三
官廟前古槐掛淤高過廟門廟中乃無水
又峩嶺上水自山椒而下沒灌西門外居人
數十百家是歲多淫雨池閣丁空又先年飭
嘗大水山谷皆漲其水須在高處流下處上
無水又或中流如柱高出兩邊乃下

丁亥庚寅間沂蒙諸山亂民為盜出沒不常節
城左右攻城掠村殆無虛日東西山塢傷人
頗多長峪道亦不靖
康熙癸卯年多焚雷長嶺死一男子馬嶺死一
婦人并所乘驢丁家峪死一男子鄉人云此
人乃乎其先塚作田適此日送飯餉田間工
人過雨來歸鄉燎井旁其屍自炭中起井上
人皆爭見之初但綫縷如白樹

甲辰年四月二十四日大霜殺麥時麥將成霜
初過芃芃不減田家幸之既而有芒無粒十
不獲一
乙巳年三月巳向熱驟颱嶺道邊有冰條高掛
林枝晶晶可愛
乙巳良莊有雷雷死者三人有毛氏子者方侍
樓空雨霽起忽不自覺升窗間飛出落安樂
中了無傷損夢近九人皆死徐迎其六

巳丙午大飢疫
又近有城內人趙延鳳有潔疾又善疑常擇井而飲擇米而炊貨人挑水必棄其後甥即遠出在塗井自漉炭沸治餐家但不食嘗適市買米已付錢訖纔其人送米到門偶見其人項不潔輒失色曰汚吾米不復可用矣遂令持去亦不索錢一日將之本尚或厭謂曰爲甲山嶋耶聊遙增周患爲之罷行聽夜憂疑

數日殆不自遣乃募市中人殺以話言厚贈之令前行相待於山門道神祠中乃自於旦日假裝前去行過廟前其人趨出厲聲曰汝安往耶對曰欲赴高甲山甚耶其人此日可疾歸去今無事用汝矣趙曰諾乃歸其疑乃釋後其妻懷姙憂曰是家將穢吾居可奈何已又見所食井上有蚓劍大恚曰吾因不惧飽今又斷在水殆無几望矣乃自經而死死之前日獨將錢物徧往所借人挽耶寘去家衆驚曰何爲者耶曰第存之吾有所望於君及死諸得錢者乃共治葬之竟無後

濂長氏曰水之爲利害大矣哉吾鄉山居而鮮有水患況江海之民乎菌芝載在爾雅郭璞亦以爲三華瑞草逮宋眞宗東封至泰山而王欽若等一旦獻芝至三萬八千餘本物多則賤使人皆之若夫崇臺虛宇蒸濕之所不乘畫棟

藻露之所不入紫雲九華忽焉自此此之非實實則矯誣彼事之一至者固不格于儒者之論也

顛山雜記三卷終

顏山雜記

益都孫廷銓伯度纂

物產

蓋民之爲道本業不足然後有貨殖貨殖非古也不耕而食則長游惰不織而衣則生侈侈皆風俗之敝而仁義之蠹也然有異焉孝鄉山多田少而生齒日益繁不商不賈則食衆多山多田少則得粟難若是而不爲作也則饑甚故其民力方盡擊山炭石陶冶火數犯難而不息凡爲饑驅也此漂不得不然猶夫自食其力也顏燒琉璃者多目眚攝山炭者遭壓溺造石甕者有喑疾炒丹鉛者具內症羅謀而獲亦孔勞矣益助孝鄉之多藝也以其民貧也其無棄貨也其土瘠也如鉛刀之錢何而器中在官中也是以瑣綴傳來者知其故焉

石炭　顏山民能於行土錫土得炭石炭先天得有任石然不引火而不然此則然宜其爲下然木遇金而柔此不柔故一物而德具焉者炭爲多

凡炭之在山也辨死活死者脈近上而上浮其色蒙其臭平其火文以柔其用宜房闥鑪鞴活者脈夾石而潛行其色晶其臭辛其火武以剛其用以冶金治陶或謂之煤或謂之炭塊者謂之硔或謂之碎散無力也煉而堅之謂之礁頑于石重于金鐵綠焰而辛酷不可爇也以爲礬謂之銅碏故礁出于炭而烈于炭礬麋于炭而貴于炭也

凡脈炭者視其山石數石則行青石砂石則否察其土有黑苗測其石之層數避其沁水之漆因上以知下因遠以知近往而獲之爲良工

凡攻炭必有井榦焉雖深百尺而不擇已

炭然後旁行其隧視其炭之行高者倍人薄

者及身又薄及肩又薄及尻鑿者跂運者跂

鑿者坐運者僂鑿者蛸臥運者蛇行視其井

之幹欲其確爾而堅也否則崩人其隧欲其

燥以平也否則劉凡井得炭而支行其行隧

也如上山者登右必降左者降右必登降

者下城登者上城循山旁行而不得平一足

高一足下謂之仄城脈正行而忽結礙石阻

其前井面鑿旁達不可以通謂之鑿鋼脈乍

大乍細縈縈螺螺若或得之而驟竭謂之雞

窩二者皆井病也

凡行隧者前其手必燈而後入井則夜也燈

則日也冬氣既藏燈則炎長夏氣強陽燈則

闇光是故鑿井必兩行隧必雙令氣交通以

達其陽攻堅致遠功不可量以為氣井之謂

也

鐵冶　柔不黑山鑄而為鐵石石之屬三合之

勇火烈石礁風生地穴沸氣如珠玄精為液

得柔斯和過剛或折作為劍器蛟龍可鼓以

鋼性易施生不若熟也

窯器　李鄉之窯出于山頭務店者碗鉢為多

出于磁窯者甕為多出于八陡者罌罌為多

出于西河者魚缸醯甕為多然皆疏土也夫

物無美惡取貨為貴器無彫樸適用為宜故

窯窯之器以之適野不若瓦缶之便也犧象

之首以之燕享不若門檻之給也且物之美

好者貨民之大累也李鄉之窯疏土也其用

處賤也而不為貴也廢者亦幸不為瑕者累

也今夫天之生物其為命起者一其為朴野

者常百則不以一瘠百也先民制器其為苦

巧者一其為樸拙者萬萬則不以一瘠萬也

固也生人之道繇于飲食被于天下之人者

也則飲食之器天下之大用也今夫農氓之
爲食脫粟麥飯也及其驩然一飽則脫粟麥
飯固無以異于膾脩炮燕也農氓之食之爲
器瓦缶陶匏也而及其屬饜則瓦缶陶匏固
無以異于犧尊鼎鼒也此農氓之食有其脫
粟麥飯焉則有其酒漿醯醬焉大酒漿醯
醬則非獨農氓之食也旣富之家共此矣農
氓之器有其瓦缶陶匏焉則又有其壺尊罍

甒爲大壺尊罍甒則非獨農氓之器也大貴
之家又共此矣今舉富貴之家而進之以農
氓之食如所謂脫粟麥飯者不屑也而至于
酒漿醯醬不能絕也此同嚮者農氓之食也
今舉富貴之家而奉之以農氓之器如所謂
瓦缶陶匏者不屑也而至于壺尊罍甒不能
舍也此同嚮者農氓之器也孝鄉之瓷琉上
也貧且賤者用之而富且貴者不能違聖人

不貴異物賤用物以此也

黃丹　炒鉛爲之丹成則鉛爲丹鉛氣周丹夜
爲鉛炒多鉛氣中人令人中毒而死臨丹竈
者必塞其鼻實其腹令中氣常勝鉛氣不能
入也然後可久

白礬　白礬者火炭石屑也取以爲礬晶晶者
木曈曨者雪也當其爲石纍纍者鐵也取而
變之存乎人也凡燒礬必仰嶔巖之半剖其

高以爲壁斥其下以爲臺壁斬斬臺坂坂也
下其旁也壅土而塗用之以爲池闕地及泉
給爲井底爲釜竈之巧之旁通火焉以爲灶
布礬以爲爐編荊而塗之以爲爐其行火也
積石爲甃孔竅而築之若迪床之方焉陂陀
其脾而微劉之烈火而焚之由內以攻外火
盡取房傳之又燬又傳之竹盡傳之斬斬之
壁則易以爲高也坂坂之臺則易以爲蔭也

陂陁鐵鋼以行水注則行火若易以爲齋中故燒礬者久與嚴齊雖雨三日而不澄火三月而不滅也乃取其燒以納于蟄擊之汰之得其滋焉乃取其汰以納于灶熱之煎之流其液焉乃取其液以納于炭澄之凝之泛其屑焉體魄既成精魂未盈耳硝不爲功取而和之復納于灶火氣竭矣其精乃生取而漉之以納丁屋水氣竭矣沈緊滑膩外强中空

礬其壞琉水八中沖此礬之終也

絳礬　紅土　絳礬者炭中銅礦也法如白礬減其工半精爲絳礬滓爲紅土核礬之初皆黑質而辛礬也及其變也或白或碧其滓則皆紅以染則碧復爲黑其醮水又爲黄蠹其五爲夫天下之臭味浙而善變者因若斯之亟也君子之用物也乃若其變哉

端石硯　端石坑在城日歷上日倒流河州下

大出水乃可以入而隱也石硬東偏則薄堆中坑者堅潤而光映日視之金星滿體貼室不見者爲最精大星者爲下下广韋曰端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蘇子嘗用端石號觀玉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岩者宜筆而遲墨二者當要所去取用遲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瘦用瓦硯也不知端石頗有發墨而不損筆者皆二公之未見也

琉璃　琉璃者石以爲質硝以和之礁以鍛之

銅鐵　用鉛以變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銅鐵用鉛則不精三合然後生白如霜廉削而四方馬牙石也紫如英扎扎星星紫石也稜而多角其形似璞婆子石也白者以爲幹也紫者以爲軟也婆子者以爲瑩也是故白以爲幹則剛紫以爲輭則斥之爲薄而易張凌子以爲瑩則鏡物有光銅來火也只和而凝

猛火也以攻外護也不氣凋硝氣未澄必剝而爭故其火烟漲而黑徐惡盡矣性未和也火得紅徐性和矣精未融也火得青徐精融矣合同而化矣火得白故相火齊者以白爲候其辨色也白五之紫一之凌子倍紫得水晶進其紫退其白去其凌子得正白白三之紫一之凌子如紫加少銅及鐵屑焉得梅蕚紅白三之紫一之去其凌進其銅去其鐵

得藍法如白焉鉤以銅礦得秋黃法如水晶鉤以畫碗石得映青法如白加鉛焉多多益善得牙白法如牙白加鐵焉得正黑法如水晶加銅焉得綠法如綠退其銅加少碛焉得鵝黃凡皆以焰硝之數爲之程

琉璃之貴者爲青簾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箸斯條若水斯清爲蟯綰傅于朱櫺瑣闥除也旭日始升影動九逵光浮御屏棲神象主以合宮寅川之郭諸郡川之諸廟爲肆于司空以稱國工

其次爲珮玉丁當連珠綴纓絳紗作蓋弁冕盈廷乃珠錯鳴吉者百僚朝祭之法服也

其次爲華燈屏風碗合果山皆穿珠之屬錯采雕龍日則無功

其次爲棊子風鈴念珠壺頂簪珥料方皆實之屬附恭淌之風鈴能之料方亦如之條珠

穀之細珠寫之大珠鑄之變之爲珥帶錯車碌者雜二色藥而抹之瑪瑙者琺瑯點之鍾絲者以藥夾絲行其融也引而旋之

其次爲泡燈魚瓶葫蘆硯滴佛眼軸棱鏡火珠響器鼓璫皆空之屬凡製琉璃必先以琉璃爲管焉必有鐵杖剪刀焉是非工石之在治渙然流離猶金之在鎔引而出之者杖之力也受之者管也授之以隙納氣而皆空

提口得爲功管之力也下出下火[illegible]爲意內
就管矣未就口也急則流緩則凝旋而轉之
發以風輪使不流不凝手之力也旋氣爲壯
則裂弱則偏調其氣而消息之氣行而喉舌
皆不知則大不裂小不偏口之力也吹圓毬
者抗之吹瓶者[illegible]之一俯一仰滿氣爲圓
發氣爲長身如石林首如蠻鼓頂之力也引之
使長裁之使短抑之使扁突之使高抑之使

凹剪刀之力也凡爲葫蘆先得提後得腹接
處爲腰爲合子葫蘆先得子次得提納子爲
後得腹凡爲魚缸先得口次得脐次得山後
得果枝凡爲花瓣先得蕊後得瓣斷而珠之
易手而燎之後得蛘木凡爲響器先得下口
後得上口凡爲硯滴先得頂口次得腹次得
提後得嘴水凡爲煙壺先得圓毬夾其下披
其上斷其端而坐之上戾爲底下戾爲頂戾

急鼓管先得葫蘆擠捺其底而凹之[illegible]
其管欲平而不平使微扛搖以旋氣之謂力
得鳴鼓璫者響葫蘆也言微氣鼓之而璫鳴
也辟之爲鼓也背者其面也響之應者其腔
也實則其空也故大容則大鳴小容則小鳴
此老氏之說也當其無有有之用也凡爲室
者先發其氣氣指而體斷此學書之說也心
正則筆正也

按通鑑唐代宗初詠于載召江西判官李泌
入見語及載事曰服而爲卿了當副朵而歸
恭取其意奏卿爲虔州剌史別于嶺南
狀場爭與徑九寸服以爲今寶之寶其家得
歸其所遺蘇琉璃盤徑尺代其今當與卿議
之　胡三省注曰稱大得國漢所賦傳爲寶
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注曰魏略云大秦國出
赤白黃黑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illegible]

然之物未淨光潤踰于衆石今俗所用皆消
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耐實非
眞物按流離今書附玉旁爲琉璃字師古之
記是矣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
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升山取采
石鑄以成器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
爲器古有之矣顏氏謂爲自然之物恐不詳
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

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石于
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
者自是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寧西域琉
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泉外國奇產中
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眞琉璃然中國
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色甚光鮮而
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其來自海南
者製差鈍朴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
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復動是名番琉璃
也番琉璃之異于中國其別蓋如此而未嘗
聞以石琢之也余謂路副恭所獻者蓋師古
所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以謂
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詳耳

水磨柏香　水之爲利莫大于灌田是故近水
者得天之半爲旁鄉用高水下不可灌也頃
有教以水車之法試而引之高之上又有高

焉終不可灌也是失天之半矣幸可爲水磨
又獨能平輪不能爲側輪也平輪者必爲飛
水以飛輪飛水者必高其岸削已庳則注水
勢弱水擊人輪不飛也飛輪者必深其坎下
其水而疾去之水平而人不及則輪濡注水
擊高輪猶不飛也輪不飛則其藏石也力薄
而功微是失水之半矣側輪者水擊其輻而
力最銳可以磑可以舂也平輪者水擊其平

史252-392

物暴
齊故無虎也初余生長孝鄉山中四十餘年逮
所傳聞又何啻百年鄉之人曾無過而談虎者
齊其果無虎也齊有虎其自今以始也抑聞之
昔者孔子嘗過泰山之側而婦人哭焉則是齊
故有虎也前此有矣特始乎此記始焉爾虎之
爲德既不若麒麟騶虞而爲暴又甚乎豺狼狻
鄉人恐之見毀而角蹄而善走窟而善藏者彼

其族也固未有樂虎者也傳曰一有一亡曰有
今而履尾愬愬自古攫人有一于斯矣君子危
之而著其實則記始焉爾其記始也奈何春秋
魯史也而稱齊近郊也多麋有蜮必謹而書之
今虎之爲暴
其爲麋蜮又多乎哉記始乎此益振振然其諸
亦無樂乎此也
山莊人出田上山刈蒭忽聞鑪聲在近躋進竊

而力上行是不可登往隨乎是失磨之半矣
高其閘者必高其堰堰已薄則涉易漸也已
厚則力不償費也秋潦爲患山水暴長堰之
壞者非潦盡不可以復興而磨常半歲閒是
磨之半又失半矣是故孝鄉之水磨常格于
天時費于人力而不盡乎地利也
窯長氏曰吾觀于鄉而知術之必愼擇業之
必精也當明之末庚辰辛巳間江北旱災琉璃

之家死者什九非以其無用器耶若其在時和
淸宴亦可以觀人情矣彼資炭用物也其行不
越數百里丹礬赤土用舍中之其行千里琉璃
無用器也然且北至燕南至百粤東至高麗西
至河外其行萬里彼物情之不齊亦獨何哉其
用彌寡其行彌遠

之有虎負鷴鵝飛龕巍在其猶月倉卒墜崖
而兎猶病瘧彌月
嶺西村農民王朝臣因野猪害稼與其妻夜守
瓜廬一日夜半朝臣忽欲出遺其妻心動止
之不可甫撤屏出其妻遽聞有物仆地亟起
視之夫已爲虎攫去就用火追逐之遥見火
光中有巨物徐行黑氣籠罩形不甚辨夫挺
然赤露首足互著地蓬轉而行於後隨之夫

已脫然在道帶結如故並未開解將火及之
巨物隱不見大羅花在草間坐守移時忽覺
闇中出巨掌爪批其面頰顛于坡下惛然不
復覺久之始蘇遂失夫所在
王生家在馬莊佃客二人秋夜網羽宿野棚下
雨甚漏濕忽思笠子掛樹上可出取之一人
出一人聞其顛仆聲有異怖不敢動天明視
泥中有虎跡遍衆尋求得其半體於七層堰

上荒草間所著袴子丟道旁繫有鐵舌鞋帶
究在襦間亦未解
樂疃人孫氏家豎子於浦莽驅驢向鄰村馱水
遇虎自投堰下石隙中虎至踞堰上凝睇注
視以爪探之不及尺豎子伏不敢動移視良
久虎亦不下其家怪豎子憊黑不來數人往
迎之山路黑暗啞歷而行虎聞其聲乃舍豎
子攫其驢去

嶽嶺巔文昌閣孤居無鄰近年一道士來居之
一日昏暮出汲還閉戶臥至日齊舉牧過其
下怪關門不啓呼之良久不應相與撬其門
闢有狼突出躍然而去道士殘矣
壬午年兵自南來萊蕪已破鎮人倥偬方事城
守余從衆在城角睥睨若夜還報曰兵至
矣青石關迤南迤北列營衆火似繁星矣衆
方驚急有狼在城下對壘而號其聲百出斥

之不去狩者相觀皆色止天未明人皆畢至
卓鎮東西兩山下賊城中食頃拔去竟無他
數年前鎮多狼孳傳說多異余家門外菜園于
〻榛下鑿井夜夜有群狼來戲井上意惜之一
夜比鄰劉美齊秀才家提提有聲甚可疑怪
比聽使訊焉乃有狼夜入其家突于廚竈
下人驚狼亦驚奔不得出皆辟不知所措適
其日有莊客因事到官秀才援之得解尚未

去開故柵椽旋進入擊之扈手而斃取其皮
白澤可愛值數貫錢後亦無他或口此自來
送一品坐補耳野獸無故入人家當爲怪豈
足信哉

鎮無野猪道與虎偕來其爲民害乃長於虎虎
一而已野猪恃其猜牙率其種族以與鄉之
人爭食此土也家苦之朝苦之日夜苦之且
孝鄉之民非有虎豹沃野可開而翔也非有
湖陂蓮勺稍充魚鳥之饒樂也終歲孑孑焉

萎嘣若鬪糲糧待若扇鳥則田矣若凡若箕
〻則田矣山高土淺不暇不幸而至於秋
也而黍稷而豆有其率彼婦子夜守前篠
少一不戒忽焉盡之豕則他人則飢吏則呼
鬪則彌遺矣禮祠八蜡祭虎爲其食田豕
也夫虎暴矣不使古人祖豆本之以爲功惟
豕之故則謂其害長于虎也亦宜
一　小而肉角者曰麅麅即麂也集韻
史252-395

易取亦易馴甘不耐□毋日止於早夜一起
赴水食食已卽擇蔭伏終日不起其首所向
卽其起行所向也獵人取鹿常以清旦升高
瞭之前遂水食及還臥處皆已瞭了又察其
首所向卽數百步外兩目閃閃於草際見之
乃於前路設網左右設伏從後發蹤追逐十
獲八九鎭西劉李氏家嘗畜一鹿馴矣其家
門外卽山鹿有時出林必來歸屬當文廟致

祭例用鹿官督獵人急無所取爲向李氏求
得此鹿主人惜之不許鹿亦如故祭有日矣
獵人請之不已主人疑進曰君且休矣徐當
議之其日鹿去遂不歸

孫長氏曰萬物愚于人人愚于天顧人發殺機
物或知之天發殺機人顧知也彼死權死竄死
蔡擧利仰事理彰顯禍在懸□尚謝彼人愛我
幾以中詐鋒察觀處主調伏物于無薄之間

隱於觀遊之表者乎嗚呼此鹿智於臨江之麋
多矣

道文

道篇則貴物少則珍事約則精辭寡則要天之
道物之情也夫登高能賦則可以為大夫古之
人猶且難之若前人所絕後人豈可無作乃在
今日不啻燕函粵鎛夫人而能為之矣顧今人
作之後人復用複濟洗終不如其無作也以類
蔑蔑爾僻有山顛上客輶軒通人羈旅載筆無
薦道篇自對問有殘碑斷碣埋沒荒榛拂拭鈔

顏山雜記　四卷　三

傳以存世變去其繁殺亦得雄篇也若此邦人
士時割林而居之前昔學古創始新邑間有嶽
源淵源未廣其為工拙存皆以俟後之人故不
采錄焉

顏神鎮石城記　濟南李攀龍撰

公既以臺背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
縣治也則之部請城龍水口是謂萊新益之
聞一部會成天下事自銓一二長吏意以

議得一二下邑守令得人如指而自可
以為史當是則方上命姊而游市有樂雖然
君中從之利劍奐形以發而翼騰一呼為守
利挺又安可謀何百數十年來龔氏桃氏竟
為倡亂役我一二長吏之民皆以荼毒我互
姓焚蕩民廬舍備不侃朝至令一奴女子三
勒民上師前滅亂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
諸郡縣為也余不佞益不啻一日忘之擇義

顏山雜記　四卷　五

之鳴如出守邑澤於絕吾又得臨龍水以事
秋據吾郡土宮其防民而禁之中野必曰量
場之事一彼一此乘命廢斂其若父老何安
丞不然不佞之業在恭民之七章矣中丞信
公謂御史段公曰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竄
役百姓而義不可使衆為政夫國謂之又寤
始而禁施不可有也不然大豈不如潘季馴
之間撤發言以時總其解也大夫實云寢

此篇皆即有彼事而可詞勿與和而門皆作
庚戌少司馬城游水上乃天子有錫命此自
大夫家政吾二人將有稱爲於于城王室備
他盜也大夫嘗云無亦大人按察青齊諸郡
縣列城數十嘗謂是由蕩津梁之上有急警
也勿更使父老受害於我則公遂營爲曰是
宜●後此一役可倚宜言以爲吾固石於山
留此於石鄰除之天不可勝用矣豈猶本要

險山城記　四卷　葉

而復費爲之其久令築成由涂以攻一日之
費石城非不信矣十而十年爲計一再築之
後石城之費盡是使父老終歲寧子弟而
城已公乃屬之青州守李尚智倅倪雲鵬自
三月至七月守尚智倅雲鵬乃以效於公算
役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丈尋方廣若干丈
各門爲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四鑿爲池百餘
一．之民公其預未會計工於公也[illegible]

將輛前一二長吏及有中最言城郭之
且三十年此雖從則長吏避有好欲無受勞
民傷用名不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
又不者如且有過課與衆爲吏耳如此必使
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來冀氏饒氏凡
九倡亂一妖女子之動上用寸論所爲失郎
錫俑伹億當有可爲十成然後以棄之乃平
居則又不役於一錢身而門者已爲備錫餉

縣山城記　四卷　五

供億於某所今日有變矣夫豈爲計哉公名
世貞字子美琅琊人少司馬名忭公其子云

秦別駕魏公祠堂碑記　　郡人馮琦撰

蘄神之山盤紆而中裂水出交姜故址若遠
甚于畎土壞而埴宜陶陶者以千數青以酉
瀰萊新舍之間期一都會也而於山近故上
命將有尚放及鑄四方貿易輻湊而不可法
血其不可法了思只用其法及此思以用其

汶嘗日者稱別駕河北魏公以之魏公之治
茲鎮也五十年於此矣披荊草萊創建卿祀
剔澤惠政木易縷指而及其得代之日鎮民
擁道遮留塞乎康衢之間車為之梗已而薦
公弗獲則肖其貌刻之歲時伏臘必祀祀必
虔儼然如對公行而繪其宇下者低回不能
去也農者曰是當勸課我穀我祖商賈者曰
窮者無擾於吾市其當有犯於公者曰是真

我公也猶有惻惻矜憐之色焉至是而疇昔
之壯者老老者歿以物故祠亦日圮乃相與
聚而謀新之以請於守道盛公盛公曰吾志
也吾將表其治以風於東因於是捐搊鳩工
願民欲而經始焉逾月落成堂技兩楹祐而
門之故無廡左右翼之公是時益衛武抑戒
之年矣仍如其舊住祈廟之制從新貌從舊
志皆進刺於范文正公之側明時[illegible]

與文正吾必以公為鄰何也當孤鎮於南城
當草創於坐理當仵於守將壞矣而民之祠
之也同公何其難乎昔晉太保王休徵氏之
佐州也民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
不空別駕之功人以海沂重地安危繫一別
駕而所指以為別駕功者在彼不在此公視
鎮事一身其責以歸稱美余四在置公著作
竊費用此志也乎後有刻民骨血以固此小

大東者耶自太保而後至始興世始大啓吾
以為公之清德法師似太保而公之冢徵中
丞公似始興也公凡三子皆以制科為閣人
長公子後七人並以文學顯以北于江左諸
工若合符矣噫乎天之報善人也以子孫民
之報廉吏而祀之也如其子孫世乃有謂廉
吏可為而不可為者則何也公名恰號節齋
中丞公名允直號見泉因調百姓建是祠者

則木鎮通列五泉裴君綸道關中遊君存誠
也法得並書
又碑　鄂人鍾羽正撰
吾郡顏神鎮故有別駕魏公生祠與范文正
公並民思魏公德祠所以報也祠比於范公
者其德埒也公去鎮蓋五十餘禩而民思之
若新當事者吏擇地爲寺三楹兩廡翼之修
葺以時乘於有不滿泉等公屬余爲記余考

今昔吏治隆汙之際則慨然以嘆而遠想先
輩長者之風夫其本職無擇宦拊循其民無
擇地精心一意而無所爲於其間故感人深
而流風遠余蓋聞於故老稱說魏公之所爲
顏神者一何豈弟淳至也顏神孤嶄山崖
路篤綫以啓之苦蓄荊棘以居之魏公以別
駕來蒞於茲其爲罷散無異公即不鄙夷之
法宜如家調護其民如其子弟殷有勸懲識

有[illegible]治有法其大指乃在教訓安利之[illegible]
取務勤治辦者久之而民乃大和訟息于庭
民安于静老稚[illegible]有公雅潔修一絲不
以自潤得代[illegible]百[illegible]留之而去蕭然
空橐而已[illegible]公之[illegible]如古循吏所勉堅
而不自[illegible]吏所檢飭而不自
名其大者[illegible]留中根而不得發家
繪公像飲食之[illegible]其祠宇之有者日飾月

闕五十祀而若新是何修何營哉別駕之卑
顏神之僻宦賢者之所弗樂而公且以爲畏
壘桐鄉此公之所以爲長者也世蓋有矯厲
能稱職者矣或其官與地足以階榮藉聲者
也然刻飭塗澤與意不偕而味亦不淵永其
資與地無所復負則不滋其民以身爲壑□
傳爲賢者矣何暇論於尸祝之間哉余故樂
道公中向爲之記非獨致景行[illegible]以效以式

祖爲[illegible]爲公伯子中丞公所鍾一中丞公[illegible]
忠況鼓有古大臣之節伴予又余同年相業
季子刑部公亦名士益公猶慶之習將滿字
内祠不以重公也抑以繫邦人之思云爾

山雨樓圖記

退谷孫承澤撰

山雨樓圖者枝先太守圖其讀書之樓也太
守家青之福州今南俯諸山蜿蜒而來若聚
於此樓使[illegible]茂竊遶余人恆以非所未有

也太守久官江之思歸不得乃繪而爲圖寓
樓蠡起巋然其中樓無不宜而曰山雨者蓋
氣挾雨滃然來水四面如萬馬千一樓其景
勝景也每公餘退食焚香展卷究如登臨其
上而載歌載詠也孔時人可公劉清惠好樓
居而未能構文衡山作結樓圖以贈之至今
傳爲佳筆予嘗先生思其鄉之山水某宜
亭某宜閣某宜橋梁繪爲圖先生披賜一紳

蔡而遊之今太守之作圖卽以畀其不必刻
而其意則遠矣居嚴重之地非務狀掌議論
顧就人所欲歸林下者獨處之以靜正持暇
具于是卷見之矣余嘗言古之能辦天下事
者皆如不欲爲者也宋申事上身其陳會盟
紛紜勞擾而意境藹然有山林容寂之氣政
足貴也太守有之矣其樓之爲圖圖之爲楚
萬足慕也

退山雨樓卷詩

福州梁清標

曾展江閣秋色圖人看樓閣倚芳湖細柳陰
於亞野岸涼風弱行颯蕭曾楓浦遙映
帶山禽歸夕如烟明由曲搖自何年始四時
風物尚晋中尚書宿堂裏一名門庭清寂心
如水身依日月思清宋山谿入丹青東庵
畝高樓入中開窗窗遠岫向岧嶤寬濛蕩氣
吹雲合蕭颯天風山雨來山雨滿樓秋氣爽

并流瀑布山泉響上人高吟秋水篇客來侍
荷蘭舟漿尚書退食實此圖開標示我同披
賞尺幅宛移濠濮間臥遊如立東山上漠漠
宇峯入雲俄賜沐山公詩曾歸白雲紅葉迎
孤特蒔堂沙邊生清暉晶樓色思烟霞護如
君家慶真難遇丹詔七傍虎門棲鳳毛垂擢
凌雲賦銜燭內值明月低徊歸絲管行雲駐
三徑羅高亭花鳥九重邦更曲江度中朝人

物待持衡未答逸與盟鷗鷺久客余懷亦悠
遊百尺思臥广龍樓歲月蹉跎歸未得淒霜
苦雨朔邊仄沿蕩秋風起太行三度此圖興
歎息

人題　淮南黃鼎學

高雲無定樓乘風遙放山人來雖有時樂哉
呈峰年裝駕指逃林壑衎泛素瀾開我池上
白秋浮能時則衛南柯蒼蒼飛雲東山闊富

靈籟自當幽泉可聽前參差柘鄉陰延綠莎
虞烟遠岫明絕澗馴禽聲層巔餘事及丘壑
抱嬰了不聞谷堂松風生撫枕珠萬然

蘊山圖秋堂卷詩　安丘劉正宗

京洛紅塵氣勝情易生真意焉識士懷尺幅
有寄託淹見秀水混秋色四參差卜築俯川
原四山復近郊谷間竹綠陰蒼洞湛清寥變
峯岫白雲長虹伏崇岡几席分潺湲遠從天

際落林巢敞霜楓白石汎傢若豈必羨濠濮
自足知魚樂頓覺人境遠歲月失炎熇棲尋
區外求位置恆丹腹乃知地無偏幽奇在領
略誰信啓事餘清與儕猿鶴披圖恣臥遊煙
蘿歸隱應度何日負行笈短屐與同者

又題　[illegible]邑馮溥

翠峯環綠野松菊盤小園本碧翔巖接沙鳧
隱涼呼獻從孫樹是風人夜吱孤　常切

一寡談念雜題是饒潤小郁邑與荖處處出
小橋石脉醉酒安竹櫳借風帆落下香沾服
翻來點點椒何將狀病過木惜馬蹄遲　湖
公多逸與小柴水之濱排得川原適清無市
井犀霞館過石壁松柿長流鱗魚鳥欲情世
忘機傍主人。相期歸約山得久曾經此
日三公國他年二老亭月明環水白雲散見
茶青誰明淺淚而悠然最可憐

附錄　十三經注疏序

洛書出而文字立文字立而經乃作始矣自
尼山記政教得失易詩書禮樂春秋並列爲
六司馬遷因之稱曰六藝班史無識爲又以
五學配五常而論語孝經非記六藝略中若
秦閣氏述孔子所藏書則室緯七二經以說
老聃則一以爲六經六緯一以爲易上下經
易與一以爲春秋十二公經說閻鎖之通十
經則有緯乃終也唐中傳經卷其指一門
易詩書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爾雅經解小學
也其明經取士之九經則禮記春秋穀梁爲
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
爲小經宋合三傳合經而以易詩書周禮
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
小經則未所指九經也若人在宋十三經始
以孟荀爲一觀五經名繫是配斗而下比小

學識精尚爲則又江淮河洛之儒觀夫弦誦
其師從養餘暇交且夫漢儒之爲功於經也
類矣自秦火後抉書之除然三代舊籍淹沒
淪於高堂北平之伏勝后蒼費直毛萇公
歆又孔安國之往口授筆錄網羅放失鄭
家壁之藏編緝蟲之跡述東京賈逵馬融鄭
玄服虔王弼何休趙岐丁鼎杜預郭璞范甯
鄭樸諸賢成汲許異同搜正得失補遺逸若

歲年自首迄乎六朝著撰繁此中分章句好
尚互有偏執南人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
窮其枝葉以至正義諸於貞觀二體詳於永
徽端拱咸平復加較正經傳註疏偹成全帙
蓋榛狐棘矢藍路褸以啓山林莫喻其勞
而與草名物草木鳥獸宮物句比邇線人治
絲鍼人治組大官之九門一切建章之千門
萬戶莫喻其詳此猶也而亦苟志在稽古正

學則舍此何適矣然學士或白首不見全書
即辟雍之耆儒老生受誦者卒業者鬪
焉又或謂謬相仍狐㹮不依讀之如含瓦石
毛生茲刻獨爲完善且以羽翼聖經有功於
王者表章之事者也且此書之聚訟亦從來
多故矣十翼後先彖象分合誰是誰非孔壁
伏書古今何辨血何別乎雅頌衛鄘邶何分
關雎盛衰安肋冬官何闕考工何補職方爲

服山川祠序之制月令淇儒何以月令夏時
周月互別焉鄭齊膏肓墨守廢疾之論三傳優
劣胡爲紛紛以至詩之有齊魯韓內外易之
有施孟梁丘京氏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禮
之有大小戴春秋之有嚴顏何存者什一亡
者什九疑信於其偏偏其在昔人云聖人之
經昭若日月古先哲又謂六經註我我註六
經大以人心自有之六經而觀乎日月我詩

註我正復不問之好學深思以探其意又安
在淺人窮經而紛紛言哉彼自六經載道之文
能觀聖人作經之意知爲儒者希天之業也
嗚呼深遠矣況博士以百經得諸傳國有大
政大疑則各以所名一經奏斷而朝廷稱制
決焉雋京兆遠𥚃太子事還復引義不精而
猶能援古決疑倉卒定變況其果能以禹貢
治河以春秋折獄以三百篇當諫書以周禮

致太平以論語半部佐定天下者哉渊其貴
經致用孰此以往有不可勝用者矣嗟乎毛
氏一經之功臣也漢有二毛其苗裔乃能合
十三經而日星之其亦可謂淹雅綜勤有志
表章豈特爲海虞稽古正學之一人哉
是邑先生任尚書游按吳時所作也尚書
與余同在山問相聚相接有才博識文章
變綜泰漢典官其事司農勤有劇談慨其

綜雅今其既沒遺文散亡家人竟無存録
良可惜也此文幸有毛刻行世其間雕印
舛誤頗多耶爲校勘附識于此以示鄉之
來學慨自古學之亡後生小子虛憍寡識
其於經史源流漫然莫辨纔拾坊肆餘瀋
鈔録成行輒已傲然自題名士安知前輩
作者用意若此之勤乎

跋

吾鄉之於郡邑亦不數數也吕明嘉靖間鄉之
耆舊馮海浮先生纂集郡志見稱於時萬曆中
司空鍾公又致有附益之二公於世既爲聞人
其書號爲巨覽前輩乃不免頗爲淵譽實諸所
聞殆闕如也若[illegible]行造在作[illegible]二百里外二
公生平既未嘗經[illegible]復容一覽其疑山者其風
上[illegible]吾鄉之人[illegible]爲悉使未嘗厚自雕飾取

名譽而其沒也不名實作者之前此其沒近於
世聞名也[illegible]工[illegible]夫[illegible]顏[illegible]而李于鱗爲之
序記則獨引外事以作[illegible]女之祟尤起
之亂一切附麗文詞歸之李小說或因所寄託
而[illegible]其文等爲銘功紀德之資其可愛未得
[illegible]言信史也至李中麓求族流聞率爾命筆
其爲諫[illegible]抑又甚焉試觀于近事如史賊揭竿
於[illegible]李擊肆[illegible]龍山[illegible]用[illegible]

原缺

遂延蔓於裏鄰是皆亂萌孽起近在門庭僻壤
鄉之民中處其間按堵晏然無一人從亂者蓋
其子弟之安於耕鑿習於教訓志定而難犯久
矣此則尹美氏之功爲不沒也
余相國自昔家食每言及此喟然興歎嘗以謂
君子一言之乖有風氣焉有法式焉有鑒戒焉
故言不可以不愼也茲以謝政餘閒優遊在里
常侍讌談於
蠶山[illegible]　門巷　里
先先祿公每聞鄉中遺賢故老之行事退而錄
其習俗之變態乃綜括人端作顧山雜記四卷
以付小子使錄之竊惟古者人物風土之書如
三輔決錄西京雜記等精並疏雅散朗略存舊
觀意到則書初無倫次似不在甲觀七略之中
而百世之下讀之者若親侍昔賢語笑而揖讓
其間覽時變則慷慨傷抜撫山川則欣然欲往
昔漢武帝讀司馬相如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

臺海使槎錄八卷

（清）黄叔璥撰

清乾隆刻本

臺海使槎錄八卷（原任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璥撰。叔璥有南征記，已著錄。茲編乃康熙壬寅叔璥爲御史時巡視臺灣所作。故以使槎爲名。凡分三子目。卷一至卷四爲赤嵌筆談，卷五至卷七爲番俗六考，卷八爲番俗雜記。臺灣自康熙癸亥始入版圖。諸書紀載，或疏略不備，或傳聞失實。叔璥裒輯諸書，參以目見，以成此書。於山川風土民俗物產言之頗詳。而於攻守險隘控制機宜及海道風信亦皆一一究悉。於諸番情勢尤爲賅備。雖所記止於一隅，而亙古以來輿記之所不詳者，覽雖編綴，源委燦然。固非無資於考證者矣。

小雅皇華之詩言使臣徧咨於忠信之人左傳所謂五善國語所謂九德是也自漢以後使者蓮例有纂述考之鄭樵藝文略凡朝聘得三十七部行役得三十部蠻夷得四十七部不爲不夥然未有海外瀕海之壤人物倔詭之鄉元元本本堂堂正正視之如指螺掌坐當下可信則臺海使槎錄洵爲第一等書矣煜聞先生之言曰余之訂是編也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別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醫師毫釐之疑靡所不釋而後即安嗟乎么麽名物先生猶廩廩焉若是而況島嶼之險易城堡

之堅脆番俗之馴悍政刑之張弛戎伍之疎密虛實之異同有關精神命脈之大者乎抑禹跡未經儒者從略先生必務詳審精密況學士尋常之問習聞習聞肯蹈襲虛恍惚如象罔之索珠狼眊之觀金已乎則其於先生之志之勤而學之篤也詩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先生有焉皇華于原于隰無不光明使臣下逮于近無不周徧先生是書備之矣達奚通之海南諸番行記曾何足云煜竊謂不足以知先生唯因先生之言而推廣之如此時

乾隆元年丙辰秋仲會稽弟曾曾煜拜序

臺海使槎錄目次

卷一　赤嵌筆談
原始　星野　形勢
洋　潮　風信
氣候　水程　海船
城堡　賦餉
卷二　赤嵌筆談
武備　習俗　祠廟
商販　進貢

卷三　赤嵌筆談
泉　井　園
石　物產　百穀　花果　竹木　鳥獸　魚蟲　鹽　硫磺
卷四　赤嵌筆談
雜著　紀異　僞鄭附畧
朱逆附畧
卷五　番俗六考
北路諸羅番
卷六　番俗六考
北路諸羅番
卷七　番俗六考

南路鳳山番

卷八 番俗雜記

生番　熟番　社商

社餉　捕鹿　番役

土官僭獻　番界　吞霄淡水之亂

馭番　題咏 凡

臺灣自康熙癸亥始入版圖東洋絕島職方不紀初無文獻足以徵信余休沐之暇凡古今人著述有散見於地理海防島夷諸傳記者遐蒐博採悉爲攟拾并就郡縣牒牘所狀歲時巡歷所及輒爲筆書之其山川人物志乘已詳不復備列騈枝贅義僅識其小深愧弇陋不足以規撫椎髻情形窮極風濤變幻蠻陬鮫窟猥瑣雜陳聊以藉銷晨夕非敢爲採風者之一助也

雍正甲辰仲春上浣繡衣使者黃叔璥漫識

臺海使槎錄卷一

北平黃叔璥　玉圃

原始

琉球國在泉州之東有島曰彭湖烟火相望水行五日而至旁有毘舍那 一作耶 國語言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喜鐵器臨敵用鏢鎗以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 文獻通考

按彭湖東南即今臺灣其情狀彷彿始即毘舍耶國也

臺灣於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載東番記一篇稱臺灣爲臺員蓋閩音也然以爲古探國疑非是 臺灣隨筆

臺灣海中番島名山後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名爲雞籠考其源則琉球之餘種自哈喇分支近通日本遠接呂宋控兩澳閩銅山以彭湖爲外援明萬曆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始稱臺灣 思齊剽掠海上倭爲巢窟臺灣有中國民自思齊始思齊死紅夷乘其敝而取之葺草爲田民知樹蓺順治辛丑鄭成功以金廈兩門不守襲而有之迄康熙癸亥歸我．統其民五方雜處非俘掠之遺黎即叛亡

之奸宄里無一姓人不一心溪深林茂易於伏莽山
海氣濕又多霧露水土之害其番喜酒好殺無姓氏
無歲月無冠履衣服之儀無婚嫁喪葬之禮不知法
紀撫御或失急之則變生肘腋緩之則脩做人頭蓉
洲文稿

吏科都給事中丁家彥疏閩省海壖地如巾帨民耕
無所甘沙傑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賦急窮民緣
是走海如鶩長子孫於唐市指窟穴於臺灣春明夢
餘錄

星野

臺之星野莫錄其詳然既係於閩則宜從閩閩蓋禹
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按牛女於辰爲丑銀海
之屬星紀之次銀海元武象也星紀吳越分也劉向
曰吳越屬斗牛女分晉隋元志吳越其辰在丑說者
謂臺在泉州之窮南去福州遠甚不宜爲銀海之屬
又在漳州之極東去吳越遠甚不宜爲星紀之次遂
以臺分野當在女虛之交者虛元枵之次在子之辰
以臺之稍迤而東疑其越次越辰亦坐井之見今以
近事考之明時彭島統於泉泉爲牛女則臺無可疑
以近地考之臺海西界於漳南隣於粵北則閩安對

峙漳分野視閩而粵分野視漳臺之壤接獨不屬牛
女乎唐僧一行有云星紀當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故
其分野自河南下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則
全宅東南仍屬牛女又與一行之說相符島上附傳

形勢

臺灣爲土番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東倚層
巒西迫巨浸北至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
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
自廈門金門迤邐東南以達於彭湖可數千里風濤
噴薄悍怒激鬬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於南風

東南則入於萬水朝東皆有不返之憂又東至鹿耳
門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
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餘乃山羅礁湧無
由以入其險且不測如此島上附傳
海中孤島地在東隅形似彎弓臺灣紀略
雞籠山島野夷亦謂之東番萬曆四十四年倭脅取
其地久之始復國東番諸山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
習鏢弩少舟楫自昔不通中國方輿紀要
臺灣處大海之中地形坐東南面西北自東北而至
西南如列屏爲中國江浙閩粵四省之外界西北近

海多平地可耕土番及人民聚落以百數山背東南一望汪洋舟楫所不到上番加嘮使種類甚繁自紅夷以至鄭氏皆不能綏附聞中國盛德悉來臣服貢其方物故我
國家邊陲極於海東數萬里置郡縣爲疆界實自古所未有　福建海防志

東寧綠高郎之阻以作屏臨廣洋之險以面勢無仙蹤神跡之奇無樓臺觀宇之勝有山則頑鄙於蔓草有水則鹵浸於洪濤鹿豕狸鼠之所蟠龍蛇蜿虺之所游夫既限之以荒裔而求天作地成之景皆無所得　蓉洲文稿　以上臺灣

三十六島巨細相間坡隴相望有七澳居其間大約有土無木土瘠不宜禾稼產胡麻菉豆山羊尤多居人煑海爲鹽釀秫爲酒採魚蝦螺蛤以佐食土商興販以廣其利貿易至者歲常數百艘爲泉外府至元末置巡司於此　元志

水至彭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湖已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漈回者百無一　續文獻通考

隋開皇中嘗遣虎賁陳稜略彭湖地其嶼屹立巨浸中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苫茅爲廬舍推年大者爲長以畋漁爲業地宜牧牛羊散食山谷間各剺耳爲記　海防考

彭湖島在琉球國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興化漳州四郡界天氣晴明望若煙霧　明統志

海中島嶼城險要而紆迴則莫如彭湖蓋其山周迴數百里險口不得方舟內溪可容千艘海中舊有二山之口彭湖其一耳東則海壇西則南澳誠天設之險何可棄以資敵　方輿紀要

福州海中有彭湖島相去二千里晴日髣髴可見有裨將領兵駐之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　玉堂薈記

彭湖僻在興泉外海其地爲漳泉南戶日本呂宋東西洋諸國皆所必經南有港門直通西洋　福建海防志

鄭成功竊踞臺灣用彭湖爲外蔽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將軍施琅統兵自銅山攻破據之八月遂克臺灣　諸羅雜識　以上彭湖

臺灣在福建之東南地隔重洋形勢延袤可至者凡千六七百里外此則生番所居與熟番阻絕遠望皆

大山嶼嶂莫知紀極可以置而不議府治南北千有餘里越港即水師安平鎮又有七鯤身沙線潮不可通安平港內為水師戰艘商民舟楫止宿之地港名鹿耳門出入僅容三舟左右皆沙石淺淤此臺灣之內門戶也衡渡至彭湖島嶼錯落有名號者三十六島彭湖溝底皆老古石參差港泊有南風北風二者殊澳此臺灣之外門戶也然臺灣之可通大艅者尚有南路之打狗及東港北路之上淡水凡三處而惟上淡水可容多船港門為正也其可通小舟者尚有南路之蟯港北路之鹹水港及八掌港笨港海翁

港鹿仔港大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凡十二處而笨港并有小港可通鹿耳門內即名馬沙溝是也總之臺灣三路俱可登岸而惟鹿耳門為用武必爭之地者以入港即可以奪安平而抗府治也奪安平則舟楫皆在港內所以斷其出海之路抗府治則足以號令南北二路而絕依附之門故一入鹿耳門而臺灣之全勢舉矣或云鹿耳門為天險門戶而又上設礮臺防亦密矣萬一攻之不入兵法有攻堅而瑕者亦堅其謂之何不如由北路之上淡水進兵所謂行師如過於衽席之上者謀非不臧也而不知由

北路進兵則其勢主緩緩則必以眾而臨寡以強而併弱由鹿耳門進兵則其勢主捷捷則有以反主客之形成控制之師而且安平不據彭湖尚孤彼賊倘猝急而揚帆不無他虞也是故覘臺灣之形勢而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為最急　理臺末議

彭湖為臺灣之門戶鹿耳門為臺灣之咽喉大雞籠為北路之險隘沙馬磯為南路之砥柱　鳳山縣志

臺郡無形勝可據四圍皆海水底鐵板沙線橫空布列無異金湯鹿耳門港路紆迴舟觸沙線立碎南礁樹白旗北礁樹黑旗名曰盪纓亦曰標子以

便出入潮長水深丈四五尺潮退不及一丈入門必懸起後舵乃進

臺地負山面海諸山似皆西向　皇輿圖皆作南北向初不解後有閩人云臺山發軔於福州鼓山自閩安鎮官塘山白犬山過脈至雞籠山故皆南北峙立往來日本琉球海船率以此山為指南此乃郡治祖山也淡水北山朝山與烽火門相對同安洪淳思翁云北路淡水直對福州省城海道山石錯列礙於大舟往來南路赤山直對南澳

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內山諸水皆

西流於海安平七鯤身環郡治左臂東風起波浪衝擊聲如雷殷諺云鯤身響米價長謂海湧米船難於進港

余與益齋二兄論羅漢門書曰羅漢門在郡治之東自猴洞口入山崇岡複嶺多不知名行數里為虎頭山諸峰環列樹惟樸樕過大灣崎蘆竹坑陂狗坑又東南經土樓山壁平如削上則獼猴跳擲虞人張羅以捕稍前為壘浪崎出茅草埔度雁門關嶺回望郡治海天一色去關口里餘中為深塹可數十丈緣崖路狹不堪旋馬一失足便踣不測

五里至石頭坑四里至長潭清澄可鑑潭發源於分水山後由羅漢門坑入岡山溪同注於海自番仔寮逸邏至小烏山後入羅漢內門峯迴路轉眼界頓開沃衍平疇極目數十里東則南仔仙山東方木山踏淡水大溪為蕉尾山西即小烏山南為銀錠山北為分水山曰猫徽山峰巒疊巘蒼翠欲滴暝色尤堪入畫民莊凡三外埔中埔內埔居民約百餘口內埔汛兵五十名分防猴洞口狗勻崑諸地則寥寥二十餘人而已先是由長潭東南行至夏尾藍腳帛寮轉北至外埔莊後以逆黨黃殿卿踞內埔而盡棄不居墟坑尤為奸匪出沒之所禁止往來外埔東南由觀音亭吏猪崙番仔路頭至大崎越嶺仍為外門去大傑巔社十二里中有民居為施里莊北勢莊莊盡番地任年代納社佃招佃墾耕以避社番雜役人委而去之今則蕃薪不可除矣自社尾莊割蘭坡嶺可赴南路由木岡附阜猴可赴北路外此羊腸鳥道觸處皆通峻嶺深谷叢奸最易土人運炭輦粟牛車往來徑路逼狹不容並軌惟約晝則自內而外夜則自外而內因以無阻夏秋水漲坑塹皆平則迷津

莫度與諸邑聲息隔絕議者謂宜歸臺邑良然

上淡水在諸羅極北中有崇山大川深林曠野南拖南嵌北接雞籠西通大海東倚層巒計一隅可二百餘里包括要險區也外為淡水港八里坌山在港南圭柔山[illegible]在港北兩山對峙夾束中流南北有二河南河原出武勝灣行四十餘里北河源出楓仔嶼行百餘里俱至大浪泵合流出肩脰門一作干豆入淡水小港曲折委宛五十餘里而歸於海圭柔山麓為圭柔社由山西下數里有紅毛小城高三丈圍二十餘丈今圮城西至海口極目平衍

名虎尾今淡水營所駐也雨山南北重岡複嶺灌莽叢翳南則武勝灣里末擺接秀朗諸社北則麻少翁外北投內北投大浪泵麻里即吼楓仔嶼諸社礦山在內北投從河山僅數仞寸草不生自淡水經楓仔嶼嶺上下十里過溝至雞籠山高多石山下自雞籠社前進為雞籠港港道狹窄港口有紅毛石城非圓非方周五十餘丈高二丈遠望為小雞籠嶼番不之居惟時於此採捕從此而上至山朝社又上至蛤仔難諸社深箐鳥道至者鮮矣

南路界盡沙馬磯頭相傳地脈直接呂宋凡舟赴呂宋必由此東放大洋有澳名龜那禿北風時大船可泊沙馬磯頭之南行四更至紅頭嶼皆生番聚處不入版圖地產鋼所用什物俱鋼器

彭湖一名彭蠡湖樵書二編彭蠡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驅其大族徙置漳泉間

觀彭湖諸島夏月正值南風由媽宮澳入港順駛最易惟出港逆風未可時計或收入八罩從挽門潭上岸登天台山四望則三十六島嶼形勢盡在目前

洋

大海洪波止分順逆凡往異域順勢而行惟臺與廈藏岸七百里號曰橫洋中有黑水溝色如墨曰墨洋驚濤鼎沸險冠諸海或言順流而東則為弱水有奇門瑞溜至弱水之東閩十二年始得還中土 赤嵌集

臺洋在臺灣之東北有紅夷舟泊其地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爛漫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於彼居住次年復至則山中如長夜所留之番已無一存乃取火索之見石上留字言至我即成昏黑至春始日俱爲鬼怪其人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 香洲文稿

由大擔出洋海水深碧或翠色如靛紅水溝色稍赤黑水溝如墨更進為淺藍色入鹿耳門色黃白如河水

泛海不見飛鳥則漸至大洋近島嶼則先見白鳥飛翔

潮

月臨卯酉潮漲東西月臨子午潮平南北潮漲多在春夏之中潮大每於朔望之後各處皆然臺亦無異志云地偏東南月常早上十七八之夜月臨

卯酉僅在初昏故潮長退視同安金廈亦較早同
安金廈初一十六潮滿子午而退卯酉初八二十
三潮滿卯酉而退子午臺則初一十六潮滿巳亥
而退寅申初八二十三潮滿寅申而退巳亥所差
竟至一時半線以下潮流過北汐流過南與彭島
同半線以上潮流過南汐流過北水師副將魏大
猷云自鹿耳門至打狗港潮汐較內地早四刻水
長五六尺打狗至瑯嶠潮汐較內地早一時水只
三四尺自三林港北至淡水潮汐與內地同水丈
餘

風信

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
颱颶倏發倏止颱常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
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
連月為九降過洋以四七十月為穩以四月少颶七
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颱
九月多九降最忌颱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
凡颱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
帆稍及半天如鱟尾者曰屈鱟土番識風草草生無
節則一年無颱一節則颱一次多節則多次颱之徵

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
十三日曰關帝颶念九日曰烏狗颶二月二日曰白
鬚颶三月三日曰上帝颶十五日曰眞人颶念三日
曰馬祖颶（眞人多風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此其
大者四月八日曰佛子颶五月五日曰屈原颶六月
十二日曰彭祖颶十八日曰彭婆颶念四日曰洗炊
籠颶七月十五日曰鬼颶八月初一日曰竈君颶十
五日曰魁星颶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十九日曰觀
音颶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念六日曰翁爹颶十一
月念七日曰普菴颶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念九
日曰火盆颶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風（香祖筆記）

余同王君仲千採硫仲千登舟余乘笨車行十八日
至後壠社王君敝衣跣足在焉泣告余曰舟碎身溺
幸復相見自初三日登舟泊鹿耳門十八日乃行施
帆不協斜入黑水者再船脊傾入水底舟人大恐十
九日午後南風大至行甚駛頃之風厲舵牙折者
三風中蝴蝶千百飛繞舟人以為不祥申刻風稍緩
有黑色小鳥數百集船上舟人謂大凶競揮之
不去至以手撫之終不去反呷呷向人少間遙見小
港以沙淺不能入就港口下碇五鼓碇失復出大洋

浪擊舵折舟師曰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衆曰
奔作鉦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虛作棹船勢如午日競
渡狀船果近岸得不溺稗海紀遊

海外紀畧云颶風雖暴無四面齊至理假如北風
颱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日或一五七
日不四面傳遍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
諸志云此乃天地之氣交逆地氣小而海沸天風
烈而有颱故沉舟傾檣若海不先沸天風雖烈舟
舟順風而馳同鳧鴨之從耳此說良然六月有雷
則無颱諺云六月一雷止三颱七月一雷九颱來

澎湖為船之奧有南風北風之別時當南風澳為
北風澳時當北風澳為南風澳則舟必壞癸亥與
即正當盛夏南風大發之候偽都督劉國軒將戰
艦盡泊南風澳時我師到澎盡泊北風澳國
軒得計謂可弗戰而勝也豈知天容忽北風大作
我師舟楫無損而偽敵連艘覆沒因得乘時進攻
克取澎湖楊孝廉劉宗說

放洋全以指南針為信認定方向隨波上下曰針
路船由海嶼或大擔放洋用羅盤向巽巳行駛以
風信計水程遲速望見澎湖西嶼頭貓嶼花嶼可
進若過黑水溝計程應至澎湖而諸嶼不見定失
所向仍收泊原處候風信由澎湖至臺灣向巽方
行近鹿耳門隙仔風日晴和舟可泊若有風仍回
澎湖

內地之風早西晚東惟臺地早東風午西風名曰
發海西四時皆然船出鹿耳門必得東風方可揚
帆澎湖來船必候西風纔可進港設早西晚東則
去船過日中始能放洋來船昏暮不能進口何云
利涉

淡水在礦山之下日出礦氣上騰東風一發感觸

易病雨則礦水入河食之往往得病以死七八月
芒花飛颺入水染疾愈衆風信與他處迥異秋冬
東風更盛

諸山煙霧蓊蒼若山光透露便為風雨之徵又颱
為高颱海青鴉飛則臨日必風春日晚觀西冬日
晚觀東有黑雲起而雨諺云冬山頭春海口

淡邑春日雨澤獨少幾塹以北大雨滂沱而南
傾一滴深觀察更移其限於南也改名道齊橋

氣候

臺灣環海孤峙在東南之與氣候與漳泉相似熱多

於寒故花則經歲常開葉則歷年不落春燠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冬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自秋及春則有風而無雨多露少霧田不播種以後亦無露而畏雨至月早升地常震風發不時此一郡之大概也諸羅自半線以南氣候同於府治半線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惡土瘠煙瘴愈厲易生疾病居民鮮至雞籠社孤懸海口地高風烈冬春之際時有霜雪此又一郡之中而南北異宜者矣（諸羅雜識）

廣東志云嶺南陰少陽多故四時之氣闢多於闔一歲間溫暑過半元府常開毛腠不掩每因汗瀹即致外邪皆汗爲病之媒風爲汗之本二者一中人寒燠相乘其疾往往爲風汗又云盛夏十病出入宜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爲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此地正相同

水程（郡縣里數）

淡水登舟半日即望見官塘山（一作閩）自官塘經定海行大海中五六十里至五虎門兩山對峙勢甚雄險爲閩省門戶門外風力鼓蕩舟甚顛越既入門靜淥瀰淳與門外迥別更進爲城頭（十舍亭頭）十里至閩安鎮數十里至南臺大橋（丹[illegible]紀遊）

廈門至彭湖水程七更彭湖至鹿耳門水程五更志約六十里爲一更亦無所據按樵書二編云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於船首投海中人從船首速行至尾木片與人行齊至則更數方准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則爲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則爲過更皆不合更也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云係明王三保所遺余借錄名曰洋更

臺灣至彭湖五更彭湖至廈門七更廈門至上海四十七更寧波近上海十更俱由廈門經料羅在金門之南澳可泊數百船沿海行至惠安之崇武澳泊舡可數十經湄洲至平海澳可泊船數百至南日澳僅容數艘南日至古嶼門從內港行古嶼至珠澳復沿海行二地皆小港南日古嶼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則湖坪環峙諸山也白犬官塘亦可泊船至定海有大澳泊船百餘至二沙烽火門北關澳亦如之北爲閩浙交界至金香鳳皇三升石塘雙門牛頭門盡沿海行至石浦所亂礁洋崎

頭門舟山登厝澳盡係內港其登厝澳之東大山
曡出即舟山地赴上海寧波至此分艐從西由定
海關進港數里即寧波從北由羊山放大洋至吳
淞進港數里即上海九月後北風盛尤利涉自登
厝澳從西北放小洋四更至乍浦海邊俱石岸北
風可泊於羊山嶼向北過崇明外五條沙轉西三
十四更入膠州口過崇明外五條沙對北二十二
更至成山頭向東北放洋十一更至旅順口由山
邊至童子溝島向東沿山七更至盖州向北放洋
七更至錦州府

郡志三縣南北延袤二千八百六十里康熙五十
三年使者奉
命繪畫地圖勘丈里數臺灣縣南至二贊行溪鳳山縣
界二十一里北至蔦松溪諸羅縣界一十五里鳳
山縣南至沙馬磯二百一十里北至二贊行溪臺
灣縣界六十五里諸羅縣南至蔦松溪臺灣縣界
一百 里北至大雞籠六百五十里南北延袤一千
一十七里而道里遠近乃定陳沂川中丞北路路
程自郡城至八里坌四百七十七里淡水港以下
淡海用石過嶺踰海一自北港水路由內北投至

雞籠二百二十一里一自北港上岸由外北投至
雞籠二百四十二里約畧相同可證郡志之誤

海船

獨坐舵樓際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
下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 海上
夜黑不見一物則擊水以視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
傾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 稗海紀遊

余所坐海船桅木之值數百金舵師云得之外域
者任重當風不稍屈曲長可八丈通身無節名打
馬木明監察御史路振飛按閩疏畧云崇禎六年
遣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楊掄冊封琉
球先期採木造舟大桅屢求不獲購於寧化縣方
得應用鐵力木柁產自廣南差官採買回大鵬
所被賊焚劫復支銀五百五十兩前往海澄縣採
買一隻遂到副用云云今鐵木柁尚值數十金亦
廣南所產

舟亦載杉板船一隻以便登岸出入悉於舟側名
水仙門碇凡二正碇副碇三碇 正碇一名將軍碇不輕下 入水
數十丈棕藤草三繩約值五十金寄碇先用鉛錘
試水深淺繩六七十丈繩盡猶不至底則不敢寄

鉛錘之末塗以牛油沾起沙泥舵師輒能辨至某
處有占風望向者緣蓬桅繩而上登眺盤旋了無
怖畏名曰亞班
南北通商每船出海一名即船主舵工一名亞班
一名大繚一名頭碇一名司杉板船一名總舖一
名水手二十餘名或十餘名通販外國船主一名
財副一名司貨物錢財總捍一名分理事件火長
一正一副掌船中更漏及駛船針路亞班舵工各
一正一副大繚二繚各一管船中繚索一碇二碇
各一司碇一遷二遷三遷各一司桅索杉板船一

正一副司杉板及頭繚押工一名修理船中器物
擇庫一名清理船艙香公一名朝夕焚香楮祀神
總舖一名司火食水手數十餘名
海船按十二支命名船頭邊板曰鼠橋後兩邊欄
曰牛欄舵繩曰虎尾繫碇繩木曰兔耳船底大木
曰龍骨兩旁釘將杉木曰水蛇篷繫繩板曰馬
臉船頭覆板挿兩角曰羊角鑲龍骨木曰猴楦
抱桅篷繩曰雞冠抱碇繩木曰狗牙拄桅脚杉木
段曰桅豬
舟隨波浪上下動輒數丈左右瞻顧不覺眩暈寄
碇時或遇風濤搖盪鮮有不眩暈者
入大洋中天光水色渾望無垠近船猶可望見帆
檣遠者僅於水面依微點綴東坡云登州蓬萊閣
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郡人
曰海船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信然

城堡

臺灣府無城別有城在其西南曰紅毛城鄭氏僭竊
時宮殿在焉今設副將一員統兵三千駐之距臺灣
一十里 居易錄
臺地初闢原卜築城於赤嵌里後不行壬寅提督
姚堂奏請臺灣府縣無城可守請開捐建城未得

所請余陛辭時跪聆
訓諭臺灣斷不可建城去年朱一貴無險可恃故大兵
入鹿耳門登岸奮擊彼即竄逃設要城自固豈能剋
期奏捷海外形勢瞭如指掌
廟算制勝克奏膚功有以也夫
鳳諸二縣各築土堡郡治居民亦欲倣行西南臨
海議於南北東三面圍築堡墻約高一丈共長一
千七百八十丈每丈約費銀六兩八錢零計共需
銀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

安平城在一鯤身之上方圍一里赤嵌城一名紅
毛樓在臺灣海邊方圍半里雖雞淡水小城也紅
毛築之以禦海劃安平城一名甎城紅毛相其地
脉為龜蛇相會穴城基入地丈餘廣二百七十七
丈六尺高三丈有奇雉堞俱釘以鐵今郡中居民
墻垣每用鐵以束之似仍相其制也城上置大礮
十五位今久難於演放澎湖亦有紅毛城久廢

賦餉 程遲

臺灣田賦與中土異者三中土止有田而臺灣兼有
園（有兩類曰水田名為田曰旱田名為園）中土俱納米而臺灣止納穀中

土有改折而臺灣止納本色蓋自紅夷至臺就中土
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名為一甲分
別上中下則徵粟其陂塘堤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
籽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亦猶中土之人受田
耕種而納租於田主之義非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
稅也及鄭氏攻取其地向之王田皆為官田耕田之
人皆為官佃輸租之法一如其舊即偽冊所謂官佃
田園也鄭氏宗黨及文武偽官與士庶之有力者招
佃耕墾自收其租而納課於官名曰私田即偽冊所
謂文武官田也其法亦分上中下則所用官斗較中
土倉斛每斗僅八升且土性浮鬆三年後肥力遂減
少人多棄其舊業另耕他地故三年一丈量（繩其所）
棄而增其新墾以為定法其餘鎮營之兵就所駐之
地自耕自給名曰營盤及歸命後官私田園悉為民
業酌減舊額按則勻徵既以偽產歸之於民而復減
其額以便輸將誠
聖朝寬大之恩也 諸羅雜識

贌社者招捕鹿之人贌港者招捕魚之人俱沿山海
蓋草為寮時去時來時多時少雖為賦稅所從出實
亦奸宄所由滋 僧道為額四十五名年徵度牒銀

白兩僧每名牒銀二兩道士每名牒銀五兩今裁
東寧政事集

內地之田論畝二百四十弓為一畝六尺為一弓
臺郡之田論甲每甲東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
長一丈二尺五寸計一甲約內地十一畝三分一
釐零內地上則田一畝各縣輸法不一約徵折色
自五六分至一錢一二分而止一甲為地十一畝
三分零不過徵至一兩三錢零今上則徵八石八
斗即穀最賤每石三錢已至二兩六錢四分零況
又有貴於此者而民不以為病地力有餘上者無

愛不足中者截長補短猶可借漏卮以支應若履畝勘丈便難仍舊貫矣余有請均田減賦疏

康熙二十三年部臣蘇拜總督姚啟聖巡撫金鋐提督萬正色會議疏內有興販東洋白糖一項歲定二萬擔不足之數聽在本省採買殖現另議云本省去臺灣已隔重洋以臺灣所產白糖配臺灣興販船數同為安便若就本省湊買涉重洋而至臺灣方興販東洋則今四方蕩平六合為一何地不可興販必藉臺灣之名買白糖赴彼興販此皆部臣蘇拜等慮錢糧不敷婉為籌度臣今不言後有禍患咎安所逭

二縣每歲所出蔗糖約六十餘萬簍每簍一百七八十觔烏糖百觔價銀八九錢白糖百觔價銀一兩三四錢全臺仰望資生四方奔趨圖息莫此為甚糖觔未出客人先行定買糖一入手即便裝載每簍到蘇船價二錢有零自定聯𦟛之法非動經數旬不能齊　及至廈門請驗盤查一船所經兩次護送八次掛驗俱不無費是以船難即行脚價貴而糖價賤矣余條奏事宜請分設船隻內有經理爰分二縣之議

臺邑額徵厝餉磨餉二項俱始於偽鄭志載瓦厝草厝共徵銀一千二百四兩零數十年來有片瓦寸草俱無子姓零落及孤寡不能自存者亦必按冊拘追而大井頭一帶行店棊布終歲不出分文雍正元年五月所司查驗府治房店將破壞瓦厝草厝悉為開除凡得大瓦厝七千零七十四間小瓦厝一千七百零三間小者每間折半科算共七千九百二十五間半額餉勻攤每間一錢五分一釐九毫有奇每戶給以餉單如倒壞無存者許執單繳驗註銷另查新屋頂補磨三十首共額徵銀一百六十八兩除磨壞人亡者無從追比現徵十九首官半賠解十一首即十九首內實在開而者不及十首餘皆牛磨倒壞按冊開賦與厝餉等而近年新開磨戶悉投營弁以關則完銀不開即止今各戶給以照單按月照數勻徵將前項變為活餉可以足額

罾餉罟罾䱊罟縺蠔志言之詳矣又有烏魚旗罟者結網長百餘丈廣丈餘駕船載出常數十人曰牽罟罾者樹大竹棚於水涯高二丈許曰水棚罾罾以漁網小於罟罟又小於縺網長可數十丈廣五六尺曰牽縺曰索罟蠔蠣房也即以為取之之

名用竹二長丈餘各貫鐵於末如剪刀於海水淺
處鈎致蝎并殺爲餌以釣魚也大繩長數十丈繫
一頭於岸浮舟出海每尺許拴數鈎大小不一繩
盡則迭捲而收曰放綾烏魚於冬至前後盛出由
諸邑鹿仔港先出次及安平鎮大港後至瑯嶠海
腳於石碑處放子仍回北路或云自黃河來冬至
前所捕之魚名曰正頭烏則肥冬至後所捕之魚
名曰倒頭烏則瘦漁人有自廈門彭湖伺其來時
赴臺採捕鳳山縣餉給烏魚旗四十九枝旗用白
布一幅刊刷烏魚旗字樣塡寫漁戶姓名縣印鈐

蓋插於船頭帶網採捕

彭湖雖無泊網大小滬泊者削竹片爲之繩縛如
簾高七八尺長數十丈就海坪處所豎木杙趁潮
水未滿縛泊於木杙上留一泊門約寬四五尺潮
漲時魚隨水入以網被塞泊門潮退魚不得出採
取之滬者於海坪潮水所及處周圍築土岸高一
二尺留一缺爲門兩旁豎木椿挂小網椿上截塞岸
門潮漲淹沒滬岸魚蝦隨漲入滬潮退水由滬門
出魚蝦爲網所阻寬者爲大滬狹者爲小滬

彭湖居民以海爲田以魚爲糧稍致升斗必仰給
臺郡以地盡沙磧海風甚厲艱於播種惟栽高粱
麻豆亦不足用一遇凶歉便致絕粒陳觀察大韓
詳請臺諸二縣各運粟五千石赴彭巡檢會弁公
同監收遇凶歉或風颶舟楫不通以便糶賑兵糈
亦可如期支放

北路米由笨港販運南路米由打狗港販運壬寅
六月臺邑存倉稻穀無幾每日減糶數百石不敷
民食暫借鳳山倉穀支放自東港運至臺邑進大
港不由鹿耳門每石船價八分陸運每牛車止五
六石溪漲難行腳價數倍水運雍正癸卯浙江饑

運米　萬石甲辰補運四萬石每商船載米五百
石運二、每石二錢未去之船尚有貼費

臺海使槎錄卷一終

男宇謙挍字

北平黃叔璥　玉圃

武備

洪武五年湯信國經略海上以島民叛服難信議徙近郭二十一年盡徙嶼民廢巡司而墟其地繼而不逞者潛聚其中倭奴往來停泊取水亦必經此嘉靖以後海寇曾一本等屢嘯聚爲寇萬曆二十年倭犯朝鮮哨者云將侵雞籠淡水於是議設兵戍險二十五年增設游兵四十五年倭犯龍門港增衝鋒游兵其地環衍可二百餘里地斥鹵水鹹澁常燠多風稀

穡差艱峙正中曰孃宮嶼從西嶼入二十里爲茶盤又十里即孃宮嶼矣波平浪息無淜湃激射之勢其狀如湖因曰彭湖寬可泊船面爲案山右爲西安各置小城列銃爲守名曰銃城又左爲風櫃山高七八尺紅毛凹其中上壘土若雉堞今毀其城仍分軍戍守與案山西安相犄角東爲蒔上澳豬母落水最當東南之衝由陸趨孃宮二十餘里舊有舟師戍守今更築銃城以防橫突又東向爲鎮海港林投仔龍門青螺諸澳龍門有原泉舊爲居民聚落萬曆三十五年倭突犯泊此嶼內爲中墩頭有菓葉澳泉甚冽可飲稍北爲竹篙灣又西爲蟳仔貝又西北爲丁字門水吼門今皆有兵戍守嶼北爲北山墩有北太武稍畢爲赤嵌循港而進爲鎮海港壘城於此又西北爲吉貝嶼又北太武與中墩稱兩太武與最高便於瞭望孃宮稍後二里有穩澳山頗平坦自萬曆三十七年紅毛一舟闖入彭湖久之乃去天啓二年高文律乘戍兵單弱以十餘船突據彭島遂因山爲城環海爲池破其長驅肆毒漳泉總兵俞咨皐移紅毛於北港乃復彭湖議於穩澳山開築城基人石壘砌高丈有七厚丈有八東西南留三門北設銃臺一座內蓋

衙宇營房鑿井一口戍守於此以控制孃宮然議者謂彭湖爲漳泉之門戶而北港即彭湖之脣齒失北港則脣亡齒寒不特彭湖可慮即漳泉亦可憂也北港在彭湖東南亦謂之臺灣天啓以後盡爲紅毛所踞方輿紀要

彭湖遠在海外內澳可容千艘周遭平山爲障止一隘口進不得方舟令賊得先據所謂一夫守險千人不能過者也然山水多礁風信不常吾之戰艦難久泊矣而曰可以攻者否也往民居恃險爲不軌乃徙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若分兵以守則兵

分爲弱遂輸爲質且絶島孤懸混茫萬頃脫輸不足而援後時是委軍以予敵也而曰可以守者否也亦嘗測其水勢沈舟則不盡其深輸石則難抒其急而曰可以塞者亦非也惟峻接濟之防而嚴陳壁旅以需其至則賊既失其所恃而能爲久頓謀哉 周昌稿

南路自大崗山以下至下淡水瑯嶠社北路自木岡山以上至上淡水雞籠城其間如鳳山傀儡山諸羅山半線山皆抱野番之衝爲陸汛所必防如下淡水硫磺溪大線頭鹿仔港皆當入海之道爲水汛所必守至雞籠淡水乃臺灣極北之島突處海中毗連番

社後壠一港與南日對峙即興化港口也後壠而上一百二十里爲竹塹社對海壇鎮竹塹而上一百五十里爲南嵌社對峙閩嶂即福州閩安港口自南嵌至上淡水七十里對北驛淡水至雞籠三百里對沙埕烽火門皆浙江省界也大洋之外紅夷出入之路而又遠僞鄭城港道因違往來一帆直上僞鄭設重兵於彼雞門遠禦紅夷實恐我師從福興分出以襲其後也雞籠至閩安不過七八更水若閩安興化等港與商人往來貿易非止利源通裕萬一意外之警則厦門彭湖之師以應其前福泉興化之船以應其後首尾呼應緩急可恃 宋寧政事集

臺灣環海依山欲內安必先守山欲外寧必重守水守山之法勞而易守海之法逸而難蓋陸地之防惟在嚴斥堠愼盤詰實心衛民勿以擾民不過得其人以任之而已水地之防必資於將多設船則有遂艟艦艘脩葺之工費成而不貲是在主計者之持策也蓋臺灣善後之計莫急於增兵增兵自不得不增餉若僅駐鎮於郡駐協於安平南北兩路兵單汛薄恐未雨之憂不在鹿耳而在海港山社之間矣 諸羅雜識

臺灣水陸制兵盈萬費綦重矣乃彭湖安平之兵居其半水師汛重不容以裁減臺灣之兵居其半陸路汛廣又不得不議增然有可節省之道至便之術亦持籌者所必講也臺灣原有官莊即可爲屯田其佃即可爲屯兵不過加以訓練明其節制戒倣古者耕七調設之在要地屯守寓兵於農之中非特兵無毀沸歲免更支已也歷觀名臣奏議所用邊守之衆多取土著以土著習於水土明於地勢而又欲自保其身家則守禦必周且閩名將用兵有取農人號爲新力兵則以其性質樸魯手足强健雖風雨奔馳可

無僅之耳今議稍改制兵仍用內地更代輪戍之兵就臺另立屯田可以相養則兵力愈強而巡方備用矣 理臺末議

陸師重馬力水師重舟力戰陣之時務爭上風而運轉不靈不能占據上風即持不重或反退居下風此雖人力全在良舟然舵人為舟閒寸舵尺及駕中流而決利鈍之用乃見同時發棹而前後入港之日懸殊者何也蓋木之本質不類如鹽木為杙遇水愈乃不搖動餘則否輕重亦異木老則堅而重否則輕必得良材輕重配合如人一身肋骨相配然後善於運動也故水師必講於造舟

者此其一也水師之灣泊猶陸師之安營凡水師不能於外洋迎戰皆於近港交鋒所以灣泊之處即是戰爭之場我舟先至利在搶要以爭上風然風信難憑遇發之後往往轉變先要酌穩備一澳中有南風澳北風澳不同則寧泊南風澳以待此又老將之持重不可執一而論也故水師必明於灣泊者此其一也水師之入港猶陸師之克城凡港門為賊所守而險隘尤為賊所恃兵法有扼制其險而攻其虛之說以險處多虛故險可制而虛可攻耳故水師必詳於入港者此其一也此水師之大概也而其要在機曰扼要何謂機曰察變曰虛中四者大扼要則握其權矣伺隙則分其力矣察變則奪其守矣虛中則避其害矣此所以能於衽席之上以過吾師克期取敵捷如也要而言之帥之用在舟舟之用在木木之用在風舟與師相習風與水相遭其用在於變而通之以盡利神而明之存乎人易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渙者風木之義聖人古盡之矣 同上

澎湖出洋巡哨由媽宮澳開駕向西至西嶼頭經內塹外塹復收泊西嶼頭內大果葉發岸大果葉二里

左為緝馬灣右為小果葉南四里至內塹汛季輪撥千把各一員澳口礮臺一東山頂烽臺三內塹西南三里至外塹澳口礮臺一西山頂烽臺三再北經緝馬灣小果葉八里至小池角西北四里至大池角十五里至小門礮臺一烽臺一四里至鎮界頭橫礁三里至竹篙灣仍回至大果葉十里發舟由內港駕至北山瓦硐港寄泊登岸四里至通梁二里至後寮二里至大北山山頂瞭望北為吉貝嶼姑婆嶼土地公嶼鐵砧嶼目嶼白沙仔嶼險礁東為灣貝嶼藍笨仔嶼鳥嶼雞膳嶼碇鉤嶼欲赴吉貝各嶼須出吼門往

北若逆流逆風不可駕駛尾硐港四里至大赤嵌社南有塘汛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一里至小赤嵌三里至港仔東二里即崎頭東南一里至鎮海三里至港尾二里至城前仍至尾硐港登舟從乳門出洋哨巡由西嶼頭外收入內塹寄泊回媽祖宮澳　再媽祖宮澳開船出嘴由西往南經雞籠嶼四角仔桶盤嶼虎井直抵八罩金雞澳入挖門汛（南北風可泊五六船）按季輪撥千把各一員汛後山頂礮臺一由塘口往西南一里至網垵南為半坪嶼頭巾嶼鐵砧嶼碑仔嶼西南為大嶼西北為花嶼貓嶼草嶼西北半里至雞籠

塘北四里至花宅四里至水垵垵口北礮臺一（南風時可泊）復回挖門汛東隔半里為將軍澳與挖門汛對峙（立冬後可泊四五船）東臨海有石山名船帆嶼山頂礮臺一向北為金雞嶼（南北風俱可泊船）在將軍澳後北有馬鞍嶼由挖門登舟出金雞嶼口往東南至東吉西吉鋤頭精嶼至文良港駕回網垵過鎖管港豬母落水虎井蒔裡風櫃尾雞籠嶼四角仔回媽祖宮澳　陸巡由媽祖宮澳四里至暗澳有巡檢司三里至東衛五里至大城北二里至隘門仔　一里至林頭仔垵南香爐嶼鼓架礁四里至尖山仔一里至文良港東鼻頭烽臺一

可望嶼陰嶼北五里至菓葉仔二里至奎壁港北一里即奎壁港山西三里白沙坑二里至湖東二里至湖西五里至紅羅罩北二里至青螺仔紅羅罩半里至西溪仔南二里至太武仔西二里至港底北一里至東石六里至沙港頭南二里至瓦硐港西北三里至中墩嶼潮退可通西南二里至潭邊南二里至港仔尾三里至蚱鄉嶼二里至東衛四里至西衛三里至後堀潭四里至媽祖宮澳　再陸巡用大杉板往蒔裡後山登岸蒔裡澳口礮臺一山頂烽臺一五里至風櫃尾澳口礮臺一烽臺一東二里至井仔垵東

南四里豬母落水東北一里鎖管港西北一里雞母塢北五里至鐵線尾八里至烏崁五里至雙頭掛與大城北相對　四里至菓葉澳三里至暗澳回媽祖宮澳副將每有哨出哨日報

康熙辛丑兵部奏　准彭湖係臺廈咽喉緊要適中之地移臺灣總兵駐彭湖將彭湖陸路改設副將金門總兵黃英奏言彭湖為臺灣之門戶今將臺灣總兵移改彭湖臺灣設立副將與水師彼此接應遙度形勢籌畫之謀無大於此臣閱地勢輕重彭湖雖稱三十六島居於臺廈之中究皆一抔之

土錯落彈丸除媽宮八罩畧有人烟餘悉係荒
嶼原設副將僅堪防守茲臺灣南北延袤二千餘
里村庄番社閭井戶口不下百餘萬叢山深林最
易藏奸非總兵不足以資彈壓況安平水師及南
北路副叅各員與臺灣副將職位不相上下有事
勢必各懷己見非若總兵可行調度今若將總兵
設在彭湖與臺灣懸隔往來船隻俱候風時臺灣
水陸各營倘有緊急事機不能朝發夕至是彭湖
固臺灣之門戶而臺灣實彭湖之腹心形勢重於
彭湖關係沿海各省要害請將總兵仍設臺灣府

得居重馭輕之道以造海宇無疆之福提督姚堂
亦為陳請仍照舊制駐劄
安平水師額設戰船中營平字號一八號內趕繒
十雙艍船六雙趕繒左營定字號十六號內趕
繒八雙艍船八右營澄字號十八號內趕繒十雙
艍船八彭湖水師額設戰船左營綏字號十八號
右營寧字號十八號與安平中右營同趕繒長四
五丈至七八丈雙艍船長二丈至五丈設為分總
巡哨之法每年二三四五月為一巡期六七八月
為一巡期輪撥本營將備一員帶領兵船四分巡

所轄洋面副將統領兵船四總巡各營所轄洋面
大趕繒配兵六十小趕繒五十大艍船四十小艍二
十四巡期滿日官兵船隻撤回安平水次十月至
正月各船配兵二半於本轄水汛巡哨淡水營舊
撥左營趕繒二近又撥道標波字號趕繒四又道
標雙艍船四亦歸鎮標各船三年小修六年大修
九年再大修十二年拆造小修自三十兩至一百
五六十兩大修自四十兩至二百二十餘兩拆造
自五十兩至二百六十兩不等

鳳山打狗港距鹿耳門水程二更北風盛發鹿耳
門港道狹隘舟不得進而打狗可揚帆直入由此
登岸者甚多水師把總配哨船二隻領兵防汛下
淡水離邑既遠奸宄易滋陸路千總領兵防汛此
二處為南路水陸扼要之地
偽鄭有幕民人往來至半線而止自歸版圖後淡
水等處亦從無人跡故北路營汛止大肚安設百
總一名領兵防守沙轆牛罵二社則為境外自海
賊鄭盡心脫逃部文行知夥盜供稱鄭盡心約在
江浙交界之盡山花鳥台州之魚山福建臺灣之
淡水等處藏匿維時總兵崔相國分撥千總一員

領兵分防淡水自後遂以爲常而業戶閩粵往來漸衆

鎮標原額兵二千一百九十一名道標兵一百六十名康熙六十一年提督姚堂奏　准將道標裁歸鎮標安平協一千五百名彭湖協二千名南路營八百九十名北路營八百九十名淡水營五百名全郡共兵九千四百九十名合撥閩省將軍兵六五百名共一萬十年總督滿保疏請於府治增一千名四面協護南路增一千名以五百駐崗山前護本營後護府東并保護羅漢門口以五百駐下淡水新園後護

本營前查龍橋東之岡猴林等處北路增一千名以五百駐斗六門後護半線前護本營并查笨港海口防禦生番以五百駐半線後護淡水前護斗六門稽查鹿仔港防護大江口再北路營去府兩日又有大河不能即時接應於適中之地亦應增五百名前則協護府治後則稽查北路橫港海口堵截内山共計增兵二千五百名九卿議覆匪類聚衆爲亂並非兵少之故添設官兵甚屬無用遂寢其議

癸巳九月福督范時崇題　准在臺逃亡汰革兵丁不得在營務備應於各原營挑選年力精壯有家業者計伍十名以上即發百隊一名押往補額

兵米鎮標二營臺邑支給安平水師鳳山支給彭湖水師諸羅支給

半線淡水兵米向皆折給半線每石連腳價至九錢淡水每石連腳價至一兩五錢盡派里民邑令周鍾瑄於半線建倉一間貯穀二千七百有奇淡水建倉二間貯穀千餘隨便撥補就地散給

偷渡來臺廈門是其總路又有自小港偷渡上舡者如曾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鎮海岐尾或由

劉武店至金門料羅金龜尾安海東石每乘小漁船私上大船曾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劉武店係水師提標營汛鎮海岐尾係海澄營汛料羅東石金龜尾係金門鎮標營汛安海係泉州城守營汛各汛亦有文員會同稽查余有清臺地莫若先嚴海口一疏

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門南路打狗港打狗山南岐後水中有雞心礁北路蚊港笨港淡水港小雞籠八尺門其餘如鳳山大港西溪蟯港東港通淡水茄藤港放縤港冬月水涸至夏秋溪漲船始可行大崑麓蚵寮港

後壠仔（即後壠）諸羅馬沙溝歐汪港布袋澳茅港尾
鐵線橋隙仔小港井水港八掌溪猴樹港虎尾溪港
海豐港三林港二林港（港亦多沙線不甚便港口五六甲）鹿仔港（潮長大船可行內線不能抵港外線退去止十餘里不知港道人從出入）水裡港牛
罵大甲貓干吞霄房裡後壠中港竹塹南嵌八里
分蛤仔難可通杉板船臺灣州仔尾西港仔灣裡
鳳山喜樹港萬丹港諸羅海翁堀崩山港只容舢
舨小船再鳳山岐後枋寮加六堂謝必益龜壁港
大繡房魚房港諸羅魍仔空寮頃今盡淤塞僅小
魚船往來耳山後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

船十餘崇爻之薛坡蘭可進杉板

沿海暗沙險礁哨船龍骨艱於駕駛即有可以闗
駕者必候潮水平時方可進港否則沙壓水淺終
於望洋港外更値風暴又無收泊之所或云當改
製杉板哨仔數隻質輕底平隨波上下易於趨防
暗處可以收泊高知府鐸云朱逆之變土民避亂
及平臺後商旅貿易乘舴仔等平底船在洪濤巨
浪中往來如織康熙壬寅六月水師營併坐舴仔
出哨遭風失舵飄至浙江黃巖人船卒獲保全是
在內港既屬相宜即外洋亦可無患

鹿耳門礮臺今地設十五位中左右三營各五位
以木架之中有一個旋轉動名曰轉輪礮雍正
甲辰總兵林亮新修礮架上橫樑前後各長四尺
中貫二尺下橫樑前後各長五尺中貫二尺上下
直樑各長四尺樑柱各厚寸四方面柱各高四尺
接筍處俱熟鐵丁半板厚二寸橫八尺闊七尺
柱腳木九根圍一尺八寸長五尺入地四尺五寸
蓋以木為之如屋頂式可以遮風雨剝蝕兩邊用
環勾牽然礮時撤下極易

修造哨船工料大吉木（八丈以上）中吉木（六丈以上）俱杉木名浮

淡木（木）松柏　高洋木（即福州出杉木）　舵　碇　龍骨（每丈爬篩）
一丈二尺　大桅（趕繒長八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雙篷艍長六丈三尺圍四尺五寸）頭桅
（長丈六尺五尺圍三尺五寸）大檣　小檣　大小風篷
大小桅餅（用大木圓成分數節）　大小無底升
（赤木一圍千風篷三百舊於桅上用趕繒之）　樟樑　頭
樑座　大桅座（頭桅座）　尾托　瀧板　十盖　下
水櫃　頭禁水（鎮船尾）　禁水（鎮船木）　上金　高尾　起樓　大邊　下
金（在船尾水內）　招　捍　面盖　扛罩
（此木日在船尾上招便船頭上招起人水扛罩）
（扛於此故名曰舵盖之下）
（桅又曰枕頭在大桅處也在船尾）
（各船則有桅披枋樑之）
披枋　杉木　鐵　下
（船中捧捍在柴枋兩旁之下）

白欖（銅包蓋面）覆竹（船兩旁所）車戰棚（杉木鋪蓋板）車
耳（索扯轉於几）德仔（艕小木拉釘下）大擦極（索繫木入繩）
面極頭尾八字禄（頭以步木擒）用尺極（兩旁）
番人耳（木船頭）舍檣大舍檣
文（篷起）（船身用）（腳下）大轉水（附大船舍）
（桅內篷）（轉木）水鞋（邊船方桁木上兩）東檣
內木大鹿耳（大頭）夾車檣全蓋
木軟（尾木頭）（桅尾）（木大）
（上篷）（木在）（頭尾）（在下）（名下）（者艕）
𣛮（木船）底舵牙（木）水蛇猴檣（桅）豬（前見）鐵釘

篷（鋸千七百斤）茅鐵（五百觔）欖藤（十張）篷木藤（百觔）黃
麻（索小繩大索）（律小律）（篷頭）
（尾繩大索）（尾千）（篷索）
貫尾（篷索）（之索）（二百）
桐油（起觔一千五百觔）
灰（每觔）（桐油）
灰草餅（用）（炭千）
沙（用）（桐）
八百勒肚（船艙有力木底貫於）（杉板船）
尾樓燈金鼓各一其餘顏料旗布匠役工價
大修小修爲數不等
水仔尾設有樯架地係修船之所郡守召募樯匠

結繩應工不償工費樯架不限數日各商船戶自
備樱藤及繩匠只用所需樯架每一繩付價伍百
錢
臺彭各標營船初俱分派通省內地廳員修造康
熙二十四年改歸通省內地州縣共估可修整而
不堪駕駛者內地之員辦運工料赴臺興修迨後
糧議派臺屬三縣亦分修數船此非偏庇臺屬以
內地各廳員多力分工料俱便不煩運載可以剋
期報竣後定在近道府監修統計閩省船隻匀派
通省道府乃將臺彭九十八船內派臺灣道府各

十八隻餘俱派入內地既而仍歸內地修造惟木
料朽爛而不堪駕駛者留臺修補至康熙四十四
五年間仍俱改歸臺屬而派府船數倍於道然令
共與福府分修議於部價津貼運費外每船捐貼
百五十金總文延糧廳代修其半道鎮協營廳縣
共襄厥事迨後專責知府并將道船亦歸於府矣
臺郡修船惟木大而杉木等料並釘鐵油麻棕絲
網紗篾片蓬葉俱非臺地所產遠購福州料價運
費不貲再大木所搭商船裝載往年被風覆溺多
案船戶深畏之至樟枋卽力木在鳳諸內山鳥道

羊腸澗溪阬陷催匠伐鋸催夫扛運動輒經月泥淖尤難計日且從前山廠近遭焚燬今另擇搭蓋尤為煩費需時況附近水沙連等社接壤生番最易啟釁此辦料之難也又臺廠修船各匠原止二三十人向已不敷撥催今經變亂或逃回內地或為賊殺害見在無幾一舉大工內地催募非易催價較內地數倍此又募工之難也每遇修船將備兵目恣意苛求或將完固勒令修改或將有損裂故行殘毀或將板木藏匿致累多費工料興工時又於配定丈尺將大斲小將長截短又於修整合

式之工搜剔抑換逼使加添又或押船赴修之兵乘夜伺隙偷竊料物則是既苦辦料催夫之難又苦弁兵之擾累所以臺地船工領價貼運必賠貼兩倍而後得竣也臺守高鐸申詳制府請查照往例將船身朽爛者內廠補造尚堪駕駛而應修者駕赴內港興修其尚可修整而不堪駕駛者留在臺灣交營與修文員仍遵例監視將府莊遞年所收官租為津貼修船之資不惟節費且易於集事

連工務而保護實於臺地有益

前此覆轍患在兵虛將惰而虛兵之原皆由臺地招兵換名頂替蓋兵從內地抽撥逃亡事故不為申報每至放餉即留餉以飽私橐即有召募殭半而并不賴空名掛籍含混欺蒙則主帥大府之過也當責總兵不時清釐使隨丁悉照定制空糧悉行撥補無籍之人一名不得妄招到伍之兵一名不得頂替則虛冒之弊可除兵既充伍而訓練尤所當亟講者撥換入班即宜配明隊伍將統弁弁統隊隊統卒清查器械不足者補之不精良者淬礪之按期操演各營將操期并演何技勇逐月彙報務使兵與將習手與器習而後可而分汛又當

斟酌形勢地遼闊大汛駐兵二百名或數十名究之官多離汛兵多聚賭有汛防之名無守望之實多兵亦奚益乎防汛分作幾處句作幾班統以該汛弁目於本汛鄉莊市鎮山口港隘分地劃界逐時偵探有事則飛報本營酌量調遣追捕無事則遠者　月一換近者半月一換歇班之兵歸營操練更番戍守人無偏勞勞息可以時通庶責汛得弊自此絕矣逐時每日責之水師遠近島嶼必明港澳險易叢雜交錯之區上下風濤必察灣泊向背及水風候之所善其舟楫械器習其行陣

擊剿定其游巡往來毋滑伏內港空文申報駕駛
既熟乘風自易則整練平時可資備禦出師勦捕
可成勁旅寧有兵虛糈糜之患哉

習俗

臺地民非土著逋逃之淵藪五方所雜處泉之人行
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兩粵之人行乎江浙兩粵
未盡同風而異俗且洋販之利歸於臺灣故尚奢侈
競綺麗重珍奇彼此相傚即傭夫販豎不安其常由
來久矣賭博惡業也父不禁其子兄不戒其弟扶背
登場叫號爭鬭始則出於典鬻繼則流於偷竊實長

奸之囮也又莫甚於要盟豪健家兒聚少年無賴之
徒指皎日以盟心撫白水而矢誓稱兄呼弟出妻拜
母自謂古道相期不知往來既頻則淫酗之累作釁
隙既廣則爭競之患生若其喪不停柩婣不忘配猶
為近古之風而視疎若親窮乏疾苦相為周恤亦海
島之善俗也諸羅雜識

婚禮倩媒送庚帖三日內家中無事然後合婚間
有毀器物者則必改卜納采用綢帛則具大
餅麻荖糖品之屬謂之糖盤無力者止煩親屬女
答送銀簪二名曰插簪行聘送銀或番錢一百
圓或八十六十四十圓綾綢數十疋以至數疋禮
書二函則收一回一羊豕香燭彩花蔴葉各收其
半禮樵雙座以銀為檳榔形每座四圓上鐫二姓
合婚百年偕老八字收二姓合婚一座回百年偕
老一座貧家則用乾檳榔以銀飾之福壽萬字糖
或百餘圓或數十圓回以大餅其餘鹿筋鹿脯魚
蟳肚獅糖果留一四種各以稻穀麥豆置於盤內
又回禮錫盒二如大碗式一植石榴一株用銀石
榴三四顆及銀桂花數朵纏繞枝頭名曰榴桂一
植蓮蕉花一株取連招貴子之義土人蕉招同音

先納幣之禮但親迎先期送擇日儀奩錢或四十
圓以至十二圓名曰乞日至期不論貴賤乘四人
輿鳴金鼓吹彩旗前導親朋送燈少年子弟分隊
擎執各色焰炬爆竹婿至女家轎庭中連進酒
食二次飲畢外弟揭簾於轎前索紫竹插隨取贈
名曰舅仔嫩新人出廳拜祖先次拜父母父兄把
酒簪花覆以手帕上轎轎隨同行豐儉不一花轎
後懸竹篩上畫太極八卦到門新郎擊蓋新婦頭
上三日廟見以次拜公姑伯叔姊姆謂之拜茶是
日外弟求名曰探房午刻請新婦及外弟婦之父兄

請而後至不輕造也四日外父母請婿及女名曰
旋家外家親屬婿各備贄儀推外弟納之飲畢婿
偕新婦同歸五日外家再請諸親相陪名曰會親
女先在婿近午始至飲畢婿回女留三日後始回
冠笄或於親迎日或在數日前詩禮之家女子既
笄則居於房內不復外出常人則無論矣
喪禮七日內成服五旬延僧道禮佛焚金楮名曰
做功果還庫錢俗謂人初生欠陰庫錢死必還之
既畢除靈孝子辛哭謝弔客家貧或於年餘擇日
做功果除靈小祥致祭如禮大祥竟有先二四月

擇吉致祭除服此則背禮之尤者若夫居喪朔望
哭奠叔無久停則又風俗之美者矣
生辰爲紅麵食圓彼此饋祀神佛誕日亦用以爲
獻娶婦之家親友製白麵餅或二十圓或十圓及
糖耳肘酒爲賀
親友自內地來具酒食相招名曰洗鹹水謂泛重
洋而至亦猶北地洗塵之意
正月元日家製紅白米糕以祀神於四五鼓時拜
賀親友上元節未字之女偷折人家花枝竹葉爲
人詬詈謂異日必得佳婿平民有毀傷他家牆垣

或竊豕槽雞欄等及父母亦謂一年大利街頭花
燈簫鼓徹夜喧闐至廿五六日方罷十六日各市
廛競醵酒肉名曰頭壓自是月以爲常臘月既望
踵而行之名曰尾壓
四月八日僧衆沿門唱佛曲人贈以錢米
五月五日清晨然稻梗一束向室內四隅熏之用
楮錢送路旁名曰送蚊門楣間艾葉菖蒲兼插禾
稗一莖謂可避蚊蚋插一枝謂老而彌健彼此以
西瓜肉粽相饋遺祀神用諸紅色物自初五至初
七好事者於海口淺處用錢或布爲標杉板魚船

爭相奪取勝者鳴鑼爲得采土人亦號爲鬪龍舟
午時爲小兒女結五色縷男繫左腕女繫右腕名
曰神鍊 三月盡四月朝望五月初一至初五日各寺廟及海岸各船鳴鑼擊鼓名曰龍船鼓 謂可一年旺相
七夕呼爲巧節家供織女稱爲七星孃紙糊綵亭
晚備花粉香果酒醴三牲鴨蛋七枚飯七碗命道
士祭獻畢則將端陽男女所結絲縷剪斷同花粉
擲於屋上食螺螄以爲明目黃豆煮熟洋糖拌裹
及龍眼芋頭相贈貽名曰結緣
七月十五日亦爲盂蘭會數日前好事者醵金爲

首延僧衆作道場將會中人生年月日時辰開明條疏內陳設餅餌香櫞柚子蕉果黃梨鮮薑堆盤高一二三尺并設紙牌骰子煙筒等物至夜分同羹飯旋繞曰更有放水燈者頭家爲紙燈千百盞於海邊親然之頭家數人則各手放第一盞或捐中番錢一或減半置於燈內衆燈齊熱沿海漁船爭相攫取得者謂一年大順沿街或三五十家爲一局張燈結綵陳設圖書玩器鑼鼓喧雜觀者如堵二日事畢命優人演劇以爲樂謂之壓醮尾月盡方罷

中秋製月餅拜箕斗紙研香燭諸物羅列而壓設置骰子賭勝奪采負則償值

重陽前後競放紙鳶如內地春月是日儒生有殺犬取其首以祀魁星者餘肉則朋從聚啖歡飲竟日

除夕前數日以各種生菜沸水泡甕中以供新歲祭祀之用餘則待發變後食之名曰隔年菜

除夕殺雞鴨以祭神謂其壓除一歲凶事爲紙虎口內實以鴨血或豬血生肉於門外燒之以禳除不祥

衣服不衷袒露衣於外者曰龍擺尾鞋不繫帶脫落足面者曰鳳點頭農夫輿隸雲擾弱綵服勞任役殊不雅觀也

交易最尚番錢紅毛所鑄銀幣也長斜無式上印番字銀色低潮以內地紋金與之反多需難用小制錢外多用昔年所鑄臺廣昌南紅銅錢并明時舊錢幾眼等錢若流泉見行鼓鑄輪郭周好交易則棄而不用亦足異矣

賣肉者吹角鋪日吹呼音甚淒楚冬來稻穀糖穀各邑搬致郡治車音脆薄如哀如訴時與吹角若

相和然廣東志順德之容奇桂州黃連村吹角賣魚與北水古粉龍浦馬齊村則吹角賣肉相傳黃巢進兵其地軍中爲市以角聲號令不如此於何起也

士夫健卒喜擲博永夜讙呶呼盧之外或擲銅錢射寶字以賭勝名曰壓寶又爲紙牌三十六頁分文武院升官項文尊閣老武尊國公院尊學士科尊狀元每項九等納粟列庶吉士之上

鴉片煙用麻葛同雅土切絲於銅鐺內煮成鴉片拌煙另用竹筩實以椶絲羣聚吸之索值數倍於

常煙專治此者名開鴉片館吸一二次後便刻不能離暖氣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土人服此爲導淫具肢體萎縮臟腑潰出不殺身不止官弁每爲嚴禁常有身被逮繫猶求緩須臾再吸一筒者鴉片土出噶喇吧

郡中鴃舌鳥語全不可曉如劉呼澇陳呼澹莊呼曾張呼丟余與吳待御兩姓吳呼作襖黃則無音厄影切更爲難省

大武郡數處平地涌泉浸溢數里土人謂之杢水杢土音濫字典中無此字亦猶大浪泵之泵字典

音聘土音蚌又所生少子名曰屘土音滿皆以己意爲撰

祠廟

邑志載陳滸川撫軍重修文廟碑記云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建廟修學正誼明道之大端應無出此者予以爲不計功而未嘗無功不謀利而未嘗無利臺今未有爲臺道者而予得謂臺道臺道未有擢爲撫軍者而予得擢偏撫與非先聖先賢默爲相之等語聖賢大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正不藉崇飾廟貌般依本法使致感應報施建學明倫所以正人心厚風俗無一語及之竟說向福田利益豈可爲訓

府志至聖四

傳贊後即接施琅襲章臺郡志學校或載入祀典或見之藝文俱爲失次諸羅志學校別爲一卷爲是

滸川建紫陽祠於學宮之左旁列黃勉齋陳北溪蔡九峰眞西山四先生木主春秋致祭兩廡列學舍令諸生肄業撥鯤港官田二十八甲一分歲租一百六十八石六斗以爲膏脯資

水仙宮並祀禹王伍員屈原項羽兼列奡謂其能盪舟也宮一作廳廟中亭臺雕鏤人物花草備極精巧

皆潮州工匠爲之關帝廟前殿祀帝像後殿祀帝父方巾絲袍土人云與祀文宣并及啓聖同義南路長治里前阿社祀五文昌梓潼關帝魁星朱衣呂祖後祀東王公西王母又僞鄭時建玉皇太子廟

三年王船備物建醮志言之矣及問所祀何王相傳唐時三十六進士爲張天師用法冤死上帝勅令五人巡遊天下三年一更即五瘟神飲饌器具悉爲五分外懸池府大王燈一盞云爲鄭陳永華

臨危前數日有人持東借宅求華盛筵以待稱爲
池大人池呼陳爲角宿大人揖讓酬對如大賓求
華亡土人以爲神故並祀焉
求子者爲耶君會祀張仙設酒饌果餌吹竹彈絲
兩偶對立操土音以悅神

商販

東西洋通販諸國西洋則交趾占城暹羅下港加留
吧柬埔寨大泥舊港麻六甲啞齊彭亨柔佛丁機宜
思吉港文郎馬神東洋則呂宋蘇祿貓里務沙瑤吶
嗶嘽美洛居文萊雞籠淡水 諸蕃

明給事中何楷疏臺灣在彭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
兩日夜其地廣衍高腴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不
載初窮民至其處不過規漁獵之利已耳其後見內
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爲盜近則紅夷築城其中與
奸民私相互市屹然成大聚落矣 春明夢餘錄
給事中傅元初疏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
往往至島外甌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爲市紅
毛業據之以爲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
而呂宋佛郎機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雞籠淡水之
地與奸民闌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即

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
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臣鄉之
大可憂者蓋海外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羅
柬埔諸國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東洋則
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
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呂
宋則單得其銀錢諸夷皆好中國綾緞雜繒其土不
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疋服之以爲華
好是以湖絲百觔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
西磁器福建糖品皆所嗜好百工技藝有挾一技以

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徠
至紅毛番其夷名加留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一
心通市據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於奸民
矣 同上
近以開洋互市奉旨紅夷挾市地方官果能飭備嚴
防禁絕勾引接濟狡謀自無緣逞乃海防名飭實弛
奸商陽禁陰縱以致醞釀滋隙至開洋應否未見確
議但云宜呂宋不宜臺灣均屬夷地商販給引出海
何去綜稽能使盡地遵守若詳查開禁利害博諮熟
審酌妥具奏撩泉州鄉官史繼偕張瑞圖等稱開洋

有四便漳州鄉官林宰等稱海寇起滅不係洋禁開閉臣會同鄒維璉勘得開洋之說心心有在嗷嗷爭鳴大約主開而不主禁總之言利不能無害衣食源開則利在民洋稅復而閩安諸稅可免則利在商得稅三四萬以壯軍實則利在準備而亦有害節撫臣所謂四可慮者是已此就利害言也若體民情則閩不容緩臣入閩關見高山大川廻旋掩映自建征與閩關千里中求三里康莊而不可得巖下居民各就山根溪畔開墾力食犖崎嶇境塉卽方正五畝一段者亦未之見過泉眼界稍寬然已望洋海若矣其人則林林總總行摩踵接望開洋不啻大旱望雨而臣反言開之不便違情之謂何故今日開洋全為民計非為夷計謂開洋而貧民不再從賊則可謂開洋而奸民盡化為良則不可謂開洋而奸民使於勾夷則可謂不開而全無海氛亦不可　按閩箚略

明莊烈時工部尚書渭南南居益巡撫福建時紅毛以明月珠珊瑚樹異香火鳥諸珍賄請互市公絕其使焚其貢物口占一絕云明月珊瑚貴莫言瘠書字字莊軍門牙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於將獻至尊授部將以方略討之禁其酋高文律闖入立石平遠臺以紀公績今殘祭丘石寶荒葵之至計為國家計久遠者當看前明紅毛入犯中左肆行焚劫又復勾引劉香老首尾衝突海壖騷動雖竭力驅剿實苦不支慎勿狃目前之近利而輕言互市也

海船多漳泉商賈貿易於漳州則載絲線漳紗翦絨紙料煙布草席甎瓦小杉料鼎鐺雨傘柑柚青果橘餅柿餅泉州則載磁器紙張興化則載杉板甎瓦福州則載大小杉料乾筍香菰建寧則載茶回時載米麥菽豆黑白糖餳番薯鹿肉售於廈門諸海口或載糖靛魚翅至上海小艇撥運姑蘇行市船回則載布疋紗緞枲棉涼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則載綾羅棉紬縐紗湖帕絨線寧波則載棉花草席至山東販賣粗細碗碟杉枋糖紙胡椒蘇木回日則載白蠟紫草藥材繭紬麥豆鹽肉紅棗核桃柿餅關東販賣烏茶黃茶紬緞布疋碗紙糖麵胡椒蘇木回日則載藥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參銀魚蟶乾海瑪彈丸商旅輻輳器物流通實有資於內地

進貢

康熙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其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表詞有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涔原屬天家滴露云云貢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嗒嗹絨二十五疋織金絨毯四領烏羽緞四疋綠倭緞一疋嗶吱緞二十疋織金花緞五疋雜色細軟布文采細織布白毛裹布二百九十四疋大自鳴鐘一座琉璃燈一圓聚耀燭臺一懸琉璃鏡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木片三十二觔番內豆蔻例爲鑲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薔薇油

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礶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隻鑲金鳥銃三十把馬銃六十把彩帶二十佩鑲金佩刀二十把鑲金雙利劍二十把單利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二隻　也北偶談

荷蘭國最稱富饒乃遇風至臺假地於倭虎視貔貅踞大有深心迨何斌引鄭成功襲臺力戰不克而歸見我師擣巢鄭逆不覺讋服

臺海使槎錄卷二終

男守謙校字

臺海使槎錄卷三

北平黃叔璥玉圃

泉井　圓石

北路阿拔泉虎尾溪源同出水沙連經牛相觸山口二水分流阿拔泉極清虎尾溪極濁水性湍急最爲深闊西流二十餘里入地伏流於海

湯泉南路二一在下淡水社出赤山水流如湯亦無定處一在大滚水山山不甚高其上濆湧出泉而溫故名相去十餘里又有小滚水山脈絡相屬北路二一在玉山最深處泉流氣蒸如沸一在大

雞籠隔港山朝山內

康熙辛丑我師與賊戰於鯤身正值炎歊隨地掘尺餘皆甘泉

郡治濱海各井皆淡水微苦鹹惟傀儡山馬兵營井極清冽爲郡中第一泉安平城上紅毛井水高於海面味亦甘彭湖居海之中井亦淡水以觀音亭副將署二井爲最

萬壽亭一泉屯兵萬餘汲取不窮今名萬軍井

龍目井有二南路阿猴林內竹仔寮兩井相連形如龍目因名北路大雞籠山之麓下臨大海四周

斥鹵泉湧如珠甘冽異諸井

鄭氏北園去郡治五六里從海視之則直北矣故名園在平壤無邱壑亭臺曲折委峻之致丙寅孝廉道周昌因其地仍其茂林深竹結亭築室爲之記且繪而圖之季麒光蔚目致葴有秋夜遊北園記昌於道署後築小園名寓望蓋取左史有寓望之言麒光亦有記

海中有礁硐石皆鹹鹵結成粗劣易腐或置盆盎中不足充玩彭湖石完好較文石尤細可爲屏器餘則磨礲攻錯僅供諸番文項之用

物產（五穀 花果 竹木 鳥獸 蟲魚 鹽 硫磺）

三縣皆稱沃壤水土各殊臺縣俱種晚稻諸羅地廣及鳳山淡水等社近水陂田可種早稻然必晚稻豐稔始稱大有之年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並可資贍內地居民止知逐利肩販舟載不盡不休所以戶鮮蓋藏

正月諸邑收菜子（一名油芥九月十月間種）碾油只供脊火不可食二三兩月鳳邑收黃豆（十月十一月間種）下淡水八社尤多諸邑收大麥小麥（十月十一月間種）近臺屬者二月收遠處者三月收四月臺邑絲瓜紅菜瓜（即菜瓜）甕菜莧茄菜豆（即豇豆）熟鳳山八社水田收穫冬早稻（一名安南番十一月正月種）民間西瓜熟（正月種）三邑糖廍事畢五月臺邑番檨西瓜熟鳳山瓜檨蔬果於四月間先熟五月幾盡矣諸邑收早麻（即芝麻正月二月間種）瓜檨亦盛出奈鳳地暖凡所種植先期成熟諸邑近北漸寒頗似內地所出之物稍遲六月三邑刈黃麻黃梨龍眼波羅蜜梨仔菱出民間種晚稻農務方興暑鉦間隙諸邑收晚麻番民收稷米高粱蕎麥七月三邑蔬菁（正月二月間種者）蔗芋檳榔浮留藤俱盛出諸邑收大頭麥早稻（正二月間種）八月諸邑再收黃豆及黑豆菜豆（俱五月間種）番民收薏苡九月三邑收萬子諸邑收園粒粟（一名枝蓬）一園田皆可栽種若早播者則於八月收十月三邑收白占稻紅埔占稻白香稻於田紅埔占種於園番薯熟早種者七八月先出田家食至隔年四月方盡鳳山下淡水武洛獨水芋熟長二尺餘與別芋迥殊十一月三邑大蔗竹蔗熟大蔗即甘蔗竹蔗（一名荖蔗一名竹蔗）三邑農家築廍興工煮糖鳳山採捕烏魚內山之番不拘月日捕鹿爲常平埔諸社至此燒埔入山捕捉鹿剝取鹿皮煎角爲膠漬肉爲脯及鹿茸筋

舌等物交付賤社運赴郡中鬻以售倘十二月臺
鳳進貢西瓜及王瓜匏茄熟南北兩路荷花盛開
金鯽魚出天時蒙霧浮水面捕獲倍多臺邑土
壤褊小絕少水田農人多種瓜蔬麻雜植菽豆栽
蔗碾糖間種早稻以佐食納糧時每於兩路糴買
輸將

稻有秫糯秔稻種於水田者曰早占曰晚占色白
種於園者曰埔占色赤糯稻種於水田者曰赤秫
穀色赤種於園者曰禾秫粒大色白麥有大麥小
麥而小麥最佳稷之屬有細米黃白二種蕎蓖麻

豆諸社有之

南方麥花多開於夜晝則如北地然食多亦不覺
熱黍米夜間開花居民多不食蕎麥種植亦少嬰
兒有疾每用麪少許滾湯沖服立癒謂能解肌袪
熱間有爲飯者

土壤肥沃不糞種糞則穗重而仆種植後聽其自
生不事耘耡惟享坐獲每畝數倍內地近年臺邑
地畝水衝沙壓土脈漸薄亦間用糞培養淡水以
南悉爲潮州客莊治埤蓄洩灌溉耕耨頗盡力作
田中藝稻之外間種落花生俗名土豆冬月收實

充衢陳列居人非口嚼檳榔即啖落花生童稚將
炒熟者用紙包裹鬻於街頭名落花生包

花不應候余壬寅仲冬按部北路至斗六門見桃
花方謝荼花初與回至彰化見人擎荷花數枝及
回寓館榴花亦照眼癸卯二月桂正芳菲八月桃
又花信不可以時序限之

花開無節惟菊爭冬乃盛開至二月蘇子瞻在海
南以十一月之望與客汎菊作重九有云嶺南地
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
不與百卉並盛衰也

班支花一作斑枝以枝上多苔文成鱗甲也殼茶
花尤大色深黃花蕾堅厚結實如綿陳觀察子京
云即係木綿粵西花更大色紅爲稍異耳

鷹爪蘭一名山蘭花似蘭無心香味帶膩嗅之令
人作惡結子如棗叢生十餘枚攢簇如桃名鷹
爪桃

倒垂蘭出北路內山枝柯曲如榕葉似萱短而厚
不著土生取一枝挂簷際雨露所及處自能生根
抽芽出葉開花花似蘭色黃碧微香

木蘭花如粟淡黃芳似珠蘭樹不大者圍數尺名

樹蘭

水仙歲底盛開一本五六莖一莖可十餘蘂鮮芳絕倫廣東市上標爲臺灣水仙花頭其實非臺產也皆海船自漳州及蘇州轉售者蘇州種不及漳州肥大

美人蕉花紅黃二種黃者尤芳鮮可愛四時不絕有高丈餘者子堅黑或作小念珠

蕉有芭蕉金蕉色蕉不結子金蕉花如蓮色紫不鮮每花結子一梳名蕉果凡蕉果一枝五六層每層數十枚排比而生剖食味亦甘異物志載羊角

蕉子大如手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者此也南方草木狀蕉樹子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臺地村舍後每廣植之四時皆生藉以獲利性寒婦人產後每以蕉果少許置兒口中謂能清熱

番繡毬蔓生葉厚可一錢花白色底黃似通草爲之心微紅而堅明亮如磬

番花葉大於枇杷枝每三叉花有五瓣六瓣者外微紫內白色近心漸黃香似梔子夏秋多開冬則葉落但名番花似屬統稱廣東志云貝多羅來自西洋葉大而厚梵僧用以寫經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紐白色近蘂則黃有香甚縟落地數日朵朵鮮芬不敗乃知此爲貝多羅花也

番樹大如槐枝幹離奇或似卧松結實如槐角皮紅時綻裂肉白可食名曰莿豆一名番豆

曇花一枝數十葉一葉長七八寸花六出外紫內白頗似蓮香亦有白色者摘置几案間經時累不損壞花葉仍然開放是一異種僧家言是西方小

本

刺桐花每枝可數十蘂一瓣包裹數鬚似剪綵爲之爛熳若朝霞臺郡最盛辛丑春無一開花者遂

兆朱一貴之亂甚奇後遂於花時占一年盛衰

寶相花似薔薇色白瓣較多惜不甚香

佛桑一名朱槿高不逾五六尺四時皆花花有深淺紅淡黃各色紅則焰焰燒空尤爲奪目又有名一丈紅者葉與佛桑相似花單瓣狀如秋葵而殷紅綽約較佛桑更爲照眼臺海隨筆云照殿紅樹甚高花如巨盞色紅無二意即一丈紅耶

茉莉最易栽植番茉莉較大種自東埔寨來花徑寸百餘瓣早晚街頭有連十餘蕊簽成一枝有連數十蕊爲一串買置牀榻殊有妙香

蓮四月皆開亦有單舞者
蔗苗種於五六月首年則嫌其嫩三年又嫌其老惟
兩年者為上首年者熟於次年正月兩年者熟於本
年十二月三年者熟於十一月故砍蔗之期亦以蔗
分先後若早為砍削則漿不足而糖少大約十二月
正月間始盡興工至初夏止初砍蔗漿半多泥土煎
煮一次濾其渣穢再煮入於上清三煮入於下清始
成糖入碓待其凝結用泥封之半月一換三易而後
白始出碓曝乾舂擊成粉入簍須半月為期未盡白
者名曰糖尾併碓再封蓋封久則白封少則瀦其不

封者則紅糖也所煎之糖較閩粵諸郡為尤佳東寧
政事集

插蔗之園必沙土相兼高下適中乃宜每甲栽蔗
上園六七千中園七八千下園八九千或至萬地薄
蔗瘦多栽蔗可多砍糖則三春得雨易於栽插無雨亦犁種但
耳水灌溉為力頗艱十月內築廍屋置蔗車僱募
人工動廍砍蔗上園每甲可煎烏糖六七十擔白
糖六七十碓沙土兩成中園下園只四五十擔煎
糖須覓糖師知土脈精火候用灰湯大沸用蠣房灰止之用
油將成糖投以草麻油恰中其節煎成置糖槽內用木棍頻

攪至冷便為烏糖色赤而鬆者於蘇州發賣若糖
濕色黑於上海寧波鎮江諸處行銷至製白糖將
蔗汁煎成糖時入糖碣內下用碣鍋盛之半月後
浸出糖水名頭水次用泥土覆碣上十餘日得糖
水名二水再用泥土覆十餘日之糖水名三水合
煎可為糖膏或用釀酒每碣白糖只五十餘觔地
薄或糖師不得其人糖非上白則不得價矣每廍
用十二牛日夜硤蔗另四牛載蔗到廍又二牛負
蔗尾以飼牛一牛配園四甲或三甲餘每園四甲
現插蔗二甲留空二甲遞年更易栽種廍中人工

糖師二人火工二人煮蔗汁者車工二人將蔗入石車硤汁牛
婆一人顧牛剝蔗七人園中砍蔗去尾去籜採蔗尾一人以飼
牛看牛一人看守各牛工價逐月六七十金
唐大歷中鄒和尚始教民黃氏造蔗霜法其器用
有蔗削蔗鍬蔗凳蔗碾捎林榨斗漆甕之屬今蔗
車兩石磊立狀如雙碾夾取其汁想即蔗碾遺製
酒有蔗漿用餳汁釀成與荔子酒俱味極甘北路
有用梨仔菱釀酒者又在蔗漿荔子之下
番薯明萬歷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少礫之地皆可
種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

種之閩粵而南有呂宋國朱薯彼野連山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莖葉蔓生如瓜蔞黃精山藥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為粉亦可釀為酒生食如食葛熟食味如熟荸薺生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夷人雖蔓生不普省然恡而不與中國人有截取其蔓咫許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何鏡山嘗曰不需天澤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謙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氣者也佐五穀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酒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莖葉皆無可棄其直甚輕其飽易充能助儉者也耄耆食之不患哽噎能養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鬻乞之人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雞犬能及物者也其於士君子也以代匱焉所以固其廉以廣施焉所以助其惠而諸德備矣 閩小紀

或云薯長而色白者是舊種閩而黃赤者得自文來國未知孰是余見有大可尺圍形似南瓜者十人亦不經見也

芋有二種紅者呼為檳榔紅白次之熟較內地亦益六月初旬即可食多食滯氣不似內地滑潤南路番子芋一名糯米芋有重十餘觔者味佳

棗子檳榔即廣東雞心粵人俟成熟取子而食臺人於未熟食其青皮細嚼麻縷相屬即大腹皮也中心水少許側未成粒間有大者剖視其實與雞心無二或云粵人食子臺人食皮 色青者為雄黑嫩者為雌雄者味厚雌者味薄顆向上長者尤貴蠣房灰用孩兒茶或樹仔藤染紅合浮留藤食之按范石湖集云頃在嶺南人好食檳榔合蠣灰扶留藤一名蔞藤食之輒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臙血可厭蔞藤一作浮留藤土人誤作為荖字釋無荖字臺地多蔞二邑園中多種檳榔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最多尤佳七月漸次成熟至來年三四月則絕用鳳邑瑯嶠番社之檳榔乾

種檳榔必種椰有椰則檳榔結實必繁椰樹葉少林高椰子外裹粗皮如椶片內結堅殼剖之白膚盈寸極甘脆滿漿可 俗名椰酒東坡詩美酒生林不待儀此也廣東志椰心色白而甘在酒中大小不一凡揀椰子以手搖之聽水聲清亮則心大而甜其肉厚水聲濁則否蓋椰心以水而養無水則無心往往而是又有椰油可佐膏火或云用火炙椰其油自出療背痛凍瘡極效

臺地夏無他果惟番檨蕉子黃梨税爲珍品春夏有菩提果一名香果芳馨極似玫瑰果當以此爲第一

土人酷嗜梨仔茇一名番石榴肩挑擔負一錢可五六枚臭味觸人品斯下矣臺海隨筆云象齒有實可食不知何物

檨二種香檨木檨肉檨香檨差大味香不可多得所食者木檨肉檨曬乾用糖拌蒸亦可久藏臺人多以鮮檨代蔬用豆油或鹽同食北路自半線以上則絕無矣字釋無檨字色味似杏或是番杏誤

作檨檨實大如豬腰子葉尖長居易錄作番蒜五月熟大如蘋婆味甘香多津液樹大而葉圓非是

波羅蜜一名優鉢曇廣東志南海廟中舊有東西二株高三四丈葉如蘋婆而光潤蕭梁時西域達奚司空所植他所有皆從此分種生五六年至徑尺削去其杪以銀鍼釘腰即結實成實乃花然常不作花故佛氏以優鉢曇花爲難得每樹多至數十實自根而幹而枝條皆有實纍纍然若不實則以刀伐樹皮有白乳湧出凝而不流則實一砍一實十砍十實故一名刀生果熟以盛夏大如斗重至三四十觔皮厚有軟刺礧砢如佛頭旋螺肉含純瓤間如橘柚囊氣甚芳郁有乾溼苞之分乾苞者液不濡脈味尤甜每實有核數百枚大如棗仁如栗黃炒熟可食能補中益氣悅顏色志云色綠似如來頂液粘如漆是也其子却似橡實每一子爲一房熟而食之味似百合子不可生食氣可生食亦不甚甘美終不似橘柚味佳也土人用波羅蜜子煨肉黃梨煮肺亦海外奇製

粤內以波羅蜜爲天波羅黃梨爲地波羅居易錄詞黃梨曰黃來去八月熟長可尺許味尤甘香其

樹類蕉實生節間按黃梨長止五六寸草本叢生根下葉似蕭兩邊如鋸齒頂上葉小攢簇如雞帚詞其樹類蕉非也

龍眼顆小味薄六七月熟荔枝皆自內地來藍總戎廷珍每貽漳州狀元紅紫綃玉膚甘如醍醐每以舟上風阻不得日食二百枚爲憾事

香櫞初夏即熟長似木瓜上下微尖拌蜜勺糖較軟羅圓皺稍遜矣

木瓜樹幹亭亭色青如桐每一枝一葉葉似萆麻大者尺餘花白色生杈椏間瓜凡五稜無香味易

民用鹽漬以充蔬諸雜志謂毛詩投我以木瓜即此殊非按果譜木瓜一名楙一名鐵脚梨樹叢發葉花似如鐵脚海棠葉光而厚春末花開紅色微白實如小瓜或似梨稍長色黃如著粉津潤不木者爲木瓜此地所產與內地木瓜絕不類旨可以稱謂偶同遂妄爲引據乎

鳳山縣有薑名三保薑相傳明初三保太監所植可療百病 香祖筆記

楠生深山中裂土而出全體悉具蓋與竹筍相同兩歲始蘖已大十圍歲久則堅終不加大 裨海紀遊

大松生水沙連合抱成林生番所居莫敢採伐相傳山後崇爻黑沙晃諸山有松有杉有梅

蕭朗木大者數圍性極堅重入土千年不朽然在深山中野番盤踞人不能取洪水漂出偶鄉取以爲宿質美材也

南路打狗山有香木色類沉香味較竹尤烈不名何香土人亦不知貴傳說昔年有蘇州客商能辨之載數十擔去後有官某作爲香枝今所存者寥寥碎木見爲扇器者

娑羅樹中空內圍摺疊成圓形尤異花紋斜結盤屈如古木狀用皆撿因其材也

水沙連茶在深山中衆木蔽虧霧露濛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每年通事於各番議明入山焙製

內山林木叢雜冬不可辨樵子採伐嚮於石每多堅質紫色蕊煙間有香氣拂拂若爲器物必係精良徒供爨下之用實可惜倘得匠氏區別則異材不致終老無聞斯亦山木之幸也

木有交標可爲樑柱九荊小而不高茅屋用以爲柱入土不朽又有白樹色白可以爲器此皆內地所無者

竹亦可爲器用但質薄劣蛀蟲易生不能經久遍處皆竹數十竿爲一叢遠望若鄉絕無蕭疏之致生筍不出叢外皆不堪食夏月街市亦有煮熟屑賣者味酸苦難以充庖諸羅志謂竹塹岸裡之筍竹筍味甚佳

觀音竹枝弱葉小栽植盆中亦可供玩一名鳳尾竹心栽佛眼竹金絲竹俱未見

江南竹亦名南竹魚港籬落每用之

築室一椽一木一瓦一石向皆取給內地以此處

沙土不可以陶蓋瓦級甎竹木不勝棟樑榱桷康熙壬寅颶歷南北兩路窯亦錯列殆不足供全郡之需小民草寮以竹爲柱上覆以茅用土參附甎盆疾雨沙土漂流捲地狂飆棟榱摧折且經年之竹蠹已蛀盡烏能久支耶

藤最多盤旋里餘可爲碇索可縛茅屋嫩者合檳榔食之海風藤治拘攣風濕極效葵藤縛器用之又菱藤生海濱水中內山有此大可合抱不適於用

隆冬木葉不脫惟佛桑番花落葉至春數葉餘於

春日生新葉逐漸舊葉脫去青林暗換紅葉頻開亦見大造密移之妙

志載藥品有內地所不經見者如斑節草柏菰林茶菰穿山龍草土木瓜風藤木爛亦有志所不載者如金鎖匙治疳含鈴草茶匙黃虎咬黃龍鱗草四時春馬蹄香（一名枝香）金鈕草磅礡草龍舌黃羊耳草治黃疸蔚子黃金子龍船花正埔薑魚簽草苦麻草雞骨黃去風解熱烏甜菜（一名對面烏）止血柏仔草半大殼分血雍卵藤宜梧草爲年藥撮鼻草治瘋鴨嘴黃（一名定經草）鋼絲千里光治目龍芽草竹仔草天青菜大楓草一丈刀鯽魚膽草牛頭草山苦瓜牛角刺山烏藤鵝仔葉山麻草千日青山四英馬鞍草過江龍檳包藤豬母菜羊角豆姑婆草療毒白埔薑止痛蔡板草（一名九層塔）珠仔草金不換草山蜈蚣小營莿山茄鐵砧米黃治跌打損傷萬年松治腹痛鹿肚草治噎嗝赤血草鹹酸草茄冬葉貓公刺山尾蝶天仙茄遍地錦泡仔草治咽喉葉下紅（一名馬蹄黃一名消息草）山埔銀鹿角英地掃草午時草鼠尾黃真珠黃山東枋白花草龍樹草治疔毒龍吐珠虎婆刺漫桃花千里急鐵馬鞭山芙蓉倒

地枌和尚藤金絲方爪龍雞屎草瓜子草荔枝草田烏草雞角刺束血草毛將軍田薯草五宅茄羊相草不求人虱瞽草鐃鈸草馬鞍藤鱉殼刺治瘧山蒜英治疥蚶殼草治痧蠅翅草治虛脹苦仔草治瘋水鏡草治痔漏三腳虎草三腳蹬草咬人狗虎尾屬治瘰癧茅根草無根草通淋利水莿行草治瘍驚草治癱瘓薄鹽草治蛇傷烏松葉過溝菜冷飯藤山荖菜蠱草治潰爛豬腰草治陰症有異名者莎麻根名山松樹柑核名仙柑子山藥名淮山木樨名水錦土茯苓名山尾幹木賊名接骨

筒
白鴿每當風雨雜翅盤旋雷哀僅可爲近玩或
呼爲洋鴿云白嘴喇叭冠斜翎開屏者一雙不下
二十金近飼養將雛者多價不及十分之一
鴝八哥黑身紅頂綠足一名田雞烏鶖鷙鳥也能
搏擊羽族尾長黑色時集於田間牛背上閩有鳥
名彩囊似雞而小頂上有五彩囊五鳴雞大如鵝
鴉項白每漏下一鼓則一鳴雷舞雞赤色聞雷即
舞未見
白八哥白盡者亦未見或云鹽水港統領埋加冬

樹大數圍其上每年生白八哥相近居民伺其將
雛攫而飼之
番鴨大如鵝足微短兩頰紅如雞冠雄者色更赤
畜之常飛去人每載入內地然褦襶啖啖無足充
玩
山無虎故鹿最繁昔年近山皆爲土番鹿場今則
漢人墾種極目良田遂多於內山捕獵角尾單弱
絕不似關東之渥濃角百對只可煎膠二十餘觔
鹿鞭多街市求一竊不得冬春脯社番藏成方塊
重可觔餘皆用鹽漬運致府治色黑味變不堪下

箸而僅亦不輕
福州東島視澎湖爲近內惟番鹿千百爲羣島人捕
得取其腸胃連糞食之以爲至美其全體則醫之福
州人今所醫鹿脯鹿筋皆東島物也 丁字會記
鹿以角紀年凡角一歧爲一年猶馬視歲以齒也番
人射鹿爲生未見七歧以上者向謂鹿仙獸多壽又
謂五百歲而白千歲而元特妄言耳竹塹番射得小
鹿通體純白角才兩歧要不過偶然毛色之異書固
未足盡信也 番境補遺
番俗多野牛千百爲羣欲取之先置木城四面一面

爲門驅之急則皆入入即閉而餓餓之然後徐施
羈靮豢之芻豆與家牛無異矣 居易錄
按大坟處多木栅飼蔗葉非芻豆也
馬小而力弱異於內地內山有山馬
水沙連社野番出時有鬻其皮以爲褥者
山貓土人捕獲以麻經填腹去毛炙黃合豬肉煮
食又山貓取其毛以束筆散短而軟郡間亦有捕
蟬紙裹蟬蛇以下番俗
魚一種志所未錄一曰新婦啼狀本鮮肥熟則拳縮
意取新婦蹴踏也一曰我魚魚疑是沙蜑所化附翼

尙存漁人伺夜深時懸燈以待乃結陣飛入舟中其
至夥力不勝滅燈以避　鯊魚胎生而得一魚可四
五觔用佐午炊庖人剖腹一小魚從中躍出更得五
六觔投水中皆游去　方嶽集
鯊類不一龍文鯊雙髻鯊志言之矣外此有烏翅
鯊身圓翅尾黑色鋸仔鯊齒長似鋸烏鯊口闊大
者類百觔能食人虎鯊頭斑如虎齒迅利噬人手
足立斷圓頭鯊亦食人鼠䱜鯊皮白齒如梳蛤鯊
鯊口闊尾尖曲鯊身圓而長尾似蝦尾泥鰍鯊口
尖青鯊身青色扁鯊身扁尾小乞食鯊皮可飾刀

鞘狗鯊鯊身長尾尖狗鯊頭大上有烏赤點雜水
終日不死
魴有錦魴身圓有花點大者三四百觔皮生沙石
尾長數尺骨弱肉粗黃魴身圓黃色泥魴皮黑棉
箬魴尾如烏燕魴頭身翅俱似燕肉黑四開魴
頭似燕肉赤鬼角燕魴頭有軟角水流魴淡紅色
身扁頭尖
鰐魚有吉如小山草木生之樵者誤登其背頃
刻轉徙不知所之此無可攷志云後壠番社有脊
骨一節高可五六尺兩人合抱未滿其圍漁人云

大者約三四千觔小者亦千餘觔皮生沙石刀箭
不入有自僵者人從口中入割取其油以代膏火
肉粗不可食口中噴涎常自爲吞吐有遺於海邊
者黑色淺黃色不等或云即龍涎番每取之以貿
利眞贋亦莫辨也
志載諸魚已詳又有金精魚花點細鱗三牙魚或
赤或白有三爾田鴿魚體圓兩鬚極長梳齒魚黑
色花點齒如梳魚肚食之立死泥鰡魚黑色口闊
大者五六十觔珠鰡魚黑色身有紅白點小鰡魚
黑色小波退魚青身小尾歸來魚身扁肉澁赤海

魚紅色劍額魚金鱗頭內有石子一枚鹹魚口邊
有兩大刺牛尾魚狀似牛尾泥龍魚身長有暗刺
青箭魚色青口尖行如箭交刺魚色烏赤二種牛
粘鉠頭闊皮青金梭魚金鱗身軟竹梭魚口尖身
長飛烏魚色青有翅能飛咬網狗黑色歪口無分
左右海鰻魚頭大皮黑倉西魚身扁色白有刺圭
繳魚色黑鱗厚遍身苦角身有花點安米魚細鱗
有赤有白旗魚色黑大者六七百觔小者百餘觔
背翅如旗鼻頭一刺長二三尺極堅利水面毆魚
如飛船爲所刺即不能脫身一轉動船立沉蜈魚

俗呼海豬頭似豬大則千餘觔小亦五六百觔常
於水面躍起高丈餘噴水如雪漁人見之即避又
海和尚色赤頭身似人形四翅無鱗海狗頭似狗
尾尖四翅海馬狀似馬頸有騣亦四翅漁人網獲
均爲不祥
土人呼螺螄爲螺呼車螯爲蟯
蟹螯生毛者無毛者爲蟳有翠蟹蔚然深藍大不
盈掌巨者螯長六七寸殼有斑文呼曰青脚蟳有
虎蟳闊小紀云質粗味劣無足取故稱類門戶上
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人有鑲爲酒器者冬來

生子充盈肪外
石蟳赤色沙鑽蟹色黃遍身有刺遇人即伏沙底
沙馬蟹色赤走甚疾大脚仙蟹身小一螯大一螯
小色有赤白虎獅蟹遍身紅點青蚶蟹青白色兩
螯大金錢蟹身扁赤黑色
鱟鱟龜屬卵生狀似覆冠足爪胡無指爪大者百
餘觔小者數十觔常從海岸赴山凹鑽孔伏卵人
伺其來將尾而逐之行甚疾衆并力反其背則不
能動矣剝割時兩目戾下嗜者謂味同牛肉價亦
相等甲可亂玳瑁亦以飾物但薄而色淺不任作

器市販鹿膠每以其板殼與鹿角骨同煎南路鹿
壁港以此名今寫訛劉欣期交州記作蚼蝌
文蛤味極鮮美往年絕少惟癸卯春夏魚市不絕
西溪叢話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博物志云東
海有蛤鳥常食之殼在海岸潮水往來礌礴潔白
如雪入藥最精往在大擔僧寺見海邊蛤殼各種
奇異有競爲攜取者
龍蝦昂首奮角如畫龍狀甲硬如蟹殼鬚長二尺
餘鉗六七寸上有芒刺尾下子纍纍相屬又有九
節蝦

海龍產彭湖冬日雙躍海灘漁人獲之號爲珍物
首尾似龍無爪牙長不徑尺或云入藥功倍海馬
海蒜一名海腎殼類蛤肉乖二寸餘白色上有黑
點形狀甚劣食之多患腹瀉
傳說北路有巨蛇可以吞鹿名鉤蛇能以尾取物
余始來此半簷下有聲如雀鄰不見有飛鳥後適
知爲蜥蜴鳴也林僉事麟焻使琉球竹枝詞靜聽
盤窗蜥蜴聲其自注云蜥蜴能鳴聲如麻雀海外
蜥蜴俱能鳴耳
海舟夜眠潛伏艙內尚喜無蚊臺地四時皆有其

苦爽有不見不聞而為所剌愈抓搔則愈癢閩小
紀云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剌人較蚊蚋
尤甚窮檐亦不能問之名沒子
四時皆有蛩鳴不絕蟬於二月即噪樹間聽蟲鳴
以占候未可與此地律也
蜈蚣腹下有光夜間青熒閃爍如螢毒氣如琉璃
以足踏之光熠耀不絕
南州異物志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腳形如蜘蛛本
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火
炙之乃出走異苑鸚鵡螺常脫殼而朝遊出則

有蟲如蜘蛛入其殼中戴以行夕返則此蟲出庾
闡所云鸚鵡外遊寄居負殼者也臺地呼寄生
各府鹽或煎或曬臺地止於海岸曬鹽府鹽埕二
千七百四十三格臺邑鹽埕　千四百二十一格
鳳邑鹽埕一千三百二十一格每格廣狹不一計
丈定課每丈徵銀四錢九分諸邑無鹽埕南社冬
日溪岸水淺汁沙凝而為鹽掃取食之不須煎曬
所產不多浸物易壞崇爻山有鹹水泉番編竹為
鑊內外塗以泥取其水煎之成鹽
余以採硫居臺郡爲購布油糖大鑊冶刀斧鍘杓

規大小木桶製秤尺斗斛布以給番人易硫土油與
大鑊所以煉硫糖給工匠頻飲稍浴體以避硫毒鍘
杓以築基刀斧伐薪薙草杓出硫於鑊小桶凝硫大
桶貯水秤尺斗斛以衡量諸物又購脫粟鹽豉筐筥
碗箸等率為百人具計費千金余乘笨車行十八日
至後瓏社越三日至淡水港口中流有雞心礁海舶
畏之淺深莫定余停車欲渡有飛蟲億萬如急雨驟
至死不能散又在日至甘答門為茅廬二十間給衆
番布七尺易土一筐約二百七八十觔土黃黑不一
色質沉重有光芒撚之颯颯有聲者佳煉法搥碎如

粉日曝乾鑊中先入油十餘觔徐入乾土以大竹為十
字架兩人各持　[illegible]攪之土中硫得油自出頓頓加
土加油至於滿鑊約入土八九百觔油則視土之優
劣為多寡油過不及皆能損硫土既優用油適當一
鑊可得淨硫四五百觔否或　二百觔下則數十觔
關鍵在油而工人視火候亦有微權也余問番人硫
土所產指茅廬後山麓間明日坐莽葛緣溪入溪盡
爲內北社呼社人為導東行半里茅棘高丈餘兩手
排之側身而入竹下　逆俛容蛇伏約行二三里渡
兩小溪復入深林中越峻坂五六值大溪溪廣四五

丈水石皆藍靛色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指試之熱甚扶杖躡巉石度更進二三里林木忽斷始見前山又陟一小巔覺履底漸熱草色萎黃望前山半麓白氣縷縷如山雲乍吐搖曳青嶂間導人指曰是硫穴也風至硫氣甚惡更進半里草木不生地熱如炙左右兩山多巨石剝蝕如粉白氣五十餘道皆從地底騰激而出沸珠噴濺出地尺許余即穴旁覷之闖怒雷震蕩地底而驚濤與鼎沸聲間之地復岌岌欲動令人心悸周廣百畝間實一大沸鑊蓋上所賴以不陷者熱氣鼓之耳右旁巨石間一

穴獨大即石上俯瞰之毒焰撲人目不能視觸腦欲裂急退百步乃止左旁一溪聲如倒峽即沸泉所出源也還就深林小憩循舊路返衣染硫氣累日不散又有不用煎熬自然成磺者色黃如蜜蠟名曰磺花

海外紀略

臺海使槎錄卷三終

男守謙校字

臺海使槎錄卷四

北平黃叔璥 玉圃

雜著

郡縣志藝文榆林高拱乾臺灣賦率藉中土景物渲染似不足以形容無錫季麒光所著客問獨不作泛設語頗極臺地山川物產之勝諸志畧而不載節錄數則於左一曰僭號承天東寧錫字乾坤東港華嚴南島近接彭湖遙分哈喇荷蘭起之琉球倚之北憑閩甸西距交廣島揚州之分隸女虛之躔外環大海雲張慓平內固重山沙迷霧列中

有平原可耕可牧淡水長連覓流交峙呂宋之佶驅肘集日本之夾船常通南澳銅山風檣可接海壇東埔飛輦直達蛟龍鬚延兕豕鯨鯢隱隱沄沄流流恭恭過雲怒風轟雷逝雨同海山之解壞亦宇宙之奧區一曰木岡大岡以分南北前猶後嶺以界東西鹿耳當海門之咽喉半線為內山之鎖綸鳳山則憩鬱弘開猴悶則離奇盤結赤山鳥山上港中港鉤嬰傍突攫搏呷呀至若斗六門攀緣鳥道傀儡山曲折羊腸覩音忘如來之勝蹟鬼仔貫魍魎之淵藪卑目卿嶠遡南巨嶂雞籠竹塹極

北重關奇嶺之雪峯萬仞南日之煙嶂千尋大武
壟大傑巔小琉球小雙寮皆盤岫參差連崗披㠌
阿猴林障蔽頑番哆囉嘓交蟠遠社龜佛龜崙雙
標天半貓羅貓霧拔峙雲中圭心石門崩山後壠
重洋底柱擺浪搏潮鯤鯓疊戶當者失據三曰東
寧之地惟水是衛淡水江北汪之津梁濁水溪南
來之門戶鹿耳門衝突海口大線頭高據沙洋雞
籠城下馭指閩安琉球社外舟通呂宋至如北線
尾中樓仔夜靜潮平海翁窟歐汪溪春明浪秀蚊
港笨港新港後港竹塹三林或依山回涯月沒騰

流或聚石奔衝昂澎湧溢千里雷馳萬湖煙洞七
鯤身毗連環護三茅港匯聚澄泓路分東渡西渡
洋別大鄉小鄉鯽魚潭打狗澳澳舟雲集洲仔尾
瀨口港鹽格星屯扼其險可以制患資其利可以
裕民四曰鹿之生也或斑而文或無而斑忽散忽
聚乍往乍來於是弓矢殪之鏢槍擲之阱穽伏之
鉛礮擊之肉供饌餚角則成膠皮毛捆載外洋是
資牛之來也千百爲羣惡陵谿谷聚飲則涓源爲
涸迴食則蔓草皆赭闌以圍網制以鈎索百步就
羈以耕以駕至乃犬能擺脫羊可嫓羡朝飛之雉

宿草棲林夜鳴之猿依山緣木豹文隱霧兕窟巖
烽若火大鯖斷流修鏈橫海紗錦鱷鯉蛙蛤蛸蜉
挽青蜆之麗戴白蠶之皮摟龍鱔羅蠶府莫不布
濩俎就醬切具標五味膻香饕饌五曰重山之中
產有異材丁師操斧匠氏持柯楠榕杉樟桑柏櫬
標莫不枝覆層崗幹依連麓舒目而望之青茅白
草紫菜蒼蘆鬱若深林叢如列嶂代瓦以覆易牆
以圍至如檳柚之茂葉翳日檳榔之修幹拏雲蕉
擅綠天荔垂朱實山則不童地鮮不毛上之良也
六曰墳壚斥鹵五穀是滋以稼則蕃以種則碩水

耕火耨不督而足上地可七下地可二宜秔宜稻
宜菽宜稷不秫赤秫早占晚占稙黍蘆黍紅秈白
秈豆分黃綠麥別大小莫不纍纍淋淋顆顆的的
穗箕滿篝污邪滿車黃雲紅毛相積陳陳於是牛
馬運之舟航載之以徵以貢和鈞兵卒家有稼穡
之利人有作甘之用

桐城孫元衡宰湘南泰工詩官臺灣同知所著赤
嵌集土亂亭可冠謂裸人叢笑篇及咏禽魚花草
諸什可作臺灣圖經風土志竟可自爲一書而諸
志絕不之及余因摘錄一帙并無錫李麒光蓉洲

文稿數十篇書付陳觀察大紳修郡志為之補入

東吟詩一名福臺新咏四明沈光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會稽陳元圖無錫華衮鄭廷桂榕城林奕丹霞漳吳蕖輪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前後倡酬之作吳有杼園詩集楊有碧浪園詩又東吟倡和詩季麒光與臺令沈省軒所作省軒郡行一集多為民間疾苦麒光著有山川考畧海外集惜俱未見今則兵燹之後官僚救過不暇無復寄情翰墨矣

武林郁永河臺海竹枝詞鐵板沙連到七鯤鯓身激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 雪浪排空小艇橫紅毛城勢獨崢嶸渡頭更上牛車坐（沙堅水淺小艇不能達岸以牛車載之）日暮還過赤嵌城 編竹為垣取次增（官署皆無垣插竹為籬）衙齋清暇冷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帳底斜穿遠浦燈 耳畔時聞軋軋聲牛車乘月夜中行夢回幾度疑吹角更有牀頭蝘蜓鳴 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龍葱路欲迷綑載都來糖廍裏只留蔗葉餉羣犀 青葱大葉似枇杷臃腫枝頭著白花看到花心黃欲滿家家一樹倚籬笆 芭蕉幾樹植墻陰蕉子纍纍冷沁心不為臨池堪代紙因貪結子種成林 獨榦凌霄不作枝垂垂青子任紛披摘來還共蔞根嚼贏得唇間盡染脂 惡竹參差透碧霄叢生如棘任風搖那堪節節都生刺把臂林間血已漂 不是哀梨不是楂酸香滋味似甜瓜枇杷不見黃金果番檨何勞向客誇 肩披鬢髮耳垂璫粉面朱唇似女郎（梨園子弟垂髫穿耳傅粉施朱儼然女子）媽祖宮前鑼鼓鬧（[illegible]）咻嚕唱出下南腔（閩以泉音為下南腔） 臺灣西向俯江洋東望層巒千里長一片平沙皆沃土誰為長慮教耕桑

各志多取沈文開雜記未得今書亦不知其人蓉州文稿文開傳名光文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孫字文開別字斯菴以恩貢歷仕紹興福州肇慶由工部郎中加太僕寺少卿明鼎革後遯迹不仕辛卯從肇慶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門官事皆辭避之不就七月挈眷買舟赴泉過圍頭洋遇颶風飄泊至臺及鄭大木掠有其地斯菴以客禮相見鄭經嗣爵多所變更斯菴以一賦寓譏諷為忌者所中乃改服為僧入山不出在厦門時與將軍施侯為舊

識及侯安撫東寧慰問風苔斯巷仍音僧示姚少
保亦與友善許贈賓回籍姚死事遂寢亦遂不能
作歸計矣所著臺海賦東海賦檨賦桐花賦芳草
賦及花草果木雜記古近體詩俱係存稿未及梓
行

余巡歷所至見臺地花果有內地所無者命工繪
圖得二十餘種余爲考其種類辨其色味以識之
或曰此可作埤雅爾雅翼外紀則吾豈敢華亭吳
太史王坦陸太學棨稚崇明柏太史謙展圖題句
吳詩云爾雅自姬公蒐討窮大塊後有山海經所

占向誌怪荒畧何從稽於說亦莫稗乃知天地間
賦形各萬派若非域外遊直須等身巡方續衣
行幾及扶桑界東溟凌滄波鬱漭歷瀰瀰旣至振
紀綱問民診病瘵闔見往往疏耳目爲一快其中
植物繁羅列登而賞五色爛然陳厥狀難盡詰細
文如錦章粗文如方罫枝葉非尋常異味皆可啖
召工寫此圖摹倣代公廨碧綠與丹砂肖貌事揮
灑稱名復辨種按之悉能解我生里閈間未得廣
行邁多識慚古人拘墟徒自絓瞻膽試展看意曠
若脫械虛名玷使星願與遠弗屆　陸詩云名象

遙傳東海東根苗無可問蔦蘿波羅蜜與菩提種
猶有林藤地味風　如斗如拳碩且繁不離海島
托雲根甜酸苦辣皆成實總荷天家雨露恩　番果圖
又吳詩搖曳珠幢翠帶長紫霞一片護花房金蓮
果樹知無色七寶闌中自在芳　少許親林侍釋
迦一家眷屬見曇花遙知使節風清候携得金莖
灑異葩　珍果圖來命畫師拈花又爲佛前枝臘
明几淨清茶供絕勝黃金鑄像時　柏詩西域誰
携仙種過曇花喜雜瘴煙開分明遺贈皇華使不
令空王獨占來　一騎飄渺駕長川留取奇花入
畫妍却笑君房浮海去不傳芝草長瓊田　曇花圖

紀異

明崇貞庚辰閩僧貫一居鷺門即今廈門夜坐見籬外陂
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甎背印兩圓花突
起面刻古篆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干頭
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滅年六甲
更始庚小熙皞太和千紀凡四十字閩縣陳衍盤生
明末著槎上老舌一書備記其語至今癸亥四十四
年矣識者曰雞酉字也加草頭大尾長耳鄭字也干
頭甲字鼠子字也謂鄭芝龍以天啟甲子起海中爲

孽盡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夫小腆竊寓年號也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廈門今年施琅克彭湖鄭克塽上表乞降臺灣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盪滌此固

閩家靈長之福而天數已預定矣異哉 池北偶談

府志載鳳山先年有石忽開讖云鳳山一片石堪容百萬人五百年後閩人居之俄而復合有言朱文公登福州鼓山占地脈曰龍渡滄海五百年後海外當有百萬人之郡今歸入版圖年數適符熙熙穰穰竟成樂郊矣

康熙丙申北路十八重溪內石洞三孔水泉圍繞忽一日水上出火焰高二三尺數日乃熄壬寅歲亦有見者此處水熱或謂即溫泉礦氣鬱蒸水石相激而火生焉

荷蘭為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滅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十月亦地震維時南路傀儡山裂其石截然如刀劃狀諸羅山頹其巔噴沙如血土人謂兩山相戰

壬寅七月十一日鳳山縣赤山裂長八丈闊四丈湧出黑泥至次日夜間出火光高丈餘熱氣炙人多不敢近有疑出礦者參將陳倫炯報稱赤山上一崙頗平東南二百餘步臨冷水坑縱橫百二十步土人稱自紅毛偽鄭及入版圖後逐年出火或連兩晝夜或竟日夜止今自申至丑焰較昔年稍低爛查硫穴土色黃黑不一佳者質重有光芒風至硫氣甚惡半里草木不生今近火處草色蔚青過山土番種植土色亦無光芒濕處有如黑泥及乾色白輕鬆與土無異雖按法煎煉全無磺味或因此係豐年之兆乃於十八日巳午颱風大作迅烈異常更兼暴雨傾注縣治民舍營房多被摧折

幸兵民人口尚無壓斃甘蔗及早稻成實者亦間有損傷

雍正癸卯六月二十六日赤山邊酉戌二時紅光燭天地衝開二孔黑泥水流出四圍草木皆成煨燼七月十六日至十日颱風驟雨發竹無節淡水數處民田衝陷兩次火見即兆風災風由火出殆一定之理耶

康熙壬辰七月安平有物大如牛高可五六尺面如豕長鬣雙耳竹批牙齒堅利皮似水牛毛細如獅四足如龜有尾能行水上土人爭致之繩木立

碎後逐至海岸竦身直立聲三呼號聞者莫不驚悸既死郡人有圖形相告者究不知為何物或名為海馬亦非也海上事畧康熙癸亥四月彭島忽見鱗魚長丈許有四足身上鱗甲火炎從海登陸百姓見而異之以寅鈔金鼓送之下水越三日仍乘夜登山死於民間厨下按鄭成功起兵荼毒濱海民間患之有問善知識云此何尊肆毒若是答曰乃東海長鯨也問何時而滅曰歸東即逝凡成功所犯之處如南京溫台并及臺灣舟至海水為之暴張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

騎鯨從鹿耳門而入隨後成功諸舟由是港進癸卯成功未疾將帥下夢見前導稱成功至覘之乃鯨首冠帶乘馬由鯤身東入於外海未幾成功病卒正符歸東即逝之語則其子若孫皆鯨種也今鯨魚登岸而死識者知其兆不佳至六月彭師殲敗歸滅亦應登山結果之兆焉康熙辛丑五月二十八日大雨如注六月六日始晴山摧川溢溪澗剛衆田園沙壓瀨口有大牛目兩角騰下岸入水過三鯤身登陸出鎮城從柴橋頭入海向大港而出小艇追之不及而還此不知為鯱為鯨為水牛、或兆鴨母之亂旋即殲滅乎

偽鄭附畧

紅夷犯順鄭芝龍攻擊大擒傾知夷艅分泊彭湖設計勦捕焚夾板一隻擒酋七名後直抵料羅應令參將陳鵬等首衝夷陣生擒酋長因用牽扯焚燒之法會同副總高應岳游擊張永產彭湖游兵游擊王尚忠等夾擊焚大夾板五隻賊小船五十餘隻生擒偽夷王呷咇嗶吧哇一名前後計擒賊衆百餘名斬級二十顆焚溺以千計此從來未見之死戰亦從來未見之奇捷又云芝龍渾身是膽屢建奇功海上之旌

旗指顧不啻摧枯而拉朽 按閩摘畧

按此在崇禎六年志云天啟元年東洋螺甲顏思齊與鄭芝龍引倭據臺施琅請留臺疏崇禎元年芝龍就撫將臺地稅與紅毛為互市之所此正在就撫之後

鄭芝龍泉郡南安人明季與劉香老嘯聚海上既而投誠授游擊將軍順治乙酉分兵南下芝龍以兵降鄭成功芝龍庶長子也小字森舍時年十七為諸生方衣單綸闊步揖前聞父降咨嗟太息棹小舟至廈門隔港之鼓浪嶼招集數百人方苦無資適有賈舶自日

本來二僕在焉貲近十萬成功悉以其貲募兵製械從者日衆竟踞金厦門內地港澳悉設舟師登陸爲寨扼守水口又徧布腹心於內地事無巨細皆得早聞爲備故以咫尺地與大兵拒守三十餘年我朝嚴禁過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賈壟斷厚賂守口官兵潛通鄭氏以達厦門然後通販各國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獨操之財用益饒　日本最富强聞鄭氏兵精頗憚之又成功爲日本婦所出有求必與故府藏日盈自傳位子經適當耿逆叛亂與鄭失好耿兵方閩內向鄭兵即躡其

後已據閩之興漳泉汀粵之潮惠七郡養兵之用悉資臺灣自此府藏虛耗敗歸之後不可爲矣　成功蓄志內侵造戰艦三千餘艘順治十三年窺江南過浙之東頣泊舟三日連檣八十里至江南羊山山神嗜羊海舶過者必置一生羊日久畜息不可數計鄭氏戰艦泊山下將士競取羊爲食大風驟至人船傷損什之七八十六年復大舉入寇襲京口犯江寧成功重操練舳艫陳列進退以法將士在驚濤駭浪中無異平地跳躑上下趫捷如飛將帥謁見甲胄備被身首下體多跣足不禪有以靴履見者必遭斥罵

凡御敵多於泥間沙陷跣足得免沾滑往來便捷閩督陳錦帥師漳郡力圖進剿鄭氏潛爲拒守有門子李文忠素機密爲錦親信實陰通鄭氏　日夜入制府臥內刺其首行舟令箭出南門稱有軍機無敢詰者以首獻成功成功忌其弑主薄與一官不滿所望歲餘以他事斬之　龍碩者大銅礮也成功泊舟粵海中見水底有光上騰數日不滅使善泅者入海見兩銅礮浮游往來命多人持巨絙出之一化龍去一綠出斑駁陸離光艷炫目較紅衣礮不加大而受藥獨多先投小鐵丸斗許乃入大彈所至糜爛成功

行師必載與俱龍碩有靈知利鈍數人曳之不知重否則百人挽之不動以卜戰勝莫不驗康熙十八年劉國軒將攻泉郡龍碩不肯行强舁之往及發又不然國軒怒杖之　發炸裂如粉傷者甚衆　僞鄭逸事

鄭成功攻取紅毛改臺灣爲東都鄭經自銅山入臺改東都爲東寧省

閩閩鄭國城門名僞鄭據紅毛城因取以名內城之門

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大舉入寇七月抵焦山進據瓜州趨鎮江直薄金陵八月至觀音門我師以步卒搗

其中堅由以騎兵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
敗十七年五月
國祖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率兵大搜兩島（夏門金門）十八年
議取臺灣三月成功泊彭湖次鹿耳門紅夷大驚成
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十二月圍王城不下成功乃
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
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康熙元年成功卒二年
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大兵入兩島之賊
竄灣三藩紀事
康熙庚申十月偽鄭毀雞籠城雞籠係海嶼隸臺灣

北由居淡水上游其澳堪泊百餘艘先時呂宋化人
符占據此城與上番貿易因出米稀少遠颺不給棄
去後紅毛及鄭國姓據臺灣皆不守癸卯總督李率
泰召紅毛合攻兩島約復臺灣後許貢就閩省交商
紅毛於乙巳年重修雞籠城圖復臺灣丙午鄭經令
勇衛黃安督水陸諸軍進攻偽鎮林鳳戰死紅毛處
無外援隨棄去至是有傳我師欲從北路進恐踞此
城乃遣右武衛北府營令督兵將城拆毀辛酉令偽
鎮何祐等北汛雞籠兵負土就舊址砌築於大
山別立老營以為犄角兵士疲勞兼值炎天苦遠

險地手足斷爛不可勝計偽鄭無定謀猶如兒戲雞
籠一城始也毀而棄之繼也築而守之僕僕之見徒
苦耳蠹耳海上事略
明時原住彭湖百姓五六千人原住臺灣二三萬人
俱捕漁為生順治十八年鄭成功帶內地水陸偽官
兵并男女計三萬有奇康熙三年間鄭經復帶內地
偽官兵并男女約六七千人賊中無家者十五六續
蝕紀
天下一統胡為一鄭經殘孽盤踞絕島而折五省邊
海地方盡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

則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復割棄況東南膏
腴田園及所產魚鹽最為財賦之數可資中國之潤
不可以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為比倘不討平臺灣匪
特賦稅缺減民用日匱即防邊若永為定制錢糧動
費加倍又邊防持久萬一擢罪弁兵及冒死窮民以
為逋逃之窟遺害叵測且鄭成功有十子遲之數年
長成假有一二俊傑才能收拾黨類結連外國聯絡
土番羽翼復長將為後患　督臣姚啟聖調兵製器
獎勵士卒精敏整暇咄嗟立辦打造船隻無所不備
衆志成城非臣所能及惟是生長北方獨有經緯全

才江洋巨浪中恐非所長臣謂督臣宜駐廈門居中
節制別有調遣臣得專統前進行間將士知有督臣
後趲糧運策應則壯志勝於數萬甲兵今若與臣偕
行征糧何以催趲封疆何有仰賴安內攘外非督臣
斷難兼歷綏急所有督臣題定功罪賞格俾臣循例
而行則大小將士咸皆凜遵 施襄壯疏畧
癸亥我師議取臺灣鄭克塽將偽鎮營兵官各口
監覊紅毛赤嵌二城堅其死戰
偽延平王鄭克塽偽侯劉國軒差偽禮官鄭平英
偽賓客司林惟榮等齎表請降表云臣祖成功肇

路以闢東土臣父經昧棄而難支身卑敢負固重
險自擬夜郎抑亦保全遺黎孤栖海角而已乃者
舳艫西下自揣殘蹤之獲愆念此氣血東來無非
霜露之所墜願行何敢再逆孕心以表後誠者也
威未見德無怪鳥駭於虞機今者悟已知迷敢後
麟遊於仁囿
癸亥七月鄭克塽差偽兵官馮錫珪等齎降本稱
到彭湖軍前施琅差侍衛吳啟爵筆帖式常在往
臺灣看驗偽官兵雜髮克塽復差馮錫珪等同啟爵
在齎降本并繳延平王印一顆冊一副輔政公鄭
聰印一顆武平侯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馮錫範
印一顆左武衛將軍何祐印一顆尚有招討大將
軍印一顆稱有戶口兵馬冊籍未造暫留候繳
琅攻取彭湖獲紅衣大銅礮一二位每位重四五
千觔礮子大者二十餘觔中者十七八觔次者十
四五觔鉎鐵大礮二位每位重七千餘觔礮子三
十餘觔
雞籠城貯鐵礮明崇貞三年鑄兵部尚書何喬遠
監造鄭成功得之鎮江者
彭湖臺灣向屬夷島明末造

國初鄭冠竊據迨鄭歸命夷島亦入版圖爲海中島海
中島各一方耳無帝目無王古若茲況漢唐勝國末
鄭寇強踞其壤恣跳梁乘潮汐駕帆檣肆侵掠毒閩
壖
皇赫怒整斧斨命樓船下扶桑寇日蹙乃求降覈兼葭梯
且航置郡縣破天荒貢皮幣賦蔗糖銷兵氣日月光
芳之辦集
朱逆附畧
康熙辛丑六月初三日
上諭臺灣泉民據督臣滿保等所奏臺灣百姓似有變

勳滿保於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朕思爾等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之比或為饑寒所迫或為不肖官員剋剝遂致一二匪類倡誘衆人殺害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強拒其實與衆何涉今若遽行征勦朕心大有不忍故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即就撫自諒原宥罪若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臺灣只一海島四面貨物俱不能到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賴閩省錢糧養生前海賊佔據六十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又何能為諭旨到時即將困廹情由訴明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

朕知此事非爾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原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員爾等俱係朕歷年豢養良民朕不忍勦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勦爾等妄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不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

朱一貴警報至郡總兵歐陽凱令游擊周應龍帶兵四百人并調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四社土番隨往應龍傳諭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銀五兩土番性貪淫殺良民四人縱火焚民居復殺八人殺道股粟賊黨借兵番殺掠為辭鼓煽村莊由是紛紛響應號召豎旗殺總兵全臺陷沒　平臺紀畧

周應龍駐兵楠仔坑軍士風餐露宿每多怨咨羽書告急令北路番為先鋒遲延奪民衣食掠漢婦女殺平民梟不禁制居民遭番戕毒各里社會立為旗號賊勢益振道後府內紛紛逃難縣官出入單騎無侍從新港上番率衆至府白晝劫奪百姓羣殺之縣官不敢與鬪　臺陽逸會編

朱一貴原名朱祖崗山養鴨作亂後土人呼為鴨母帝賊黨詭稱海中浮玉帶為一貴造逆之符既

得郡治一貴自稱義王僞號永和以道署為王府餘孽有平臺國公開臺將軍鎮國將軍內閣科部巡街御史等僞號散踞民居劫取戲場蟒服出入八座炫耀街市戲衣不足或將桌圍椅背有綠色者披之冠不足或以紅綠紬紵色布裹頭以書籍絮甲

變後居民避難絡繹海上風恬浪靜寸艇飛渡不畏重洋之險

大師自六月十六日進鹿耳門十七日下安平鎮二十二日復府治未及浹日各捷先是前[illegible]作云

頭散角帽身穿青衣五月永和六月康熙
先鄭逆陷漳泉潮州郡縣破金廈兩島賊退守臺彭
越二年乃滅之朱一貴爲亂未兩月便投首二事遲
速不同何也蓋鄭逆竊踞海上歷有年所兼與內多
且踞彭湖是臺灣多一門戶故其道主緩圖而爲萬
全之計朱一貴雖號稱十餘萬賊率係烏合之衆時
水師副將許雲度勢已不支捍民船使歸內地斂內
戰艘未成者悉焚之賊故不得取彭湖又與賊將杜
君英相攻殺故其道主急攻而得制勝之術此其所
以異也然而有同焉者臺灣南北中三路皆有港門

可入中路鹿耳門最稱險要乃前者將軍施琅督師
湖諸將取鹿耳門後者總督滿保議稱三路並發及
期仍令齊攻鹿耳門何也蓋鹿耳門一入便登安平
鎮港內戰艘均在是已斷其出海之路矣安平隔港
即臺灣府賊失鹿耳門必退守七鯤身我師由陸可
以直攻其首由水可以衝攻其腹水陸合攻賊必不
支府地又無城郭可守便當引去南北二路藪與孤
危不過傳檄可以立定矣此其所以同也抑聞之康
熙癸亥年克鄭逆舟進港時海水乍漲康熙辛丑年
克朱一貴舟進港時海水亦乍漲前後若合符節蓋

而
聖人在上海若效順
王師所指神靈呵護理固然耳然在臣子效
命必求萬全若將行師自有按定所以閉門造車出門合
轍者此中蓋有機焉夫機有二一曰機謀之機謀
則至精至確故其機不可失而後一舉有必勝之方
畧一曰機緘之機緘則至嚴至密故其機不可露而
後可發有自效之端矧況臺灣爲海疆最要地用兵
乃
國家之機事持籌者使將士奉令以往成功而退可矣

而不必使明其故者蓋有深意在也 守臺異同
島嶼之在外海者皆荒煙草樹無能窟宅盜安所憑
在內海者則汛防星列恭布稍有見聞便行擒捕盜
無由伏惟臺灣一區沃壤千里人衆百萬五穀狼藉
物貨畢充近海諸部皆資臺灣所產而且地盡東南
之表則斗舶絕港有砂石之阻則門戶據險在於
東洋海船風信難定所以前代狡賊踞此爲維後奪
之紅毛又奪之鄭成功闢野之害惟此數爲裔藪耳
康熙六十年間朱一貴復倡亂是雖太平至治之
時而一二奸民逞夫猶不忘亂心如此也然則治之

當如何無事之日貴在賢良之司老成之帥熟識風土體察人情變民讙兵培植元氣安不忘危弭亂未萌爲一有事誅宜急平毋使滋蔓翦來其羽翼未大拔根本未其間則易爲力此其機不可失者也然要必其熟識於臺澎之形勢三十六島之澎湖南北中路之港門風雲妙合之天時番民社之情形與夫用兵機宜素講其理而親其事者然後可任以人權向功立成至於輸餉饋糧以及船艦甲仗咄嗟立辦選將行師一呼立應使內地不擾而軍務畢集人事先定而天時可計此其責惟在於大府之平時留心斯臨事調遣裕如耳理臺末議

八月十三日夜臺灣颶風大作倒壞衙署倉廒民房傷損船隻人民田禾

上召入九卿詹事科道而諭臺灣颶風大作官兵商民傷損甚多朕心甚爲不忍前朱一貴等謀反大兵進剿殺戮已多今又遭風災書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地方茲者信外總因臺灣地方官平日但知肥己剋剝小民激變人心聚衆叛逆及大兵進剿征戰殺戮上干天和颶風陡發倒塌房屋淹沒船隻傷損人民此皆不肖有司貪婪所致今宜速行賑恤以慰衆民

九卿議照依安沙減地震散賑之例倒房一間給一兩壓死大口一口銀二兩小口一口銀七錢五分被風傷船壓死兵丁應照出兵病故官兵例各賞銀五兩給伊等至于臺灣縣倒房五千八百八十一間壓死男婦大小一十八口共賑銀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五錢鳳山縣倒房三千三百六十五間壓死男婦大小二十九口共賑銀三千四百十九兩二錢五分諸羅縣倒房一千四百四十二間壓死男婦大小八口共賑銀一千四百五十六兩七錢五分各營壓死兵丁一百二十名共賞銀六

百兩又

勅下蠲免三縣六十年額征民番銀二萬二千二百十五兩四錢粟米十三萬八千九百五十二石六斗零被災民番大口給粟二斗小口給粟一斗臺灣縣民九千五十八口共賑粟九百三十七石五斗鳳山縣民番八千八百六十七口共賑粟一千四百八十七石六斗諸羅縣民番八千五百六十六口共賑粟一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

漳浦諸生藍鼎元著有東征集平臺紀畧諸羅教諭孫芳有平臺始末侯官黃耀炯有靖臺實錄言

之詩，交流浦明經陳夢林鹿耳門即事八首，并自注附錄於左：

征驅拔隊海無波，回首滄桑一擲梭。前後三從此地入，安危幾度險中過。頑民帶而干戈眾，諸將承恩節鉞多。獨有書生仍故我，白頭枕策待如何。

東港由來各一天，與朝羅載獨無編。地袤南北二千里，人樂耕漁四十年。習染漸澆爭靡麗，民風何力挽機權。當時載筆空愁思，滿目煙花正鬪妍。

地震民訛桐不華，（者與台帥春有自首永壽云甚[illegible]）（[illegible]一人來筏引入山後大澳中縱其甲仗長[illegible]）（[illegible]中眾謀朱一貴不云鎮道門為妖言一也）（[illegible]於市，辛丑[illegible]）（[illegible]名賊首[illegible]）（責[illegible]人奪[illegible]事也）（[illegible]）（一足年冬十一月地大震，[illegible]，至辛丑春，閩[illegible]）（[illegible]）處堂燕雀自喧譁，無端半夜風

塵起幾處，平明旌旆遶牧壁，橫箭穿赤甲。（時官軍[illegible]）（眾至數萬，多將軍戰血，漫黃沙，副將許雲[illegible]）（守備胡忠義，為[illegible]林亮[illegible]死，把總李[illegible]）（高奉把總林富[illegible]）（為[illegible]）傳聞最是游公壯，登岸飄然不顧家。（九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鼇頭洪濤沙線深，參差竹樹亦干城，非關舉務全

無栄浸說九戎有，勝負風自內來，知順逆，船從淺入。（什偽橫南州填列高臺大佑）

鬪執與爭（月十六日亭午西風大作，潮長六七尺，戰艦雖行，齊入鹿耳門，遂克安平）沙鳩甘泉信有（細）

顧謨弘遠古無倫，躍身合戰齊聲力，西港分奇伏虎臣。（十七、十九兩日[illegible]我兵大破之，廿二日[illegible]兵由西港仔[illegible]）（[illegible]草[illegible]木見，天兵到）處街清塵等閒，月全臺定，何似有苗格七旬。

刀劫火輪萬象濁，黑風紅雨又漂搖。（八月十三夜颶風發屋拔木，大雨如注[illegible]）（[illegible]）有饑殍肆，救旬丹鳳忽聽竊，祖下九霄猶瘡痛，人扶邦藩介術術力盡。（長官[illegible]，時死傷[illegible]）（文武官尉[illegible]）轉移舊俗從今日，只在

光緒十六條

絕島兩洋古織牍，棄留曾費幾躊躇。原命保障安封內，寧悟刀錐增餘亂。後賊須仍舊額，法寬輿好合新畬。眼前魂兩草萊盡，尺寸何當筆國儲。南征虎尾北雞籠，建邑當年議頗同。（[illegible]）九超使論於斯地，通諸[illegible]宜拒吮，因故鎮更稱雄，大心懈，鬭氏更始

宣德昭明日在東巡使竹黨從之叔稍寄語于官好者莫相忘

前事職天工

康熙六十一年七月余　奏請勸辦餘孽寬免株

連疏畧云臣聞得朱一貴餘孽王忠劉育等逃匿

內山不時出沒本年四月初九日夜殺竹仔腳塘

兵錢臣藍廷珍遣弁追捕於五月初三等日獲賊

林千林榮朱寬生等供王忠等先於四月內欲到

下林港偷船出海因無船隻退入得寶寮今又至

內山清水寮潛伏鎮臣令弁兵搜緝未獲將笠坊

燒燬臣竊思內山南北兩路相通水陸隘口甚多

賊弁竄不常弁兵防禦稍疏即受其害若不竭力

搜捕終爲臺郡之患查凡承緝賊犯原有定例今

已逾一年尚無蹤跡伏祈

皇上勅部嚴勒限期緝拿以滿無獲從重處分文武官

弁內有能設法擒獲者即從優議敘庶人人鼓舞

協力同心爭相搜捕王忠等指日可擒再朱一貴

作亂時令民剃髮以爲記認其中或被奸匪倡誘

或被抑勒脅從去年

聖諭明如日月剛宣布之後士民俱感更生日望恩既

誅將獲餘孽解赴省城審訊隨續供扳之人不時

拿解牽連不已人心時懷驚懼仰請

聖主施寬大弘恩

勅下督撫將拿獲與犯審明正法其餘免其株連曉諭

黎庶予以維新則大法既昭而海外小民安居樂

業永戴

聖仁世世矣

勅部議行雍正元年四月十五日千總何勉在鳳山林

拿獲王忠并劉育牛陳郡等三名余隨具摺將報

獲逸賊日期奏

聞超擢何勉北路營參將世襲拖沙喇哈番。

臺郡始入版圖爲五方雜處之區而閩粵之人尤多

先時鄭逆竊踞海上開墾十無二三迨鄭逆平後招

徠墾田報賦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

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爲海盜淵藪而積習未

忘也琅沒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雖在臺地者

閩人與粵人適均而閩多散處粵恒萃居其勢常不

敵也康熙辛丑朱一貴爲亂始事謀自南路粵莊中

繼我師破入安平甫渡府治南路粵莊則率衆先迎

稱爲義民粵莊在臺能爲功首亦爲罪魁今始事謀

亂者既已伏誅則義民中或可分別錄用以獎向義

加以嚴行保甲勤宜

聖諭使食毛踐土之衆，其耳目齊其心志，則粵民皆良民也，何以禁爲，故曰聖王不易民而化。（此參末議）

南路淡水三十三莊皆粵民墾耕，辛丑變後客民（閩人呼粵人曰客仔）與閩人不相和協，再功加外委數至盈千，奸良莫辨，習拳勇，喜格鬭，倚恃護符，以武斷於鄉曲，保正里長非粵人不得承充，而庇惡揜非，率徇隱不報。余時飭所司議刪而檢察之，報滿擬陞，請將外委多人分發閩廣各標營差操，能者授以職，不堪委用者斥還本籍，不惟可清目盈，亦以殺其勢也。恭被詔就質於杭，不果。

臺海使槎錄卷四終　　男守謙校字

臺海使槎錄卷五

北平黃叔璥　玉圃

臺灣番地也，雕題劗髮，雜蜂屯海外，予役實以綏輯爲難。恭聆

聖訓以臺地士庶閩之漳泉粵之惠潮，無長子孫以世居者，諸番乃土著之民，其令有司撫恤之。余始來此，見其狉獉渾噩，質勝而野，迨歷其境，止其舍，目擊其飲食動息與中土人民無二，長跽送迎，悚然知懼，既以傔從兵弁秋毫不犯，則又驩然交欣，瀕行耄孺攀依不忍舍，此固天性未漓，豈降才爾殊耶。近者社中間有讀四子書、習一經者，鼓舞化導，不可變狉獉而文物耶。番社不一，俗尚各殊，見而同之不可也。余撮其大要，凡六種，行南北兩路，於各社風俗謌謠分類詳註，爲番俗六考，於以識我

朝重熙累洽，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守土者稟遵

諭訓，繹心循切，謂則類而與之，並修教齊政，以昭

中外同風之盛，實有厚望焉。

北路諸羅番一

新港　目加溜灣（一名灣裡）　蕭壠　麻豆

卓猴

居處

作室名園先以竹木結成椽桷編竹爲墻蓋以茅草爲兩大扇中豎大樑備酒豕邀請番衆舉上兩扇合爲室狀如覆舟寬二丈餘長數丈前後門戶疏通夫妻子女同聚一室門兩旁上下丹雘采色燦然可觀舍內地淨無塵前廊竹木鋪設如橋俯欄頗亦有致鑿木枝爲階梯木極堅韌或以柁思木爲之又一種木文理樛結如檀梨狀從內山採出番亦不名何木高可五六尺入室者拾級而入

飲食

飯凡二種一占米煮食一篾箱貯糯米置釜上蒸熟手團食曰三餐出則裹腰間　酒凡二種一舂秫米使碎嚼米爲麴置地上隔夜發氣拌和藏甕中數日發變其味甘酸曰姑待婚娶築舍捕鹿出此酒次以水摯坐地上用木瓢或椰碗汲飲之酒酣歌舞夜深乃散　將糯米炊熟拌麴入篾籃置甕口津液下滴藏久色味香美遇貴客始出以待敬客必先嘗而後進　凡捕魚於水淸處見魚發發用三叉鏢射之或手網取之小魚熟食大則醃食不剖魚腹就魚口納鹽藏甕中俟年餘生食之

捕鹿名曰出草或鏢或箭帶犬追絳獲鹿即割割草聚而飲臟腑醃藏甕中名曰膏蚌鮭餘肉交通事貿易納餉

衣飾

衣黑白不等製短至臍名籠仔用布一幅縫其半於背左右及腋而止餘尺許垂肩及臂無袖披其襟衣長至足名名褸暑則關二幅半烏布寒則披褸近亦有倣漢人衣褲者番婦衣短至腰或織蔴毛於領或緣以他色腰下圍幅布旁無襞積爲桶

裙膝以下用烏布十餘重堅束其脛至踝頭上珠飾名曰沙其落瑪瑙珠名曰卑那苓頸掛銀錢約指螺貝及狸毛錢瓔珞纍纍盤繞數匝名曰夏落臂釧東洋鐲鍘起花鐲或穿瑪瑙爲之手鐲名曰麗老若遇種粟之期羣聚會飲挽手歌唱跳躑旋轉以爲樂名曰遇描堵

麻達走遞公文插雉尾於首手背繫薩鼓宜以鐵爲之狀如捲荷長二寸許展足闊捷腳掌去地尺餘撲及其臀沙起風飛手鐲與薩鼓宜相擊丁當遠聞駿息數十里　習紅毛字者曰教冊用鵝毛

管削尖注墨汁於筒滿而橫書自左而右登記符檄錢穀數目暇則將鵝管插於頭上或貯腰間

婚嫁

婚姻名曰牽手訂盟時男家父母遣以布麻達（未娶番者）成婚父母送至女家不需媒妁至日執豕酌酒請通事土官親戚聚飲賀新婚名曰描罩佳哩夫婦反目即離異男離婦罰酒一甕番銀三餅女離男或私通被獲均如前例其未嫁娶者不禁若配合已久造高架坐婦於上舁迎諸社中番衆贈遺色布歸寧同社之衆則亦無離異

喪葬

番死曰馬反不論貧富俱用棺埋厝內以平日衣服器皿之半殉之喪家衣俱着皂色以示不變父母兄弟之喪俱一年夫死一年後改適必自爲擇定告前夫父母及所生父母而後嫁

器用

耕種如牛車犁耙與漢人同厝內器皿各殊汲水用匏飯具用椰椀螺充捕鹿用鏢箭炊飯用鐵鐺亦用木扣陶土爲之圓底縮口微有唇起以承甑以石三塊爲竈置木扣於上以炊近亦築竈間置

桌椅及瓦缽瓷器非以資用爲觀美耳　螺錢皆漢人磨礪而成圓約三寸中一孔以潔白者爲上毎圓價銀四五分如古貝式各社皆然

附番歌

新港社別婦歌

馬無艾幾刴（我愛汝）吗無冗米咩（不能忘）加麻無知各交（實實想念）麻各巴圭里文蘭獨勞（我今去）杏美發呵阿李沉沉唷無兒米咩（心中不能忘）轉奚如直落圭哩其文蘭（我捨不得）下力柔下麻勿（回家便相贈）

蕭壠社種稻歌

呵搭哺其礁（同伴在此）加朱馬池唎哇麻如（及時播種）包烏投烏達（要求降雨）符加量其斗逸（保佑好年冬）知葉搭着礁斗逸（到冬後）投滿什唭嘸敘藍（都須備祭品）被離離帶明音免單（到田間同辦）

麻豆社思春歌

唆加安呂燕（夜間難寐）呂那馬無力圭唆腰（從前遇着美女子）礁嗎圭揀勞呂毛嚐（我夜夢見他）沒生交耶呂毛夫（今尋）全伊門前隆如未生唆達（心中歡喜難說）

灣裡社誡婦歌

朱連麼吱鮑衆乞（衆人次要知青）加直老巴棉煙（夏爲加）

年呀嗄加犁蠻（番名）須要好抽年巴思勞勞呀（切勿做出生）
車加犁末礁嘮描（彼此便覺好看）

附載

上番初以鹿皮為衣夏月結麻枲縷縷掛於下體後乃漸易幅布或以達戈紋（番自織布名）為之數年來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諸番衣褌半如漢人冬裘棉哆囉嗹諸羅山亦有倣傚者（雜記）

余與黃巖顧敷公過大洲溪歷新港社加溜灣社麻豆社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減內地村落顧君曰新港加溜灣歐王（即蕭壠）麻豆於偽鄭時為

四大社令其子弟能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役以漸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穡務蓄積比戶殷富又近郡治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其俗於諸社為優歐王近海不當孔道尤富庶惜不得見過此恐日遠日陋矣今觀四社男婦被髮不縛猶沿舊習 各社終身依婦以處皆以門楣紹瓜瓞父母不得有其子故一再世而孫且不識其祖矣番人皆無姓氏有以也（稗海紀遊）

新港加溜灣二社為一邑孔道凡奉差至者擇照身一出續保人等不知何事并不知何名遣則支給酒食夜則安頓館舍然燈進饌祈物規例臨行供應夫車一人必坐乘日撥數起或二三十起欲擺行應付則民力可憐抗阻則獲罪非小（東寧政事集）

四社地瀕海空闊諸番饒裕者中為室四旁列植果木廣圍圍次第井井環植莿竹至數十畝（諸羅志）

郡中造船出水最艱所司檄四社番衆牽挽歲以為常闔金一鳴鼓力並進事畢官酬以煙布糖丸

新港蕭壠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後遷於此

打元衛加溜社詩自有緣兒能漢語誰言冠冕不相宜叱牛帶雨晚來急解得沙田種芋時

北路諸羅番二

諸羅山 哆囉嘓（一作倒咯嘓）打貓

居處

結室曰芯堵昆猗與工糾合衆番互相為力通門於兩旁奧不事繪畫衆家同室而居僅分祖席而已

飲食

酒二種一用未嫁番女口嚼糯米藏三日後略有酸味為麴舂碎糯米和麴置甕中數日發氣取出攪水而飲亦名姑待酒一種與新港等社同飯亦

如之　每年以二月二日爲年一社會飲雖有差役不遑顧也

衣飾

番婦頭帶小珠曰賓耶產盤髮以青布大如笠頭項圍繞白螺錢曰描打臘男婦衣服黑白俱短至臍掩蔽下體及束腓專用皂布　每換年男女競服簪野花或纏以金絲藤相聚會飲手帶鐵鐲環名曰少難卑將散麻逆手腕納草垂地闘走而歸名曰務羅東隨插此草戶上二日以爲大吉　社中亦間有效漢人戴帽著鞋者

婚嫁

婚姻曰帶引那幼名搭覓里初訂姻男家贈頭箍以草爲之名搭搭干或以車螯一番爲定將成婚男婦兩家各煩親屬引男至女家婚配通社飲酒相慶名曰馬女無夏男家更以銅鐵手鐲及牲醪送女家或夫婦離異男離婦者罰粟十石婦離男者亦如之男未再娶婦不得先嫁反是罰番錢二圓私通被獲投送土官罰酒一甕鳴於衆再罰番錢二圓未嫁娶之男女不計也　哆囉嘓社成婚後男女俱折去上齒各二彼此謹藏以矢終身不易

喪葬

家有喪門插描描座置死者於地男女環繞進一週撫掌而哭用木板四片殮葬竹圍之內蓋一小茅屋於上豎雞毛并小布旗以平生什物之半懸死者屋內喪服披烏布於背或絆烏帶於肩服三月滿夫死婦守喪亦三月即改適先告父母後自擇配與新港等社期年除服先後擇配不同

器用

捕鹿弓箭及鏢俱以竹爲之弓無弰背密纏以藤苧繩爲弦漬以鹿血堅韌過絲革射搭箭於左箭舌長二寸至四寸不等傳翎略如漢製而剪其稍鏢桿長五尺許鐵鏃鋒銛長二寸許有雙鉤長繩繫之用時始脫鏢端遇鹿鹿一發即及雖奔逸而繩掛於樹終就獲焉亦用以防夜於竹寮高望巡哨持藤牌以蔽身木皆斜紋箭不能入　諸番與漢人貿易家中什物亦有甕器釜鐺之屬近亦間置桌椅又製葫蘆爲行具大者容數斗出則隨身旨蓄氊衣悉納其中過溪不濡遇水則浮　寢以竹片鋪地藉以鹿皮當前列木排於舍以爲觀美

夜仍寢於地枕木如小榥

附番歌

咳囉嘓社麻達遞送公文歌

唱堤唭蘇力（我遞公文）麻什速唭什速（須當緊到）沙迷唭呵
奄（走如飛鳥）冏忍其描林（不敢失落）因那唭噹包通事唭洪
嗎兇（若有遲誤便為通事所罰）

打貓社番童夜遊歌

麻呵那乃留唎化呢（我想汝愛汝）麻什緊呼吽化（我實心待）
汝化散務那乃咋麻（汝如何愛我）麻夏劉吽因那思呂
流麻（我今回家可將何物贈我）

諸羅山社豐年歌

麻然玲麻什勞林（今逢豐年大收）麻南無假思毛者（約會社衆）
宇烈然嘆沙無嗔（都須釀美酒）宇烈嘮來奴毛沙嗚嗚
（齊來賽戲）麻什描然麻什什（願明年還似今年）

北路諸羅番三

大武郡　貓兒干（一作麻芝干）　西螺　東螺
他里霧　猴悶　斗六（一名柴裡）　二林　南
社　阿束　大突　眉裡　馬芝遴

居處

自新港蕭壠麻豆大武郡南社灣裡以至東螺西
螺馬芝遴填土為基高可五六尺編竹為壁上覆
以茅茆簷深邃垂地過土基方丈雨暘不得侵其
下可舂可炊可坐可臥以貯笨車網罟雞塒豕欄
架梯入室極高峻宏敞門繪紅毛人像他里霧斗
六門亦填基為屋較此則卑狹矣　麻達夜宿社
寮不家居恐去社遠致妨公務也

飲食

飯一占米煮熟置小籐籃內名霞籃或午
或晚臨食時沃以水　糯米炊蒸為飯釀酒與哆
囉嘓諸社同　每年以黍熟時為節先期定日令
麻達於高處傳呼約期會飲男女着新衣連手蹋
地歌呼嗚嗚　捕鹿採魚自新港以至淡水俱相
等各社俱不敢食犬東西螺食豬肉連毛燔燎肝
則生食腸則熟而食之　二林捕魚番婦或十
餘或數十於溪中用竹籠套於右膀衆番持竹竿
從上流毆魚番婦齊起齊落扣魚籠內以手取之

衣飾

衣過支紋用苧織成領用蒨毛織以紅紋為衣長
只尺餘釘以排扣下體用烏布為蔽長二尺餘炎
天則結麻片為之纏繞四匝圍繞下體以為凉爽

且便於渡水　他里霧以上多為大耳其始先用
線穿耳後用蠔殼灰漆木或螺錢或竹圈用白紙
裹之塞於兩耳名曰馬卓猓人最笑焉云畨遇大
耳幼鑽周寶以竹圈自少至壯斷大如盤為以土
粉取佈觀云或曰番婦最喜男子耳垂至肩故競
為之　二林不為大耳皆帶銅錫墜長夜麻達頭
髮分兩邊梳結兩髻曰對對　東螺畨幼時剃
髮約十餘歲留髮待成婚後剃去周圍之髮所留
頂髮較辮稍大臂腕束以鐵釧有兩手用五六十
者或用蛤釧或繫手腕以草長垂至地如麈拂狀

曰丁仔落編籐束腹每倒身為之以圍就細凡差
役皆麻達所任束腹奔走倍為趫捷成婚則去之
馬芝遴番頭帶木梳或插竹箭或插螺簪鹿角
簪名曰夏基綱

婚嫁

自幼訂姻用螺錢名阿里捫及笄女家送飯與男
家男家亦如之定婚期番媒於五更引婿至其家
天明告其親識做稱飲亦有不用定聘薄暮男女
梳妝結髮遊社戲遊互以嘴琴挑之合意遂成夫
婦琴以竹為弓長可四寸虛其中二寸許釘以銅
片另繫一小柄以手為往復挼鼓動之其俗惟長
男娶婦於家餘則出贅南社番夫婦雖反目終不
離異下四社任意離合東螺社幼時兩家倩媒說
合男家用螺錢三五枚為定娶時再用數錢或姊
妹妯娌迎新婦入門男女並坐杵臼上移時而起
女綴搭搭于用竹為之嵌以料圓及燒石珠插以
雉尾為飾三日後新婦隨姑詣母氏會飲

喪葬

父母死服皂衣守喪三月屍瘞門邊富者棺木貧
者草席或鹿皮襯土而殮生前什物俱殉其半

器用

出入必佩小刀舍中置鹿頭角有疾者沐髮用以
擊之即瘥　夜無燈用松木片植石上然之名搭
貯屢　番婦用圓木挖空為機圍二尺許兩口如
槽名普勞以苧麻撚線或用大毛為之橫竹木桿
於機內卷舒其經緩線為綜躑躅而織名達戈紋
又織麻布名老佛　鼻簫長可二尺亦有長三尺
者或竹竅四孔通小孔於竹節之首用鼻橫吹之
或如角直吹名獨催里又打布勞以木為之如嗩
吶八音亦相似皆麻達游戲之具

附番歌

大武郡社捕鹿歌

覓夫麻熙蠻乙丹今日歡會飲酒麻覓音那麻嘈斗六府嗎明日及早約番眾麻熙棉達仔斗描回到社中描音那呵嘁仔斗六府嗎人人都要往鹿斗六府嗎麻力擺鄰隨捕鹿易獲完餉嘎隨窪頑熙蠻乙餉完再來飲酒

二林馬芝遴猫兒干大突四社納餉歌

吧圓吧達敘每鄰圓耕田其嗎耶珍那愛好年景大甲馬溜文蘭捕鹿其文蘭株屢鹿不得逃甘換溜沙麻力岐甘換易餉銀得早完餉馬尤唧咮唧其唎印唧可邀老爺愛惜含呵煞平萬唧喙其唷買逸我等同來快樂飲酒酣歌

南社會飲歌

吧老灣唭嗎流末矢耕田園遇好年歲吧思沙螺吧思轆鎖收得麻收得禾馬溜文蘭唭打咳捕得鹿且多打茅打奈打鞄公申唎脅父子雜孫齊來飲酒招彌流喙唭喃買逸歡呼歌唱為樂

他里霧社土官認餉歌

礁包須嗎喝嘶連請社眾聽說因納拏東呀通事罕餉我今同通事認餉因許麻吧那爾等須耕種愛化美希無那切勿飲酒失時閑那東呀罕餉切唧俟認餉畢閑留芙恭喃唧嚟

請爾等來飲酒

斗六門社娶妻自誦歌

夜描拔屢描下女今日娶妻別吉毛哈唧呼請眾飲酒尤唧描岬林尤抹日後我生子生孫田拔屢別吉毛治唧呼再娶妻又請來飲酒

東西螺度年歌

吧圓吧達敘每鄰無那耕田馬流平唧珍那麻留呵嗒愛年歲收成大甲馬溜文蘭捕鹿甘換麻文欣麻力易銀完餉宮林嗎流唧喙唪含可去飲酒過年

阿束社誦祖歌

嗎留耶茅務嗎吧那我祖翁最勇猛麻里末文蘭布務務巴那遇鹿能捉吧出呂唭甲買打招四走直同於馬布務務勃阿沙彌酣過而羅飲不醉

附載

大武郡之女時以細砂礪齒望若編貝外紀

大武郡社文身者愈多耳輪漸大如碗獨於髮加束或為三叉或為雙角又以雞尾三羽為一翎插髻上迎風招颭以為觀美稗海紀遊

東西螺以北番好飼馬不鞍而馳驟要狡獸截輕禽豐草長林屈曲如意擇牝之良者倍價而易之以圖

孳息。斗六門舊有番長能占休咎善射日率諸番
出捕鹿諸番苦爲其誅殺之血滴草草爲之赤社眾
皆赤諸番悉以疫死無噍類今斗六門之番皆他社
來居者。諸羅志

臺灣令周鍾瑄詳議估修船料悉取材於大武郡
社山去府治四百餘里鋸匠人夫日以數百計爲
工須數閱月每匠工人具領官價纔十餘兩尚不
足支一月之費凡食用僱夫等項每匠勻派以補
不足工完方止此爲工匠之苦工料辦齊郡縣檄
催每縣約需車四百輛每輛計銀三兩五錢照丁

派銀保大丁多者每丁派至三錢保小丁少者派
四丁　輛是每丁出銀八錢合計三縣共派四千
有零所領官價纔每屬一十餘金此爲里民之苦
至運料悉派番運內中如龍骨一根須牛五十餘
頭方能拖載而梁頭木舵亦復如之一經興工番
民男婦日夜不寧計自山至府若遇晴明半月方
至此爲番民之苦今戰船修不過數隻苦已如此
若明歲大修三十餘隻臺屬遺黎恐難承受不去
爲盜有相率而死耳當事允其請力爲禁止
東螺貓兒干間有讀書識字之番有能背誦毛詩
者口齒頗真往來牌票亦能句讀阿束番童舉略
讀下論志大讀樵俱讀上論并能默寫蒙師謂諸
童聰慧日課可兩頁但力役紛然時作時輟不能
底於有成耳

舊阿束社於康熙五十七年大肚溪漲幾遭淹沒
因移居山岡今舊社地址寮就傾而竹圍猶鬱然
蔥蒨也過此則極目礬苗高沒人身中有車路荒
埃埤輪涉大肚溪行山麓間竹樹蔽虧遠岫若屏
幾不可爲文身之鄉矣
斗六門舊社去柴裡十餘里在大山之麓數被野

番侵殺後乃移出今舊社竹圍甚茂因以爲利遂
年上官派撥老番數人更番輪守
孫元衡過他里霧詩翳竹陰陰散犬羊蠻兒結屋小
如箱年來不用愁兵馬海外青山盡大唐番稱內地爲唐
舊有唐人三兩家家家竹徑自斜斜小堂蓋尾窗明
紙門外檳榔旋作花　又過他里霧林箐澗過響天
青山更高溪更深路升崎嶇弓刀卧簞攜助狗番人
最猛犬珍膃夜無偷〔自勞生夢〕不因程計日待獵看
風毛　內螺北行秋陰近午喜晴和綠野空明霽色
多蕓蕓山似應到海沙奔水亂合成河蠶陋蠡蠡妻

和予吾語醒醒歛且歌未解卜居何地好略圖形勝有了支

余壬寅仲冬過斗六門作墻陰蕉葉依然綠壠畔桃花自在紅冬仲何殊春候暖蠻娘嬉笑竹圍東

北路諸羅番四

大傑巔　大武壠　噍吧哖　木岡　茅匏

頭社（即大年呼）　加拔（一作茄茇）　霄裡　夢明明　白頭（社以下皆生番）

居處

住室曰達勞平地築土作基大木為樑剖竹結椽桶為蓋眾擎而覆之落成全室歡飲

飲食

飯漬米水中經宿雞鳴蒸熟食時和以水糯少則兼食黍米酒用糯米炊熟燒禾草作麵攪米飯藏甕中過六日取出汰水而飲魚蝦鹿麂俱生食

衣飾

番男以布八尺圍身曰羅翁腰以下用四尺圍蔽或以達戈紋緣領番婦項帶珠串曰麻海環手足腕俱束以銅鐲曰堵牛遇吉事則衣皆白色畢聚飲唆酵後歌唱跳舞以為樂

婚嫁

娶妻曰麭治需未娶婦曰佳老歪賀新婚曰備力力其搭學其俗先通後娶將娶則送珠仔為定名曰毛甲筆用木櫃置布疋達戈紋送至女家二日後置酒大會女家亦邀會飲夫婦相離曰放手男未再娶女不敢嫁先嫁者罰牛豕不等通姦被獲鳴眾發罰罰以酒豕未嫁娶男女罰依前例

喪葬

番死名麻八歹當未葬時任吐鳴鑼喪家披髮皂布裹頭面止露兩目親屬酹先者以酒哭盡哀以大窗缸竹榻座本層內夫死一月服滿婦告父母他適

器用

飲食無椀箸用匏斗狀如葫蘆口小腹大可藏米數斗各社皆有大武壠噍吧哖二社尤多貯物用筐及藤籃耕種則用刀斧伐樹根栽種薯芋亦有與漢人為田捻插稻秧者

附番歌

大傑巔社祝年歌

臨臨其斗實今（平為）毒娜其什剎格哄古甲（窗粉蓉殺羅）

施里丙奇文林丸（□只）匏打鄰其斗寅麻亮其斗寅（呪新年勝去年）嗒嘩嗄葛哄咳門（俗收穫食不盡）

大武壠社耕捕會飲歌

毛務麻亮其斗寅（耕種勝往年）過投嗎嘹務那其壘（同去打鹿莫過今年番）媽毛買仍艾奇打喉（社衆們夥美酒）衆哄密嗒奇打嘹嗎萌（齊來乘興飲酒至醉）

附載

大武壠內社九大離蚌社礁吧年社邦鶻社內踏網社敦里礁吧哩社萬打鏡社藤橋頭社內優社美壠社 諸羅志

大武壠南爲八里打難東爲達里打猴俱生番與傀儡番通

羅漢內門外門田皆大傑巔社地也康熙四十二年臺諸民人招汀州屬縣民墾治自後往來漸眾耕種樵採每被土番鏢殺或放火燒死割去頭顱官弁詰捕而相近者爲木岡武洛大澤機遠之爲內幽諸社生番環聚給定爲疆立界絕其出入可以杜患矣

莊秀才子洪云康熙二十八年郡民謝鸞謝鳳偕堪輿至羅漢門卜地歸家俱病醫療罔效後始悟前曾乞火於大傑巔番婦必爲設向適郡中有漢人娶番婦者因求解於婦隨以口吮鸞鳳臍中各出草一莖尋愈番婦自言初學咒時坐臥良久如一樹在前臥而誦向樹咒死方爲有驗諸羅志作法詛咒名向先試樹木立死解而復蘇然後用之不則恐能向不能解也入舍無敢肢箧探囊擅其技者多老番婦田園阡陌數尺一杙環以繩雖山豕麋鹿弗敢入漢人初至摘啖果蓏登立腫求其土解之轉瞬平復如初近年附郭諸社畏法不敢爲稍遠則各社皆有或於笭箵中取鷄卵石置於地能令飛走喝之則止

北路諸羅番五

內優（附大武壠作內幽附餉）壠社 屯社 綢社

美壠（自壠爲以不與生番）

居處

倚山掘土狀若穴居以沙石版代瓴瓦或用木及茅竹草爲之式不一式高不盈丈生畜俱養於內子女嫁娶則另築之

飲食

僻處深溪樹木蓊翳平原絕少山盡沙石種黍秫

薯芋俱於石鑿孔栽植黍秫熟留以作酒先以水潰透番婦口嚼成粉置甕中或入竹筒亦用黍稈燒灰攪成米麯發時飯或黍秫和入旬日便成新酒客至漉糟番輪飲之遠出則開鑿地穴置芋薯於中火煨以土覆之隨手取食可代饑糧射生獲鏢麋鹿炙而食之生亦不厭也

衣飾

男女多著鹿皮或織樹皮苧麻為布極粗厚日以作褌夜以覆體今與漢人交易布疋男以布尺餘遮前後體畢露以皮為帽不畏荊棘吉事則以鳥羽為飾婦俱以布裹頭

婚嫁

男女私合父母知之則飲會議婚同飲者備一人為媒遂定偶工作之暇兩家訂期釀酒成婚或娶或贅不等

喪葬

男婦彌留將生平所有之衣盡著於體既死衣盡脫去裸葬屋內哀哭數日無居喪儀節

器用

耕田用小鋤或將堅木炙火為鑿以代農器短刀

鏢箭與眾社無異

北路諸羅番八

南投　北投　貓羅　半線　柴仔坑

水裡

居處

屋曰夏堵混以草為蓋或木或竹為柱厝蓋茸茅編成邀眾番合於脊上大小同居一室惟未嫁者另居一舍曰貓鄰

飲食

食米二種一占米一糯米每晨淘淨入籃筐內置釜蒸食外出裹腰間手取食之為酒亦如內優等社魚蝦鹿肉等物先炙熟再於釜內煎煮半熟以

北取海泥滷眼為鹽色黑味苦名幾留以醃魚蝦

衣飾

衣用達戈紋或衣皂布白布俱短至臍每年二月間力田之候名與年男女俱衣雜色綢紵紅襖曰包練或以蛙蟒錦緞為之番婦頭帶紗頭箍名苔苔悠用白獅犬毛作線織如帶寬二寸餘嵌以米珠飲酒嫁娶時戴之番最重此大發縱指示百不失一或以牛易之尚有雜色項掛衣堵瑪瑙珠名唄打喇

螺名數十人攜手而唱歌呼號踏蹄音頗哀怨欣達

兩耳如環貫以木板螺殼已娶者曰老截則去塞

耳以分別長幼

半線以上多採樹皮爲裙白如苧晚行以禦霜露

則褪之諸羅志

婚嫁

婚姻曰綿堵混來娶婦曰打貓堵男家父母先以

犬毛紗頭箍爲定或送糯飯長則倩媒娶時宰割

牛豕會衆敘飲男贅女家亦如之如有兩女一女

招男生子則家業悉歸之一女即移出如無子仍

同居社寮夫婦反目男離婦必婦嫁而後再娶婦

離男必男娶而後再嫁違則罰牛一隻車一輛通

姦被獲男女各罰牛車未嫁娶者不禁　半線附

多與漢人結爲副遯副遯者盟弟兄也漢人利其

所有託番婦爲媒先與本婦議明以布數疋送婦

父母與其夫結爲副遯出入無忌貓兒干東西螺

大武郡等社亦踵此惡習但不似半線大甚耳

喪葬

番死老幼裹以草席瘞本居內平生衣物爲殉親

屬葬畢必浴身始入居喪家不爲喪服十日不出

戶衆番呼爲馬鄰夫亡婦改適必過兩月告知父

母舅姑許諾乃擇配

器用

耕種捕鹿具與衆番同惟採魚兼用拔篙炊以三

石塊爲竈螺蛤殼爲椀竹筒爲汲桶

附番歌

南北投社賀新婚歌

引老（新婦）輪堵混（娶妻）其灰堵眉（我裝）打喇（珠具）蠻乙丹

輪堵混（新婦）（慶賀）引老覺夫麻黑蠻乙丹（留我飲賀酒）

半線社聚飲歌

夏衍夫甲文南（抽得）支備辰呵打（收成）行密林嗎流

呵嗲（酒）（飲）下保務務其阿肖萬什呵嗲（社衆齊來）（賽戲會飲）

附載

半線番童楚善讀下孟大罔盈之俱讀下論宗夏

讀上論商國讀大學

山有野牛民間有購者衆番乘馬追捕售之價減

熟牛一半

余既次半線作憶昔歷下行龍山谿皮情今兹半

線遊秀色欲與爭林木正蓊翳嵐光映晚晴重崗

如迴抱澗溪清一泓（北爲大肚溪）里社數百家對宇復

望衡番長羅拜跪竹絲兒童迎（麻達用雙竹結紅絲以迎）女娘
齊度曲頻頻飲嗚嗚（番歌先以飲嗚發聲）瓔珞垂項領跣足
舞輕盈蹁躚看麻達飄颻雙羽橫薩鼓聲鏗鏘（番吹）
（美）宜見番禁為朱英（紅布壹竹竿為幟麻達先至者奪之）王化真無外
裸人雜我氓安得置長吏華風漸可成

臺海使槎錄卷五終　男守謙校字

臺海使槎錄卷六

北平黃叔璥玉圃

北路諸羅番七

阿里山五社（踈傒　盧麻產　鹿楮　干仔務）唦羅婆　奇冷岸　大龜佛　水沙連思麻丹　木武郡赤嘴　嘮蒲（名勒）　麻咄目靠　挽鱗倒咯　狎裡蠣萬蘭　干那霧

居處

築室曰濶密架木為樑鑿鬆石片為墻（鬆石內山所出鑿之成片）上以石片代瓦亦用以鋪地遠望如生成石室比屋相連如同內地街衢與外社迥殊男女未婚嫁男起小屋曰籠仔曰公廨女住籠仔男住公廨

飲食

內山多麥豆少米穀芋薯則掘地為穴積薪然火閷芋灰中仍覆以土飢則出而食之黍米為酒曰老勿釀製會飲與別社同魚為醃俟有臭味乃食凡物生食居多惟鹽取給於外

衣飾

衣用鹿皮樹皮橫聯於身無袖間有著布衫者捕鹿時以鹿皮搭身皮帽皮鞋馳逐荊棘中番婦衣

自織達戈紋又名府律式掛青紅瑪瑙珠於項亦漢人所製收粟時則通社歡飲歌唱曰做田攜手環跳進退低昂唯意所適

婚嫁

婚姻曰閔言未娶曰胡仔轄亦曰麻達未嫁曰麻里氏氷不待父母媒妁以嘴琴挑之相從遂擁衆挾女以去勢同擄掠後乃以刀斧釜鐺之屬爲贌女家以雞豕達戈紋酬之通社群聚歡飲貿外社男贅女家不同夫婦離異女將原聘歸還聽其他適 水沙連北港女將嫁時兩頤用針刺如網巾紋名刺嘴箍不刺則男不娶

喪塟

凡遇父母兄弟夫婦之喪頭裹皂布號哭十日不言不笑不履門外塟用石板四片築四方穴屈曲屍膝坐埋於中上蓋以石板覆以土

器用

耕種用小鋤短刀掘地而種行則貨物貯皮袋戴於頭上炊用木扣以代鐺

附載

水沙連雖在山中實輸貢賦其地四面高山中爲大湖湖中復起一山番人聚居山上非舟莫至番社形勝無出其右自柴里社轉小逕過斗六門崎嶇而入阻大溪三重水深險無橋梁老藤橫跨溪上往來從藤上行外人至輒股慄不敢前番人慣行不怖也其番善織罽毯染五色狗毛雜樹皮爲之陸離如錯錦質亦細密四方人多欲購之常不可得番婦亦白皙妍好能勤稼穡人皆饒裕（番境補遺）

阿里山離縣治十里許山廣而深峻番剽悍諸羅山哆咯嘓諸番皆畏之遇輒引避崇爻社餉附阿里山然地最遠越蛤仔難以南有猴猴社云一二日便至

其地多生番漢人不敢入各社夏秋划蟒甲（獨木舟名）載鹿脯通草水藤諸物順流出近社與漢人互市漢人亦用蟒甲載貨以入灘流迅急船多覆溺破碎雖利可倍徙必通事熟於地理乃敢孤注一擲 水沙連內山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爲潭廣可七八里曲屈如環圍二十餘里水深多魚中突一嶼番繞嶼以居空其頂頂爲屋則社有火災岸草蔓延繞岸架竹木浮水上藉草承土以種稻謂之浮田隔岸欲詣社者必舉火爲號社番划蟒甲以渡嶼中圓淨開爽青嶂白波雲水飛動海外別一洞天（諸羅志）

阿里山乃總社名內有大龜佛社霧山之干仔霧社羅婆山之啞哩嘜社束髻山之沙米箕社八童關山之鹿堵社倒藤山之阿拔泉社朝天山之踏枋社豬母嘮社（一作豬武竹）共八社納餉者五社盧麻產社今無番皆民居康熙五十六年樟鶘死土其衆遂從居於阿拔泉社附阿里山合徵各又柴交山後九社柴交社竹腳宣社（一作加宜）卽猫丹社薄薄社芝舞蘭社多難社（一作咯滿）芝密社木輦社勞梛梛社或云八社之外又有礁那女嗎社打馬郎社嗎老別籠社巴只力社羅密社伊碎擺社有至柴交社者自倒咯嘓用土番指引盤山逾嶺涉澗穿林計程五日夜方至由民仔里武二日可至蛤仔難但峻嶺深林生番錯處漢人鮮至或云水沙連過湖半日至加老望埔一日至描里眉一日至眉加臘一日至望加臘一日至福骨一日半至買槽無老又一日半至民仔里武二日至蛤仔難社由描里眉二日至斗截半日至倒咯嘓過六山數重四日夜可抵柴交社路極崎嶇坑塹險阻難於跋涉若陰雨水漲更難計程由炭木從山後行路稍平易

水沙連社地處大湖之中山上結廬而居山下耕鑿而食湖水縈帶土番駕蟒甲以通往來環湖皆山層巒險阻屬番二十餘社各依山築居山谷巉巖路徑崎嶇惟南北兩澗沿岸樵往來外通斗六門竹腳寮乃各社總路隘口通事築室以居爲水沙連集集決里毛碎醫窮木靠木武郡叉子黑社佛子希社亦木武郡轄挽鄰倒咯大基描丹蛤里爛等社名爲南港加老望埔描里眉斗截平了萬致務倒咯嘓眉加碟望加臘福骨描里八描里旺買槽無老等社名爲北港或云北港尚有買薛買唐於老二社南港之番居近漢人尚知有法而北港之番與悠武乃等社野番接壤最爲兇頑巴老完問仔冒翁甲描楮江四社皆屬水沙連統轄今移於巴老完合夥同居與民仔里武俱通於悠武乃生番矣通事另築寮於加老望埔撥社丁置煙布糖鹽諸物以濟土番之用售其鹿肉皮筋等項以資課餉每年五月弔社七月進社共計十個月可以交易完課過此則雨多草茂番無至者

康熙六十年阿里山水沙連各社乘亂殺通事以叛六十一年邑令孫魯多方招徠示以兵威火礮

賞以煙布銀牌十二月阿里山各社土官毋落等
水沙連南港土官阿籠等就撫雍正元年正月水
沙連北港土官麻思來等亦就撫
惠安太學黃吳祚題水沙連圖詩二十番餘社盡邊
湖南北沿崖灰徑紆斗六門來通一線諸番形勝島
中無　五色尨毛雜樹皮織成罽毯世稀奇番孃姸
好珠垂項不見做田歌舞時
余咏水沙連社二首水沙連在萬山中一嶼環湖
映碧空貝頂淨明傍作屋渡頭煙火小舟通　十
乘水上作浮田竹木交加草蔓延拔是此間勤稼

穡能同輸賦足豐年　湖中貝嶼外重溪三跨橫
藤入自迷此境若非番社異武陵洞口認花蹊

北路諸羅番八

大肚　牛罵　沙轆　貓霧捒一作貓捒　岸
裡　阿里史　樸仔離　掃捒　烏牛難

居處

大肚諸社屋以木為樑編竹為墻狀如覆舟體制
與各社相似貓霧捒諸社鑿山為壁壁前用木為
屏覆以茅草簷甚錯落高不踰丈門戶出入俯首
而行屋式迥不同外社

飲食

酒飯各二種飯不拘秫糯炊而食之或將糯米蒸
熟舂為餅餌名都都酒用黍米浸水越宿舂碎和
以草麴三五日發氣水浸飲之一將糯米炊飯拌
麴置桶中逾三日濾汁為酒番極珍之魚蝦麋鹿
與南北投等社無異惟沙轆牛罵不食牛牛死委
於道旁

衣飾

男婦頭貫竹簪曰打拉所掛之珠曰立項帶瑪瑙
珠曰牙堵螺牌曰夏力什素衣服不論皂白俱短

至臍與各社同嫁娶俱着紅衣貓霧捒岸裡以下
諸社俱衣麂皮以皮冒其頭面止露兩目

婚嫁

婚姻曰一門男女先私通投契男以銀錫約指贈
女為定曰貓六女倩媒告之父母因為匹配或娶
或贅擲則合衆設牲醪相慶不諧即離婦不從夫
再娶先嫁罰酒一瓮私通被獲鳴通事土官罰牛
一米嫁娶者勿論岸裡各社完婚三五日男往女
家女往男家各以酒物相餽不則絕往來

喪葬

番死喪葬及浴身入室與南北投等社同守服十二日不出戶親戚送飯十二日後請番祖姐所喃除服婦服滿任自擇配父母兄弟不過問岸裡五社喪葬與水沙連阿里史同

器用

以竹木柔編竹爲之大小不一式出作則置飯於中往來亦以籐籃載與漢人交易近亦置牀帳罌鍋磁碗以爲雅觀

附番歌

大肚社祀祖歌

嗷仍嗎麻嘧嘩什（今日）辦阿麻嗐仔武嘮𠯈磺乞吻理（祭祖）𪗋戲祭（祭祖）思引咿珊乖起林（想起）蒂英雄（祖上何等英雄）何夜嘮務力咿珊乖起林（想祖上英雄）如

牛罵社祀祖歌

吗两嘎乞大力（番中）蘇多兩什嘩須被散文（也忍）起見了嗄挖嘴爵兩嘎乞式力（追思祖上捕鹿）再符買蘇

沙轆社

貓霧捒社男婦會飲應答歌

爾貓嗎嘆（勸番婦）奇歌（番婦）爾達萡小鱗（番婦酬酒）爾貓力邁邁符馬達馬鱗嗼什格（婦曰汝男人莫姓柔能拔走）爾貓力邁邁符馬

乞打老未甦引奴薩（番曰汝婦人在家能養雞豕并能釀酒）爾達慕達赫赫麻允倒可文向乞鬧果嗎（婦曰汝男人上山能捕鹿又走）

耕田

美什果孩嘟務哩勾根嘢巫歲岐引奴薩（今冥）

附社番大歡喜（和歌飲酒）

附載

過沙轆牛罵社社屋隘甚假番室牖外設榻緣梯而登雖無門闥喜其高潔余獨面山雨霧障之凡五日苦不得一覩其麓忽見開朗殊快不知山後深山當作何狀將登麓望之社人謂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見人則矢鏃立至慎毋往余頷之策杖披荊拂草而登既陟巔荊棘樛結不可置足林木如蝟毛聯枝累葉陰翳晝暝仰視太虛如井底窺天時見一規而已雖前山近在目前而密樹障之都不得見惟有野猿跳躑上下向人作聲若老人咳又有老猿如五尺童子箕踞怒視風度林杪作簌簌聲肌骨欲寒瀑流潺潺尋之不得而修蛇乃出踝下心怖遂返越日大雨嵐氣甚盛衣潤如洗所攜泥淖況足不得展側悵結賦詩口番舍如蝸蛭茅櫓路低嵐氣侵經臟海霧蔓連歸避雨從行殷支林史新梯前溪新漲阻從僑欲雜

柚頭之有番婦至蓬首赤體貌不類人舉手指畫若
有所欲余採得食物與之則人望見亟麾之去曰此
婦有術善祟人勿令得近也稗海紀遊
岸裡內幽礁吧年芽鶴阿里史諸社硞道陵折溪澗
深阻番性健嗜殺雖內附罕與諸番接種山射生以
食蘿草作幘鹿皮作衣臍下結以方布聊蔽前體露
臂跣足茹毛飲血登山如飛深林邃谷能蛇鑽以入
舉物皆以頭戴居家則裸體不去方布周身頑蠢斑
駁胼胝特甚番女亦白皙繡物皆刺之點綴細
紃起若塑雞漢莊嗔其相稱夫　樸仔籬烏牛欄等

社有異種狗狀類西洋不大而色白毛細軟如綿長
二三寸番拔其毛染以茜草合而成線雜織領袖衣
帶間相間成文朱殷奪目數社之犬惟存其鞹　諸羅
志
岸裡樸仔籬阿里史掃拺烏牛欄五社不出外山
惟向貓霧拺交易樸仔籬逼近內山生番相狸啊
貓堵貓堵閩社間出殺人
過牛線在大肚則東北行至大肚山形遠望如百
雉高城昔有番長名大眉志謂每歲東作眾番爭
致大眉射獵於箭所及地禾稼大熟鹿豕無敢損

折者箭所不及輒被蹂躪不亦枯死其子斗肉女
阿巴里壻大眉望各社仍然致禮獲鹿必先貽之
少競番原有數百人爲最盛後爲劉國軒殺戮殆
盡只餘六人潛匿海口今生齒又百餘人辛丑七
月大風糯黍歉收間爲別番傭工以餬口土官嘎
即日雙蓍能約束衆番指揮口授無敢違社南地
盡膏腴可種水田漢人有欲售其地者嘎即作許
之私謂衆番曰祖公所遺祇此尺寸土可耕可捕
藉以給饗飱輸餉課今售於漢人侵佔欺弄勢必
盡爲所有闔社將無以自存矣我與某素相議拒

其請將搆怨衆爲力阻無傷也卒不如其請余北
巡至少競嘎即率各土官婦跪獻都都番婦及貓
女爲戲衣錦紵簪野花老嫗鳴金以爲進退之
節聚薪然火光可燭天番婦拱立各給酒三大椀
一吸而盡朱顏酡者絕鮮挽手合圍歌唱跳舞縱
復逐隊蹋地先作退步後則踴躍直前齊聲歌呼
情鬪得得之聲次早將還郡治土官遠送婦女咸
跪道旁俯首高唱如誦佛聲詢之通事則云祝願
步步得好處一社攀送有戀戀意抵郡後聞將社
名與作廻馬社以余與吳侍御北廵至此廻也余

因漫紀六首

沙轆行來界北邊裸人雖陋意殊虔官廚未識都都味首頂糍盤衆婦先　聚新然火燭天衞一媼鳴金貓女趨三繞鯨吞斝賜酒合圍挽手共歌呼　踏地分曹却退行團花簇錦鬪身輕直前逞態蹁躚甚高唱惟聞得得聲　自闢天使過臺時番社逢臨豈所期內視土官能漢語劇憐耄耋盡歡嬉　臨發追攀不憚勞行行爲爾駐旌旄蠻孃伏地齊聲唱一步爭如一步高　誰言異類不同羣喣嫗春溫未忍分見說新名迴馬社他年留紀海東雲

北路諸羅番九

崩山八社大甲東社　大甲西社　宛里　南日　貓盂　房裡　雙寮　吞霄

後壠　新港仔　貓裡　加至閣　中港仔

以上四社俱附後壠納餉　竹塹　礁磅巴

居處

營舍先豎木爲牆用草結蓋體制與別社同稍畢險合家一室惟娶婦贅婿則另室而居

飲食

番地少播殖稻多種黍芝麻飯皆黍米又蒸熟置甕缶中俟發變曬乾舂爲麵拌黍飯藏於瓮數日後試其味則投以水漉其液爲酒魚蝦醃爲鮭鹿豝醃爲脯餘物皆生食

衣飾

各社番皆束髮未娶者或分梳兩髻於額角惟此數社則剪髮至額戴竹節帽竹取其裏白反而爲之高寸許以紅絲帶纏繞又以烏絲線縛之以白螺殼爲方塊可寸許名曰哈達圍於項或用螺殼間用瑪瑙珠串束於手以善走爲雄麻達編五色篾束腹至胸以便奔走穿耳實以竹圈圈漸舒則

耳漸大垂至肩乃實以木板或嵌以螺錢娶婦則去其束篾摘其耳實衣名几轆長至腰以布及達戈紋爲之下體圍布二幅亦名遮陰間有衣鹿皮者會飲土官多用優人蟒衣皂靴漢人氈帽番婦衣几轆圍遮陰耳穿五孔飾以米珠名鶴老卜頸掛瑪瑙珠名更忽円耶那數十人連手頓足歌唱爲樂

婚嫁

嫁娶曰諳貓麻哈呢娶婦先以海蛤數升爲聘竹

聘問用生鹿肉為定蛤大如拇指殼有青文北海邊石罅間盡力採取日不過數升甚珍之及嫁娶時用海蛤一搭紀（番紀用竹篾編成大口小腹高尺餘可容數斗）殺牛飲酒歡會竟日父母娶婦或一二年三五年分居視其婦孝與否且無一世同居者一女則贅婿一男則娶婦男多則聽人招贅惟幼男則娶婦終養女多者聽人聘娶惟幼女則贅婿為嗣夫婦服必逾年而後嫁娶不和或因姦則離夫未娶婦不敢先嫁嫁則罰婦及後夫并婦之父母各瑪瑙珠一串或牛一隻以歸後夫不受罰則糾集親衆負弓矢持鏢刀至後夫之家拆毀房屋倉囷土官通事不能禁私通亦然強者將其婦及姦夫立殺死或與麻達通祇罰婦酒一甕麻達不問女與麻達通亦不問

喪葬

番死男女老幼皆裸體用鹿皮包裹親屬四人舁至山上用鹿皮展鋪如席將平生衣服覆身用土掩埋服俱白色既葬本家及舁喪人三日不出戶不舂不歌番親供給飯食一月後赴園耕種通社亦三日不赴園以社有不吉事也若喪父母兄弟半月夫婦一月一月後婦不帶耳珠等豔服改適方如常

器用

耕種犁耙諸器均如漢人食器亦有鐵鐺甆碗阿里山水沙連內山諸番尚用木扣平埔諸社多倣漢人

附番歌

崩山八社情歌

沆鄉嘮莫喚賓呀離乃嘮（夜聞歌聲）末力吱弋達些（我獨心悶）臥木里流希馬祝獨夏喨嗄嘀（又聽鳥聲鳴想是舊人來）

訪達各犁目歌吧交耍斗嗶（走起去看是風吹竹聲）噴下邁窗臨律噗嗡嗟嗄嗃呀微（總是情人心切故爾）

後壠社思子歌

麼麻高乜臼（昨夜鳥聲叫）吱日吱什字老描嵩（飛鳴在樹上了宿）末力希呂吱（[illegible]）乜耍吱喚啲耶朴嘮（[illegible]起共曰）歡吱赵耶（舉家[illegible]）仔者壓欲呂吱（滿請酒親釋飲闕）

竹塹社土官勸番歌

耶奇叫乞別馬乜喀耶吁（[illegible]）打啊保留貓號乜奇老仄乃係（我祖公[illegible]）搖弋採耶朴乃耶林奐馬吧搭盧（[illegible]）目提乞打保猫蠔弋傳

呵祿允（當學我耕）勤蓬耕掛打呵貓武呼別焉（土官教愛番爾）共耶
林林毛咯耶呼（還番來飲酒）

附載

渡溪後過大甲社（即崩山）雙寮社至宛里社御車番人
貌甚陋胸背雕青為豹文男女皆剪髮覆額作頭陀
狀規樹皮為冠番婦穴耳為五孔以海螺文貝嵌入
為飾捷走先男子經過番社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
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同至中港始見門外一
牛甚膞內木籠中俯首踞足體不得展社人謂是野
牛初就豹以此馴之又云前路竹塹南嵌山中野牛

甚多有為群土番能生致之候其馴用之今郡中挽車
牛強半皆是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
屋求一樹就陰不得途中遇麋鹿麏麚逐隊行甚夥
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荊度莽冠履俱敗直狐貉之
窟非人類所宜至也（稗海紀遊）
康熙壬戌偽鄭守雞籠凡需軍餉值北風盛發船不
得運悉差土番接遞男女老稚背負供役加以督運
弁目酷施鞭撻相率作亂殺諸社商往來人役新港
仔竹塹等社皆附焉鄭克塽令左協陳絳率兵擒勦
土番盡遁入山叢林畏澗無從捕斷仍不時出沒剽
掠議就要道豎柵防守因之（海上事略）
南日山後有巨石峭削巍峨出內山之頂或名為冠
石後壠諸社指石為的登絕頂東洋及山後諸社可
一望而盡（諸羅志）
崩山番皆留半髮傳說明時林道乾在彭湖往來
海濱見土番則削去半髮以為碇繩番畏之每先
自削以草縛其餘
崩山八社所屬地橫亙二百餘里高阜居多低下
處少番民擇沃土可耕者種芝麻黍芋餘為鹿場
或任拋荒不容漢人耕種竹塹後壠交界隙地中

有水道業戶請墾經幾任皆依然草萊故往年自
大甲溪前上北縣令給照不容出境大甲西社離
港十里雙寮社離港六里後壠社離港三里竹塹
社離港十里南嵌社離港二十里淡水社則直臨
大海各有通事往來郡治貨物自南而北者如鹽
如糖如煙如布疋衣線自北而南者如鹿脯鹿筋
鹿角鹿皮芝麻水籐紫菜通草之類
近竹塹為淡水生番名猴社
祭將既祭文咏大甲婦詩大甲婦一何苦為夫饁餉
為夫鋤為夫日日績麻縷緝須淨亦須長裁勺合

線緊雙股勁木虛中三尺圍鑿開一道兩頭斫圓
漫捲不支機一任元黃雜成組閒彩爛似虹霓生綻
花疑落仙姬舞語聞利用前民有聖人一器一名皆
上古況茲杼軸事機絲制度周詳供黻黼土番蠢爾
本無知制器伊誰遠近取日計苦無多月計有餘猿
但得衿閒餘亂軋事傴僂番丁橫刀勝狗羅番婦周
身知布裡大甲婦一何苦　後壠詩去縣日以遠風
俗日以變顧此後壠番北至中港限音語止一方他
處不能辨頭髮頂上垂當額前後剪髮厚壓光頭其
形類覆盂亦有一二人公然戴高冕鑿絲及紅絨纏

之千百轉大有古人風所惜雙足跣男女八九歲手
前兩齒劊長大手自牽另居無拘管父母免肯堂翁
亦無甥館是處兩三間鄰莊何蕭散高窗置平原黍
稷有餘饒所慮濕氣蒸駕木如連棧巨匏老而堅行
役藉藤縛溪水漲連旬利涉身弓縮豐年百穗備族
病頓危窘飲酒即高歌其樂何衎衎　竹塹詩南嵌
之番附淡水中港之番歸後壠竹塹周環六十里封
疆不大介其中聲音略與後壠異土風習俗將無同
年年捕鹿邱陵北今年得鹿實無幾鹿場半作流民
開蓺麻之餘兼蓺黍番丁自昔亦射獵鐵鍬掘土僅

寸許百鋤不及一犂深那得盈寧畜妻子鹿革爲衣
不貼身尺布爲裳露雙髀是處差徭各有幫竹塹犹
氣一社耳鵲巢忽爾爲鳩居鵲盡無巢鳩爲徙（阮庚午舉人）

北路諸羅番十

南嵌　坑仔　霄裏　龜崙（以上三社南嵌納餉）
淡水　內北投　麻少翁　武嘮（俗作勝非）灣
大浪泵　擺接　雞柔（以上六社淡水納餉附）　大雞
籠　山朝　金包裡（以上二社附雞籠納餉）　蛤仔難
哆囉滿（俗作嘮井附蛤仔難納餉）　八里分　外北投

大屯　里末　峯仔嶼　雷裡　八芝連
大加臘　木喜巴壠　奇武卒　秀朗　里
族　答答悠　麻（一作毛）里即吼　奇里岸
眩眩　小雞籠

居處

淡水地潮濕番人作室結草構成爲梯以入鋪木
板於地亦用木板爲屋如覆舟極狹隘不似近府
縣各社寬廣前後門戶式相類

飲食

番多不事耕作米粟甚少日三飧供薯芋餘則捕

魚蝦鹿麂採紫菜通草水藤交易爲日用且輸餉
亦用黍米嚼碎爲酒如他社志謂淡水各社不種
閩無葱韮生菜之屬雖最縣客至殺以代蔬佐餉
冬瓜宜長至抱瓜以獻佐以粉餈雞則以犒從者
鳥獸之肉傅諸火帶血而食麋鹿剌其喉吮生血
至盡乃刳割腹草將化者綠如苔置鹽少許即食
之

衣飾

番婦頭無粧飾烏布五尺蒙頭曰老鍋頂上掛瑪
瑙珠螺錢草珠曰眞仔贊耳鑽八九孔帶漢人耳

環每至力田之候男女更新衣曰換年會衆飲酒
以示更新

婚嫁

既娶曰麻民未娶曰安轆自幼倩媒以珠粒爲定
及長而娶間有贅於婦家者屆期約諸親宰割牛
豕以黍爲粿狀如嬰兒取叶兆熊羆之意夫婦相
聚白首不易婦與人私則將姦夫父母房屋拆毀
倍罰珠粒分社番以示教家不嚴未嫁娶者不禁

喪葬

番亡用枋爲棺瘞於厝邊以常時什物懸墓前三
日外闔家深身除服又與別社期年三月十日者
不同

器用

無田器耕以鋤平時所佩鏢刀弓箭之屬厝內所
用木扣螺椀之類

附番歌

淡水各社祭祀歌

嗄晚口搭留什（虔請祖公）嗄晚得（虔請祖母）街乃密乃濃（來兩）
（尚向有）街乃密乃司買單悶（佃來請叙其衆）打柄打柄樸（佃）
嗎薩嚕塞噗（此社年年好來豫）樸嗎蘇嚕木馬嗜嚼嗜（自東）

（自西好收成）麻查吱斯麻老麻薩拉（捕鹿亦速擒獲）

附載

雞籠淡水夷在泉州彭湖嶼東北名北港又名東番
水樂中鄭和入海諭諸酋番獨不聽約束和貽之家
一銅鈴使頸之蓋狗之也（名山藏）
白角嶔越小嶺在海岸間行巨浪捲雪拍轅下衣袂
爲濕至八里分社有江水爲關即淡水也水廣五六
里港口中流有雞心礁海舶畏之乘蜉甲由淡水港
入前望兩山夾峙曰干豆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
漶爲大湖渺無涯涘行十許里高山四繞周廣百餘

里中為平原惟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再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　麻少翁內北投在磺山左右毒氣水鬱觸鼻昏悶諸番常以糖水洗眼隔干豆門巨港依山阻海划蟒甲以入地險固數以睚眦殺漢人官軍至則竄淡水以北諸番此最難治　武勞灣大浪泵等處地廣土沃可容萬夫之耕　八里分社舊在淡水港西南之長豆溪荷蘭時後壠最悍殲之殆無遺種乃移社港之東北淡水各社土官有正副頭目之分稗海紀遊

哆囉滿產金淘沙出之與瓜子金相似番人鎔成條藏巨甕中客至發開甕白炫然不知所用近歲始有携至雞籠淡水易布者　斗尾龍岸番皆偉岸多力文身文面狀同魔鬼出則焚掠殺人土番聞其出皆號哭走避鄭經親兵往勦深入不見一人時亭午酷暑軍士皆渴競取甘蔗啖之劉國軒守半線率數百人至見經大呼曰何為至此令三軍速刈草為營亂動者斬言未畢四面火發文面五六百人奮勇挑戰互有殺傷餘皆竄匿深山竟不能滅僅燬其巢而歸

阿蘭番近斗尾龍岸狀貌亦相似　雞距番足趾楂枒如雞距性善緣木樹上往來跳躑捷同猿狖食息皆在樹間非種植不下樹也其巢與雞籠山相近常深夜獨出至海濱取水遇土番往往竊其首去土番亦追殺不遺餘力蓋其足趾楂枒不利平地多為土番追及既登樹則穿林度棘不可復制矣番境補遺

雞籠山土番種類繁多秉質驍勇概居山谷按其山川則形勝奇秀論其土地則千里饒沃溪間深遠足以設立州縣惟少人工居址荒蕪未闢皆為鳥獸蛇

龍之窟惜哉　偽鄭時上淡水通事李滄愿取金自效希受一職偽監紀陳福偕行到淡水率宜毅鎮兵并附近土著未至卑南覓社土番伏莽以待曰吾儕以此為活唐人來取必決死戰福不敢進回至半途遇彼地土番泛舟別販福率兵攻之獲金二百餘并繫其魁令引路乃偕臨之終不從按出金乃臺灣山後其地土番皆倔強種類未入聲教人跡稀到自上淡水乘蟒甲從西徂東返而自北而南溯溪而進匝月方到其出金之水流從山後之東海與此溪無與其地山枯水冷巉巖峻峭泄水下溪直至返流之處

社有金沙，土番善泅者從水底取之，如小豆粒巨細，藏之竹篦，或秘之甑甗，間出交易。彼地人雖能到，不服水土，生還者無幾。（番上事略）

雞籠霄裡坑仔諸番體盡爍，嬉遊趨走促數，又多斑爛狀如生番。

康熙壬寅五月十六至十八三日大風，漳州把總朱文炳帶卒更戍，船在鹿耳門外，爲風飄至南路山後，歷三晝夜至蛤仔難，船破登岸，番疑爲祇將殺之。社有何姓者，素與番交易，力爲論止，晚宿番社。番食以飯，朱以汙穢，偷番輒避匿不食，借用木器煮釜，番怒其汙也，洗滌數四。所食者生蝦鳥魚等，加以鹽活嚼，生吞相對驩甚。文炳臨行，犒以銀錢，不受，與以藍布稍衣，欣喜過望，兼具蟒甲以送。蟒甲，獨木挖空，兩邊翼以木板，用藤縛之，無油灰，可艌水易流入，番以杓不時挹之，行一日至山朝。次日至大雞籠，又一日至金包裡。

蛤仔難有金，井水極寒，番泅金，先置火及酒於井旁，惣藤纏入，取井底泥沙，口含手掬，急挽而上，寒不可支，飲酒向火良久乃如常，有得一二錢者，有數分者，亦有一無所得者，既非兼金，且散碎難鎔，冒死求利，番人每苦爲之。或云：後山倒咯滿南有金沙溪，金沙從內山流出，近溪番婦淘沙得金，後爲蛤仔難番所掠。

蛤仔難三十六社：礁轆軒社、宇馬氏社、明班女頓社、八知美簡社（一作巴女簡）、嘮拔丹社、基密丹社、八知買驛社（一作巴撈馬撈）、礁仔籠岸社（一作礁人岸）、麻里陳轆社（一作貓里霧）、辛也罕社（一作新仔羅罕）、其杳杳社、須老員社（一作思老）、八陳雷社、奇武燧社、抵密密社（一作芝密）、倒咯倒麥社、礁嘮貓社、巴老鬱社、賓耶知懶社、屏轆社、奇直拔社、賓仔貓力尾社、沉美閣社、歪阿歪阿社（一作歪仔歪）、陳雷女簡社、削骨削骨社、礁嘮密社、巴嘮辛仔員社（一作巴臣那浮老）、壽龜晚社（一作龜滿）、奇武流社、佳笠苑社（一作里先）、支冬仔爛社（一作徵也難），其餘四社一作內生、打郡里劉簡了社（一作期尾笠）、毋罕毋罕貓嘮府，假汙泥看，未知孰是。

陳淵川中：水淡水各社紀程：淡水港水路十五里至干豆門，南港水路四十里至武嘮灣，此地可泊船。內雞心礁陸路六里至雷裡，六里至了阿八里，至秀朗二十里，平里末三里至擺接，北港水路十里中內北投，四里至麻少翁，十五里至大浪泵。此

地可泊船二里至奇武仔十五里至答答悠五里至里族六里至麻里即吼二十里至峯仔嶼上灘水路七十里至蚋脚上嶺下嶺十里渡海十二里至雞籠又淡水港北過港坐蟒甲上岸至八里坌十五里至外北投十二里至雞柔山十五里至大屯二十里至小雞籠七十里至金包裡跳石過嶺八十里至雞籠社

番人逐鹿皆至磺山絕頂有水如池澄然一泓

臺海使槎錄卷六終

男守謙校字

臺海使槎錄卷七

北平黃叔璥玉圃

南路鳳山番一

上淡水（一名大木連） 下淡水（一名麻里麻崙） 阿猴

搭樓 茄藤（一名奢連） 放縤（一名阿加） 武洛（一名大澤機一名尖山仔） 力力

居處

屋名曰朗，築土爲基，架竹爲樑，葺茅爲蓋，編竹爲墻，織蓬爲門。每築一室，衆番鳩工協成，無工師匠氏之費，無斧斤鋸鑿之煩，用刀一柄，可成衆室。正屋起脊，兩竹裂草標左右，如獸吻狀，名曰律武洛，名曰打藍，示觀美也。社四圍植竹木，別以木爲小室，名曰圭茅，或方或圓，或三五間，十餘間毗連，亦以竹草成之。基高倍於常屋，下木上簟，積穀於上，每間可容三百餘石，互供收入，逐年輪換，夜則鳴鑼巡守，雖風雨無間也。

飲食

種秫稻，種黍，白豆、菉豆、番薯，又有香米，倍長大，味醇氣馥，爲飯逾二三日香美不餲。每歲種植，只供一年自食，不交易賣；雖數倍，不售也。歲時宴會，負

肉雜黍每味重設大會則用豕一不治別具飲酒不醉興酣則起而歌而舞舞無錦繡被體或著短衣或袒胸背跳躍盤旋如兒戲狀歌無常曲就見在景作曼聲一人歌羣拍手而和捕鹿除鹿臟外筋肉悉呈土官近番以鹿易酒將捕鹿先聽鳥音占吉凶鳥色白尾長即華雀也（番曰[illegible]任）音宏亮吉微細凶食物餒敗生蟲欣然食之酒以味酸為醇漢人至則酌以待歡甚出番婦侑酒或六七人十餘人各斟滿椀以進客逐椀皆飲衆婦歡然而退倘前進者飲後進者辭遂分榮辱矣客惟盡辭不飲為善

衣飾

男裸全體女露上身自歸版圖後女著衣裙裹雙脛男用鹿皮蔽體或毯披身名卓戈紋青布圍腰下即桶裙也名抄陰武洛曰阿習俱赤腳土官有著履者男女皆簪野花圍繞頭上名蛤網插雉羽名良武洛曰伊習力力曰馬甲奴烏猶漢言齊整也性好潔冬夏男女日一浴赤體危立以盂水從首淋下拭以布或浴於溪用鹿豕脂潤髮名奇馬恐髮散垂各以青布纏頭或以草冬夏不除近亦有戴帽者剃頭編髮將拔髭鬚名乜力其莪髮少惡老長鬚者雖少亦老至頭白不留一鬚好日取草擦齒愈黑愈固項懸螺錢名興那手帶銅鐲或鐵環名手留力力曰勞拔腳帶鐵鐲名石加來皆以飾美故男女並帶之又麻達用咬根任（[illegible]）弩鐲鳴聲另用鐵片繫腰間以助前傳送文移行愈疾聲愈遠雖深夜行鬼物聞道特以不恐穿耳惟茄藤放縤力力一社或以木貫之名勞字

婚嫁

不擇婚不倩媒妁女及笄構屋獨居番童有意者彈嘴琴逗之琴削竹為弓長尺餘以鐵線為絃頭以薄篾[illegible]環其端承於近唇移木聯繫於弓面鼓舌叩之其聲自成（首名口琴）意合女出而招之同居曰牽手逾月各告於父母以紗帕青紅布為聘（[illegible]）女父母具牲醪會諸親以贅名曰了日安六埒亦同之既婚女赴男家灑掃屋舍三日名曰烏合此後男歸女家同耕並作以偕終身大婦反目夫出其婦婦離其夫不論有無生子均分舍內什物各[illegible]近日番女多與漢人牽手者媒妁聘娶之文又加煩矣

喪葬

土官故掛苧布於竿鳴鑼舉屍埋厝址名日坟乘少里至放鼓通社聞一戶齊歸家用板合成一箱置屍於內並以平日衣服什物各半諸親各送青藍布一丈或鹿皮一張同什物與蓋葬所臥床下妻子遷居別室本家及親友各酹以酒魚肉畢鋼其戶歸無論老少仍別索手其子孫則留背披藍布二片謂之掛孝約及期年去之餘番有喪悉如土官惟不敢葬屍耳

器用

飲食用椰瓢名奇錢不用箸以手攫取近亦用錯碗名其矢竹箸名甘直蘆之三木泥以上或用石姥名门六難鍋门巴六汲水用大葫蘆曰大龐崙近亦用木桶坐皆席地或藉鹿皮飲食安置蹲踞而食近始製桌椅以待客番衆仍架竹為榻而蹲踞席地之風少減矣衣糧多貯葫蘆內遠出亦攜以裹行衣近行用竹筒名斗籠貯香米飯以禦饑又編竹為霞籃其制圓小者容一二斗大者可三四石番無升斗以此量米粟黍豆多寡與北路大肚諸社同蔴籠以蕉為之有蓋有蓋或方或圓或

似豬腰形用以貯物弓矢鏢槊亦與北路同刀長止尺許或銹頭或尖葉面以木鞘男婦外出繫於腰間以堅木為木屐高二尺餘闊二尺繪畫以爲以蔽身

附番歌

上淡水力田歌

咳呵呵甚慢里慢那毛呵埋（此時田之後邸）嘆唹老嘆（一）描嗄咳（天今下雨）嘆吧伊加圭貶嫌（及時耕種）嘆麻列嘆呵女門（下秋播種）嘆描螺螺嗄連（好雨節來了）嘆麻萬列其嘻列（播田明年好收穫）

下淡水頌祖歌

巴千拉呀拉呀留（請祖公坐）礁眉咖咖漢連多羅我洛（論我祖先如大山）嗎眉呵于洛呵連（凡行必在前走）呵吱嫣描乃呵連刀（如今我輩子孫）唹嗎礁卑綠呀連呵吱嗎（如今子孫了）無羅嗄連（不如風）巴千拉呀拉呀留（請祖公坐聽）

阿猴頌祖歌

咳阿呵咳仔崙唹老（論我祖）振芒嘆斜連（實是好漢）礁呵留吶也也（如宗番敵）礁留也也連（相爭取）

搭樓念祖被水歌

咳呵呵咳呵嗄（北起祖之祭）加斗寅（時祖公）嗎搏嘆唠濃

彼水中擎搭學哄施仔捺（衆番就走）唐葛多務根（走山內）佳史其加縂加喃（無有粟米）佳史哄唹嗎（也無圓圄）麻踏堀其搭學（衆番好賢若）

茄藤飲酒歌

近呵欽其歪（請同來飲酒）礁午臨萬臨萬其歪（同坐以飲）僧呵那哆描呵欽（不醉無歸）代來那其歪（若曰謝汝）多噴哆萬那呵欽其歪（如今好去遊戲）冠描呵滿催呵欽其歪（若不同去）（醉醺便回家去）

放縤種薑歌

粘粘到落其武難馬涼道毛呀覓其吩嗎（此時是二月天）（好土好園）武明弋礁拉老歪礁嗎喫（不論男女老幼）免洗溫毛雅覓刀嗎林哄萬萬（同去犂園好種薑）嗎米哄萬萬吧唎陽午涼蔦米哄唎呵（俟薑出後再來飲酒）

武洛頌祖歌

噂呵浩孩耶嗄（此句係起曲之調）也連科（先時）鎮唎烏留歧跌唧（我祖先能敵傀儡）那唎平奇腰眉（聞風可畏）鎮仔奇腰眉（如今傀儡尚懼）哄耳奄耳奄掌散嗄（不敢役越我界）

力力飲酒捕鹿歌

文嘮哄唹犇（來賽戲）丹領哄漫漫（種薑）了排裏哄黎唉（去換搞來）伊弃哄嘮力（來醸歷）麻骨裏哄嘮力（釀成好酒）匏黍其麻因刃臨萬哄嘮力（請土官來飲酒）媽良哄嘮力（酒足後）毛丙力哄文蘭（去捕鹿）毛里居哄丙力（捕鹿同）文嘮哄啞奢（復來賽戲）

附載

土官有正副大社五六人小社三四人各分公廨（管事頭目於公廨）有事則集衆以議能書紅毛字者號曰教冊掌登出入之數削鵝毛管濡墨橫書自左而右由淡水入深山番狀如猿猱長僅三四尺語與外社不通見人則升樹杪人視之則張弓相向（鳳山志）

鳳山一邑倉穀多於淡水各社堆貯修葺倉廒悉令土番經治已屬派累至司納出入有社胥有對差或經管僕役諸番原不與聞及遇徵糶兼之孩鼠侵耗或官吏侵盜缺少俱責令各番賠補從前有司總利番民患愚刻削侵吞苦累實甚余飭所司倉廒祇許令土番在外協同看護至倉內穀石及修理倉房不得混派一粟一木稍知警惕

小琉球社對東港地廣約二十餘里久無番社餉同瑯嶠卑南覓皆邑令代輸山多林木採薪者乘小艇登岸水深難於維繫將舟牽挽岸上結寮而居近因偵緝餘孽所司絕其往來矣

南路番童習漢書者，曾令背誦，其寫上淡水施仔洛讀至離婁，人亦僅巴加貓讀左傳鄭伯克段於鄢，竟能默寫全篇〻。下淡水加貓、佳加里文郎誦四書、毛詩，亦能摘錄；加貓讀至先進，礁恭讀大學；放綀社呵里見讀中庸；搭樓社山里貓老讀論語，皆能于書姓名。加貓於紙尾書字完呈上，指口紫陛數字，尤爲番童中善解事者。

武洛社八社中最小，性樸悍，逼近傀儡山。先是傀儡生番欺其社小，人微欲戕之，土官糾集社番伴鬪，大敗生番，戮其衆無算，由是傀儡懾服，不敢窺境。其子孫作歌以頌祖功。冬春捕鹿採薪聚飲，用和音極力刈生番鬪之，知爲武洛社番，無敢出以攖其鋒者。余詩云：受聲一唱頓喧呵，不解腰間誇壘何；傀儡深藏那敢出，爲問武洛採薪歌。

萬吳飛叭上突公六則首付冬內草入山深處向水閣聽之音節皆飛來旨較他諸番競餚送前會社中留客勸銜杯，諸婦相將送酒來，誤進一杯須盡飲，漫分辭受起嫌猜。

南路鳳山傀儡番二

北葉安　山武里（北葉分出）　山豬毛　加蚌（一作加蚌頹）　加務朗　勃朗（一名錫干）　施率（一作汝撒）　山里老（一名山里留）　加少山　七腦搭（一名錫文腦）　加六堂（未知孰是）　礁嘮其難（一名礁加勿）　陳阿修（一名八絲力）（以上舊番）　加走山　礁網楊氏　系率臘　毛系系　望仔立　加籠雅　無朗逸　山里目　佳者惹葉　擺律　柯覓　則加則加單（以上新附番）

傀儡生番動輒殺人，割首以去，髑髏用金飾以爲寶，志占之矣。被殺之番，其子嗣於四個月釋服後，必出殺人取首級以祭。大武力力尤肇悍，以故無敢輕歷其境。飲食居處，傳說不一。有云若輩在深山中，首掌鹿皮，曾昔爲用熊皮蔽之。喜食大龜，用火炙熟，刀劈啖之，以殼爲什器。鎗卵剝去軟皮，和鹽少許而食。麋鹿取其肉，用石壓去血水，曬乾出山，易鹽布米珠過鐵及鎗子火藥，雖傾其所有，以易不顧也。芋極長大而細膩，番以爲糧，熟後陰乾，每食少許，以水下之，可終日不食。或云武力社率芒社、瓜覓社、歷歷社、七腳亭社、擺律社、加籠雅社、無朗逸社、望仔立社、勃朗刺陳那、加勿社、陳阿修

社加務朗社蘆䓫社加蚌社加少山社毛系系社
礁網曷氏社礁嘮律社爲港東里十九社加走山
社系汝臘社系率臘社七齒岸社北葉社心武里
社山里老社八亥社加者膀眼社拜完社山豬毛
社山里目社力力喇社爲港西里十三社從山通
事外委鄭宇云礁巴覓眥轄六社山豬毛社山里
目社賓嘮甌朧社大觧懷社毛邪難社加知務難
社加務朗社轄三社柯覓社擺律社君崙留社擺
灣社轄十二社礁巴覓亡社山嘮老社加查肖難
社陳阿少里社加力氏社加則難社八亥因社礁

來搭來社加老律社加者膀眼社知嘮目氏社君
六樓社佳者惹葉社轄十一社山里留社加少山
社陳阿難益難社擺也也社加走山社則加則加
單社大文里社貓美加社思甲思里奠社施汝臘
社卒武里社加蚌社轄九社礁網曷氏社施率臘
社毛系系社嘮律目社施羅滿社礁嘮其難社八
絲力社加籠雅社勃朗錫干社望仔立社轄二社
無朗逸社七腳亭社又歷歷社蘆底社萬慢屢社
屬山後卑南覓社社轄共六十八社又見別圖有
黎嶺社懷仔社加八丁社口務洒社內卓考社戍

又云共七十二社僻處叢山人跡罕經得之傳聞
無所證據茲畫爲緣由以俟後之留心採訪者
雍正癸卯秋心武里女土官蘭雷爲客民殺死八
亥社加者膀眼社率領番衆數百暗伏東勢莊殺
死客民三人割頭顱以去文武宣示兵威勒得兇
番兩社懸迹僅得一獨讓以歸維時附近生番加
走山社礁網曷氏社系率臘社毛系系社望仔立
社加籠雅社無朗逸社山里目社呈送番豕卓戈
紋番籃蓋願來歸化計七百餘口各社歲輸鹿皮
五張不衣不褲惟於私處以布圍繞土官衣裝加

嗶嘰風吹四肢畢露毛系系社女土官弟勞里阮
頭帶竹方架四圍用紅布縷織成中有黃花紋遠
望如錦綵環繞竹上名達拉嗎亦有飾以孔雀毛者
云非土官不敢加首
甲辰四月舊歸化山里留社土官珍甩覓挈佳者
惹葉社公解蘭朗則加則加單社公解礁麾子卓
擺律社副土官彩文柯覓社公解佘埃卯等獻送
戶口冊共五百二十名口附貢鹿嘛巴（番錦）八咿
咧（卸弓、發門）番豕二隻稱
聖天子愛養黎元下逮番黎聞風嚮化土官內有戴豹

皮帽者名力居樓大羅房如豹頭形眼中嵌玻璨片週圍飾以朱英帽後綴以豹尾亦有戴頭箍者名與曼插以鳥羽十餘枝參差排列垂髮二條云係其妻之髮衣熊豹皮名門褙貫內披短衣曰鴿覓下體盡露惟於私處圍烏布一片名口突勿亦有胸前搭紅綠皁文紋者名曰嚕拔㴷用紅嗶吱折碎間以草絲番婦用卩染成青綠綷錯綜頗為堅緻各佩一刀名曰劈佳另有網袋名細綠皮袋名落母皆以貯行裝者

鳳山令楊毓健令鄭宇撫和生番遣來傀儡山風土性情言之始詳因述其畧鳳邑東南一帶峻嶺深箐足跡不至山前則加蚌山豬毛望仔立等七十二社上連諸羅之務本傀下及鳳山之瑯嶠必脩山後則卑南覓七十二社北通崇爻南接瑯嶠悉為傀儡番巢穴每社各土官一仍有副土官公廨小社僅一土官大社轄十餘社或數社不一共五十四社他如謝必益轄四社瑯嶠轄十四社卑南覓轄六十八社崇爻轄四社山前山後社百四十有奇其居處悉於山凹險隘處以小石片築為墻壁大木為樑大枋為桷鑿石為瓦不慮風雨惟患

地震大枋大石為牀番布為裀食用器具以籐為筐為椸為缽為杓為箸種薯芋黍米以充食種時男婦老幼偕往無牛隻犂耙惟用鐵鋤鑿栽種芋熟置大竹篇上火焙成乾以為終歲之需外出亦資為餱糧農事之暇男則採籐編籃砍木鑿盆女則績苧織布惟土官家織紅藍色布及帶頭織人面形餘則不敢各社生番持與熟番交易珠布鹽鐵熟番出與通事交易土官畜雞犬却不食餘番則以竹木及蓬豕捕獸為活下山則腰佩短刀手執鏢槊竹箭木牌等械背負網袋內貯貨物披髮裸身下體烏布圍遮隆冬以野獸皮為衣熊皮非土官不敢服大雨則以檳榔葉為衣為笠天旱亦祈禱通社男女五日不出門不舉火不食烟惟食芋乾得雨後亦不出門五日謝雨名曰起向各社頭皆留髮剪與眉齊草箍似帽以野草黑齒兩耳穴孔用篾圈撐塞土官副官公廨至娶妻後即於肩背胸膛手臂兩腋以鍼刺花用黑煙文之正土官刺人形副土官公廨祗刺墨花而已女土官削背手掌亦刺墨花此即尊卑之別捕鹿射獵以鹿皮為韜為裰鏢刀弓矢皆所自製最善鍛鐵

銅鐵米珠鹽布嗶吱梳篦。親朋相見，以鼻彼此相
就一點；小番見土官，以鼻向土官項後髮際一點。
凡所轄社小番栽種黍米薯芋，土官抽取十分之
二；至射獵麞鹿山豬等獸，土官得後一蹄。凡嫁娶
則以黑珠刀布為聘，土官取其半。山前山後諸社
每於五年土官暨眾番百十圍遶，各執長竹竿，一
人以藤毬上擲，競以長竿刺之，中者為勝，眾番捧
酒為賀，名曰托高會。酒酣各矜豪勇，以殺人頭多
者為雄長，故殺人之案歲不絕；今歸化，生番習
已盡易。番婦俱以鞦韆為戲，各社戶前因大樹縛

藤縋送為樂，日夕歌唱不絕口。散髮蓬鬆，短衣跣
足，外出掘薯收芋，衣物俱於網袋貯之，行藏於背。
未婚時男女歌唱相合，男隨女肩水負薪，意既投
始告父母，聘之；反目即時分離，男再娶，女別嫁。土
官彼此結姻，不與眾番婚娶；歸化番女亦有與漢
人為妻室者，往來倍親密。土官故無論男女，總以
長者承嗣：長男則娶婦，長女則贅婿，家業盡付之。
甥即為孫，以衍後嗣，無姓氏，三世外仍互相嫁娶。
孫祖或亦同名，子多者名或與伯叔同。父母兄弟
故，家業器用一家均分，死者亦一分，埋葬於屋內
挖穴，四圍立石，先後死者次第坐葬穴中，無棺木，
只以番布包裹其一。分物件置屍側，大石為蓋，米
粥和柴灰粘石縫，使穢氣不泄。婦產死，山頂另開
一塚埋之，亦有哭泣，男女為服十餘日；親
屬六月；土官死，則本社及所屬各社老幼亦服六
月。其服身首纏披烏布，通社不飲酒、不歌唱；父母
之服，長男長女身披烏布，頭荷斗笠，謂不敢見天
也。服滿射鹿飲酒，除烏布，謂之撤服。歲時以黍米
熟為一年，月圓為一月。請與入社與有事他出，聽
鳥音吉則趨，凶則返。酒以黍米合青草花同舂，草

葉包貯四五日，外清水漉之，貯甕一二日即有酒
味。聚飲以木椀盛酒，土官先酌，次及副土官、公廨，
眾番相繼而飲。社番間有角口，無相毆者；有犯土
官令，公廨持竹木撻擊，將其器物盡為毀擲。卑南
覓社有犯及獲獸不與豚蹄，以背叛論，即殺之。
番類兇如傀儡，向負嵎蟠踞，自昔為然。紅毛偽鄭
屢思剿除，恃其負險，攻戰不利，每皆中止；近則種
類漸多，野性難馴，且幼習鏢刀，拈弓矢，輕禽狡獸
鏢箭一發無遺，兇頑嗜殺，實為化外異類。今
聖明臨御，恩澤廣被，有血氣莫不尊親，雖蠻夷悍輕，亦

知向化溯源來歸非強致也
南路鳳山瑯嶠十八社三
謝必益 豬勞鍊一名地藍松 小麻利一名貓籠逸一名貓蘭 施那格 貓裡踏 寶刀 牡丹 家
率 拔蟯 龍鑾 貓仔 上懷 下懷
龜仔律 竹 猴洞 大龜文一名傀儡 柯律
居處
築屋於巖洞以石爲垣以木爲樑蓋薄石板於屋
上名打包前後栽檳榔椰樹蔓藤並種芋荳黍粟
更於山下豎竹爲墻取草遮蓋以爲樓上收穫畢

仍歸山間
飲食
諸番傍巖而居或叢處內山五穀絕少斫樹燔根
以種芋魁大者七八觔時以爲糧收芋時穴爲窖
積薪燒炭置芋灰中仍覆以土聚一社之衆發而
啖焉甲盡則乙不分彼此日凡 番不食雞有傳
紅毛欲殺生番俱避匿遠隱聞雞聲知其所在遂
而殺之番以爲神故不食採山捕鹿不計日期饑
則生嚙水族以草木之實冬則支一月或以煨
芋爲糧無火則取竹木相鑽而出火海邊多石各

番於空洞處傾曬海水成鹽收米三次爲三年則
大會東草爲人頭擲於空中各番創竹爲槍迎而
刺之中者爲麻丹畢華言好漢也各番以酒相慶
三日乃止與傀儡界同
衣飾
男婦用白葛布圍繞曰張面婦短衣曰鴿肉男短
衣曰瑯袍剪紙條垂首曰加篤北或爲草箍束髮
曰腦手足亦用銅鐲曰打閑或以鹿尾束腰曰打
割出入負鹿皮曰藉以坐夜則寢之
婚嫁

各番結婚不問伯叔之子自相配偶惟土官則不
與衆番爲婚男女於山間彈嘴琴歌唱相和意投
則野合各以佩物相貽歸告父母土官另期具豕
酒會土官親戚贅入婦家反目男再娶婦將所生
子女別醮其俗重母不重父同母異父俱爲同胞
同父異母直如陌路呼父曰阿媽稱叔伯母舅如
之呼母曰惟那稱婦母及姈亦如之夫婦相稱以
名庶後同所生子浴於溪中與北路同一產二男
爲不祥將所產子縛於樹梢至死並移居他處鄉
嬌一副與漢人爲婚以青布四疋小鐵鑄一口

米珠飾許爲聘臨期備牲醪白之所親及土官成婚番無姓名以父名爲姓以祖名爲名如祖名甲父名乙即以乙爲姓甲爲名衆番呼曰乙礁巴甲礁巴者番人口吻語

喪葬

番死居內築石洞以葬石板封固生者不別遷喪服則衣白紬圍白布與別社以烏布爲服又不同

器用

社內有製鐵者名曰篤篤亦設而不用與漢人交易鐵器火藥以爲捕鹿之具鏢曰武洛刀曰礁傑弓箭曰木拉錫曰巴六魚網曰下來

瑯嶠待客歌

立孫呵網直（爾來瑯嶠）六呷呵議眉議眉（此處不比內地）那思呵網直務呂哩阿朗耶（爾來無物供應）嗎躭嗎躭（得罪得罪）

瑯嶠谷社俱受小麻利番長約束代積糧芋米貨（乃燒番小麻利即瑯嶠帶半番也）番長及番頭目男女以長承襲所需米珠烏青布鐵鐺漢人每以此易其鹿脯鹿筋鹿皮卓戈紋路多險阻沿海既不可行經傀儡山非數十人偕行未敢輕蹤其境瑯嶠諸社隙地民向多種植別賦今有司禁止悉爲荒田沿海如魚房港大繡房一帶小船仍往來不絕或云十八社外尚有高士港社是人傑社佳諸來社懷裡社咬人土社滑事滑社

附載

卑南覓係番社總名在傀儡山後沿海一帶地與傀儡山相連中有高山聳起相傳七十二社（與前異）各社名不能盡記與社貿易每在山腳沿海處所約行程日五日始窮其境自卑南覓而北有老郎社美基社八里抝社農仔農社（一名仔郎）南須嘮宰社獨馬煙社株栗社貓武骨社佳嘮突社貓籠社白

逸民社佳落社飛鑠社離北路崇爻社地界百有餘里人煙斷絕自卑南覓而南有呂家莽社謝馬下社知本社朝貓籬社咬嘮蘭社寧灣社謝巴寧社幹仔粥社幹仔崙社殼只叟社打甲高社大鳥萬社離瑯嶠地界六七十里亦鮮人跡貨則鹿脯鹿筋鹿皮麖皮鹿皮苧蔴果則蕉實鳳梨蕉檨柑柚檳榔毛柿土番日食薯芋黍秫金瓜鹽自曝用鹿豕魚酒則上珍衣服飾富者烏布爲衣嗶吱爲抄陰爲方幔如平埔熟番之制衣着更短貧者以鹿皮苧衣蔽體耕作無牛亦無鋤鐮僅用一鋤闊

三寸柄長一尺屈足伏地而鋤捕鹿用獵犬弓矢鏢刀網羅婚嫁男女十餘歲時男以鏢爲定迨成婚略無聘禮反目男女各擇匹偶方離産兒用冷水浴雙胎爲不吉委道旁即徙居父母亡視若路人惟爲兄弟姊妹服亦僅除草珠而已起山水路僅容杉板船懸崖石壁無可泊處農仔農社有坑溝一道船至上番擎立岸上船桶拋索土番接索挽進即泊溝內若無接挽溝外無可泊處大雞文謝必益諸社俱有路可通或云自龔箕湖人傀儡山行二日可至鳥道盤旋跋履匪易外此則穿荊度莽越嶺攀藤尤難施步矣拔貢施世榜說

紅頭嶼番在南路山後由沙馬磯放洋東行二更至雞心嶼又二更至紅頭嶼小山孤立海中山內四圍平曠傍岸皆山大船不能泊每用小艇以渡山無草木番以石爲屋卑隘不堪起立産金番無鐵以金爲鏢鏃槍舌昔年臺人利其金私與貿易因言語不諳臺人殺番奪金後復邀瑯嶠番同往紅頭嶼番盡殺之今則無人敢至其地矣

或云瑯嶠山後行一日至貓丹又一日過丹哩溪一日至老佛又一日至大鳥萬社又一日過加仔難社朝貓籬社至里南覓社番長名文吉轄達里武甲等七十二社歲輸正供銀六十八兩零南仔郎港可以泊船由卑南覓一日至八里捫又一日至加老突文吉所屬番界止此至打水安一日又二日至芝母蘭共五社又行五日至直加宣社俱係北路山後生番另詳本社之下凡此山後種亘聲息鮮通野番種類無可查據姑附識於此

臺海使槎錄卷七終

男守謙校字

生番

北平黃叔璥　玉圃

諸羅鳳山番有土番野番之別野番在深山中疊嶂如屏連峯插漢深林密箐仰不見天棘刺藤蘿舉足觸礙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番巢居穴處血飲毛茹種類實繁其升高陟巔越箐度莽之捷可以追驚猿逐駭獸平地諸番恒畏之無敢入其境者冬有賴科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導遊各社禾黍芃芃比戶殷富謂苦野番間阻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番夾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爲天朝民矣有嘗事者能持其議與東番約期夾擊勦撫並施烈澤焚山夷其險阻則數年後未必不變荊棘爲坦途而化盤瓠獏猺爲良民也。稗海紀遊

諸羅山以上皆在深溪峻嶺之間惟知採捕麋鹿貽尚貿易鮮食衣毛所異於禽獸者幾希矣番之性雖剛而很但見小而善疑故無非分之求其技善奔走穿藤攀棘捷於猿猱所用之器鏢鎗鋒利竹弓竹箭雖不甚勁而射飛逐走發無不中倘使稍有知識偶或蠢動亦非易制之衆也。諸羅雜識

臺灣生番素寡爲亂苟有不足則出山屠殺商民然無此類也若專以威則難搗其穴或柔以惠則難飽其貪婪當示之以威武懷之以德意駕馭有術不敢背叛且各社自樹其黨不相統轄力分則薄較易羈束又其俗尚殺人以爲武勇所屠人頭挖去皮肉煑去脂膏塗以金色藏諸高閣以多較勝稱爲豪俠云。海上事略

熟番

平地近番不識不知無求無欲日遊於葛天無懷之世有擊壤鼓腹之遺風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拗深瞪視似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嘓轆聲呼酒曰打喇酥煙曰篤木園相傳宋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爲颶風飄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知年歲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麴蘖無男女皆嗜酒屋必自搆衣必自織績麻爲網屈竹爲弓以獵以漁罔非自爲而用之腰間一刃凡所成造皆出於此惟陶冶不能自爲

得鐵則取搆中兩石自槌之久亦成器別推一二人
爲土官非滇廣徵賦稅操殺奪擁兵自衛者比 稗海紀遊

土番非如雲貴之猫猓猺獞各分種類聚族而居者
也社之大者不過一、二百丁社之小者止有一、二十
丁見在各社有正副土官以統攝番衆然亦支項當
頭無分體統考其實即內地里長保長之役耳 東寧政事集

社商

紅毛始踞時平地土官悉受約束犯法殺人者剿滅

無子遺鄭氏繼至立法尤嚴誅夷不遺赤子併田疇
廬舍廢之諸番謂鄭氏來紅毛畏逃今鄭氏又剿滅
畏其天威矣故其人既懼又甚畏法郡縣有財力者認辦
社課名曰社商社商又委通事夥長輩使居社中凡
番一粒一毫皆有籍稽之射得麋鹿盡取其肉爲脯
并取其皮二者輸賦有餘然後剖無厭視所有不異
己物平時事無巨細悉呼男婦孩穉供役且納番婦
爲妻妾有求必與有過必撻而番人不甚怨之苟能
化以禮義風以詩書教以蓄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
飲食冠婚喪祭之禮遠在百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
俗改觀率循禮教寧與中國之民有異乎余謂欲化
番人必如唐韋皋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責
旦暮之效然後可望蓋亦難言矣然又有暗阻潛撓
於中者則社棍是也[illegible]長夥長通事熟識番情復解
番語父死子繼流毒無已社商有所折耗費此輩坐
享其利社商率一歲更易此輩雖死不移村番人
之愚又欲番人之貧愚則擾奪惟意貧則力不敢抗
即有以冤訴者番語咪離不能達情通事顛倒以對
番人反受呵譴是舉世所當哀矜者莫番若矣乃以
其異類且敝視之見其無衣曰是不知寒見其雨行

露宿曰彼不致病見其負重馳遠曰若本耐勞噫若
亦人也馬不宿馳牛無偏駕否則致疾牛馬且然而
況於人乎抑知彼苟多帛亦重綈矣寒胡爲哉彼苟
無事亦安居矣暴露胡爲哉彼苟免力役亦暇且逸
矣奔走負載胡爲哉異其人何必異其性 稗海紀遊

社餉

喊社之說自紅夷即有之其法每年五月初二日主
計諸官集於公所願贌社商亦至其地將各社港餉
銀之數高呼於上商人願認則報名承應不應者減
其數而再呼至有人承應而止隨即取商人姓名及

所謂餉額書之於册取其街市舖戶保領就商徵收分爲四季商人既認之後率其夥伴至社貿易凡番之所有與番之所需皆出於商人之手外此無敢買亦無敢賣雖可稽餉貨未免於累商也　臺灣府北番社以捕鹿爲業贌社之商以貨物與番民貿易肉則作脯發賣皮則交官折餉日本之人多用皮以爲衣服包裹及牆壁之飾歲必需之紅夷以來即以鹿皮興販有麚皮有牯皮有母皮有麞皮有末皮麚皮大而重鄭氏照斤給價其下四種俱按大小分價貴賤‧年所得亦無定數僞册所云捕鹿多則皮張多

捕鹿少則皮張少蓋以鹿生山谷採捕不能預計也　諸羅雜識

交納鹿皮自紅毛以來即爲成例收皮之數每年不過五萬張或曰萬餘張牯皮母皮末皮麞皮麚皮分爲五等大小兼收僞册報部祇木有止用大鹿皮及山馬皮之說　東寧政事集

番俗醇樸太古之遺一自居民雜沓强者欺番虐番爲俎上之肉弱者媚番導番爲升木之猱地方隱憂莫甚於此社餉一項鳳山下淡水八社番米在僞鄭原數五千九百三十三石八斗蕩平後酌減爲四千六百四十五石三斗諸羅社餉共七千七百八兩零未邀裁減從前猶可支持以地皆番有出產原多自比年以來流亡日集以有定之甌土處日益之流民累月經年日事侵削向爲番民鹿場麻地今爲業戶請墾或爲流寓佔耕番民世守之業竟不能存什一於千百且開臺來每年雜正之供七千八百餘金花紅八千餘金官令採買麻石又四千餘金放行社艦又二千餘金總計一歲所出共二萬餘金中間通事頭家假公濟私何啻數倍土番脂血有幾雖欲不窮得乎今一切陋弊革盡無餘而正供應作何酌征以

蘇番黎之苦　周鍾瑄上滿總制書

捕鹿

鹿場多荒草高丈餘一望不知其極逐鹿因風所向三面縱火焚燒前留一面各番負弓矢持鏢槊俟其奔逸圍繞擒殺漢人有私往場中捕鹿者被獲用竹桿將兩手平縛鳴官究治謂爲俁餉相議者而或不吉踏伏鏢箭以射之若雉兎則不禁也

番役

凡長吏將弁遠出番爲行輿行笥襆被皆其所任疲於奔命久矣付爲嚴止余巡視南北兩路概不

令任諸力役惟過淡水虎尾大肚溪深水漲用五六人擎扶筍輿稍以錢糧假宿社寮及兵弁與從栖止處悉酬以煙布諸番驩甚謂為從來未有間以所食物予番則驩然盡飽問何故跣足曰非樂此特無履耳可見人性皆同

土官饋獻

新官蒞任各社土官瞻謁例有饋獻率皆通事書記醵金承辦折茶麂鴨惠泉包酒從中侵漁不止加倍余初抵臺時正值農忙兼值溪漲往來僕僕必致廢時失業檄行鳳諸二縣禁止派動赴府呈送禮物通事輩無可生發亦不慫恿其來也

番界

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廬殺人視為故常其實啟釁多由漢人如業主管事輩利在開墾不論生番熟番越界侵佔不奪不饜復勾引夥黨入山搭寮見番弋取鹿麂往往竊為已有以故多遭殺戮又或小民深入內山抽藤鋸板為其所害者亦有之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鳳山八社皆逼傀儡生番放索社外之大武力力枋寮口埔蓋林六根茄藤社外之糞箕湖東岸莊力力社外之崙仔頂四塊厝加泵社口下淡水社外之舊檳榔林莊新東勢莊上淡水社外之新檳榔林莊柚仔林阿猴社外之揭陽崙柯柯林搭樓社外之大武崙內卓佳莊武洛社外之大澤機溪口俱立石為界自加六堂以上至瑯嶠亦為嚴禁諸羅縣漢門之九芎林淡水溪墘（未或埤字之誤）大武壠之南仔仙溪墘茄茇社山後嗚嚼罔之九重溪老古崎土地公崎下加冬之大溪頭諸羅山之埔姜林白望埔大武壠埔廣麻產內埔打貓之牛屎坑口葉仔坑口中坑仔口梅仔坑山他里霧之麻園山腳庵古坑口斗六門之小尖山腳外相觸溪口東螺之牛相觸山大里善山大武郡之山前及內莊山半線之投揀溪墘猫霧揀之張鎮莊崩山之南日山腳吞霄後壠貓裡各山下及合歡路頭竹塹之斗罩山腳淡水之大山頂山前并石頭溪峯仔嶼社口亦俱立石為界由雞籠沿山後山朝社蛤仔難直加宜即南覓民人耕種樵採所不及往來者鮮矣

吞霄淡水之亂

康熙己巳二月吞霄通事黃申征派無虛日社番苦之會番捕鹿申約先納錢米而後許出土官卓个卓霧亞生等大謀殺申及其夥十餘人黎將當秦進勦以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四社番為前部死傷甚衆復遣岸裡番繞出吞霄山後夾擊設伏殺之五月淡水土官氷冷率衆射殺主賬金賢及與賢善者盡殺之與个霧等通水師把總失其名誘而執之

吞霄去半線百里夾倒旗太平二山之間路通內山有險可恃昔年防汛止於牛罵隔吞霄六十餘

里故卓个卓霧等敢於為亂

氷冷為官兵圍急全社竄伏山上削竹為籤以溺浸之火炙數次堅黑如鐵遍插於山人不能前後為把總誘執駢斬其首屍游各社有請乞免游者謂番頭過此則一社皆瘟後將氷冷梟示淡水海岸諸番遠望迂迴而行並不敢履其境

馭番

生番殺人臺中常事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穿林飛箐如鳥獸猿猴撫之不能勦之不忍則亦未如之何矣惟有於出沒要隘必經之途遊巡設伏大張礮火礮示軍威使彼畏懼而不敢出耳然此皆由於地廣人稀不闢不聚之故不盡由侵擾而然蓋生番所行之處必林木叢茂荊榛蕪穢可以藏身遇川原平埔則縮首而返不敢過其殺人割截首級烹剝去皮肉飾髑髏以金誇耀其衆衆遂推為雄長野性固然設法防閑或可稍爲斂戢究未有長策也然則將何以治之曰以殺止殺以番和番征之使畏撫之使順闢其土而聚我民為害將自息久之生番化熟又久之為戶口貢賦之區矣 東征集

臺灣歸化土番散處村落或數十家為一社或百十

家為一社社各有通事聽其指使所居環植莿竹社立一公所名曰公廨有事則集耕欲僅給家食不留餘蓄日事佃獵取麋鹿麏麂為生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未婚娶者夜宿公廨男女答歌相慕悅而後爲夫婦拔去前齒齒皆染黑傳所謂黑齒雕題者乎性好勇尚力所習強弩鐵鏢短刀別無長刀利戟藤牌鳥鎗之具或與鄰社相惡稱兵率衆羣然鬨鬪然未嘗有步伐止齊之規鬨罷散去或依密林或伏莽草伺奇零者擒而殺之所得頭顱攜歸社內受衆稱賀漆其頭懸掛室內以數多者稱為雄長要其戰爭長於

埋伏掩襲之謀利於磽巖草樹之區便於風雨窅暝之候若驅之於平坂曠野之地則其技立窮且可以制其死命者有二其地依山並不產鹽斷絕其鹽彼將搖尾求食矣一也春夏之際其地雨多而露濃故一望蓊翳至隆冬之日則一炬可盡彼將鳥獸散矣二也夫生之殺之其權在於我土番豈能爲吾患乎若利其有而資之以鹽任社商剝剋而不之禁令鑿齒之倫鋌而走險乃復不察地勢審利害苟且動衆而曰土番能戰也豈不謬哉大凡土番雖稱殊悍而頗近信倘招之以義撫之以恩明賞罰善偏聚以導

之吾見耕者織者安於社敬事赴公者服於途其風猶可近古也　理臺末議

社番不通漢語納餉辦差皆通事爲之承理而奸棍以番爲可欺視其所有不異己物藉事開銷朘削無厭呼男婦孩稚供役直如奴隸甚至略賣或納番女爲妻妾以至番民老而無妻各社戶口日就衰微尤可異者縣官到任有更換通事名色徵費或百兩或數十兩不等設一年數易其官通事亦數易其人此種費用名爲通事所出其實仍在社中償補當官既經徵費到社任意攫奪皆復能

鈐管約束因與道府約嗣後各社通事俱令於各該縣居住社中有應辦理事件飭令前往給以限期不許久頓番社以滋擾累盜買盜娶者除斷令離異仍依律治之至通事一役如不法多事即當責革若誠實無過便可令其常充不得藉新官更換混行派費違者計贓議罪

肄業番童拱立背誦句讀鏗鏘頗革咮離舊習陳觀察大聲有司教之責語以有能讀四子書習一經者復其身給樂舞衣巾以風厲之癸卯夏高太守鐸申送各社讀書番童余勞以酒食各給四書一冊時憲書一帙不惟令奉正朔亦使知有寒暑春秋番不記年或可漸易也

附

題咏

裸人叢笑篇十五首　孫元衡

聖威懾海若崩角革頑凶昔從倭鬼役今爲王者農酋長加以冠族類裸其躬震驚鞭撻成嬉戲刀劍鋒臺郡出守羅星宿云是大唐王與公五十二區山自東南極蜈蚣北雞籠渾沌不鑿天年終衛髮綫靡草鐵墊如梳竿獨竦兒鹰立兩岐顙角端不簪亦不弁雜卉翠以翰謂當覩髮從厥貉爾胡不

兇能自完
鑿圉貫竹皮括輪象日月分衛其身國俗雙擒色若
銀我聞無腸之東聶耳國趨走捧持猶捧珍又云一
耳爲衾一爲茵非其筋骨强相效嗚呼坎德胡不長
幽耳夫何以晧爲又奚取於漬汁而漆頤爲竹辟旋
芳其肪曇氏毋寧悲染綈
倒懸覆腕如槃類羊織竹爲箴約肚束腸行犇登躍
食少力强蜂蠆豕賸逐鹿踰岡將刀斷之挽手上堂
爲語楚宮休餓死盍習此術媚其王
短布無長縫尚元戒施稿桶裙本陋制不異蠻犵狫

犵蠻鑿齒喪其親爾獠鑿齒嫁其姻雜俗殊風仁不
仁
管承鼻息颺簫音笏亞齒隙調琴心女兒別居椰子
林雄鳴雌和終凡齊不埋耶嬢回面哭生男贅婿老
內獨但知生女㦸門楣高者爲山下者谷貓女脉新
相鬪姸醉歌跳舞驚鴻翩蹁長朝來易服籍東家麻
逵西家仙
接飛軼走縱行橫施精肌雕皮勇者是儀寇文擲弱
家表貫服背展鵰鷄胸獰豹蝎跳貺脩釬璦珞項披
蠢然身首犂黧尸

毋山宜鹿豕於棷橄麋麑𪁧吻尋行野伏諸番卽之
長鈹彎鉏弩櫑蹟嚙倍於殺戮憑藉商手賊公局獲
車既傾空有營彌犇犸食何苦辛自衆頭於刑蹄而
剖腹
爾之生也懸刀代弧爾之壯也畜犬爲徒蒙筌以卧
肉以餔縱橫猛氣凌殷虞番豺狀犲不可吁爭先突
趨當百夫功多齒鈍衰匪辛日暮纍纍嘷路隅
虎山可深入傀儡難暫逢亻頻人肉競人首職首委
肉於兕獼驚俯飛駭獸走腰下血模糊諸番起相壽
崩泉下瀏 尺波女兒没水如搴拋中官投棄山之

阿至今仙氣留雲爲生男洗滌意非它無孿無孳無
沈痾他日縱浪有動業爲鯨爲鯉爲蛟螭
鼉鼓轟林人野哭舉屍焚炙𤓰以燠蝎蚋不敢侵螻
蟻浸相逐埋骨無期兩頰屋安置鬼牛與鬼鹿鬼殘
日夜傷幽獨
全人竄伏來海濱五世千世爲天民花開省識唐虞
春阡陌雜作如無人披草敲竹鉗口合辟道路以目
爰契天與華人偶之然不嗅秫粉如豆萁如薪
寒噉玉英粲醴酥爲飯盆屏五齊三事而狄康不聞
準人準口量餘粟一楹一瓢萬事足嵩嶽者無懷古

民白刃酣交猶鬬殺

秋日雜詩三首　孫元衡

諸番多竄宅深就瘴雲安竹樓疑巢館茅房好馬鞍
山荒朝獵豹田熟夜防豬此是羲皇上文身似羽翰
借此飄零眼浮觀別異同四時無此候百物有奇功
版籍議孺婦蠻邨渾賤翁禮輸那可廢應笑學鄒筍
眼底天民在熙熙共往來忘年驚髮變改歲待花開
即俺聲石箭安家蠻咒反唱歌爭欸客與取女郎回

土番竹枝詞二十四首　郁永河

生來曾不識衣衫裸體年年耐歲寒犢鼻也知難免
俗烏青三尺是圍闌　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
烏翼形一變又為文豹鞹蛇神牛鬼共猙獰　胸背
斕斑直到腰爭誇錯錦勝紋綃冰肌玉腕都文遍只
有雙蛾不解描　番兒大耳是奇觀少小都將兩耳
鑽截竹塞輪輪漸大如錢如椀復如盤　丫髻三叉
似幼童髮根偏愛繫紅絨出門又插文禽尾陌上飄
颻各鬪風　覆額齊眉繞亂莎不分男女似頭陀晚
來女伴臨流浴一隊鸕鷀漾綠波　鏤貝雕螺各盡
攻陸離斑駁碧兼紅番兒項下重重遶客至疑過繡
嶺宮　銅箍鐵鐲儼刑人鬪怪爭奇事事新多少丹

青摹相畫圖那得似生成　老翁似女女如男男
女無分總一般只角有髭皆拔盡頰眉都作婦人顏
腰下人人插短刀朝朝磨厲可吹毛殺人屠狗般
般用競罷樵薪又宰猪　耕田鑿井自熟手緩急何
曾叩比鄰構屋斷輪還結網百工俱備　人身輕
身趁捷似猿猱編竹為箍束細腰等得吹簫尋偶侶
從今割斷作妖嬈　男兒待字早離孃有女成童任
遠颺不重生男重生女家園原不與兒郎　女兒纔
到破瓜時阿母忙為構室居吹得鼻簫能合調任教
自擇可人兒　只須嬌女得歡心那見堂開孔雀屏
既得歡心纔挽手更加鑿齒締姻盟　亂髮鬖鬖不
作鬟常將兩手自搔肥飛蓬畢世無膏沐一樣綢繆
是室家　誰道番姬巧解釀自將生米嚼成漿竹筒
為甕林頭挂客至開筒勸客嘗　夫攜弓矢婦鋤耰
無褐無衣不解愁番劇一回歸故體雨來還有鹿皮
兜　竹弓箭矢赴鹿場射得鹿來交社商家家婦子
門前盼俺惟餘腦是頭勝　箬葉元宵是小朋劉將
獨木似浮瓢月明湖蕩歌如沸如是番兒夜弄潮
種秫秋來甫入場舉家為計一年糧餘皆釀酒呼群
輩共醉平原十日強　黎剃敬服已蒙化男女無分

只穿紅或曳朱襦或牛臀七宵氣象已從容　土番
舌上掉部盧對酒歡呼打刺酥閩說金亡進元雖跋
風吹到始謀居　深山負險聚遊魂一種名爲傀儡
番博得頭顱當戶列髑髏多處是豪門

臺灣近詠上黃史使　　藍鼎元

番黎素無知渾噩近太古詐爲巧僞引訟爭亦肆侮
雖耽動殺機其心將莫禦所幸弗聯屬社社自愚魯
太上用夏變夷冠與居處使彼忘爲番齊民淆黨羽
其次俾畏威罔敢生非迕無虐無今傲服勞安作苦
忍勝飢亂階煦嘘鼠爲虎所以王道不不爲矯枉補

內山有生番可以漸而熟王化棄不收獷悍若野鹿
茅筍截人首飾金誇其族自古以爲常近者乃更酷
我民則何辜晨樵夕弗復不庭宜有征振威寧百谷
上閣聽民據番剝賦亦足如何計退避盡驅俾肆毒
附界總爲戕務遊及株禱

題同年黃玉圃番社圖　　呂謙恆

九重渙汗使臣卿萬里蠻荒跂踵時耳目全開天海外土
風盡入竹枝詞

題黃侍御番社圖　　陸榮秬

日麗中天萬國環八埏風俗縱圖間誰言異域雕題
遠只在瀛洲小水灣　淌時絕島似仙鄉密箐深林
化日長捉罷野牛還捕鹿閒來飽啖夜舂糧

番社雜詠二十四首　　黃叔璥

絕島中華古未通生來惟鬬此身雄獨餘一面猙
獰外人鳥樓臺刺自工文身　剖竹爲椽扇爲簷茭空
擎樑上始編茅落成合社欣相賀席地壺漿笑語
高作室　荒地欲緣園吏朕詠茅覆草合秋初種時
禾稻驚風雨雜植還教薏苡扶種園　小樓貯粟號
禾間剉竹編茅蓋自間應識名禾知本計可專飲
血事搜山禾間　蠻婦織作亦殊勤圓木中空槽口
分尺布可堪持北去但令知有達戈紋書紙　霜鐘

雲磬韻雙清竹處邨莊旋旋鳴北客初來聽不厭
那知此是夜舂聲夜舂　未負耕犁未服蔪誰教馴
狎入欄攻昔只自慣無鞍馬大武山頭捉野牛捉
牛　御沫汗魚鏢躍波矢無虛發巧如何於今苦學
漢人法駕筏施罛爭獲多射魚　地闊年來少鹿場
焚林設阱兩搜傷擒生剪耳加黃犢相逐平原互
鬬強捕鹿　盛植檳榔覆四檐濃陰夏月失嚴炎猱
升取子飛騰過不用如鉤長柄鐮猱採　出草秋深
盡夏初刖蹄剖腹外無餘當官已報社商革百穀

雞豚一一書社餉　欲皮時出內山深左右傳來甫
至今莫道漢人曾未到熟番有路效探尋　互市　不
為穴處不巢巔布毯牢將雨樹纏此味睡鄉人不
識不須化蝶自翩翩　樹宿　社中各自置樓高獨踏
更番未覺勞擊柝鏗嚴鏢箭利儘教鼠竊遠潛逃
哨望　未經牽手尚褸閒習慣身輕走若飛涼夜月
明齊展足羨他貓女願同歸　鬪捷　製琴四寸截瑣
玎薄片青銅竅可彈一種幽音承齒隙如聞私語
到更闌　嘴琴　配他弦索亦相宜小孔橫將按鼻吹
引得鳳來麦唱後何殊秦女欲仙時　鼻簫　贅婿為

兒婦是家還齒墨齒擦蕉花何如高架迎歸去偕
老相期禮自嘉　迎婦　生兒出浴向河濱仙氣長留
冷逼人三保當年曾到處南洋諸國盡稱神　浴兒
殊風難陋尚巢論恤老收窮占意存長者逢迎皆
郊步朋儕相見亦寒溫　遠路　外沿大海內深溪浮
木葫蘆舟們攜推有上官來從過眾擎如蟻兩行
齊　渡溪　曆書不識歲時增月幾廻圓稻一登鄰社
招邀同報賽竹杯備地俗相仍　賀歲　男冠毛羽女
鬘髮衣極鮮華酒極酣一度齊咻金一抑不知歌
曲但喃喃　賽戲　紅毛舊習篆成蝸漢楚今開近社

皆謂說鴃難可化洋林已見好音懷　賽戲

臺海使槎錄卷八終

男守謙校字

龍沙紀略一卷

（清）方式濟撰

清乾隆二十年桐城方氏刻述本堂詩集本

龍沙紀略一卷（內閣中書方維甸家藏本）

國朝方式濟撰。式濟字屋源，號沃園，康熙己丑進士，官中書舍人。是編乃式濟之父登嶧謫居黑龍江時，式濟往省，因據所見聞，考核古蹟，勒爲九門：一曰方隅，二曰山川，三曰經制，四曰時令，五曰風俗，六曰飲食，七曰貢賦，八曰物產，九曰屋宇，總名曰龍沙記略。考後漢書班超傳贊曰：坦步葱雪，咫尺龍沙。章懷太子注曰：葱嶺，雪山；龍堆，沙漠也。漢書匈奴傳曰：康居烏孫豈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孟康注曰：龍堆形如土龍身，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在西域中。又酈道元水經注曰：鄯善國東垂當白龍堆，則龍堆在西不在東。又漢書武帝本紀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顏師古注曰：沙上曰幕，直度曰絕。後漢書西域傳曰：孝武深維長久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幕。又竇憲燕然山銘稱絕大漠。李陵則歌稱經萬里兮度沙漠，則沙漠適繞西北，亦不在東。自劉孝標有賦得龍沙宵月明詩，李白有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之句，始悞以龍沙爲一地，而詩家遂沿爲塞外之通稱。式濟記東北之事而以龍沙爲書名，蓋沿用舊文之故。不知自唐以來，渤海大氏奄有斯土，已久爲城郭宮室之國，豈可以龍沙爲目哉。然白山黑水之間，古來輿記，大抵得諸傳聞，即近時修志乘者，秉筆之人，亦未必親至其地。式濟久住於斯，又閒居多暇，得以游覽詢訪，究其詳悉。如辨混同江源出長白山，土人呼爲松阿里江。松阿里江北與諾尼江合流東北，受黑龍江，又南受烏蘇里江，匯注於海。因其納三江之大，故名混同。蓋松阿里自南而北，黑龍江自北而南，歷二千五百里之遙，兩江不得混稱。其上游未會時，仍當稱松阿里江云云。此足證金史混同江一名黑龍江之誤。又辨金史宋瓦之譌松花。又搜討黑龍江源與塞外入江諸小水，及精奇尼江、諾尼江諸派，亦多盛京通志所未載。固志輿圖者所必考。舊附述本堂詩集後。今以所載悉屬地理，故析而錄諸史部焉。

方隅

桐城方式濟屋源著

遼金沿革傳聞異辭黑龍江尤爲絕域古史書而不詳
國朝大一統之化方隅日廣余備極搜討得梗槩以參
自奉天邊關東出威遠堡門而郡縣盡外有七鎮曰吉
林烏喇曰寧古塔曰新城曰伊蘭哈喇屬寧古塔將軍
轄由新城之白都訥渡諾尼江而北曰卜魁曰墨爾根
曰艾渾屬黑龍江將軍轄皆在奉天府東北
唐與以散治將溫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龍江按後魏有

黑水部唐有黑水府府治在今寧古塔西而今之稱於寧
古塔新城隸焉以黑水名者因黑龍江凡也黑水部四
至無考今腦溫江在寧古境內
卜魁站名土人謂在新城之北八百里五七站或曰大
力人爲而此曾有布特哈居此故名今曰卜魁誤也或曰
有達呼里人名卜魁耕於此故以名之置軍民萬戶府五
一曰寧古江今卜魁北嫩江而寧古江未知所在傳
站去城十五里地名寧年今寧古城後移此城因
此名昔文書皆稱之
墨爾根河名鎮城依河西在卜魁東北四百二十里距

六站相傳康熙初年掘井得石有莫來耕三大字繫唐
年號余按唐疆宇不及此且非誥誡勅石語也
艾渾在墨爾根東三百四十里距五站一名艾許古可
畏也鎮城在黑龍江西岸江之東有舊艾渾城相傳元
黑龍衛城也自鎮城西北千一百里爲雅克薩城舊址
過此而西又千餘里今邊界立有界碑
按輿表黑龍江將軍境東至海左千里西至喀爾喀界
一千八百里南至松花江八百里北至俄羅斯界三千
里據卜魁言也其言松花江指白都訥也左界皆元穴
今度俄羅斯自西北蒙延至正北爲地甚廣今界碑在

西北吊班格里必齊河之東而北有山爲限
考四境元時盡隸版圖明代皆蒙古席帛達呼里紅呼
里索倫散處也
國朝之初先歸附焉後俄羅斯侵入境內築城曰雅克
薩人順黑龍江而南據呼麻拉康熙二十三年
上命寧古塔副都統薩布素率師由松花江入黑龍
江上流伐之彼引呼麻拉兵保雅克薩城大兵次於艾渾
立城與之相拒康熙二十八年圍雅克薩城攻之急彼
遣使請和許
則爾衍

伊解圍聽其去而雅克薩城廢西距千餘里立界石艾渾遂永為重鎮以薩布素為黑龍江將軍從征軍士自寧古塔遷斾于家焉復於墨爾根設衙領卜魁設副都統分兵為協鎮康熙三十二年薩師以墨爾根居兩鎮間首尾易制奏請移節而艾渾改駐副都統康熙三十八年復以墨爾根地府不可容眾奏移卜魁而墨爾根增置副都統令將軍仍稱黑龍江者存艾渾之官之始也

俄羅斯古大食國歷今一千七百一十餘年元大汗與其弟分牧地其弟浅俄羅斯即以封之曰察罕汗尚為察罕汗即可汗之稱國仍舊名元入中土沿隋渦江黑龍江置驛歲與察罕汗通制慰江岸殘址猶有存者其王都曰脫博斯奇城近邊曰尼撲處城邑楞額城尼爾苦斯城尼爾苦斯有總管駐守入通市者皆尼撲處人別其種曰羅剎誤者鴻人誤老羌

卜魁城之南諾尼江以東至鐵河以西蒙古杜爾伯特地與長六杜爾伯特東至黑龍江將軍界一百八十里西至札賴特界三十里南至郭爾羅斯鎮國公界一百四十里北至索倫界一百里

杜爾伯特以南至松阿里江北岸蒙古郭爾羅斯地按與表郭爾羅斯東至杜爾伯特界八十里西至本部輔國公界一百四十里南至烏喇將軍界一百四十里北至杜爾伯特界一百二十里蓋杜爾伯特地象曲尺與郭爾羅斯錯故東北皆倚也

卜魁城西渡諾尼江蒙古札賴特地與表云札賴特東至杜爾伯特界三十五里西至郭爾羅斯鎮國公界一十五里南至郭爾羅斯輔國公界一百五十里北至色衣堡山無交界余按西至當是科爾沁鎮國公界郭爾羅斯似誤與表載科爾沁鎮國公地東至札賴特界可證

黑龍江以南枹心河以北諾尼江以東鄂爾姑納河以東八關人索倫地

黑龍江以北精奇尼江源以南虞人鄂倫春地其眾夾精奇尼江以居

鄂爾姑納河以西枯輪海以北鄂羅斯虞人地

枯輪海以南喀爾喀河以西巴爾虎地

山川

卜魁以南至新城數百里皆平漠其三面之一百里內不無山過此則巖巒環叠多從興安嶺發脈而溪澗陂湖之水瀠洄於境內者以數百計皆蒙古名莫能其義

最大者三江黑龍精奇尼諾尼也寧古塔屬之松阿里
烏蘇里二江與諾尼黑龍會為混同而受境內諸支流
故並紀之江曰烏喇河曰必拉湖曰諾羅海曰鄂模
黑龍江源明一統志云出北山　盛京通志亦祇云出
西北塞外今按江源出俄羅斯境其上游為敖嫩河敖
嫩源出河母巴與安諸山之南東流六百里與科勒蘇
河合又東北八百里受衆流為黑龍江北會泥揆處河
經泥揆處城東又三百餘里北流至昂班格里必齊河
界碑入我境東抵察哈璽峰凡一千五百餘里復東南
流六百里經多斯峰呼麻拉故墟之間至額蘇里與精

奇尼江合其合處猶未至艾渾數十里也
過新艾渾城東門稍東南流經拖里爾峰博拮里山西
北至蘇爾喜峰之北又折而東經茂峰喀木之間至業
爾白黑河與松阿里江合西北視艾渾城已千里矣
江在俄羅斯境內河之自西而東入江者九曰巴爾稱
曰阿哈楚曰他爾巴哈泰曰圖魯泰曰他拉巴爾集曰
特穆曰俄克碩曰俄倫曰昂依德河之自南而北入江
者三曰揆拉訶集曰圖里格曰溫多
其自界碑横而東也河之由西北而南入江者九曰阿
集塔格里必齊曰卓爾克奇曰昂班格里必齊曰俄羅

曰倭爾多昆曰烏里蘇曰博倫穆達曰額爾格曰必勒
罕也自南而北入江者四曰鄂爾姑納河曰末河曰尼
牧勒河曰旁康河鄂爾姑納為俄羅斯界河故其名獨
著小河滙此而入江者十有一曰依木曰牛耳曰墨里
絅肯曰特爾布爾曰根曰開拉里曰伊密曰特納客曰
甦曰莫勒根曰札敦而伊密特納客甦莫勒根札敦五
河又滙於開拉里以入鄂爾姑納達於江
枯輪海周匝千里在黑龍江之南開拉里河之左其南
有烏里順河烏闌泉及俄羅斯之克魯倫河皆北來滙
於此由鄂爾姑納達江克魯倫河發源之山與黑龍江

源河母巴與安南北相望亦大川也
枯輪海東南八百里內又有鶚爾必海烏闌海市肯里
海以受南北山之水其支河七曰阿母巴哈爾渾曰伊
闌色揆曰喀爾札布魯克圖訶爾訶齊曰西巴拉泰
曰呼魯忽泰曰喀爾喀各以距三海近者入之而仍由
烏里順河北注以枯輪為歸宿
江自察哈璽峰而南也至呼麻拉城始有支河曰呼麻
拉河由西北入也其滙入呼麻拉之小河四曰他哈曰
呼集里曰窩勒科曰呼蘭其發源多斯峰下者有河曰
揆林發源阿拉爾山下者有河曰黑勒爾由東北入也

斜與墨勒爾相對由西北入者曰枯丁河又新艾渾城之前曰昆河博枯里山麓曰孫河入孫河滙流者曰占河皆由西北入又宋德赫山發源者曰墨里爾克河閻勒爾山發源者曰博吞河皆由東北入與孫河相射江自蘇爾喜峰復折而東也峰之左曰牛滿河峰之右曰谷拉河又茂峰之左曰吉林河茂峰之右曰枯木奴河又有朱春河枯育魯河蘇魯河必占河由東北而入江者八也入卧龍旗河五耳噶爾河西林母地爾河西鴉鹽河滙牛滿以達於江者也與牛滿斜對曰旗爾芬河過此又有五音河嘉里河富河價河莫爾白里河由西南而入江者六也

盛京通志云黑龍江即薩哈連江薩哈連者黑也金史云混同江一名黑龍江水微黑者混同源出長白山舊名粟末江遼改為混同江土人呼松阿里江金志淡宋瓦人傳誤松花其流自南而北黑龍江自北而南其與黑龍會歷二千五百里之遠則兩江不得混稱明矣松阿里江北與諾尼江合流折而東北受黑龍江又南受烏蘇里江匯注於海內其納三江之大故名混同則其上游未會於諾尼仍當稱松阿里江也欽祖從遼移次黃龍次混同江與哥楪乘赭白馬競涉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立廟致祭蓋坤靈所鍾由來舊矣

精奇尼江　盛京通志不載精奇尼形容之詞如云盛哉是也江源出境內極北之山在察哈顏峰之北浒及千里江形如弓東南流八百餘里合西里母低河復折而西三百餘里至額蘇里與黑龍江合

河之自西北而東南入於精奇尼江者二納爾赫蘇希河拖喀河也自東北而西南以入者十有七最大者曰阿爾集曰寧尼曰西里母低也其小河由阿爾集以達者額爾格也烏能也烏拉喀也由寧尼以達者勒都也納牛也由西里母低以達者陰鏗也畢沙也陽奇爾也

那拉也鄂爾模爾科也木尅也稍額也外此曰烏爾格曰詫莫曰貝敦烏爾格與江發源一山雙汊並下不百里而合詫莫貝敦發源於都占奇山後迤邐以入於江將盡矣

諾尼江即腦溫江　盛京通志作諾尼蒙古謂腦溫為碧諾尼蒙詞今呼嫩江則一統志云源出西北邊外不可考嫩江之在則為誤脫而一統志載之者第指其與松阿里合流處故不知其源今按江源出宜呼爾山山在黑龍江之南與安嶺下江流自北而南經齊克達奇山之東額勒克哥山之西衛墨爾根城北引波行鄉西

下抵卜魁城西門凡一千四百餘里與松阿里江合
河之自西北而東注諾尼者十有八曰東郭羅曰喀拏曰孤壘鏗曰訥都兒曰多布科爾曰謳鏗曰甘河曰雖窩兒曰努敏曰必膩曰格尼曰阿倫木曰枯爾奇魯曰杼兒曰機勤曰哈岱坎曰拖心也東郭羅發源于興安嶺與江源針並遙望水光夾瀉近接宜呼爾山故誤謂諾尼兩源並出也至諸河互有支幹雖窩兒由甘河達江必膩格尼由努敏機勤由枯爾奇魯河哈岱坎由杼兒河拖心由綽爾河
河之自東而西入諾尼者十有二曰納玉兒曰喀魯兒曰倭多曰容奇爾曰墨陸爾曰木訥爾曰訶魯爾曰墨爾根曰羅拉喀曰訥木爾曰塔葛爾也容奇爾由墨陸爾達江木訥爾由訶魯爾達江羅拉喀由訥木爾達江又納玉兒喀魯兒之間有湖曰依克車勒克奇湖不通江

境之南界松阿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四百餘里經吉林鎮城之東又西北流二百里出法塔哈邊折而西繞白都納城南西北三面凡三百餘里與諾尼江合其上游之支河不具載自合諾尼東北流一千六百里北會黑龍江又四百里南會烏蘇里江是名混同江江之南甯古塔其北為境內地河之自南而北入江者六曰拉林曰阿爾楚庫曰非克圖曰奇普拉曰馬海曰呼拉哈西北入江而流長者曰亦肯河其小河由亦肯以達者曰希非勒曰博訶里曰發兒渦渾又有敖乾河旨達妣河阿妣巴河皆西北流以入馬河之自北而南入江者曰呼輪河其小河之由呼輪以達者曰通鏗曰納民曰額渾曰額集米曰呼拉庫其呼輪以東河之南滙於江者曰碩羅曰富特庫曰木淋曰阿集格富拉渾曰昂班富拉渾曰西林曰昂班烏那渾曰西帛曰昂班呼特亨曰巴蘭江之北三百餘里有圖海發源汪㵎出坎滙小河十有三東達於江曰烏莫虛曰哈木奇曰依春曰查里曰必罕曰富集曰活曰存曰洪鳥曰木孫曰圖曰哈羅曰阿西克灘

烏蘇里江發源西富塔山之北在甯古塔之東千餘里歷千二百里北與混同江合將入之數十里東西歧而為二自是東北流合黑龍精奇尼諾尼松阿里烏蘇里五江之水歷千餘里入海此千餘里內河之自北而南滙入者二曰奇母尼曰枯魯河之自西而東滙入者十有九曰努雷必兒特曰克赤曰富達兒他拉哈曰兴兒奇他拉哈曰格林曰勾根曰科兒古曰卓羅曰多林曰

赤克圖哈曰必占曰犀陳曰梅枯曰亨滚曰齊林依曰喀爾米曰約米曰里赤曰法特海其由格林河以達者為呆索米河由亨滚河以達者為哈達烏爾河厄米勒河河之自東而西匯入者二十有三曰敦敦曰巴拉兒曰必兒古曰由特曰谷爾集曰希拉河曰粘達哈曰合里曰刀灣曰希兒巴希曰訥母發武曰拉梯曰約尺曰葵馬曰夏里曰馬哈刄赤曰赫勒里曰發停曰器寧曰阿科起曰巴喀曰敖達里曰科齊按黑龍江發源俄羅斯境自西至東凡七千餘里精奇尼江源以南松阿里江源以北南北凡三千餘里百谷萬派莫不循度制宗

重闈之慶東軋斯同誠欲王會之大觀也

興安嶺一曰新安嶺或曰蔥嶺之支絡也盤旋境內數千里棲帶三江之左右為衆流發源由卜魁至墨爾根艾渾置驛嶺上巡邊者度諾尼西北數百里則涉降取道松柞數十圍高窮日力穿林而行午不見日石色斑駁苔粘千里遮幅罔物有石洞洞中尺榻天然如琢行者闌草得之藉少憩焉

察哈爾峰在黑龍江東北隅山形如剖壁面西南背東北峭削千尋根插江底土色黃赤無寸草腰且兩帶深黑火光出帶間四時燐熾不絕大雨則烟焰入雨氣中延草波上巡邊者舟過其下續長竿取火為戲兩帶相去數丈許竿止及下帶也山背萬木蔥鬱藍翠異狀雖窮冬不凋

經制

卜魁將軍副都統各一員統八旗旗各協領一佐領五防禦一驍騎校五火器營參領一員佐訓練八旗量撥官佐之無定制先鋒營佐領二進於八旗非特設也墨爾根副都統一員八旗共協領四防禦二旗各佐領二驍騎校二雅鑲藍旗佐領驍騎校各一無火器營而先鋒營如卜魁制艾渾副都統一員協領與墨爾根同旗

各防禦一佐領三驍騎校三火器營統於卜魁參領訓練如卜魁制先鋒亦然

卜魁兵二千有四十滿洲漢軍暨索倫達呼里巴爾虎充之艾渾兵一千一百無巴爾虎餘同墨爾根兵九百皆索倫達呼里人三城佐領滿洲二十有九又灰鵝拉別部籍入滿洲者佐領三索倫十有一達呼里二十有八巴爾虎四漢軍六計八十一員分轄其衆蒐於九月大閱

卜魁戶口二萬有二十七墨爾根五千七百三十八艾渾一萬三千有二十四漢軍達呼里巴爾虎兵役以及

站丁點奴皆與焉商賈往來無定亦立冊以稽
三鎮二十驛各千總一筆帖式一丁三十名馬二十匹
牛二十頭管驛官二各司十驛一駐卜魁一駐墨爾根
土人稱為站官
卜魁水師營總管一四品官二五品官一六品官二四
品五品六品者猶云佐領防禦驍騎校也皆漢軍為之
艾渾官制同而統於卜魁總管水手皆流人充役卜魁
三百一十九艾渾四百二十七流人漸多或老瘠者則
輸費王役日幫丁水手食兵餉之半故一正丁一幫
戰艦有隸黑龍江者六隸諾尼江者四篷槳桅舵咸

庫八月將軍副都統率水師揚旂鳴鉦鼓使風於中流
凡三日
戰艦五年大修十年拆造就材稽林故稽林人名船廠
凡兀蔡謳墨之屬皆附船致之卜魁艾渾諸城
卜魁艾渾官莊各二十墨爾根官莊十一莊二十夫夫
輸穀十石（[illegible]）草五百束歲終則計分以歲令貯倉
者卜魁積十一萬石墨爾根艾渾各三萬石卜魁初立
城值歲饑將軍沙納海盡發倉穀以賑并採附米珠船
以濟布特哈[illegible]引罪入奏議於來歲悉種還倉而[illegible]
蒙古助牛力

上允其請溫語褒之邊人至今感述其事
索倫本名索莪羅地産貂以捕貂為役居地諸方隅分
八圍共四千九十餘人就用其人為佐領六十九員轄
之更設烏和里大俊里奇大統焉烏和里大猶總尉也
依里奇大為副皆八旗人其在城之索倫兵七十餘人
則初設領隊收入八旗者不在八圍之內亦不應捕貂
役
達呼里索倫屬俗謂打牲狃語音與蒙古稍異間雜漢
語嘗是元代軍民府之遺索倫達呼里諸部涵沐
聖化貢身朝廷近頗以材武自表見有為近侍者邊人

榮之
三城紅籍達呼里居數之半（[illegible]）
巴爾虎者喀爾喀中之一部也居地諸方隅其次此者
附入俄羅斯境大軍征俄羅斯來歸遂編入旗令充兵
者二百四十人即以其人為佐領
三城軍器之散在兵者以時修補新者則授受火器貯
官庫操練時出之
卜魁官馬千牛千羊萬歲計其孳息均賞三城軍卒遷

爾根艾渾各遣人來恩打草役皆腰長鐮著樺皮冠
五月三城各遣大弁率百人巡邊至鄂爾姑納河河以
西俄羅斯地察視東岸沙草有無牧痕防侵界也往返
各五六十日卜魁往者渡諾尼江指西北過特爾枯爾
峰興安嶺涉希尼客河闊拉里依木等河草路瀰漫無
轍跡辨方而行剝大樹皮以識歸路墨爾根往者亦渡
諾尼江西北過興安嶺盤旋層峰中其路經爲易識艾
渾往者從黑龍江溯舟北上折而西過雅克薩城故墟
至界碑　路多蝱如蜂其長徑寸天無風及雨後更夥
行人當廬帳以納蝱而衛于外帝十數齊下人始得

餐盤馬牛流血身股盡赤馬軼覓深草間見蝱窩如卵
知其必斃棄不顧矣　囊糇掛於樹歸時取食之近頗
爲捕生者所竊乃埋而識之　渡河伐樹爲筏馬泅水
以過　俄羅斯居有城屋以板爲瓦廊廡隆起層叠望
之如西洋圖畫耕以馬不以牛牛千百爲羣放於野欲
食牛則射而仆之曳以歸邊卒攜一縑值三四金者易
二馬烟草三四斤易一牛
秋盡俄羅斯來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統之宿
江之西官居氊幕植二旗於門衣冠皆織罽爲之禿袖
方領冠高尺許頂方而約其下行坐有兵卒監之所攜

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類易緞布烟草薑椒糖錫諸物
以去　俄羅斯來文二函一彼國字一蒙古字貴官與
商賈名異散康熙丙申歲來文稱察罕汗一千七百一
十六年蓋遡自有城郭人民始也署銜與先代官職於
前重世家也將軍以其文達兵部理藩院
出爾牛者兵車之會也地在卜魁城北十餘里定制於
草青時各蒙古部落及虞人皆來通市商賈移肆以往
艾渾墨爾根諸城亦皆載道輪蹄絡繹皮幣山積牛馬
被野集初立制沙爲界各部落人駐其北商賈官卒遊
人駐其南中設兵禁將軍選貢貂後始聽交通凡二十

餘日
貂產索倫之東北捕貂以犬非犬則不得貂虞者往還
皆自負其食以飼犬犬前驅伴嗅深草間即貂穴也伏
伺貂之出驚竄樹末則人犬皆息以待其下犬惜其毛
不傷以齒貂亦不復戕動納于囊徐俟其死人歲輸一
於官各私識毛色索佐領處五月將軍至墟場選以貢
凡三等皆給價有差不入等者聽鬻
紅呼里索倫屬俗誤紅狐狸憑捕貂役隸八旗之內
鄂倫春與俄羅斯接壤隸轄者五百六十五人十佐領
轄之輸貂如索倫制

混同諾尼諸江以産珠名塔哈烏喇爲打珠船來采
以貢有珠之河水冷而急以大船夾藏蚌柤箭逐底數
人持之泅者負袋緣篙而下得蚌滿袋貯藏蚌中官將
剖之未成珠者仍棄於水私采之禁等於劇參 [illegible]
打漁流人役也人戶軒二萬以海青秋黃爲鷹貢無定
數多不逾二十常倍備之以防道斃丈準墨爾根各三
十架送卜魁將軍選之
江水始凝參領以下繼綏將軍獵野并於通經河備貢
數通鑒蒙古地先期移文告之
正月雪後黃羊乃大集水師營率水手步獵以捉擊橛

中
築城不以土視濕地草土糾結者掘之尺度如壁曰垡
垡厚數垡高不盈丈把則按地分旗飭兵修之

時令

四時皆寒五月始脫裘六月晝熱十數日與京師暑同
夜仍不能卻重衾七月則衣棉矣立冬後朔氣砭肌骨
立戶外呼吸間鬚眉俱冰出必勤以掌溫耳鼻少懈則
鼻准死耳輪作裂竹聲痛如割土人曰近頗稱煖十年
前七月江即冰不復知有暑也
墨爾根山城寒益烈卧炕必爲通夜之火爲沒火盆然

薪于側始甫盡則寒氣入室卧者驚而起矣數益薪始
及旦
春月多風四月下旬草始芽間亦早茁而漠風乍寒旋
復槁牧馬俟五月乃能飽齧也
雪有遲早卜魁常在八九月又早八月墨爾根七月
雪不必雲也晴日亦飛霰如飯月無翳久起而離之
封凍光暴雪未已也
雪化處無垂澌偶懸三五寸屏以茲卜盡放
積雪在地氣暖則潛消而無流潦視所積日益耗而其
消然而日者仍堅凝如故也

冬月窗壁挂水皆滿珠盎澗如飾晶玉午後窗暖不能
作字火炙之與紙俱落春暖乃自消葢鑊竈噓氣所積
也空室則否
秋分之後微霜以降著花減色名爲甜霜更十餘日一
霜而百卉皆盡如出湯釜是名苦霜
九月地皮裂
望後月上時與中土異日落月隨上也廿一二三如中土
十八九時
南風則雨不雨亦陰晦北風晴

風俗

族類不一客民尤夥兼以黔徙遊戍皆係游手未化頑梗難
治幸法嚴無所逃尚畏法不敢肆耳官解文案防嫌甚
疎而無敢為奸弊者又其風之近樸也
一夫力作數口仰食而有餘而欲從流沒於碓磑之事婦
女並習勤苦故居人置奴婢價常十倍於中土奴婢多
者為富以其能致富也
各部落聘婦例納牛馬其遠者貧者或挽媒定其數先
以羊酒往如贄埒然待牛馬數足而後歸其夫而夫將
老終不能給輒而去亦聽之其女及所生終其身於女
家近亦稍除其舊俗矣
鄂倫春婦女皆勇決善射客至腰數矢出馬獲雉兔作
炙以餉軟兒於筐裂布繫項上射則轉筐於背旋迴便
捷兒亦不驚
索倫人以射獵為生挽弓皆踰十石嘗自縛於樹射飛
虎洞身負之而歸尤善躡蹤人馬有亡失者蹤之即得
蹤數百里而知蹤之雖分且能辨其日次亦異能也
卜魁齋婦比戶懸燈歲節前燈皆陶房僧名於神前拈
之鎖印後一方之事皆所主文書可流將軍禍示有官
以法具之語細事朴罰惟意出必問金布罰紙官求
避道開印之前夕乃自遁去

八月八日達呼里紅山重男婦並出獵兔取腦為速產
之藥
除夕懸弓矢門枕間相傳我
太祖皇帝曾於除夕克敵
帝業由此以成諸屬須之遂沿為俗
降神之巫曰薩麻帽如兜鍪緣檐垂五色繒條長蔽面
繒外懸二小鏡如兩目狀著絳布裙鼓聲闐然應節而
舞其法之最異者能舞馬於室飛鏡驅祟又能以鏡治
疾編磨之還病則除出不可拔按摩之骨節皆鳴
而病去矣
多殺為嬰孩祟者形如小犬而黑潛入土埋惟巫能見
之巫伏草間伺其入以氈蒙穴執刃以待紙封埋門然
燈於外魅知有備輒衝氈而出巫急斬之嬰頭魅婦為
魅者面如死色喃喃如魅語畫行有小犬前導巫亦能
為除之
病家束草象人或如禽鳥狀擊鼓作厲詞以祭哩而送
之棄其首于道曰逐鬼
東北之人有風葬之俗人死以氈裹尸懸深山大樹間將
腐解其懸布尸於地以碎石逐體掩之如其形然
失馬則巫祝之留用於官得馬者不敢反從告之酬

以匹布
馬病然草於路牽馬側立口咄咄作呪詞

飲食

三城之地艾渾為腴産粟黍大小麥墨爾根産廣穬麥

卜魁土最瘠惟産穈穈似小米而黄即稷也關西謂之穄夏秋間以未脱者入釜浸湯熟熯暴以烈日焙以炕火礱而炊之香軟可食冬則生礱香稍減

穬麥麩厚而粒即燕麥也其實下垂如鈴又名鈴鐺麥

卜魁人口移鎮之初此為常飧購糴不能盈石價倍今之稻米十年内始種穈而鈴鐺麥從墨爾根來僅以飼

龍沙紀畧　二

牛馬間取作粥斗得粒三升頗香滑多食作氣逆呼里貴之以其易飽也

稻米甚貴販自瀋陽用以待賓客食病者

三城並産蕎麥甘香如雪宜餻餅中土所未得有

卜魁四面數十里皆寒沙少耕作城中數萬人歲資食於蒙古穈田蒙古耕種歲易其地待雨乃播不雨則終不破土故饑歲恒多雨後相水坎處攜婦子牛羊以往穹廬孤立布種輒去不復顧逮秋復來草莠雜獲計一畝所得不及民田之半竊見

國家立官莊給牛種一兵卒之力歲納糧十石則地固非獨而力亦可用今流人之實旗者且倍於兵依而行之則歲徵糧不啻萬計而桀驁之輩使皆斂手歸農又策之至善者守土者宜亦計及此也

茶自江蘇之洞庭山來枝葉粗雜函重兩許值錢七八文八百函為一箱蒙古專用和乳交易與布並行

掃土為鹽味稍苦色黑去卜魁東西各百餘里地名喇嘛寺産此三城皆食之白鹽則來自奉天

黄米釀米兒酒覔日而成穈亦堪釀味甘而薄祀神用之取其速成而潔有醴酒之遺意焉

艾渾産蘇子榨油南人食之輒嘔久乃可嘗也

龍沙紀畧　三

東北諸部落未隷版圖以前無釜甑罌罍之屬熟物刳木貯水灼小石焠水中數十次瀹而食之商賈初通時以貂易釜實釜令滿一釜常數十貂後漸以貂蒙釜口易之三十年前猶以貂圍釜三匝一釜輒七八貂也今則一貂值數釜矣

卜魁西北二百里山崖松柞蓊鬱江氷後作炭者乃往故直賤於冬

貢賦

貢莫貴於貂與珠已載之經考其黄羊野豬雉鹿之獲於野者作邊土之物貢宜矣至於盡其土實厥篚惟鍇

紉於王家彝旗節孳茲之徽並宜志懷方之盛焉
海青即海東青出遼東鷹鶻之最俊者明一統志云小
而健能擒天鵝今出黑龍江左右
鵽雞雉屬出艾渾深山中及扎賴特地雌者毛色若灰
雄若濃靛說呼黑雞歲捕生者入貢
涎鱸魚類白魚而首銳無骨味若鱸一名鰭鰭一名細
鱗歲貢百尾九月棲江濱捕而畜之
歐李子柔條叢生高二尺許花碎白實如小李味酸澁
寧古塔艾渾皆有之
花水出艾渾色赤望之如豆入口成液離枝十餘日則

龍沙紀畧 三

化為水以蜜收為膏充貢
老鎗菜即俄羅斯菘也抽臺如萵苣高二尺餘葉出層
層刪之其末層葉葉相抱如毬取次而舒已舒之葉老
不堪食割毬烹之畧似安肅冬菘郊圃種不滿二百本
八月移窖宮弁分畜之冬月苞紙以貢
菱六稜而小產諾尼江去皮乾之
蕎麥麵更三四磨者白如雪
艾渾麥麵甘香勝中土所產作餅餌美
白堊如粉入水十餘日制其燥塗壁不裂
物產

汁寶產艾渾小而赤似桑葚味酸
麥蒯窩菇生卜魁城東草地內七月入市麥葉者種瀛
梯木所生之崗也木朽入土生蘑故名今用其白色
黑闊名為花闊乃強解耳
老鎗穀葉如雞冠高丈許實如栟櫚子深赤色取粒
作粥香美
花有蜀葵兔葵堂葵寶仙長春剪梅金錢上人呼蜀葵
為鬼臉葵
雀兒花色青翠似鷺鷥菊而單帶附橫枝上如鳥之翔
鬥緞花以色名似龍爪而小山丹而曲

龍沙紀畧 四

草芙蓉不知何以名葉細如皂莢花黃間莿鮮規高者
亭亭二尺許
萬年菊花葉頗類芙蓉色皆殷紫蒙密延蔓一本可占
餘花成門即伸縛高架前也
高麗菊產朝鮮枝葉類萬年菊單瓣色黃赤相間如虎
皮
日斜花類蝴蝶花而小一莖十數花辰收申放數必奇
故名葉如蒿
萵苣蓮即罌粟六月始花高尺許葉如萵苣單瓣微紅
中土人攜子種五色種布之輒變

菊亦畏霜五月莖枝瘦弱八月移盆入室臨南窗下十
月花大如錢
棠梨郭爾間有之土人繫繒條於上曰神所憑依禳祀
之有戕其枝者則怒不知何所取義
城南三十里有柳叢生細不及指高不及肩杏亦然無
成樹者花小不實土人老死不知鮮果為何物也
藥味有益母草赤白芍藥防風黃芩百合木賊蒺藜甘
草車前子麥冬五味子薄荷黃精艾渾產黃連然皆
雜烟莽中萎於霜雪無採劚者
羊草西北邊謂之羊鬍草長尺許莖末圓勁如松針黝

色油潤飼馬肥澤勝豆粟遠甚居人於七八月間刈積
之經冬不變大宛苜蓿疑即此中土以苜蓿為菜蓋名
同也
索倫產馬身小足健毛短而澤
鄂倫春無馬多鹿乘載與馬無異廬帳所在皆有之用
罷任其去招之即來有殺食之斯不復至
鄂倫春地宜樺冠履器具廬帳舟渡皆以樺皮為之
黑龍江產魚唯鯽一種諾尼江無蝦蟹而魚屬皆備五
月魚車塞路長二尺許者值十餘錢六七月水漲則大
魚不入網江凍鑿冰取之價十倍夏多鯉冬多鰍鹹味

淡而腥
勿星魚鱗斑然如列星長喙漁者間以箸探其口齧之
至死不釋毁刃之釜中猶躍躍也腥穢不可食
堪達含駝鹿也項多肉蹇佃埤雅云北方有鹿形如駝
即此色蒼黃無斑角堅瑩如玉中有黑理橫截之鏤為
決使理周於外一線勾圓匝一決於數十角直數萬錢
弟世莊有詩曰雕胎額端欺鹿角郎當項下鬬狼胡可
憐骨碎三軍指曾助天山一箭無
沙雞鵪形鴿毛足高二寸許味勝家雞
老鴰雀一名千里紅與雀無異惟頭有紅毛産俄羅斯

地至以十一月網而取之炙食甚美籠畜之輒死
無蟻
蚊不入室
五色石產黑龍諾尼兩江岸通明如瑪瑙紅圓者彖含
桃或取以飾念珠
空青漁人間得之不敢私匿將軍酬以直遣官奏進或
弁卒自得之即遣送京師奏其名例得
賜紵帛
龍骨艾渾江岸數尺下恒有之或曰龍蛻或曰蟄龍滴
而死者

屋宇

屋皆南向迎暄也日外猶照故西必設窗間有北牖八月壅之夏始啟

屋無堂室廠三楹西南北土牀相連曰卍字炕虛東為然薪地西為尊南次之皆賓位也

十垣高不踰五尺僅可閑牛馬亦如閑穿橫木以為啟閉中土人居之始設門相傳未立城時惟滿其宅之四面為界

拉核猶核猶言骨也木為骨而拉泥以成故名立木如柱五尺為間層施橫木相去尺許以繩革絡泥推而排之歲加塗焉厚尺許者堅甚于甓一曰拉泥壁

工匠皆流人技拙而直貴上者人架木覆茅婦子合作歲友之能匠事者助而不傭

草屋茅厚尺許三歲再葺之官署亦然煖於瓦也凝南則瓦

卜魁柵木為城將軍公署私第皆在內植大木中實以土寬丈許木末高低相間肖睥睨四門外環土城累塿為之周六里西面二門北南者臨水寬廣可數百弘江漲則通流墨爾根艾渾重城皆植木為之

八土城南門抵木城里許商賈交衢而居市聲頗嘈嘈外此雖茅茨村墟狀草嶺烟寒終不塞垣氣象且不若中土荒縣郊外唯菴剎四五而已余有詩曰夕陽巷冷牛羊氣平野天低狐兔秋又有曰山雞來井竈書大吠人牲祀者可略見其意

陳眉公訂正遊城南記一卷

（宋）張禮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遊城南記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張禮撰。禮字茂中，浙江人。元祐元年與其友楚人陳微明遊長安城南。訪唐代都邑舊址，因作此記，而自爲之註。凡門坊寺觀園囿村墟及前賢遺迹見於載籍者，敘錄甚備。如嘉話錄載慈恩寺題名始於張莒，禮則引唐登科記謂進士中有大中十三年及第之張台，而無張莒。又長安志載章敬寺本魚朝恩莊，後爲章敬皇后立寺，故以爲名。禮則以宋代寺基與志所載地理不同，而疑其已非古址。皆能據所目見而考辨之。其徵據頗爲典核。所列金石碑刻名目，亦可與集古錄諸書互相參證。每條下間有續註，不知何人所增。中有金代年號。其薦福寺一條，又有辛卯遷徙之語。案辛卯爲金哀宗正大八年。史載是年四月，元兵克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於河南。所云遷徙，當即此事。蓋金末元初人也。

陳眉公訂正遊城南記

宋張　禮茂中撰注

明　沈孚先白生

張應世名之　校

元祐改元季春戊申明微茂中同出京兆之東

南門

張注曰唐皇城之安上門也至德二載改爲

先天門尋復舊肅宗以祿山國號惡聞其姓

京兆坊里有安字者率易之○續注曰志總

序云唐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以京城

爲西京天祐元年昭宗東遷降爲佑國軍梁

開平元年改府曰大安越二年改軍曰永平

後唐同光元年復爲西京晉天福元年改軍

曰晉昌漢乾祐元年改軍曰永興其府名皆

仍舊有宋因之故其南北相值之街亦曰上安

興道務本二坊

張注曰興道坊在安上門街之西景龍三年

改[illegible]林坊務本坊在安上門街之東與興道

坊相對景龍二年改玉樓坊景雲元年並復

舊二坊之地今爲京兆東西門外之草市餘

爲民田

由務本西門入聖容院觀薦福寺塔

張注曰聖容院蓋唐薦福寺之院也今爲二

寺寺之浮圖今正謂之薦福寺塔尚存焉其

寺文明元年立謂之大獻佛寺天授元年改

爲薦福寺景龍中宮人率出錢起塔十五層

○續注曰貞祐乙亥歲塔之纏腰尚存辛卯

遷徙[illegible]塔在焉

南行[illegible]小薦福

張注曰即[illegible]之第五爻也今謂之草場坡

[illegible]隋宇文愷城大興以城中有六大

岡[illegible]象乾之六爻故于九二置宮室

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置百司以應君子之數
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大興
善寺以鎭之玄都觀在崇業坊大興善寺在
靖善坊其岡與永樂坊東西相直長安志云
坊東有裴度宅度欲入朝有張權輿上疏云
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蓋嘗有人與度作讖
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
會討淮西平吳元濟宅據岡原與興善玄都

相連故也
東南至慈恩寺少遲登塔觀唐人留題
張注曰寺本隋無漏寺貞觀二十一年高宗
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爲慈恩寺永徽三年
沙門玄奘起塔初惟五層磚表土心效西域
窣堵波卽袁宏漢紀所謂浮圖祠也長安中
摧倒天后及王公施錢重加營建至十層其
云鴈塔者天竺記達嚫國有迦葉佛伽藍穿

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鴈形謂之鴈塔
蓋此意也嘉話錄謂張莒及進士第閒行慈
恩寺因書同年姓名于塔壁後以爲故事按
唐登科記有張台無張莒台于大中十三年
崔鉶下及第焉氏引之以爲自台始若以爲
張莒則台詩已有題名之說焉塔自兵火之
餘止存七層長興中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
之判官王仁裕爲之記長安士庶每歲春時

遊者道路相屬熙寧中富民康生遺火經宵
不滅而遊人自此衰矣塔既經焚塗圬皆剝
而磚始露唐人墨迹於是畢見今孟郊舒
元輿之類尚存至其它不聞於後世者蓋不
可勝數也○續注曰正大遷徙寺宇廢毀殆
盡惟一塔儼然塔之東西兩龕唐褚遂良所
書聖教序及唐人題名記碑刻存焉西南一
里許有西平郡王李公晟先廟碑工部侍郎

張或撰司業韓秀弼入分書字畫歷歷可讀倚塔下瞰曲江宮殿樂遊燕喜之地皆爲野草不覺有黍離麥秀之感

張注曰江以水流屈曲故謂之曲江其深處下不見底司馬相如賦曰臨曲江之隑洲蓋其地也劇談曰曲江本秦隑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江故有泉俗謂之漢武泉又引黃渠之水以漲之泉在江之西旱而禱雨有應

今爲濱江農家湮塞然春秋積雨池中猶有水焉黃渠水出義谷北上少陵原西北流經三像寺鮑陂之東北今有亭子頭故巡渠亭子也北流入鮑陂鮑陂隋改曰杜陂以其近杜陵也自鮑陂西北流穿蓬萊山注之曲江由西北岸直西流經慈恩寺而西歐陽詹曲江記其畧曰茲地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匝中成坎窞窪窌港洞生泉翕源東西三里而遥南北三里而近崇山濬川鉤結盤護不南不北湛然中停蕩惡含和厚生蠲疾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滌慮延歡棲神育靈觀此可得其槩矣唐進士新及第者往往泛舟遊宴于此文宗時曲江宮殿廢十之九帝因誦杜甫哀江頭之詩慨然有意復升平故事太和九年發左右神策軍三千人疏濬修紫雲樓彩霞亭仍勅諸司有力建亭館者官給閒

地任營造爲今遺址尚多存者江水雖涸故道可因若自甫張村引黃渠水經鮑陂以注曲江則江景可復其舊不然疏其已堙之泉渟潴成月亦可觀矣樂遊原亦曰園在曲江之北即秦宜春苑也漢宣帝起樂遊廟因以爲名在唐京城內每歲晦日上巳重九士女咸此登賞祓禊樂遊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龍寺北枕高原前對南山爲登眺之絕

勝賈島所謂行坐見南山是也
出寺歷黄渠上杏園望芙蓉園西行過杜祁公
家廟
張注曰杏園與慈恩寺南北相直唐新進士
多遊宴於此芙蓉園在曲江之西南隋離宮
也與杏園皆秦宜春下苑之地園內有池謂
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杜祁公家廟咸通八
年建石室尚存俗曰杜相公讀書堂其石室

曰藏書龕○續注曰石室奉安神主之室也
出啓夏門覽南郊百神靈星三壇
張注曰啓夏門唐皇城之南門也北當皇城
之安上門少西蓋京城之南凡三門中曰明
德門今謂之五門西曰安化門今謂之三門
此其東門也三壇在門外西南二里百神靈
星二壇頹毀而圓丘特完南一里有蓮花村
未詳其所以名也○續注曰少西北有唐贈

戶部尚書楊貞公瑒廟碑晉公李林甫撰王
曾書王欽從題額次東南有唐相國令狐氏
廟碑太和三年劉禹錫撰并書陳錫篆額楊
氏廟於太和間尚盛人呼為廟坡楊辛卯遷
徙廢無聞焉
次杜光村
張注曰杜光村有義善寺俗謂之杜光寺貞
觀十九年建蓋杜順禪師所生之地順解華

嚴經著法界觀居華嚴寺謚圓寂今肉身在
華嚴寺
東南歷仇家莊
張注曰莊即唐宦官仇士良別業也士良死
籍沒其家後晉錫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安
氏子孫世守之士良墓碑俱存其南爲郭子
儀孫西南長孫無忌之墓碑皆斷仆○續注
曰撫定後府南趙牛里皓陽觀主李可貞發

志[illegible]余觀西北有二大碑云是郭氏
墓[illegible]日往觀其一青州刺史郭敬之神道
碑敬之字敬之子儀父也以子儀貴贈太保
徐國公碑額御題韓國公苗晉卿撰序蕭華
書其一郭氏所尚昇平公主墓碑書撰姓名
失傳

過高望西南行至蕭灌墓讀碑
張注曰灌嵩之父也碑乃明皇題額張說爲
文梁升卿書嵩墓別塋張曲

由趙村訪章敬寺東經撥川王論弓仁墓
張注曰古代周太子太師致仕皇甫玄庄在
趙村建隆二年置墓在村東碑在其庄內章
敬寺長安志曰在通化門外本魚朝恩庄也
後爲章敬皇后立寺故以爲名殿宇總四千
一百三十間分四十八院以曲江亭館華淸
宮觀風樓百司行廨及將相沒官宅舍給其
用今此基不甚侈且與志所載地里不同豈
四十八院之一耶論弓仁者吐蕃普贊之族
也世相普贊戎言爲宰相爲論因以爲氏聖
曆二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降唐累有戰功
死贈撥川王葬趙村張說爲碑今已毀仆字
無存者獨其題額在焉

下勳蔭坡入牛頭寺登長老文公禪堂夜宿寺
之南軒

張注曰勳蔭坡今牛頭寺之坡也寺即牛頭
山第一祖遍照禪師之居也貞元十一年建
內有徐士龍所撰碑太子興國中改寺曰福
昌元豐癸亥長老道文自南方來居于寺之
北堂其南軒爲延客之所今有朱公掞題壁

已酉過龍堂循淸明渠而西至皇子陂徘徊久
之
張注曰龍堂在牛頭寺之西寺故有龍泉塔

院此堂即其地也泉北有塔俗稱龍堂坡地甚平衍中多植杏謂之杏花坪見杜詡勝遊錄潏明渠隋開皇初引沉水西北流屈而東流入城當大安坊南街又東流至安樂坊入京城今其渠自朱坡東南分沉水穿杜牧之九曲池循坡而西經牛頭寺下穿韓符庄西過韋曲至渠北村西北流入京城皇子坡又在龍堂之西秦苻皇子於坡底起塚於坡北原上因以名坡隋文帝改永安坡唐復舊

覽韓鄭郊居至韋曲扣堯夫門上逍遥公讀書臺尋所謂何將軍山林而不可見因思唐人之居城南者往往舊跡湮沒無所考求豈勝消恨哉

張注曰韓店即韓昌黎城南雜題及送子符讀書之地今爲里人楊氏所有鑿洞架閣引泉爲池穿地得大鳴起信論碑之上篇鄭谷庄在坡之西今爲里人李氏所有韋曲在韓鄭庄之北堯夫進士韋師錫之字也世爲韋曲人遠祖夐後周時居此蕭然自適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時人號其閒素號爲逍遥公明帝貽之詩曰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北史有傳今其居爲書臺立逍遥谷則在驪山西南亦以夐而名之也杜甫何將軍山林詩有不識南塘路今知

第五橋又曰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今第五橋在韋曲之西與沉家橋相近定昆池在韋曲之北楊柳渚今不可考南塘按許渾詩云背嶺枕南塘其亦在韋曲之左右乎嘗讀唐人詩集岑嘉州有杜陵別業終南別業而石鼈谷高冠谷皆有其居郎士元有冕村別業段覺有杜村閒居元微之亦有終南別業蕭氏有蘭陵里梁升卿有安定庄今皆湮沒

謖不可尋蓋不特何將軍山林而已
晚抵申店李氏園亭夜宿祁子虛書舍
張注曰申店夾潏水之兩溪李氏名之邵字
公材嘗爲進士祁子虛名徽李舍人婿也園
之東有閣曰秘春北有小軒曰明月
庚戌子虛邀飲韋氏會景堂及門主人出迓明
微以爲不足子虛道其景且誦其詩明微聞之
始入其奥

張注曰韋氏名宗禮字中伯世爲下杜人蓋
唐相之裔家失其譜不知爲何房城南諸韋
聚處者曲宜其屬系系易知然或東眷或西
眷或逍遥公或鄖公或南陂公或龍門公不
知其實何房也中伯博學好古葺治園亭奇
花異卉中莫不有且與賓客宴遊朝奉郎白
序題其堂曰會景中伯圃中有對金竹其狀
與對青相似長安有此竹者惟處士藴李明

張思道與中伯三家而已
復相率濟潏水陟神禾原西望香積寺塔原下
有樊川御宿之水交流謂之交水西合於灃北
入於渭
張注曰長安志曰潏水今名泥水一作坑水
自南山流至皇子陂今潏水不至皇子陂由
瓜洲村附神禾原上穿申店而原愈高鑿原
而通深至八九十尺俗謂之坑河是也瓜洲

村之東北原上潏水北岸上尚有川流故道
西北過張王村之東又西北經內家橋又西
北經下杜城過沈家橋杜城之西有丈八溝
郎杜子美陪諸公子納涼遇雨之地潏水上
原西北流而合御宿川水是名交水在香積
寺之西南香積寺唐永隆二年建中多石象
塔幢中裂院中泉水人鮮遊者
下原[illegible]古過瓜洲村

張注曰劉希古名舜才爲進士不第退居申店渭水之陰瓜洲村俗以爲牧之種瓜之地予讀許渾集有和淮南相公重遊瓜村別業詩淮南相公杜佑也佑三子師損式方從郁牧之從郁子也由此考之在佑已有瓜洲別業則非牧之種瓜地明矣今村南原上有瓜洲墓豈始有瓜洲人居此而名之耶亦猶長安縣有高麗曲因高麗人居之而名也

復涉潏水遊范公五居

張注曰范公莊木唐岐國杜公佑郊居也門人權德輿爲之記纂叙幽勝極其形容舊史稱佑城南樊川有桂林亭卉木幽邃佑日與公卿宴集其間元和七年佑以太保致仕於此式方傳又云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牧之之賦亦曰予之思歸今走杜陵之西道岩岡泉深地平木老隴雲秦樹風高霜干切雲汲引衍湯裒草其地有九曲池池西有長鈞竹荷池許所謂九曲池西望月來池蹟尚存亭則不可考也又其地有七葉樹每朶七葉因以爲名羅隱詩所謂夏窗七葉連簷暗是也以是求之其景可知矣此庄向爲杜氏所有後歸尚書郎胡拱辰熙寧中侍御史范巽之買此庄于胡故俗謂之御史庄中有溪柳岩軒江閣園堂林館故又謂之五居

東上朱坡憩華嚴寺下瞰終南之勝霧巖玉案圭峰紫閣綮在目前不待足履而盡也

張注曰朱坡在御史庄東華嚴寺西牧之朱坡三絕句極言其景華嚴寺貞觀中建寺之北原下瞰終南可盡其勝岑參詩所謂寺南幾千峰峰翠青可掬是也終南一名太乙一名地肺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右三百里内

爲福地柳宗元碑曰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秦末四皓隱於其間後因立廟唐文宗詔建終南山祠册爲廣惠公圭峰紫閣在祠之西圭峰下有草堂寺唐僧宗密所居因號圭峰禪師紫閣之陰卽渼陂杜甫詩曰紫閣峰陰入渼陂是也太乙在祠之東霧岩玉案附麗而列二峰之

間有氷井經暑不消長安歲不藏氷夏則取氷於此紫閣之東有高觀峪岑參作高冠蔣之奇作高官未知孰是

已而子虛希古開樽三門寺僧子齊出詩凡數[illegible]賞蘸子美詩明微吟唐僧子蘭詩踈篠搖雨脚穉[illegible]雲容之句及讀相國陳公恢把吾廬寄杜城之言則又知華嚴之爲勝也兩閣過東閣閣以華嚴有所蔽而登覽勝之眞如塔在寺南之東閣以西有華嚴寺故也今爲草堂別院

張注曰長安志曰眞如塔在華嚴寺今其塔在東閣法堂之北碑閣二石記皆唐刻也具載華嚴寺始末則華嚴東閣本一寺也不知其後何以隷草堂焉

下閣至澄襟院院引北岩泉水架竹落庭生石盆中瑩徹可挹使人不覺頓忘俗慮而子虛希

古先歸院之東元醫之居也予與明微宿焉

張注曰澄襟院唐左街僧錄[illegible]覺太師智慧之塔院也碑云起塔於萬年縣神禾鄉孫村今爲鴻固鄉元醫世爲樊川人其居北倚高坡泉聲冷冷竹陰相接風中植花穴洞巖間架閣池上茂林修竹與之隱映眞有幽勝之趣○續注曰澄襟院水久涸今爲長老[illegible]源衣鉢院莊則金興定辛巳間尚爲元氏之

居遷徙後遂無聞焉近代李構即庄建閣鑿
洞立三清像遂呼爲三清閣兵後高資老奉
披雲眞人爲十方院門人樊志高盡有元莊
典刑雖在盛事則廢

辛亥歷廢延興寺過夏侯村王白二庄林泉

張注曰延興寺在楊萬坡斷碑遺址瓦礫遍
地興廢之由無可考今爲里人劉氏所有竹
木森蔚泉流清淺景勝元賢之居但不葺治

耳駙馬都尉王銑林泉在延興寺之東與朝
奉郎白序爲鄰王氏林泉久不治白字聖均
莊有揮金堂順年堂疑夢堂醉吟菴翠屏閣
寒泉亭辛夷亭桂嵓亭今爲王員外家所有

東次杜曲前瞻杜固盤桓移時

張注曰唐史稱杜正倫與城南諸杜素遠求
通譜不許銜之世傳杜固有王氣諸杜居之
衣冠世美及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

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方止自是南杜
稍不顯居杜固者謂之南杜以北有杜曲故
也杜固今謂之杜坡所鑿之處崖塹尚存俗
曰馬堋坑或曰鳳凰嘴不知何謂也杜氏世
葬少陵原司馬村之西南杜甫嘗稱杜曲諸
生少陵野老正謂杜固少陵相近故也甫爲
晉征南將軍預之後預玄孫某隨宋武帝南
遷遂爲襄陽人甫曾祖某爲鞏令又徙河南

宋孫洙爲甫傳以牧之爲甫族孫蓋同出於
預也是甫乃城南諸杜之裔耳然唐宰相世
系不載不知何故俟再考之

越姜保至興教寺上玉峰軒南望龍池廢寺

張注曰興教寺總章二年建有三藏玄奘慈
恩西明三塔寺倚北岡南對玉案峰元豐中
知京兆龍圖李公登眺於斯命僧創軒是名
玉峰擢萬年令陳正舉爲之記龍池寺直玉

宗山之北○續注曰興敎寺開成四年沙門令檢修三藏塔銘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劉軻撰慈恩塔銘太子左庶子御史中丞李弘度撰西明塔銘貢士宋復撰三藏塔寘中差大右慈恩左西明差小殿宇洪制精密莊嚴

過塔院抵韋趙覽牛相公樊鄉郊居

張注曰塔院者京兆開元寺福昌塔之莊也俗謂之塔院修竹喬林森結參天池臺廢基頗多不知在唐爲誰氏業俗傳國初在人李琰居之琰誅沒官後福昌塔成賜之爲常住韋趙村有牛相僧孺郊居子孫尚有存者僧孺八世祖某隋封奇章公長安城南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書千卷僧孺居之依以爲學後爲相與李德裕相惡門生故吏各相爲黨先是泓陸相德裕宅爲玉碗僧孺宅爲金杯且云金毀可作他器玉毀不復用矣其言以

驗然唐史傳方技者不載其事其亦闕文矣乎

遂登少陵原西過司馬村穿三像院尋舊路暮歸孫君中復之廬

張注曰長安志云少陵原南接中南山北直滻水本爲鳳棲原漢許后葬少陵在司馬村之東因即其地呼少陵原杜牧之自志云塋少陵司馬村柳宗元志伯姚墓曰塋萬年之少陵原實鳳棲原也原脈起自南山曲屈西北岡阜相連纍纍不斷凡五十里然則鳳棲少陵其實一本因地異名耳漢總謂之洪固原今萬年縣有洪固鄉司馬村今在長安城之東南少陵在村之東北則滻水在東非在北矣少陵東接豐梁原或作鳳凉原滻水出焉東北對白鹿原荆谷水出焉二水合流入渭杜甫詩所謂登高素滻原是也少陵之東

關下鄉鎬水之西岸其地有泉舊傳有犢跑
地而泉出今謂之鳴犢鎮三像寺開元中建
寺倚北原高數百尺始寺依原刻三大佛故
名又云開原末爲武惠妃建武氏墓在鳳棲
原長興坊興寺亦相近中復田家子今爲進
士
壬子渡潏水而南上原覩乾湫憩叅山寺望翠
微百塔子虛約遊五臺而與傑夫夏行李者相

失遂飲于御宿川之王渠醉還中店幾夜半矣
張注曰乾湫在神禾原皇甫村之東俗傳有
龍移去南山炭谷原之湫水遂涸故謂之乾
湫炭谷之水遂皆靈異歷代崇爲太乙湫、
曰炭谷本太乙谷土人語急連呼之耳○翠
注曰翠山寺在皇甫村神禾原之東南舊傳
在皇甫村有三社曰繡嶺坪鳳皇嶺及廢插貝、
見翠微寺在終南山上本太和宮武德八年

建貞觀十年廢廿年太宗厭禁內煩熱命將
作大匠閻立本再葺改爲翠華宮元和元年
廢爲翠微寺杜甫詩曰雲薄翠微寺則元和
之前固已謂之寺矣百塔在梗梓谷口唐信
行禪師塔院今謂之興教院唐裴行儉妻庫
狄氏嘗讀信行集錄及歿遂瘞於終南山鴟
號堆信行塔之後由是與信行者往往歸瘞
於此今小塔纍纍相比因謂之百塔塔東爲

石鼈谷廣惠神祠在焉西爲豹林谷种放隱
居之地放居今爲女冠所有蕭季明松門少
在其西而崔村有翠微寺下院也又在其西
自崔村西行幾十里曰興德寺豐德長老所
居今其寺猶有僧焉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
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皆山峰卓立故名
五臺圓光寺王建集爲靈應臺寺陸長源辯
疑志爲慈光寺韓渥集爲神光寺今謂之圓

光宅五臺之北有留村數寺皆下院也御宿
川按揚雄傳曰武帝開上林南院至宜春鼎
湖昆吾傍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
瀕渭而東遊觀則止宿其中故曰御宿大抵
樊川御宿皆上林苑地也
癸丑訪張思道循原而東訪蓮花洞經裴相舊
居越幽州庄上道安洞抵炭谷旣行小雨而遂
復詩會景堂清談終日

張注曰思道唐學士鶩之後居潏水之陰好
讀書善為文雅麗有風日思道之居東行
五六里至樊川之上向神禾原有洞曰蓮花
舊為村人鄭氏之業鄭氏遠孫乾羅尚明皇
之女臨晉公主杜甫詩有實鄭駙馬洞中云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即此也自洞東行二
四里為唐裴相國郊居林泉之勝亦樊川之
亞今為鄠陽沈恩之居又南行三里至幽州

庄李氏李氏燕人也故以幽州名泉竹
之[illegible]沉庄東南行四里至道安洞今為尼
[illegible]起小塔西倚高崖東眺樊南之景舉
目可愛又南行七八里至炭谷自谷口穿雲
渡水躋亂石昌懸崖行十餘里數峰聳削躋
道之半有司馬溫公隸書二十八字曰登山
有道徐行則不困擇平穩之地而置足則不
跌人莫不知之鮮能慎谷前太乙觀有希夷

先生所撰碑觀南為故處士雷簡夫[illegible]
甲寅北歸及內家橋子虛別焉予與明微自今
臺庄由天門街上畢原西望三會寺定昆池遊
遍入明德門
張注曰內家橋今名也或曰宦家或曰能家
皆姓也橋之西又有沈家橋第五橋亦以姓
名羅隱城南雜感詩小顆家橋上滴河邊之
句似嘗以能為是翠臺庄不知其所以庄之

[illegible]大路俗曰天門界北直京城之明
德門皇城之朱雀門宮城之承天門則界當
為街俗呼之訛耳許渾有天門街望之詩可
據天門街當畢原之中長安志曰少陵原西
入長安縣界五里蓋畢原也志誤以為少陵
西望三會寺寺邊有大冢世傳為周穆王陵
北有池舊與昆明池相通唐為放生池有臺
俗曰迎葉佛說法臺而傳記以為[illegible]

臺景龍中中宗幸三會寺與羣臣賦詩[illegible]
倢伃所謂釋子談經處軒臣刻字留是也[illegible]
昆池安樂公主之西庄也在京城之延平門
外景龍初命司農卿趙履溫將作少監楊務
廉為園鑿沼延十數里時號定昆中宗臨幸
與羣臣賦詩
歷延祚光行道德永達四坊之地至崇業坊覽
玄都觀之遺基過[illegible]觀故事

張注曰[illegible]觀又曰唐興觀在安業坊玄都
觀北中有玉蕊花元和中有仙子來觀嚴休
文元稹輩俱有倡和
既而北行數里入含光門而歸焉實閏月十[illegible]
張注曰城南之景有聞其名而失其地者有
見其名得其地而不知其所以者有見於近
世而未著於前代者若牛頭寺碑陰記永清
公主庄長安志載沙城鎮薛據南山別業羅

隱雜感詩有景星觀姚家園葉家林聞其名
而失其地者也[illegible]庄南[illegible]公主浮圖溫
國塔朱坡見其名得其地而不知其所以[illegible]
也[illegible]舍人庄[illegible]少陵原三清[illegible]
塗山寺陳氏昆仲[illegible]集之濮溪[illegible]
子夷之樊鄉[illegible]見於近世而未著
于前代者故皆略之以俟博考至於名蹟可
據而恭于人之耳目者皆得以詳書焉　終

佛國記一卷

(晉)釋法顯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佛國記一卷（內府藏本）

宋釋法顯撰。杜佑通典引此書、又作法明。蓋中宗諱顯、唐人以明字代之。故原注有國諱改爲四字也。法顯晉義熙中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還到京、與天竺禪師參互辨定、以成是書。胡震亨刻入祕冊函中、從舊題曰佛國記。而震亨附跋則以爲當名法顯傳。今考酈道元水經注引此書、所云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以下八十九字。又引恆水上流有一國以下二百七十六字。皆稱曰法顯傳。則震亨之說似爲有據。然隋志雜傳類中載法顯傳二卷、法顯行傳一卷、不著撰人。地理類載佛國記一卷、註曰沙門釋法顯撰。一書兩收、三名互見、則亦不必定改法顯傳也。其書以天竺爲中國、以中國爲邊地。蓋釋氏自尊其教、其誕謬不足與爭。又于闐即今和闐、自古以來崇回回教法。

欽定西域圖志考證甚明。而此書載其有十四僧伽藍、衆僧數萬人、則所記亦不必盡實。然六朝舊笈、流傳頗久、其敍述古雅、亦非後來行記所及。存廣異聞、亦無不可也。書中稱宏始二年、歲在己亥。按晉書姚萇宏始二年、爲晉隆安四年、當稱庚子、所紀較前差一年。然晉書本紀載趙石虎建武六年、當咸康五年、歲在己亥。而金石錄載趙橫山李君神碑及西門豹祠殿基記、乃均作建武六年庚子。復後差一年。蓋其時諸國紛爭、或踰年改元、或不踰年改元、漫無定制。又南北隔絕、傳聞異詞、未可斷史之必是、此之必非。今仍其舊文、以從闕疑之義焉。

書佛國記後

書記所載竺國取經惟藏本顯奘兩法師傳及洛陽伽藍記宋雲惠生事稱侓耳然伽藍記雖翼翼婉秀而三藏傳極爲詳縟要之不若佛國記玄致簡盡不失古人軌度第所游歷微有不同如顯法師由燉煌而西從師子國汎海還奘法師由涼州出玉門從于闐還宋雲由赤領至吐谷渾尋本路而還此釋迦方志所謂其道衆多未可盡言者也至若沙河葱嶺懸度雪山則共蹤齊攀矣更按呂氏筆記云水經注引佛國記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云今檢本記無恒水東南流句當是傳寫脫落吾長定亦有據也余自束髮便好慈音坐以㝡毋所牽雖生平師友不越河山動自乖違况挺身逝景探道幽遐者得無爲冥識憤悱發耶悲滞

繡水沈士龍跋

此書舊名法顯傳據宋僧傳[illegible]亦名佛國記隋志佛國記一卷自在地理部跋部定不足憑但

法顯傳原有兩種其一種二卷者已亡其一種止一卷則今書是也傳尾有晉人記云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敘始末應是一卷者後出詳備二卷者遂廢不行耳梁釋慧皎云顯游履諸國別有大傳此書正當名法顯大傳以別之至于記中所載亦有不可不爲表辯者如云弘始二年是姚興紀年乃晉安帝隆安四年也曰乾歸國是乞伏乾歸所都宛川也曰張掖王是涼王段業也曰燉煌太守李浩即涼武昭王李暠按暠於是年十一月受段業燉煌之命法顯於張掖夏坐後始到燉煌乃知浩即暠無疑蓋以音同誤書之也第云耨檀國則禿髮利鹿孤始於是年僭號後二年利鹿孤死耨檀乃嗣位不應便稱耨檀後來追憶之誤耶又若同行沙門在長安則有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張掖則有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凡九人至僞夷則智嚴慧簡慧嵬便返向高昌至于闐王新寺則僧紹別往罽賓至弗樓沙又有慧達與寶雲僧景還

歸秦土而慧景遂於佛鉢寺無常則所云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者是道整與慧應也何得復云慧景不堪復進檢蕭梁高僧傳亦云慧景此慧景當作慧應將由南朝時便誤寫矣其後道整竟留天竺惟慧達一人不在九人之列豈從他處出乎武原胡震亨跋

佛國記

宋釋法顯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坐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殷懃遂留為作檀越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欣於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訖復進到燉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餘日法顯

等五人隨使先發復與寶雲等別燉煌太守李浩供給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麤與漢地同但以氈褐為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麤從此西行所

經諸國類皆如是唯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住此一月日復西北行十五日到偽夷國偽夷國僧亦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至彼都不預其僧例法顯得符行堂公孫經理住二月餘日於是還與寶雲等共為偽夷國人不修禮義遇客甚薄智嚴慧簡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遂得直進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

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眾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眾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缽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中十四大僧

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彫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眾華紛紛而下如是莊

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彫文刻鏤金銀覆上眾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窗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既過四月行像僧紹一人隨胡道人向罽賓法顯等進向子合國在道

二十五日便到其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
乘學住此十五日已於是南行四日入葱嶺山
到於麾國安居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
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
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
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
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月
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
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

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
白氈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
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
熟麥耳衆僧受歲已其晨輙霜故其王每讚衆
僧令麥熟然後受歲其國中有佛唾壺以石作
色似佛鉢又有佛一齒國人爲佛齒起塔有千
餘僧盡小乘學自山以東俗人被服麤類秦土
亦以此爲異沙門法用轉轉勝不可具記其
國當葱嶺之中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

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從此西行
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嶺葱嶺冬夏有雪
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
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人即名爲雪山人
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國名陁
歷亦有衆僧皆小乘學其國昔有羅漢以神足
力將一巧匠上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
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
丈足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與供養

今故現在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
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
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
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河
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驛所記漢之張騫甘英
皆不至衆僧問法顯佛法東過其始可知耶顯
云訪問彼土人皆云古老相傳自立彌勒菩薩
像後便有天竺沙門賫經律過此河者像立在
佛泥洹後三百許年計於周氏平王時由茲而

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彌勒大士繼軌釋迦孰能令三寶宣通邊人識法固知冥運之開本非人事則漢明之夢有由而然矣渡河便到烏萇國烏萇國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名衆僧住止處爲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常傳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國已佛遺足跡於此跡或長或短在人

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度惡龍處亦悉現在石高丈四闊二丈許一邊平慧景道整慧達三人先發向佛影那竭國法顯等住此國夏坐坐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鴿割肉貿鴿處佛即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鴿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飾從此東下五日行到犍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金

銀校飾此國人多小乘學自此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刹尸羅竺刹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因以爲名復東行二日至投身餧餓虎處此二處亦起大塔皆衆寶校飾諸國王臣民競興供養散華然燈相繼不絕通上二塔彼方人亦名爲四大塔也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弗樓沙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此國語阿難云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罽膩伽於此處起塔後罽膩伽王出世出行遊觀時天

帝釋欲開發其意化作牧牛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汝作何等答曰作佛塔王言大善於是王即於小兒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衆寶校飾凡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傳云閻浮提塔唯此爲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許佛鉢即在此國昔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伏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

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至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并留鎮守種種供養可有七百餘僧日將中衆僧則出鉢與白衣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暮燒香時復爾可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瑩徹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有大富者欲以多華而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不能滿寶雲僧景只供養佛鉢便還慧景慧達道整先向那竭國供養佛影佛齒及頂骨慧景病道整

住看慧達一人還於弗樓沙國相見而慧達寶雲僧景遂還秦土慧景應在佛鉢寺無常由是法顯獨進向佛頂骨所西行十六由延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飾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碪碪下琉璃鐘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黄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

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惓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有七寶解脫塔或開或閉高五尺許以盛之精舍門前朝朝恒有賣華香人凡欲供養者種種買焉諸國王亦恒遣使供養精舍處方四十步雖復天震地裂此處不動從此北行

一由延到那竭國城是菩薩本以銀錢貿五莖華供養定光佛處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城東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千人舉不能移入谷口四日西行有佛僧伽梨精舍供養彼國土亢旱時國人相率出衣禮拜供養天即大雨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

髣髴如有諸方國王遣工畫師摸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影西百步許佛在時剃髮剪爪佛自與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丈以爲將來塔法今猶在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此處有諸羅漢辟支佛塔乃千數住此冬二月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過寒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

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前得過嶺南到羅夷國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學住此夏坐坐訖南下行十日到䟦那國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從此東行三日復渡新頭河兩岸皆平地過河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爲道遠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法從此東南行減八十由延經歷諸寺甚多僧衆萬數過是諸處已到一國國名摩頭羅又經捕那河河邊左右

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凡沙河已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篤信佛法供養衆僧時則脫天冠共諸宗親羣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鋪氈於地對上座前坐於衆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時諸王供養法式相傳至今從是以南名爲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謀爲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

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羅旃荼羅名爲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揬國中不養豬雞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酤酒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荼羅獵師賣肉耳自佛般泥洹後諸國王長者居士爲衆僧起精舍供養供給田宅園圃民戶牛犢鐵券書錄後王王相傳無敢廢者至今不絕衆僧住止房舍牀褥飲食衣服都無缺乏處處皆爾衆僧常以作

功德爲業及誦經坐禪客僧往到舊僧迎逆代
擔衣鉢給洗足水塗足油與非時漿須㬰息已
復問其臘數次第得房舍臥具種種如法衆僧
住處作舍利弗塔目連阿難塔幷阿毗曇律經
塔安居後一月諸希福之家勸化供養僧作非
時漿衆僧大會說法說法已供養舍利弗塔種
種香華通夜然燈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羅門
時詣佛求出家大目連大迦葉亦如是諸比丘
尼多供養阿難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

故諸沙彌多供養羅云阿毗曇師者供養阿毗
曇律師者供養律年年一供養各自有日摩訶
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觀世音等
衆僧受歲竟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各持種種衣
物沙門所須以布施僧衆僧亦自各各布施佛
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渡
新頭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萬里皆平川
無大山川正有河水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有
國名僧伽施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說法來下

處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都不使諸弟子知未
滿七日乃放神足阿那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即
語尊者大目連汝可往問訊世尊目連即往頭
面禮足共相問訊問訊已佛語目連吾却後七
日當下閻浮提目連既還于時八國大王及諸
臣民不見佛久咸皆渴仰雲集此國以待世尊
時優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
當奉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即以神足
化作轉輪聖王最前禮佛佛從忉利天上來向

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
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
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
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
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
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
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
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
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

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
是言已柱頭師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
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
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
在僧鉢羅比丘尼初禮佛處今亦起塔佛在世
時有剪髮爪作塔及過去三佛并釋迦文佛坐
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處盡有塔今悉在天
帝釋梵天王從佛下處亦起塔此處僧及尼可
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白耳龍

與此衆僧作檀越令國內豐熟雨澤以時無諸
災害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爲作龍舍敷
置坐處又爲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
差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
一小蛇兩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
中從上座至下座行之似若問訊遍便化去年
年一出其國豐饒人民熾盛最樂無比諸國人
來無不經理供給所須寺北五十由延有一寺
名火境火境者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人

於此處起精舍以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
水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滅此處
別有佛塔善鬼神常掃灑初不須人工有邪見
國王言汝能如是者我當多將兵衆住此益積
糞穢汝復能除不鬼神即起大風吹之令淨此
處有百枚小塔人終日數之不能得知若至意
欲知者便一塔邊置一人已復計數人人或多
或少其不可得知有一僧伽藍可六七百僧此
中有辟支佛食處泥洹地大如車輪餘處生草

此處獨不生乃曬衣地處亦不生草衣條著地
跡今故現在法顯住龍精舍夏坐坐訖東南行
七由延到罽饒夷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
小乘學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爲諸弟子
說法處傳云說無常苦說身如泡沫等此處起
塔猶在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村名呵梨佛
於此中說法經行坐處盡起塔從此東南行十
由延到沙祇大國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本在
此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諸外

道婆羅門嫉妬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
故此中亦有四佛經行坐處起塔故在從此南
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城內人民稀曠
都有二百餘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
故精舍處須達長者井壁及鴦掘魔得道般泥
洹燒身處後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諸外道婆羅
門生嫉妬心欲毀壞之天即雷電霹靂終不能
得壞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
舍精舍東向開門戶兩廂有二石柱左柱上作

輪形右柱上作牛形池流清淨林木尚茂衆華
異色蔚然可觀即所謂祇洹精舍也佛上忉利
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即刻牛
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
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
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
法者也佛於是移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
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
興供養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然燈續明日日不

絕鼠銜燈炷燒花幡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
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栴檀像已燒却後四五
日開東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共治精
舍得作兩　移像本處法顯道整初到祇洹
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夷
共諸同志遊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
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衆僧出問顯道
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衆僧歎曰善
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

師和尚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精舍
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
舍住此佛爲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
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
遂成爲榛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衆僧中食後
多往彼榛中坐禪祇洹精舍東北六七里毗舍
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精舍大
援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即須達
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

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乃孫陀利殺身謗佛處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妒心及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衆會中謗佛以非法於是天帝釋即化作白鼠齧其腰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即劈裂生入地獄及調達毒爪欲害佛生入地獄處後人皆標識之又於論議處起精舍精舍高六丈許裏有坐佛其道

佛國記　八

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爲爾不止婆羅門於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帀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即捨家入道傳云近有

此事繞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處唯一處空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世各有徒衆亦皆乞食但不持鉢亦復求福於曠路側立福德舍屋宇床臥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來去客但所期異耳調達亦有衆在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舍衛城東南四里瑠璃王欲伐舍夷國世尊當道側立立處起塔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起塔迦葉

佛國記　九

如來全身舍利亦起大塔從舍衛城東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樓秦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有僧伽藍起塔從此北行減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亦皆起塔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民甚如坵荒只有衆僧民戶數十家而已白淨王故宮處作太子母形像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迴車還處皆起塔阿夷相

太子處與難陀等撲象捔射處箭東南去三十里入地令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飲之佛得道還見父王處五百釋子出家向優波離作禮地六種震動處佛爲諸天說法四天王守四門父王不得入處佛在尼拘律樹下東向坐大愛道布施佛僧伽梨處此樹猶在瑠璃王殺釋種子釋種子先盡得須陀洹立塔今亦在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樹下觀耕者處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

岸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衆僧常取飲之凡諸佛有四處常定一者成道處二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來下處餘則隨時示現焉迦維羅衛國大空荒人民稀疏道路怖畏白象師子不可妄行從佛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即名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

塔晝夜供養阿育王出世欲破八塔作八萬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塔龍便現身持阿育王入其宮中觀諸供養具已語王言汝供若能勝是便可壞之持去吾不與汝爭阿育王知其供養具非世之有於是便還此中荒蕪無人灑掃常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華香而供養塔諸國有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大自悲感此中無有僧伽藍可供養此塔乃令家灑掃道人即捨大戒

還作沙彌自挽草木平治處所使得淨潔勸化國王作僧住處已爲寺今現有僧住此事在近自爾相承至今恒以沙彌爲寺主從此東行三由延太子遣車匿白馬還處亦起塔從此東行四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藍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諸處皆起塔有僧伽藍今悉現在其城

中人民亦稀曠止有衆僧民戶從此東南行十
二由延到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而佛不聽
戀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塹不得渡佛與鉢作
信遣還其家立石柱上有銘題自此東行五由
延到毗舍離國毗舍離城北大林重閣精舍佛
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爲
佛起塔今故現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
園施佛作佛住處佛將般泥洹與諸弟子出毗
舍離城西門廻身右轉顧看毗舍離城告諸弟

子是吾最後所行處後人於此處起塔城西北
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名此者恒水上流有一
國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生
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
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
即取養之遂便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
伏次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王何故
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
國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憂但於城東作

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其言
至賊到時小夫人於樓上語賊言汝是我子何
故作反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
曰汝等若不信者盡仰向張口小夫人即以兩
手捋兩乳乳各作五百道墮千子口中賊知是
我母即放弓仗二父王於是思惟皆得辟支佛
二辟支佛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
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立塔故以名焉
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是也佛於放弓仗塔邊

告阿難言我却後三月當般泥洹魔王嬈固阿
難使不得請佛住世從此東行三四里有塔佛
般泥洹後百年有毗舍離比丘錯行戒律十事
證言佛說如是爾時諸羅漢及持戒律比丘凡
夫者有七百僧更檢校律藏後人於此處起塔
今亦在從此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阿難從
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涅槃諸天告阿闍世王
即自嚴駕將士衆追到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
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

闍世王致恨還則梨車復怨則於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邊於是二王各得半身舍利還歸起塔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巴連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宮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墻闕雕文刻鏤非世所造今故現在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諸

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無坐席各自賫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五步坐訖即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於山底以五大方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一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迷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若往問訊不敢並坐王設以愛敬心執手執手已婆羅門輙自灌洗年可五十餘舉國瞻仰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衆僧於阿育王塔

邊造摩訶衍僧伽藍甚嚴麗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衆威儀庠序可觀四方高德沙門及學問人欲求義理皆詣此寺婆羅門子師亦名文殊師利國內大德沙門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亦住此僧伽藍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櫨揠戟高二丈餘許其狀如塔以白氎纏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繒幡蓋四邊作

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華香供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內再宿通夜然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其國長者居士各於城中立福德醫藥舍凡國中貧窮孤獨殘跛一切病人皆詣此舍種種供給醫師看病隨宜飲食及湯藥皆令得安差者自去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三里餘此塔前有佛脚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塔南

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如是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於此作泥犁城中央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上有銘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藍從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羅聚落

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還於此村中般泥洹即此處起塔今亦現在從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藍出城西門三百步阿闍世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高大嚴麗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城東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連初見頞鞞處尼揵子作火坑毒飯請佛處阿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城東北角曲中耆舊於菴婆

羅園中起精舍請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養處今故在其城中空荒無人住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鵰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鵰鷲窟山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巇間橫

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即於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還向新城出舊城北行三百餘步道西迦蘭陀竹園精舍今現在衆僧掃灑精舍北二三里有尸摩賒那尸摩賒那者漢言棄死人墓

因搏南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名賓波羅窟佛食後常於此坐禪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陰中有一石室名車帝佛泥洹後五百阿羅漢結集經處出經時鋪三空座莊嚴校飾舍利弗在左目連在右五百數中少一阿羅漢大迦葉爲上座時阿難在門外不得入其處起塔今亦在搏山亦有諸羅漢坐禪石窟甚多出舊城北東下三里有調達石窟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昔有比丘在上經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得不淨

觀厭患是身即捉刀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念雖爾我今但欲殺三毒賊便以刀自刎始傷再得須陀洹既半得阿那含斷已成阿羅漢果般泥洹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城內亦空荒復南行二十里到菩薩本苦行六年處處有林木從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按樹枝得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樹石今悉在石可廣長六尺高

二尺許中國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白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說是語已即便在前唱導導引而去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

帀而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退散三女變老自上苦行六年處及此諸處後人皆於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已七日觀樹受解脫樂處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日處諸天化作七寶臺供養佛七日處文鱗盲龍七日繞佛處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處四天王奉鉢處五百賈客授麨蜜處度迦葉兄弟師

徒千人處此諸處亦起塔佛得道處有三僧伽藍皆有僧住衆僧民戶供給饒足無所乏少戒律嚴峻威儀坐起入衆之法佛在世時聖衆所行以至于今佛泥洹已來四大塔處相承不絕四大塔者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阿育王昔作小兒時當道戲遇釋迦佛行乞食小兒歡喜即以一掬土施佛佛持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乘鐵輪案行閻浮提見鐵圍兩山間地獄治罪人即問羣臣此是何等答言是鬼王閻羅治罪人王自念言鬼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我是人主何不作地獄治罪人耶即問臣等誰能爲我作地獄主治罪人者臣答言唯有極惡人能作耳王即遣臣遍求惡人見洿水邊有一長壯黑色髮黃眼青以脚鉤兼魚口呼禽獸禽獸來便射殺無得脫者得此人已將來與王王密勑之汝作四方高墻內殖種種華果作好浴池莊嚴校飾令人渴仰牢作門戶有人入者輒捉種種治罪莫使得出

設使我入亦治罪莫放今拜汝作地獄主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門獄卒見之便欲治罪比丘惶怖求請須臾聽我中食俄頃復有人入獄卒內置碓臼中擣之赤沫出比丘見已思惟此身無常苦空如泡如沫即得阿羅漢既而獄卒捉內鑊湯中比丘心顏欣悅火滅湯冷中生蓮華比丘坐上獄卒即往白王獄中奇怪願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要今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王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即隨入比丘爲說法王得信解即壞地獄悔前所作衆惡由是信重三寶常至貝多樹下悔過自責受八齋王夫人問王常遊何處羣臣答言恒在貝多樹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王來見之迷悶躃地諸臣以水灑面良久乃蘇王即以塼累四邊以百罌牛乳灌樹根身四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我終不起誓已樹便即根上而生以至于今今高減十丈從此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雞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劈山下入入處不容人下入極

遠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本洗手土彼方人若頭痛者以此土塗之即差此山中即日故有諸羅漢住彼方諸國道人年年往供養迦葉心濃至者夜即有羅漢來共言論釋其疑已忽然不現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師子虎狼不可妄行法顯還向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今現有僧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㮈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

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欲度拘驎等五人五人相謂言此瞿曇沙門本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尚不得道況入人間恣身口意何道之有今日來者慎勿與語佛到五人皆起作禮復北行六十步佛於此東向坐始轉法輪度拘驎等五人處其北二十步佛爲

彌勒授記處其南五十步翳羅鉢龍問佛我何時當得免此龍身此處皆起塔見在中有二僧伽藍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有國名拘睒彌其精舍名瞿師羅園佛昔住處今故有衆僧多小乘學從東行八由延佛本於此度惡鬼處亦常在此住經行坐處皆起塔亦有僧伽藍可百餘僧從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國名達嚫是過去迦葉佛僧伽藍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間石室第

二層作師子形有四百間第三層作馬形有三百間第四層作牛形有二百間第五層作鴿形有百間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繞房而流周圍迴曲如是乃至下重順房流從戶而出諸層室中處處穿石作窗牖通明室中朗然都無幽暗其室四角頭穿石作梯磴上處今人形小緣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所躡處因名此寺爲波羅越波羅越者天竺名鴿也其寺中常有羅漢住此土丘荒無人民居去山極遠方有村皆是邪

見不識佛法沙門婆羅門及諸異學彼國人民常見人飛來入此寺於時諸國道人欲來禮此寺者彼村人則言汝何以不飛耶我見此間道人皆飛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達嚫國嶮道路艱難而知處欲往者要當賫錢貨施彼國王王然後遣人送展轉相付示其逕路法顯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說之耳從波羅㮈國東行還到巴連弗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

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復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綖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

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順恒水東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國佛精舍經行處及四佛坐處悉起塔現有僧住從此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

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彼國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其國大在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珍寶珠璣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護若有採者十分取三其國本無人民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

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其
國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
時節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
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於王城
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
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
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中有一青玉像高二
丈許通身七寶炎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
中有一無價寶珠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

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
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
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
目其國前王遣使中國取貝多樹子於佛殿旁
種之高可二十丈其樹東南傾王恐倒故以八
九圍柱拄樹樹當拄處心生遂穿柱而下入地
成根大可四圍許柱雖中裂猶裹其外人亦
不去樹下起精舍中有坐像道俗敬仰無倦城
中又起佛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淨修梵行城內

人信敬之情亦篤其國立治已來無有飢荒喪
亂衆僧庫藏多有珍寶無價摩尼其王入僧庫
遊觀見摩尼珠即生貪心欲奪取之三日乃悟
即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告白僧言願僧立制
自今已後勿聽王入其庫看比丘滿四十臘然
後得入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嚴
麗巷陌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
四日十五日鋪施高座道俗四衆皆集聽法其
國人云都可五六萬僧悉有衆食王別於城內

供五六千人衆食須者則持本鉢往取隨器所
容皆滿而還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十日
王莊校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
鼓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苦行不惜身命以
國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
餓虎不悋髓腦如是種種苦行為衆生故成佛
在世四十九年說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
度衆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
十七年世間眼滅衆生長悲却後十日佛齒當

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内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飾巷陌辦衆華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睒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九十日乃還城内精舍城内精舍至齋日則開門戶禮敬如法無畏精舍東四十里有一山山中有

精舍名跋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門名達摩瞿諦其國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許年常行慈心能感蛇鼠使同止一室而不相害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訶毗訶羅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潔國人咸疑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而問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既終王即案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四五里積好大薪縱廣可三丈餘高亦爾近上著栴檀沈水諸

香木四邊作階上持淨好白氎周帀蒙積上作大轝床似此間轜車但無龍魚耳當闍維時王及國人四衆咸集以華香供養從轝至墓所王自華香供養供養訖轝著積上蘇油遍灌然後燒之火然之時人人敬心各脫上服及羽儀傘蓋遙擲火中以助闍維闍維已即檢取骨即以起塔法顯至不及其生存唯見葬時王篤信佛法欲爲衆僧作新精舍先設大會飯食僧供養已乃選好上牛一雙金銀寶物莊校角上作好

金犁王自耕頃四邊然後割給民戶田宅書以鐵券自是已後代代相承無敢廢易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揵陀衛竟若干百年法顯聞誦之時有定歲數但今忘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住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還中天竺到中天已當上兜術天上彌勒菩薩見而歎曰釋迦文佛鉢至即共諸天華香供養七

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龍王持入龍宮至彌勒
將成道時鉢還分爲四復本頞那山上彌勒成
道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劫千佛
共用此鉢鉢去已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轉
短乃至五歲十歲之時粳米酥油皆悉化滅人
民極惡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殺其中有
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已還復來出共相
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爲惡甚作諸非法故我等
壽命遂爾短促乃至十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

悲心修行仁義如是各行信義展轉壽倍乃至
八萬歲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
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齋法供養三寶者
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
人云此無經本我止口誦耳法顯住此國二年
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
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即載
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
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

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
來多即斫絙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滿
即取麤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軍持及澡灌
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
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
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
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
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瀰漫無邊不識
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

亦無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黿
鼉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
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
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日許乃
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
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
二百許人賫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
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
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

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僧蒙威神佑得至
天曉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
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為一人
令我等危嶮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
并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
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
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於時天多連陰海
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
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

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
過期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
二日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
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藜藿菜依然知
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或言
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
覓人欲問其處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
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
佛弟子又問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七

月十五日欲取桃臘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
青州長廣郡界統屬劉家聞已商人歡喜即乞
其財物遣人往長廣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聞有
沙門持經像乘船汎海而至即將人從至海邊
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揚州劉法
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遠離諸師
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諸
師出經律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
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沙河已西迄

于天竺衆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惟諸
師未得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
更幸蒙三尊威靈危而得濟故竹帛疏所經歷
欲令賢者同其聞見

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歲在壽星夏安居末
迎法顯道人既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
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
詳載顯復具叙始末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
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

行尊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冀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大教東漸來有志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顯志之所漠無功業而不成所以功業者也顯志矣所重通夫所以爲斯哉

史252 570

真臘風土記一卷

(元)周達觀撰

明刻古今逸史本

眞臘風土記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周達觀撰。達觀、溫州人。眞臘本南海中小國、爲扶南之屬。其後漸以強盛、自隋書始見於外國傳。唐宋二史並皆紀錄、而朝貢不常至。故所載風土方物往往疎略不備。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遣使招諭其國。達觀隨行。至大德元年丁酉乃歸。首尾三年、諳悉其俗。因記所聞見爲此書、凡四十則。文義頗爲賅贍。惟第三十六則內記濵倫神譴一事、不以爲天道之常、而歸功於佛。則所見殊陋。然元史不立眞臘傳、得此而本末詳具、猶可以補其佚闕。是固宜存備參訂、作職方之外紀者矣。達觀作是書成、以示吾邱衍。衍爲題詩、推挹甚至、見衍所作竹素山房詩集中。蓋衍亦服其叙述之工云。

真臘風土記目錄

總敘　城郭
宮室　服飾
官屬　三敎
人物　産婦
室女　奴婢
語言　野人
文字　正朔時序
爭訟　病癩
死亡　耕種
山川　出産
貿易　欲得唐貨
草木　飛鳥
走獸　蔬菜
魚龍　醞釀
鹽醋醬麯　蠶桑
器用　車轎
舟楫　屬郡
村落　取膽
異事　澡浴

流寓　軍馬
國主出入

真臘風土記目錄終

真臘風土記

元永嘉周達觀 撰
明新安吳 琯 校

總敘

真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孛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澉浦只蓋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

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為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按諸番志稱其地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也舊為通商來往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唆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為拘執不返元貞之乙未六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溫州港口開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舶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略亦可見矣

城郭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皆一門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獰五門皆相似橋之闌皆石為之鑿為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

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旁鑿石為象形城皆疊石為之可二丈石甚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草却無女墻城之上間或種桄榔木比比皆空屋其內向如坡子厚可十餘丈坡上皆有大門夜閉早開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斬趾刑人亦不許入門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向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左右金佛八身列于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其下亦有石屋

十數間又其北一里許則國主之廬也其寢室又有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真臘之褒者想爲此也石塔出南門外半里餘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之中有臥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出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十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宮室

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

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爲之餘皆土瓦黃色橋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頭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其蒞事處有金窗欞左右方柱上有鏡約有四五十面列放於窗之旁其下爲象形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內中金塔國主夜則臥其上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國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則必獲災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爲屋室廣狹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草蓋瓦片不敢上屋其廣狹雖隨家之貧富然終不敢傚府第制度也

服飾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於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爲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主可打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時不戴冠但以

線穿香花如茉莉之類周匝于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嵌猫兒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藥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劍百姓間惟婦女可染手足掌男子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疎花布惟官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人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

官屬

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

但名稱不同耳大抵皆國戚爲之否則亦納女爲嬪其出入儀從亦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爲上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金轎扛一金傘柄者又次之止用一金傘柄者又其次之也其下者止用一銀傘柄者而已亦有用銀轎扛者金傘柄以上官皆呼爲巴丁或呼暗丁銀傘柄者呼爲廝辣的傘皆用中國紅絹爲之其裙直拖地油傘皆以綠絹爲之裙却短

三教

爲儒者呼爲班詰爲僧者呼爲苧姑爲道者呼爲八思惟班詰不知其所祖亦無所謂學舍講習之處亦難究其所讀何書但見其如常人打布之外於項上掛白線一條以此別其爲儒耳由班詰入仕者則爲高上之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苧姑削髮穿黃偏袒右肩其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止有一像正如釋迦佛之狀呼爲孛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此別無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別皆以銅鑄成無鐘鼓鐃鈸與幢幡寶蓋之類僧皆茹魚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魚肉每日一齋皆取辦于齋主之家寺中不設厨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疊成極其

齊整於上寫黑字既不用筆墨但不知其以何物書寫僧亦用金銀轎扛傘柄者國王有大政亦咨訪之却無尼姑八思惟正如常人打布之外但於頭上戴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罟姑之狀而略低亦有宮觀但比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無別像但止一塊石如中國社壇中之石耳亦不知其何所祖也却有女道士宮觀亦得用瓦八思惟不食他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曾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俗之小兒入學者皆先就僧家教習暨長而還俗其詳莫能考也

人物

人但知蠻俗人物麤醜而甚黑殊不知居于海島村僻尋常閭巷間者則信然矣至如宮人及南棚（南棚乃府第也）婦女多有其白如玉者蓋以不見天日之光故也大抵一布經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胸酥椎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三五千亦自分等級未嘗輕出戶余每一入內見番主必與正妻同出乃坐正室金窗中諸宮人皆次第列於兩廊窗下徙倚窺視余備獲一見凡人家有女美貌者必召入內其

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爲陳家蘭亦不下一二千却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於顋門之前削去其髮如北人開水道之狀塗以銀硃及塗於兩鬢之傍以此爲陳家蘭別耳惟此婦可以入內其下餘人不可得而入也內宮之前後有絡繹于道途間尋常婦女椎髻之外別無釵梳頭面之飾但臂中帶金鐲指中帶金指展且陳家蘭及內中諸宮人皆用之男女身上常塗香藥以檀麝等香合成家家皆修佛事國中多有二形人每日以十數成羣行於墟場間常有招徠唐人之意反有厚饋可醜可惡

產婦

番婦產後卽作熱飯拌之以鹽納于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余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旣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卽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怪見又每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卽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卽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其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聞有守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婚嫁產育旣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人矣

室女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於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官司先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一處約是夜遇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隨其何處寺觀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爲官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

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擔者直中國白金二三百兩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擔或一二十擔隨家豐儉所以貧人家至于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一歲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旣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隣門外縛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于其上或十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事凡七日而始撤旣昏以轎傘鼓樂迎此僧而歸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于其中一則僧坐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之聲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

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鄰各點于額上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適也余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此後則斥於房外任其所之無復拘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雖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有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既不以爲耻亦不以爲怪也陣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於途路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

奴婢

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野中之人也自有種類俗呼爲撞賊到城中亦不敢出入人之家城間人相罵者一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其見輕於人如此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祇許于樓下坐臥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必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巴駝主母爲米巴駝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略不敢動其牝牡者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到彼久曠者不擇一與之接主人聞之次日不肯與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與外人交至於有娠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所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異日奴婢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必於面刺以青或於項上帶鐵以錮之亦有帶于臂腿間者

語言

國中語言自成音聲雖近而占城暹人皆不通話說如以一爲梅二爲別三爲卑四爲般五爲孛監六爲

孛監梅七爲孛監別八爲孛監卑九爲孛監般十爲答呼父爲巴駝叔伯亦呼爲巴駝呼母爲米姑姨嬸姆以至鄰人之尊年者亦呼爲米呼兄爲邦姊亦呼爲邦呼弟爲補溫呼舅爲吃賴姑夫亦呼爲孛賴大抵多以下字在上如言此人乃張三之弟則曰補溫張三彼人乃李四之舅則曰吃賴李四又如呼中國爲備世呼官人爲巴丁呼秀才爲班詰乃呼中國官人不曰備世巴丁而曰巴丁備世呼中國之秀才不曰備世班詰而曰班詰備世大抵皆如此此其大略耳至若官府則有官府之議論秀才則有秀才之文

談僧道自有僧道之語說城市村落言語各自不同亦與中國無異也

野人

野人有二種有一等通往來話言之野人乃賣與城間爲奴之類是也有一等不屬教化不通言語之野人此輩皆無家可居但領其家屬巡行于山頭戴一瓦盆而走遇有野獸以弧矢標槍射之而得乃擊火於石共烹食而去其性甚狠其藥甚毒同黨中常自相殺戮近地亦有種荳蔻木綿花織布爲業者布甚麤厚花紋甚別

文字

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麂鹿皮等物染黑隨其大小闊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堊之類搓爲小條子其名爲梭搯於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插於耳之上字跡亦可辨認爲何人書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如回鶻字凡文書皆自後書向前却不自上書下也余聞之也先海牙云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音相鄰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亦有書鋪書寫

正朔時序

每用中國十月爲正月是月也名爲佳得當國宮之前縛一大棚上可容千餘人盡掛燈毬花朵之屬其對岸遠離二十丈地則以木接續縛成高棚如造塔撲竿之狀可高二十餘丈每夜設三四座或五六座裝煙火爆杖于其上此皆諸屬郡及諸府第認直遇夜則請國主出觀點放煙火爆杖煙火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杖其大如砲聲震一城其官屬貴戚每人分以巨燭檳榔所費甚夥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半月而後止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九月則壓獵壓獵者聚一國之衆皆來城中教閱於國

宮之前五月則迎佛水聚一國遠近之佛皆送水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則燒稻其時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以供佛婦女車象往觀者無數主却不出八月則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每日就國宮內挨藍且鬬猪鬬象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一旬其餘月分不能詳記也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盡却與中國不同閏歲則彼亦必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建除之類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

日頭爲名者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
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
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呼
雞之聲爲欒呼猪之聲爲直盧呼牛爲箇之類也

爭訟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笞杖之責但
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於城
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内實以土石堅築而罷
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
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

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或有死
於門首者則自用繩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
檢驗之事人家獲盜亦可施監禁拷掠之刑却有一
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爲盜不肯招認遂以
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
否則皮肉如故云番人有法如此又兩家爭訟莫辨
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一人各坐一
塔中其外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
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證候而出或身上生瘡癤或
咳嗽熱證之類有理者略無纖事以此剖判曲直謂

之天獄蓋其土地之靈有如此也

病癩

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
可然多病癩者比比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臥同食
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此疾曾有國主患此疾故
人不之嫌以愚意觀之往往好色之餘便入水澡洗
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慾纔畢皆入水澡洗其患痢者
十死八九亦有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不類不知其爲
何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尤可笑

死亡

人死無棺止以籧篨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亦
用旗幟鼓樂之屬又以兩柈炒米繞路拋撒擡至城
外僻遠無人之地棄擲而去俟有鷹犬畜類來食頃
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
盡反謂父母有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者往往皆唐
人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髡其髮女子
則於顖門翦髮似錢大以此爲孝耳國主仍有塔葬
埋但不知葬身與葬骨耳

耕種

大抵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

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樹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中僅可通小舟深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復移下耕種者指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渰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耒耜鎌鋤之器雖稍相類而制自不同又有一等野田不種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但糞田及種蔬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不與之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為所鄙每三兩

家共掘地為一坑蓋其草滿則填之又別掘地為之凡登溷既畢必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拿飯見唐人登廁用紙揩拭者笑之甚至不欲其登門婦女亦有立而溺者可笑可笑

山川

自入真蒲以來率多平林叢莯長江巨港綿亘數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禽獸之聲遝雜其間至半港而始見有曠田絕無寸木彌望芃芃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羣聚于此地又有竹坡亦綿亘數百里其間竹節相間生刺筍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

出產

山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象屯聚養育之地珍禽奇獸不計其數細色有翠毛象牙犀角黃蠟麤色有降真荳蔻畫黃紫梗大風子油翡翠其得也頗難蓋叢林中有池池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葉蔽身而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有一日獲三五隻有終日全不得者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二牙舊傳謂每歲一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上也自死而隨時為人所取者次之死于山中多年者斯為下矣黃蠟出

於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腰蜂如螻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船可收二三千塊每塊大者三四十斤小者亦不下十八九斤犀角白而帶花者為上黑為下降真生叢林中番人頗費砍斫之勞蓋此乃樹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小者亦不下四五寸荳蔻皆野人山上所種畫黃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預先一年以刀斫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于一等樹枝間正如桑寄生之狀亦頗難得大風子油乃大樹之子狀如椰子而圓中有子數十枚胡椒間亦有之纏藤而生纍纍如綠草子其生而青者更辣

貿易

國人交易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即罷無居鋪但以蓬席之類鋪于地間各有處聞亦有納官司賃地錢小交關則用米穀及唐貨次則用布若乃大交關則用金銀矣往往土人最朴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為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脫騙欺負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欲得唐貨

其地想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為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眞州之錫鑞溫州之漆盤泉州之青甆器及水銀銀硃紙劄硫黃焰硝檀香白芷麝香麻布黃草布雨傘鐵鍋銅盤水珠桐油篦箕木梳針其麤重則如明州之蓆甚欲得者則菽麥也然不可將去耳

草木

惟石榴甘蔗荷花蓮藕芋桃蕉芎與中國同荔枝橘子狀雖同而酸其餘皆中國所未曾見樹木亦甚各別草花更多且香而艷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其名至若桃李杏梅松柏杉檜梨棗楊柳桂蘭菊芯

之類皆所無也其中正月亦有荷花

飛鳥

禽有孔雀翡翠鸚鵡乃中國所無餘如鷹鴉鷺鷥雀兒鸕鷀鸛鶴野鴨黃雀等物皆有之所無者喜鵲鴻鴈黃鶯杜宇燕鴿之屬

走獸

獸有犀象野牛山馬乃中國所無者其餘如虎豹熊羆野猪麋鹿麞麂猨狐之類甚多所少者獅子猩猩駱駝耳雞鴨牛馬猪羊所不在論也馬甚矮小牛甚多生敢騎死不敢食亦不敢剝其皮聽其腐爛而已以其與人出力故也但以駕車耳在先無鵝近有舟人自中國攜去故得其種鼠有大如貓者又有一等鼠頭腦絕類新生小狗兒

蔬菜

蔬菜有葱芥韭茄西瓜冬瓜王瓜莧菜所無者蘿蔔生菜苦蕒菠薐之類瓜茄正月間即有之茄樹有經數年不除者木綿花樹高可過屋有十餘年不換者不識名之菜甚多水中之菜亦多種

魚龍

魚鱉惟黑鯉魚最多其他如鯉鯽草魚最多有吐哺

魚大者重二斤已上有不識名之魚亦甚多此皆淡
水洋中所來者至若海中之魚色色有之鱔魚湖鰻
田雞土人不食入夜則縱橫道途間黿鼉大如合苧
雖六藏之龜亦充食用查南之蝦重一斤已上眞蒲
龜脚可長八九寸許鰐魚大者如船有四脚絕類龍
特無角耳肚甚脆美蛤蜆螄螺之屬淡水洋中可捧
而得獨不見蟹想亦有之而人不食耳

醞釀

酒有四等第一唐人呼為蜜糖酒用藥麴以蜜及水
中半為之其次者土人呼為朋牙四以樹葉為之朋

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剩飯
為之名曰包稜角蓋包稜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鑑酒
以糖為之又入港濱水又有茭漿酒蓋有一等茭葉
生于水濱其漿可以釀酒

鹽醋醬麴

醝物國中無禁自眞蒲巴澗濱海等處率皆燒山間
更有一等石味勝于鹽可琢以成器土人不能為醋
羹中欲酸則著以咸平樹葉樹既莢則用莢既生子
則用子亦不識合醬為無麥與豆故也亦不曾造麴
蓋以蜜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如鄉間白
酒藥之狀

蠶桑

土人皆不事蠶桑婦人亦不曉針線縫補之事僅能
織木綿布而已亦不能紡但以手理成條無機杼以
織但以一頭縛腰一頭搭上梭亦止用一竹管近年
暹人來居却以蠶桑為業桑種蠶種皆自暹中來亦
無麻苧惟有絡麻暹人却以絲自織皂綾衣著暹婦
却能縫補土人打布損破皆倩其補之

器用

尋常人家房舍之外別無卓凳盂桶之類但作飯則

用一瓦釜作羹又用一瓦銚地埋三石為竈以椰子
殼為杓盛飯用中國瓦盤或銅盤羹則用樹葉造一
小碗雖盛汁亦不漏又以茭葉製一小杓用兜汁入
口用畢則棄之雖祭祀神佛亦然又以一錫器或瓦
器盛水於傍用以蘸手蓋飯只用手拏其粘於手非
此水不能去也飲酒則用鑞注子貧人則用瓦鉢子
若府第富室則一一用銀至有用金者國之慶賀多
用金為器皿制度形狀又別地下所鋪者明州之草
席或有鋪虎豹麂鹿等皮及藤簟者近新置矮卓高
尺許睡只竹席臥於板近又用矮牀者往往皆唐人

制作也食品用布罩國主內中以銷金縑帛爲之皆舶商所饋也稻不用礱止用杵舂碓耳

車轎

轎之制以一木屈其中兩頭竪起雕刻花樣以金銀裹之所謂金銀轎杠者此也每頭一尺之內釘鉤子以大布一條厚摺用繩繫于兩頭鉤中人挽於布以兩人擡之轎則又加一物如船篷而更闊飾以五色縑帛四人扛有隨轎而走若遠行亦有騎象騎馬者亦有用車者車之制却與他地一般馬無鞍象無凳可坐

舟楫

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之開成版既費木且費工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亦用鐵釘上以茭葉蓋覆却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爲新拏用櫂所粘之油魚油也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却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撑開腹大兩頭尖無篷可載數人止以櫂划之名爲皮闌

屬郡

屬郡九十餘曰眞蒲曰查南曰巴澗曰莫良曰八薛曰蒲買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賴敢坑曰八厮里其餘不能悉記各置官屬皆以木排柵爲城

村落

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亦自有鎮守之官名爲買節大路上自有歇息如郵亭之類其名爲森木近與暹人交兵遂皆成曠地

取膽

前此於八月內取膽蓋占城王每年索人膽一甕萬千餘枚遇夜則多方令人於城中及村落去處遇有夜行者以繩兜住其頭用小刀於右脇下取去其膽

俟數足以饋占城王獨不取唐人之膽蓋因一年取唐人一膽雜于其中遂致甕中之膽俱臭腐而不可用故也近年已除取膽之事另置取膽官屬居北門之裏

異事

東門之裏有蠻人淫其妹者皮肉相粘不開歷三日不食而俱死余鄉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渠謂兩見此事蓋其用聖佛之靈所以如此

澡浴

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過入夜亦不免

一二次初無浴室盂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形入池惟父母尊年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長亦廻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門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婦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漾洗至河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於河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略不以為恥自踵至頂皆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為遊觀之樂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常溫如湯惟五更則微涼至日出則復溫矣

流寓

唐人之為水手者利其國中不著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為往往皆逃逸于彼

軍馬

軍馬亦是裸體跣足右手執標槍左手執戰牌別無所謂弓箭砲石甲冑之屬傳聞與暹人相攻皆驅百姓使戰往往亦別無智略謀畫

國主出入

聞在先國主轍迹未嘗離戶蓋亦防有不測之變也新主乃故國主之壻原以典兵為職其婦翁愛女女密竊金劍以往其夫以故親子不得承襲嘗謀起兵為新主所覺斬其趾而安置于幽室新主身嵌聖鐵縱使刀箭之屬著體不能為害因恃此遂敢出戶余宿留歲餘見其出者四五凡出時諸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成一隊雖白日亦照燭又有宮女皆執內中金銀器皿及文飾之具制度迥別不知其何所用又有宮女執摽槍摽牌為內兵又成一隊又有羊車馬車皆以金為飾其諸臣僚國戚皆騎象在前遠望紅涼傘不計其數又其次則國主之妻及妾媵或轎或車或馬

或象其銷金涼傘何止百餘其後則是國主立于象上手持寶劍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銷金白涼傘凡二十餘柄其傘柄皆金為之其四圍擁簇之象甚多又有軍馬護之若遊近處止用金轎子皆以宮女擡之大凡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觀者皆當跪地頂禮名為三罷不然則為貌事者所擒不虛釋也每日國主兩次坐衙治事亦無定文及諸臣與百姓之欲見國主者皆列坐地上以俟少頃聞內中隱隱有樂聲在外方吹螺以迎之聞止用金車子來處稍

遠須臾見二宮女纖手捲簾而國主乃仗劍立于金窗之中矣臣僚以下皆合掌叩頭螺聲方絕乃許擡頭國主特隨亦就坐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言事既畢國主尋即轉身二宮女復垂其簾諸人各起以此觀之則雖蠻貊之邦未嘗不知有君也

真臘風土記終